大小仲马选集

[法]大仲马/著 王振孙/韩沪麟/译

ZHONGMA XUAN JI

王后的项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大小仲马选集

DAXIAO ZHONGMA XUANJI

王后的项链

[法]大仲马/著
王振孙/韩沪麟/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王后的项链
作　者：（法）大仲马　　王振孙　韩沪麟译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印刷十二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9.25
字　数：46万
版　次：199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18.50元（精）
ISBN7—80579—529—0/I·437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大仲马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尤以写历史小说见长。本书是其历史小说中颇有代表性的一部，描写的是发生在路易十六宫廷中一件有名的丑闻——项链事件。亨利二世的一个落魄失意的后裔拉莫特夫人，为得到一串价值连城的钻石项链，利用罗昂主教对王后的痴情，设下骗局，几乎使王后身败名裂，最后真相大白，拉莫特夫人打上烙印后锒铛入狱。本书情节曲折，场面惊险，是法国大革命前夕于风雨飘摇中的路易十六王朝的真实写照。

作 者 前 言

首先，请允许我们就我们刚写下的这本书的题目本身，向读者作一个简要的说明。我们已经交谈了20年了，以下所述非但不会削弱我们的老交情，相反会增强它，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自从我们上次交谈的最后几句话到现在，中间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我早在1832年①就预告它即将到来，并也已指出了引起这场革命的原因；我紧跟着革命的进程，并且一直把它描写到完成之日；不仅如此——16年前，我已经预言了8个月前我所做的事情了。

请允许我在这里转抄我写的《高卢和法国》一书中富有预见性的跋中的最后几行：

"这里就是现政府将要沉没进去的深渊。我们在它行进的道路上所点燃的灯塔将只能照明它的最后的倾覆；因为，即使这个政府想掉头转向，现在也只得徒唤奈何了：卷着它走的水流太湍急了，吹着它向前的风太猛烈了。只是在它沉没之际，人的本能的眷

① 见《高卢和法国》一书的跋。

恋之情毕竟将战胜公民的淡泊冷漠，一个声音将会响起，叫道：让王朝覆灭吧，但愿上帝拯救国王。”

“这个声音将是我自己的声音。”

我的预言难道没得到证实吗？在法国封建王朝覆灭之时，向庄严的老友[①]告别的唯一的声音，难道还不够响亮，足以使人们听得清清楚楚吗？

因此，我们所预见和宣称即将到来的革命并未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就像对待命中注定必将到来的事情那样向它致意；我们并未希望它会比预期的好些，我们担心的倒是它还要坏些。20年来我们仔细研究了各国人民的过去，我们知道这些革命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不会谈及从事革命的人和从革命中捞取好处的人。任何风暴都会把水搅浑。任何地震都会把地底翻上地面。然后，根据平衡的自然规律，每个分子又将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大地又坚实了，水又纯洁了，倏忽间混沌的天空又在永恒的湖水上映出它那金黄色的星星。

2月24日[②]以后，我们的读者将会发现我们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额上多了一道皱纹，心中多了一道创伤，这就是刚刚过去的可怕的8个月中间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全部变化。

我们过去所爱的那些人，我们仍然爱着他们；我们过去所怕的那些人，我们不再怕他们了；我们过去所蔑视的那些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蔑视他们。

因此，在我们的身上也罢，在我们的作品里也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许在我们的著作里如同在我们的身上一样，多了一道皱

---

① 指王朝。

② 指1848年2月24日的二月革命，即法国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第二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纹，多了一道创伤，仅此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大约写了四百部著作。我们上溯几个世纪，追忆着众多的人物，在著作出版之日，他们会因重见天日而眼花缭乱。

好吧！我们恳求所有这些亡灵来评评，我们是否对他们的千秋功罪妄下雌黄：对国王们、显贵们和人民大众，我们总是根据事实说话，或是根据我们所认为的事实说话；假如死人像生者一样提出抗议，那末就如我们从未对生者收回任何一句话一样，我们也不会对死者收回任何一句话。

对某些人来说，任何不幸都是神圣的，任何失败都是值得尊敬的；不管是失去生命还是失去王位，在打开的墓穴前，在粉碎的王冠前，他们躬身致敬时，总是抱着一片虔诚之心。

当我们在本书扉页上首写下本书书名的时候，可以说，这并不是我们一时的任性之作，而是因为这个书名出现的时辰到了，这回该用到它了；岁月无情：1774 年[①] 之后，接踵而来的该是 1784 年[②]；《约瑟夫·巴尔萨摩》[③] 之后，《王后的项链》应运而生。

但是，那些极其敏感的、顾虑重重的人尽可放心，既然历史学家今日可以畅所欲言，他们就是诗人的检查员。王后[④] 作为女性，我们决不敢对她妄加猜测；王后作为殉道者，我们决不敢在她身上捕风捉影。人类的懦弱，王室的骄横……我们什么都要描绘，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我们就如善于摄取事物光明面的理想主义的画家；也正如那些艺术家，当他们在所钟爱的情妇身上，又找到了圣母的形象时，便以天使的名义进行描绘；我们将忧郁地、公正地、庄

---

① 《约瑟夫·巴尔萨摩》的故事写到 1774 年路易十五驾崩为止。
② 《王后的项链》写的是 1784 年以后的故事。
③ 大仲马在《王后的项链》之前完成的一部小说。
④ 指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

严地在下流的破坏人名誉的小册子和阿谀逢迎的歌功颂德声之间，遵循着诗歌的富于想象的道路去作描绘。被刽子手把她的面如土色的头颅向人民示众的女人[1]，当然就不必在后世害臊，这是天经地义的。

大仲马

1848·11·29

① 指后来上断头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

目　录

1 两个陌生女人

1784年的冬天像一个妖魔似地吞噬了法兰西六分之一的土地，尽管它在每家每户的大门口咆哮，但在黎塞留[①]公爵先生的家里，在他这间紧闭着的、温暖如春的、香气四溢的餐厅里，我们却看不到这些。

最近四个月以来，久旱无雨的天空把乡村里不幸的人们赶到了城里，就如通常严冬把森林里的狼赶进了乡村里一样。

不再有面包了，不再有木柴了。

对那些忍受寒冷的人们来说，不再有面包了，不再有木柴烘烤面包了。

国王[②]把库里所有的钱都用来作施舍之用，他在入市税中提取了三百万，再用这笔钱去赈济不幸的人们，并声称，再紧急的开支也得让步，没有比解

---

① 黎塞留(1696—1788)，1748年封为法国元帅，系路易十三时期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私生活放荡。在路易十四以及路易十五时期曾起过重要作用。

② 指路易十六(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路易十五之孙。1765年立为王储。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企图镇压未果，1791年6月出逃，至发棱被人民发现被押回巴黎，于1793年1月上断头台。

决饥寒问题更为紧急的事情了。

王后[1]在她的份上，也拿出了五百路易的私房钱。政府把修道院、医院、公共建筑物改成了难民所；皇家的宫邸已经做出了榜样，按照各家主人的命令，每座宅邸的车马大门都向穷人开放，以便让他们进入宅邸的大院，围火取暖。

政府希望这样能缓和一下局面。

但是，老天铁面无情！每天晚上，天穹上铺展开一层古铜色的帷幕，星星衬出冷峻无情的光，像死神提着风灯；正午的太阳一度把白雪溶化了，而夜间的霜冻又把银光闪闪的湖面冻结了。

白天，成千名工人，手上拿着十字镐和铁铲，沿着房屋，把雪和冰集中起来，这样，在大部分已经显得过分狭窄的大街上，又筑起了两排厚厚的、潮湿的围墙，占去了一半路面。沉重的四轮马车，车轮打着滑，被晃晃荡荡的、不断摔跤的马拖着，驱赶着在冰墙上的行人，这些行人要冒跌倒、撞着马车和冰墙倒坍的三重危险。

积雪和冰块越来越多，要不了多久，沿街的铺子都被遮没了，道路被堵塞了，人力和车辆都显得不够了，最终人们只能停止铲雪，听之任之了。

衰竭的巴黎认输了，任凭严冬肆发淫威。12月、1月、2月、3月就这样过去了；有过几次解冻，为时两三天，把缺乏下水道和斜坡的巴黎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

碰上这个季节，一些街道只有靠游泳才通得过。马匹会掉进水里被淹死。四轮马车不敢再涉足此地，甚至不敢在上面慢步行走；长此以往，马车都要改成小船了。

---

①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原为奥地利公主，德皇弗朗索瓦一世和皇后玛丽—戴莱丝的女儿，1770年嫁与路易十六，因生性好挥霍，行事轻率，反对改革而使人民不满。她因曾建议路易十六镇压革命，并被控里通外国，最后被判死刑，上了断头台。

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国王召集了他的大臣开会。在会上，他宣布让一些人从巴黎迁出去，也就是说，请那些对住处有绝对保障的教区的主教们、神甫们、教士们回到他们各自的外省去；还有那些把巴黎作为他们办公地点的外省省长、总督；最后是请法官们离开，这些人如让他们坐在饰有百合花的安乐椅上，他们宁愿去歌剧院，参加社交活动。

归根结底，所有这些人的确在他们那豪华的府邸里消耗了太多木材，在他们那巨大的厨房里消耗了过多的粮食。

还有那些在外省占有大量土地的大老爷，也希望他们回到自己的府邸去。但警察总监勒努瓦先生向国王指出，所有这些人并没有犯罪，总不能在一天之内强迫他们离开巴黎；因此，这些人行动迟缓，一方面由于一肚子的不高兴，另一方面道路难走也是实情；这样看来，在这个措施取得成果以前，解冻季节就要来临，到时候，诸多的不便将会纷至沓来。

最后阶段情况的糟糕简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因为已经有些威力的太阳，时隐时现，却带来了呼啸的北风，冰天雪地的夜间变得更加严酷无情；塞纳河里大片大片的冰块溶化成水，所经之处，泛滥成灾；然而，4 月上旬，我们所说到的春寒又一次袭来，林荫大道上、码头上又铺了一层美丽的白雪，矫健的马再一次拖着雪橇重新出现，使码头和林荫大道面目一新。在大街上，快速的华丽的四轮马车和双轮轻便马车变成了行人的劫难，他们听不见车子到来，但又由于雪墙的阻碍，欲避不能，其结果，常常是躲闪不及，就倒在车轮下面了。

不几天，巴黎市面上，受伤的、濒死的人不知其数。这儿，有人在冰上摔断了一条腿，那儿，一辆疾驰而来的双轮轻便马车无法在冰面上立即刹住，一个车辕穿进了一个人的胸膛。于是，警察署又采取措施使那些逃过寒冷、饥饿、水灾的人免得去做车下之鬼，让

撞倒穷人的富人付罚金。这个时代，是贵族的天下，在驾马的形式上，也有贵族的等级之分：血统的亲王可以横冲直闯，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公爵和身份相仿的人，贵族和歌剧院的女演员可以策马疾驰；一个企业主和银行家可以中速行驶；至于小业主，则可像去打猎那样，自己驾驶双轮马车，当他钩住或撞翻一个不幸的人的时候，让站在背后的马车夫喊一声"当心"！

然而，就在黎塞留先生在凡尔赛举行家宴以后的八天，在我们刚才介绍的背景下，有一天，气温很低，阳光明媚，人们看见有四辆华丽的雪橇驶进巴黎，在王后大道和从爱丽舍田园大街到林荫大道交叉点的坚硬的冰地上滑行。在巴黎之外，行人稀少，冰可以长时间地保持它的纯白无瑕。但在巴黎，却正好相反，每小时有十万只脚在上面践踏，使冬日华美的大衣很快就黯然失色了。

雪橇在干硬的公路上滑行了一阵之后，起先停在林荫大道上，也就是说，在污泥替代了雪的那一段路上停了下来。事实也确是如此，因为白天的阳光驱散了寒气，解冻开始了一段时间；我们说一段时间，因为纯净的空气，一到夜晚，就招来了凛冽的北风，冻坏了4月初生的树叶和花朵。

在前头行驶的雪橇里，有两个穿着棕色呢料宽袖长外套的男人，外套上有着双层领子；这两人穿着上唯一的区别，是一个人的钮扣和胸前扣袢[①] 是金子做的，而另一个人的胸前扣袢是丝绸做的，而钮扣和扣袢的质料相仿。

这两个男人被一匹喘着粗气的黑马拖曳着，走在第二辆雪橇的前面，并不时地向那辆粗橇投上几眼，似乎在监视着它。

在第二辆雪橇上，两个女人严严实实地裹着皮大衣，谁也看不清她们的脸孔；假如不是从她们那高耸的发髻上戴着一顶晃动着

---

① 军人胸前的一种肋形胸饰。

羽毛的小帽上认出她们是女人的话，甚至可以说，要分清她们的性别也实非易事。

她俩之间身材较高、更为威严的一个，把一块绣花的上等细麻布手绢紧捂住嘴，昂直着头，任凭寒风扑打着急驶的雪橇。圣克洛瓦—昂坦教堂刚敲五点，夜幕随着寒冷开始从巴黎的上空降临。

正在这时，这一行人驶近了圣—德尼门。

雪橇上的那位在嘴上捂着手帕的妇人，向与她们的雪橇保持一段距离的、走在前面的两个男人做了一下手势，同时加快了黑马的步伐。然后，同一个妇人向后面的人做了一个手势。后卫是由另外两辆雪橇组成的，每一辆由一个不穿号衣的马夫驾驭。这两个马夫理解了主子的意思，顺从地朝圣德尼街一直驶去，沉没在黑夜的深处。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两个男人坐的这辆雪橇把两个女人坐的那辆雪橇甩在后面，最后消失在积聚在巨大的巴士底狱周围的暮霭之中了。

第二辆雪橇，到达了梅尼尔蒙唐大街后，停下了；这一带行人稀少，夜晚把他们都赶跑了；此外，在这个远郊区，入冬以来，缺吃少穿，三四千个行迹可疑的乞丐也慢慢地沦为小偷，市民们不带风灯和随从，轻易也不到这儿来。

我们已经向读者介绍过的那位妇人，用手指碰了碰驾雪橇的车夫的肩膀，似乎在下命令。

雪橇停下了。

“韦贝尔，”她说：“您需用多少时间才能把双轮马车驾到您所知道的那个地方来？”

“夫人要乘马车吗？”车夫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问。

“是的，我过一会儿从小巷回来找车灯就行了。不过，小巷子比大道还要泥泞，坐雪橇很不方便，还有，我着了一点凉了。您也一

样，是吗，我的小人儿？”夫人问她的同伴。

“是的，夫人。”同伴回答说。

“那么，韦贝尔，您听清楚了？驾着马车，在您知道的地方等我。”

“是，夫人。”

“您需要多少时间？”

“半个小时。”

“好，小人儿，看看时间。”

两位夫人中较年轻的一个在皮大衣口袋里掏着什么，又好不容易地看看她表上的时间，因为正如我们说到的，夜色越来越浓了。

“六点差一刻。”她说。

“那么，就六点三刻吧，韦贝尔。”

说完，夫人轻轻地跳下雪橇，把手递给她的女友，开始走远了；那个马车夫怀着敬意，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势，提高嗓门咕哝着，为的是故意让他的女主人听见：

“太不谨慎了！啊！mein Gott！[1] 太不谨慎了！”

两位年轻的妇人笑了，裹在皮大衣里，大衣领子竖起，齐到耳朵，穿过与大街平行的一条巷子，一面用穿着的精致的高跟毛拖鞋的小脚把地上的雪踩得咯吱咯吱地响。

“您的眼力好，安德烈，”看起来年纪稍大些的夫人说，但她大概也不会超过30到32岁，“您把这个拐角上的街名念念看。”

“白莱桥街，夫人。”年纪稍轻的夫人笑着说。

“白莱桥街是一条什么街？哦，天啊！我们迷路了！白莱桥街！他们明明告诉我右面第二条街么。唉，安德烈，您闻到了吗，烤面包

① 德文：我的上帝！

味多香啊？”

“这不奇怪，”她的同伴回答说：“我们正在一家面包铺子的门口。”

“那好吧，就去问问店主人，圣克洛德街在哪儿？”

说完，那位夫人就向那扇门走去。

“哦！别进去，夫人！”另一位夫人赶紧说，“让我去问。”

“圣克洛德街，两位可爱的太太，”一个活泼诙谐的声音响了起来，“您们想知道圣克洛德街在哪儿吗？”

两位夫人同时猛地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掉转头去，看见一个穿着古怪的宽袖短上衣的揉面工人，倚在面包铺的门上，不顾夜晚的寒气，露着腿肚子，胸口敞开着。

“哦，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夫人中年纪较轻的一个高声说，“我们难道是在大洋洲吗？”

她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躲在她的同伴的背后。

“你们在找圣克洛德街吗？”那小伙计又追问了一句，他对那个较年轻的夫人向后退缩的动作毫不理解，他本人早已习惯这身装束，万万没想到会由此引起人们的惶恐不安，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

“是的，我的朋友，是圣克洛德街。”年纪稍大一点的夫人回答道，强忍着没笑出声来。

“啊，这不难找，何况，我还可以领你们去。”揉面的快活的小伙子又接着说，并且马上就付诸行动，他迈开了他那圆规似的两条瘦长腿，脚上趿着两只像小船似的宽大的破拖鞋。

“不必了！不必了！”年纪稍大的夫人说，显然，她不愿意让别人看见自己和这样一个向导在一起，“请为我们指指方向就行了，不麻烦您了，我们顺着您指的路走就是了。”

“右首第一条街，夫人。”向导回答道，他审慎地退了回去。

“多谢。”两位夫人同声说。

说完，她俩就顺着他指出的方向跑去，一面用袖口捂住嘴，免得笑出声来。

2 一个住家

要不，我们过于相信读者的记忆，要不，我们还能希望他们已经认识了这条东接大路，西通圣路易街的圣克洛德街；在 1770 年，我们已经把读者第一次引进过那条街了，在 1784 年也同样，圣克洛德仍然是一条规规矩矩的小街。

除了三、四座普通房子以外，在与大道接连的拐角处，还有一座外表富丽堂皇的大府邸，这是圣克洛德街可以把它当成贵族住宅而引以为荣的。但是，这座大建筑物，我们可以说，却是整上条街最阴沉，最没有生气，关得最紧的一幢房子；其实，碰上节日，光是这座房子里的那些枝形大烛台和大吊灯的光辉，就能透过窗户，越过院子的墙头，把整条街照亮。

我们将要述及的这所房子正耸立在阴沉沉、混沌沌的夜晚之中，地面上盖满了积雪，屋顶被火焰烧掉了一个缺口，就是这所老宅邸，我们经过它前面时都情不自禁地要停下来逗留一会儿，就如遇到一个老相识一样；然后，当我们从左往右通过这条巷子时，我们就会看到，紧靠着一堵大墙围着的一个小花园，有一幢又细又高的房子平地升起，就像在天空灰

色的帏幔下一座白色细长的塔楼。

在这座房子的顶部，一只烟囱管像避雷针似的向上戳着，就在这烟囱的顶空，一颗亮晶晶的星星在旋转、闪烁。

房子的最高一层沉没在苍茫的夜空中。这个楼的正面有三个窗户，只有两个窗户透出淡淡的红光，另一个漆黑一团。

其它几层楼则是阴沉沉的，笼罩着一片死寂。住户已经睡了吗？他们睡在被窝里是为了节约蜡烛和柴薪吗？在这个年头，这两件东西都是如此之昂贵和稀有。总而言之，下面五层毫无生气，而第六层楼不仅有人住着，而且有灯光亮着，还显得有些矫揉造作。

让我们敲开门，走上黑漆漆的楼梯，一直走到我们所说的第六层。在那儿有一架简便扶梯靠在墙上，以便通到更上一层。

门上挂着一只牡鹿脚①，地上一块草席编的擦鞋垫子，还有一只木制衣钩，这些就是这层楼梯上的全部装备了。

打开第一道门，我们将走进一间漆黑、空荡荡的房间，这就是窗口没有亮光的那间房间。这间屋子作为前厅，和第二间相通，而第二间房屋的家具摆设和种种细节却值得我们研究一番。

地面是方砖铺的，而不是镶木地板，门上的漆涂得很粗糙，三张白木做的安乐椅，罩着黄色灯芯绒，一张不入眼的沙发，因年久失修，坐垫上形成了一条条细细的褶皱起伏不平。

起皱纹而无弹力就是这张旧沙发起皱纹的和松弛的皮肤：新的时候，它还是蛮富有弹性、惹人喜爱的，现在上了年纪，它没有弹力了，任人摆布了；当它被征服时，也就是说当有人坐上去时，它就叽叽嘎嘎地响。

挂在墙上的两幅肖像首先吸引了来人的目光。一支蜡烛和一盏灯，蜡烛插在一只三足烛台上，灯放在壁炉上，两种光汇集在一

① 当时的敲门用具。

起，使这幅肖像片变成了两个光灶。

其中一幅肖像上的人，头上戴着无边小帽，长长的苍白的脸，暗淡无光的眼睛，尖尖的山羊胡须，颈脖上戴着皱领[①]，根据这些特征，无需介绍，就看得出这张英姿勃勃的脸与名扬天下的法国和波兰的国王亨利三世[②] 维妙维肖。

肖像的下沿，有一行黑色签字，同样也放在一只漆得不怎么好的金黄色画框里：

亨利·德·瓦卢亚[③]

另一幅肖像，画框是新近漆近金黄色的，金光灿灿的色彩和另一只已褪色的画框成了鲜明的对照。肖像上是一个长着黑眼珠的少妇，鼻子挺直、细腻，颧骨隆起，端庄的嘴，显得很沉着。她戴着帽子，更确切地说，她的头似乎要被高耸的头发和丝缎饰带压垮了。亨利第三的小帽与之相比，就像一间小屋在一座金字塔的脚下。

在这幅肖像下首，同样有一行用黑字写的名字：

雅纳·德·瓦卢亚

察看了已熄灭的炉膛，看过了罩着草绿色花缎的那皱巴巴的暹罗印花布做的床帏，如果有人想知道住在这六层楼上的居民和这两幅肖像有什么关系的话，只需转身面向一张橡木小桌子看看就行：一个穿着朴素的女人，左臂肘支在小桌子上面，正在反复阅

① 十六、十七世纪贵族男女衣着领口的装饰。

② 亨利三世(1551—1589)，1573年起任法国瓦罗亚王朝末代国王，1589年遇刺身亡。

③ 即亨利三世。

读几封打过封印的信，仔细地查看信上的地址。

这位年轻的少妇，就是肖像上的那一位。

离她两三步远，一个60岁光景、个子矮小的老侍女，衣服穿得就像是格勒兹[1]画的女傅[2]一样，呆在一旁看着，显得既好奇、又尊敬。

“雅纳·德·瓦卢亚”，照片上是这么写的。

但，假如这位妇人真是瓦卢亚家族的一员，那末亨利第三，这位沉溺于享受、荒淫无度的国王又怎么会容忍——即使在照片上——看见这样一种寒酸的场面？要知道，肖像持有人不仅是他的家族中的一员，而且还继承了他的姓氏啊。

其实，住在六楼的这位夫人，就她本身而言，也根本没有使她自命继承的血统丢脸；她有一双雪白粉嫩的手，她不时地双臂交叉，把手插在胳肢窝里取暖。她有一双纤小细长的脚，脚上趿着一双还很入时的丝绒拖鞋，不停地在亮晶晶的、寒冷的、像覆盖着巴黎的冰块似的石板地上跺脚取暖。

西北风钻过门底和窗缝，不停地吹进来，不一会儿，老侍女神色凄楚地耸了耸双肩，呆呆地望着没有生火的壁炉。

那位女房主还是一个劲地在数着信件，念着地址。

每当读完一个地址，她就计算一下。

“米塞里夫人，”她轻轻地说，“王后陛下内房第一侍从夫人，在她那里只应算上六个路易，因为她已经给过了。”

说完，她叹了一口气。

“帕特里克丝夫人，陛下的内房侍女，两个路易。”

“奥梅松先生，接见一次。”

---

① 格勒兹(1725-1805)，法国画家。

② 法国及西班牙等国旧时雇来监督少女、少妇的年长妇人。

"卡洛纳[1] 先生，请教一次。"

"罗昂先生，访问一次。我们想办法让他回访一次。"少妇微笑着说。

"这样算来，"她还是用那单调的语气继续说道，"八天之内，八个路易是不少了的。"

说完，她抬起了头。

"啊！听，正好有人拉铃呢。"少妇说。

"夫人弄错了吧。"老妇固执地说。

"我还以为是真的呢，克洛蒂尔德太太。"

她看见老妇态度坚决，就软下来了，嘴里叽哩咕噜的；就如某些人，出于某种原因，让下人牵着鼻子走，其实这些人本来是无权这样做的。

过后，她又计算起来。

"八个路易，我在巷子里还欠三个路易。"

她拿起笔，写上：

"三个路易……五个答应给拉莫特先生，让他能够在奥布河畔的巴尔继续度假。可怜虫！我们的结合也没让他富裕起来；嗯，耐心点吧！"

说完，她还在笑，但这次她是对着放在两张肖像中间的一面镜子里端详着自己笑的。

"现在，"她继续说，"从凡尔赛到巴黎，又从巴黎到凡尔赛的车马费，一个路易。"

说着，她又把这个数目写在用费一栏里。

"现在，还有八天的生活费，一个路易。"

她又继续写。

---

① 卡洛纳(1734—1802)，曾任法国财政大臣。

“梳妆费、车马费、我要去觐见的官邸的守卫的小费，共四个路易。就这些了？加吧。”

但当她正在加的时候，又突然停下了。

“我告诉您，有人拉铃。”

“不是的，夫人。”老妇回答说，她在座位上冻得有些麻木了，“不是在我们这里，而是在下面，在五楼。”

“四个，六个，十一个，十四个路易，还差六个，还有一个衣柜要更换，辞退这个老不死的还得要付工钱。”

说着，突然她愤怒地大叫起来：

“我不是告诉您了吗，有人拉铃，老家伙！”

这一次，说实在的，耳朵再背的人也不能不听到门外有人要进来；铃被使劲地拉着，在墙角震响着，经久不息，铃舌连续打了十来次铃壁。

这时，老婆子才听到声音，终于从昏睡中惊醒，跑向会客室，她的女主人像松鼠那样敏捷，迅速地把散在桌子上的信件、纸张一古脑儿地扔在一只抽屉里；然后，又飞快地向房间里扫了一眼，确信一切尚算整齐，于是便在沙发上坐下，装出一个病很重，但又要安于从命的人那样的可怜、谦卑的神态。

老婆子打开了门，从会客室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

这时，有一个人带着清脆柔和，但又果断的声音问了句：

“这儿是拉莫特伯爵夫人的府上吗？”

“拉莫特·瓦卢亚伯爵夫人？”克洛蒂尔德带着浓重的鼻音重复道。

“是啊，老太太。拉莫特夫人在家吗？”

“是的，夫人，她身体很不舒服，不便出来。”

对话时，那位所谓的病人没漏过一个音节，眼睛始终盯着镜子。她从镜子里看见了向克洛蒂尔德问话的女人，从外表的种种迹

象看来，这个女人肯定是属于上层社会的。

她立刻离开沙发，坐上了安乐椅，以便把那张上座留给那位陌生人。

在她换座位时，却没有看到那位客人又返身回到楼道，向另外一个站在阴暗处的女人说：

"您可以进来了，夫人，就在这儿。"

门又重新关上，我们方才看见她们打听去圣克洛德街的那两位妇女走进了拉莫特·瓦卢亚伯爵夫人的寓所。

"我该如何向伯爵夫人通报你们两位？"克洛蒂尔德问道，她怀有三分敬意地把烛台好奇地来回照着两位夫人的脸。

"就说是慈善会的一位夫人。"年龄稍大的一位夫人说。

"巴黎来的？"

"不，从凡尔赛来。"

克洛蒂尔德走进女主人的内室，两个陌生女人也跟着她走了进来，在这间有着照明的内室，雅纳·德·瓦卢亚不无艰难地从安乐椅上站起来，谦卑地向两位女客人躬身致意。

克洛蒂尔德移近了另外两张安乐椅，让两位女客人有选择的余地，然后审慎地慢吞吞地退回到会客室，似乎就要让人猜到，她会躲在门后偷听她们的对话的。

3 雅纳·德·拉莫特·德·瓦卢亚

当雅纳·德·拉莫特得体地抬起了眼睛后，她最关心的，就是看看她要打交道的是些什么模样的人。

正如我们上面说到的，两个女人中年纪稍大的一位约有 30 到 32 岁；尽管在她的脸庞上洋溢着一种高贵的气度，这就自然而然地在她的容貌上减弱了一份魅力，但她还是那么美貌惊人。至少，女客人躲躲闪闪的外形给雅纳的最初印象就是这样的。

果然如此，这位女客没有坐沙发，而是挑了一张安乐椅坐下，她退到房间的一角，拣个远离灯火照明的地方坐了下来，她把她的斗篷上衬着棉花的塔夫绸篷形风帽向前额拉了拉，这样，斗篷在她的脸上就投下了一片阴影。

但是，她整个脸庞的气度是那么落落大方，目光是那么锐利、自然，虽说没能看清五官，但从总体来看，还是能被人认出来客是出身于名门世家，特别是出身于贵族血统的。

最初的印象得出后，她就轻声柔气地问，她怎么会有幸得到这两位夫人的来访。

两位夫人相互对视了一会，年纪稍大的那位做了一个手势，年轻的那位就说：

“夫人——我想，您已结婚了吧？”

“我有幸成了拉莫特伯爵先生、一位杰出的世家子弟的夫人，夫人。”

“那好，我们吗，夫人，我们是慈善基金会的女当家。关于您的生活境遇，有人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使我们很感兴趣，因而，我们希望能得到关于您以及有关您的一些更确切的细节。”

雅纳在回答前，停顿了片刻。

“夫人，”她说道，她已经发现了第二位女客的略为保留的态度了，“你们看见了亨利第三的肖像了吧，也就是说，我的祖先的兄弟的照片，因为我不折不扣是瓦卢亚家族的后代，大概，别人已经告诉你们了吧。”

她带着谦恭而又不失自尊的神情，看着两位来访者，等她们提出新的问题。

“夫人，”年纪稍大的那位夫人插话说，嗓门低沉而柔和，“别人说的，您的母亲曾经在塞纳河畔的巴尔，做过一个名叫丰泰特家的守门人，这是真的吗？”

提起这段往事，雅纳脸刷的一下红了，但她立即镇定地回答说：

“这是事实，夫人。我的母亲曾经做过一个名叫丰泰特家的守门人。”

“啊！”提问题的人不禁叫出了声。

“由于我的母亲，玛丽·若赛尔美貌非凡，”雅纳继续说，“我的父亲终于爱上了她，并且娶了她。我的贵族身分是从我的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我的父亲是圣·雷米·德·瓦卢亚家的一员，他是瓦卢亚王族的直系后代。”

“但是夫人，您又是怎么会穷到了这步田地的呢？”提问的那位夫人继续问道。

“哎呀！这并不费解。”

“我听着呢。”

“您不会不知道，在亨利四世① 登基以后，他把瓦卢亚家族的冠冕转到了波旁家族② 的头上，衰落的家族总还有些后代，虽说他们的来历有些不太清楚，但无可置疑的是，他们是从上辈四弟兄这同一条根子上下来的，这四弟兄都已经命中注定地成为古人了。”

“夫人，您当然会把证明材料保存得好好的了。”女客中年长的一位温和地说，同时，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自称为瓦卢亚后代子孙的那位夫人。

“哦，夫人，”那女人回答说，嘴角上带着一丝苦笑，“证据不少，这些都是我父亲收集起来的，他临终时，因为没有其他的继承人，又原封不动地移交给我了；但是，材料再真又有什么用，或者说，别人不承认，又有什么用？”

“您的父亲去世了吗？”年幼的一位夫人问。

“哦，假如我把我过去的生活告诉您，夫人，您会看到家父的去世还远不算是我最大的痛苦。”

“什么，夫人，您把令尊的去世看成是一个不算太大的痛苦？”夫人紧拧着眉心，认真地说着。

“是的，夫人；我这样说，并不失为一个孝女。因为家父，在临终时，摆脱了这世界上所有缠绕着他的苦痛，而这些苦痛却继续包围着他不幸的家族。因此，在他的去世引起我的悲痛之余，当我想到

---

① 亨利四世于1589到1610年系法国国王。

② 在瓦卢亚王朝之后，波旁家族在法国建立王朝(1589—1792；1814—1830)，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被推翻。

我的父亲去世了，王室的一个后裔再也不会落到去要饭的地步时，我不免还带着三分宽慰呢。”

“去要饭？”

“啊，我说这话，并不感到羞耻；因为在我们的不幸中，家父没错，我也没错。”

“但令堂又怎样呢？”

“用我刚才说话的同样直爽的态度说的话，我会说，我感谢上帝把我的父亲召去，但我抱怨上帝让我的母亲还活在世上。”

两位妇人面面相觑，听了这番不近情理的话，几乎打起哆嗦来。

“您刚才说，夫人，”年长的那位夫人又说道，“您不幸有一位母亲。”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对这样造孽的话，需要作些说明，是吗，夫人？”雅纳说，“既然你们说想听下去，我这就来解释。”

询问伯爵夫人的那位夫人点头作答。

“我刚才已经有幸地告诉了你，夫人，家父的这门婚姻是低就的。”

“是啊，娶了一个守门的。”

“那好，我的母亲，玛丽·若赛尔非但不因这门体面的婚事感到自豪和感恩，反而开始使我的父亲破产了。其实这并不难，只要用我的父亲拥有的一点点家产，来满足她贪得无厌的要求就行了。之后，她把我父亲的最后一点土地都变卖花光了，就劝他到巴黎去索回他的姓氏所拥有的权利。家父的耳朵很软，也可能他真相信了国王的正义公正，总之，他变卖了所有剩下的家产，换成现款后，就出发了。

“除我之外，我的父亲还有一儿一女。我的哥哥像我一样的不幸，在军队的最低层混饭度日；女儿，也就是我可怜的姐姐，在我父

亲出发来巴黎的前一天晚上，被扔在她的教父、一个农夫的屋前。

“这次旅行把我家仅有的一点钱财消耗殆尽。我父亲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诉都毫无效果，最后也丧失了信心，当他分文不名地回到家里时，等待着他的也是一贫如洗。当他不在家时，我的母亲就拿我作出气筒。她开始埋怨我吃了她的饭。我也渐渐地宁可光啃面包，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吃，呆愣愣地坐在我们破旧的餐桌旁；但我的母亲总是找得到借口惩罚我，只要一有差错——换了一个母亲也许会感到很逗乐的事——我的母亲就打我；左邻右舍就把我母亲虐待我的事告诉了我父亲，以为这样对我会有好处；起初，我的父亲还设法护着我，但他却不知道，正因为他护着我，反倒使原来只在生气时才虐待我的对头变成了对我恨之入骨的继母了。天哪，我那时年纪太小、太幼稚，我没能劝我父亲替我想想。我不作任何解释，不追究其原因，只是默默地承受其后果。我吃尽了痛苦，就这些而已。

“我的父亲病倒了，起初出不了房间，后来就下不了床。这时，她就借口因为我年轻好动，又不会控制自己，这样，我在家父的房间里会累着他，便把我赶了出来。一走出父亲的房门，就像以往一样，我落到了母亲的手里。她用虐待和折磨教我学会了一句话，当我哭红了眼睛，不得已把这句损害我自尊心的话默记在心里后，她就让我下楼站在门口，每当她看见一个像样的行人路过，她就叫我走上前去说这句话，否则，她会把我打死的。”

“哦！可怕！可怕！”夫人中年轻的一位喃喃地说。

“那么这是句什么话呢？”年长的夫人问。

“这句话就是，”雅纳继续说，“‘先生，可怜可怜我吧，我是亨利德·瓦卢亚的嫡系孤儿。’”

“啊！呸！”年长的夫人高声说，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

“那么向那些人说这句话究竟有什么用呢？”年轻的那位问道。

“我的老天！夫人，正如我母亲所希望的，我终于给家里带回了一点点钱，而我的父亲靠这点钱，不过推迟了几天去那个等待着他的、可怕的地方：济贫所，最后死在那里。”

“但令尊过世后，您干什么呢？”较年轻的一位夫人问。

“上帝怜悯我。我可怜的父亲逝世后一个月，我的母亲撇下了我的哥哥和我，和她的情夫、一个当兵的私奔了。”

“你们成了孤儿了！”。

“我怎么向您说呢，夫人？一天，我有幸碰上了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它正慢慢地向通往圣玛赛尔市郊的高地攀登；四个仆人跟在后面；里面坐着一个漂亮的夫人，还很年轻；我向她伸出手去，她就盘问我；我的回答和我的名字使她非常吃惊，之后她又将信将疑起来。我告诉她我的住址和有关情况。第二天，她就知道我并没有撒谎，并把我的哥哥和我收养下来了。她把我的哥哥送到一个军团里去，把我放到一家缝纫铺里。于是，我们得救了，不再挨饿了。”

“这位夫人名叫布兰维利埃吧？”

“就是她。”

“我想，她已经死了吧？”

“是的，她一死我又下了地狱。”

“但她的丈夫还活着，很有钱。”

“她的丈夫，夫人，我在少女时代遭遇的一切不幸都是他造成的，就如在儿童时代，我所遭遇的一切不幸都是我的母亲造成的一样。我长大了，可能还长得蛮漂亮；他看出来了，他想拿我来抵偿他的善行，我拒绝了。正在这当口，布兰维利埃夫人死了。她在世时，曾作主把我嫁给一个正直、忠诚的军人，拉莫特先生；在她死后，我和我的丈夫又分在两地，我处于孤苦无援的境地，比我父亲死后的情况更悲惨。

“这就是我的生平，夫人，不过我讲得简略多了。念苦经总是喋

喋不休的，不应该让幸福的人去分担，哪怕他们是乐善好施的人，似乎你们是这样的人，夫人。”

拉莫特夫人叙述完她生平的最后一章之后，跟着是一阵长时间的静默。

年长的夫人首先打破了沉默，她问：

“那末您的丈夫呢，他在做什么？”

“我的丈夫在奥布河畔的巴尔驻防，夫人；他在精骑兵团服役，因此在他来说，正等着时来运转呢。”

“夫人，很抱歉，我还想问一句，您能不能拿出一些材料证明您的家谱呢？”

雅纳起身，在一个柜子里翻了翻，取出了几张公文纸，递给了夫人。

那位夫人取过了这些材料，专心一致地看着。

“您说得对，”仁慈的夫人说，“这些凭证是完全符合手续的；我向您保证，我是会把这些文件提供给当权的人看的。”

“按您的看法，夫人，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这还用说，您可领到一笔抚恤金，而拉莫特先生也可以得到晋升，只需这位世家子弟自荐一下就行了。”

“我的丈夫是道德的楷模，夫人，他在军队里从来没有失过责。”

“夫人，只需……”仁慈的夫人说，一面把她的篷式帽子往下拉到底，遮住了脸庞。

拉莫特夫人不安地注视着她的每一个动作。

她看见她在口袋里摸了一阵，先是从里面抽出绣花手绢，当她先前乘着雪橇沿着林荫大道滑行时，就是用这块手绢捂住脸的。

手绢掏出来后，她又拿出一个直径一寸、长三四寸的一个卷着的小包。

好心的夫人把小包放在一个小柜子上说：

"慈善会办事处委托我，夫人，给您这一点小小的资助，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帮助。"

拉莫特夫人迅速地对小包扫了一眼。

"再见了，再见了，伯爵夫人。"她俩叫着说，匆匆忙忙向楼梯走去。

"两位夫人，我能有幸在哪儿感谢你们呀？"雅纳·德·瓦卢亚问。

"我们会让别人告诉您的。"年长的夫人说，一面尽快下楼。

不一会，她俩的脚步声就消失在六楼下面的深处。

瓦卢亚夫人回到房里，急不可耐地想去看一下她那个小包里的东西。但在穿过第一间会客室时，她的脚碰到了一件东西，它从堵住门扉与石板地之间缝隙的席垫那里滚过来。

拉莫特伯爵夫人的本能的反应便是俯身拾起这件东西，跑近灯下。

这是一个圆圆扁扁的金质小盒子，上面格子纹路刻得很简单。

在这个盒子里，有几颗喷香的巧克力糖；但是盒子虽然很扁，却显然有双层，于是伯爵夫人着实花了一些时间寻找秘密弹簧。

她终于找到了弹簧，并打开了夹层。

一张端庄、神采奕奕、威风凛凛的妇女的肖像立即呈现在她的眼前。

肖像上的女人戴着一顶法国式帽子，一串酷像骑士团项链那样的光彩夺目的项链，这两件东西使这张肖像的外形增添了奇异的色彩。

盒盖上饰有一只桂冠，里面一个 M 和一个 T，组合成了一个图案。

拉莫特夫人认出肖像上的人和方才那位少妇——她的恩人的

面庞很相像，揣测这是她的母亲或祖母的肖像，说句公道话，她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跑向楼道叫住两位夫人。

临巷子的那道门又重新关上了。

她想再追上去也来不及了，就跑到窗口去叫喊。

但是，在圣克洛德街通圣路易街的那一头，她仅仅只瞥见一辆疾驰而去的双轮马车。

伯爵夫人不再指望叫回这两位恩人了，她又仔细地端详这只盒子，心里决定把它送到凡尔赛去；过后，她又拿起留在小柜子上卷着的小包说：

"我没猜错吧，不过只有五十个埃居而已。"

小包散开后的纸张飘落在石板地上。

"是金路易、双金路易[1]！"伯爵夫人大声说："五十个双金路易，值二千四百个利弗尔呢！"

她的眼睛里顿时射出贪婪的火花，而克洛蒂尔德太太在一旁合着手，嘴张得大大的，她一生中从未看见过这么多的金币，惊得昏昏然了。

"一百个金路易！"拉莫特夫人反复说着，"……这两位夫人真的很有钱吗？哦！我再要去找她们！……"

---

[1] 当时每个金路易值二十四个利弗尔，每个双金路易值四十八个利弗尔。

4 贝吕斯

拉莫特夫人想得没错，刚才消失的马车确实带走了两位仁慈的夫人。

这两位夫人在大楼下面找到了一辆双轮轻便马车。

当两位夫人出现时，韦贝尔说：

“夫人，我本来是租西皮翁的，这匹马很温和，容易驾驭；但是昨天傍晚，它闪了一下腿，所以只好用贝吕斯了，但是贝吕斯可有点儿难使唤。”

“哦！对于我么，您也知道，韦贝尔，”年长的夫人回答道，“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的手有力气，何况我驾车也习惯了。”

“我知道夫人很会驾驭马车，但路太坏了。夫人要上哪儿？”

“去凡尔赛。”

“那么是走大道罗？”

“不，韦贝尔，上冻了，大路上积满了冰。走小路反而容易些，因为有上千个行人踩过，雪融化了。我们走吧，快，韦贝尔，快。”

两位夫人轻捷地登上马车后，韦贝尔挽住了马；

过后，他自己也在车后跳上，并通知她们，他已上车了。

这时，年长的那位夫人就向她的女伴说：

“那末，安德烈！这位伯爵夫人给您的印象怎么样？”

说着，她放松了马缰，马飕的一下就起跑了，拐个弯，上了圣路易街。

就在这时候，拉莫特夫人打开窗户想招呼两位好心的夫人。

“我以为，夫人，”名叫安德烈的那位夫人说，“我以为拉莫特夫人很穷，非常不幸。”

“很有教养，不是吗？”

“当然是的。”

“您对她有些冷淡，安德烈。”

“假如一定要向您照直说的话，我觉得在她的面部表情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狡诈的神情，我不喜欢。”

“啊！您是个不轻信人的人，您啊，安德烈，我早知道了。一个人要博得您欢心的话，真要十全十美才行。我么，倒觉得这个身材矮小的伯爵夫人不论在她表现出自尊心还是表现出屈辱时，都是自自然然，惹人喜欢的。”

“夫人，她可真是交了好运了，能荣幸地得到陛……”

“小心！”夫人高声说道，一面急速地把马头勒向旁边，要不，那匹马就要把圣安托万街拐角上一个脚夫撞倒了。

“小心！”韦贝尔用那声音洪亮的嗓门大声叫道。

双轮马车风驰电掣般地继续赶路。

这时，传来了刚才差点儿做了轮下鬼的那个人的咒骂声，立刻，又有几个人怒吼着声援他，一时人声喧哗，骂声不绝，都是冲着马车来的。

这样一来，不管她喊破了嗓子让路人小心也罢，韦贝尔的厉声呵斥也罢，都淹没在路人愤怒的叫骂声中了。他们叫着：

"啊！马车！……打倒马车！"

贝吕斯被迫转为慢步走。

尽管马看见了这个场面顿时减速，但是，围观者刚才已经看到了贝吕斯像闪电般飞来，他们也听到了从马车后面不断传来的喊骂声，因此这辆马车在人群中还是产生了极坏的印象。

不过，他们还是闪了开来，让出了一条路。

然而，在方尖碑后面，又为了别的原因，围聚了一群人。

旧王宫[1]的铁栅门打开着。在院子里，有好多大盆大盆的炭火燃烧着，给一大群乞丐取暖。奥尔良公爵先生的仆人们正在用陶土勺子给他们分浓汤喝。

吃喝着的和取暖的乞丐，尽管人数不少，但没有围观他们的人数多。在巴黎，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只要有人在做事，无论他们在做什么，就会有观众。

马车克服了第一道障碍以后，被迫在第二道障碍前面停住了，犹如一条轮船处在众多的暗礁包围之中动弹不得一样。

直到此刻，两位夫人始终只是朦胧地听见一些含义不清的嚷嚷声；可这时，在嘈杂的人群中却爆发出清晰的叫喊声，并传到了她们的耳朵里。

人们喊道：

"打倒双轮马车！打倒混蛋马车夫！"

"叫喊声是冲着我们来的吗？"驾车的夫人问她的女伴。

"真是的呢，夫人，我有些怕。"女伴回答道。

"到警察署去！到警察署去！"有一个人叫着说。

---

[1] 始建于1629年，原为主教官邸，后黎塞留大主教把此宫献与路易十三，改称王宫。1672年路易十四把此宫送与奥尔良公爵。1780年后向公众开放，成为巴黎的娱乐场所。

两位夫人面面相觑，惊讶不已。

立即有上千个人跟着叫道：

“到警察署去！到警察署去！”

其时，还有些好奇的人把头探进了马车车厢里。

有些议论在人群中传播开了。

“天哪，是些妇女。”一个人说。

“是罗，简真像苏比斯家的小妮子，或者是唐宁的情妇吆。”

“啊，夫人，我们完了。”年轻的夫人向她的女伴耳语说。

“勇敢些，安德烈，勇敢些。”年长的夫人回答说。

“但别人会看见您，可能还会认出您来的。”

“请往后窗瞧一瞧，看看韦贝尔还在车后不在。”

“他想下车，但人群围着他，他在尽力摆脱。啊，他来了！”

“韦贝尔！韦贝尔！”夫人用德语说，“想办法让我们下车。”

这个内房侍仆听从了，他用肩胛向左右各一下子把包围者撞开，打开了马车的车门。

两位夫人轻捷地跳下车来。

这时，人群又冲着马和马车来了，他们开始砸车厢。

“可是天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年长的夫人继续用德语说道，“韦贝尔，您明白是什么事情吗？”

“我哪里会知道！夫人。”仆人回答道，他用德语表达比法语要方便多了，两条腿左右开弓，踢开人群，保护女主人。

“但这些家伙不像人，倒像是凶猛的野兽！”那位夫人继续说道，始终用的是德语，“听听看，他们责备我些什么呢？”

正在这时，有一个人用纯粹的撒克逊英语说话了。他的温文尔雅的声调，显然和对这两位夫人的威胁、咒骂声大相径庭。他回答说：

“他们谴责您，夫人，谴责您违背了今天上午巴黎警方颁布的

命令。命令说：直到春天到来之前，禁止双轮马车通行。因为即使在路面好的时候，马车就很危险；如果在冰冻季节，行人就很难避开马车，会送命的。"

那位夫人转过身子，想看看在这一片带威胁性的喧嚣声中，这个高雅的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这时，她瞥见了一位年轻的军官。他为了靠近她，无疑已经大无畏地和众人争斗了一番了，就像韦贝尔为了坚守在原地所做的那样。

那位军官颀长的身材，威武的气派和那富有线条的、和蔼可亲的面庞引起了夫人的兴趣。她赶紧用德语回答说：

"哦，上帝呀！先生，我不知道有这个命令，根本不知道啊。"

"您是外国人吗，夫人？"年轻的军官问道。

"是的，先生。但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他们在砸我的马车。"

"随他们去砸吧，夫人，您可趁此机会走开。巴黎的市民在贫民区看见有钱人摆阔总是非常恼火的，他们可以凭着早上颁布的命令，把你们带到警察署去的。"

"呵！绝不能去！绝不能去！"较年轻的一位夫说。

"既然这样，"军官笑着说，"我就在人群里开出一条路，你们跟着我走开算了。"

"请把我们带到一辆公共马车上去吧，先生。"年长的夫人带着威严的口气说。

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他就把两位夫人带到了邻近的广场；广场上，停着一辆辆等待顾客的公共马车，马车夫在车座上打瞌睡，而那些马匹，头低垂着，半闭着眼睛，等着吃那一顿菲薄的晚餐。

5 在去凡尔赛的路上

两位夫人总算脱离了人群，但还有一层忧虑，这就是有几个好事的人一直在跟着她们，可能会认出她们，于是又要重新引起刚才发生过的这种情况，果然如此的话，她们就可能更难摆脱了。

年轻的军官理解这个微妙的情况，他赶忙设法弄醒睡在车夫座上、冻僵了的马车夫。

“嗳，东家，嗳。”马车夫懵懵懂懂地说，像个吃醉酒的人在他的座位上来回摆动着。

“夫人们，你们上哪儿？”军官还是用德语问。

“去凡尔赛。”年长的那位夫人继续用德语回答说。

“哦！好嘛，去凡尔赛！在这冰天雪地跑四里半路，不，不去。”

“我们多给些。”年长的德国夫人说。

“多给些。”军官用法语向车夫说。

“给多少？”车夫仍坐在他高高的座位上半信半疑地问，“您想想，军官，还不光是去凡尔赛，去了后，还得从那儿回来呢。”

“一个金路易够了吗？”较年轻的一位夫人用德

语问军官。

“一个金路易足够了，夫人。”军官回答说。

说完，他又转身向车夫说：

“动身吧，老滑头，跳下车子，把门打开。”

“我希望能先付钱。”马车夫说。

“你希望！”

“这是我的权利。”

军官向前迈了一步。

“先付吧，付吧。”年长的德国夫人说。

说着，她马上就在口袋里掏钱。

“啊，老天啊！”她低声向她的女伴说，“我的钱包不在。”

“真的？”

“您呢，安德烈，您带钱包吗？”

年轻的夫人也不安地在身上摸索起来。

“我……我也没带。”

正当两位夫人准备拿出一串项链或是一件手饰作为抵押品时，军官从钱包里拿出了一个金路易交给了马车夫，从而避免了一件可能使她俩为难的尴尬事情。

“喂，老滑头，”年轻人向车夫说，“现在你快把这两位夫人带走吧，你可别耍滑头，听见了吗？”

“哦！这还用说，这些话您是不必对我多说的，我的军官先生。”

在他俩作简短对话时，两位夫人也在相互商量着什么。

事实上，她们看着她们的车夫、和准备离开她们的保护人，心里觉得害怕。

这时，军官已经在躬身告辞了。

“先生，先生，”安德烈用德语说，“还有一句话，请等等，还有一句话。”

“悉听吩咐，夫人。”军官回答说，看得出他有些不耐烦了，但在他的神态、声调、甚至语音里还是那么温和有礼。

“先生，”安德烈继续说道，“您为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好事，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请说吧。”

“我就说。我们得向您直说，我们见这个车夫有些害怕，他开始做生意就不老实。”

“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他说，“我知道他的车号 107，和车行标记 Z。假如他找你们麻烦，找我好了。”

“找您！”安德烈脱口用法语说，“您要我们怎样来找您，我们还不知道尊姓大名呢。”

年轻人向后退了一步。

“您会说法语，”他大声说，惊呆了，“您会说法语；但半个小时以来，你却让我结结巴巴说德语啊，说真的，夫人，这可不好。”

“请原谅，先生，”另一位夫人也用法语说，她来为有些不知所措的女伴解围来了，“您没看见吗，先生，我们虽说可能不是外国人，但我们在巴黎人生地不熟，特别是困在一辆出租马车里。像您这样一位先生不会不知道，我们现在处境为难。帮忙只帮一半，等于帮倒忙。一直到现在您都是那么慎重，如果稍一疏忽，就等于是冒失了。先生，我们认为您是个好人，您可别把我们看成是坏人；如果您能再帮我们一个忙，那么就痛痛快快地帮吧；要不，那就请您允许我们向您表示谢意，我们就去找别人帮忙了。”

“夫人，”军官回答说，他显然被陌生的夫人那高雅、迷人的口吻打动了，“请吩咐吧。”

“那末，先生，就请和我们一块儿上车吧。”

“上出租马车？”

“并且陪着我们。”

"一直到凡尔赛?"

"是的,先生。"

军官二话没说,登上马车,在前座坐下,并向车夫吆喝道:

"上路!"

车门关上了,一层皮帘子和一层毛皮帘子一齐放下,马车顺着卢佛宫的圣托马斯街,穿过木马广场,驰上了堤岸。

军官面向着年龄稍大的夫人,谦恭地坐在一角,把膝盖上的燕尾服抚得平平的。

车厢内,寂静无声。

年轻人在车厢里把剑移了移位置,不让它有碍这两位邻座,他又继续想道:"说真的,一个军人和两位漂亮的女人在出租马车上一起度过两个小时,人家会说闲话吗?"

"非但漂亮,而且端庄,"他又想,"她们不说话,等我先开口呢。"

在两位夫人那头,她们可能也在揣测着年轻人,正如年轻人想着她们一样。因为,在他产生这些想法的时候,两位夫人中的一位用英语向她的女伴说:

"说真的,亲爱的朋友,这个车夫把我们像死人一样拖着走呢,我们是永远也到不了凡尔赛了。我敢打赌,我们那可怜的旅伴可要厌烦死了。"

"这也是因为,"年轻的夫人微笑着说,"我们的谈话叫人不感兴趣。"

"您不觉得他像是个很有教养的男人吗?"

"我也这样看,夫人。"

"此外,您有没有发现他穿着海军制服?"

"我对制服不太熟悉。"

"嗯!正如我刚才向您说的那样,他穿着海军军官制服;所有海

军军官都出身高贵；再说，他穿这套制服正合适，他是一个漂亮的骑士，是吗？”

年轻的夫人正要回答，并且很可能还要对她的女伴的话题大大发挥时，突然军官做了一个手势止住了她。

“对不起，夫人们，”他用道地的英语说道，“我想应该告诉你们，我能比较流利地听说英语，但我不懂西班牙语，假如你们懂，并且乐意用这种语言交谈，你们至少可以放心你们的谈话不会被我听懂。”

“先生，”夫人笑着回答道，“我们不愿说您的坏话，正如您感觉到的；因此，我们倒无所谓，假如我们有什么话要谈，我们就只讲法语好了。”

“谢谢您的好意，夫人；但如果我在这儿使你们不方便的话……”

“您不能这样想，先生，因为是我们请您来的。”

“对不起。发生什么事了？马车停下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下去看看，两位夫人。”

“我想我们要翻车了；小心，先生。”

较年轻的夫人突然伸出手来，碰到了年轻人的肩膀。

这只手按了一下，使他一阵哆嗦。

他自然地想抓住这只手；但安德烈刚才因为胆怯，已做了一个本能的举动，此时已飞快地缩回马车车厢的深处去了。

军官没有了拘束，就钻了出去，发现马车夫正在想方设法把一匹马扶起来，它被辕木和套索绞住了。

这时马车已过了塞夫勒桥不远。

多亏军官给了车夫以一臂之力，那匹可怜的马终于直起了身子。

年轻人回到马车车厢里。

至于车夫，他庆幸自己遇到了这个不可多得的主顾，高兴地向马猛击了一鞭，大概一方面想让他的马快跑，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取暖。

但是，方才开门时，寒气侵入了车厢，似乎同时把刚刚热火起来的亲密的谈话也给冻结住了；年轻人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已经感觉到了在和她们交谈时有一种魅力在吸引着他。

她们只是问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说完也就完了，沉寂又重新笼罩着车厢。

刚才年轻夫人的一只微温的、颤抖着的手拉住了军官，现在他想至少也用脚来试试，作为回报。

于是他把腿伸了过去，不管他有多机灵，却什么也碰不到，更可以说，即使他碰到了什么，他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他可能会碰到的东西却溜走了。

甚至有一次，他擦着了年长的夫人的一只脚。

“我碍着您了，先生，是吗？”那位夫人极其镇静地说，“对不起了。”

年轻人的脸一直红到耳根，他庆幸夜色深沉，别人看不出自己的脸红。

这样说，情况是明摆着了，于是他的尝试也就此结束了。

于是他又一动不动地恭恭敬敬地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规矩得像个孩子似的，仿佛坐在一个教堂里。

然而，正由于他的耳朵总是不停地在窥听着，他抓住了她们说的一些片断，他凭着自己的想象，捉摸出一个意思来了。

他听见了这些话：

“时间太晚了……大门……出门的借口……”

马车又停住了。

这一次，倒不是一匹马跌倒了，也不是一个车轮碎裂了，而是经过了三小时的颠簸之后，那个好样的马车夫身子也暖和了，马也浑身淌汗了，凡尔赛也到了。几盏灯笼的红光在雪光反照下显得白花花的；灯下，死寂的、昏暗漫长的林荫大道就像两排赤裸裸黑乎乎的幽灵。

年轻人才发觉到达目的地了。是谁在玩幻术，让他感到时间过得这么飞快？

马车夫向车前的窗子倾下身子问：

"老爷，凡尔赛到了。"

"夫人们，该停在哪儿？"军官问。

"停在武器广场①。"

"武器广场！"年轻人向车夫吆喝着。

又响起了鞭子声。

"我总该说几句话。"军官暗自思忖道，"她们已经认为我失礼了，要不然，又会把我看成傻瓜蛋了。"

"两位夫人，"他吃吃地说着，"你们到家啦。"

"多亏您慷慨帮助。"

"我们给您添了多大的麻烦啊！"较年轻的夫人说。

"哦！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夫人。"

"而我们，先生，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尊姓，先生。"

"我的姓名！啊！"

"我这是第二次问您了，请注意，先生。"

"您总不至于把一个金路易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吧？"

"哦！假如您这样说，夫人，"军官说，他有些不高兴了，"我只能说了。我是夏尔尼伯爵；正如夫人已经注意到的，我是皇家海军的

---

① 凡尔赛宫前的广场。

军官。”

“夏尔尼！”年长的夫人重复说了一遍，口吻似乎在说：“行了，我忘不了啦！”

“乔治，乔治·德·夏尔尼。”军官补充说道。

“乔治。”较年轻的夫人喃喃说。

“您住在哪儿？”

“黎塞留街的亲王饭店。”

马车停下了。

年长的夫人自己打开了左面的车门，轻捷地跳下马车，把手伸给她的女伴。

“但，至少，”年轻人大声说道，他几乎准备跟着她们下车了，“两位夫人，请让我陪伴你们吧，你们并没有到家，武器广场不是一个住所啊。”

“请别下来。”两位夫人同声说道。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了，请自始至终做一个文雅的、正直的骑士吧。谢谢，夏尔尼先生，衷心感谢您，正如我方才向您说的，您是一位文雅的、正直的骑士，我们甚至都不要求您答应我们一句话。”

“什么话？”

“把门关上，并叫车夫返回巴黎；其实，您也会这样做的，并且不会看我们向哪个方向走去，是吗？”

“你们说得对，两位夫人，我的话也是多余的了，车夫，我的朋友，回去吧。”

说着，年轻人又在车夫的大手里塞了第二枚路易。

马车又走了，并跑得飞快。车轮声盖住了年轻人一声叹息，这是一声带着性感的叹息，因为这个耽于享乐的年轻人已经在刚才那两位陌生的美人坐过的、还保持着微温的坐垫上躺下了。

至于她们两位，却仍旧在原地未动，直到马车消失后，她们才向宫廷方向走去。

6 命　令

当她俩开始走时，一阵阵寒风向两位旅客的耳畔送来了圣路易教堂的钟声，已经十一点三刻了。

“呵，天啊，十一点三刻了。”两位夫人同时叫道。

“看，所有的铁栅门都关上了。”年纪稍轻的夫人说。

“哦！这个，我倒不大在乎，亲爱的安德烈；因为即使铁栅门开着，我们肯定也不会从正门进去的。走吧，快、快，从边门进去吧。”

说着，两位夫人向王宫的右面走去。

大家都知道，在这一面，有一条通向王宫花园的小路。

她们来到了这条小路上的一扇门的门口。

“小门关上了，安德烈。”年纪稍长的夫人不安地说。

“我们敲门吧，夫人。”

“不，叫门。洛昂应该等着我的，我已经告诉过他了，我可能回来较晚。”

“那好，我来叫。”

说着，安德烈向门走去。

"是谁?"里面有一个人甚至没等别人叫门就问道。

"啊！这不是洛昂的声音。"年轻的夫人害怕地说。

"真的，不是。"

另一位夫人也走近了去。

"洛昂!"她轻声向门里呼唤着。

没有动静。

"洛昂!"夫人又叫了一声，并敲了敲门。

"这里没有洛昂。"那人生硬地应了一句。

"可是。"安德烈固执地说，"管他是不是洛昂，开门吧。"

"我不开。"

"那末您是谁?"

"我是谁?"

"是啊。"

"您呢?"那人说

问题确实提得粗鲁了些，但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总得回答。

"我们是陛下的随从贵妇，我们住在王宫里，我们要回家。"

"那好吧，我么，夫人，我是萨利斯夏芒特部队第一连的一名瑞士侍卫[①]，而我做的正巧和洛昂相反，我不放你们进门。"

"哦!"两位夫人轻声说道，其中一位气愤地紧握住另一位的双手。

"投弹手，请听着吧。"年稍长的一位夫人口气坚决地说，"假如您开门，我给您二十个金路易。"

"另加坐十年牢吗？嗨，谢谢您的好意吧！平均起来，每年得四十八利弗尔，太不上算啦。"

---

① 当时法军中有很多瑞士雇佣兵。

“我将让人任命您为班长。”

“好呀，那末，给我下达命令的人就会叫人枪毙我的，谢谢您吧。”

“究竟是谁给您下这个命令的？”

“国王。”

“国王！”两位夫人惊恐地重复说道，“啊，我们完了！”

较年轻的那位夫人似乎变得有些神经质了。

“那好吧，好吧，”年长的那位说，“还有其它门吗？”

“啊！夫人，假如这扇门关上了，其它的门当然也都关上了。”

“而且，假如我们在洛昂该守着的门口都找不到他，您认为我们会在哪儿找到他呢？”

“哦！是啊，这是事先布置好的。”

“真的，您说得对。安德烈，安德烈，国王这一着是很凶的啊！啊！”

在凡尔赛这条干燥、洁白的石板路上，白天人迹罕至，现在却响起了脚步声。

同时，有一个青年人哼着轻松愉快的小调走过来了。

“这声音。”两位夫人同时叫道。

“是阿尔图瓦伯爵，[1]”那位夫人对着安德烈的耳朵说，刚才，她已经感到极度的不安了，“是他，他会搭救我们的。”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人裹着裘皮大礼服，走进了那个小“候见室”，还没看见这两位夫人，便敲门叫唤道：

“洛昂！”

“弟弟！”年长的夫人一面说，一面碰了碰年轻人的肩胛。

---

① 阿尔图瓦伯爵(1757—1836)，路易十六的弟弟，亦即查理十世，1824—1830年间为法国国王。

“王后！”年轻人大声说道，往后退了一步，并把帽子摘下拿在手里。

“别嚷嚷！晚安，弟弟。”

“晚安，夫人；晚安，姐姐；您不是一个人么？”

“不是的，我和安德烈·德·塔韦尔奈小姐在一起。”

“哦！太好了，晚安，小姐。”

“大人。”安德烈弯了弯腰，轻声说。

“你们出去吗，两位夫人？”年轻人问。

“不。”

“那么你们是回来喽？”

“我们希望如此，回家。”

“你们没叫洛昂吗？”

“叫了。”

“怎么不开？”

“简而言之，就是洛昂被一个卫士替换了。”

“谁的主意？”

“国王。”

“国王！”

“天哪！就是他刚才亲口对我们说的。”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要大吵大嚷了。”

“您要连累我们的，我亲爱的查理，我求求您。”

“我绝不会连累你们的。”

“哦！”

“你们躲在一边，我像聋子一样打门，像瞎子一样叫门，他最后只得开，你们就跟在我的后面进去。”

“试试看吧。”

年轻的亲王又开始叫洛昂，接着又是撞门，他用剑柄猛击，把门震得漫天价响，卫兵气汹汹地叫道：

“好啊，真有意思。行了，我去叫长官。”

“哦！见鬼！去叫吧，伙计。一刻钟前，我就求之不得你去叫了。”

过了不一会儿，门的另外一边传来了脚步声。王后和安德烈躲在阿尔图瓦伯爵的身后，以便跟着他走进去，看来门是很可能向他打开的。

他们三人听见侍卫向上级一五一十地汇报这喧闹声的由来。

“我的中尉，”他说，“这是两位夫人和一个男人，他刚才称我为家伙。他们想强行进门。”

“我们想进去，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是住在宫里的。”

“这个要求可能是很可理解的，先生，但这是禁止的。”军官答道。

“禁止！谁禁止的？活见鬼！”

“国王。”

“国王命令您把他的弟弟当成一个乞丐或者小偷赶出去吗？我是阿尔图瓦伯爵，先生。哼！您叫我在门外挨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阿尔图瓦伯爵大人，”中尉说，“上帝可为我作证，我为亲王殿下可以献身；但是我受国王恩宠，他亲自把守卫这道门的任务交给我，并通知我本人，任何人来都不得开门，即使他自己十一点以后来，也不要开。所以，大人，我谦卑地请求您原谅；我只是一个士兵，但即使我看见王后陛下处在您的地位，在门外冷得直抖，我也会回答她我方才不得已回答您的话。”

说完这些，军官以最尊敬的态度轻轻地道了晚安，又慢慢地回

到他的岗位上去了。

至于那个当兵的，他持着枪，背靠着那扇门，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假如阿尔图瓦伯爵也背靠着门，兴许会感到他的心跳的。

“我们完了！”王后握着她小叔子的手，向他说。

年轻人默不作声。

“他们知道您出去了吗？”他问。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王后说。

“嫂嫂，兴许国王下达这个命令是针对着我的。国王知道我夜里出去，有时回家很晚。阿尔图瓦伯爵夫人也许知道了些什么，她向陛下告状，于是才有了这道严厉的命令吧。”

“哦，不会，不会的，我的弟弟；我衷心地感谢您好心安慰我的话。但这个步骤肯定是为了我，或确切地说，是冲着我来的，不用多谈了。”

“这不可能，我的嫂嫂，国王对您非常尊重……”

“我就这样在门外等着，明天，我就会平白无辜地声名狼藉了。啊，国王身边，我有一个仇敌，我很清楚。”

“国王身边您有一个仇敌。我的嫂嫂，这是可能的。我想出了一个主意。”

“主意？快说说看。”

“这个主意能叫您的仇敌比一头套上笼头的驴子更傻。”

“啊！我对您的唯一请求，是使我们摆脱这尴尬的处境。”

“行，我办得到！我也希望能行。啊！尽管他比我有学问得多，可我也不比他笨。”

“他是谁？”

"歐！当然是普罗旺斯伯爵[1] 罗。"

"啊！那么说，您和我一样，也知道他是我的敌人罗？"

"哈！难道他不是一切欣欣向荣的、一切美好的、一切他无能为力的事物的敌人吗？"

"我的弟弟，对这道命令，您知道些什么吗？"

"可能；但不论如何，我们别再呆在这个门洞里了，这里实在冷。跟我来，亲爱的嫂嫂。"

"上哪儿？"

"您会知道的；至少去个可以暖和一些的地方；来吧，跟我走，我将会告诉您，对今晚闭门的事，我是怎么想的。啊，普罗旺斯先生，我的亲爱的，所谓的哥哥！把手给我，嫂嫂；请扶住我另一只胳膊，塔韦尔奈小姐，我们向右拐。"

三个人上路了。

"您刚才说到了普罗旺斯先生？……"王后问。

"是啊！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国王晚餐后，他到议事大厅来了；白天，国王又和阿加伯爵交谈了很久，而大家一直没看见您。

"下午两点，我到巴黎去了。"

"这我很清楚，国王呢，请允许我告诉您，亲爱的嫂嫂，国王也并没有想到您，正如他没想到诃伦[2] 哈里发和加发尔[3] 首相一样，他正在谈地理。我听得很不耐烦，因为我自己也想出门。啊！对不起，可能我们并不是为了同一个原因出门的，以致我错误地……"

"讲吧，不要紧，讲下去吧。"

"我们向左拐。"

---

① 普罗旺斯伯爵(1755—1824)即路易十八，路易十五的孙子，路易十六的幼弟，于1814到1824年间为法国国王。

② 诃伦(763—809)，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

③ 加发尔(？—1788)，波斯首相。

"但您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

"还有二十步远。当心,有一堆雪。啊!塔韦尔奈小姐,假如您不扶着我,您要摔跤了,我可得事先提醒您。总之,说到国王,他心里想的是经度和纬度,但就在这时,普罗旺斯先生向他说:'我很想跟王后请安'。"

"噢!噢!"玛丽—安托瓦内特叫道。

"'王后在家里晚餐。'"国王回答说。

"'什么,我以为她已经在巴黎了。'"我的哥哥又说道。

"'不,她在自己宫里。'"国王镇静地说道。

"'我从她那儿出来,她根本就没接见我。'普罗旺斯先生针锋相对地说。

"这时,我看见国王皱了皱眉头。他打发走了我们,我的哥哥和我;当然,我们一走,他就去询问这件事了。您也知道,路易心血来潮时,妒忌得厉害:他大概想来见您,被挡驾了,他就疑心什么事情了。"

"说得不错,米塞里夫人有我的命令,不让人进去。"

"是这样的;为了证实您确实出门了,国王才下达了这个严厉的命令,把我们关在外面了。"

"啊!这一招真恶劣,您得承认吧,伯爵。"

"我承认。嗨,我们到了。"

"这所房子!……"

亲王在一块雕刻得很雅致的镶板上按了一下。

门开启了。

王后不禁吓了一跳。

"请进吧,我的嫂嫂,我求求您了,"亲王说,"您没看见吗,直到现在为止,一个人都没有。"

王后像一个将进行冒险的人那样,犹疑不决,望着塔韦尔奈小

姐；她做了一个女人常做的、表示听天由命的优美的姿势，跨过了门槛，门在她身后无声无息地关上了。

前厅里温暖如春，幽香阵阵袭来，沁人心脾。两位夫人刚走进去，不仅心怀的三分恐惧化为乌有，而且紧张拘束的情绪也随之消失了。

“现在，总算不错，终于找到了个栖身之地了。”王后说。

“现在，亲爱的嫂嫂，”亲王继续说道，“您总不能睡在前厅里；请上一层楼吧。”

“我们听您的，”王后说，“我似乎觉得这座房子的守护神不太怀有恶意。”

说完，她就上了楼。

亲王在她前面带路。

楼梯上铺着奥比松[①]地毯，他们走在上面没发出任何脚步声。

一间小巧的会客室，四壁镶着玫瑰木[②]护墙板，墙上还嵌着两块布尔[③]雕刻的架板，天花板上是布歇[④]的油画，地板也是玫瑰木的，它和另一间贵妇人专用的小客厅相通，在那间客厅里，上上下下都装饰着白底绣花的开司米羊毛织物，这些都是最精巧的刺绣能手的杰作。

这间客厅的装饰就是一幅挂毯，上面丝绣点点，显然和那个时代把戈伯兰[⑤]的地毯绣成一幅大画师的画的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客厅后面，有一间漂亮的蓝色的卧室，临窗都拉上了饰有图

---

① 法城市名，属克勒兹省，以所产地毯著名。
② 玫瑰木产于巴西，有玫瑰香味。
③ 布尔（1642—1732），法国有名的细木雕刻家
④ 布歇（1703—1770），法国有名的油画家和雕刻家。
⑤ 戈伯兰，法国的国家地毯工场，所产地毯极为有名。

尔[1] 丝织花边的帏幔；一只奢华的床安放在幽暗的凹室里，在白色的大理石砌成的壁炉里燃烧着耀眼的火焰，十二支香喷喷的蜡烛插在克洛蒂翁[2] 雕刻的枝形大烛台上燃烧着，一只蔚蓝色的漆木屏风上，镂着神采各异的描金的中国式图案，这就是当两位夫人小心翼翼地走进这间豪华的卧室时，映入她们眼帘的奇异景象。

没有任何其他有生命的东西出现，她们到处感觉到的只是温暖和光辉，但却一点也猜不出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精致物品的来龙去脉。

王后走进小客厅时，态度就有所保留；现在，她在卧室的门槛上又呆了一会儿。

亲王谦恭地表示歉意，向她解释，他是不得已才让自己的嫂嫂窥见了自己的私生活，而这是和嫂嫂的身分很不相称的。

王后只是微微一笑，其含义比她能说出的话更丰富。

“除了这几个房间外，还有其他的房间吗？”

“那当然罗。起码还有一间餐厅，我这就带您去瞧瞧。”

“餐桌上也许还装备了饭菜罗？”

“啊，当然啦！在餐桌上，塔韦尔奈小姐会吃上一份清炖肉汤、一只家禽的翅膀、一小杯泽雷斯[3] 的葡萄酒，这些，我觉得小姐似乎都很需要呢；而您，我的嫂嫂，您将会发现您所喜爱的各种水果。”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仆人在场吗？”

“绝对没有。”

“等着瞧吧。以后呢？”

---

① 图尔，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首府，以丝绸织物著名。

② 克洛蒂翁(1738—1814)，法国雕刻家。

③ 西班牙城市，所产葡萄酒世界著名。

"以后?"

"是啊,要回宫里去怎么办呢?"

"既然命令下达了,整个晚上就别想回去啦。但是,夜间的命令,到天亮就不适用了;早上六点,门就开了,六点差一刻,您就从这儿动身。假如您要化装,在柜子里,您会找到各色各样的披风,就如我所说的,您就走进宫里,回到自己的卧房里去睡,其余的事,您就别担心啦。"

"那么您呢?"

"什么,我吗?"

"是啊,您去干什么?"

"我离开这座房子。"

"什么!我们把您赶出门了,我可怜的兄弟?"

"我的嫂嫂,和您在一所房子里过夜不合适呢。"

"既然我们把您的地盘给占了,您总得有一个栖身之地啊。"

"嗨!我还有三所这样的房子呢。"

王后笑了。

"那末,明早出门,不会碰见任何人……"

"在底下的柱子上拉一下铃。"

"哪一个?右边的铃还是左边的?"

"随便哪一个。"

"门就会打开?"

"然后又会关闭。"

"自动的?"

"自动的。"

"谢谢。晚安,我的兄弟。"

"晚安,我的嫂嫂。"

亲王躬身告辞,安德烈随后关上了一道道的门。他走远了。

7 王后的凹室[1]

翌日，更确切地说就是当天清晨——因为上一章几乎要写到半夜两点钟——所以说就是当天清晨，国王路易十六穿着紫色的晨衣，如同他刚下床时那样，还没梳妆打扮，就去敲王后住所的客厅的门。

一个侍女开了一条门缝，认出是国王，说：

“陛下……”

“王后？”路易十六生硬地问。

“王后陛下睡着呢，陛下。”

国王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侍女让开，但她一动也不动。

“怎么啦！”国王说，“您为什么不让？没看出我要进去吗？”

国王喜欢不时地来个闪电式袭击，他的敌人们称为粗鲁之举。

“王后在休息呢，陛下。”侍女胆怯地回话说。

“我告诉您给我让路。”国王又说了一句。

说完，他就把侍女一推，径自走了进去。

① 王后寝室里凹入壁内的、专门放置卧床的一个角落。

走到了王后卧室的门口，国王看见了王后内房第一侍从夫人米塞里太太，她正在读日课经做弥撒。

这位夫人一看见国王，就站了起来。

“陛下，”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轻声说，“王后陛下还没有叫过人呢。”

“啊，真的吗！”国王带着嘲讽的神情说。

“但是，陛下，我想，现在还不到六点半吧，而王后陛下在七点钟之前是不打铃的。”

“那末您肯定王后是在她床上罗？您肯定她还睡着吗？”

“陛下，我不能肯定王后陛下是否睡着；但我肯定她躺在她的床上。”

“她躺在床上？”

“是的，陛下。”

国王耐不住性子了。他径自向门口走去，忙不迭地去转动门上金色的把手。

王后的卧室阴暗，如同在夜间一样；百叶窗、帏幔、窗帘都遮盖得密不透光，使房间里一片漆黑。

国王快步向床走去。

“啊！米塞里夫人，”王后大声说道，“您太闹了，把我都吵醒啦。”

国王惊愕地停住了脚步。

“我不是米塞里夫人。”他嗫嚅着说。

“啊哈！是您啊，陛下。”玛丽一安托瓦内特又说道，她支起了上身。

“早安，夫人。”国王酸溜溜地一字一顿地说。

“什么好风把您吹来啦，陛下？”王后问道，“米塞里夫人！米塞里夫人！请把窗户打开。”

侍女们都拥了进来，按照王后让她们养成的习惯，她们同时把门窗都打开了，好让玛丽—安托瓦内特醒来后，便能舒畅地呼吸到纯净新鲜的空气。

“夫人，您昨天怎么没有接见呢？”

“接见谁？您的弟弟，普罗旺斯先生？”王后说，她灵机一动，已经把话说在心存疑惑的国王面前了。

“是啊，一点儿也不错，是我的弟弟；他想来向您请安，而您的下人不让他进门。”

“见不见普罗旺斯先生，我有没有自由？”

“哦！有绝对的自由，夫人，但……”

“但我讨厌他的性格，有什么办法呢？何况，他也不喜欢我；我回避见他是真的。我早就预料他会来，不怀好意，因此八点钟就上了床，就是不想见他。您怎么想的，陛下？”

“可是我以为您昨天在巴黎。”

“几点钟？”

“就在您说您在睡觉的时候。”

“当然啦，我是到巴黎去过。那又怎么样！我就不从巴黎回来了吗？”

“当然要回来，问题是几点钟回来的。”

“啊！啊！您想知道我从巴黎回来的确切时间，是吗？”

“嗯，是的。”

“陛下，”玛丽—安托瓦内特回答说，“法国的王后是不说谎的。”

“那又怎样！”国王好奇地问。

“我想说，昨天晚上，我并不是八点钟回家的。”

国王退缩了一步，惊愕不已。

“我想说，”王后继续道，口气仍然是那么冷静，“我是在今天早

上六点钟才回家的。”

“夫人！”

“假如不是阿尔图瓦先生由于怜悯，把他自己的房子让给我栖身、住下，我就会像一个女乞丐那样被关在门外。”

“啊！您没有回来。”国王忧郁地说，“那么我说对了？”

“陛下，从我刚才的话中，您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算术的答案——我请求您原谅——而不是一个高尚的人的结论。”

“您指的是什么，夫人？”

“我指的是，为了肯定我回来得早晚，您根本无需关大门，也无需下命令，而仅仅只要来找我，并问问我：‘夫人，您几点钟回来的？’便行了。”

“您知道，”国王说，声调都变了，“您知道我是真诚的，有错，我总是承认的。夫人，您愿意向我证明，您带着您的宫廷侍从，乘着雪橇，离开凡尔赛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吗？在我们生活的世道艰危的今天，这一队发疯似的人可影响了您的声名啊！您愿意向我证明，您和他们一起消失在巴黎，就如在化装舞会上的一个个假面具似的，一直要到夜里再重新出现。我的灯油耗尽了，大家都熟睡了，免得招人讲闲话。这一切，您确有充分理由吗？刚才您说到了婚姻的尊荣，御座的威严，和您的作母亲的身份。而您做的这一切是一个妻子、一个王后、一个母亲该做的事情吗？”

“我将用两句话回答您，先生；但是，我得先向您说清楚，我回答您时的态度将比刚才更为轻蔑，因为说真的，我觉得，您的指控中的某些部分只能引起我的轻蔑。我离开凡尔赛时乘雪橇，是为了尽快地到达巴黎；我是和塔韦尔奈小姐同行的，谢谢上帝，她的声名是王宫里最无可指摘的一个，我去巴黎是为了亲自证实一下，法国国王，这个伟大家庭的父亲，这个明晓事理的国王，这个所有意识的精神之父，他养活了穷困的人民，温暖了乞丐的心，由于他所

施的恩德，对人民的爱戴，他可以受之无愧。我想亲自去证实一下，这样一个国王是否真的会让他的家庭中的一个成员饿死，在被人们遗忘中消沉，受尽罪恶和不幸的折磨？而这个人是曾经统治过法国的一个国王的后裔，他也曾像国王一样显赫啊。”

“我！”国王吃惊地叫道。

“我登上了一个阁楼似的房间，”王后继续说，“我看见了一个伟大的亲王的孙女在一个没有火、没有灯光，没有钱的条件下生活；我给了这个被王室遗忘、忽视的牺牲者一百个金路易。过后，由于我有时也是很通情达理的，在我深思着人间的沧桑、世态的炎凉，在那儿逗留得过久了，又由于地面冻得厉害，而上冻的时候，马不易行走，特别是出租马车的马……”

“出租马车的马！”国王大声说，“您是乘出租马车回来的？”

“是的，陛下，车号是一〇七。”

“哦！哦！”国王轻轻地说，摇晃着翘在左腿上的右腿，他每一次做这个动作就表示内心很不耐烦了，“坐出租马车！”

“是的，然而还幸而找到了这辆出租马车。”王后回答说。

“夫人！”国王打断了她的话说，“您做得很对；您总是有崇高的动机，有时这些动机可能产生得太轻率了些，但这缺陷正出自于您持有的慷慨和热情。”

“陛下，我想，瓦卢亚的姓氏是相当显赫的，您的脑中不会没有记忆的。”

“啊！”路易十六放声大笑着说，“我现在知道您在关心什么人，瓦卢亚家的一个矮个子女人，是吗，一位伯爵夫人……等等……”

“拉莫特。”

“一点不错，拉莫特；她的丈夫是精骑兵？”

“是的，陛下。”

“而那个女人则是个诡计多端的人是吗？哦！别生气么，她闹

得鸡犬不宁；她让大臣们可烦透了；她总是跟我的几个姑姑纠缠不清；她不时把一些请求书、申诉书、有关家谱的证据送呈给我，我都烦死啦。”

“噉！陛下，这只能说明，到现在为止，她的要求毫无结果，如此而已。”

“我不否认。”

“她究竟是不是瓦卢亚的家族？”

“哦！我想她是的。”

“那好嘛！一份抚恤金，给她一份体面的抚恤金，给她的丈夫一个团长的头衔。总之，让一个王室的后代能享有一定的照顾。”

“哦！慢点，慢点，夫人。唉，您想得太多啦！您就是不帮助她，这个小瓦卢亚总是会在我身上拔走几根毛的；她的手很长哪，这个小瓦卢亚呀，算了吧。”

“哦！我倒不为您担心，陛下，您的毛可不容易拔哪。”

“一份体面的抚恤金，谢谢上帝！您想得太多啦，夫人！您可知道今年冬天，我的国库已空虚了吗？——把一个团交给这个小当兵的，而他是为了投机才娶一个瓦卢亚的后代的！——总之，夫人，我再没有部队交给他了，就是给那些出钱买的，或者的确称职的人，我也给不出啦。因为这些乞丐是君王的后裔，让他们享受王室的待遇！算了吧！连我们这些国王还享受不到财主巨贾的荣华富贵呢。连奥尔良公爵①先生也把他的马和骡子送到了英国，让人卖了，并把他的房产缩减了三分之二呢！我自己也取消了我的捕狼队了。圣日耳曼先生还把我的军营改造了一下呢。我们从上到下，大家都在省吃俭用地过日子呢，我的亲爱的。”

“但是，陛下，瓦卢亚家的人总不能饿死啊！”

---

① 奥尔良公爵(1673--1723)，路易十五的摄政王。

"您不是告诉我说，您已经给了一百个路易了吗？"

"多大的恩赐啊！"

"可这是王室的捐助。"

"那末您也捐出同样数目吧。"

"这我要尽量避免。您的捐款就以我俩的名义，不也足够了吗。"

说最后一句话时，路易向王后伸出手去，王后本能地把他的手引向自己的嘴唇。

接着，她猛地推开了这只手说：

"您啊，您对我可不好。我恨您。"

"您恨我，"国王说，"您吗！那好！我……我……"

"啊！是嘛，您叫人把我关在凡尔赛宫的大门外；您大清早六点半走进我的客厅，强行打开我的门，走进我的卧房时，目光凶狠地扫来扫去。可您还说您不恨我。"

国王笑了。

"不，我才不恨您呢。"

"您不恨我，算了吧。"

"假如我向您证明，即使在我来这里时，我也没有恨您，您给我什么呢？"

"先看看您所说的证明吧。"

"啊！这太容易啦，"国王回答说，"证明在我的兜里。"

"哦！"王后大声叫道，好奇地探起了上身，"您真有什么东西要给我么？啊，真的，您可是真好；但您得知道，要我相信您，只有您马上把证明拿出来看。哦！不要耍花招了。我敢打赌，您又在空许愿了。"

这时，国王笑容满面地在口袋里摸着什么，故意慢吞吞的，把王后的心逗得痒痒的。他这个慢条斯理的动作，可以使孩子为得到

玩具，野兽为得到食物，女人为得到礼品急得直跺脚的。最后，他终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红色的摩洛哥皮的盒子，外表轧制成凹凸花纹，盒盖上面烫了金。

"一只首饰匣！"王后说，"啊，看看吧。"

这时，她从首饰盒里取出了一串钻石项链。这串项链的钻石颗颗硕大匀称，纯净无瑕，光辉夺目，她似乎看到有一道道亮晶晶的闪光在她的手上流动。

项链就像那有着闪光的鳞片的一节节蛇身一样，在起伏波动。

"啊！多壮观啊。"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词儿，"多壮观啊！"她又重复了一句，目光炯炯闪亮，或者是因为她的目光与这些耀眼的钻石相映生辉，或者是她在想着，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会拥有这样一串项链吧。

"这么说，您觉得满意了？"国王说

"被迷住了，陛下。您使我太幸福啦。"

"真的？！"

"您看这第一排，钻石大得像一颗颗榛子呢。"

"一点儿也不错。"

"还很匀称哪，简直很难加以区别。颗粒从大到小排列得多妙啊。这些钻石，第一排和第二排的，第二排和第三排的大小比例简直安排得妙极了！汇集这些钻石，制成这串项链的珠宝商真是一位艺术家。"

"他们是两个人。"

"我敢打赌，就是鲍埃梅和鲍桑热两个。"

"您猜中了。"

"说真的，也只有他俩才敢做出这样一件杰作。多美哪，陛下，多美啊！"

"夫人，夫人，"国王说，"给您买这串项链付的价格可不少啊，

请注意哪。”

“哦！”王后高声叫道，“哦！陛下。”

陡然，她那神采奕奕的前额掠过了一片乌云，她低下头来。

“让我把项链挂在您的脖子上。”

王后止住了他。

“这不是很贵吗？”她悲伤地说。

“我拒绝把一百万，可能是一百五十万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因为我估计这串项链值一百五十万利弗尔，是吗？”

“我不说不值。”国王回答说。

“那末当国库空虚，当国王被迫不能慷慨施舍，并对穷人说：‘我没钱了，愿上帝帮助你们’！时，我拒绝把一百五十万挂在脖子上。”

“什么，您刚才向我说的话可当真？”

“听着，陛下，有一天，萨尔蒂纳先生告诉过我，用一百五十万利弗尔，可以买一艘战列舰，说真的，陛下，法国国王需要一艘战列舰比法国王后需要一串项链更为迫切。”

“啊！”国王大声叫起来，情绪万分激动，双眼噙满了感激的泪水，说，“啊！您刚才所做的事是崇高的。谢谢！谢谢！谢谢！……安托瓦内特，您真是一个贤妻啊。”

“陛下，我不要这串项链，但我要其它东西。”

“您向我要什么呢？”

“让我再到巴黎去一次。”

“这还不容易，更谈不上贵啦。”

“请等等，等等。”

“又是什么！”

“到巴黎的旺道姆广场。”

“真是见鬼！见鬼！”

"去麦斯麦[1] 先生家。"

"您叫一个同一血统的王妃陪伴您去。"

王后想了想。

"朗巴尔夫人[2] 好吗?"她问。

"行,朗巴尔夫人。"

"谢谢。"

"而且,我这就去订购一艘战列舰,并命名它为"王后的项链"号。您将是这艘战列舰的教母,然后,我把它给拉佩罗斯派去。"

国王吻吻了妻子的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王后的房间。

---

① 麦斯麦(1734—1815),德国医生,创动物磁气说,解释他所施行的一种类似催眠术的医疗方法。

② 朗巴尔夫人(1749—1792),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密友。

8 王后的小起身[1]

国王刚走出去，王后就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呼吸早晨新鲜、寒冷的空气。

这天天气看来很好，大清早曙光就染红了天际，就像 4 月份有些日子一样，早春已显示出了它那迷人的魅力。夜晚的霜冻已被暖洋洋的太阳所替代；从昨晚起，北风已消声匿迹，东风开始送暖了。

假如风向不变，冬天，1784 年可怕的冬天就此宣告结束了。

“假如我们还想利用一下冰冻的话，”王后面对着天空大声说，“我想得抓紧时间了。”她又转身加了一句，“是吗，米塞里夫人？因为冬天不已经结束了吗？”

“陛下早就有意到瑞士人湖上去溜冰了。”内房第一侍从夫人回答说。

“那好，今天就去，我们去溜一场吧，”王后说，“因为明天可能就太晚了。”

---

① 根据法国宫廷礼仪，国王早晨醒来到梳洗以前称为小起身。在此期间，国王接受经过选择的王亲国戚及显赫的朝臣的觐见。国王梳洗期间称为大起身，此时接受一般朝臣的觐见。王后亦与此相同。

“那末陛下将在几点梳妆？”

“马上，我简单地吃一点儿，就出门。”

“王后还有什么要说的么？”

“去问问塔韦尔奈小姐是否已起身了，告诉她，我想见她。”

当安德烈走进王后的闺房时，在大理石宫里的钟才开始敲九点。

“去吧，我的好米塞里啊，”王后说，“替我把莱奥纳尔和我的裁缝叫来吧。”

接着，她目送米塞里夫人走出去并上了门，然后说：

“没事，”她向安德烈说，“国王还蛮可爱的，他笑了，疑惧消除了。”

“但他知道实情了吗？”安德烈问。

“您要明白，安德烈，我是法国王后，又没有做错事，扯谎干什么。”

“说得对，夫人。”安德烈红着脸说。

“然而，我亲爱的安德烈啊，我们似乎是做了错事。”

“一个错，夫人。”安德烈说，“哦！还不止一个，是吗？”

“有可能。总之第一个错，就是同情拉莫特夫人；国王不喜欢她。但我承认，我喜欢她。”

“啊！陛下明察秋毫，判断正确，臣下只能心悦诚服。”

“莱奥纳尔来了。”米塞里夫人走进来说。

王后坐在她的镶嵌着红宝石的梳妆台前，这位著名的理发师开始做头发。

今天，玛丽—安托瓦内特心满意足，精神爽朗，她觉得自己如花似玉，美极了。她把目光从镜子里又移向安德烈，百般爱抚地看着她。

“您啊，您可没受到责备，”她说，“您又自由，又值得自豪，大家

见了您都得审慎些，因为您太纯洁了，就像神圣的密涅瓦① 一样。”

安德烈的脸红了，装出苦笑的样子说：

“我抱定独身的愿望了。”

“我美丽的贞女啊，您坚持得下去吗？”王后问。

“我希望能坚持下去。”

“哦，对了，”王后大声说，“我想起来了……”

“想起了什么，陛下？”

“尽管没结婚，但从昨天起，您有了一个主人了。”

“主人？夫人！”

“是啊，您亲爱的哥哥啊；您怎样称呼他来着，菲利普，是吗？”

“是的，夫人，菲利普。”

“他来了吗？”

“昨天来的，正如陛下赐恩告诉我的那样。”

“他怎么样？”

“总是那么漂亮，可爱，夫人。”

“现在他多大年纪了？”

“32 岁。”

“可怜的菲利普啊，您知道，我认识他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而在这十四年中，我有九年或者十年没看见他了。”

“什么时候陛下想召见他，他将会万分荣幸地向陛下保证，多年没有见面丝毫不会削弱他对陛下的崇敬之情。”

“我能马上见到他吗？”

“当然，如陛下恩准，他一刻钟后，就将匍匐在陛下的足下。”

“好，好……我准许……甚至我还很高兴。”

王后刚说完这句话，有一个人欢蹦活跳地、肆无忌惮地走了进

---

① 罗马神话中之智慧女神。

来;或者说,从梳妆室的地毯上跳了起来,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微笑着端详着自己的那面镜子里,露出了他那张诡诈的笑脸。

“阿尔图瓦,我的兄弟,”王后说,“呵,说真的,您让我吓了一跳。”

“早安,陛下,”年轻人说,“陛下这一夜过得好吗?”

“过得还好,谢谢,兄弟。”

“早上呢?”

“很好。”

“这是主要的……刚才,我已经猜想,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了,因为我碰见了国王,他还向我高兴地笑了笑呢。这就是表示信任嘛。”

莱奥纳尔做完了头发,王后卸下了薄薄的印度睡衣,披上了上午穿的裙袍。

门打开了。

“嗨,”她对阿尔图瓦伯爵说,“假如您想知道安德烈的什么事情,她来了。”

说着,安德烈就进来了,还挽着一个漂亮的年轻贵族,此人的脸呈淡棕色,一对乌黑的眼珠里透露出高贵而又忧郁的异彩;前额高耸,露出睿智的光辉,举止稳重、严肃。这个威武有力的兵士酷像科瓦贝尔① 或盖恩斯巴勒② 所描绘的那些个个英俊貌美的家属肖像画中的一个成员。

菲利普·德·塔韦尔奈穿着一件精致的绣着银边的深灰色上衣,颜色灰得近乎于黑色,而银边却近乎于铁色;上面横贯着灰白色的襟饰;领带是白的,头发上扑的白粉③,更显示出他面部的轮

---

① 科瓦贝尔一家三代均为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宫廷画家。

② 盖恩斯巴勒(1727—1788),英国名画家。

③ 头发上扑粉是当时上流社会习俗。

廓及其容颜的男性气概。

菲利普的一只手让他的妹妹握着，另一只弯成弧形托着帽子，向前走着。

“陛下，”安德烈虔诚地躬身说，“我的哥哥来了。”

菲利普缓慢而庄严地行了礼。

“塔韦尔奈先生，”王后接着说，“似乎您是第一次来拜访我们啊，谢谢。”

“陛下是不是疏忽了，应该是我感谢陛下。”菲利普回答说。

王后说：

“自从我们分手后，有多少年过去了啊；那是生命的最好的年华啊，唉！”

“对我确是如此，夫人，但对陛下不是这样；对陛下，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那末说，您对美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了，塔韦尔奈先生；要不怎么大家都回来了，只有您一个人还呆在那里呢？”

“夫人，”菲利普说，“拉斐特[①]先生在离开新大陆时，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军官，以便把预备部队的指挥权交一部分给他。拉斐特先生就在华盛顿[②]将军面前举荐了我，将军也乐于接受我。”

“多英俊的军官，”年轻的亲王大声说道，“一位高贵的骑士，能认识您很高兴。”

“您回法国来有什么打算？”

菲利普望着他的妹妹说：

---

① 拉斐特(1757—183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革命初期任国民军司令。复辟时代转为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

② 华盛顿(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早年曾在英国殖民军中服役。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任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起义部队总司令，最后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大人，对于我，我妹妹的利益高于我自己的利益。她要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但是老塔韦尔奈先生尚健在，是么？”阿尔图瓦伯爵说。

“是的，大人，我们有幸家父还健在。”菲利普回答说。

“但不管如何。”王后突然插话说，“我更希望安德烈处于她的哥哥的保护之下，而她的哥哥又要您来关照，伯爵先生。您负责照应塔韦尔奈先生，说定了，是吗？”

阿尔图瓦伯爵做了一个同意的表示。

“您知道吗，”王后继续说，“我们之间关系很密切。”

“和您，我的嫂嫂，关系密切？啊，向我说说吧，我求求您。”

“好吧。塔韦尔奈先生是我到法国来时第一个看见的法国人，而我早就暗自打定主意，一定要让我第一个看见的法国人得到幸福。”

菲利普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他把嘴唇咬得紧紧的，保持无动于衷的神情。

安德烈看看他，又低下了脑袋。

玛丽—安托瓦内特窥见了兄妹俩交换的一个眼色，但她又如何能猜测得到，这个眼神包含着多少日积月累的、痛苦的隐私呵！

玛丽—安托瓦内特对我们在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介绍的事情一无所知。

王后发觉他愁容满面，她把它归结为另外一个原因。是啊，在1774年，法国人像得流行病似的，纷纷爱上了玛丽—戴莱丝的女儿，那么为什么当那么多的人爱上了王储的妻子时，塔韦尔奈先生就不能让这种爱情来折磨一下自己呢？

这个假设没有不成立的任何理由，没有，即使现在已经成为夫人和王后的美女从镜子里所窥测到的，也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玛丽—安托瓦内特把菲利普的唉声叹气归结为这一类

隐私上去了，这就是哥哥方才向妹妹使眼色的全部含义。王后对那位哥哥微笑着，又对那位妹妹报以爱抚的目光；其实，她没有全部猜中，却也不是完全猜错，而且，在这纯洁无瑕的媚态中，也没有什么罪过。王后也是女人，有人爱她总是感到很得意的。有些人希望她们周围的人爱着自己，并且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人也都是非常宽宏大量的。

哎呀！可怜的王后啊，也有些时刻，您向爱您的人报以微笑，会受到别人的谴责，而且您对不再爱您的人这样做，更是徒劳无益的啊！

阿尔图瓦伯爵走近菲利普，这时，王后正在向安德烈询问有关打猎时穿的裙袍用什么做衬里的事情。

"但您是否知道，为什么我将会全力帮助您？"

"大人，不管是什么理由，我将会对亲王殿下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这是因为，我亲爱的塔韦尔奈先生，您不是属于在人们思想混乱的今天，去战场镀金的那种人；您忠诚地履行了您的军人的天职；但您又不是整天躺在功劳簿上的人。在巴黎，没有人认识您，所以我才喜欢您，否则……哦！当然啦，塔韦尔奈先生……否则……您也知道，我是自私的。"

说到这儿，亲王笑着吻王后的手，和善地向安德烈致意，比他与其他女人分别时习惯的做法更带有一层尊敬的表示；接着，门开了，他走了出去。

这时，王后就突然中止了和安德烈的谈话，转身面向米塞里夫人，高声对她说：

"天气太好啦！米塞里夫人，明天，冰就要化了，马上给我备雪橇吧。"

内房第一侍从夫人走出去安排了。

“还有，把我的巧克力茶拿到这儿来。”王后补充说。

“陛下不用早餐啦，”米塞里夫人说，“啊！昨天，您也没用晚餐。”

“您这就错了，我的好心的米塞里啊，昨天我们是吃过晚餐的，不信，请问塔韦尔奈小姐。”

“而且吃得很香。”安德烈回答说。

“但这不影响我喝巧克力茶。”王后接着说，“快，快。我的好米塞里啊，太阳多诱人啊，在瑞士人池塘[①] 一定有不少人哩。”

“陛下想溜冰吗？”菲利普问。

“哦！您会讥笑我们的，美国佬先生，”王后大声说道，“再大的湖，您也见过了，在那些湖上，可以几里几里地溜冰，而在这儿，我们只是挪挪步子。”

“夫人，”菲利普回答说，“在这儿，王后陛下觉得冷得有趣，滑雪好玩；在那儿，我们都要冻死了。”

“啊！我的巧克力茶来了；安德烈，您喝一杯。”

安德烈兴奋得脸都红了，躬身表示谢意。

“米塞里夫人，请给塔韦尔奈先生拿一杯。”

“哦，夫人。”菲利普不胜怅惘地大声说，“陛下没想过吧，给像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可怜的士兵以如此崇高的荣誉。”

“一位老朋友嘛，如此而已。”王后大声说，“今天勾起了我年轻时的一切美好的回忆；今天，我感到幸福、自由、自豪，控制不住啦！……今天让我想起了我首次在可爱的特丽阿农堡[②] 溜跶的情景；安德烈和我一起偷偷去玩的情形；我的玫瑰花、我的草莓、我的马

---

① 在凡尔赛宫左首一个长方形的池塘。

② 凡尔赛宫花园内有两座特丽阿农堡，大的建于 1678 年；小的建于 1755 年。建筑均极为华丽。

鞭草，还有在花坛里的我想叫出它们名儿来的那些鸟儿。总之，一切的一切，直至我很喜欢的那些园丁，他们那慈善的面容总是象征着一朵新开的鲜花、一颗甘美的果子；还有朱西厄[①]先生和这个性格古怪的已离开人世的卢梭先生……今天……我向您说，今天……使我发疯了！哦，您怎么啦，安德烈？您的脸通红；您怎么啦，菲利普先生？您的脸煞白。”

确实如此，两位年轻人面色陡变，对往事的这段回忆他们痛苦不堪。

在王后开始说话时，两个人就已经在勉力听着了。

“我烫着上腭了，”安德烈说，“请原谅我，夫人。”

“我吗，夫人，”菲利普说，“我还不敢设想，陛下垂青，竟把我看成是一个大老爷了。”

王后站了起来……

她的侍女们早已把一顶漂亮的帽子、一件白鼬皮斗篷和一副手套递给她了。

安德烈也很快打扮完了。

菲利普把帽子夹在腋下，跟在两位夫人后面。

王后下了台阶后，鼓声在操场响了起来，卫士的号角声、兵器就位时的嚓嚓声，随着前厅的穿堂风，一起传到宫里来。王室的礼仪，众人对王后的尊崇，这种欢呼声钻入王后的心坎。年轻人本来已经局促不安了，又遇上了这样一个使人陶醉的场面，更觉得头晕目眩了。

王后容光焕发。在她所过之处，兵器肃立，人们纷纷向她躬身致敬，似乎只有一个小老头在忙着什么，忘记了礼仪。

---

① 朱西厄一家三兄弟均为法国有名的植物学家，其中老二贝尔纳·朱西厄(1699—1777)，曾为路易十五布置特丽阿农堡。

他没有低头，只是呆呆地伸长了脖子，出神地凝视着王后和塔韦尔奈。

王后走远了，小老头随着周围逐渐散开的人群，也走了开去。他迈开了他古稀之年的两条苍白的小腿，尽快地跑掉了。

9 瑞士人池塘

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方形的池塘，在美好的季节，池水呈海蓝色，波光粼粼；在冬天，池水结成一大块粗糙的白冰。今天，人们仍然叫它“瑞士人池塘”。

池塘的两岸，各有一条小径，小径上种植着菩提树，在阳光照耀下，欢快地伸长了它们映得红红的手臂；现在，小径上游人如织，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男女老少一个个都来这里观看滑雪橇和溜冰的场面。

时而，在人群中，发出一声声惊叹声，这时，正是胆大心细的圣乔治在溜冰，他溜了一个圈，圈子圆极了，即使让一个几何学家来测量，也不会找出明显的偏差。

在池塘的四周，拥满了观众，他们紧挨着借以取暖，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块五颜六色的地毯。在这块地毯上，白雾缭绕，这是那些挨冻的人呼出的气息；池塘本身，已经变成了厚厚的一面冰镜，更是显得色彩斑斓，特别是呈现出了一幅不断在流动着的景象。

突然，在这群与其说是在步行，毋宁说是在滑行的人流中，产生一阵骚动，响起了一片嘈杂声。

原来是王后刚才出现在瑞士人池塘的一隅，大

家认出是她，便纷纷准备给她让路；这时，王后举手示意，让大家留在原地。

“王后万岁”声此起彼伏；接着，征得了王后的同意，溜冰的人，被推着的雪橇。像通了电那样迅速，在威严的女客人站立的地方，围成了一个大圈子。

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王后身上。

这时，男人们巧妙地一步步移近去，妇女们怀着对王后尊敬的心情，认真地整束衣冠，总之，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混入贵族和高级军官的队伍中去，他们正趋向前去向王后致意。

在众所周知的主要人物中，有一个最最突出的人物，他不像其他人那样随着人流，前去向王后致意，而恰恰相反，当他一认出王后的装束和她的随从人员后，便走下雪橇，急速地走上一条平行的侧道，并和他的随从在这条路上一起消失了。

在这些举止高雅、动作轻巧的溜冰者之间，人们看到了阿尔图瓦伯爵，他也不甘落后，走近他的嫂嫂，前去吻她的手。

接着，他一面吻着她的手，一面向她说：

“您看见我们的手足，普罗旺斯先生是怎样躲着您的吗？”

说话时，他用手指着亲王殿下，这时，亲王正大步地行走在铺着白霜的林间小路上，想拐一个弯去找他那辆四轮马车。

“他不愿意听我的责备呢。”王后说。

“哦！说到他应受到的责备，这和我也有关系；但他怕见您不是为了这个。”

“那么是内心不安吧。”王后高兴地说。

“我会告诉您的。他刚得到消息，絮夫朗[①]先生，那个光荣的得

① 絮夫朗（1726—1788），法国著名海军军官，曾在印度与英国人作战，取得光辉胜利。

胜者，今天晚上就要到了，由于这个新闻十分重要，他想让您蒙在鼓里。”

王后看见在她周围聚着几个好奇的人，他们虽然尊敬他，但却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因此他们很可能听到她的小叔子讲的话。于是她说：

“塔韦尔奈先生，请您费心把我的雪橇送回来，假如令尊在那儿，您这就去拥抱他吧，我给您一刻钟的时间。”

年轻人弯了弯身子，穿过人群去做王后吩咐做的事情了。

人群猜出了这是为了什么，他们有时也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于是，他们扩大了包围圈，以便让王后和阿尔图瓦伯爵交谈更自由些。

“我的兄弟，”这时王后启口说，“请向我解释解释吧，我的那位弟兄一定不让我知道絮夫朗先生的到来，有什么好处呢？”

“哦，我的嫂嫂啊，您，一个女人，又是王后，又是他的敌人，您竟没一下子猜透这个狡猾的政治家的主意，这是可能的吗？絮夫朗先生要来，宫廷里没有一个人知道。絮夫朗先生是印度洋上的英雄；因而，他理应有权在凡尔赛受到一次隆重的接待。但是，絮夫朗先生不宣而至了，而国王却不知道他要来。国王由于不知情，因此就不是故意地怠慢他。您也一样，我的嫂嫂。然而相反，正在这时，普罗旺斯先生却知道絮夫朗要来，因此，普罗旺斯先生就会欢迎这位水手，向他投以微笑，抚慰他，向他朗诵四行诗，就这样，在接待印度回来的英雄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成了法国的英雄了。”

“谢谢您的帮助，我的兄弟。但国王知道了吗？”

“当然，已经通知国王了。”

“您通知的？”

“哦，不是。我让他的海军大臣去通知他的。这些事与我无关，您也知道，我太好玩，太放荡，太任性啦，我管不了这么重大的事

情。"

"而海军大臣本人也不知道絮夫朗先生要来法国吗？"

"啊，我的天啊！我亲爱的嫂嫂啊，十四年来，您先是王储的配偶，继而又是法国的王后，您也认识不少大臣了，您不会不知道，这些先生对重大的事件总归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我就告诉了我们的大臣，他高兴极啦！"

"我完全相信。"

"我的嫂嫂，您着凉了吧，"亲王说，"您的脸颊发青了，我可得告诉您啊。"

"看，塔韦尔奈先生乘着我的雪橇回来了。"

"那末，您不再需要我了，我的嫂嫂？"

"不需要了。"

"这样，请撵我走吧，我求求您。"

"那就分手吧。"

"再见，亲爱的嫂嫂。"

"什么时候？"

"今晚。"

"很好，那么晚上见。"

等王后说完，年轻的亲王以他惯常的优美、高雅的姿势向王后躬身致敬，接着，便在人群中消失了。

当塔韦尔奈离开王后去找雪橇时，他的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但是不一会儿，他的锐利的目光便落到了王后的身上，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小叔子的一番热烈的交谈多少使他有些不安，因为这场谈话把王后不久前对他的儿子的那场谈话打断了。

因此，当菲利普在做完了一切必不可少的驾回雪橇的准备工作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向他做了一个亲切的手势；年轻人有十年没

有拥抱老父亲了，他想按照王后嘱咐的那样，刚想去拥抱他，他就摆手示意他别来，一面说：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做完事再回来，我们好好谈谈。"

于是，菲利普就走开了，这时，男爵正巧看见阿尔图瓦伯爵先生在向王后道别，他高兴极了。

王后走进雪橇，并让安德烈也进去坐在她身旁，当两个穿匈牙利服装的高个儿仆人前来推雪橇时，王后说：

"别推，别推。我不想这样坐雪橇。塔韦尔奈先生，您不溜冰吗？"

"请原谅，夫人。"菲利普回答说。

"请把冰鞋递给骑士先生。"王后命令道，然后又转身面向他说："我说不上是什么让我感觉到，您溜冰和圣乔治一样好。"

安德烈说："早在很久以前，菲利普就滑得非常漂亮了。"

"那么现在，您已经没有对手了，是吗，塔韦尔奈先生？"

"夫人，"菲利普说，"既然陛下相信我，我将尽力而为。"

说完这些话，菲利普已经套上像刀刃一样锋利的溜冰鞋。

他站在雪橇后面，手在雪橇上推一把，就开始溜起来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场面。

圣乔治是一个合乎潮流、风度翩翩的黑白种混血儿，他又是体操能手，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健将。圣乔治猜出，这个敢于在他面前卖弄溜冰技巧的年轻人，一定是他的敌手。

于是，他立即在王后的雪橇周围飞舞起来，举止谦恭，又充满了魅力，在凡尔赛宫的地面上，从来也没有一个一味奉承的朝臣能做得比他更令人称羡的了；他围绕着雪橇，一圈一圈地又快又准确地转着，通过一串串连接起来的圆环，把雪橇紧紧地缠住。因此他每次新划的圆圈总是超在雪橇即将到来之前，而雪橇又把他一次一次甩在后面；这时，他用力把冰鞋一蹬，兜了一个椭圆的圈子，又

重新赶上了被拉下的距离。

任何人，即使只是用目光追随着这个动作，都不能不感到头昏目眩，惊叹不已。

这时，菲利普毫不示弱，他采取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步骤：他以惊人的速度把雪橇向前推去，以致有两次，圣乔治不是赶在雪橇前面，而是落在雪橇后面完成他的圆圈动作；雪橇的速度使在场的许多人吓得叫出了声音。

圣乔治冲上去追赶雪橇，但这时，菲利普又集中全身的力量，踩着冰鞋巧妙地来了一个急转弯，超在圣乔治的前面，并把两只手搭在雪橇上；接着，他又使出海格立斯[①]的神力，把雪橇转过身子，又把它向相反方向猛推出去。这时，圣乔治正在用力向前猛冲，一时急刹不住，还是向前冲去，和雪橇的距离就拉远了。

欢呼声四起，响彻云霄，使菲利普羞红了脸。

这时，王后鼓完掌后，向他转过身子，带着极为激动的、急促的声调向他说：

“啊！塔韦尔奈先生，眼下您稳操胜券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要不，我的命也要送在您手里了。”

他听了，不禁大吃一惊。

① 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一生除暴安良，神勇无敌，完成了十二项英雄事迹。

10 唆使者

菲利普在王后的命令，或者说，在她的请求下，缩紧了钢铁般的肌肉，收住了两条小腿，这时，雪橇猛地刹住了，就像一匹阿拉伯马陷入沙地时，腿关节在打颤一样。

“啊！您去休息吧。”王后颤悠悠地走下雪橇说，“说真的，我从来没想到高速行驶时，精神会那么恍惚，您差一点没让我发疯。”

她的神志仍然是惊惶不定的，竟然不自主地挽住了菲利普的胳膊。

在这打扮得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人群中，引起了一阵慌乱，这就告诉了她，她刚才违反了社会的习俗，又一次犯了不检点的错误，这在嫉妒者和奴性十足的人眼里，是一次不可饶恕的错误。

至于菲利普，他更是对王后这过分宠幸之举惶惶然了，假如王后陛下公开凌辱他，他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害羞，浑身颤抖。

他垂下了眼睛，心都快跳出胸膛了。

王后沉思了片刻，接着又抬起了头说：

“啊！再这样一动不动呆在这里，我觉得我就要

冻僵啦。再来一圈吧。"

说着，她又重新登上雪橇。

菲利普等着王后的命令，但王后没有叫他。

这时，二十来个世家子弟纷纷上前自荐 。

"不，让我的仆人们来推吧"，她说，"谢谢，先生们。"

接着，穿匈牙利服装的仆从们上来扶住了雪橇，她这才说：

"慢点儿，慢点儿。"

说完，她闭上了眼睛，让自己陷入了深思。

雪橇像王后嘱咐的那样，缓慢地走远了，后面跟着痴心妄想的、好奇的、嫉妒的人群。

菲利普孤零零地呆着，擦拭着额上沁出来的汗珠。

他用目光探寻圣乔治，想说几句真挚的褒奖话来安慰他的失败。

但这一位已经接到他的保护人——奥尔良公爵的信息，早已离开这个战场了。

菲利普有一点儿难过，又有一点儿疲乏，对刚才发生的事自己也几乎感到有些害怕，他呆呆地站在原处，目光追随着逐渐远去的王后的雪橇，忽然，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触动他的背侧。

他回过头来，认出是他的父亲。

"您不拥抱我吗，我的儿子?"他说。

他说这些话的口气，像是一个在感谢自己的儿子在竞技场上取得了胜利的希腊大力士的父亲一样。

"我亲爱的父亲，我以我全身心拥抱您。"菲利普回答说。

但是不难分辨出，说话的语调和其内容是很不协调的。

"去那儿！那儿，现在您已经拥抱过我了，快去，快去。"

说着，他把他往前推。

"但您要我去哪儿呢?"菲利普问。

“去那儿呀，真见鬼！”

“去哪儿？”

“是啊，去王后那里。”

“啊！不，我的父亲，不，谢谢。”

“怎么，不！怎么，还谢谢！您疯了么？您不愿意去跟着王后？”

“不，这是不可能的！您别这么想，我亲爱的父亲。”

“什么，不可能！王后正在等着您，您怎么不可能去跟着她？”

“谁在等我？等的是我吗？”

“是啊，是的，王后要您。”

“她要我？”

王后回过头来了，而这已经是第三次，是的，先生、王后已经第三次回过头来了，嗳，看哪，她现在还在回头呢；她在找谁啊，傻瓜先生，清教徒先生，从美洲来的先生，啊！”

菲利普轻轻地耸了一下肩，什么话也不回答。

“你什么也不相信，不相信；那好！”小老头接着又说，语气卑劣，几乎是粗野的，他厚颜无耻地奸笑着，“去问问嘛，去问问戈阿尼[①] 先生，问问洛曾先生，问问沃德勒伊[②] 先生嘛。”

“您根本没在认真地说话，是吗，我的父亲？因为像您这样出身名门的贵族是不可能帮着传播那些敌人造的谣言的，这些谣言不仅污蔑了女人、王后，甚至还污辱了王朝。”

“他还不相信呢，双料笨蛋！”塔韦尔奈大声说。

“这么说，”他说道，“先生，按您的说法，王后有情人？”

“唷！”老头说着，把身子靠在他儿子的胳膊上，并带着魔鬼似

---

① 戈阿尼(1737—1821)，与玛丽—安托瓦内特很接近，路易十八于1814年授予元帅称号。

② 沃德勒伊(1724—1802)侯爵，法国海军军官及政治家，曾获海军少将之衔。

的微笑看着他，“这是为了向您证实，我说这些话没错。菲利普，王后回过头来了；菲利普，王后在找您；菲利普，王后要您去；菲利普，快跑，快跑，王后在等着。”

“啊！”年轻人叫出了声，同时把头藏进了他的两只手掌心里，“以上帝的名义，快住嘴，我的父亲！要不，您要使我发疯了。”

“说真的，菲利普，我真不理解你，”老头回答说，“爱是一种罪恶吗？这证明人是有感情的嘛，何况，在这个女人的眼睛里，在她的声调、举止态度里，难道感觉不出她也是有感情的吗？她在爱，她在爱，我对你说；但你是一个思想家，一个苦行僧，一个公谊会① 教徒，一个美国佬，你不会爱，你啊；那你就让她白白地看你吧，让她白白地回过头来，让她白白地等你吧；你去辱骂她，轻视她，推开她吧，菲利普，也就是，约瑟夫·德·塔韦尔奈！”

小老头用粗野的嘲讽的口吻强调了这句话之后，看出他的话已经产生了效果，于是就像唆使者第一次引诱别人怎样犯罪之后，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菲利普一个人呆着，心里七上八下的，脑袋瓜轰轰作响；他没想到，他钉在原地不动已经半个小时了；也决不会想到王后散步结束回来了，会看着他；也决不会想到，王后在随从人员的簇拥下，经过他面前时，会向他叫着：

“您大概休息好了吧，塔韦尔奈先生？那末来吧，除了您，没有什么人能庄重地领着一个王后去散步。请闪开，先生们。”

菲利普不假思索地、盲目地向王后奔去，昏昏欲醉。

在他把手放在雪橇的扶手上时，他感到被什么灼烫了一下；因为王后懒洋洋地向后仰靠下来，他的手指擦着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头发。

---

① 公谊会，又称教友派，十七世纪创立的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11 “絮夫朗”号

一反宫廷里的常规，国王和阿尔图瓦伯爵对这个秘密讳莫如深，没有走漏半点风声。

谁也不知道絮夫朗先生几点钟来，怎样个来法。

国王已经指定在晚上开始玩牌。

七时正，他和本家的亲王们和亲王夫人们进入了大厅。

王后手上牵着年仅 7 岁的公主来了。

晚会宾客如云，场面显赫。

大家就座后，刚开始开场白，阿尔图瓦伯爵便轻轻地走近王后，向她说：

“我的嫂嫂啊，好好看看周围的人吧。”

“好吧，我看！”她说。

“您看见什么了？”

王后环视了一下周围，在人群中辨别着，在空隙处探索着，看见的不是朋友，就是仆人，在这些人中，包括安德烈和她的哥哥。她说：

“我看见的可都是一张张可爱的脸，特别是朋友的脸啊。”

“别看在场的人，嫂嫂，看看谁不在场。”

“啊！真是啊。”她大声说道。

阿尔图瓦伯爵笑了。

“又不在，”王后说，“啊哈，他总是这样躲着我？”

“不是的，”阿尔图瓦伯爵说，“只是这场笑剧还在继续演呢。那位先生到城门口去恭候絮夫朗特使去了。”

“但是，既然这样，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笑，我的兄弟。”

“您看不出来我为什么笑？”

“当然啦。假如那位先生已经去卡子上等候絮夫朗大人，这说明他比我们精明；既然他将第一个见到他，那就会抢先恭维他一番了。”

“算了吧，亲爱的嫂嫂啊，”年轻的亲王笑着答道：“对我们的外交，您倒还多少懂一点；那位先生到枫丹白露的城堡门口去恭候特使，这是事实，但我们也有人已在维勒茹依夫驿站等着他了。”

“真的？”

“因而，”阿尔图瓦伯爵继续说，“当那位先生在他那城门口等得望眼欲穿时，这边国王一声令下，絮夫朗先生，已经绕过巴黎直奔凡尔赛了，我们正好在这儿等他。”

“这真是神机妙算啊。”

“确实不坏嘛，我对自己还相当满意呢。玩您的牌去吧，我的嫂子。”

此时，在玩牌厅，至少有一百个最高等级的人物，其中有孔代[1]先生，庞蒂埃弗尔[2]先生，拉特雷姆伊先生，和一些亲王夫人。

国王总是习惯用一个六利弗尔的埃居下赌注的，目的不过是想把亲王和宫廷的贵族的赌注略为限制一下，但现在，国王自己却

① 孔代家族是波旁家属的幼支，此处指路易·约瑟夫·孔代(1736—1818)

② 庞蒂埃弗尔(1725—1793)公爵，图罗兹亲王的儿子

没发觉，他竟把口袋里所有的金币都放到桌子上了。

王后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应付自如，装着一心在赌牌，使周围的人看不出一丁点儿破绽。

菲利普也被接纳进赌圈了，他坐在他妹妹的对面，王后对赌牌的热劲儿，使他感到纳闷，又意外地把他的心逗得热乎乎的，于是他所有的感官都在吸收着王后的令人捉摸不透的一举一动。

不管他父亲说的话是真是假，他又想起这些话来了。他自忖：老头也确实是三四个情妇揽权的朝代的元老了，他会真的不懂得时尚风俗的变迁史吗？

“戈阿尼，沃德勒伊，”菲利普内心又重复着父亲的话，“他们爱过王后，也曾为她所爱。”呵！为什么，呵，为什么这恶意中伤还有三分可信，而在被人们称之为深渊的女人的心中，就不能透过一线光明呢？特别是当这颗心是属于王后的话，那么这个深渊就更深沉了！

当这两个人的名字在菲利普的头脑里隐现时，他不由自主地看着坐在桌子尽头的戈阿尼和沃德勒伊先生。他俩由于偶然的巧合，肩并肩坐着，目光并没有转向王后的座位，显得无所牵挂，假如不说漫不经心的话。

因此，菲利普心想，这两个人如真的爱上了，就不可能这样镇静；如真的被爱上了，也不可能这样漫不经心。啊！假如王后爱上他了，他会幸福得发疯的；假如她爱过他，过后又把他给忘了，他会因绝望而自杀的。

菲利普的目光从戈阿尼、沃德勒伊先生身上又移向了玛丽一安托瓦内特。

他仍然是梦思魂牵地在想着，目光又落到了王后纯洁的前额上、如此庄严的嘴上，和如此崇高的眼神上；他在这位夫人的一切动人之处，探寻着对王后的私生活的启示。

“啊，不！纯属诬蔑！诬蔑！所有这些开始在民间传播着的都是诬陷不实之词，而宫廷的一些人出于自身的利益、仇恨和阴谋，又在上面添油加醋，以致就真假难分了。”

当卫士厅的时钟打响七点三刻时，菲利普正在想着这些事。与此同时，传来了一阵骚动声。

在宫殿里，响起了一阵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枪托撞击着石板地面。嘈杂的欢呼声从半开着的门外传进来，引起了国王的注意，他把头向后仰起，想听得更真切一些，接着便向王后颔首示意。

王后理解了意思，即刻就宣由玩牌结束了。

每一位玩牌的人都收拾了面前的东西，等着王后先作出什么反应，再决定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

王后走进接见大厅。

国王在她之先已经到了。

海军大臣卡斯特里先生的一个副官走近国王，向他耳语了几句。

“好，”国王回答说，“就这样安排吧。”

突然，卡斯特里元帅进入大厅，高声说道：

“絮夫朗特使先生，他刚从都隆来，陛下愿意接见吗？”

这个名字是以高昂、轻快、得意的声调宣布的，顿时在人群中产生了一阵难以形容的喧闹声。

“愿意，先生。”国王回答说，“非常愿意。”

卡斯特里先生走了出去。

人们几乎同时都向卡斯特里先生刚出去的门口拥去。

为了解释一下整个法国对絮夫朗先生的爱戴，为了使读者明白为什么一个国王、王后和王室的亲王们对首先看到絮夫朗的兴趣如此之大，说几句话就足够了。絮夫朗这个姓在法国多半就像蒂

雷纳[①],卡蒂纳[②],让·巴尔[③] 一样。

自从和英国人开战以来,或者说,在和平到来前的最近一次战争开始以来,指挥官絮夫朗先生进行了七次大的海上战役,竟然没有遭到一次挫折。他夺取了特林格马尔和贡特罗尔,确保了法国的占有权,建立了海上霸权,并让哈依德-阿里[④] 总督懂得了,法国是欧洲的第一强国。

在战争时,他身先士卒,不惜生命;但在战后,他对部下却是关怀体贴,慷慨大方,亲如手足。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兵,在让·巴尔和杜凯-特鲁安[⑤] 以后,这种素质的水手已经不多见了,现在法国又在絮夫朗特使的身上找到了。

当他进入卫士大厅的正门时,已经有人给急不可耐地在大厅里来回踱着步子的卡斯特里先生传过话了,因此,卡斯特里立即高声叫道:

"诸位先生,絮夫朗先生到!"

"特使先生!"国王兴奋地叫道。国王刚一看见他,就说:"欢迎您到凡尔赛来,您给这儿带来了荣誉,带来了英雄们给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当代人所该带来的东西;我不想和您说到将来,因为这是属于您的。请拥抱我吧,特使先生。"

絮夫朗先生屈膝致意,国王把他扶起来,极其亲热地拥抱了他,这在宾客中引起了一阵欢乐和胜利的悸动。

国王转身面向王后说:

"夫人,这位就是絮夫朗先生,特林格马尔和贡特罗尔的胜利

---

① 蒂雷纳(1611—1675),法国元帅。
② 卡蒂纳(1637—1712),法国元帅。
③ 让·巴尔(1650—1702),法国海军军官,以海战屡胜著名。
④ 哈依德-阿里(1717—1782),南印度迈索尔国的苏丹,曾联合法国与英国作战。
⑤ 杜凯—特鲁安(1673—1736),法国海军军官,在路易十四时期海战中出名。

者，我们的邻居英国人可怕的敌手，我个人的让·巴尔！”

“先生，”王后说，“我对您说不出什么褒奖之词。但您仅仅只需要知道，您为法国的荣誉每开一炮，我的心就会因对您的赞叹和感激而激烈地跳动一次。”

王后的话刚说完，阿尔图瓦伯爵就和他的儿子昂古莱姆公爵[①] 走近去。

“我的儿子，”他说，“好好看看这位英雄吧，机会难得。”

“大人，”年轻的亲王对他的父亲说，“刚才我还在普路塔克[②]的作品中读到了一些关于伟大的人物的传记，但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们。我感谢您把絮夫朗先生介绍给我。”

周围响起了一片窃窃议论声，这个孩子懂得，他刚才说的一句话，将传为美谈。

这时，国王挽住了絮夫朗先生的胳膊，先把他带到他的办公室去，以地理学家的身分先和他谈谈他的旅行生活和这次远征的情况。

但是絮夫朗先生尊敬地表示他另外有事。

“陛下，”他说，“既然陛下对我如此恩宠，请允许……”

“哦！”国王大声说，“您想要求什么，絮夫朗先生？”

“陛下，我的一位军官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触犯了军规，我想只有陛下才能对此作出裁决。”

“啊！絮夫朗先生，”国王说，“我希望您的第一个请求将是一个恩典，而不是一个惩罚。”

“陛下，我万分荣幸地说，陛下将会作出他认为是公正的裁决。

“我听着。”

“在最后一次战役中，这位我向陛下提到的军官登上了‘严峻’号。”

---

① 昂古莱姆公爵（1775—1844），阿尔图瓦伯爵的长子，时年9岁。

② 普路塔克（约46—120），古希腊传记家、散文家。

“哦！就是那艘降旗投降的舰只。”国王皱着眉头说。

“陛下，‘严峻’号船长确实是降旗投降了。”絮夫朗先生弯了弯身子回答说，“英国海军上将赫格阁下正在派一个小划子前去接收军舰，那时，该舰的副舰长，他本是负责保管备用枪炮的，发现停火了，并得到了停止炮击的命令，便登上了甲板；这时，他看见舰旗已降了下来，舰长准备投降——我请您饶恕，陛下——但事实是，他看见了这个场面后，在他身上流着的祖国的热血沸腾起来了。他伸手拿下了在他面前的这面旗子，抓起一把锤子，一面命令重新开火，一面把舰旗钉在熊熊大火下的桅杆上。陛下，通过这样一个事件，‘严峻’号就为陛下保存下来了。”

“做得漂亮！”国王说。

“真勇敢！”王后说。

“是的，陛下；是的，王后陛下；但是，这个行动严重违反了军规。舰长发布的命令，副舰长应该服从才对。因此，我请您饶恕了这位军官，陛下，因为他是我的侄儿，我更殷切地请求陛下宽恕他。”

“您的侄儿！”国王大声说道，“您从来没向我提起过！”

“没向国王提过！但，我已有幸向海军大臣先生打了报告，请求他在我取得对罪人的宽恕之前，什么也不要向陛下报告。”

“赫免，赫免！”国王大声说，“对任何为了替法国国旗和国王的荣誉报仇雪耻而违反了军规的行动，我都预先答应要给予保护。您本应该向我介绍这位军官的。”

“他就在这儿。”絮夫朗先生回答说，“即然陛下同意……”

絮夫朗先生转回身去。

“请过来，夏尔尼先生。”他说。

王后颤动了一下。这个名字她记忆犹新，还没在脑子里抹去。

这时，在絮夫朗带来的一群随从中，走出一位年轻的军官，他

骤然出现在国王的眼前。

王后也挪动了步子向年轻人靠近了些，她本人也为这个故事中的高贵行动所感动了。

但当她听见了这个名字，又看见了絮夫朗先生向国王介绍的那个年轻人时，她停住了脚步，脸变色了，轻轻地咕哝了一声。

塔韦尔奈小姐的脸色也变了，不安地看着王后。

再说，夏尔尼先生，他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脸上除了尊敬的表示外，一无所有。他向国王躬身致意，国王把手伸出来给他吻；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又谦恭地、抖索着回到了自己的军官圈子里，他的同行热烈地祝贺他，热情地爱抚他。

“行了，行了，”国王打破了沉默说，“来吧，絮夫朗先生，来吧，让我们好好谈谈；我早就想听听您的报告，我都把您想疯了。”

“陛下真是皇恩浩荡……”

接着，他带着絮夫朗先生走了几步后，又突然转身向王后说：

“对了，夫人，您也知道了，我让人建造了一艘配备有一百门大炮的军舰，对那艘军舰的名字，我改变主意了，不再像我们先前叫它的那样，夫人，是吗……”

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慢慢地镇静下来了，她抓住了国王瞬间的想法。

“对！对！”她说，“我们就把这艘军舰叫做‘絮夫朗’号吧，我和特使先生配搭儿，做这艘军舰的教母吧。”

直到现在，人们一直还强捺住心中的激情，这时，一齐爆发出来了：

“国王万岁！王后万岁！”

“还有‘絮夫朗’号万岁，”国王补充说道。接着，便带着特使，回到自己的住所。

12 夏尔尼先生

等国王走开后，大厅里所有的亲王及其夫人都向王后围拢过来。

絮夫朗向他的侄子做了一个手势，命令他等着他；夏尔尼行了一个礼表示遵命，接着便留在我们刚才已看见过的圈子里了。

王后和安德烈交换了几次意味深长的眼色后，目光就紧随着年轻人须臾不离，而每一次她看他时，内心就说道：

“就是他，这是毋庸置疑的了。”

塔韦尔奈小姐也向王后做了一个手势，让王后对自己的判断更坚信不疑了。这个手势意思是说：

“啊！我的天哪！是的，夫人，是他，肯定是他！”

正如我们方才已经说过的，菲利普也发现了王后的异样的神情；他看在眼里，不一定知道真正的原因所在，但也泛泛地猜着了一些。

爱的人永远也不会对被他所爱的人印象产生错觉的。

这时，一个穿着红衣主教的庄重的教士袍的人走进宾客云集的客厅，后面跟着一些官吏和高级神

职人员。

王后认出了来的是路易·德·罗昂亲王①，她的目光，从他进门时就一直跟随着他，突然，她掉转了头，甚至于不屑掩饰她一副蹙额皱眉的表情。

红衣主教没向任何人致意就穿过人群，径直来到王后跟前向她躬身致敬，其神情与其说是一个下臣向王后行礼，还不如说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物向一个女人致敬更恰当些。

接着，他向王后陛下说了一句俏皮的恭维话，王后掉转脸，冷冷地说了一句短短的客气话，便又同朗巴尔夫人和波利尼亚克夫人② 交谈起来。

路易亲王对王后的冷待显得毫不介意。他做完了一套礼仪之后，不慌不忙地转过身子，带着宫廷显贵那种优美的姿态，走向国王父辈的堂表姐妹，并和他们长久地聊着天；由于宫廷上下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他在那里却得到了和王后那里得到的截然相反的热情接待。

路易·德·罗昂红衣主教正在年富力强之时，面容严峻，举止高雅；他的脸部特征反映出他才智横溢，和蔼可亲。他的嘴唇线条优美，显得很审慎；手很纤巧；前额微秃，给人以耽于享乐、或善于学习的人的形象。而在罗昂亲王身上，这两者真的是兼而有之了。

国王喜欢他，因为他学识渊博；相反，王后却恨他。

当然，在这件事的幕后，还有其全部的政治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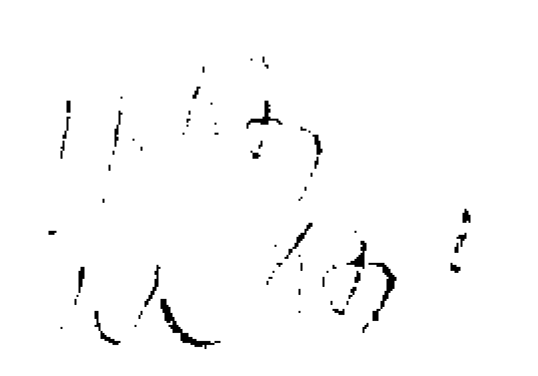
维也纳大使这个职位本是从布勒特叶③ 先生那里撤回，转让给罗昂先生的。

---

① 路易·德·罗昂亲王（1734—1803），法国红衣主教，聪明过人，但举止轻佻，以负债累累闻名。

② 波利尼亚克公爵（1745—1817）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密友。

③ 布勒特叶（1730--1807），法国外交家。



布勒特叶先生力量单薄，难于公开和亲王作对，于是便运用了外交上的手腕来作斗争。他弄到了当时还在做大使的红衣主教的信件的副本或是手迹，在反映这位外交家作出的一些实际贡献的字里行间，专门挑出了他对奥地利皇室恶意中伤的话，把王太子的妻子变成了自己的同盟者。后者早已决心有一天要把罗昂亲王打得一败涂地。

在宫廷里，这种敌对情绪在暗中孕育着，这使红衣主教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每一次他看见王后，他就经受一场冷遇，我们刚才已经披露了一些蛛丝马迹。

他从不向任何人诉苦，但也决不借给任何人一个子儿。他有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小圈子，这其中就有普朗塔男爵，一个德国军官，是他无话不谈的朋友。这个小圈子因宫廷对他粗鲁无礼，就经常安慰他。宫廷里的其他贵夫人，在对待红衣主教的态度上，并不全都像王后那么严厉，也没有推波助澜，落井下石。

王后正在浮想联翩，思潮澎湃之际，忽然红衣主教像个阴影一样钻了出来，大煞风景；因此，他刚一离开她，玛丽一安托瓦内特就舒了一口气，向朗巴尔亲王夫人说：

“这位年轻的军官，特使先生的侄儿，他的这个行动是这次战役最辉煌的胜利之一，您知道吗？大家叫他什么来着？”

“我想，大概叫夏尔尼先生吧。”亲王夫人回答说。

“应该让夏尔尼先生，”王后继续说，“让他本人向我们叙述这次事件的经过，不要漏掉任何细节。去找他去，他还在这儿吗？”

一位军官站了出来，正欲遵王后之命走出门去。

与此同时，她也正向四周张望着，发现了菲利普，就急忙说：

“塔韦尔奈先生，您去看看吧。”

菲利普的脸刷地红了；也可能此刻他在想，他早该领会王后的

意图了。于是他就去找那位幸运的军官，其实自从别人把夏尔尼介绍过后，他的目光就没有从他身上移开过。因此他很方便地就把夏尔尼找到了。

不一会儿，夏尔尼先生就在王后的两位使者的陪伴下走了进来。

在他面前，圈子散开了些，因此王后就能专注地端详他了，而在昨晚，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个子颀长，宽宽的肩膀，笔直的大腿。他的脸清秀而善良，但每次当他睁大了那双深邃的蓝眼睛时，脸部的表情又反映出他那坚毅的性格。

夏尔尼先生早已意外地发现了这位在马车上邂逅相遇的夫人，但仅仅向其他的人掩饰他的惊讶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高尚的美德表现得最充分之处，即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让她本人知道她已经被认出来了。

夏尔尼的目光自然而羞怯，在王后向他说话之前，他的眼睛一直就没抬起来过。

“夏尔尼先生，”王后对他说，这些夫人都有一个意愿——这个意愿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和她们一样，我也有这个想法——这些夫人都想知道这次军舰的全部细节；我请您把这件事详详细细告诉我们吧。”

“夫人，”年轻的海员在一片沉寂中回答说，“我请求王后陛下免了我作这个介绍吧，我不是由于谦虚，而是出于人道作这个请求的，作为‘严峻’号的副舰长，我所做的事，有十个军官、我的同行，也与我同时想到要这样做了；我不过是抢先行动了一步，我的功劳不过在于此；至于要把我做的区区小事作一番介绍，惊动王后陛下，不，夫人，这是不可能的；伟大而尊贵的王后是不会不理解这一点的。

“‘严峻’号的前指挥官是一位勇敢的军官，只是那一天，他晕头转向了。天哪，夫人，您大概也听到最英勇的人说过了，人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勇敢的。当时，他需要十分钟才能醒悟过来；我们誓不投降的决心给了他重新考虑的余地，他的勇气又冲上来了；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我们队伍中最勇敢的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恳求王后陛下不要夸张我的功绩，这样，会同时打击了这位可怜的军官，他现在正终日以泪洗面，后悔这刹那间的软弱。”

“好！好！”王后因兴奋而更显得容光焕发，她一面听着年轻军官的慷慨陈词在她的周围宾客中引起的一阵阵同情的絮叨声，一面感动地说，“好吧，夏尔尼先生，您是一位正直的人，和我以前了解的一个样。”

大家看出王后还将说下去，她将叙述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每个人都可以各取所需，或是一件丑闻，或是一桩秘密。于是，大家围成一圈，屏息静气地听着。

“诸位夫人，你们想过没有，夏尔尼先生对待夫人之仁慈，和对待英国人之无情是同样的。有人向我叙述了有关他的一个故事，我事先向你们宣布，这个故事使他在我的印象中占有最崇高的地位。”

王后接着说：

“事情是这样的，我认识的两位夫人回家晚了，被一群人困住了，这时，她们遇到了危险，真正的危险，情况非常危急。出于偶然，或者更可以说是出于幸运，这时，夏尔尼先生正好经过；他分开了人群，尽管不认识两位夫人，也不可能知道她们的社会地位，他就把两位夫人保护起来了，还一直陪她们到很远的地方……离巴黎有十里路，我想。”

“啊！王后陛下过奖了。”夏尔尼笑着说，显然因为故事走了样，使他放下心来了。

“那好吧，就算五里路，行了吧。”阿尔图瓦伯爵插话说，突然，他也参加了这场谈话。

“好吧，我的兄弟。”王后继续说，“但是，更了不起的是，夏尔尼先生根本就不想弄明白他帮了忙的这两位夫人的名字，他只是把她们带到了她们指定要去的地点，他离开她们后连头都不回，以致最后，当她俩脱离了他的保护后，没有丝毫不安。”

人们议论着，赞叹声不绝；夏尔尼同时被二十位夫人赞美着。

“夏尔尼先生，”王后继续说道，“国王现在大概在犒赏您的叔叔，絮夫朗先生；我嘛，在我这方面，我也想为这位伟大人物的侄儿做一些什么。”

她向他伸出手去。

当高兴得脸色发白的夏尔尼在王后的手上贴上嘴唇时，菲利普脸色陡变，痛苦不堪地把自己藏匿在客厅的巨幅的帏幔后面去了。

安德烈的脸色也发白了，然而，她并不能全部猜出他的哥哥究竟为什么难过。

阿尔图瓦伯爵的声音改变了这个气氛，否则，对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来说，这个场面未免太奇异了。

“啊，我的哥哥普罗旺斯，”他大声地说，“来吧，先生，来啊；您错过了欢迎絮夫朗先生的隆重的场面，说真的，这是法国人将永远不会忘怀的时刻哪！老天爷，您怎么会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呢，您啊，我的哥哥，您不是一向很守时的吗？”

那位先生紧紧抿着嘴，漫不经心地向王后致敬，敷衍了几句。

接着，他对他的警卫队长法弗拉斯低声说：

“怎么搞的，他怎么会在凡尔赛的呢？”

“哦，大人。”后者回答说，“这个问题我已经琢磨一个小时了，还一点儿没有弄明白呢。”

13 王后的一百个金路易

现在，我们向我们的读者已经介绍了，或重新介绍了这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了；我们已经把他们带领到阿尔图瓦的小别墅去过了，也带领到路易十六的凡尔赛宫去过了；我们这就要再把他们带到圣克洛德街的那所房子里，在那儿，法国的王后曾隐姓埋名地和安德烈一起到五楼去登门拜访过。

我们知道，正如上面说的，王后刚一消失，拉莫特夫人就高高兴兴地一遍又一遍地数着这奇迹般地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百个金路易。

四十八个利弗尔一个的双金路易共五十个，摊在这张寒酸的桌子上，在烛火的映照下熠熠放光。它们富有贵族的气派，似乎在傲视着这个简陋的楼阁的所有破烂物件。

"克洛蒂尔德在吗？"她问道。

仆妇迈了几步，走进内屋。

"上这儿来，请看看。"拉莫特夫人接着说。

"妈妈哟！夫人，假如这些都是我的，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罗。"

拉莫特夫人望着老太婆，带着极为轻蔑的神气

耸了耸肩。

“您准备把这些钱作什么用呢？”克洛蒂尔德太太问。

“用在一切地方。”

“我嘛，夫人，依我看，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布置一个厨房，因为现在您有钱了，您要请人吃饭了，是吗？”

“别作声！”拉莫特夫人说，“有人敲门。”

“啊，一点儿也不错。”老太婆说，“我去，我就去。”

拉莫特夫人急急忙忙地把五十个双金路易从桌子上捋到手里，接着又扔进抽屉里。

随后，她一面推上抽屉，一面喃喃地说：

“瞧吧，上帝啊，说不定又来一百个金路易。”

就在这时，楼梯过道的门开了，在第一间屋子里响起了脚步声。

一个男人和克洛蒂尔德太太讲了几句话，伯爵夫人没有听懂意思。

接着，门又关上了。脚步声在楼道里消失了，老婆子手上拿着一封信又走了回来。

“信。”她说，同时把信递给了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仔细地察看了信上的字体，信封和封印。

接着，她把封印移近了灯光，说：

“九个金菱形图案，这是谁家的纹章呢？”

她思索了一会儿，但想不出来。

她极其细心地把信拆开，不让封印碰坏，接着念道：

“夫人，您求见的那个人可以在明天晚上来看您，假如您乐意向他敞开大门的话。”

"就这个吗？"

伯爵夫人又认真回忆起来。

"哦！"她叫出声来了，"我怎么昏了头了？是罗昂家啊，肯定是的！是嘛，我曾经给盖梅内先生和罗昂先生写过信；这两位中有一位给我回话了，再简单不过啦，……这个盾形纹章没有纵横四等分，信是大主教给我的……啊！罗昂红衣大主教，这个滑头，这个讨好女人的家伙，这个野心家；他要来看拉莫特夫人啦，假如拉莫特夫人向他敞开大门的话！……好吧！放心吧，门会向他敞开的……什么时候来！明天晚上。"

接着，她转向正在结束铺床的仆妇说：

"明天见，克洛蒂尔德太太；别忘了早点儿叫我。"

雅纳·德·瓦卢亚彻夜未眠，在思考着她的计划。她借着通宵点着的烛火，用铅笔在记着什么；接着，她对次日的安排已胸有成竹，将近半夜三点钟时打了一个盹；克洛蒂尔德太太和她一样，也没怎么睡，她牢记着女主人的嘱咐，在天蒙蒙亮时，就把她叫醒了。

八点钟左右，她穿上一件雅致的丝裙袍，戴上一顶时新的帽子，算是打扮完毕了。

她的脚上的鞋子，让人看起来既像个贵妇人，又像个俏丽的女人，左颊上，还贴上了一颗假痣，袖口上绣着军人的花饰，她叫人到白菜桥街去替她找一辆双轮人力车来，这种式样的车子在那条街上的广场上是可以找到的。

她本来是喜欢坐轿子的，但那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找，她也就作罢了。

一个身强力壮的奥弗涅[1]人，拖着一辆双轮人力车来了。有人吩咐他要把伯爵夫人拉到皇家广场，在那里，有一座有着南方式拱

---

① 法国中央高原中部地区，荒凉偏僻，当地居民体格健壮，多以畜牧业为生。

顶的旧旅馆，在这座造型过时的大楼的底层，住着一个挂毯装饰商芬格雷，他也同时出租和出售旧家具或其他一些东西，价格还算公道。

奥弗涅人很快地就把人力车从圣克洛德街拉到了皇家广场。

伯爵夫人下车十分钟后，便走近了芬格雷老板经营的旧货行，不一会儿，我们即将在里面找到她。

接下去，便是五花八门质料的内衣，置放在天鹅绒衣服旁边的裙袍，都被挂在铁的、银的、贝壳做的挂钩上。

还有火炬，古人的照片，有浮雕感的灰色油画，装在镜框里的版画及凡尔奈[①]所有作品的仿制品。凡尔奈在当时红极一时，王后对他说话时也是笑容可掬、意味深长的。她说。

“当然罗，凡尔奈先生，只有您才能在法国叱咤风云啊。”

---

① 凡尔奈(1714—1789)，子孙三代均为法国有名画家。

14 芬格雷老板

在皇家广场上，芬格雷老板的旧货行里陈列的一切物品，足以使小资产者眼花缭乱，接着便想入非非了。

招牌上老老实实地写着，这里所有的商品都不是新的；但凑在一起，各具特色，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整体，连自负的商人看了也会出乎意料的。

拉莫特夫人被带进去观看所有这些财物，但她仅仅只看到了在圣克洛德街她的住房里缺少的那些东西。

在巴黎，买不起可以租，在这些租成套家具房间的房客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看见就是占有。”

拉莫特夫人主意早已打定，希望能租的则租，她一眼就看中了一套衬着金黄色丝绸帏幔的家具，因为她的头发是棕色的。

但是，这十件一套的家具和圣克洛德街的五楼的阁楼是绝不相配的。

要把一切安排妥当，还得把四楼租下来，包括有一间前厅、一个餐厅、一个小客厅和一间卧室。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四楼接待红衣主教的施舍；而在五楼，可以接待慈善机关的施舍。也就是说，用富贵来接待那些为了出风头才发慈悲的人；用贫穷来接待另外一些人的捐献，他们怀有偏见，对不需要救济的人，是一个子儿也不会给的。

伯爵夫人就这样打定了主意，目光向陈列室较暗的一面移去，在那一面陈列着水晶质玻璃器皿、镀金物件和玻璃容器；也就是说，她把目光移向了摆着晶莹夺目的奢侈品这一边。

在那个角落里，她看见一个像巴黎市民模样的人，他手里拿着一顶帽子，显得有些不耐烦，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嘲讽的微笑。他的两只手的食指指甲碰在一起，转动着夹在中间的一把钥匙。

这位地道的寄卖行监视人不是别人，正是芬格雷先生。他的伙计早已向他通报了有位坐双轮人力车的漂亮的夫人来了。

在院子里，还可以看见一些伙计，他们穿着清一色的又短又紧的灰色粗呢衬羽纱的制服，长统袜子有几处破了。小腿肚子裸露在外面。他们忙着在翻新一些古老的家具，半新不旧的家具，或者更确切点说，他们把旧沙发、安乐椅和方垫子拆散，取出里面的马鬃和禽毛，把它们垫到新家具里面去。

芬格雷先生发觉他的女顾客可能会看见他伙计的整修工作，从而对这些旧货产生新的看法，对他的生意不利，便关上了通向院子的一道玻璃门，似乎是担心扬起的尘埃迷住了夫人的眼睛……

他停住了脚步说：

"夫人是……"

这显然是在询问。

"拉莫特·瓦卢亚伯爵夫人。"雅纳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芬格雷先生一听见这个响亮的称号，便松开了紧贴着的两只指甲，把钥匙放在口袋里，走上前去。

"啊！"他说，"这儿，没什么适合夫人身份的东西，我还有新的、

好的、漂亮的。伯爵夫人身处皇家广场，决不能让夫人以为芬格雷开的店里的家具没有皇家挂毯店里的东西漂亮。别看这些了，夫人，请，到另一间屋里去看看吧。"

雅纳的脸不觉红了起来。

"用不着，先生，"她说，"我不想买什么新鲜玩意儿。"

"夫人大概是要为朋友的住所增添几样家俱。"

"您是说，先生，朋友的住所。然而，您也明白，对于朋友的住所……"

"非常明白。那么夫人请挑选吧。"芬格雷回答说，他狡猾得就像个巴黎的商人似的，只要他一样能赚钱，卖新的卖旧的，他都无所谓，谈不上伤自尊心。

"那么这一小套金黄色的家具怎么样？"伯爵夫人问。

芬格雷先生笑着说："值八百个利弗尔。"

这个价钱使伯爵夫人吓了一跳；但又如何说得清，瓦卢亚的一个后裔会对一套旧家具感到满意，却又付不起八百利弗尔呢？

她决定发一次脾气。

"嗨，"她大声说，"谁和您说过买来着，先生。我会买这些旧家伙，您想到哪儿去了？只不过是租，况且……"

"您想要这套金黄色的家具，是租用一年么？"

"不，租用一个月。我要在一个外省人家里摆设一下。"

"那么一百个利弗尔租一个月。"芬格雷老板说。

拉莫特夫人思索起来。

"一百个利弗尔租一个月，"她心里想，"这太贵了；但是，也得分析一下：或者是一个月后，我又穷得付不起，那么在我归还这些家具时，挂毯商将对我留下深刻印象；或者是一个月后，我有能力重新订购一套新家具。我原想花掉它五、六百利弗尔的；现在干脆把买卖做大，花掉它一百个埃居再说。"

"我租下了。"她大声说,"这套金黄色的家具放在客厅里,还有所有这些配套的帷帘。"

"好的,夫人。"

"还有地毯呢?"

"在这儿。"。

"还有另一间房间,您给我些什么家具作布置呢?"

"这些绿色的软垫长凳,这些橡木做的大橱,这张曲腿桌子,还有这些绿色的锦锻窗帘。"

"好吧,那么那间卧室呢?"

"一张漂亮的大床,睡在上面保证又香又甜,玫瑰色天鹅绒刺绣提花被,窗帘是蓝色的,壁炉上包金的装饰是仿哥特式[①] 的。"

"梳妆室呢?"

"花边是马利纳[②] 产的。请看,夫人。一个细木镶嵌的衣橱、针线柜,还有绒布衬套的沙发和椅子,壁炉款式高雅,这是从蓬巴杜夫人[③] 在舒瓦齐的闺房里移来的。"

"一共多少钱?"

"一个月吗?"

"是的。"

"四百利弗尔。"

"哦,芬格雷先生,别把我当成了小市民,我求求您。对我这样身分的人,用几块破布是蒙哄不了的。请您想一想吧,每个月四百个利弗尔,每年就是四千八百个利弗尔,花这个价钱,我可以买一座带家具的府邸了。"

---

① 中世纪的尖拱形建筑。

② 比利时城市,以所产花边闻名于世。

③ 蓬巴杜夫人(1721—1764),路易十五的情妇,对路易十五有很大的影响力。

芬格雷老板抓耳挠腮起来。

"您把皇家广场的名声都败坏了。"伯爵夫人又说。

"真的这样，我可就绝望了，夫人。"

"那就看您诚心不诚心了。所有这些家具我只愿意出一百个埃居。"

雅纳在说最后一句话时，声色俱厉，商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后果。

"就这样吧，夫人。"他说。

"还要附带一个条件，芬格雷老板。"

"什么条件，夫人？"

"这就是说，从现在到下午三点钟这段时间里，在我要向您指定的寓所里，这些东西都要放进去，并布置好。"

挂毯商打开了那道通向院子的门，使劲地叫喊起来：

"西尔万！朗特里！雷米！"

三名被叫到名字的伙计跑来了，他们很高兴有个借口可以放下活计，还可以看看漂亮的夫人。

"搬运架，先生们，板车！雷米，您负责装那一套金黄色家具。西尔万，把前厅的一套家具装上板车；还有您，您比较细心些，您负责卧室的那一套。结帐吧，夫人，请便，让我在发票上签字。

一小时以后，她便把四楼的寓所租下了，用不了两个小时，客厅、前厅、卧室都添上了家具帏幔，装饰一新了。

寓所变了模样，窗子都擦拭过了，壁炉里也升起了火。雅纳开始梳妆打扮。她在一块精美的地毯上走动着，在她周围，温暖的火光在饰着挂毯的墙上辉映着。她嗅着几株紫罗兰散发出来的幽香，它们的茎杆欢快地躲在日本式花盆里，花朵儿伸在室内暖洋洋的气氛中。雅纳在这样的气氛下享受了两个小时的幸福。

雅纳简单地用了一餐饭之后，便埋在她的卧室里一张靠着壁

炉的羊圈安乐椅上养神，一方面为了使脑子完全清醒，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她秀美、白皙的面容。

她手上拿着一本书，一只趿着女式高跟拖鞋的脚跷在一只凳子上，等着，同时听着挂钟钟摆的滴答声和偶尔从远处传来的、打破了马雷区安宁的马车声。

她耐心地等着。钟敲响九点、十点、十一点；没有任何人来，不论是乘车的或是步行的。

贞女教堂的钟悲凉地敲响午夜十二点！

主教、马车都没有来；烛光开始转白了；其中有几枝蜡烛在它们镀金的铜烛台上熔化，铺上了一层层半透明的烛泪。

午夜十二点半，雅纳气冲冲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整个晚上，她离开座位去打开窗户，或是向街头深处望上一眼，这样做已经不下一百次了。

街上冥寂无声，就像地球上还没有人类似的。

她让老仆妇服侍着脱下衣服，不肯吃夜宵，打发了老妇，她那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使她越来越厌烦了。

就这样，她孑然一身躺在这张华美的床上，在漂亮的皮帏里面，埋在绫罗锦缎之中，睡得也不比昨夜好些，因为昨夜她虽然心绪不宁，但还存有一线希望。

然而，在她诅咒着恶运，身子辗转反侧，蜷缩伸直，折腾了一会之后，雅纳终于为红衣主教找到了失约的理由了。

首先，他是主教，是大神父，他有千百件事关重大、比到圣克洛德街来拜访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

其次，他并不认识瓦卢亚家这个身材纤细的伯爵夫人，这条理由对雅纳是极大的安慰。哦，当然！假如罗昂先生已经访问过她一次而失约的话，她就不会感到有安慰了。

雅纳为自己找到这个原因需要有所证明才能言之成理。

雅纳控制不住自己了；她从床上跳下来，赤裸裸的仅穿着一件睡衣，走去点燃了长明烛，在镜子里久久地端详着自己。

审视了一番之后，她笑了，她吹灭了蜡烛，又上床睡下；言之成理了。

15 罗昂红衣主教

次日，雅纳毫不气馁，又重新把寓所和她本人打扮了一番。

镜子已经告诉过她，罗昂先生只要多少听别人提起过她，就一定会来的。

七点钟打响了，客厅的炉子燃烧得正旺，突然，一辆四轮马车顺着圣克洛德街的坡道下来了。

从四轮马车上走下来一位穿着宽大礼服的人；接着，在那人走进后，公寓的大门关上了，马车驶进毗邻的一条小街，等着主人。

不一会儿，门铃响了，拉莫特夫人的心狂跳着，旁人大概都能听得见它的跳声了。

几秒钟后，克罗蒂尔德太太走来向伯爵夫人通报：

“前天来信的那个人到了。”

“请他进来。”雅纳回答道。

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鞋子的叽嘎声，一个英俊秀美的人穿着天鹅绒和绸缎的服装，昂首挺胸地向她走来，在这座小寓所里显得异常高大，这些就是雅纳起身接待时的瞬间的印象。

那人没有自报姓名，使她大为扫兴。

因此，她决定做出一个胸有成竹的女人的主动姿态来。

“我有幸和谁说话？”她带着与其说是受惠者，还不如说是施惠者的那种有礼貌的口吻说。

亲王看着客厅的门，老仆妇已经从那道门走出去了。

“我是罗昂红衣主教。”他答道。

于是拉莫特夫人装出羞涩、谦恭的样子，就像对国王那样，恭恭敬敬地回了一个礼。

接着，她推出一张安乐椅；并且一反通常的礼节，她不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一张大安乐椅上。

红衣主教看见可以随随便便的，也就把帽子顺手放在桌子上，正面注视着雅纳，而她也在看他。

“是真的吗，小姐？……”他说。

“是夫人。”雅纳打断他的话说。

“对不起……我刚才忘了……是真的吗，夫人？……”

“我丈夫叫拉莫特伯爵，大人。”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是国王或是王后的精骑兵吗？”

“是的，大人。”

“您呢，夫人，”他说，“您是瓦卢亚家族的后裔吗？”

“瓦卢亚，是的，大人。”

“伟大的姓氏！”红衣主教叉着两条大腿说，“这是很稀有的姓，已经绝代了。”

雅纳听出红衣主教的口气有些犹疑。

“绝代了？并不，大人，”她说，“我还用着这个姓，而且我还有一个哥哥叫德·瓦卢亚男爵。”

“有人承认吗？”

“不需要被承认，大人；我的哥哥富也罢，穷也罢，他总归是瓦

卢亚男爵。”

“夫人，请您多少向我叙述一下这个家族的历史吧，您使我发生了兴趣，我喜好研究纹章。”

雅纳不动声色地、简单扼要地又讲述了一遍读者已经知道的故事。

红衣主教听着，看着。

他并不需要在听讲时勉强装出种种表情来。这有什么用？他根本不相信雅纳的长处和美德；他只是看到她很美，又很穷；他用眼睛看着，这就足够了。

雅纳看出了这一切，猜到了她未来的保护人的邪恶的念头。

“这么说，”罗昂先生无动于衷地说，“您是真的非常不幸罗？”

“我并不怨天尤人，大人。”

“夫人，”他说，“我刚才忘了，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应该是表示歉意。昨天，我给您写条子说，我当天要来的，可是，我在凡尔赛有事，要接待絮夫朗先生，来拜访您是很愉快的，但我不得不放弃了。”

“大人今天还想着我，还是使我感到不胜荣幸；我的丈夫，拉莫特伯爵先生对这趟因贫困而不得不去应付的差使将会十分遗憾，因为这个差使使他没能分享到阁下光临舍下的荣誉。”

“丈夫”这个字眼引起了红衣主教的注意。

“您一个人生活吗，夫人？”他问。

“绝对是一个人，大人。”

“夫人，”他说，“我很想知道，并且我早就想知道，我对您能有什么帮助呢？”

“什么忙也帮不了，大人。”

“怎么，什么忙也帮不了？”

“那又怎样！大人，我看出来了，阁下想给我一些施舍，是吗？”

“啊，夫人！……”

“就这么一回事。施舍，我曾接受过，现在，我不再接受了。”

“我想，您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吧，夫人？”

雅纳不作回答。

“哪怕现在在抵押着也罢，您总有一片土地吧；还有祖传的首饰吧，譬如这个？”

他指了指一个首饰盒子，少妇白皙纤细的手指正在这个盒子上摆弄着。

“指这个吗？”她说。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盒子，我敢担保。可以让我看看吗？”

说着，他抓起了盒子。

“啊！一幅肖像！”

他顿时吃惊地抖索了一下。

“您认识这肖像上的人吗？”雅纳问。

“这是玛丽—戴莱丝的肖像吧。”

“玛丽—戴莱丝的？”

“是的，奥地利的皇后。”

“说真的，”雅纳大声说，“您真这样认为吗，大人？”

红衣主教更仔细地看着这个盒子。

“您从哪儿拿到这个盒子的？”他问。

“是昨天来的那位夫人的。”

“是一位夫人的？”

说着，红衣大主教又一次认真地察看这只盒子。

“我说错了，大人，”伯爵夫人又说，“来了两位夫人。”

“是这两位夫人中的一位把这个盒子交给您的吗？”他将信将疑地问。

“不，她没有给我。”

“那末它又怎么会在您的手中？”

"她遗忘在我的家里了。"

红衣主教陷入了深思，想呀想的，使瓦卢亚伯爵夫人大为疑惑，她想，她还是小心为好。

过了一会儿，红衣主教抬起了头，注视着伯爵夫人说：

"那末这位夫人的名字叫什么？您会原谅我向您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吗？我自己也挺不好意思的，我似乎成了一个审判官了。"

"不认识。我仅仅知道她是一个慈善组织的主持人，一位夫人。"

"从巴黎来的？"

"从凡尔赛来的。"

"从凡尔赛来？……一个慈善组织的主持人？……"

"大人，我接待了这两位夫人，这两位夫人在援助一个可怜的女人时，并没有屈辱她；有一些好心的人把我的情况告诉这位夫人了，她访问我时，在我的壁炉搁板上留下了一百个金路易。"

"一百个金路易！"红衣大主教惊愕地说道，这使雅纳惊动了一下；接着，他发觉这样说，会引起雅纳的惊觉的，于是便跟着说：

"对不起，夫人。别人给您这笔钱，并不使我奇怪。相反，您值得所有好心的人的关怀与同情，而且您的出身就要求他们给您以帮助。使我惊讶的是这位布施的夫人的头衔；通常，慈善机关夫人的手面没有那么大。伯爵夫人，您能把她的模样给我描述一下吗？"

"这位夫人大概不想让人认出她来，她把脸藏在一只相当大的篷式帽子里；另外，她还裹了一件皮大衣，但是……"

伯爵夫人像在思索着什么。

"但是什么？"红衣主教重复道。

"我以为看见了……但我不敢肯定，大人。"

"您以为看见了什么？"

"一对蓝眼睛，嘴很小，中等身材，手很美，颈脖细长，面容高贵

而尊严，口音稍微有些含糊不清。但您大概认识这位夫人吧，大人？”

“不，夫人，不，我不认识她。”

“这幅肖像又怎么样呢，大人？”

“这张肖像总是让我想起……”

“玛丽—戴莱丝王后的肖像是吗？”

红衣主教又沉默了。

但是，很明显，他还在怀疑着什么，这个小盒子出现在伯爵夫人的家里这件事又使他疑虑重重。

玛丽—戴莱丝的这张肖像，她通常使用的这只盒子，红衣主教看见她拿在手上不下一百次，那末它又怎么会落入女乞丐雅纳的手中了呢？

教士满腹狐疑。

早在昨天，他就疑神疑鬼的了。瓦卢亚这个姓氏就告诉他要保持警惕；而现在，他与之打交道的，可不再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女人，而是一个受到王后亲自布施资助的一位亲王夫人。

玛丽—安托瓦内特真的仁慈到如此地步吗？

“那末陪您恩人一起来的那位夫人，您注意了吗？您能告诉我她是什么模样的吗？”

“啊，那一位吗，我看得可清楚啦。”伯爵夫人说，“她身材高大，长得漂亮；她的表情很沉着，气色极好，长得很丰满。”

“那末另一位夫人没有称呼她吗？”

“称呼过一次，但叫的是她的教名。”

“那末她的教名叫什么？”

“安德烈。”

“安德烈！”红衣主教惊叫了一声。接着，他颤抖了一下。

这个动作和其他动作一样，也没逃过拉莫特伯爵夫人的眼睛。

红衣主教这才明白该如何办了，因为安德烈的名字消除了他的一切疑虑。

确实是这样的，在大前天，已经有人说过，王后和塔韦尔奈小姐一块儿到巴黎来过。在凡尔赛，已经风传着王后夜里回家被关在门外，以及国王和王后夫妻间拌嘴的轶事了。

红衣主教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在圣克洛德街，既没有陷阱，也没有阴谋。现在，拉莫特夫人在他的眼里就像是正直女神那样美丽和纯洁了。

然而，亲王毕竟当过外交家，他觉得应该最后再考验一下。

“伯爵夫人，”他说，“我得承认，有一件事特别使我吃惊。”

“哪一件事，大人？”

“这就是凭您的姓氏以及您的称号，您竟没有向国王提出请求。”

“但是，大人，我已经向国王递上了二十份折子，二十份申请书了。”

“毫无结果？”

“毫无结果。”

“但是除了国王之外，王室所有的亲王都会接受您的正当的要求的。譬如说，奥尔良公爵先生就很仁慈；何况，他就经常爱干那些国王不愿做的事情。”

“大人，我已经托人恳求过奥尔良公爵殿下了，但没有用。”

“还有阿尔图瓦伯爵先生呢。放荡不羁的人有时会比乐善好施的人更能做出一些高贵的行为。”

“可惜阿尔图瓦伯爵大人和奥尔良公爵殿下和法国国王陛下并无区别。”

“啊，我的上帝！我们居然忘了……”

“忘了什么？”

“忘了那个您早该和她第一个打交道的人。”

“我早该和谁打交道?”

“向乐善好施的女当家啊,她从来也没有拒绝过别人正当的求援,也就是说向王后啊。”

“从来没有。”

“至少,您大概曾经试过站在王后要经过的地方,让她发现您,并把您召进宫去,这倒不失为一个办法。”

“我从来没这样做过。”

“说真的,夫人,您说的话真令人难以置信。”

“都是真话。事实上,我只到过凡尔赛两次,只看见过两个人。一位是路易大夫,他曾经在王宫医院替我那不幸的父亲治过病,还有一个就是塔韦尔奈男爵,我就是被推荐给他的。”

“塔韦尔奈先生向您说过些什么呢?他完全有能力把您引见给王后的啊。”

“他回答我说,我想得太不周到了。”

“这话怎么讲?”

“不该在名义上向国王要求承认亲戚关系,这样当然会引起陛下的反感,因为穷亲戚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

“他真是一个自私、粗暴的男爵。”亲王说。

接着,他又想起了安德烈到伯爵夫人家走访的事。他想着:

“事情也真蹊跷,父亲把提申请的女人打发走了,而王后却又带着他的女儿到她的家里去。嗯,应该在这个矛盾之中发现一些线索。”想到这里,他又高声说道:

“我以贵族的身分发誓,我听了一个请愿的女人、一位第一流的贵妇人说,她从未看见过国王、也没有看见过王后,我真是奇怪极了。”

“如果不算在肖像上看到的话。”雅纳微笑着说。

“那好啦！”红衣主教大声说，他这一次是真的相信伯爵夫人的无知和真诚了，“如果需要，我将亲自把您带到凡尔赛去，我叫人向您敞开它的大门。”

“呵，大人，您可太好了！”伯爵夫人喜出望外，大声说道。

确实如此，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得不使伯爵夫人感到惊讶万分；在十分钟之前，红衣主教还拿着一副亲王架子，随随便便对待她呢。

雅纳的目光就像出弦的箭那样，不是直射在红衣主教的心上，就是射进了他的感官之中。不论他包藏着的是奢望之火还是情欲之火，总之，有一把火在他胸中燃烧。

罗昂先生也算得上是情场老手了，暗下也不得不承认，像这样迷人的女人还不多见。

“而从今天开始，”红衣主教继续说道，“您将永远会得到我的关心照顾了。”

“这么说来，红衣主教先生，那我们就达成一个协议吧，这将会使我高兴一辈子的……”

“果真如此，伯爵夫人，我们就达成这个协议吧。”

“那么就这样说定了，大人，您对拉莫特·瓦卢亚夫人进行过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了。我也不要求别的。”

“但这个要求也就足够了。”风流的红衣主教回答说。

“啊，这太好了，大人。”

红衣主教弯了弯身子。

“要知道，”伯爵夫人继续说道，“在像您这样一个日理万机的人的卓越高尚的思想里，我还占据着一个位置，不管这个位置是多么微不足道，就这一点，就足以使我整整一年得到自慰了。”

“我们现在成为朋友了，夫人。说定了，起过誓了，是吗？”

“我是很愿意的。”

红衣主教站了起来，向拉莫特夫人走去；但由于他对这么一个普通的誓约过分热情，手臂张得太开了点儿，伯爵夫人巧妙而又温柔地避开了他的拥抱。

"三个人的友谊。"她带着特有的天真的和嘲讽的口吻说。

"怎么是三个人的友谊？"红衣主教问。

"是嘛；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还有一个可怜的精骑兵，一个被流放的、别人称作拉莫特伯爵的人吗？"

"啊，伯爵夫人，您的记性真是糟糕透啦！"

"但我应该向您说起他啊，既然您刚才没有对我提到他。"

"伯爵夫人，您知道刚才为什么我没有提到他吗？"

"说说吧。"

"这是因为他本人将会说到自己的；做丈夫的是从来不会忘了自己的，请相信我吧。"

"假如他说到他自己呢？"

"那么人们就必然会说到您，因此又会说到我们了。"

"这是什么意思？"

"譬如说，人们会说起红衣主教罗昂先生每星期要上圣克洛德街上的拉莫特夫人家三次、四次或者五次，拉莫特伯爵对此表示乐意或是不乐意。"

"假如是您出门，而不是我出门，怎么样？"

"也就是要我到您的府上去，要我去，大人？"

"您真可爱。说实话吧，我不是说去我的府邸，我另有一座房子。"

"说得干脆些，是一座'藏花楼"吧。"

"不对，这座房子属于您的。"

"啊！"伯爵夫人叫出声来，"一座属于我的房子。那末在哪儿呀？我不知道这座房子啊。"

红衣主教刚才已经坐下去了，这时又站了起来。

“明天，上午十点钟，您会得到这所房子的地址的。”

伯爵夫人的脸红了，红衣主教亲昵地拿起了她的手。

他这一吻既带着尊敬，又不乏温柔和大胆。

这两个人施礼告别时，都有礼貌地微笑着，预示他们即将发生的亲密关系。

“为大人照路。”伯爵夫人叫道。

老太婆走出来，为大主教照亮了路。

神父走了出去。

“啊！”雅纳心里想，“我似乎觉得已经在人间迈了一大步。”

“行了，行了。”红衣主教登上他的华丽的四轮马车时想，“我一箭双雕了。这个女人聪明绝顶，肯定会让王后上当的，正如她对付我那样。”

16 麦斯麦和圣马丁

历史上的巴黎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无忧无虑，无所事事的时代，那时所有的巴黎人都热衷于研究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天，只有那些人们称之为废物的富翁，和那些人们称之为懒汉的学者才会去研究。

在 1784 年，即我们所涉及的这个时代，最时髦的、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在空气里浮荡着的，在一切稍有教养的人们的脑袋瓜里盘旋着的问题，就是麦斯麦学说，它像山中的雾霭一样在弥漫着。麦斯麦学说是一门神秘的科学，其定义却比较含糊，它的发明家们没有说清楚。这些人，从一项发明问世之日起，根本就没有感到有要把这项发明大众化的需要，于是便听任给这项发明按一个贵族的头衔起了一个人的名字，而不是给它起一个从希腊文里找来的合乎科学的名字；其实过分害羞的、谦逊的近代科学家，就是借助于这些科学的名字来普及今天所有的科学成果的。

玛丽—安托瓦内特请求国王准许她去访问麦斯麦大夫时，就同时告诉了我们，麦斯麦大夫在巴黎。

因此，请允许我们给麦斯麦大夫作一个扼要的介绍。他的名字，在今天也只有他的一小批信奉者还能记住，但在我们想描绘的那个时代，却是家喻户晓的。

麦斯麦是在德国通过一篇关于星球的影响的论文起家的。他试图证明，天体根据产生它们相互间引力的力量，借助于充满整个宇宙的微妙的流质为媒介，对有生命的躯体，特别是对神经系统产生着影响。但他们的第一个论点是极为抽象的。要理解它，还得精通伽俐略[①]学派和牛顿[②]学派的科学。这是星体的变幻莫测的现象及其设想的大杂烩，我们不说它不能普及，但至少不能贵族化；因为要承认它的话，贵族院就要转变成学术研究机构了。于是，麦斯麦放弃了第一个理论，投身到磁力研究上去了。

麦斯麦也真不走运，到达维也纳时，就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这个对手名叫阿尔，他宣称，麦斯麦剽窃了他的方法。看到这样的情况，麦斯麦作为富有想象力的人，即刻宣布他要放弃磁力学，认为它没有用，并说，金属的磁性治不了病，只有动物间的磁力才能治病。

但这个论点，不过是旧调新弹，并不说明是一项新发明；磁力学自古有之，早就在埃及的奥义传授仪式中使用过，并在希腊的毕达哥拉斯[③]哲学中提出过，在中世纪又被传统地继承下来了；有人捡起了这门科学的一鳞半爪造就了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巫术师。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信奉异教，在烈焰中被烧死，成为异教的殉教徒。

---

① 伽俐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主张研究自然界必须进行系统的观察和实验。

② 牛顿(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他在伽俐略等人的工作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建立了经典力学基础的“牛顿运动定律”。

③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古希腊数学家，唯心主义哲 家。

麦斯麦想起了一位希腊的哲学家，他否认物质的运动，而他的敌手却在实践中附和了他的看法。他来到了法国，在斯托尔克大夫和眼科医生温赛尔大夫手中接过了一个 17 岁的小姑娘，她得了肝病和黑朦症；经过三个月的治疗，肝病痊愈了，盲人看见了光明。

这次治疗的成功说服了不少人，这中间有一个名叫德隆的医生，他本是麦斯麦的敌人，一下便转变成他的信奉者了。

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威胁着麦斯麦。他的学生德隆大夫，掌握了麦斯麦拒绝别人以三万利弗尔一年收买的这项出色的专利，挂出了麦斯麦弟子这块牌子，在自己的家里开了一个诊所。

麦斯麦得知了这个使他深感痛苦的消息后，他厉声疾呼有人冒牌，有人欺骗，他差点儿发疯了。这时，他的一个病人，贝加斯先生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提出利用杰出的教授的新发明合伙做生意；于是就成立了一个一百人组成的董事会，基金是三十四万利弗尔，条件是教授必须把他的理论告诉给股东们。麦斯麦同意了这个建议，拿到了资金，又回到了巴黎。

因此，法国人民也就不可抗拒地被麦斯麦关于流体的神秘的解释所左右，所诱惑，按这种学说的信奉者的说法，这种流体能使病人恢复健康，使疯人恢复理智，使智者神经错乱。

人们到处在关心着麦斯麦。他做了些什么？在谁的身上他实现了他那神圣的奇迹？他又使哪一位老爷恢复了视力，带来了青春？他又使哪一位昨夜沉湎于赌博的夫人消除了疲劳，安定了神经，他又使哪一位少女在一次磁性作用中看清了她自己的未来。

就这样，这个人刚到巴黎时，没有任何人支持他，甚至连他的同胞，一贯关怀本国人民的王后也不支持他；这个人如果没有往后背叛了他的德隆大夫的声援，很可能还在黑暗里呻吟；这个人现在却完全能控制公众舆论，把人们从不议论的国王、把人们还没议论到的拉斐特先生、把人们不再议论的内克先生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如同这个世纪肩负着一个任务一样，这就是赋予每一个生灵以才干，让每一颗良心满足感情的需要，给予每一个肉体以足够的养料，于是，在唯物主义者麦斯麦的对立面，又崛起了一个唯心主义者——圣马丁①，此人的学说可以用来安慰被那个德国医生的实证论伤害了的所有的心灵。

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有这么一个无神论者，他信奉着一种比宗教本身还要温和的教义；一个共和党人，他却对国王们充满了敬意并另眼相看；一个享有特权的贵族，他既仁慈、和善，又爱护老百姓；人们便面临着此人的三发糖衣炮弹，这个人还天生赋有最有逻辑性的、最能诱惑人的雄辩才能来反对地球上的偶像，他称他们为精神失常的人，唯一的理由只是他们是超凡的人。

最后，大家也可以想象出伊壁鸠鲁② 这个人，他扑着白粉，上身穿绣花衣和鳞片闪闪的外套，下身穿着绸缎做的套裤，长统丝袜，脚上套着红高跟鞋。伊壁鸠鲁不仅仅满足于推翻他不信奉的上帝，还要动摇他称之为一群偶像组成的政府，因为这些人永不能齐心协力，几乎总是把人类推向不幸，以行动来反对社会的法律。他用一句话来废止它，即：法律似乎只能惩罚与它意见不合的人，它只是惩罚表面现象，而不深究其根源。

现在，你们可以设想，这个自命为默默无闻的哲学家的引诱者，他为了把人们圈进标新立异的思想范畴里，充分发挥了他的想象力，把他答应给人们的理想中的天堂说得天花乱坠。他不再说：人人平等！既然这是荒谬的。他发明了这么一个口号，甚至否定这个口号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地说出来，这就是：

---

① 圣马丁（1743—1803），法国作家和哲学家。

② 伊壁鸠鲁（前 341—前 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仁智者为王！

就这样，这两个人，一面梦想着上帝，消灭基督教，一面处心积虑地给精神、给物质戴上荣誉的桂冠。他俩把法国所有理智的人，所有的天理常情分为两个阵营、两种需求。

就这样，在麦斯麦那个流溢着各种福利的小木桶周围，聚集了所有耽于官能享受的人，以及在这个衰退的民族里崇拜唯物主义的信徒；而在谬论和真理的教义周围，却又聚集着那些虔诚的、慈善的、多情的善男信女，他们尝过了异想天开的乐趣，现在渴望着实践。

假如，在这两个特权阶层的势力范围之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假如说各执己见的叫声汇聚成轰然的雷鸣，就如无数支亮光汇集成霹雳闪电的话，人们才会了解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康者和庶民的复杂多样性，这些人在以后被人称为第三阶级，他们仅仅猜测到有人在管理着他们，而他们失去了耐心，不再能容忍，强烈地渴望着像普罗米修斯[①] 那样去偷窃圣火，把将会属于他们的世界点亮。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将自己管理自己。

密谋已在商议，一个个小团体已经组成，社会政党仍各自为政，也就是说还有国内战争和封建专制，这就是思想家综合上述的一切社会现象时看到的两个结局。他们还没看见这个社会有重生的希望。

唉！今天帷幕已被撕开，今天，普罗米修斯式的庶民大众在他们自己偷窃来的解放之火引导下，翻过十次身了，那末请你们告诉我，在这离奇古怪的十八世纪的最后的岁月里，思想家们除了看见

① 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曾从天上盗取火种，并传授给人类多种手艺。

世界的肢离体解，重见了恺撒[1]死后、奥古斯都[2]登基前相仿的现象之外，还能看见什么呢！

回到表面上来吧。在继续正视现实的同时，对一个小说家而言，我们可能对此已讲得太多，而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又可能还讲得太少。

---

① 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后建立独裁政治。

② 奥古斯都(前63—后14)，古罗马皇帝(前27—后14)，恺撒之甥孙及养子。恺撒死后，他与安东尼、李必达结成三头政治、打败刺杀恺撒的元老派贵族。后又与李必达争权，入侵埃及，并于公元前27年称帝，是为罗马帝制之始。

17 小木桶

在前一章里，我们力图描绘的一幅时代风俗画，可以让读者看清楚，为什么巴黎人对麦斯麦开诊治病的场面有着不可言状的热情。

因此，国王路易十六假如不是出于好奇心，至少也是出于对他在巴黎这块宝地上影响颇大的新生事物的器重，便允许王后也去看一次大家已看过的东西，但有一个条件——大家也许还会记得的——这就是这位显赫的参观者必须由一位宫廷贵妇人陪着去。

这是罗昂红衣主教先生出访拉莫特夫人后两天的事情。

气温回暖了，解冻了。一队队清洁工因为终于度过了严冬，一个个面露喜色，神采飞扬，带着战士开挖堑壕的那股子热情，把肮脏的、化成一条条黑色溪流的残雪堆进了污水沟。

当一清如洗的湛蓝的夜空上闪耀出第一批星星的时候，穿着入时、外表完全像个女财主的拉莫特夫人乘着一辆克洛蒂尔德太太为她选中的最新的出租马车到来了。它在旺道姆广场的一家房子前面停下

了。这座房子气派很大，从高大的窗户里射出耀眼壮丽的灯光，把整个屋子的正面都照亮了。

这座房子就是麦斯麦医生的住所。

除了拉莫特夫人的马车以外，还有不少车马随从和双轮马车停在房子的前面；此外，除了这些车马随从和双轮马车外，还有二三百个好奇的人在泥泞的路面上徘徊，等着观看痊愈的病人走出来，或是待诊的病人走进去。

这些病人几乎都是富人，而且是有爵位的。他们坐在漆着纹章的车舆里到来了，并让他们的仆役搀扶着下了车。这些裹在毛皮外套里或包在缎子披风里的一只只新颖大包袱似的身躯对在门口守候着的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不幸的人们可算是一个不小的安慰，他们的存在足以证明上帝造就出健康或不健康的人时，并没有查看他们的家谱。

正是在这个哼哼唧唧、讥讽挖苦、啧啧称羡，特别是悄悄议论的人群中，拉莫特伯爵夫人蒙着面，昂着头，迈着坚定的步伐穿了过去，在她身后人们纷纷地说着：

"啊，这一个女的可不像有什么大病。"

但请大家不必误会，这句话完全不表示没有议论。

因为，假如拉莫特夫人压根儿没病，她到麦斯麦的家里又是干什么来着？

假如人群像我们一样知道我们刚刚叙述过的事情，他们就会懂得没有比这个问题更为简单的了。

原来是罗昂红衣主教先生的一番谈话，特别是红衣主教对被遗忘或是遗失在她家的那个带肖像的盒子的非同寻常的兴趣，引起了拉莫特夫人的反复思索。

由于这个照片盒子的女主人的名字让红衣主教突然变得对她可爱可亲起来，拉莫特夫人想出了两个办法来打听这个盒子主人

的名字。

起先，她用的是最容易的法子。

她先是到凡尔赛去询问在慈善救济会里有没有两位德国夫人。

在那儿，大家猜也猜得出来，她什么也打听不到。

然而，既然在雅纳家里，这两位夫人的举止有些神秘的东西，既然在罗昂先生的惊讶和保留中有一些神秘的内容，那也就应该神秘地去打听这么许多谜的谜底。

此外，以雅纳的性格而言，她认为在未知中求知，是极大的乐趣。

她早就听人说过，在巴黎，一些日子以来，有一个人，一个抱有宗教幻想的人，一个玩弄幻术的人找到了在人身上消除病魔和苦痛的方法，就如往日基督能在魔鬼附身的人身上驱除魔鬼一样。

她还知道，这个人不仅能治肉体上的病，还能消除人的隐痛，把人的灵魂拯救出来。

不仅如此，这个灵魂在暂时统治它的人的第一声命令下，一旦飞出身体的囹圄之后，就奔向世界，和其他灵魂混杂在一起，不断地探测它们，无情地搜索它们，就像猎狗把躲在灌木丛中的、自以为极为安全的猎物引出来那样，这个灵魂最终也把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秘密给赶出来了，并跟踪它，赶上它，终于把它奉呈在主人的脚下。这和驯养有素的隼鹰捕食时的情景酷似，为了他的主人——驯养隼鹰的人，它们翱翔在云天之下，四处寻找着命中注定将受它残酷奴役的鹭、竹鸡或是云雀。

很多不可思议的秘密就这样被发现了。

迪拉夫人就是用这个方法找到了一个在哺乳期被偷走的婴儿；尚托内夫人找到了像拳头一样大小的一条狗，为了得到这条狗，她大概会把地球上所有的孩子作为代价的；还有沃德勒伊先

生，他找到了一鬈头发，他本来会拿出他的一半财产作交换代价的。

这些口供都是被男女占卜家运用了麦斯麦医生的磁力学方法，套出来的。

因此，人们可以来到这位杰出的医生的诊所里，挑选一些急于要知道的秘密让奇妙的占卜术显灵；拉莫特夫人想在就诊时，能够和她朝思暮想的凤凰见面，再想方设法发现这个盒子的女主人。就目前而论，这是她最大的心思了。

这就是她为什么像一阵风似的走进候诊室的原因；病人也是首先集中在那儿的。

我们请读者原谅，对这个候诊室我们必须另外作一番专门描述。

我们直截了当地介绍一番。

寓所分为两个房间。

当人们通过前厅，给值班的看门人看过必要的证件后，就被引进一间客厅，客厅四周的窗户关得死死的，在白天，遮挡了光线和气流，在夜晚，阻挡了外来的噪声和晚风。

在客厅正中，挂着一盏大吊灯，吊灯里的烛光微弱、昏暗。在吊灯下，有一个盖着盖子的大桶。

就外形而言，这个桶并无高雅之处。它没有什么装饰，也没有什么帷幔之类的东西遮住它四周裸露着的金属侧面。

这个桶，也就是人们称之为麦斯麦的小木桶。

究竟桶里盛着什么宝贝？没有什么比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更为简单的了。

桶内几乎完全盛满了以硫作为主要成分的水，桶盖下面的臭气都聚集在水里，并把这臭水灌进一排排整齐地插在桶底的瓶子里。

这样，就产生了这两股神秘的水的交错对流，借助于这两股水的影响，病人就能得到治疗。

桶盖上焊着一个铁环，铁环上系着一根长绳子。我们只需在病人身上瞥上一眼，就可知道其用途了。

我们刚才看见走进寓所来的这些人，一个个面容苍白，有气无力地坐在大桶四周的安乐椅上。

男女混杂在一起，他们表情淡漠、严肃，或是不安，在等待着治疗的结果。

一个仆役拿着扣在大桶铁环上的绳子的一端，把病人的四肢一圈一圈地绕起来；这样，所有的病人都被一根绳子捆住，同时承受着桶内发出的电流的效应。

接着，为了使传输给每个病人、并在他们身上变化着的动物磁气始终保持畅通，病人遵照医嘱，特别注意相互接触，或是用手肘，或是用肩胛，或是用脚，这样，救命的小木桶便能同时给每个人体输送强烈的热力和它的再生力。

在木桶四周围了二三十个病人。一个像病人一样默不作声的仆役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绑起来，绑成像拉奥孔① 和他的儿子们被巨蟒缠住时那个样子。接着，这个人给每个人发一根铁钎后，就悄悄地退了出去。这些铁钎分别插入木桶的孔里，作导线用，以便使麦斯麦流体能更直接地发挥疗效。

起先，刚进行治疗时，先在大厅里注入一股温和而暖人心脾的热气，它先使病人有些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接着，温度由地板朝天花板方向逐渐上升，不久，气中就弥漫着一股幽香。在香气的侵袭下，再倔强的头脑也变得昏昏沉沉，俯首就范。

---

① 拉奥孔，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祭师，因泄漏天机，触怒天神，和两个儿子同时被巨蟒缠死。

这时，病人的灵魂就在这个使人软绵绵懒洋洋的气氛下完全超然了。忽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支悦耳动听的音乐，像一支微弱的火焰在这温暖和芬芳的气氛中弛张。

这支乐曲像水晶一样纯净，又像从水晶发出来似的。它以不可抗拒的魔力，攫住了病人的每根神经。它仿佛是一种使动物本身感到震惊和迷惑的一种自然中的神秘和陌生的声音，又仿佛是在巨岩间回荡着的风的呜咽。

不一会儿，在风琴声中，又渗进了和谐的歌声，两相聚合，就像一大簇鲜花；零落的音符又像是洒在病人头上的花瓣枝叶。

病人的脸开始是惊惶不定，继而，又因全身的感官得到了享受，又慢慢地表现出怡然自得的神情。灵魂退却了，人体所有的欲念对它围而攻之，它飞出了隐匿之地，并在全身上下自由地、畅通无阻地扩展伸张，它终于超脱了、蜕变了。

其时，每一位病人手执系在桶盖上的一根铁钎，并把这根铁钎引向自己的胸膛、心口或是更为奇特的病灶——头脑。

这时，当痛苦和不安代之以真福时，请大家设想一下病人脸上的表情变化，并在脑中再现一个这些病人因得到官能的满足而表现出来的那种迷离昏沉的状态，以及不时被声声叹息所打破了的、笼罩着整个气氛的静谧吧。果而如此，你们就不难精确地想象出距今三分之二个世纪之前，我们刚才描绘的场面了。

现在，关于演员，另外专门说几句话吧。

首先，可把演员分成两个阶层：

第一部分人，他们确实是生病了，这一部分人，我们说，是真正的演员，他们来到这间大厅，真是为了得到治疗，他们也是全心全意想达到这个目的的。

另一部分人，不是因为多疑，便是纯粹出于好奇而来。他们根本就没有生病，走进麦斯麦的家，就像走进一家剧院似的。

第一部分人都是麦斯麦的狂热的信徒，也许是出于感激才和他的理论结上了缘分。在这些人中，可以看到一位少妇，她的身材窈窕，脸盘子很美，穿着略微别致了些。她也在接受治疗，手上拿着铁钎，在自己的头上和上腹加上了最大的剂量，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开始滚动起来，似乎在她身上，一切都松软下来了，她的双手在最初阶段的神经的骚乱下颤抖着，表明流动的磁力已经渗透进她的体内了。

这时，病客中的大部分人，惊奇地把眼睛盯着这个少妇，其中有两三个人，互相向对方倾侧着身子，大概在交换着什么不寻常的想法，这就更加强了周围的人的注意力。

在这些人中，就有拉莫特夫人，她手里攥着刚才穿过人群时罩在脸上的缎织假面具、毫不惧怕、或是不怎么担心被别人认出来。

然而，在她所看见的一切之中，最能引起她注意的，无疑就是已经被麦斯麦电流感应的那位少妇的脸。

“啊！”她轻轻地叫出了声，目光并未从漂亮的女病人身上移开，“不必怀疑了，她肯定就是那天晚上来给我施舍的那位夫人，也就是罗昂先生向我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的非同寻常的对象。”

对大多数病人来说，刺激像通电似的是相互感染着的，头脑里充塞着声音和香味。一切神经性器官都被刺激起来了。顷刻间，男的、女的都以他们年轻的女伴为榜样，开始叹息、嘘气、叫喊，晃动手臂、大腿和脑袋，直截了当地、不可抗拒地大发作了，大夫把这种发作称为骤变。

在这时刻，一个男人走进房间，谁也没看见他进来，谁也说不出来他是如何进来的。

他像太阳神一样从木桶里钻出来的吗？他是水中的阿波罗，他本身就是凝聚在这间大厅之上的芬芳缭绕的雾气吗？然而，他确是陡然出现在那里的。他身穿淡紫色上衣，看上去既柔和又醒目。他

那张苍白、聪颖、清秀、俊美的脸给他的出现更添上了一道神奇的色彩。

他手上拿着一根长棍子，把这根棍子撑在、或是说浸在那著名的小木桶里。

他做了个暗示，几扇门大开，二十个身强力壮的仆役奔过来，每个人敏捷地抓住一个开始在安乐椅上摇来晃去的病人，要不了一分钟，就把他们抱到隔壁的大厅里去了。

当治疗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特别是因为那位年轻的正在痉挛的女病人，整个身心都沉浸其中，忘乎所以，而使治疗变得非常有趣的时候，拉莫特夫人也和其他观看的人一道走进了另一间就诊室，忽然听到一个男人大声说：

“是的，就是她！就是她！”

拉莫特夫人正要向这个男人问：

“她是谁？”

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有两位夫人臂挽着臂，走进第一间治疗室的最里面，在她们身后几步远处，跟着一个男人，他虽然化装成了一个普通的市民，但外表看上去，完全像一个亲随。

这两位夫人的举止仪态，特别是其中的一位，使伯爵夫人感到异常面熟，她就向她俩走近了一步。

这时，在房间里的痉挛女病人尖叫了一声，又把大家吸引到她这边来。

立即，刚才说“就是她！”的站在拉莫特夫人身边的那个男人用低沉而怪异的嗓门大声叫道：

“啊，先生们，请看哪，王后来了。”

听到这句话，雅纳抖索了一下。

拉莫特夫人像所有其他一离开麦斯麦的家就要参加歌剧院的舞会的女人一样，带着一个假面具。因此，她可以不冒风险地提出

问题。

“先生，”她向刚才大声呼叫的那个男人问，这个人身材魁梧，胖鼓鼓的红脸上，一对眼睛亮闪闪的，显得特别善于察颜观色，“您不是说王后在这里吗？”

“啊，夫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人回答说。

“那么在哪儿呢？”

“喏，您看见吗，在那里，坐在紫色垫子上的，刚才大发作，控制不住自己的，就是王后嘛 。”

雅纳转身离开这个因癫痫患者发病引起的狂乱场面，她刚向门口迈出了几步，忽然面对着两位夫人，她们等着接受治疗，正不无兴趣地看着小木桶、铁钎和桶盖。

雅纳一旦看见了两位夫人中稍年长的一位的脸时，就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

“什么事情？”年纪稍长的女人问。

雅纳急忙脱下假面具。

“认识我吗？”她问。

那位夫人悸动了一下，但立即就恢复了镇静。

“不，太太。”她说，有些惶惶然。

“那好吧！我吗，我可认识您，我这就给您看一件东西。”

听她这么一说，两位夫人惊慌地一个紧挨着另一个。

雅纳从口袋里掏出了照片盒子。

“您把它忘在我家里了。”

“就算是这样吧，夫人，”年龄稍大的夫人问道，“为什么您又这么激动呢？”

“我非常担心陛下在这儿会遇到危险。”

“什么意思？”

“啊！您先带上我这个面具再说，夫人。”

王后顺手把面罩戴在脸上。

“现在，来吧，来吧。”雅纳说。

说着，她就急急忙忙地把两位夫人一直带到临街的大门口，几秒钟后，她们就上了街。

“好了，请向我说说吧……”

“现在，请陛下相信她的忠实的仆人说的话，她刚才向陛下已经说了，陛下实在是万分危险。”

“又是危险，究竟是什么危险？”

“假如陛下有一天不吝垂顾，允许我觐见一小时的话，我将荣幸地把一切都告诉陛下。但说来话长，现在说，陛下会被认出来，会惹人注目的。”

“那就走吧，”王后说，“既然您希望我走。”

接着，她又转身面向拉莫特夫人，问道：

“您请求我接见？”

“我切望有幸向陛下呈报我的所作所为。”

“好吧！请把这个盒子带来给我，来时找守门人洛昂吧，他会被通知到的。”

说完，她又转身面向大街，用德语大声叫着说：

“Kommen sie da, Weber!”①

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飞快地驶来；两位宫廷夫人登上了车厢。

拉莫特夫人呆在大门口，直到马车消失了踪影为止。

“啊！”她低声自语道，“我刚才演得不坏啊；但下一步……得认真想想。”

---

① 韦贝尔，请到这里来。

18 奥利瓦小姐

这期间，那个刚才把众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所谓的王后的身上的男人，在看热闹的人群里一个人的肩胛上拍了一下。此人衣着褴褛，正贪婪地在看着什么。

“您是记者，”他说，“一篇绝妙的新闻报道啊。”

“什么意思？”

“您想听个内容提要吗？”

“非常乐意。”

“可以这样写：‘帝受后制，后好疯痴，王朝危殆，呜呼哀哉。”

办报人笑了起来。

“接着就是巴士底狱吗？”他问。

“算了吧！就不能换几个词逃过皇家检查员的审查？我倒要问问您，有哪个审查官不准您叙述西鲁亲王和纳尔费克的女统治者爱脱尼奥娜的故事来着？嗯！您怎么说？”

“啊，是啊，”被鼓动起来的办报人大声说道，“这个想法很不错。”

“我再请您相信，一个标题为：《在穆斯林苦行者

雷姆桑家里，爱脱尼奥娜亲王夫人的精神危机》的文章，一定能在沙龙里获得相当的成功。”

办报人握了握陌生人的手。

“以后我给您送几份去好吗？”他说，“假如您愿意把尊姓大名告诉我的话，我将非常乐意做这件事。”

“当然好啦！这个想法使我高兴极啦，由您来干，肯定能百分之一百兑现的。通常，您的小册子每期印多少份？”

“两千份。”

“把这五十个金路易收下，出六千份吧。”

“什么！先生？啊！您使我感激不尽……至少，得让我知道像您这样一位对文人慷慨解囊的人的尊姓大名吧。”

“我叫人去您那儿拿一千份小册子时，会告诉您的，每份两个利弗尔吧，八天就印出来了，是吗？”

“我会日夜加班干的，先生。”

“要写得生动有趣些才好。”

“除了一个女人外，所有巴黎人看了都会笑出眼泪来的。”

“您为人很好。想起来了，别忘了注上在伦敦出版的日期。”

“和往常一样。”

“先生，为您效劳。”

说完，陌生人就把穷文人打发走了，这个人袋子里揣着五十个金路易，像一只不吉祥的鸟儿似的，一溜烟地跑掉了。

陌生人一个人呆着，或者说孤单单地呆着，眼睛仍然看着治疗室内那个年轻的女人。她已从出神入化的境界转入绝对的虚脱，一个派来服侍神经发作的夫人的侍女正在端庄地把她那向上掀得有些不成体统的裙子往下拉。

在这个细腻的美人身上，他发现了她那张脸上俊逸而风骚的线条，沉睡时那高贵的仪态；即刻，他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去了，

说：

“一点也不错，她俩简直相像得维妙维肖啦。上帝创造了她，自有他的打算；首先，他已经责备了和眼前这一位酷似的那一位夫人了。”

就在他脑子里这个可怕的想法形成后，那个少妇慢吞吞地在垫褥上直起了身子，并在已从迷乱中苏醒过来的一位邻座的扶持下，把她那乱得有失体统的衣裙整了整。

然而，使她惊奇得几乎要笑出来的是，当她经过在诊室的一隅窃窃私议的一伙人面前时，她接触到的不是会意的眼神和讨好的恭维话，而是极为虔诚的顶礼膜拜。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国大臣在向王后致敬时表现得比这样更做作、更严肃的了。

事实是，这一班惊惶失措、施礼不迭的人也是由那位不知疲倦的陌生人临时拼凑起来的，他此刻正躲在后面，向他们嘘声说：

“别怕，先生们，别怕，她就是法国王后，鞠躬吧，深深地鞠躬。”

那个小个子女人一时成为众人崇敬的对象，她惴惴不安地走出最后一间会客室，来到了院子里。

在院子里，她目光倦怠地寻找着一辆出租马车或一顶轿子。她两者都没看见，迟疑了分把钟，当她已经抬起小脚要顺着石板地走去时，一个大个子仆人向她走过来。

“夫人的车子！”他说。

少妇回答说：

“但我没有车子呀。”

“夫人是坐出租马车来的吧？”

“对呀。”

“从王妃街来的？”

“对呀。”

“我把夫人送回到那儿去。”

“好吧，那就请把我送回去吧。”小女人随随便便地说，神情不带半分疑虑。本来这个突如其来的建议会使其他女人感到不安的。

这个仆人打了一个手势，一驾外表华丽的四轮马车立即作出了反应，它跑向柱廊式的院子来接夫人。

仆人把脚蹬掀上去后，就对车夫叫着说：

“王妃街！”

几匹马扬蹄飞奔而去；到了新桥时，小女人对高速行驶很感兴趣，正如拉封丹① 所说，就遗憾没有住在植物园了。

马车停下了。脚蹬又放下来；仆人早已习惯了这一套，伸出手去接万能钥匙。在巴黎有三万家居民回家时用得着它，他们的住处既不是公寓，也没有门房和守卫。

仆人帮小女人打开了门，以免她亲自动手。看到她走进幽暗的过道时，他便躬身致意，把门又关上了。

四轮马车又驰走了，继而就消失了。

“一点也不错！”少妇大声说道，“真是一次愉快的经历，麦斯麦先生安排得多有意思。啊！我累极了，这他也预料到了，真是一个伟大的医生哪。”

说着，她就登上了这所房子三楼上的过道，过道上开着两扇门。

她刚敲了一下，一个老妪便来开门了。

“啊！晚安，老妈妈。晚饭准备好了吗？”

“是的，怕都凉了。”

“他在那儿吗？”

“不，不在那儿。可是有位先生在。”

“哪位先生？

---

①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

“今天晚上，您需要向他说话的那位先生啊。”

她并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只要把他一介绍，我们的读者便很熟悉他了：就是他煽动好奇的人去围观所谓的王后的，也是他出了五十个金路易买小册子的。

少妇猛地打开玻璃门，径自走近沙发，她看见，有一个人安详地坐在上面。此人气色很好，稍微有些发胖。他的一只好看的白嫩的手在玩弄镶在衣服边上的一绺绺花边。

还没等少妇开口说话，这个古怪的人已经半哈腰、半点头似的致了意。他亮闪闪的、充满了善意的目光，盯着女客人。他说：

“我知道，您将会问我些什么；但是，我先向您提一些问题，就等于回答你了，而且比回答更清楚。您是奥利瓦小姐吗？”

“是的，先生。”

“一个对麦斯麦先生的医道非常感兴趣、非常崇拜的迷人的女子啊。”

“我刚从他那儿来。”

“小姐，方才，我在麦斯麦家里看见您；我发现您，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

“先生！”

“在听我说完之前，别提心吊胆的嘛……这儿，有人藏着吗？”

“没有，先生，但是……”

“那末，假如没有外人，我们就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了……假如我俩合作一下，您会怎么想？”

“合作……看，您又在说…”

“您又搞错了吧。我不是对您说结合，我是说合作。我不是向您谈情说爱，而是同您谈交易。”

“什么方面的交易？”奥利瓦问，惊奇得把嘴张得大大的。

“假如我每月给您二十五个金路易，您会拒绝我吗？”

“先生!”

“我亲爱的奥利瓦小姐,您又疑神疑鬼了。但是,我们不是说定了吗?您不必提心吊胆的嘛。我刚才说二十五个金路易,本来我会说出五十个来的。”

“五十个当然比二十五个好罗;但比五十个金路易更叫我喜欢的是,我有选择情人的权利。”

“见鬼!我不是已经向您说过了吗,我不想做您的情夫。请您别胡思乱想了。”

“那末,真是见鬼了!您给我五十个金路易,究竟要我干什么呢?”

“好吧,就五十个吧。您要在您的家里接待我;您要尽可能对我和颜悦色一些;我需要的话,我要能挽着您的胳膊走;我告诉您在哪儿等我,您就在哪儿等我。”

“但是,我有一个情人呢,先生。他叫博西尔。”

“那么,就留着博西尔吧。”

“您很好说话,先生。”

“反过来说,您答应我的条件了吗?”

“一言为定。”

“嗙,这儿先付一个月的钱。”

金币刚落进她的兜底,临街的那扇门响起了两下清脆的敲门声,奥利瓦吓了一跳,奔向窗口。

“我的天哪!”她高声说道,“快走吧,他来了。”

“他,是谁?”

“博西尔……我的情人……那就请躲一躲吧,先生。”

“啊,倒霉,活该。”

“什么,活该!他会把您撕得粉碎的。”

“唔,没什么。”

"听见吗，他敲门敲得这么响；他就要撞门了。"

"您去开吧。活见鬼，您怎么不给他一把万能钥匙呢？"

说完，陌生人就在沙发上躺下来，轻声地说：

"我也该见见这家伙，判断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敲门声不绝于耳，还夹杂着粗野的咒骂声，声音之响，超过了三层楼。

"去吧，老妈妈，去开门吧。"奥利瓦嗔怒地说，"不过您么，先生，假如您遭遇不测，只能自认倒霉了。"

"就如您说的，活该！"陌生人不动声色地说道，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

奥利瓦胆战心惊地听着楼道上的动静。

19 博西尔先生

奥利瓦向一个狂怒的男人直冲过去。他伸直了两只手，脸气得煞白，衣服凌乱，一下子冲进屋内，嘶哑的嗓门在咒骂着。

“博西尔！唉！博西尔！”她说着，语气没有显得十分恐慌，这表明这个女人还是具有相当的勇气的。

“放开我！”来人吼叫着说，粗暴地甩开了奥利瓦的搂抱。

继而，他又开始用威胁性的口吻叫起来：

“啊！因为这里有个男人，就不替我开门！啊！啊！”

我们知道，那个陌生人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神态安闲自在，而博西尔先生大概认为他这样大概是迟疑不决或者甚至是惧怕胆怯的表现了。

他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凶神恶煞似地来到陌生人的面前。

“我想，您会给我一个回答的，先生，是吗？”他说。

“您要我向您说什么呢，我亲爱的博西尔先生？”陌生人回答道。

“您在这里干什么？首先，您是谁？”

“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而您对我却是一脸凶相；何况，我刚才和夫人说话，完全正正当当，规规矩矩。”

“是的，当然是这样的，”奥利瓦轻声说，“完全正正当当，规规矩矩。”

“真见他妈的鬼！起来，滚蛋，要不，我把沙发、连同沙发上的一切都毁了。”

“您可没有对我说过，小姐，博西尔先生还有这么大的脾气，该死！多野蛮哪！”

博西尔忍无可忍，戏剧性地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动作，为了把剑抽出来，他的胳膊和剑鞘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周至少有十尺长的大圈子。

“再说一遍，”他说，“快起来，要不，我就把您钉在沙发靠背上了。”

“说真的，简直扫兴极啦。”陌生人回答说，同时，仅用一只左手慢悠悠地把一把短剑从剑鞘里抽了出来。他的剑原是插在剑鞘里，扔在他身后的沙发上的。

奥利瓦发出刺人的尖叫声。

这个场面颇为奇特。一方面，有点儿醉醺醺的博西尔先生在一面拉开了架势，大发脾气，摆出赫然不可一世的样子。他的剑对准捉摸不透的对手，一下下地猛刺，没有效果，毫无步法；另一方面，那个人却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拿着短剑，机灵地闪避着，连身子也没多大移动，一面还笑着，这种样子让圣乔治[1] 看了都会大吃一惊的。

博西尔开始喘气，有些力不从心了；而且，开始时的一股怒火逐渐被一种无名的恐惧所替代。他心想，假如对手那柄洋洋得意的

---

① 圣乔治（1745—1799），法国有名的剑术大师。

剑现伸长一些，并抓住空子，劈杀过来的话，他博西尔就完了。他动摇了，退缩了，只是在对手短剑刺杀范围外虚晃着。对手却用第三种架式压倒他，把他手上的剑猛地一挑，叫它像一根羽毛似的飞了出去。

剑越过房间，击破玻璃窗，飞出窗外。

博西尔手足无措，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啊！博西尔先生，”陌生人说，“可要当心啊，假如有人路过，而您的剑尖子向下的话，那就要死人了。”

博西尔如梦初醒，向门口奔去，冲下楼去捡他的剑，并去看看发生什么不测事故，闹得不巧，会叫他和警署纠缠不清的。

在这期间，奥利瓦抓着胜利者的手，向他说：

“啊，先生，您真勇敢。但是，博西尔先生是反复无常的，假如您再呆在这儿，您会连累我的；但万一您走了，他肯定会打我。”

“那么我留下来吧。”

“看在老天的面上，还是走吧。您到上面一层去，到他回来时再走好了。他以为您还在这儿，就不会到别处去找的。一旦他踏进房门，您就会听见我关上门，上了双道锁。我自己将先把我的情人关起来，把钥匙放进口袋里。当我拼命和他打的时候，您就趁机溜吧。”

“您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再见吧。”

“再见！什么时候再碰头？”

“就在今天夜里。对不起。”

“什么，今天夜里呀！您昏头了吗？”

“嗯，是的，今天夜里。难道今晚上歌剧院没有舞会吗？”

“还需要化装用的长外套呢。”

“只要您把博西尔打败了，他知道上哪儿去找的。”

“您说得对。”奥利瓦笑着说。

"这儿是十个金路易的服装费。"陌生人也笑着说。

"再见吧！再见吧！谢谢！"

"但是万一您打败了，您怎么让我知道呢？"

她想了想。

"您大概总有侍从吧？"她问。

"有，我安置一个侍从在您的窗下。"

"很好，让他朝上面望着，直到有一张小纸条朝他落下来再走。"

"好吧，再见。"

陌生人向楼上走去。这是再方便不过的了，楼道阴沉沉的，而奥利瓦又大声招呼着博西尔，把她新伙伴的脚步声给掩盖过去了。

"您究竟上不上来，疯狗！"她冲着博西尔叫着。

博西尔终于上了楼，奥利瓦在等着他。他已经把剑插入剑鞘，琢磨着该说些什么话。

奥利瓦抓住他的双肩，把他推进会客室，如她刚才所说的那样，把门关上，反上了两道锁。

陌生人在退下楼去时，已经能听到殴斗开场的声响，其中还夹杂着像乐队的铜管乐演奏时发出的清脆刺耳的响声。这种声音通常被一个象声词形容为扇嘴巴时的"劈拍"声。

"不管怎么说，"陌生人一面走远，一面说，"我从来也没想到过，这个女人刚才在她情人进来时这么惊慌失措，还会有这样不屈不挠的能耐呢。"

他在狭窄的昂儒——王妃街上拐了一个弯，在拐弯角上找到了等着他的四轮马车，马车又退回到这条小路上。

他向他手下的一个人说了几句话，那人离开了车子，走去守在奥利瓦窗口对面的地方。在那儿，有一幢古老的房子，大门前的过道上耸起一座小拱廊，他就蹲在这个拱廊的浓重的阴影之下。

20 金路易

起初，博西尔看见门被关上，还上了锁，感到迷惑不解。

继而，奥利瓦小姐的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也使他诧异。

最后，最使他奇怪的是，当他走进内室后，没看见那个可恶的情敌。

接着便是搜查、威胁、叫唤：因为他认为陌生人躲起来了，那就是胆怯；如果他胆怯，就意味着博西尔胜利了。

奥利瓦呢，她认为既然那个作为罪证的不明不白的人走了，自己也就没指责之处了，就更加使劲地叫着，叫得博西尔只得伸手去捂住她的嘴脸，或者说，想伸手捂住她的嘴，以便让她安静下来。

但他的算盘打错了；奥利瓦对博西尔这一个明显的和解行动理解错了，对突然伸到她脸上来的这只手，她也伸出一只手去阻挡，其灵巧、轻捷的程度，并不亚于陌生人的短剑。

这只手迅速地摆出第四和第三种姿势展开了攻击，一直向前伸去，打在博西尔的脸颊上。

博西尔举右手用第四种姿势回击，横扫奥利瓦的双手，“啪”的一声把对方的左脸颊打红了。

奥利瓦吃了博西尔这一下耳刮子，便飞过去一颗沉重和危险的弹丸：一只上彩釉的罐子。博西尔用一根拐杖抡得团团转来应战，拐杖打碎了几个茶杯，折断了一根蜡烛，最终打着了少妇的肩膀。

女的气极了，跳到博西尔的身上，卡住了他的脖子。可怜的博西尔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气势汹汹的奥利瓦身上抓到什么是什么。

然而，既然衡量敌人的价值在于他的自卫能力，而自卫的行动，甚至连战胜者也得尊重，博西尔本来就对奥利瓦崇拜之至，又重新开始了中断的对话。他说：

“您是一个魔鬼，您把我毁了。”

“是您把我毁了。”奥利瓦说。

“哦，还说是我把您毁了，您本来就一文不名。”

“还说我一文不名了呢。”

说着，她用手在口袋里抓了一把金币，朝房间的地板上一扔。

圆滚滚的金路易沿着圆周滚动着，朝两面抖动着。有一些滚到家具下面，还有一些继续滚着，直滚到房门底下；最后还有一些滚累了，就像金片片那样，仰面躺下，币面上的人头像熠熠生光。

当博西尔听见金币像一阵大雨似地洒在木家具或是在房间的细条地板上发出当当的声响时，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们不如说，他感到一阵悔愧更恰当些。

“这么说来，”他说，口气之严肃，是任何一个喜剧演员也演不出来的，“这么说来，小姐，您让我缺吃少穿，却攒了一大笔钱。”

奥利瓦怔住了，一时不知回答什么才好。

“我原谅您，”他说，“不是原谅您的吝啬，而是您的省俭。”

“您刚才还想把我杀了呢。”

“我的小奥利瓦啊！”

“把这些金币还给我。”

“把钱交给我吧。”

“啊！胆小鬼！啊！不要脸的东西！您在乞讨，在央求我把我干坏事挣得的一点好处给您！啊！这就叫男人！我瞧不起你们，瞧不起你们所有的男人，您听清楚了吗？给钱的男人比伸手的男人更让我瞧不起。”

“给钱的人，”博西尔又郑重其事地说，“总还有东西可给，他很幸福。我还不是一样，我是给过您东西的，尼科尔。”

“我可不愿意听别人叫我尼科尔。”

“对不起，奥利瓦。我刚才说，以前我手头上有几文时，我还是给您的。”

他向门口移动了两步。她一把抓住他那旧衣服的下襟。

“真他妈的见鬼！”他大声说道，“你要找死吗。这个贱货要把我衣服也剥光了。我出不了门啦。”

“恰恰相反，您马上就可以出去。”

“不穿衣服，出去不叫人笑话吗？”

“如果您不愿意的话，您也可以不穿，但是您总得出门。”

“不行。”

奥利瓦从口袋里把余下的金路易都掏出来，大约四十枚金路易，一齐把它摞在两个手掌心里，掂了掂。

博西尔差一点儿没变疯了。他又跪下了。

“下命令吧，”他说，“下命令吧。”

“您快到塞纳街的‘魔猴’商店去，那儿卖化装舞会的长外衣。”

“还有什么？”

“您替我买一套，包括面罩和长统袜。”

“好吧。”

"您给自己买一套黑的，给我买一套白缎子的。"
"好。"
"办这件事，我只给您二十分钟。"
"我们去参加舞会吗？"
"去参加舞会。"
"那么你还要带我到大街上去吃夜宵吧？"
"当然，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您要听话。"
"哦！一向如此，一向如此！"
"算了吧，拿出劲头来。"
"我这就去。"
"怎么，为什么还呆着不走？"
"可是费用呢……"
"您有二十五个路易。"
"奥利瓦，这些钱，您已经给我了呀。"
"我又没说我不再给您钱了；但是假如我现在给了您，您就不回来啦！去吧，可快些回来啊。"
"我听从命令。"
就在这时，在窗口对面的阴暗处守望着的侍从看见两个说话人中的一个走掉了。
当这个流氓拐进塞纳街时，奥利瓦迅速地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把刚才发生的情况概述了一下：

"讲和了，钱分掉了，同意去舞会。半夜两点，我们将到歌剧院。我穿一件白色长外衣，在左肩上别一条蓝色丝绸飘带。"

奥利瓦把一块刚才打碎的水罐的残片包在里面，把纸卷成一团，头探出窗外，把这张字纸扔到街上。

下面的仆人即刻向纸条扑去，捡了起来，就迅速溜走了。

几乎可以肯定，博西尔先生用不了三十分钟时间便回来了，后面跟着两个小裁缝，他们拿来了两套共值十九路易的做工考究的化装舞会用的长外衣，就跟“魔猴”商店里那位有名的裁剪师做出来的衣服一样。这个裁剪师是专门替王后陛下及贵妇人做衣裳的。

21 藏花楼

我们刚才把拉莫特夫人留在诊所的大门口，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王后的马车很快地走远了。

当雅纳不见马车的踪影、当车轮声变得模糊不清之后，她才登上她自己的出租马车，回到家里，换上一套化装舞会穿的长外衣和另外一个面罩，同时再审视一下自己家里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有。

拉莫特夫人早已下定决心，在过了这么紧张的一天之后，要舒舒服服度过一个夜晚。

但她在这条充满着幻想，渴望已久的幻想之路上刚迈开第一步，就碰上了一个意外。

在门房那里，有一个格里松人在等着她。

这个格里松人是罗昂亲王的手下，从亲王阁下那儿捎来了一个纸条，上面有这么几句话：

“伯爵夫人：

“您无疑不会忘记，我们还有一些事需共同去办。也可能您的记忆力欠佳，然而对我来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我乐意去做的事。

“倘若您愿意，送信人将会把您带到一个地方，

我在那儿恭候夫人。幸甚幸甚。”

短笺上画着主教的十字架。

起先，拉莫特夫人对这次节外生枝怏怏不乐，但她思索了片刻后，以她那特有的果敢精神，迅速地作出了决定。

“和我的车夫一块儿上车吧，”她向那个格里松人说。

格里松人和车夫一起上了车，拉莫特夫人登上了车厢。

在通向郊区的圣安托万大街的街头上，有一处最近才平整了地面的隐蔽的地方，那儿有一片美丽的房子，这些房子是在路易十五时代盖的，外表具有十六世纪建筑的遗风，而里面，却有十八世纪无可比拟的舒适的起居设施。要不了十分钟，伯爵夫人就被带到了其中的一幢房子前面，这幢房子被和当地一样古老的参天大树遮掩住了。

“啊！啊！一幢小别墅，”伯爵夫人轻声说，“对于地位显赫的亲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对一个瓦卢亚家的女继承人，是够屈辱的了。管它呢！”

那人把她从一间房间带到另一间房间，也就是说，她也随之越来越感到惊讶，就这样，一直把她带到了一间极为雅致的小餐厅。

她看见红衣主教正一个人呆在里面等着她。

主教阁下正翻阅着一本集子，在当时英国和荷兰的影响下，成千上万的评论文集像潮水般涌来，主教在看的就是这么一本文集。

一看见她，主教站起来说：

“啊！您来了；谢谢，伯爵夫人。”

说着，他走近去想吻她的手。

伯爵夫人退缩了一步，脸上带着受到凌辱时的轻蔑的神情。

“我们现在在您的藏花楼里罗，大人，是吗？”伯爵夫人说着，向周围轻蔑地瞥了一眼。

"但是，夫人……"

"我本希望，阁下不吝回顾一下出生的背景；我本希望，阁下不吝回忆一下，倘若上帝让我贫穷，它至少还让我保持了这个家族的自尊心。"

"我要和您谈一些极为严肃的问题。"

"您就是为此把我领到一个餐厅里来的吗？"

"嗯，是的。"

"我希望您在这儿晚餐用得好。"

"怎么啦，希望我晚餐用得好。那么您呢？"

"我吗？我不饿。"

"开门见山地直说吧！那一天，您接待我时，很不自然。您觉得，以您的身份和姓氏，住在那个地方，未免太委屈了些。这就逼得我不得不赶快告辞了。此外，这也使您对我更加冷淡了。于是我就想，假如把您放在您该有的环境之中，放在您该享受的生活条件里，这就等于给物理学家放在抽气机里的雀儿灌空气了。"

"那又怎么样呢？"伯爵夫人情绪激动地问，因为她已经开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漂亮的伯爵夫人，那么，为了让您能自自然然地接待我，从我这方面而言，为了使自己能来拜访您而不会遭人议论，或是影响您的声誉……"

红衣主教定睛看着伯爵夫人。

"那又怎样？"夫人问。

"那么，我衷心地希望您能赐恩，接受这个陋室吧。您得明白，伯爵夫人，我并没有说这是一座'藏花楼'。"

"我接受？大人，您把这座房子给我吗？"伯爵夫人大声说道，自豪和贪婪的情感同时迸发，使她的心儿狂跳起来。

"这不算什么，伯爵夫人，一点点小意思；但是，倘若我给您更

多些，您也许什么都不接受了。”

“大人！……”

“夫人，房子属于您的了，钥匙在那儿，在一只镀金的银盘子上。我是把您作为一个胜利者来对待的，您还认为在这里面有什么侮辱的意思吗？”

“没有，但是……”

“行了，接受吧。”

“啊！大人，对不起；因为您逼得我不得不承认，没有比您更细心的男人了。”

说着，内心克制良久的伯爵夫人不觉高兴得红光满面，她想，她从此就可以说：“‘我的房子’了。”

接着，她突然感到自己已被拖着鼻子走了，在亲王向她做了一个手势后，她退后了一步说：

“大人，我请您邀我用膳。”

红衣主教直到此时才脱下了大衣，替伯爵夫人挪近了一张椅子，他穿着一件非常合身的市民穿的便服，开始像个总管那样忙碌起来。

一会儿，晚餐摆上了。

当仆人们走进前厅时，雅纳又把面具罩到自己的脸上。

“戴面具的应该是我，”红衣主教说，“因为您是在自己的家里，因为您在自己的下人之中，因为我才是外人哪。”

雅纳笑了，但还是没把面罩放下。虽然她惊喜交加，难以自持，但还是同意就餐了。

红衣主教早在她的家里就已经看出了她内心克制不住的种种欲望的表现，因此以为她对他刚才的馈赠一定高兴得不能自己了。事实也确是如此，因为这份馈赠不仅出乎她的意料，也超出了她的期望了。

但是，他却忘了，像雅纳这样一个女人的野心和虚荣心是完全超越他意料之外的。

此外，雅纳的兴奋也很快就消逝了，这是因为她老的愿望刚得到满足，新的欲望又接踵而至，永无满足之时。

“来吧，”红衣主教一面说，一面在伯爵夫人手上拿的一只镂着镀金的星形花纹的小酒杯里斟了满满一杯塞浦路斯上等葡萄酒，“既然你已经和我签了协议，可别再生我的气了，伯爵夫人。”

“生您的气，哦，不！”

“那么，有时，您在这里接待我，不会使您太讨厌吧？”

“决不会。我也不会忘恩负义到居然忘了这是您的家，大人。”

“想起来了，”红衣主教突然说道，仿佛一件他漠不关心的事情偶然闯入他的思想里来了似的，“那一天，关于那两个施舍的夫人，两个德国女人，您说什么来着？”

“就是肖像上的那两个女人吗？”雅纳说，其实她已经亲眼看见了王后，她已胸有成竹，准备着如何对付。”

“是啊，就是肖像上的那两位夫人。”

“大人，”拉莫特夫人的眼睛盯着红衣主教说，“我敢打赌，您和我一样认识她们，甚至比我更熟悉她们。”

“不认识。”

“常驻维也纳宫廷的大使先生！玛丽—戴莱丝女皇的伟大的朋友！我以为您是应该认得出您的女朋友的肖像的，除非肖像与其本人不太相像。”

“什么！真的，伯爵夫人，这真是玛丽—戴莱丝的肖像？”

“认出了玛丽—戴莱丝的肖像以后，您对这样一张肖像的持有者，当然就会产生一些怀疑了。”

“但是为什么您认为我急于要知道这些事呢？”红衣主教问，内心相当地不安了。

“怎么不！因为这件事不同寻常，看见一张母亲的肖像——请注意，这帧肖像是母亲的，而不是王后的——落在别人的手里，而不是落在……”

“请说下去。”

“而不是落在一个女儿的手中……”

“王后！”路易·德·罗昂大声说，口气是那么逼真，把雅纳骗过了，“王后！王后陛下大概来过您的家里。”

“王后和另外一位夫人。”

“可能是塔韦尔奈小姐吧？”

“有可能，我不认识她。”

“这么说来，倘若真的是王后陛下来贵府私访，您就可以肯定自己已经处在她的关照之下了。您在自己的前程上已经迈了一大步了。”

“我是这么想的，大人。”

“那末一切都不错。”陷入深思的主教说，他此刻已经忘了这个被保护人，而尽在想着那个保护人了，“现在，只剩一件事要做了。”

“什么事？”

“进入凡尔赛宫。”

伯爵夫人微笑了。

“啊！我们也不必隐讳，真正的困难就在于此。”

伯爵夫人又一次微笑了，但比第一次含意更深。

红衣主教接着也笑了。

“幸而，”伯爵夫人说，“在这方面，我是得到王后的直接庇荫的，而且，假如我进入凡尔赛宫，我将会带着一把金钥匙进去的。”

“什么钥匙，伯爵夫人？”

“啊！红衣主教先生，这是我的秘密……不，我说错了，假如这是我本人的秘密，我也许会向您说了，因为对我的最可爱的保护

人，我什么也不愿意隐瞒的。”

“有一个‘但是’的条件吗，伯爵夫人？”

“啊，当然罗，大人！有一个‘但是’；但既然这不是我个人的秘密，我就秘而不宣了。您只要知道……”

“知道什么？”

“明天，我将去凡尔赛宫；我将会被人接待的，而且，还会被热情的接待，我这样想是有根据的，大人。”

红衣主教看着年轻的女人，他觉得这个女人口出狂言的直接原因是晚餐第一巡酒后，头脑发热的结果。

“伯爵夫人，”他笑着说，“等着瞧吧，看您进得去进不去。”

“是的，进入宫内的小套房[①] 里，大人。”

“我向您保证，伯爵夫人，您对我是一个活生生的谜。”

“是住在凡尔赛宫花园里面的这些小怪兽中的一个吗？”

“哦！您不是把我看成是一个风雅的人吗？”

“是的，当然啦，大人。”

红衣主教又站了起来。

“直说吧，”他说，“您希望我认认真真地爱您吧。”

“我没这样说，红衣主教先生；但我本人希望能爱您。请相信我吧，当这个时刻到了，爱神真的来了，您是不难猜着的。假如您自己还没发觉，我会想办法让您知道的，因为我觉得自己还相当年轻，外貌也过得去，因此不怕主动接近谁。一个正直的人是不会拒绝我的。”

“伯爵夫人，”红衣主教说，“我敢向您肯定，假如事情取决我一个人的话，您会爱上我的。”

---

① 凡尔赛宫内，国王、王后、亲王等都有各自的小套房。

"今晚，我想参加歌剧院的舞会。"

"这是您的私事，伯爵夫人，您像空气一样自由，我看不出是什么阻挠您去参加歌剧院的舞会。"

"等等，您只理解了我一半愿望，另一半愿望，就是您本人也到舞会上去。"

"红衣主教是不能参加歌剧院的舞会的，伯爵夫人；这就好比我建议您去……吸烟室一样。"

"红衣主教也不作兴跳舞的，不是吗？……"

"啊……不能跳……"

"那好！那末为什么我在书上看到过黎塞留红衣主教先生曾经跳过萨拉班德舞①？"

"在奥地利安娜② 面前跳，可以……"亲王脱口说出。

"在王后面前，嗯，一点也不错。"雅纳的目光逼视着他重复说道，"那好！为了一位王后，您会跳舞的……"

亲王尽管灵活机智，精明强干，也不禁脸红了。

要不就是这个狡黠的女人同情他的尴尬处境，要不就是她认为不必要再让他困窘下去，她赶忙又补了一句：

"即使那时大家穿着化装长外套，戴着面罩，都认不出来了：即使您刚才这样殷勤地对待我，给我留下了您无法估量的影响，让我不知道怎样感激您才好；您还是向我说了那么多的托词，认为我远不如王后。想起来，怎么不叫自己心酸难过呢？"

红衣主教庆幸自己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摆脱了困境；特别高兴的是每当自己说话漏了嘴时，雅纳总是让他化险为夷，取得胜利，于是他便扑过去紧紧抓住她的手说：

---

① 十七、十八世纪盛行的一种贵族舞蹈。

② 奥地利安娜(1601—1666)，法国王后，路易十三的妻子，路易十四的母亲。

“为了您，刀山敢闯，火海敢跳啊。”

“谢谢，大人。刚才为我作了这么巨大的牺牲的人是我难能可贵的朋友啊。既然您已经接受了这个邀请，我也就不再为难您啦。”

“不，不，只有完成任务的人才能得到报酬。伯爵夫人，我跟您去，但得穿着化装长外套。”

雅纳感到没什么好说的了，表示了谢意。

一辆没有漆上纹章的华丽的四轮马车来到这座房子的边门，两个人悄悄地钻进了车厢，马车向林荫大道疾驰而去。

22 歌剧院简介

歌剧院，在巴黎是娱乐的圣堂，在 1781 年 6 月间，曾经烧毁过一次。

二十个人在瓦砾碎砖下丧生。由于十八年间，这是第二次发生火灾，歌剧院的旧址，即皇家广场，在寻欢作乐的巴黎人看来，是一个不祥之地；国王的一道诏令把这个场所移到了离市中心稍远的另一个区里。

但这个充塞着幕布、木块、纸板、绘画的王国对邻近的居民，总是一件放心不下的事情。歌剧院不出乱子，确能燃烧起金融银行家和有身份的人的热情，也能叫人平步青云，发财致富。但是，歌剧院一旦烧起来，只需刮一阵风，就会摧毁整个区，甚至整座城市。

最终选定的地点是圣马丁门广场。国王看见他那心爱的巴黎城将会长时间没有歌剧院，内心一阵酸楚，不免悲伤起来，就像他在第一次粮食短缺，或是每两公斤面包的价格超过七个苏时的心情一样。

为了安慰一下国王，甚至也给王后一点慰藉，有人把一位建筑师，勒努瓦先生，引荐给两位陛下，他

就夸下了海口。

这个殷勤的男人有一些新颖的构思，一个完美无缺的交通系统，即使发生了火灾，任何人都不会在剧场过道里被呛死。他给逃难的人开了八扇门，还不算第二层楼上有五个大窗口，窗口离地面之低，哪怕胆小如鼠的人也能一跃而跳到大街上，什么也不必害怕，顶多也不过是扭伤肌肉而已。

勒努瓦还设计了一座大建筑物，正面有九十六尺高①，面向着林荫大道，以替代华丽的莫罗② 厅和迪拉莫③ 的油画。正面，紧贴着大廊柱，雕刻着八根女像柱，形成了三个进门；八根柱子竖立在基座上；此外，在柱头上，还有着一个大浮雕，和一个饰着三个交叉图案的阳台。

舞台将有三十尺宽，剧场深七十二尺，两堵侧墙之间，宽八十四尺。

这将有嵌着镜子的休息室，并饰有素雅的点缀品。

在乐队下面，勒努瓦先生在整个剧场的宽度之内，还留出了十二尺的空间，用来安放一只巨大的蓄水池和两只水泵，还有二十名警卫队员组成的消防队，他们将专门使用这些东西。

最后，建筑师为了充分显示他的本领，提出他能在七十五个昼夜之间完成这个剧场的建筑工作。一小时不多，一小时也不少。

勒努瓦先生开始了工作，并且说到做到，大厅在预定的日期内完成了。

但是，公众是从来不会感到满足的，他们总是不太放心。然而，一旦剧场竣工了，竟谁也不敢走进去。其中一些最勇敢的人，也就

---

① 本书中的尺均指法尺，每法尺合 325 毫米，略短于我国市尺。

② 莫罗(1740—1806)，法国油画家及雕刻家。

③ 迪拉莫(1733—1796)，法历史画家。

是一群疯子，他们拿着戏票去观看由皮克西尼[1]作曲的《蓬蒂安的阿黛乐》的首场演出，但同时，他们也写下了遗嘱。

看到这样的局面，垂头丧气的建筑师不得不去求援于国王，国王给了他一个主意。

“在法国，那些胆小的人，”陛下说，“都是些肯花钱的人；这些人宁愿付给您一万利弗尔的年俸，在人群中被挤死，也不情愿去冒在摇摇欲坠的房顶下被压死的风险。替我把这些人搁在一边，去邀请那些买不起戏票的人吧。王后刚给我生了一个王太子，全城的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您就叫人宣称，为了庆祝我儿子的诞生之喜，歌剧院将免费开放一场；那末，如果您认为两千五百个人聚集在一起，即是说估计有三十万斤重量还不足以考验剧场的坚固性的话，那末就请这些勇士们再稍许扭动片刻；您也知道，勒努瓦先生，物体从四寸[2]高的地方坠下，重量就要翻五倍。假如您让他们一齐跳舞，您那两千五百个看客就要重一百五十万斤了；在演出后，再组织一次舞会吧。”

“陛下，谢谢。”建筑师说道。

“但是，在这之前，得好好考虑啊，分量可不轻啊。”

“陛下，我对自己的设计是有把握的，而且，我本人也参加这次舞会。”

“我吗，”国王回答说，“我答应您，我将观看第二场演出。”

建筑师照着国王的吩咐去做了，为三千个老百姓演出了《蓬蒂安的阿黛乐》，他们的鼓掌声比皇亲国戚们还响呢。

这些平民百姓在演出后又兴致勃勃地跳起舞来，大大地热闹了一番。他们不是把自身的重量增加了五倍，而是增加了十倍。

---

① 皮克西尼(1728—1800)，意大利作曲家。

② 本书中的寸均指法寸，每法寸等于十二分之一法尺，约合 27.07 毫米。

演出大厅岿然不动。

假如有什么不幸的事件需要提防的话，这就是往后的几场演出；因为那些胆小的达官贵人把剧场挤得水泄不通。罗昂红衣主教先生和拉莫特夫人要来参加舞会的剧场就是在这里，不过时间已经在剧场开幕三年以后了。

以上就是我们应该向我们的读者交待清楚的一段开场白，现在，我们一块儿去寻找我们的人物吧。

23 歌剧院舞会

当路易·德·罗昂红衣主教和拉莫特夫人，特别是这位教会中的高级神职人员，悄悄地钻进舞场，混进成千个穿着五花八门的化装长外衣和戴着光怪陆离的假面罩的人群里去时，舞会正开得热闹非凡。

在这混杂的人群中，有两个穿着化装长外衣的人尽可能地肩并肩地挤在一起，试图用他们共同的力量，来阻挡这熙来攘往的人潮。但是，他们眼看达不到目的，就决定溜到王后专用的包厢底下，在那儿，人群稍许松动些，而且他们可以依墙而立，有个支撑。

这两个人，一个穿着黑色长外衣，另一个穿着白色长外衣；一个身材高大，另一个中等个儿；一个是男人，另一个是女人；一个挥动着手臂，另一个则把头转来转去。

显然，这两个穿化装长外衣的人正热烈地在交谈什么，我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吧：

“奥利瓦小姐。”

“哦！可别叫叫嚷嚷的。您不是不清楚，您的大嗓门并不叫我害怕，特别注意不要叫我的名字。您也

明白，在歌剧院的舞会上，没有什么比直接呼名道姓更低级的了。”

穿黑色长外衣的人正要表示他的愤怒，突然闪出了一个穿蓝色长外衣的人插了进来。此人相当高，也很胖，气度不凡。

“嗨，嗨，先生，”新来的人说，“让这位夫人随意玩吧。唉！又不是天天过狂欢日，更不是每个狂欢日都能来参加歌剧院舞会的。”

“管您自己的事去吧。”穿黑色长外衣的人粗暴地回答说。

“啊，先生！”穿蓝色长外衣的人说，“请永远记住‘礼多人不怪’。”

“我又不认识您，”穿黑色长外衣的人回答说，“为什么要跟你讲客气呢？”

“您不认识我，好吧。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我，我倒认得您，博西尔先生。”

“先生……”

“别急呀，亲爱的博西尔先生。说真的，您好像正在腰带上找剑。”

“当然，我在找剑。”

“该死的！真是生性好斗！但是，别这样激动，亲爱的博西尔先生，您把您的剑留在自己的家里了，而您做得很对嘛。说说其他的事情吧。请问，您是否愿意让我挽住夫人的胳膊？……”

“夫人的胳膊？”

“算了吧，您看，您生气了，可您刚才脾气还是挺好的啊。”

“在哪儿？”

“王妃街啊。”

“王妃街！”博西尔惊呼道，吓呆了。

奥利瓦咯咯地笑了起来。

“安静些！夫人。”穿黑色长外衣的人咬紧牙齿说。

说完，他又转身面向穿蓝色长外衣的人说：

“您说的话，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先生。假如有可能的话，您想捉弄我，也直截了当些吧。”

“但是，亲爱的先生，我似乎觉得，没有什么比事实更真实可信的了，是吗，奥利瓦小姐？”

“哦，但是……”那女人说，“那么您也认识我罗？”

“刚才，这位先生不是大声喊出了您的 大名的吗？”

“我们都是某一个学会的成员嘛，是吗？”

“我？”

“啊！可别发火啊，亲爱的博西尔先生，我可不是说法国科学院[①] 啊。”

“学会……学会……”奥利瓦的保护人嘟囔着说。

“铁罐街，地下一层楼，是这样吗，亲爱的博西尔先生？”

“那又怎样呢？”

穿蓝色长外衣的人掏出了他的挂表，这是一只镶着钻石的挂表，博西尔的两只眼珠子像两颗冒了火的小豆子似的盯在表上。

“那又怎样呢？”后者又说道。

“还说‘那又怎样呢’，一刻钟以后，亲爱的博西尔先生，在铁罐街上您的学会里，有人将要讨论一个小小的计划，为的是要分配给这个学会的十二个正式会员一笔两百万巨款的红利，您便是其中的一个，博西尔先生。”

博西尔想了一会儿说：

“见鬼去吧！如果您是瞎说的话。”

接着，他又改变了主意，说：

“啊，先生，您是要把我打发到铁罐街去吧！”

---

① 法文的“学会”和“科学院”是同一个词。

“您尽管放心吧，把您送到那儿去，我就等于送给您一份至少十万利弗尔的礼。假如今晚您不到学会去，按照你们同行的习惯，您就不在分红之列了，但是您去的话……”

“好吧，就这样吧，去碰碰运气。”博西尔悻悻地说。

说完，他的脚跟在原地打了一个转转，躬身作别，接着便消失了。

穿蓝色长外衣的人挽住了奥利瓦小姐的胳膊，因为博西尔走了，她的胳膊空着。

“现在，咱俩谈谈吧。”那女人说，“我刚才听任您戏弄这个可怜的博西尔。但是，我得警告您，我是认识您的，我可是比较难对付的。所以说，既然戏得演下去，给我说说好听的话，要不……”

“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有什么话比您的历史更动听的了，亲爱的尼科尔小姐。”穿蓝色长外衣的人说道，一面高高兴兴地搂紧了小个儿女人那只浑圆的胳膊。她听见了这个名字，不由得轻轻地叫出了声，面罩滑到了耳边。

“哦，上帝啊！这是一个什么名字？”她问道，“尼科尔……说的是我吗？您是偶然想到给我想了这样一个名字？这样的话，您一离开港口就遇难了，碰上第一块岩石，您就触礁了。我可不叫尼科尔。”

“现在，我知道了，是的；现在，您叫奥利瓦了。尼科尔这个名字也未免太乡气了些。我知道得很清楚，在您身上，有着两个女人；奥利瓦和尼科尔。我们待会儿谈奥利瓦，先谈谈尼科尔。您真的忘了您叫这个名字的时候了么？我根本不相信。啊！我的亲爱的孩子，做小姑娘时用的名字，是忘不掉的，假如外表装着忘记了，但至少在心底里是忘不了的。虽说为了叫别人忘掉过去的名字，可能被迫用另外一个名字，可怜的奥利瓦！幸福的尼科尔啊！”

“您刚才说：‘可怜的奥利瓦！……’”

"是的。"

"那末,您以为我不幸福吗?"

"和博西尔这样的男人在一起,很难设想您是幸福的。"

奥利瓦叹了一口气。

"不行。"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还没等我离开他时,我已经后悔了。"

"对一个醉鬼,一个赌棍,一个打您的男人,一个迟早要在沙滩广场[①] 处以车轮刑[②] 的骗子,您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您知道我的青年时代的情况?"

"一清二楚。"

"啊! 我亲爱的先生,"奥利瓦一面笑着,一面带着不相信的神情摇着头说。

"您有怀疑吗?"

"啊,我不是怀疑,我可以肯定您不知道。"

"我就不谈您的童年了,这在人的一生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从您的青春期开始谈,也就是从您发现上帝给了您一颗痴迷多情的心的那时开始谈。"

"对谁痴心?"

"对吉尔贝。"

年轻的女人听见这句话,听见这个名字,浑身哆嗦了一下,而穿蓝色长外衣的人的胳膊也感受到了她在颤抖。

"啊,上帝啊,您是怎么知道的?"

"这确实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您曾经爱过他吧?"

---

① 巴黎市政府前通向塞纳河畔的一个广场,是当时处决犯人的地方。

② 当时一种酷刑,把犯人四肢打断放在车轮上任其死去。

“他很漂亮。不……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我，我觉得他漂亮。他很有才智。他和我门当户对……啊，不，这一点，我肯定说错了。门当户对，不，永远不会的。只要吉尔贝愿意，没有一个女人能配得上他。”

“甚至连那位小姐，塔……？”

“啊，我知道您想说什么。”尼科尔打断他的话说，“啊！我看出来了，您什么都知道，先生；是的，先生，他爱她比爱可怜的尼科尔更真诚。”

她注视着陌生人，仿佛通过面罩，她能看出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似的。

“现在，他怎么啦？”

“但是，我认为，您比任何其他人都知道得清楚。”

“为什么，老天爷啊！”

“因为，假如说他从塔韦尔奈家一直跟您到了巴黎；您呢，您从巴黎一直跟着他到了特里亚农。”

“嗯，不错，但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因此，我现在向您说的，不就是这段时间嘛。我说的是我逃跑后，他消声匿迹的这十年。老天啊，在这十年中，发生了多少事情啊！”

穿蓝色化装袍的人沉默不语。

“什么时候，吉尔贝爱上了塔韦尔奈小姐……”奥利瓦问。

“说到名字时，请把嗓门放低些。难道您没有发觉我本人从来没有说出他们的姓名吗？”

“如果他爱上了谁，”奥利瓦叹了一口气继续说，“特里亚农的一草一木都知道他在恋爱。”

“那末，您不再爱他了吧，您？”

“我吗，恰恰相反，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爱他；也就是对他的爱情把我给毁了。我很美，我很自负，如果我愿意，我甚至是蛮不讲理

的。我宁愿把头放在砧板上让人砍了，也不愿让人说，我低头屈服了。”

“您真有骨气，尼科尔。”

“这么说，”奥利瓦大声说道，“请告诉我，为什么吉尔贝从特里亚农溜掉了……”

“您问我为什么吉尔贝离开特里亚农的，您想在我的答案中证实的，不是一个您已经知道的事实，而是一件您本人尚不清楚，而您正渴望着想知道的事情。”

“说得对。”

突然，她越来越剧烈地颤抖起来，用她痉挛的双手，抓住他的两只手说：

“老天啊！老天啊！”

“嗯！什么？”

尼科尔又镇静了下来，似乎摆脱了使她全身激动不已的想法。她说：

“没什么。”

“有的。刚才您想问我什么事情的。”

“是的，请坦率告诉我，吉尔贝，他怎样了？”

“难道您没听说他死了吗？”

“听说了，但是……”

不一会儿，她又像刚才那样，陡然战栗起来，说：

“两小时前，我看见您呆在我家，是吗？因为这肯定无疑是您了。”

“也许是吧。”

“啊！我简直是疯了！疯了！我呀，我看了您那么长时间，疯了，疯了，傻瓜！女人，只有女人才这么傻！正如吉尔贝说的那样。”

“喂！别这样，别拉扯您美丽的头发啦。对自己宽容些吧。”

“不。我想惩罚自己，居然见到了您，却没有好好地看看您。”

“我不明白您说的话。”

“脱下您的面罩！”

“那好吧，同意。但有一个条件……”

“我可以预先就同意您。”

“这就是，如果我要您脱下面罩时……”

“我会脱下的。假如我不脱，您就把它掀掉。”

穿蓝色化装服的人二话没说，走到这个年轻的女人向他指定的没有灯光的地方。一到了那儿，他脱下了面具，把脸对着奥利瓦，她死死地盯着他看了足足有一分钟。”

“哎唷！不是的。”她说，一面用脚蹬着地，一面捏紧拳头，“哎唷，不是的，不是吉尔贝！”

“那末假定我是吉尔贝呢？”陌生人问道，一面又重新戴上面具。

“假定他向我说：‘尼科尔！尼科尔！请您回忆一下塔韦尼的红房子吧！’啊，那末……”

“那末怎样？”

“那末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博西尔了，知道吗？”

“我已经告诉您了，我亲爱的孩子，吉尔贝死了。”

“那就算了。可能这样更好些。”奥利瓦叹息着说。

“是的，尽管您相当漂亮，吉尔贝可能没爱过您。”

“您是想说，吉尔贝轻视过我？”

“不，不如说他怕过您。”

“这有可能。我对他了如指掌，他对自己十分了解，所以怕我。”

“因此，您刚才说，他不如死了倒好。”

“为什么要重复我说的话？这些话出自您的嘴里，就伤害了我的心。为什么他不如死了的好，说呀？”

“因为今天，我亲爱的奥利瓦——您看，我不称呼您尼科尔了——因为今天，我亲爱的奥利瓦，在您的面前，展现着一个幸福的、灿烂的、光明的前景。”

“您这样认为吗？”

“是的，假如您为了得到我答应给您的一切，决心不惜一切去干的话。”

“啊，这个请放心。”

“吉尔贝那时很年轻，他有年轻人的缺点和优点。今天……”

“今天，吉尔贝和十年前一样年轻。”

“当然一样年轻，既然他死了嘛。”

“您说得对，他死了。姓吉尔贝的人是不会老的，他们只会死去。”

“为什么您要和博西尔私奔呢？”

“因为我想离开特里亚农，我总得和什么人一块逃走。对于吉尔贝，我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一个不被尊重的多余的人，这样的处境，我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的。”

“出于自尊心，十年不变心，”穿蓝色化装袍的人说，“哦，为了这个虚荣心，您付的代价可太大了！”

奥利瓦莞尔一笑。

“啊！我知道您在笑什么。”陌生人表情严肃地说道，“您在笑一个自诩什么都知道的人。说您十年不变心，而您自己都没料到，我的这句可笑的话却在无意之中责备了您。啊！我的天啊！假如说到生活上的忠贞的话，可怜的少妇啊，我知道该说些什么。是的，我知道您曾和博西尔一起在葡萄牙住过，您在那儿逗留了两年，从那儿，您甩掉了博西尔，和一艘战舰的舰长到了印度。他把您藏在他

的舱里，后来把您带上了岸，却把您忘在昌德纳戈尔[①]，而他自己却回到了欧洲。我知道，您被锁在一个大富翁家里三道铁栅门内，还有两百万卢比可供您挥霍。我知道，您踩着一个奴隶的肩膀，跳过这几道铁栅门跑了。最后，我还知道，您还顺便带走了两副上等珍珠手镯、两颗钻石、三颗大红宝石，发了财回到了法国的布雷斯特。在港口上，您刚下船，恶运临头，您又碰上了博西尔。他认出您来了，看见您回到了法国，又瘦又黑，差一点没昏过去，可怜的流亡人啊！”

“啊！”尼科尔说，“我的天哪，您究竟是谁，怎么这些事情您都知道？”

“我还知道，博西尔把您带走了，向您证明他爱您，把您的珠宝都卖了，又把您剥得一干二净……我知道您爱他，至少您自己是这么说的。既然爱情是幸福的源泉，那末您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

“还有什么？”

“还有，眼下，我需要集中精力。”

“这么说，我该默不作声了。”

“不，相反，请和我说话。”

“说什么？”

“啊，随您高兴，我的天哪！只要我们装出有事在干的样子，说什么都没关系，哪怕向我说世界上最无聊的话也行。”

“好吧。您可真是一个古怪的人哪。”

“请把胳膊伸给我，我们一起走走吧。”

几分钟后，奥利瓦大着胆子提了一个问题。

“别出声！”陌生人说，“要不您想说就说吧，只要您愿意；但可

① 印度地名，在加尔各答北面。

别一定要我作答。仅仅是您在说话时，改变一下声调，把头挺得直一些，用扇子轻轻拂拭您的颈脖。”

她顺从地照样做了。

这时，我们这两位散着步的人擦着一群人走过，这些人的身上都搽着香水，圈子中间的一个，身材颀长，外表俊逸而潇洒，正在和他的三位同伴说什么，他们都似乎在毕恭毕敬地倾听着。

“这个年轻人是谁啊？”奥利瓦问道，“啊！这件银灰色化装服是多么可爱啊。”

这是阿尔图瓦伯爵先生，”陌生人回答说，“但行行好，别者和利瓦听到穿蓝色化装服的人刚才道出 了这个伟大的名字时，十分惊愕，凑上去想看得更清楚一些，而且遵照同伴的吩咐，把腰杆挺得直直的。正在这时，另外两个穿化装舞服的人从喧闹的人堆中走出来，溜到舞池边过道上的一块没安放长软椅的地方。

在那儿确实有一块“世外桃源”，一群群游人有时从舞池中被挤出来，不时地拥到那儿。

“请靠在这根柱子上，伯爵夫人。”有一个人低声说，他的声音给穿蓝色化装服的人留下了印象。

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个穿着桔黄色化装服的大个子，分开人群，走到穿蓝色化装服的人面前。看他那粗俗的举止，与其说是朝廷宠臣，不如说是某人的得力的手下更为恰当些。

“就是他。”他说。

“好。”穿蓝色化装服的人说，一挥手，便把穿黄色化装服的人打发走了。

“啊！”尼科尔喟叹了一声。

“我并不要求您爱我，谈明白这一点。我要求您照着我为您安排的生活去生活，也就是说，您可以随心所欲做一切您认为好玩的事情，只要您不时想着要参与我那些异想天开的事情。嗨，我现在

就有一件。”

“什么事？”

“您看见的那位穿黑色化装服的人，他是我的一位德国朋友。”

“有一个女人跟着他？”

“是的。”

“谁？”

“我不认识她。我们走近去一点儿好吗？我们装作您是一个德国女人。您不要开口，以免他从您的口音中听出您是一个道地的巴黎人。”

奥利瓦照着去做了，她的顺从和机智使她的同伴很高兴。

穿黑色化装服的人是他俩的注意对象，这时他正背向大厅，在和他的女伴，一位夫人在说话。他的女伴的一对炯炯发光的眼睛，从面罩的下面，窥视到奥利瓦的手势。

“喂，”她轻声说，“大人，那儿有两个蒙面人在议论着我们哩。”

“两个奸细。”红衣主教激动地说。

“是啊，就在那儿，他们打定主意了，在向我们靠近。”

“假使有人要和您说话，请变一变声音，伯爵夫人。”

“您也是，您也把声音变一下，大人。”

当真，奥利瓦和她的穿蓝色化装服的同伴走过来了。

后者冲着红衣主教说：

“蒙面人。”

说着，他就向奥利瓦的耳边倾下了身子，她向他作了一个认可的手势。

“你要什么？”红衣主教改变了嗓门问道。

“陪伴着我的这位夫人，”穿蓝色化装服的人回答说，“委托我向你提几个问题。”

“那就快些问吧。”罗昂先生说。

“这些问题是很唐突的。”拉莫特夫人用清脆悦耳的声音补上了一句。

穿蓝色化装服的人回答道：“再唐突，反正你是听不到的。好管闲事的女人。”

说完，他又向奥利瓦的耳边倾下了身子，她也照样向他的耳边凑过去。

这时，陌生人用无可指摘的德文向红衣主教提出了一个问题。

“大人，您是不是爱上了陪伴着您的这位夫人？”

红衣主教吃了一惊。

“您刚才不是说过‘大人’么？”他反问道。

“是的，大人。”

“那末，您说错了，我不是您想象中的人。”

“啊，是这样的，红衣主教先生。请别否认了，这是徒劳无益的。即使不认识您，但受我保护的这位夫人要我告诉您，她对您可太熟悉了。”

他向奥利瓦倾下身子，低声向她说：

“做一个表示同意的姿势。每当我抓紧您胳膊时，您就做一个表示同意的姿势。”

她做了一个同意的表示。

“您使我感到奇怪。”红衣主教回答说，他有些惶恐不安，“陪着您的这位夫人是谁？”

“啊！大人，我以为您已经认出她来了。她把您猜得很准。当然，嫉妒……”

“夫人嫉妒我。”红衣主教大声说。

“我们不谈这个。”陌生人傲慢地说。

“他在向您说什么？”拉莫特夫人赶忙问道，他对他们的德语对话，简直是一窍不通，使她反感极了。

“没什么，没什么。”

拉莫特夫人不耐烦地蹬着脚。

“夫人，”这时红衣主教向奥利瓦说，“请说一句话，我请求您，只要听到您一句话，我向您保证能猜出您是谁。”

罗昂先生说的是德语，奥利瓦连一个字都听不懂，于是便向穿蓝色化装服的人俯过身去。

“我禁止您这样做，夫人，”那个男人大声说，“别说话。”

穿蓝色化装服的人假作得到了奥利瓦的指令，立即回答道：

“红衣主教先生，这是夫人的原话：

‘魂兮无所牵，心兮无所用，
薄情寡义人，何必诉苦衷。’”

红衣主教似乎被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击中了要害。在他的表情里，充分地流露出了惊讶、尊敬、忠贞的神色，接着，他的两个胳膊垂了下来。

“这是不可能的。”他用法语喃喃地说。

“什么不可能？”拉莫特夫人大声说道，她贪婪地抓住了在整个谈话中她唯一能理解的这几个字。

“没什么，夫人，没什么。”

“说真的，大人，我以为您在让我扮演一个可悲的角色。”她愠怒地说。

说完，她就摆脱了红衣主教的胳膊。后者不仅不挽留她，甚至似乎都没发觉她走了。此刻，他对这个德国女人的兴趣是多么浓啊。

“夫人，”他向这个戴着锦缎料子做的面具作掩护的、始终挺直身子、一动也不动的女人说，“您的同伴以您的名义向我说出来的

这些话……是几句德文诗，可能我曾经在您熟悉的房子里读到过？"

陌生人扭了扭奥利瓦的胳膊。

"是的。"她点头示意。

红衣主教战栗起来。

"这所房子，"他犹疑不决地说道，"是不是叫'申布龙'？"

"是的。"奥利瓦点头示意。

"这几句诗是一个庄重威严的人用金针刻在一张樱桃树木的桌子上的，是吗？"

"是的。"奥利瓦点头示意。

红衣主教停住了脚步。他全身承受了一阵冲击。他蹒跚地行走着，把手伸出去想找个支撑点。

拉莫特夫人在两步开外的地方窥视着这不寻常的场面的下文。

红衣主教的胳膊放在穿蓝色化装服的人的肩上。

"还有下面的诗句呢……"他问。

"倩影长相随，万物恋人牵；
无需诉衷肠，脉脉两相知。"

"啊，妙！这里还有人说德语呢。"忽然从跟着红衣主教走过来的一群人中，传来一个清脆嘹亮的声音，"我们过来瞧瞧。您懂德语吗，您，元帅？"

"不懂，大人。"

"那末您呢，夏尔尼？"

"啊，懂的，殿下。"

"阿尔图瓦伯爵先生。"奥利瓦说着，又向穿蓝色化装服的人靠

近了一步，因为四个蒙面人正鲁莽地向她靠拢来。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红衣主教先生。”拉莫特夫人轻声说。

说时迟那时快，奥利瓦的风帽被一只无形的手拉了一下，向后掉了下来，随之，她那松开了的面罩也落到了地上。在舞池上面第一条走廊形成的盖顶的遮蔽下，她的面容在昏暗的光线中闪现了一瞬间。

穿蓝色化装袍的人故意慌张地叫了一声，奥利瓦则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尖叫。

随着这两声叫喊，三四个人也同时发出了惊呼。

红衣主教差一点没昏过去。倘若此刻他真的跌倒下来，他必将跪倒在地。拉莫特夫人赶忙扶住了他。

一群蒙面人，随着人流，已经把阿尔图瓦伯爵和红衣主教以及拉莫特夫人分隔开了。

穿蓝色化装服的人快得像闪电似的急速地把奥利瓦的风帽又戴上，把面具重新系住，然后走近红衣主教，握着他的手对他说：

“看吧，先生，这是一件无可弥补的不幸的事情。您明白了吧，这位夫人的荣誉全在您手中了。”

“啊！先生，先生……”路易亲王一面弯腰，一面呐呐地说。

“我们快走。”穿蓝色化装服的人向奥利瓦说。

说完，他们便消失了。

“现在，我才知道红衣主教刚才说的‘不可能’指的是什么了。”拉莫特夫人心里想，“他把这个女人当成王后了，她俩如此相像才造成了他这个误会。好吧，又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我看这儿没多大意思，对吗？”

“啊，没有，我看也没多大意思了。”

说完，他们不无艰难地在交谈的人群中开出了一条路。

红衣主教迷迷糊糊地登上了正在等着他的和他的女伴的四轮

马车。

华丽的四轮马车已经跑了五分钟了，这位高级神父还没向雅纳开口说话。

21 萨　芙[1]

拉莫特夫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把高级神父从梦幻中拉了回来。

“这辆马车把我带到哪儿去？”她说。

“伯爵夫人，”红衣主教大声说，“请别害怕，您是从家里出来的，那好！马车把您送回家。”

四轮马车停在那幢小楼的前面，这个女人将施展一切花招想占有它。

雅纳轻捷地跳下马车。

“那末再见吧。”红衣主教回答说，他竭力抵制着她的引诱，竟然把舞会上的一切忘记了片刻。

“再见吧，大人。”

“事实上，这样我更喜欢她。”他临走时说。

雅纳独个儿走进了她新的住所。

六个仆人被跑腿的敲门声惊醒，一溜儿排在前厅侍候。

“贴身侍女呢？”她问。

---

① 传说中公元前六世纪初出生于希腊爱琴海中累斯博斯岛上的女诗人。她的作品大都歌颂美和音乐。

仆人中的一个恭恭敬敬地向前挪了一步。

"两个女仆已在卧室等待夫人。"他说。

"把她们叫来。"

那个仆人遵命了。几分钟后，两个女仆走了进来。

"好吧，今晚，你们睡到外面去。"

两个女仆惊讶地看着她们的女主人。

"你们在外面有一个宿处吧？"

"当然啦，夫人，但现在时间太晚了点儿；不过，倘若夫人想一个人……"

"这些先生将陪着你们去。"伯爵夫人补充了一句，又打发了这六个男仆，他们比内房侍女显得更高兴些。

"那末……我们什么时候再回来？"其中一个男仆怯生生地问。

"明天中午。"

她又掏出钱包说：

"这些是见面礼。"

雅纳在门里听着他们在讲什么，只听见他们在说，他们命中注定碰上了一个怪僻的女主人。

当他们走远了，说话声和脚步声都变得模糊不清时，雅纳才拉上了门栓，以得胜者的神情说：

"一个人罗？这儿，我一个人呆在自己家里罗！"

雅纳参观了她的属地，她逐一地察看了每一间房间，赞赏着这整个一幢住宅。自从她由一个好奇的客人变为一个自私的房主人之后，房子里的每一个细枝末节在她的眼里都具有巨大的价值。

底层的窗子都封得严严实实的，墙上都镶上了细木护墙板，包括浴室、膳房、餐厅、三间客厅和两间候见室。

为追崇时尚的夫人所不屑的所有这些古色古香的陈设，这些用乌木雕刻成的上等家具，这些玫瑰色的烛炬放射出朵朵耀眼的

百合花的镀金的多枝水晶吊灯，这些哥德式的座钟——釉制和镂刻的杰作，这些绣着中国式图案的屏风，这些日本式的缀着奇花异卉的巨大的瓷花瓶，这些单式的或是用布歇或是华托[①]的色彩点缀起来的门楣，都把新的女房主的思想引入到难于言状的心醉神迷的境地。

在一间金黄色和灰色相间的小客厅里，摆满了一件件披着出自哥柏林工场出产的精美的挂毯，这些都是极其艰巨的手工劳动的杰作，即使光算制作成本，也值十万利弗尔。客厅的每一面壁板，实际上就是一整块长方形的画布，有凡尔奈或是克勒兹[②]作的画。工作室则挂满了夏尔丹[③]的最优秀的画像，和摆饰着克洛蒂翁[④]雕塑的最细腻的陶制品。

开始，雅纳泛泛地大致察看了一下，她计算着房间的数目，接着，她便研究细节了。

由于她嫌穿在身上的化装服碍手碍脚，由于她身上的鲸须围腰裹得她难受，她就走进卧室，迅速地脱下衣服，穿上一件舒适的丝织浴衣。我们的母亲辈，在对物品命名时，未免欠谨慎了一些，也给这件迷人的浴衣起了一个名字，我们在这儿就不再详述了。

当她要打开橱柜伸出胳膊时，当敞开着的浴衣露出了她那白净丰腴的颈部、肩部时，(上面还镀了一层金灿灿的、鲁本斯[⑤]画笔下常用的耀眼的反光)藏在帏幔里的、躲在画壁后的幽灵大概应该为能占有这样一位自以为占有了它们的迷人的女主人而欢欣鼓舞了吧。

---

①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
② 克勒兹(1725——1805)，法国画家。
③ 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
④ 克洛蒂翁(1738——1814)，法国雕塑家。
⑤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她气喘吁吁的上上下下跑了一圈，已经感到精疲力竭了，手上的蜡烛也燃烧掉四分之三了。看完之后，她回到卧室，房间里的床上挂着绣有一大朵一大朵千奇百怪的花朵的蓝底锦缎帷幔。

她用眼睛和手把一切都打量过，计数过，抚摸过了。现在，她只剩下要欣赏自己了。

她把蜡烛放在一只塞夫勒[1] 出产的镶着金边的独脚小圆桌上，陡地，她的眼睛落在一座大理石雕刻的恩底米翁[2] 塑像上。这是布夏东[3] 手下的一个精巧而富有肉感的形象，她站在棕红色斑岩的基座上，为爱情所陶醉，上身向后仰着。

雅纳正在感受着这奇异的刺激时，在安放恩底米翁塑像后面的一面镜子里发现了自己。她的浴衣已经从她的双肩滑落到地毯上。精致的细麻布衬里，被分量较重的锦缎一拖，也滑落下来，露出了她上半段雪白、浑圆的胳膊。

激情使她昏昏欲醉，她无端地颤抖着，把脑袋靠在自己的肩上，把自己的嘴唇贴在微微悸动的肌肤上。正当她继续用目光去探索在镜子里召唤着自己的这对眼睛时，蓦地，她的眼睛失去了光彩，她的头在一声叹息声下落到了胸膛上；接着，便走去倒在床上，睡了过去，在她身上，床幔向一边斜了下来。

蜡烛在溶化了的液面上，发出了最后一道火花，接着，随着最后的一道光亮，散发出它最后一阵清香。

---

① 塞夫勒，法国沿塞纳河一城市，在巴黎西南二公里处，以所产瓷器著名。
② 恩底米翁，希腊神话中月神所爱的青年牧羊人。
③ 布夏东（1667——1742），法雕塑家。

25 博西尔先生的学会

博西尔完全照着穿蓝色化装服的人的劝导去做了，他来到了称之为他们学会的所在地。

和奥利瓦匹配的这位朋友，受到了两百万的巨款的引诱，他特别对同伙们当晚不把这宗大大有利可图的计谋告诉他、因而有把他排除在外的意图，深为不安。

在学会的会员中，博西尔早就为自己博得了一个危险人物的名声，这并不奇怪，也不困难。博西尔确实与众不同。他曾穿过制服当过兵。他会把一只手贴着臀部，另一只手做出击剑的姿势。话不投机，他就习惯地把帽子压到眉梢上。对于胆量平平的人，任何架势都似乎是相当吓人的，特别是当这些人害怕引起决斗或司法机关的好奇心时，更是如此。

因此，博西尔打算对这些公开对他表示不恭的人进行报复，要给铁罐街上这个藏垢纳污之地的同伙一点厉害看看。

他走进学会时，引起了一阵震动。

那里的第一间客厅，是一间漂亮的漆着灰颜色的客厅，里面有一盏吊灯和不少张赌桌。我们说，里

面有二十来个赌徒，他们一面喝着啤酒和果子汁，一面龇牙咧嘴地对着七八个看着纸牌的、搽着浓重的脂粉的妇女微笑着。

在主桌上，他们玩着“法老”[①]，赌注很小，赌兴也就相应地不太大。

穿化装服的人，在长外衣的褶皱里挺着胸脯，抖动着风帽，走了进来。几位太太看见他进来，便含讥带讽地，向他挤眉弄眼地傻笑着。博西尔先生自以为是个美男子，妇女们对他很随和。

赌徒中的一个，外表像一个老庄家，他的脸上带着三分和气，他首先开了腔，使博西尔有了发泄的由头。

“见鬼！骑士，”这个老家伙说，“您从舞会来，可是脸色这么难看。”

“真是这样。”太太们异口同声说。

“我原以为这儿有我的朋友呢。”他说。

“哦……原来是这样。”好几个人说。

“那末好！我受骗上当了。”

“指什么方面？”

“我指的是，有许多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庄家又使了个眼色，在场的同党也做了抗议的表示。

“妈的，你究竟想说什么？”其中的一个赌徒在他耳边说了一句。

“待一会儿，我们再作解释吧。”

“那末玩吧。”庄家说。

“一个单路易。”一个女人一面摸着博西尔的肩膀，一面尽可能地挨近他的那只钱包。

“我要玩就玩几百万，”博西尔果敢地说，“说真的，我并不认为

---

① 一种纸牌赌博。

你们真的在这儿玩几枚可怜的路易。几百万！——算了吧，铁罐子街的先生们，既然可以肯定地说，大家在玩几百万的赌注，那末就让一个路易的赌金见鬼去吧！要来就是几百万，百万富翁们！”

博西尔的精神状态到了这样一种疯狂若癫的程度，它会促使人去做违反常情的超出一定限度的举动。一种比喝醉酒更危险的醉意把他刺激得不能自已了。突然，有人在他身后往他腿上狠狠地踢了一下，他顿时中止了他的议论。

他回过头来。在他身旁，看见了一个暗黄色的大脸盘，这张脸绷得紧紧的，长着一脸的麻子，一对黑瞳仁像燃红的煤炭那样亮闪闪的。

这个模样奇怪的人看见博西尔要发火了，一面回报以一个符合礼仪的致意，一面用像利剑般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

“葡萄牙人！”博西尔说。刚才给了他一下子的那个人，又突如其来地向他这样致意，使他不禁大为吃惊。

博西尔知道这个葡萄牙人是他们的一个同伙。这个葡萄牙人和这些老赌客玩牌，总是只出不进的。每个星期，他把自己的赌注规定在百来个路易的样子，一般地说，一些老赌棍就把他这百来个路易给卷走了。

博西尔刚才在腿肚子上挨了这个葡萄牙人给他的一脚，愣了一会儿，默不作声地坐下去了。

葡萄牙人在赌桌旁就座，在赌桌上放上了二十个路易，在一刻钟之内，下了二十回注，就被六个贪婪的赌徒剥得干干净净。他们在一时之间，也把庄家及其同伙对他们一次次的打击置于脑后了。

钟打响了凌晨三点，博西尔喝完了一杯啤酒。

两个仆人走进来。庄家把他的钱抛进赌桌的夹层里，因为学会的规定是建筑在对所有的成员的信任的基础上的，个人是永远掌握不了学会的全部公积金的。

因此，每到聚赌结束时，钱就通过一个小口，落进赌台的夹层里去；并在这个公约的这一项的附注上，加上了一条，即庄家永远不能穿长袖子的衣服；他身上永远也不能带钱。

这就意味着大家不允许他把二十来个路易放进袖管。学会还保留了对他搜身的权利，就是说，假如一旦他把钱灌进自己的腰包的话，就可以把他身上的金币拿出来。

我们说，仆人们给赌桌上的每一个赌徒拿来了宽袖长外套、披风和利剑；有几个幸运的赌徒，把胳膊伸给太太挽住；没有这种艳福的人则各自坐上了坐轿，这种坐轿当时在一些冷僻的街区还在盛行；黑夜进入了这间赌厅。

博西尔穿上了他的化装服，仿佛是要作一次长途旅行似的；但他一层楼梯也没有走完，楼下的门又关上了，这时出租马车、坐轿、行人正在逐渐远去，博西尔又重新回到了赌厅，十二个同伙全都折回来了。

“我们好生谈谈吧。”博西尔终于开口说道。

“把您的油灯点上吧，讲话别嚷嚷。”葡萄牙人用道地的法语冷冷地对他说，他自己也把放在桌上的一支蜡烛点燃了。

“我有一件事要相告，”葡萄牙人说，“幸好，我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博西尔先生今晚舌头痒痒的，说话没有分寸……”

“我不懂您在说什么。”博西尔说。

“我们也不懂。”场上的其他正在洗耳恭听的人一齐跟着说。

“就是这样嘛。博西尔先生想证明，是他首先找到了一笔生意。”

“什么生意？”利益相关的人齐声问道。

“一笔两百万的生意啊！”博西尔用夸张的口吻大声说道。

“两百万！”他的同伙一致惊呼道。

“首先，”葡萄牙人抢先说，“您在夸大事实，生意不可能这么

大。我这就向您证实我的话。”

于是，葡萄牙人为自己斟了满满一大杯杏仁糖水，他安详地啜饮着，态度仍然是那么冷冰冰的。

“您得知道，”他说，“项链最多值一百五十万利弗尔，我可不是为博西尔先生才这么说的。”

“啊！倘如说这是一串项链的话……”博西尔说。

“喂！喂！”葡萄牙人说，口气冷得像一块大理石，“您等会儿再说，让我先说。时间紧迫，因为您不是不知道，大使至迟再过八天要来了。”

“这件事可真复杂啊。”在场的人心情都非常激动，十分关切所说的事情，他们心里在想：“项链，一百五十万利弗尔，大使……究竟在说些什么啊？”

“两句话就说清楚了，听着。”葡萄牙人说，“鲍埃梅先生和鲍桑热先生叫人向王后献了一串价值一百五十万利弗尔的钻石项链。王后拒绝了。珠宝商不知怎么办好，把这串项链藏起来了。他们很为难，因为这串项链只有王室人员才买得起。那好，我找到了一个王室的成员，她将买下这串项链，并把它从鲍埃梅和鲍桑热先生的保险柜里引出来。”

“这是谁？……”同伙的人一致问道。

“这就是我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葡萄牙的王后。”

说完，葡萄牙人显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

“我们却越听越糊涂了。”同党们齐声说道。

“还有比这更清楚的事吗。”葡萄牙人说，“只需听清我说的话嘛。现在大使空缺，只有一个代办。新任大使苏扎先生，最早要八天以后才能到达。”

“好！”博西尔说。

“在这八天之内，有谁不让这位急于要看看巴黎的大使到来，

上任呢？”

在场的人都张大了嘴面面相觑。

“你们要好好领会，”博西尔赶忙说，“唐·玛诺埃尔是想对你们说，来人可以是一个真大使，也可以是一个假大使。”

“一点儿也不错。”葡萄牙人补充说道，“倘若即将到任的大使想替葡萄牙王后陛下买下这串项链，难道他没这个权利吗？”

“当然有啦！”在场的同伙齐声说道。

“那么，他就会和鲍埃梅和鲍桑热先生打交道了。就这些。”

“说得再明白也没有啦！”

“但是，打完交道可得付钱哪。”赌“法老”的庄家说。

“啊，是的。”葡萄牙人回答道。

“鲍埃梅和鲍桑热先生不会没有充分的保证金。就把这串项链交到一位大使的手上，哪怕这位大使是真的。”

“啊！保证金的事我早已想到了。”未来的大使接着就说。

“什么保证金？”

“我们不是说了，大使馆里冷清清的，没有什么人吗？”

“是啊。”

“大使馆里只有一个主事，这是一个法国佬，他的葡萄牙语说得和上流社会里那些人一样糟①。如果葡萄牙人和他讲法语，这就可使他不感到为难，他真是求之不得。如果法国人向他讲葡萄牙语，倒又给了他显身手的机会，他也同样很高兴。”

“那又怎样？”博西尔问。

“还说那又怎样哪！先生们，我们以一个新的公使团的全套班子的排场去见这个法国佬。”

“排场是好的，”博西尔说，“然而证书更有用。”

---

① 上流社会中有时为了社交需要能诌几句外国话，但只会那么几句。

“证书会有的。”玛诺埃尔简短地答了一句。

“唐·玛诺埃尔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这是毋庸置疑的。”博西尔说。

“排场和委任状一旦使主事对我们这个公使团确信无疑了，我们就住进大使馆。”

“啊！啊！这真够劲。”博西尔打断他的话说。

“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葡萄牙人继续说道。

“这样做并不难。”其他的同伙都一致肯定地说。

“但主事如何对付？”博西尔又问。

“我们不是说了吗？让他相信么。”

“假如一旦他变得疑神疑鬼，只要有一点点苗头，就把他辞掉。我想，一个大使总有权撤换他手下的主事吧？”

“那当然罗。”

“那末我们就是大使馆的主人了。我们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去拜访鲍埃梅和鲍桑热先生。”

“不，决不能。”博西尔赶紧说，“我觉得，您似乎忘了最关键的一点，而我在宫廷里生活过，我却知道其中的细节。这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那次行动，一位大使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不事先觐见王上陛下是不可能的，而就在这一点上，我的天哪，存在着危险。别人当场就会对我们说，我们说的葡萄牙语带着标准的高卢音。于是作为回敬，他们会把我们送到巴士底狱去的。我们可得当心啊。”

“您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亲爱的同事，”葡萄牙人说，“我们是不会自己上门去找死的，我们大家都将呆在自己的寓所里。”

“这样，鲍埃梅先生也许就不会确信我们是葡萄牙人和大使了。”

“鲍埃梅先生会明白我们来到法国的唯一的任务是买项链，因为正在我们赶路时，大使已经易人了。我们接到的只是接替他的委

任状。这个委任状，如果需要，我们就让鲍桑热先生看，既然我们事先已经给大使馆的主事先生过目了。不过，倒是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给国王的几位大臣看的，因为大臣们既好奇又多疑，他们会在一大堆细节上找我们麻烦的。”

“啊，一点儿也不错，”大家高声说道，“可别让我们与大臣们打交道。”

“并且，假如鲍埃梅先生和鲍桑热先生要求……”

“要求什么？”唐·玛诺埃尔 问。

“先预付一点款子。”博西尔说。

“这样事情就难办了。”葡萄牙人窘困地说。

“因为不论怎么说，”博西尔接着说道，“一位大使到来，不是带着信用卡，就是带现款，通常都是这样的。”

“的确是这样的。”同伙的人齐声说。

“在任何一个使馆里，都有一个小金库的。”

“是的，一个小金库和一个信用卡。”

“我们别谈信用卡，”博西尔又说，“我们还是谈谈小金库吧。对您的大使馆里的小金库，您是怎么想的？”

“我总是把我的统治者，号称‘诚实’的王后陛下看成是一个英明的王后。她一定把各种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吧。”

“这个，我们走着瞧吧。现在，我们假定在保险柜里什么也没有。”

“这是有可能的。”同伙都微笑着说道。

“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为难了，因为我们，使馆人员，我们可以问鲍埃梅先生和鲍桑热先生，谁是他们在里斯本的联系人，我们可以让这个联系人，根据所要求的款子为他们签字、盖章、签发期票。”

“啊，这个主意好。”唐·玛诺埃尔的思想被这个主意缠住了，

神气活现地说道，“我先前还没想得这么细。”

“这个主意妙极了。”赌“法老”的庄家把舌头舐着他的嘴唇说。

“现在，着手分配角色吧。”博西尔说，“我看唐·玛诺埃尔当大使合适。”

“啊，当然啦。”大家一致同意说。

“那末我看博西尔先生当我的秘书兼翻译还不错。”唐·玛诺埃尔补充说道。

“好吧，定了，我是秘书兼翻译。”

“马上就议论一下吧，”庄家插进来说，“款子究竟如何个分法？”

“再简单不过啦，”唐·玛诺埃尔说，“我们一共是十二个人。”

“是的，十二个人。”在场的同伙互相数着说。

“那末在十二份中，”唐·玛诺埃尔补充说，“总还要有些保留。在我们之中，有些人可以得一份半。譬如说我吧，我是这笔交易的发起人和大使；还有博西尔先生，他已经嗅出了味儿，因此在来到此地时，他首先说到了百万巨款的。”

博西尔做了一个赞同的表示。

“最后，”葡萄牙人说，“卖出钻石的人也应得一份半。”

“就算这样谈妥了，”博西尔说，“明天再谈细节吧，时间不早了。”

他想着奥利瓦，现在她正单独和那个穿蓝色化装服的人呆在舞会上。对这个男人，虽说他出手大方，但尼科尔的情人是决不会盲目轻信的。

“不，不，快一点儿，我们谈完算了，”同伙说道，“这些细节是什么？”

“漆着苏扎家纹章的一辆旅行马车。”博西尔说。

“要漆是很费时间的，”唐·玛诺埃尔说，“等漆干就更费时

间。”

“那末还有一个办法，”博西尔高声说，“大使先生的马车在半路翻车了，他于是不得不乘坐他的秘书的马车。”

“您有一辆马车吗，您！”葡萄牙人问。

“看见哪一辆，就拿哪一辆呗。”

“您的纹章呢？”

“看见哪个的，就拿哪个的呗。”

“啊！这样事情就简单多啦。在鞍褥上，车厢后面，还有其他漆纹章的地方，积满了灰垢污泥，那个主事在马车上除了将看见尘土和稀泥，什么也看不见啦。”

“还有大使馆的其他人呢？”庄家问。

“我们其他人，我们晚上到，一开始，这样谨慎些，还有您，等我们一切就绪，您就第二天来。”

“很好。”

“对任何一个大使来说，除了配有一个秘书外，还得要有一个随身侍从，”唐·玛诺埃尔说，“这是一个微妙的职务。”

“骑士先生，”庄家对一群小喽罗中间的一个说，“您就担当随身侍从的角色吧。”

骑士起身允诺。

“准备买东西的钱呢？”唐·玛诺埃尔说，“我嘛，我是身无分文。”

“我是有钱，”博西尔说，“不过是我的情妇的。”

“在钱柜里还有多少钱？”同伙们问道。

“拿出你们的钥匙来吧，先生们。”庄家说。

在场的每个人都掏出了一把小钥匙，各自打开一把锁，这十二把锁把那张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赌桌的夹层锁住了；这样，在这个由正人君子组成的小团体中，没有其他十一个同事的允许，谁也休想

自个儿打开这只钱柜。

接下便是清点存款数目。

“除了这些公积金之外，一共是一百九十八个路易。”一直被监视着的庄家说。

“把这些钱交给博西尔先生和我，不过分吧？”玛诺埃尔问。

“拿三分之二吧，把三分之一分给大使馆的其他成员。”博西尔大方慷慨地说，缓和了一下大家的情绪。

按这个分法，唐·玛诺埃尔和博西尔分得了一百三十二个金路易，剩下的六十六个留给了其他人。

大家分手了，说定次日再碰头。博西尔急急忙忙地把化装服卷成一卷掖在胳膊下，跑回王妃街，他希望能在那儿重新找到奥利瓦小姐，她现在不仅具有原有的一切优点，又多出了金路易。

26 大 使

次日，将近傍晚时分，一辆旅行马车从地狱门[①]那儿驶过来，车身泥渍斑斑，污垢不堪，谁也看不清车厢上的纹章是什么形状的。

在朱西埃纳街，马车停在一幢外表豪华的官邸前面。

在这座官邸的大门口，有两个人在恭候着；其中一个穿着一套司仪穿的精致的礼服；另一个穿着巴黎高级公务人员穿的一件普通制服。

换句话说，后者像一个穿着华丽的看门人。

马车进入官邸，官邸的几扇大门冲着几个好奇的人立刻关上了。

穿着礼服的那个人毕恭毕敬地走近车门，结结巴巴地用葡萄牙语说了一大串老生常谈的欢迎词。

"您是谁?"在车厢里有一个人同样用葡萄牙语突然问道。这个人说的是一口道地的葡萄牙语。

"阁下，敝人是大使馆不称职的主事。"

"很好。您说我们的语言说得真次呀，亲爱的主

---

① 巴黎地名。

事先生。嗨，我们在哪儿下车？”

“就在这儿，大人，就在这儿。”

“好，好。”

“啊！能看见我们新任大使的勃勃英姿，真使我感到十分的高兴。”

“嘘——，在新的命令没从里斯本到来之前，什么也别透露。请您，先生，叫人把我领到我的卧室去，我累坏啦。您找我的秘书联系好了。他会把我的命令转告您的。”

主事向着博西尔深深地鞠了一躬，博西尔也亲热地回了一个礼，又用优雅的、略带嘲讽的口吻说：

“说法语吧，亲爱的先生，这会使您方便些的，对我亦是如此。”

“您说一口道地的法语就行了。”

“我！”主事喜出望外地说，“我！我是一个圣奥诺雷街的巴黎人。”

“那好，再好也没有啦。”博西尔说，“我们怎么称呼您？迪科尔诺，是吗？”

“迪科尔诺，是的，秘书先生；碰巧这个名字的结尾还是西班牙发音。秘书先生知道我的名字，真使我太高兴了。”

“是的，您在我们那里有着良好的记录，评语甚佳，由于您的好名声，我们才决定不从里斯本带主事来了。”

“啊！真叫我感恩不尽哪，秘书先生。苏扎先生对我的任命真使我受宠若惊……”

“大使先生打铃了，是吗？”

“我们快跑吧。”

他俩真的跑去了。大使先生在他的随身侍从的殷勤照料下，刚脱下衣服。他已经穿上了一件华丽的睡衣。一个理发匠被匆匆忙忙地召了来，替他整了整容。几瓶装璜华丽的旅行用的化装用品，

放在茶几上和洗脸架上。

壁炉里的火烧得旺旺的。

“请进，请进，主事先生。”大使说，他刚刚在横在壁炉前的一张宽大的安乐椅上坐下，把自己埋在椅子的厚厚的软垫子里。

迪科尔诺用法语说了一大堆恭维话。

“啊！这不是很好吗，您的法语说得妙极了，迪科尔诺先生。”

“他把我当成葡萄牙人了。”主事不胜喜欢地想着。

想到这儿，他紧握了一下博西尔的手。

“啊！”玛诺埃尔说，“可以用晚餐了吗？”

“当然可以啦，阁下。嗯，皇家广场离这儿不远，我认识一位了不起的饭店老板，他会为阁下带来一份可口的晚餐的。”

“如同给您带来的一样，迪科尔诺先生。”

“是的，大人……至于我，倘若阁下赏光，我就不揣冒昧向阁下献上几瓶本地产的葡萄酒，就如阁下只能在波尔图[①] 尝到的葡萄酒一样。”

“呃！这么说我们的主事还有一个上好的酒窖了？”博西尔兴高采烈地问。

“这是我唯一的奢侈享受了。”这个老实人谦卑地回答说。博西尔和唐·玛诺埃尔还是第一次借着烛光，看清了他那对灵活机警的眼睛、又鼓又圆的腮帮和一只红红的酒糟鼻子。

“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迪科尔诺先生。”大使说，“把您的葡萄酒给我们拿来吧，并且请来和我们共进晚餐。”

“那太荣幸……”

“别客气了，今天，我还只是一个旅客；明天，我才是大使呢。到时候我们再谈公务。”

---

① 葡萄牙杜罗河北岸一港口，以所产葡萄酒著名。

迪科尔诺喜气洋洋地离开了大使，并奔跑起来，为了让阁下提前十分钟就餐。

在这期间，三个坏蛋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巡视了一下家具和浏览了一下有关大使职权范围的条例。

“这个主事睡在官邸吗？”唐·玛诺埃尔问。

“不会吧。这家伙有一个上等酒窖，大概在那儿还藏着一个漂亮女人或是一个风流女工。他还是单身的呢。”

“守门人呢？”

“应该打发掉。”

“我来办这件事。”

“官邸的其他仆人呢？”

“雇来的仆人，明天我们的同事把他们都替换掉。”

“厨房谁来管？配膳室谁来管？”

“早就不用了！不用了！前任大使似乎从来不在官邸露面。他在城里有房子。”

“小金库怎么办？”

“小金库，倒要问问主事；这件事比较难对付。”

“这件事让我来办。”博西尔说，“我们俩已经是莫逆深交了。”

“嘘！他来了。”

真的，迪科尔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了。他通知了好孩子街的饭店老板，又在自己的住房里取来了六瓶装璜美观的葡萄酒。看他那喜气洋洋的脸色，知道一切都已经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了。阳光、大自然、外交凑合了这一切，来装璜那些不知羞耻的人称之为人的面子的那些东西。

“阁下不下楼到餐厅就餐吗？”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在房间里吃，就着火，更融洽些。”

“大人简直叫我心花怒放了。这儿是葡萄酒。”

“在我的随身侍仆摆餐具时，您就请坐吧，主事先生。”

迪科尔诺坐下了。

“最近一次外交信件是什么时候到达的？”大使问。

“您的……阁下的前任离开的前一天。”

“好。使馆人员都好吗？”

“啊，很好，大人。”

“经济上没发生问题吗？”

“就我所知，没有。”

“没有负债吗？……哦！请谈谈……假如有这种事，我们先付清了再说。我的前任是一个可尊敬的上等人，对他，我完全可以作保。”

“太感谢啦！大人不必为此费心。在三星期前，对欠款，国内已经下令拨款；并且，就在前任大使动身的次日，这儿就收到了十万利弗尔。”

“十万利弗尔！”博西尔和玛诺埃尔异口同声叫道，他们高兴得情不自禁了。

“是金币。”主事说。

“是金币！”大使、秘书、直至随身侍从都重复着说。

“这么说来，”博西尔说，他终于镇静下来了，“保险柜里存有……”

“十万零三百二十八个利弗尔，秘书先生。”

“这太少啦。”玛诺埃尔冷冷地说，“但是陛下幸好把基金归我们支配了。我不是早向您说过了吗？我亲爱的。”他面对着博西尔又补上了一句，“我们到巴黎后会缺钱用的。”

“不过，阁下已经预先采取了步骤。”博西尔毕恭毕敬地回答说。

自从主事透露出这个重要的细节后，大使的乐观情绪空前高

涨起来了。

一顿丰盛的晚宴，有鲑鱼、大龙虾、熏肉和奶酪，吃得几位葡萄牙的大人先生兴高采烈。

迪科尔诺先生还感谢上天给他送来了这一位大使。这位大使听人说法语比听人说葡萄牙语还喜欢；葡萄牙葡萄酒比法兰西葡萄酒更能为他助兴；胃里得到了舒适和满足，脑子也随之飘飘欲仙了。正当他陶醉在无上的快感和幸福之中时，忽然苏扎先生招呼他，请他回去睡觉了。

迪科尔诺站起来，带着敬意，摇摇晃晃地走出去了。

博西尔和唐·玛诺埃尔并未喝够大使馆的葡萄酒，所以并没有马上进入梦乡。

此外，随身侍从得轮在主人之后进餐。这位被称作领班的同伙，在大使和他的秘书进餐之后，也慢嚼细咽地享受了一顿。

次日的行动计划已经拟定。他们肯定了守门人已经熟睡以后，又把整个官邸察看了一番。

27 鲍埃梅先生和鲍桑热先生

第二天，亏得迪科尔诺饿着肚子忙碌了一番，大使馆终于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了。办公桌、公文夹、文具用品、豪华的气派、院子里正在跺脚的马匹，使昨天还是死气沉沉的地方，充满了生机。

在本地区消息不胫而走，说是有一个公务在身的大人物昨天夜里从葡萄牙来了。

这个传闻本应给我们这三位骗子带来声望的，结果却使他们越来越惴惴不安。

确实如此，克罗斯纳先生和布勒特叶两位先生的警察的耳朵是很长的，特别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更提防着不让自己丧失警惕。他们长着百眼巨人[1]般的眼睛，当事情涉及到葡萄牙外交官先生们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把眼睛闭上的。

然而，唐·玛诺埃尔向博西尔指出，只要胆大心细，在一星期内，可以不让警察在调查中发现疑点；在半个月之内，可以不让疑点成为确证。因此，折中算来，在十天之内，学会的行动计划不会受到什么影

① 希腊神话中看守母牛的神祇。

响。为了保险起见，整个行动计划应该在六天之内完成。

东方刚升起曙光，两辆出租马车把使馆的其他组成人员，一行九个坏蛋，拖到官邸里来了。

很快，他们被博西尔安顿好了，或者更确切些说，被他放倒在床上了。他们之中一个被安置在设有小金库的房间里，另一个在档案室，第三个替换了守门人。原来的守门人是迪科尔诺亲自辞退的，借口说他不懂葡萄牙语。这样，官邸里全是这支部队的驻军，任何异端分子想要进去，都将被拒之门外。

对于怀有政治阴谋或其他秘密的人们来说，警察就是最大的异端了。

将近中午，那个叫苏扎的唐·玛诺埃尔穿得漂漂亮亮的，登上了一辆符合他大使身分的华丽的四轮马车。这辆马车是博西尔按每月五百利弗尔的价格租来的，预付了半个月租金。

他在他的秘书和随身侍从的陪同下，出发到鲍埃梅先生和鲍桑热先生的家里去。

主事接到命令，由他负责，像通常大使不在的时候那样，应付处理有关护照、索赔、救助等事务，不过要注意在支付现金或结帐时必须征得秘书先生的同意。

这些先生们想分文也不动用十万利弗尔那笔款子，因为这是整个行动计划的关键所在。

珠宝商家的大门就像监狱的门那样，是用宽头大钉加固的，并上了几把结结实实的巨锁。随身仆人客气地敲着门。

这些巨大的钉子有艺术性地组成了各色图案，有的美些，有的丑些。这仅仅证实了无论是攻丝、锯子或是锉刀在铁疙瘩上不碰落牙齿是休想咬掉门上一块木头的。

一扇装有铁栅的窗子打开了，有人问仆人想干什么。

“葡萄牙大使先生想要和鲍埃梅先生和鲍桑热先生说话。”仆

人回答道。

有一个人马上出现在二楼，接着，楼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打开了。

唐·玛诺埃尔神色庄重地从马车里慢慢地走下来。

博西尔先生已经先行下车，伸出胳膊去搀扶阁下。

那个急急忙忙上来迎接两个葡萄牙人的人正是鲍埃梅本人。他听见马车停下来后，早就透过玻璃窗在张望了；并且他还听到了什么大使大使的，于是便冲上前去，生怕让大使阁下久候。

唐·玛诺埃尔在上楼时，珠宝商连声赔礼道歉。

博西尔先生注意到了，在他们身后，有一个体格健壮、动作灵活的老仆妇插上了门销并上了锁，在临街的那扇大门上，这些销子和锁头显得气派非常豪华。

"请原谅我，大使先生。"狼狈不堪的鲍埃梅说。

"阁下不说法语，"博西尔说，"所以听不懂您的话，先生。但我可以向他转达您的歉意，除非"，他又赶忙补了一句，"先生，您本人会说葡萄牙语？"

"不会，先生，不会。"

"这样，我就帮您说吧。"

说完，博西尔向唐·玛诺埃尔胡乱地讲了几句葡萄牙语，他以同样的语言回答。

"苏扎伯爵先生阁下，号称'诚实'的王后陛下的大使，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您的道歉，先生，并委托我问您，您是否真的还保存着一串漂亮的钻石项链？"

"一串钻石项链，"鲍埃梅慢吞吞地说，"一串十分漂亮的项链吗？"

"就是您献给法国王后的那一串，"博西尔接着说，"我们的诚实的王后陛下也听说了。"

“先生，对不起，”鲍埃梅的脸涨得红红的说，“我没有我的同事鲍桑热先生在场，是不能拿出这串项链来的。”

“那好！先生，请您的同事来吧。”

鲍埃梅弯了弯腰，抓住一根系铃的绳子，摇动着。

一分钟后，另一个人走进房间，这就是他的同事鲍桑热先生。

鲍埃梅用几句话把客人的来意向他讲明。鲍桑热向两个葡萄牙人瞟了一眼，接着便向鲍埃梅要了钥匙去打开保险柜。

十分钟后，鲍桑热先生回来了，左手拿着一只首饰盒子，右手插在他的上衣里。博西尔清楚地看见他衣服里有两支手枪的轮廓。

他们信任地把这只首饰盒子交在唐·玛诺埃尔的双手上。唐·玛诺埃尔突然生气地对他的秘书说：

“先生，请向这两个家伙说，他们超出了一个商人通常的装疯卖傻的限度了。我问他们要钻石，他们却给我看假宝石。告诉他们，我将要在法国的大臣面前告状，并以我国王后的名义，我将叫人把捉弄一个葡萄牙大使的无礼之徒扔进巴士底狱。”

刚说完上述的话，他就一反手，把首饰盒掀翻在柜台上。博西尔用不着把这些话翻译出来，这个动作足以说明问题了。

鲍埃梅和鲍桑热忙不迭地赔礼道歉，并说，在法国，人们习惯于先把钻石的样品，首饰的仿制品拿出来给人看，这样做都是为了使诚实的人满意，而不让小偷看了眼红，起歹心。

“阁下要我对你们说，”博西尔接着说，“他很生气，两个带着皇家珠宝商头衔的人居然把一个大使和一个无赖同等对待；因此，阁下就只得回官邸去了。”

鲍埃梅先生和鲍桑热先生互相使了一个眼色，又躬身不迭，重又表示了他们的尊敬之意。

苏扎先生不屑一顾地在他俩面前走过，出了门。在走出门前，

差一点儿没踩到他们的脚。

两个商人面面相觑，惊慌失措，腰直往下弯，头几乎要碰到地面上了。

博西尔昂然地跟在他的主人的后面走着。

老仆妇打开了门上一把把大锁。

“去朱西埃纳街的使馆官邸！”博西尔冲着随身侍从叫着。

“去朱西埃纳街的使馆官邸！”随身侍从跟着向马车夫叫着。

鲍埃梅隔着门上的小窗口听着。

“生意失败了！”侍从咕哝着说。

“生意成功了，”博西尔说，“再过一小时，这两个乡巴佬会找上门来的。”

华丽的四轮马车就像被八匹骏马拖拉着似的隆隆而去。

28 在大使馆里

在回到大使馆官邸时，这几位先生看到迪科尔诺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心安理得地吃晚饭。

博西尔请他到楼上大使的房间里去，并对他说：

“亲爱的主事先生，您要懂得，像苏扎先生这样一个人不是一位普通的大使。”

“我已经看出来了。”主事说。

博西尔接着说：“大使阁下想在巴黎的百万富翁和名人雅士之中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就是说，要他住在朱西埃纳大街这个不像样的官邸里是不能忍受的。因此，问题是要替苏扎先生另外找一个专门的住所。”

“这样的话，外交往来就麻烦了，”主事说，“光是签字，我们可就要跑断腿啦！”

“哦！亲爱的迪科尔诺先生，大使阁下会给您一辆四轮马车。”博西尔回答说。

迪科尔诺高兴得几乎昏过去。

“给我一辆四轮马车！”他叫道。

“您还没有乘坐马车的习惯，那可真太遗憾了。”博西尔接下去说，“一个稍许有些气派的大使馆主事

就该有他自己的马车。不过这些细节我们找机会再谈吧。眼下，我们去向大使报告外事情况。小金库呢，小金库在哪儿？”

“楼上，先生，就在大使先生的套房里。”

“离您这么远！”

“这是一种安全措施，先生。小偷要到二楼去总比进底层麻烦些。”

“小偷，”博西尔不屑地说，“为了这几个小钱！”

“十万利弗尔！”迪科尔诺说，“唷！显而易见，苏扎先生是个大富翁。并不是所有大使馆的小金库里都有十万利弗尔的。”

“能不能请您让我们查对一下？”博西尔说，“我急于要干我的事。”

“这就去，先生，这就去。”迪科尔诺一面上楼一面说。

查点完毕。十万利弗尔都是光耀夺目的硬币，一半金币、一半银币。

迪科尔诺把他的钥匙交出来，博西尔看了一会，欣赏着钥匙上精致的网格状纹理和复杂的三叶花饰。

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用蜡把钥匙印下了模子。

随后他把钥匙还给主事并对他说：

“迪科尔诺先生，钥匙放在我手里还是放在您手里好些；我们现在到大使先生那儿去吧。”

他们看到唐·玛诺埃尔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前放着他本国产的朱古力。看上去他正全神贯注地在看着一张纸，纸上面写满了数目字。一看到他的主事，他就问：

“好。请坐，迪科尔诺先生，我要向您打听一件事。”

“听凭阁下吩咐。”主事乐滋滋地说。

“事情很重要，在这件事里我需要您的帮助。您知道巴黎有没有几个比较规矩一些的珠宝商？”

“有鲍埃梅先生和鲍桑热先生，他们是宫廷珠宝商。”主事说。

“他们两人恰巧就是我不想打交道的，”唐·玛诺埃尔说，“我回绝了他们，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他们。”

“他们不幸使您生气了吗？”

“非常生气，科尔诺[①]先生，非常生气。”

“哦！如果我能稍许大胆一些，如果我冒昧地……”

“请讲吧。”

“我想请问，这两个人，他们在珠宝业中名声很好，在哪方面……”

“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科尔诺先生，他们不正派的生意人作风使他们损失了一百万，也许是二百万。”

“哦！”迪科尔诺贪婪地嚷嚷道。

“我是诚实的女王[②]陛下派来商谈购买一串金刚钻项链的事务的。”

“是啊，是啊，那串著名的项链，是已故国王[③]为迪巴里夫人定做的，我知道，我知道。”

“您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您什么都知道。那末，我是要去买这串项链的；可是，既然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不准备买了。”

“要不要我来想个办法？”

“科尔诺先生！”

“办法是非常巧妙的，大人，办法是非常巧妙的。”

“如果您认识他们那就太好了。”

“按布列塔尼的规矩，鲍桑热是我的侄子。”

---

① 迪科尔诺的昵称。

② 即葡萄牙女王。

③ 指法王路易十五。

唐·玛诺埃尔和博西尔相互望了一眼。

大家都不作声。两个葡萄牙人拼命动脑筋。

突然有一个仆人开门通报说：

“鲍埃梅和鲍桑热两位先生求见！”

唐·玛诺埃尔蓦地站起，愤怒地大声说道：

“把他们打发走！”

仆人刚要退下，准备按吩咐去做。

“不，请您自己去撵走他们，主事先生。”大使又说。

在迪科尔诺急匆匆地走出去时，博西尔向唐· 玛诺埃尔挨近去。

“啊！那末这件事肯定不会成功了吗？”玛诺埃尔说。

“不，迪科尔诺会去挽回的。”

“他会把事情搞糟的，这个倒楣的人！我们在珠宝商家里讲的全是葡萄牙语；您说过我一句法国话也不懂。迪科尔诺会把一切都搞糟的。”

“我马上就去。”

博西尔走出去。

迪科尔诺已经在楼下见到了鲍埃梅和鲍桑热。

他们几乎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因此他们在进入前面几个办公室时，是非常拘谨呆板的。

鲍桑热一看到迪科尔诺，惊喜交集地叫出了声。

“您在这里！”他说。

接着他走过去拥抱他。

“哦！哦！”迪科尔诺说，“我的有钱的侄子，您在这儿认我这个亲戚真是太赏脸了，是不是因为我是大使馆里的人员呢？”

“确实是的。”鲍桑热说，“如果说我们有点儿疏远了，请原谅我，并且还要请您帮帮我的忙。”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哦，谢谢！那末说您是大使馆的人罗？”

“我是大使馆的主事。”

“喔，太好了！我们想跟大使谈话。”

“我就是他派来的。”

“他派来的！来对我们说什么？……”

“对你们说他请你们赶快离开他的官邸，而且要赶快，先生们。”

两位珠宝商面面相觑，非常尴尬。

“因为，”迪科尔诺神气地说，“看来似乎你们既不灵活，又不老实。”

“那末请听我们说。”

“这是没有用的，”博西尔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他出现在房间门口，脸色倨傲而冷淡。迪科尔诺先生，大使阁下对您说过请这两位先生出去，请他们出去吧。”

“秘书先生……”

“请按吩咐做吧，”博西尔轻蔑地说，“请。”

说着他走了。

主事一手按着他亲戚的右肩膀，一手按着他亲戚的合伙人的左肩膀，轻轻地把他们向外面推去。

“唉！”鲍桑热叹息说，“我早跟您说过了，鲍埃梅，您做生意太死板了。”

“哦！”那个固执的德国人反驳说，“我们拿不到他的钱，他就别想拿到我们的项链。”

他们走到了靠街的门口。

正当他为他们关门的时候，突然鲍桑热改变了主意。

“请把这件事挽救过来，”他说，“您会拿到……”

“这儿的人是收买不了的。”迪科尔诺生硬地说。

接着他便关上了门。

当天晚上，大使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大人：

有一个人在您府邸的门口等着，他在等候您的吩咐，并希望能向您表示您卑微的仆人的谦恭的敬意。只要阁下做一个手势，他就会把曾经有幸得到阁下关怀的那串项链交给您的手下人。

大人，请接受我们崇高的敬意。

鲍埃梅和鲍桑热

“好啊！”唐·玛诺埃尔看着来信说道，“项链是我们的啦！”

“不，不，”博西尔说，“只有我们买下了，项链才是我们的；把项链买下来！”

“怎么办？”

“阁下不懂法语，这是已经约定了的；首先，得把主事先生摆脱掉。”

“怎么办？”

“用最简单的方法：给他一件重要的外交事务。这件事让我来办。”

“您错了，”唐·玛诺埃尔说，“他要在这儿做我们的保证人的。”

“他会说，您讲法语讲得和鲍桑热先生和我一样好。”

“他不会说的，我请他别说。”

“好吧，让他留着。叫那个拿着钻石的人进来。”

那个人被带进来了，这人就是鲍埃梅。他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地赔了好些不是。

随后，他把他的钻石拿出来，装作要把它们留下让人仔细鉴赏似的。

唐·玛诺埃尔拦住了他。

“像这样的考验也够多的了，”博西尔说，“您是一个多疑的商人，您应该老实一些。请坐在这儿，我们一起谈谈，因为大使先生已经原谅您了。”

“喔唷！卖东西真是够苦的！”鲍埃梅叹息着说。

“偷东西要受多少罪啊！”博西尔心里思忖道。

29 交　易

于是，大使先生同意仔细地察看项链。

鲍埃梅先生绘声绘色地介绍着每一颗钻石，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美妙之处。

“从总体看，对这些钻石，”刚才和唐·玛诺埃尔用葡萄牙语交谈的博西尔说，“大使先生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总的来说是令人满意的。”

“至于每颗钻石本身，那就不是一回事了；大使阁下看出其中有十颗稍许有些瑕疵和斑点。”

“哦！”鲍埃梅说。

“大使阁下对钻石比您还内行。”博西尔插嘴说，“西班牙的贵族在巴西玩钻石，就跟这儿的孩子玩玻璃似的。”

果然，唐·玛诺埃尔把手指在几颗钻石上一颗颗地点了点，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洞察力，指出一些几乎看不出的瑕疵，这些瑕疵即使一个钻石行家也可能会忽略过去。

“可是，就像这么一条项链，”鲍埃梅看到这么一位大贵人竟然还有着精明的珠宝商的眼力，不禁感到有些吃惊，他说，“就像这么一条项链，已经把眼下

全欧洲最美丽的钻石都汇集在一起了。”

“这倒不假，”唐·玛诺埃尔说。博西尔接到了一个暗示，便接着说：

“喂，鲍埃梅先生，事情是这样的：葡萄牙王后陛下听人说起了这串项链，她派大使阁下在看过这些钻石以后洽谈这件事情。大使阁下认为这些钻石不错，这串项链您想卖多少钱？”

“一百六十万利弗尔。”鲍埃梅说。

博西尔把这个数目又向大使说了一遍。

“贵了十万利弗尔。”唐·玛诺埃尔说。

“既然大人对您这么说了，”博西尔说，“他一定有充分的把握，因为大使阁下是从来不会讨价还价的。”

鲍埃梅显得有些动摇了。没有比一个讨价还价的买主更能使多疑的商人放心的。

博西尔关上首饰盒，把它交还给鲍埃梅。

“我好歹得跟鲍桑热先生讲讲，”鲍埃梅说，“大使阁下同意吗？”

“讲什么啊？”博西尔问。

“我是说，大使阁下对这串项链似乎出到了一百五十万利弗尔。”

“是的。”

“从现在起，价钱就定在一百五十万利弗尔。”

“行。”

“剩下的问题，”鲍埃梅说，“就是要鲍桑热先生认可……”

“那当然，是这样。”

“那末还剩下支付方式的问题罗。”

“在这方面，您不会遇上任何困难的，”博西尔说，“您希望怎样支付呢？”

“哦！我当然知道没有人拿得出一百五十万硬币的！”鲍埃梅叹息着大声说道。

“再说，您自己也会感到尴尬的，鲍埃梅先生。”

于是他向唐·玛诺埃尔转过身去。

“大使阁下将付给鲍埃梅先生多少现金？”

“十万利弗尔。”葡萄牙人说。

“十万利弗尔。”博西尔对鲍埃梅说，“签订合同时给。”

“还有其余的呢？”鲍埃梅问。

“大使阁下从巴黎到里斯本跑一次总得有一段时间，除非您宁愿等待从里斯本送到巴黎来的债务通知书。”

“秘书先生向我提出的方式我认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是不是分期付款？”

“分三次付款，鲍埃梅先生，每次五十万利弗尔，这对您来说将是一次有趣的旅行。”

“一次到里斯本去的旅行吗”

“而且，您这次旅行的费用由大使馆支付，而我，或者是主事先生，我们会陪您去的。”

“我带着钻石吗？”

“当然啦，除非您喜欢从这里把期票汇去，收回款项，而钻石到葡萄牙就不能随身带了。”

“我不知道……我……以为……旅行也许是必要的……而且……”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博西尔说，“我们在这里签字，您将先拿到您的十万现款，您签字同意出售，随后您把您的钻石送交陛下……哪家银行与您有商务关系？”

“尼内·巴尔博阿先生兄弟银行。”

唐·玛诺埃尔抬起头来。

“我的户头就在这两位银行家那里。”他微笑着说。

“大使阁下的户头就在这两位银行家那里。”博西尔同样微笑着说。

鲍埃梅显得非常高兴，看起来他一点儿心事也没有了，他弯了弯腰似乎是表示感谢和要告辞的样子。

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站住了。

“怎么啦？”博西尔感到不安，问道。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鲍埃梅又说道。

“哦！哦！”

“事情是这样的：这串项链曾经献给过法兰西王后。”

“她拒绝了。还有什么？”

“先生，我们不能不先告诉一下王后陛下就让这串项链从此离开法国，我们对王后的尊敬、甚至是忠诚，要求我们让王后陛下先作选择。”

“完全正确，”唐·玛诺埃尔庄严地说，“我希望一个葡萄牙商人也能跟鲍埃梅先生说出同样的话。”

“大使阁下慨然同意，我感到非常幸福和骄傲。现在就剩下两个要预先解决的问题：一个是鲍桑热要同意这些条件；另一个是法兰西王后需要再一次、也就是决定性的拒绝。为了这两件事，我请求您给我三天时间。”

“在我们这方面，”博西尔说，“十万利弗尔现款，另外给您三张五十万利弗尔的汇票。钻石盒子就交给大使馆的主事先生或者是我，我们准备一起陪您到里斯本的尼内·巴尔博阿两兄弟那儿去。三个月内全部付清，旅费我们负责。”

“是，大人；是，先生。”鲍埃梅边行礼边说。

“还有！”唐·玛诺埃尔用葡萄牙语说。

“什么？”这次是鲍埃梅感到不安了，他又回过来。

“作为额外报酬，”大使说，“一只值一千皮斯托尔[1]的指环，给我的秘书，也就是说，给我的主事，总之，珠宝商先生，是给您的同乡。”

“完全正确，大人，”鲍埃梅喃喃地说，“这笔开销我脑子里已经想到过了。”

唐·玛诺埃尔像大老爷似的，挥手把珠宝商打发走了。

只剩下了两个合伙人。

“能不能请给我解释一下，”唐·玛诺埃尔不无激动地对博西尔说，“您怎么想出这个鬼念头，不叫他把钻石放在这儿？到葡萄牙去旅行！您这是疯了吗？不能给这两个珠宝商钱来交换他们的钻石吗？”

“您把您的大使角色看得太认真了，”博西尔反唇相讥地说，“对鲍埃梅先生来说，您还不完全是苏扎先生呢。”

“哪里会！如果他有怀疑他还会谈生意吗？”

“您怎么想随您高兴吧。很可能他不会谈的。可是任何人，只要手里有了一百五十万利弗尔这笔巨款，都会自以为在世界上所有的国王和所有的大使之上。任何人，他要把一百五十万利弗尔去换几张纸片的话，他都想知道这些纸片是不是真的那么值钱。”

“那末，您到葡萄牙去吧！您又不懂得葡萄牙语……我对您说您疯了。”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请到这儿来，骑士先生。”博西尔对出现在门口的随身侍从说，“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吧，是不是？”

“是的。”

“您听到我讲了吗”

“当然罗。”

---

① 法古金币，每皮斯托尔相当于十个利弗尔。

“太好了。您是不是认为我做了一件傻事?”

“我认为您做得完全对。”

“请说,请说说您的计划,”唐·玛诺埃尔冷冷地接着说。

“在离开巴黎五十里远的地方,”博西尔说,“这个有头脑的小伙子,脸上戴着一个面具,亮出一两支手枪给我们的马车夫看看;他将抢走我们的汇票、我们的钻石、把鲍埃梅先生痛打一顿,我们的计策就成功了。”

“这我不懂,”随身侍从说,“假如我看到博西尔先生和鲍埃梅先生是一起从巴荣纳上船到葡萄牙去的呢?”

“太好了!”

“鲍埃梅先生,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喜欢大海,并在甲板上散步。一天轮船晃了一晃,他身体一侧跌进海里,首饰盒也被看作是和他一起掉进了海里,这就行了。大海里能容纳得下印度的运金银的大船,为什么就不能留下值一百五十万利弗尔的钻石呢?”

“哦! 对了,我懂了,”葡萄牙人说。

“这就好嘛。”博西尔咕哝着应了一声。

“不过,”唐·玛诺埃尔接着说,“谁要拿下这些钻石,谁就得进巴士底狱,谁要把珠宝商先生扔进大海谁就会被吊死。”

“谁要抢钻石,谁就会被抓住。”随身侍从说,“谁要把这个人淹死,决不会受到怀疑。”

“再说,我们到时候看吧,”博西尔说,“现在还是演我们各自的角色吧。”

30 办报人的家

时间是在那个葡萄牙人和鲍埃梅谈生意的次日，也就是我们曾经看到的这个故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出现在歌剧院舞会以后的第三天。

地点在蒙托盖伊街上一个围着铁栅栏的深院最里面的一幢狭长的小房子内。这幢房子的富有外省情调的抗风斜撑挡住了从街上传来的喧嚣声。房子的底层是一个半开半掩的店面，要走近这个店面，先要经过铁栅栏这一关和院子里的空地，还要设法越过几个里面有着二三个发出恶臭的窟窿似的小潭。

这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办报人的房子。那时候大家把新闻记者叫作办报人。办报人住在二楼，底层用来堆放一捆一捆标着号码的报纸。另外两个楼里住着一些安分守己的人。他们每年总要很不愉快地看到好几次办报人所遇到的粗暴场面，这些场面是警察，被得罪的人，或者是被当作希洛人[①]对待的演员引起的。

一扇暗门打开又关上了，声音消失了，受到威胁

① 斯巴达的国有奴隶。喻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的人。

的人逃之夭夭；闯入者面对的只是四个手持长枪的法国卫兵，他们是由一个老仆妇飞快地去中央菜场哨所请来的。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闯进来的人找不到他们要出气的人，就迁怒于堆在底层的受潮的废纸。他们撕毁、践踏或者焚烧——如果不幸附近找得到火种的话——一部分有罪的纸张。

除了偶尔有这样几次热闹场面以外，这幢“铁栅栏”房子是以安静闻名远近的。

勒多先生每天早晨出去，在码头、广场、大街小巷各处兜兜，看看，他找到一些笑料、伤风败俗的丑事，就用铅笑飞快地速记下来，并加以评注，描绘一番，登载在他下一期的报纸上。

他的报纸是周刊。

也就是说，勒多先生每星期有四天时间在采访、写文章，其余三天时间用来印刷报纸，让它按期出版。

我们谈到的这一天，也就是奥利瓦小姐挽着穿蓝色化装服的人在歌剧院舞会上尽情欢乐后的七十二小时，这一期报纸刚刚出版。

勒多先生早晨八点起身时，从老仆妇手里接过了当天的报纸，报纸上的油墨还没有干透，在她暗红色的裙袍下面发着臭味。

他急急忙忙地阅读着这份报纸，神情专注，就像一个慈祥的父亲在检查他心爱的儿子有什么优缺点。

“我对这一期很满意。”办报人说。他从他窄小的卧床上举起他两条比卧床更显得细长的胳膊。

“是啊，”阿尔特贡特说，“可是印刷所里的人在说些什么，您知道吗？”

“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在说，这一次您肯定得去巴士底狱了，逃不了啦。”

勒多坐了起来，镇静地说：

“卖了今天这份报纸我要替您买一副耳环，”办报人卷在他那条不太干净的白色床单里说道，“有没有人来买过大批报纸?”

“还没有呢，如果老这样下去，我的耳环也不会有什么光。”

阿尔特贡特赶紧下楼，她一双粗大的腿踩得木扶梯叽叽嘎嘎地响，她对脚夫提问时响亮的声音也不断穿过地板传到楼上。

脚夫回答说，他要把这些报纸背到马雷区，新圣——吉尔街，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家里。

办报人高兴得跳了起来，几乎把他的小床也捅破了。他起身，亲自去催促交货。交货工作是托付给唯一的一个职员管理的，这个职员活像一个饿鬼，脸色苍白得就像报纸一样。一千份报纸装上了奥弗涅人的背货架，脚夫背着这些沉重的报纸，弯着腰，消失在铁栅栏外面。

勒多先生正在为自己有了这样一位好相识而感到庆幸时，突然院子里又响起了一阵铃声。

“去看看，阿尔特贡特，我不相信这是来买报纸的。”

阿尔特贡特继续下楼去开门。

勒多先生在窗口瞧着，他这副全神贯注的神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对他本人以及他的铺子已经作了一番描绘了。

阿尔特贡特打开门，果然看见一个穿着简朴的男人。这个人打听报纸编辑是不是在家。

“刚才，”他说，“用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的名义取走了一千份报纸，我是来付钱的。”

“哦！这样的话，请进来，”

这个男人跨进铁栅栏，但还没等她把铁栅栏关上，突然在他身后出现了另一个年轻、高大、英俊的来访者，他抓住了铁栅栏说道：

“劳驾，先生。”

他二话没说，就跟在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派来付钱的人的后面走了进来。

阿尔特贡特听到埃居的声音着了迷，一心想着这笔收入，急着跑回主人那儿去。

“喂，喂，”她说，“一切顺利，买一千份报纸那位先生送钱来了。”

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的付款人走了进来，把一小袋价值六利弗尔的埃居放在他前面，一个个地数了一百个，堆成了十二堆。

送埃居来的人说了几句客套话表示谢意，告辞了。

“请对伯爵先生说，他想找我就来找，我随时都在恭候，”他说，“另外再对他说请他放心：我会保守秘密的。”

“这是不必要的，”付款人说，“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是不受约束的，他不相信动物磁力说，他希望大家嘲笑麦斯麦，他宣传小木桶的奇事只是为了自己寻寻开心。”

“好吧，”一个人在门口轻声说，“我们要设法让大家也来嘲笑嘲笑这位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

勒多先生看到一个人进入了他的房间，他觉得这个人的脸色似乎比前一个人更加阴沉。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但对他英俊的外貌，勒多先生的意见和我们大相径庭。

他觉得他的眼色和表情都像是来意不善。

的确，他的左手捏着剑柄，右手按着一根棍子的顶端。

“您是勒多先生吗？”陌生人问道。

“就是我。”

“这篇文章的作者？”陌生人冷冷地从口袋中抽出一份刚出版的当天报纸。

“实际上我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勒多说，“而是出版者。”

“哦！天哪！这可真是一件坏事，的确如此，”年轻人接着说道，他越说越激动了，“可是，请听着，文痞先生，事情得轮着来，刚才您收下了埃居，现在您要挨棍子啦。”

“喔！”勒多叫道，“我们去瞧瞧吧。”

“我们去瞧什么？”年轻人用一种简短的、完全是军人的语气说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向他的对手走了过来。

可是他的对手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类事情，他熟悉他自己这幢房子里的所有拐角过道。他只需回过身去，就能找到一个门，冲进去，把身后的门扉当作盾牌似的推上，再从这个房间走进一个毗连的房间，这个房间通向开在老奥古斯丁街上的那个有名的通道出口。

一到那儿，他就安全了：那里另外有一个小铁栅栏，只要把他随身带的钥匙一转他就打开栅栏，逃之夭夭了。

可是这一天对这个可怜的办报人来说却是太不吉利了。因为就在他要把手伸向钥匙的时候，他从栅栏门里看到门外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许由于全身热血在沸腾而显得雄伟壮大，在他看来似乎像个海格立斯。这个人气势汹汹、一动不动地在等待着，就像当年海斯佩吕丝的恶龙在守候来偷吃金苹果[①] 的人一样。

“先生，请让我过去，我求求您。”勒多对守在铁栅栏外面的青年说。

“先生，”追在勒多身后的年轻人叫道，“先生，请抓住这个混蛋。”

“请放心，夏尔尼先生，他过不去。”铁栅栏外面的青年说道。

“塔韦尔奈先生，是您！”夏尔尼大声说，原来那第一个跟着付款人从蒙托盖伊街闯到勒多家里来的人就是塔韦尔奈。

---

① 希腊神话中的故事。

这两个人在早晨看报纸的时候产生了同一个想法，因为他们内心的感情是相同的。他们无需相互交换思想，就不约而同地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

这个想法就是到办报人家里去，要求他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否则就用棍子揍他。

不过，他们两人在看到对方时心里都没有好气，他们各自都把与自己有同样感情的人猜作是一个情敌。

因此，夏尔尼说，"是您！塔韦尔奈先生"这句话时，口气是相当阴沉的。

"就是我，"菲利普用同样的口气回答，他一面还向那个双臂伸出铁栅栏在苦苦哀求的办报人恐吓了一下，"就是我，不过看来我来得太晚了。如果您不肯发发慈悲替我把门打开的话，我对这场好戏只能看看罗。"

"好戏！"办报人吓坏了，咕哝着说，"好戏！你们在说什么啊？两位先生，你们要掐死我吗？"

"哦！"夏尔尼说，"这句话讲得太过分了。不，先生，我们不会掐死您的，可是我们首先要向您提些问题，以后我们再看着办。塔韦尔奈先生，您允许我随意和这个人打交道吧，是不是？"

"当然罗，先生，"菲利普回答说，"您是先来的，您占先了。"

"这儿，您贴着墙，别动，"夏尔尼说，一面做了个姿势感谢塔韦尔奈，"那末，亲爱的先生，您承认您写了、并且出版了那篇攻击王后的、您称之为开玩笑的短篇小说罗，这篇小说就登载在今天早晨您的报纸上。"

"先生，这并不是攻击王后。"

"特内瓦托安，倒过来就是安托瓦内特……喔，别撒谎，先生……

"我并不打你，也不爽爽快快杀掉你，而是把你活剥。这也许是

很平凡的，也是很低级的。请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我问您，这篇抨击文章是不是您一个人写的？”

“我不是告密者，”勒多挺直身子答道。

“太好了！这就说明了你还有一个同谋。首先，就是那个叫人向您买那一千份谩骂文章的人，就是您刚才说的，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行！伯爵将为他付出代价的，现在先和您算帐。”

说着他就举起了棍子。

“先生，我要是有一把剑就好了。”办报人大叫道。

夏尔尼又把棍子放了下来。

“菲利普先生，”他说，“请把您的剑借给这个坏蛋，我请求您。”

菲利普把剑掷在脸色发白的勒多脚下。

可是勒多一动也不动，仿佛他很怕他脚下这把剑，就像害怕刚才举在他头上的棍子一样。

“在采取这个极端措施以前，我总得把其他一切方法都试过，”夏尔尼说，“因为我觉得用棍子打人，打的人和挨打的人同样要花力气。不过，既然这位先生肯定比较喜欢挨棍子，而不喜欢挨剑刺，那就算了，满足他一下吧。”

这几句话几乎还没有讲完，勒多就发出一声尖叫，说明夏尔尼已经把他的言论付之行动。接着又是结结实实的五六下，每一下都引起一声号叫，和他所受到的痛苦相互呼应。

夏尔尼终于住手了，他打累了；而勒多则匍伏在地，他被打累了。

“喂！”菲利普说，“先生，您结束了吗？”

“结束了！”夏尔尼说。

“好吧！现在，请把我的剑还我，它对您已经没有用了，请您把栅栏门打开，让我进来。”

“喔！这是谋杀！”勒多叫道，“喂，马上给我一剑，把我杀了吧，

这样就结束了。”

“哦！现在，”夏尔尼说，“您请放心，我相信这位先生甚至连碰也不会碰您。”

“您说得对，”刚才进门的菲利普带着一种高傲的轻蔑神情说道，“我决不会的。您已经被揍过了，行了，俗语说得好：Non bis in idem。[①] 可是还剩下的报纸呢，这些报纸必须销毁。”

“哦！太好了！”夏尔尼说，“看到了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要我也许就忘了。可是，塔韦尔奈先生，您怎么这样巧，会出现在这个门口呢？”

“是这样的，”菲利普说，“我在这附近打听到了这个坏蛋的脾气。我知道他的习惯，只要逼紧了，他就脚底擦油。我了解了他逃走的方法，于是我就想到，我还是不要从前面的门进来，而从这扇暗门进来，然后我把门在身后一关，我就能在洞里抓狐狸了。您也同样想到了要教训教训他，只不过您比我更急，您还没有完全打听清楚，就从正门进来，于是他就逃过了您。幸而您在这儿碰到了我。”

“我可真高兴啊！来，塔韦尔奈先生……这个混 蛋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印刷所去。”

“不过我的印刷所不在这儿。”勒多说。

“瞎说！”夏尔尼威胁着大声说。

“不，不，”菲利普高声说，“您看得很清楚，他不是瞎说，铅字已经回装，只剩下印好的报纸。不过，除了已经卖给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的那一千份外，这一期还应该是齐全的。”

“那末，就让他当着我们的面把这一期全毁掉。”

“烧掉 ，那更可靠些。”

---

① 拉丁文，意为不会发生两次同样的事情。

菲利普觉得这个办法合他的意，赞同了，他推着勒多向店堂走去。

31 两个朋友是怎样变成敌人的

那时候，阿尔特贡特听到了她主人的叫喊声，又发现门关着，她就去找警卫队。

可是，在阿尔特贡特回来之前，菲利普和夏尔尼正好有时间随手拿起几份报纸点起了一堆熊熊烈火，随后把其他撕碎的报纸扔进火中，这些报纸一遇到火焰就慢慢燃烧起来。

当卫队随着阿尔特贡特出现在院子尽头时，这两个纵火者正在焚烧最后几份报纸，和卫队同时出现的，还有上百个男女游民和顽童。

过道的石板地上刚响起长枪的碰击声，最后一份报纸开始燃烧。

幸而菲利普和夏尔尼知道房子里的通道，那是勒多无意中指给他们看过的，因此他们走进了一条暗道，插上门闩，跨过通向老奥古斯丁街的铁栅栏，把铁栅栏门锁了两转，一看见有下水道，就把钥匙扔了进去。

塔韦尔奈和夏尔尼走上了老奥古斯丁街，夏尔尼说：

"先生，现在我们的事办完了，我能有幸为您效

劳么?”

“感谢之至,先生,我正要向您提同样的问题。”

“谢谢,我是为一些事情专程来的,这件事也许要把我留在巴黎一段时间。”

“我也是,先生。”

“那末请允许我向您告辞,我能遇到您,感到非常愉快,十分荣幸。”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同样的谢意,另外还希望您来办的事能如愿以偿。”

这两个青年彬彬有礼地带着微笑相互致意,从他们的神态看,一望而知他们刚才所说的都不是心里话。

他俩分手以后就背向而行,菲利普走上了通向林荫大道的上坡路,夏尔尼走上了通向河边的下坡路。

可是十分钟以后,两个年轻人在新圣吉尔街街口又会面了。

两个人都停下来对视着,这一次他们的眼光都不再掩饰各自真实的思想了。

这一次,他们又想到一块去了,那就是来和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评评理。

“夏尔尼先生,”菲利普说,“我把卖报的人让给您了,您当然可以把买报的人留给我。我让您使用了木棍,请让我试试剑。”

“先生,”夏尔尼回答道,“您刚才对我那番殷勤,我想,那是因为我是先到的,而不是别的原因。”

“是的,可是在这儿,”塔韦尔奈说,“我和您是同时到达的,因此,我要预先跟您讲:‘我在这里是寸步不让的。’”

“谁又跟您说过我要求您让呢,先生?我要保卫我自己的权利,如此而已。”

“那末,按您的说法,夏尔尼先生,您的权利是什么?”

“让卡格里奥斯特罗烧掉他从那个坏蛋那里买来的一千份报纸。”

“先生，您要记住，烧掉蒙托盖伊街上的报纸的主意是我先想出来的。”

“那好吧！您已经把蒙托盖伊街上的报纸烧掉了。而我，我来把新圣吉尔街上的报纸撕掉。”

“先生，我很遗憾地告诉您，我希望和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先打交道的要求，是认真提出来的。”

“我能为您做的，先生，最多只不过是让我们来抽签，我向空中丢一个路易，谁赢，谁就有优先权。”

“谢谢，先生。可是，一般来说，我的运气不佳，也许我不幸会输的。”

菲利普向前走了一步。

夏尔尼不让他走。

“先生，”他对菲利普说，“一句话，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的。”

菲利普急速地回过头来。在夏尔尼的声音里有一种威胁意味，这使他很感兴趣。

“哦！”他说，“行。”

“如果我们在去请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作出解释的时候，我们从布洛涅树林① 穿过去，从那儿走，路是很远的，这我完全知道，可是我相信这样就可以把我们两人的分歧解决了。我们之中有一个也许会留在路上，而回来的那个人也用不着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是啊，先生，”菲利普说，“您想到我头里去了。是的，这样的确可以把一切都解决了。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在什么地方会面？”

---

① 巴黎西郊一游览胜地。

“我们可以不必分开。我曾经吩咐我的车子来皇家广场等我；而您知道，皇家广场离这儿只有几步路。”

“那末，您愿意在您的马车里给我一个座位罗。”

“哪儿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于是，这两个一见面就觉得对方是自己的敌手的年轻人，遇到第一次机会就成了仇人。他们迈开步子向皇家广场走去。走到骡步街拐角上，他们看到了夏尔尼的华丽的四轮马车。

夏尔尼懒得再往前走，向他的跟班做了个手势。四轮马车过来了。夏尔尼邀请菲利普坐上马车。马车向香榭丽舍大街方向驶去。

在登上马车之前，夏尔尼在他的记事簿上写了几个字，并叫他的跟班把纸条送到他在巴黎的寓所里去。

夏尔尼的马匹都是良种，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到了布洛涅树林。

夏尔尼看到树林里有一块合适的地方，就叫车夫停下。

这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已经可以在太阳光下隐隐约约地闻到路边和树下初开的香堇菜和接骨木的芳香。

两个人一起向坡下走去。

“走吧，多凡。”夏尔尼对他的马车夫说。

“还是您说得对，先生。”夏尔尼说。

于是，他转身向车夫说道：

“多凡，停下，您在这里等着。”

这时候，菲利普和夏尔尼慢慢地走进了树林，五分钟以后，他们就向着朦朦胧胧的青蓝色的远方越走越远，几乎消失了踪影。

菲利普走在前面，找到一块干燥坚实的地方。这块土地是长方形的，这两个年轻人出于同一个目的，认为地势是再合适不过了。

“夏尔尼先生，”菲利普说，“我看这是一块好地方，不知道您的意见怎么样。”

“太好了，先生。”夏尔尼说，一面脱去他的外衣。

菲利普也开始脱他的外衣，把帽子扔在地上，拔剑出鞘。

伯爵行了礼，也把剑拔了出来。

“先生，”夏尔尼说，“我想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触及到这次争吵的真正原因。”

“我不懂您在说些什么，伯爵。”菲利普说。

“哦！您是懂的，相反，先生，您还懂得很呢。而且，由于您来的那个国家里没有人会说谎，因此您在对我说您不懂的时候，您的脸也红了。”

“准备！”菲利普又说。

两把剑交叉碰上了。

第一阵交手以后，菲利普发现对这个敌手，自己占着明显的优势。不过这种信心非但没使他头脑发热，似乎反而使他完全冷静了下来。

这种优势使菲利普镇定自若，他感到自己就像在击剑室里比赛那样镇静，他手里拿着的似乎不是一把真正的剑，倒像是一把不开口的花式剑。

但是，菲利普只满足于挡挡闪闪，交战了一分多钟，他还没有攻过一剑。

“您在让我，先生，”夏尔尼说，“我请问您，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说着，他迅速地做了一个假动作，跨前一步，向菲利普做了一个冲刺。

可是菲利普比他还要快，把他对手的剑挡了开去，这一下没有击中。

夏尔尼又刺了一下，这次菲利普只是轻轻地拨了一下又避了开去，夏尔尼不得不认真对付了。

“喂，”夏尔尼说，“塔韦尔奈先生，您在玩什么把戏？您是想累坏我的手吗？这种计谋对您来说是可耻的。该死的！如果您有本事，就杀了我，但至少要在我自卫的情况下把我杀了啊！”

菲利普点点头。

“是的，先生，”他说，“您对我的责备是对的，是我向您挑衅的，是我错了。”

可是夏尔尼太激动了，他体会到这是他的对手在宽容他，他把这种宽容当作是对他的羞辱。

“哦！”他说，“我懂了，您是想在我面前装出宽宏大量的样子……就是这样，先生，是不是？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您就会对一些美妇人说是您把我带到这儿来，而您又在这儿饶了我的命。”

“伯爵先生，”菲利普说，“我真怕您是发疯了。”

“您想杀了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讨好王后，是不是？而且，为了肯定能得到王后的欢心，您想把我也杀了，而且想让我死得很可笑，是不是？”

“哦！这句话可太过分了，”菲利普皱起眉头大声说，“而且这句话证明了您的心地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宽厚。”

“好吧！那就刺这颗心吧！”夏尔尼说着就拉开了架势，这时正好菲利普把剑一收又刺了过来。

剑刃沿着肋骨滑了过去，在精致的细麻布衬衣下面划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好啊！”夏尔尼高兴地说道，“我终于受伤了！现在如果我杀了您，我这个胜利者才是货真价实的了。”

“喂，”菲利普说，“您肯定疯了，先生，您杀不了我的，您这角色也普通得很，您只不过是无缘无故、徒劳无益地受了伤，因为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决斗的。”

夏尔尼猛地笔直往前冲刺过去，这次攻击非常迅速，菲利普差

一点没挡住；不过就在他招架的当口，他把夏尔尼的剑缠住了，又猛地一挥，把他的剑甩到了离他的敌人十步远的地方。

他立即向剑冲去，脚跟一踩把剑踩断了。

夏尔尼步伐踉跄，菲利普冲上去扶他，可是伯爵推开他的手。

“谢谢，”他说，“我希望能走到我的车子里去。”

“您至少可以把这块手帕拿着，把血堵住吧。”

“好吧。”

他接过了手帕。

多凡果然穿过树木的空隙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他驾着马车向他的主人迎去，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夏尔尼被放在车上，他向菲利普点点头表示感谢。

菲利普看着马车慢慢地远去。当四轮马车在一条小路弯道上走远时，他自己走上了一条去巴黎的最短的路。

随后，他最后一次回过头来，发现那辆四轮马车并不像他一样回巴黎去，而是向凡尔赛方向拐去，消失在树木之间。他深深地沉思以后，从心底里讲出了一句话，他说；

“她会可怜他的！”

32 新圣吉尔街上的房子

在哨所门口，菲利普遇到一辆马车，就跳了上去。

“新圣吉尔街，”他对车夫说，“要快。”

这个人刚经过决斗而且还保留着得胜者的神气；他气宇轩昂富有贵族气派；穿着阔绰，举止又像军人。这个人的一切足以刺激这个老实车夫，他手里的鞭子，如果还不像海神手里的三叉戟那样是统治世界的权杖的话，那末对菲利普来说，至少也是至关重要的。

每小时赚二十四苏的马车夫赶着马车拚命向前奔去，把浑身哆嗦的菲利普送到了新圣吉尔街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的府邸。

府邸外表朴实无华，线条庄严，就像路易十四时期所建的大部份建筑一样。在这之前，路易十三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都是构思奇妙的大理石和砖石的堆砌。

菲利普的马车尽管是辆出租马车，还是得到同意可以驰入院内。在门卫一声呼唤下，巨大的院门的铰链立即发出了响声。

菲利普跳到地上，向台阶上冲去，同时向两个仆人发问道：

“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先生在家吗？”

“伯爵先生正要出去。”其中一个仆人回答道。

“那末，我更要赶快罗，”菲利普说，“因为我需要在他出去之前和他谈话。请通报一下，骑士菲利普·德·塔韦尔奈求见。”

于是他紧紧地跟着仆人向府邸内走去，几乎和他同时进入了大厅。

“请原谅我，先生，”骑士一面行礼一面说，他面对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精力充沛、容光焕发、不同寻常的人。他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相继在黎塞留元帅的宴会桌上、麦斯麦的小木桶旁边、奥利瓦小姐的绣房里和歌剧院的舞会上看见过的那位人物。

“先生，原谅您？原谅您什么？”他问道。

“原谅我要妨碍您出去了。”

“如果您来得更晚些，您就应该请求原谅了，骑士。”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在等您。”

菲利普皱了皱眉头。

“什么，您在等我？”

“是的，您的来访，我预先已经知道了。”

说着他把放在壁炉前面的一把扶手椅移到菲利普面前，接着又说：

“这把椅子就是为了请您坐才放在这儿的。”

“别开玩笑了，伯爵先生，”菲利普说，他尽量克制着，想使自己的声音像他的主人一样平静，可是总还是带有微微的颤抖。

“先生，有一篇抨击文章……”

“抨击文章多着呢，先生。”

“好，那末我说的是一篇攻击王后的抨击文章。”

卡格里奥斯特罗点了点头。

“这篇抨击文章，您知道吗?”

“知道，先生。”

“您甚至还买了一千份呢。”

“我不否认。”

“幸好这一千份没有落到您的手里。”

“先生，您怎么会这样想的呢?”卡格里奥斯特罗说。

他一面讲，一面打开了一只雕工精细的橡木柜，在柜子最大的一个架子上，他把那一千份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指给那个脸色发白的骑士看。

菲利普向伯爵走去，神情可怕，气势汹汹，伯爵还是纹丝不动。

“先生，”菲利普说，“我觉得您是一个勇敢的人，我要求您用剑来给我作出解释。”

“解释什么?”卡格里奥斯特罗问。

“解释对王后的侮辱，即使您手里只有一份这种报纸，您就成了这次诽谤事件的同谋者。”

“先生，”卡格里奥斯特罗不动声色地说，“真的，您这样误会使我很痛苦。我喜欢新奇的事物、丑闻、盛传一时的轶事，所以我进行收集。如果我不费这番功夫，我以后就会记不起这数以千计的事情。我买下了这些报纸，可是您从哪儿看出我买下这些报纸就是侮辱什么人呢?”

“高贵的人之间如何交往，我略知一二，对您我是不会怠慢的。不过，我坚持要求您当我的面烧掉这只柜子里所有的报纸。”

“而我呢，我拒绝您的要求。”

“请考虑一下。”

“考虑过了。”

“这样您就要使我采取我对付办报人同样的方式了。”

“哦！挨几下棍子。”卡格里奥斯特罗笑着说，身子却像塑像一样毫无反应。

“不多不少，和办报人挨的一样，先生，哦！您不叫您手下人来吗？”

“我？哪儿会，为什么我要叫我的手下人？这跟他们没有关系，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比您强壮有力，您信不信？”

这时，菲利普怒不可遏，简直丧失了理智，他猛地向卡格里奥斯特罗冲去。突然之间，卡格里奥斯特罗的双臂硬得像两根铁条一样，他抓住了这个昏头昏脑的骑士的颈脖和腰带，把他举起来，摔到了大厅角落里一只沙发上的一迭厚厚的垫子上面。

他显示过这次神力以后，又站到壁炉前面，姿势还是和刚才一模一样，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菲利普又站了起来，脸色煞白，满口白沫，可是他突然冷静了片刻，又恢复了理智。

他又挺起了胸脯，整了整外套和袖子，阴沉沉地说：

“您的确像个大力士一样，先生，”骑士说，“可是您的逻辑却不像您手腕那样有力。在您刚才这样对待我的时候，您忘了我在被打败、受侮辱、并成为您永远的敌人以后，我也就有了权利向您说：‘拿起剑来，伯爵，不然我就杀了您。’”

卡格里奥斯特罗一动也不动。

“拿起剑来，我对您说，不然您就死了。”菲利普接着说。

“您靠得我还不够近，先生，我还不能像刚才那样对付您；”伯爵回答说，“我也不会随便被您伤害，甚至被您杀死，像那个可怜的吉尔贝一样。”

“吉尔贝！”菲利普晃动着身子大声问道，“您刚才说的是什么名字？……”

“幸好这一次您没有枪，只有一把剑。”

“先生，”菲利普叫道，“您刚说过一个名字……”

“是的，是不是这个名字掠起了您脑海中的一个可怕的回忆。”

“先生。”

“一个您以为永远也不会再听到的名字，因为当您谋害他的时候，只有您一个人和这个可怜的孩子待在亚速尔群岛[①]的山洞里，是不是？”

“哦！”菲利普接着又说，“准备！准备！”

“您知不知道，”卡格里奥斯特罗看着菲利普说，“您知不知道要使您手里的剑掉下来有多么容易？”

“用您的剑吗？”

“哦！我才不冒这个险呢，我有更保险的办法。”

“我最后一次说，拿起剑来，不然您必死无疑。”菲利普一面向伯爵冲去一面大声说。

伯爵这次被离他胸口仅三寸远的剑头威胁着。他从袋里掏出一只小瓶，拔掉塞子，把里面的液体洒到了菲利普的脸上。

这些液体刚泼到菲利普的脸上，菲利普就站立不稳，剑从手上滑下来。他转了一个身，跪倒在地上，仿佛他的双腿失去了支撑他的力量。有好几秒钟他完全失去了知觉。

卡格里奥斯特罗不等他完全倒在地上，就扶起了他，把他的剑插回剑鞘，把他按在一张扶手椅上，等待他完全清醒过来，随后对他说：

“您已经不是做这些傻事的年纪了，骑士，”他说，“别再像一个孩子那样疯疯颠颠的了，请听我说。”

菲利普抖动了一下，使劲挺直了身子，甩开了脑中的恐怖感，轻声说。

---

① 属葡萄牙。

“哦！先生，先生，这难道就是您叫作贵族的武器吗？”

这时候卡格里奥斯特罗从壁炉上一尊埃斯居拉普[①]铜像的手里取过一只金色的小瓶。

“嗅嗅这只小瓶，骑士。”他用一种高雅的、亲切的口吻说道。

菲利普照他的话去做了，他觉得笼罩在他头脑里的迷雾消散了，太阳进入了他头盖骨，澄清了他的思路。

“哦！我复活了！”他说。

“您干了些什么呢？”

“我是在保卫君主政体。”

“您，您在保卫君主政体？”

“是的，我。”

“您，一个到美国去保卫共和国的人！啊，我的老天！请坦率一些吧，要么您在那边保卫的不是共和国，要么您在这里保卫的不是君主政体。”

菲利普垂下了眼睛，一阵抽噎几乎使他心也碎了。

“爱吧，”卡格里奥斯特罗继续说，“爱那些瞧不起您的人吧，爱那些忘了您的人吧，爱那些欺骗了您的人吧。这是那些伟大的人物在全心全意爱着人，但却被人欺骗时所说的话。这是耶稣基督以德报怨的原则。塔韦尔奈先生，您是基督徒吗？”

“先生！”菲利普叫道，他看到卡格里奥斯特罗对他的过去和现在如此了解不禁惊恐异常，“一句话也别说了，因为即使我不是在保卫王室，我也是在保卫王后，也就是说，在保卫一个值得尊敬的、清白无辜的女人。她可能不再受人尊敬了，所以更值得尊敬，因为保护弱者是一条神圣的法则。”

“弱者，一个王后，您把一个王后叫做弱者？在她面前二千八百

---

① 罗马神话中的医神。

万生灵都要匍伏在地、顶礼膜拜，算了吧！”

“您的所作所为真像是个恶魔。”

“是谁对您说的？”卡格里奥斯特罗叫道，他的眼睛突然炯炯闪光，仿佛把菲利普照得通身亮堂，“您怎么能这样狂妄，敢以为您是对的，而我是错的？您怎么敢这样大胆，以为您的原则就比我的好？您，您保卫王室，那末，如果我，我保卫的是人类，那又怎么样呢？你说：‘把属于恺撒的还给恺撒’，而我要对您说：‘把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美洲的共和主义者！辛辛那提[1]骑士团的骑士！我要请您爱人类，爱平等。您，您把人民大众踩在脚底下去吻王后的手，而我呢，我要把王后踩在地下来提高人民大众的地位。您要崇拜她，我不妨碍您，但请您也别妨碍我的工作。我把大白天、天上的太阳和宫廷中的太阳让给您，把黑暗和孤独留给我。您懂得了我语言的力量了吧，就像您刚才已经懂得了我的个性一样，是吗？您会对我说：‘去死吧，您冒犯了我崇拜的偶像’，而我要对您说：‘活着，您反对我的爱好’。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我感到我和我的原则都非常强大，不论是您，还是您们这些人，不管你们做出多大的努力，都一刻也延迟不了我工作的进程。”

“先生，您真使我感到害怕，”菲利普说，“亏了您，我也许是这个国家里隐隐约约看到了王国正在走向深渊的第一个人。”

“如果您看到了悬崖绝壁，那末，就谨慎一些。”

“好吧！我，我！”菲利普带着一种狂热的激奋情绪向卡格里奥斯特罗冲去，一面叫道，“我是一个不如您的弱者，我要对您使用弱者的武器，我将含着眼泪、合着双手、声音颤抖地来和您交谈。我将请求您，至少这一次，开恩饶了您在追逐的人。总之，先生，我将使您同意，行吧，毁掉这份会使一个女人哭泣的抨击文章。我要么能

① 美国俄亥俄州城市。

得到您的同意，否则为了我的荣誉，为了您非常了解的我的致命的爱情，我将用这把对您无能为力的剑在您脚下刺穿我自己的心脏。”

“啊！”卡格里奥斯特罗用他的两只充满痛苦表情的眼睛看着菲利普喃喃地说，“啊！他们怎么不全像您呢，否则我就会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也不会完蛋了！”

“先生，先生，我请求您，回答我的请求。”菲利普哀求说。

“您数一数，”卡格里奥斯特罗沉默了一会儿说，“您数一数这一千份报纸是不是全在这里，您自己把它们烧了吧，一份也别剩。”

菲利普觉得他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他奔向柜子，从里面取出这些 报纸，扔进火里，接着又感情冲动地紧握着卡格里奥斯特罗的手。

“别了，别了，先生，”他说，“您对我所做的事，我真是感激不尽。”

于是他走了。

卡格里奥斯特罗看着他离去，说，“为了妹妹[1]所受的苦难，我给了哥哥这个补偿。”

随后，他提高嗓门叫道：

“备马！”

① 指安德烈

33 塔韦尔奈家里的头

在新圣吉尔街发生这一系列事情的时候，老塔韦尔奈先生正在他的花园里散步，后面跟着两个跟班，推着一把带轮子的坐椅。

那时候在凡尔赛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带法国式花园的古老的宅邸，这样的宅邸也许今天还存在。

在他的宅邸里也有大院子，也有大小特丽阿农花园，一切以百分之五的比例缩小，每个水池都用一个小水潭作为象征。

在我们讲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伟大的世纪[①]留给他的唯一的一条小径上尽情沐浴着阳光。这条小径两旁全是椴树花。椴树长长的红色丝状细枝就像刚从烈火中抽出的铁丝。他迈着小步走着，双手插在手笼里。每隔五分钟，跟班就把活动椅子推过来，让他作锻炼后的休息。

他舒坦地坐着，在强烈的太阳光下不停地眨巴着眼睛。突然守门人从家里奔了过来，高叫道：

"骑士先生到！"

---

① 法国人称十七世纪为伟大的世纪。

“我儿子!”老头子说，内心感到既骄傲又高兴。

接着，他就转过身来，看到菲利普跟在守门人后面进来了。

“我亲爱的骑士。”他说。

他做了一个姿势把跟班打发走了。

“来，菲利普，来。”男爵接着说，“你来得正好，我心情非常好。哦！你的脸色怎么这个样……你在跟人赌气！”

“我？先生，没有。”

“你知道事情的结果了吧。”

“什么事情？”

“歌剧院舞会的事。”

菲利普脸红了，狡猾的老头儿发觉了。

“总之，你太过分了，你太露骨了。你过去是多么腼腆，多么细心，多么含蓄。可是现在，你却损害了她的名誉。”

菲利普站了起来。

“先生，您说的是谁？”

“当然是她罗，她。”

“她，谁？”

“哦！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鬼把戏吗？你们两个偷偷溜到了歌剧院舞会上去了，真是太妙了！”

“先生，我向您提出抗议……”

“喂，别发脾气嘛，我刚才说的完全是为了你好。你太不小心了，你要被抓住的，真见鬼！这一次有人看见你跟她一起在舞会上，下一次将有人会看到你在其他什么地方。”

“有人看见我了？”

“真是的！你有没有一件蓝色的化装服，有还是没有？”

塔韦尔奈正要叫起来，说他没有蓝色的化装服，说是别人搞错了，说他根本没有去过舞会，说他不知道他父亲在对他讲的是哪一

次舞会。

“向我父亲作解释，”菲利普心里想道，“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再说，我还想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于是他像一个承认错误的罪人一样低下了脑袋。

“你清楚了吧，”老头儿得意洋洋地接着说，“你已经被认出来啦，这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黎塞留先生，就是那位非常喜欢你的黎塞留先生，尽管他已经是八十四岁的高龄，还是参加了这次舞会。这位黎塞留先生，他研究了那个穿蓝色化装服的、让王后挽着胳膊的人可能是谁，他觉得只有你才值得怀疑。因为所有别人他都看到了，而你是了解元帅先生的，他是精于此道的。”

“让他们怀疑我好啦，”菲利普冷冷地说，“这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但是要说王后被认出来了，这件事倒是非同小可。”

“既然她面具掉了，认出她又有什么困难呢！哦，这已经完全不是想象了，你说呢？简直是胆大包天！这个女人一定是爱你爱得发疯了，才会这样。”

菲利普站起来，满头大汗，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他准备以一走了之来结束这场谈话，这样他心里就会感到愉快，就像人们挣断了一条蛇的脊骨一样。但是有一种感情留住了他，一种痛苦的、想弄明真相的感情，一种强烈的想知道自己不幸所在的渴望，就像一根无情的刺棒在刺着他充满爱情的心。

“过几天，你去要求一个重要差使，”老头儿说，他越来越起劲了，“你替我要一个驻外地的国王特使的职位，但离巴黎不要太远。随后你把塔韦尔奈家叫‘红屋’的那块封地升格为贵族领地，再把我列入第一批颁勋范围之内。你可以成为公爵、大贵族、将军。两年以后，我要还活着，你就让我成为……”

“够了！够了！”菲利普怒吼道。

“哦，如果你这样就满足了，我可不行。你，你的生活才刚开始；

而我，我可只有几个月可活啦。我一定要用这几个月来补充我平庸和不幸的过去。此外，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憾的。上帝给了我两个孩子，对一个没有财产的人来说已经相当多了。如果说我的女儿对我们的家庭毫无用处，那末就由你来补偿。你是这个圣殿的缔造者……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伟大的塔韦尔奈，看到了英雄…… 你引起了我的崇敬之心，这是了不起的，你看到了吧……你在宫里的举止令人赞叹……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更机灵的人了。”

“到底是什么事呀？”年轻人说，他被这条毒蛇吹捧得心里感到不安起来。

“你在宫中的举止无可指摘。你没有露出嫉妒的感情，表面上你让大家为所欲为，实际上你以不变应万变，很厉害哪！不过，我只是作为旁观者说说而已。”

“我不懂您在扯些什么。”菲利普说，他越来越耐不住了。

“好吧，先生。”

塔韦尔奈抱着双臂。

“你会不会对我说，”他说，“你不会把你的继承人串在铁扦上。”

“我的继承人？”菲利普说，他脸色发白了。

“在王后被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王后的充满柔情蜜意的脑子里有什么定见，因此在预见到她要改弦更张的时候，你不愿意完全被摈弃、被排斥，这些事在跟王后打交道时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不能同时喜新而不厌旧。你会不会对我这样说呢？”

“您是在说希伯来语吧，男爵先生。”

“你是要使我相信，你的策略不是在照顾夏尔尼先生。”

“夏尔尼？”

“是的，你未来的继承人。如果这个人占了统治地位，他就会把你流放，就像你会流放戈阿尼、沃德勒伊和其他人一样。”

菲利普觉得浑身热血直冲脑门。

“够了，”他说，“我再说一遍，够了，先生。真的，听你讲了这么长时间，我感到羞耻！谁说法国的王后是一个梅萨丽纳[1]，先生，这个人就是一个无耻的诽谤者，是一个罪犯。”

“好，太好了！”老头儿叫道，“你说得对，你就是应该这么说。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人会听到我们的谈话。”

“喔！”

“至于夏尔尼，你看，我已经看到了你的内心，不管你的计划有多巧妙，您看，猜别人的心思是塔韦尔奈家里的传统。继续干下去，菲利普，继续干下去。奉承他，软化他，安慰他，这个夏尔尼，帮助他慢慢地毫无醋意地开花结果。要有信心，他是个贵族，在他得宠以后，他会照样回报你的。”

“您那位夏尔尼先生，眼下，真是我的宠儿，我的小乖乖，我举在铁扦上的鸟儿。说真的，刚才我还用这把剑的剑锋穿进了他的肋骨，刺了有尺把深哪。”

菲利普把他的剑拿给他父亲看。

“嗯！”塔韦尔奈看到他儿子血红的眼睛，听到他那种好战的话语，不禁大吃一惊。他说道，“你不是说，你已经和夏尔尼先生决斗过了吧？”

“是的，我是说把他对穿了！”

说完，他绝望地摆了摆手，准备离开。

老头儿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说：“菲利普，菲利普，告诉我你这是在开玩笑。”

“您要把这叫作开玩笑也听便，不过，木已成舟了。”

---

① 梅萨丽纳(15—48)，罗马公主，罗马皇帝克洛德一世的第三个妻子，因荒淫无耻而出名。

老头儿举眼向天，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了几个不连贯的句子。他离开了他的儿子，向前厅奔去。

“快！快！”他说，“快派一个人骑马去打听一下夏尔尼先生的消息，他已经受伤了，去问问他的情况，别忘了对他说是代表我去的。”

“菲利普这个叛徒，”他在回来的时候说，“真是有其妹必有其兄！而我还以为他已经变好了呢！哦！在我家里只有一个头……就是我。”

34 普罗旺斯先生的四行诗

自从国王知道了他的舰队取得了胜利、严冬已被战胜后，心里就平静了下来。就在巴黎和凡尔赛发生这些事情时，国王正像他往常一样在他办公室里一堆大小地图中，构思着一些小型的机械平面图，并为拉佩罗斯的船只设想一些新的海上航线。

他刚才吃过一道美味的午后点心，正在怡然自得、浮想联翩时，一下轻轻的敲门声把他从沉思中唤醒。

这时候，响起了一个声音："我的哥哥，我可以进来吗？"

"普罗旺斯伯爵？来得真不是时候。"国王咕哝着，一面推开了面前一本翻开着的、印有很多大插图的天文学书，"请进！"他说。

一个矮小粗胖、脸色红红、目光炯炯的人进来了。他的步履对一个兄弟来说显得过于拘谨，对一个臣下来说似乎又过于随便。

"有一个传闻，很滑稽，简直是荒缪的……"

"传闻，传闻是什么东西？传闻在哪里？传闻是谁？"

“那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的哥哥，意味非常深长。是啊，传闻是什么呢？嗯！这种人们称之为传闻的东西是不可捉摸的，不可思议的，据说那一天晚上十二点半，有人看到了王后和阿尔图瓦伯爵手挽着手。”

“走向哪里？”

“向马棚后面的一幢阿尔图瓦伯爵的房子走去。陛下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件骇人听闻的大事吗？”

“听到过的，很好，我的兄弟。我是听说过的，该听听嘛。”

“说什么？陛下。”

“就是这样。您难道就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值得我听别人说起？”

“我？”

“您。”

“究竟是什么啊，陛下，我做了什么啊？”

“比如说，一首四行诗，刊登在《水星报》上的。”

“一首四行诗！”伯爵说，他的脸比他进来的时候更红了。

“大家知道您是诗神缪斯的宠儿。”

“还不至于……”

“不至于做一首四行诗吧；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

海伦对贤明的国王墨涅拉俄斯一字不提。

“我，陛下！……”

“别否认啦，这儿是这首四行诗的手稿，是您的字迹吧……嗯！我对诗歌不太在行，可是对研究笔迹，哦！可算得上是个专家呢……”

“陛下，这只不过是连篇废话。”

“普罗旺斯先生，我可以向您肯定，您确实是说了些傻话，不过我很奇怪一个哲学家怎么会说这样的傻话，我们就把您的四行诗称作傻话吧。”

“陛下，陛下您对我太严厉了。”

“这是以牙还牙呗，我的兄弟。您本来就用不着去写什么四行诗，而是可以去打听打听王后到底干了些什么。而我呢，我已经去打听过了。您本来也不必写什么四行诗去攻击她，也就是说攻击我；倒是可以写一些颂诗给您嫂子。过后，您可以说，这不是一个能给人启发的主题，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一首拙劣的诗体书简，而不喜欢一首美妙的讽刺诗。贺拉斯[①] 也是这么说的，贺拉斯，您的诗人。”

“陛下，您真使我担当不起了。”

“假如您不能像我一样肯定王后是清白的，”国王坚定地接着说，“您再去多读读您的贺拉斯不是更好嘛。这几句话说得多好，不就是他说的吗？对不起，我的拉丁文说得不好：

Rectius hoc est：

Hoc faciens vivam meliùs, sic dulcis amicis occurram。

（这样更好一些；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将更正直诚实；如果我这样做，我就是对我的朋友仁至义尽了。）

“您也许会翻译得更加漂亮一些，您，我的兄弟，不过我相信意思基本如此。”

“您责备我把事情搞错了，而不是居心不良，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

① 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诗人，主要作品有《颂诗》四卷，《讽刺诗》二卷，诗体《书简》二卷。

“如果是这样的话，陛下是知道的，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难道陛下就不能原谅我偶尔也出些差错吗？”

“我决不责备您的思想，您的思想是崇高和伟大的，我的兄弟。”

“那末，陛下，我又怎么能听到这许多流言蜚语而永不轻信呢？我们这些王亲国戚，我们生活在谣诼纷纭的气氛之中，我们的思想全受到了沾染，我不是说我相信，而是说我听说。”

“如果这样，那就太好了！可是……”

“四行诗吗？哦！诗人们都有些希奇古怪，而且，用一次温和的批评，或是提醒一下来作为回答，不比皱眉头沉下脸来要好一些吗？再激烈的姿态变成诗句是伤害不了什么人的，陛下，这跟抨击文章可不一样，也就是跟大家强烈要求陛下禁止的抨击文章可不一样。现在，我亲自拿一份来给陛下看。”

于是，普罗旺斯伯爵从他的袋里取出了一份《特内瓦托安轶事》，这是逃过了夏尔尼的棍子、菲利普的剑、卡格里奥斯特罗的火盆的考验而唯一幸免的一份。

国王迅速地浏览了一遍，就像个习惯于在一本书上或者在一张报纸上仅仅挑选有趣的章节阅读的人一样。

“诽谤！”他说，“诽谤！”

“您看，陛下，居然有人说我的嫂子曾经去看过麦斯麦的小木桶。”

“嗯！是的，她去过！”

“她去过！”普罗旺斯伯爵叫道。

“是我允许她去的。”

“噢！陛下。”

“并不是由于她出现在麦斯麦的家里我就认为她办事糊涂，因为是我同意她到旺多姆广场去的。”

“陛下没有同意王后靠近小木桶去亲自体验吧……”

国王顿了顿脚。伯爵讲到刚才这几句话的时候正巧是路易十六看到了对玛丽—安托瓦内特诽谤最厉害的一段，上面讲到她所谓的发作，讲到她身体扭来歪去，讲到她全身肉感的颤动，总之，讲到了奥利瓦小姐在麦斯麦家中的全部经过。

“不可能，不可能，”国王脸色发白地说，“唷！警署应该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拉铃。

“要克罗斯纳先生，”他说，“派人去替我把克罗斯纳先生找来。”

“陛下，今天是每周例行禀报的日子，克罗斯纳先生正在圆顶大厅里等候接见。”

“叫他进来。”

克罗斯纳先生进来了。

这位司法长官，看到普罗旺斯和国王在一起，就上前向宫廷里两位最大的人物表示敬意，然后，他向国王说，“报告已经准备好了。”

“首先，先生，”路易十六说，“请向我们解释，怎么会在巴黎出版了这样一篇有损王后名誉的抨击文章？”

“特内瓦托安？”克罗斯纳问。

“说吧，克罗斯纳先生，把一切全说出来吧，不要保留，请讲得快一些，清楚一些。”

“好吧，是这样的，”警察总监说，“我没有叫人逮捕办报人勒多，那是因为我在采取这一步骤之前，我必须向陛下作一次说明。”

“我希望如此。”

“陛下，是不是能给这个办报人一笔钱，打发他到别处去、非常遥远的地方去找死，这样也许更好些。”

“为什么?”

“因为,陛下,如果这些坏蛋说的是谎话,而公众也有了充分的根据知道他是在扯谎,那末大家就会很高兴地看着他们被鞭打、割掉耳朵,甚至吊死。可是不幸的是,如果他们涉及到的是一件事实……”

“一件事实!”

克罗斯纳弯下了腰。

“是的,我知道,王后是曾经到麦斯麦的小木桶那里去过。她曾经到过那里,这是个不幸,就像您说的那样。可是,这是我允许她的。”

“陛下,我对陛下是尊敬的,对王后我也公开表示过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可是有很多事情是和抨击文章中援引的事情相符的。”

“您说什么,相符的?”

“是这样的:一伴法国的王后,穿了普通的妇女服装,到一个成员复杂的地方去,这些人都是被麦斯麦怪诞的磁气学吸引去的,而王后单独一个人去……”

“单独一个人!”国王叫道。

“完全确实,陛下,我可以向您详细说出王后陛下的打扮,全套服装,她的步伐,她的姿态,她的叫声。”

“她的叫声!”

国王脸色发白,把报纸也揉皱了。

“先生,”他对警察总监说,“您刚才的说法没有错吗?”

“唷,一个字也不错,陛下。”

“我应该给您,我的兄弟,”路易十六用他的手帕擦了擦他汗水涔涔的脸,“我应该给您一个证据来证明我刚才说的话,王后的荣誉也是我们全家的荣誉,我决不会用它来冒险。我曾经答应过王后去看看麦斯麦的小木桶,可是我曾经嘱咐她要和另一位值得信赖

的、无可指责的，甚至是神圣的女人一起去。”

“哦！”克罗斯纳先生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的，”普罗旺斯伯爵说，“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像朗巴尔夫人这样的女人……”

“一点不错，我的兄弟，我指定陪伴王后的就是郎巴尔亲王夫人。”

“不幸的是，陛下，她没把亲王夫人带去。”

“那末，”国王颤抖地接着说，“如果敢这样违抗我的命令，我就要严加惩罚，我会惩罚的。”

他拉了拉铃，值班军官出现了。

“派人去看看，”国王说，“朗巴尔亲王夫人是在王后的房间里，还是在她自己的房间里。”

“陛下，朗巴尔夫人正在花园里跟王后陛下和另一位夫人散步。”

“请亲王夫人立即到这儿来。”

军官走出去了。

35 朗巴尔亲王夫人

朗巴尔亲王夫人进来了。她美丽端庄，神态安详，前额开阔，头发梳得高高的，披散开来的一绺绺发卷洒脱地垂落在两边鬓角之处；她的两道乌黑纤细的眉毛犹如乌贼喷射出来的两道墨汁，碧蓝清澈的眼睛，圆圆的瞳孔像珍珠般在闪闪发光；她的鼻子秀美而挺直，嘴唇端正富有肉感。这副美丽的容貌配上她那盖世无双的婀娜多姿的身材，真可使人心醉神迷。

亲王夫人所到之处，给周围的人以一种崇高、亲切、超凡脱俗的感觉，她的气质和拉瓦丽埃尔公爵夫人[①] 在她得宠以前和失宠以后相仿。

“陛下传唤，有何垂询？”亲王夫人用天使般的嗓音问道。

“您是哪一天陪王后到巴黎去的？请好好想想。”

“星期三，陛下。”亲王夫人回答说。

“我的表姐，您到巴黎去做什么？”

“我到旺道姆广场麦斯麦家里去，陛下。”

---

① 拉瓦丽埃尔公爵夫人（1644—1710），曾是路易十四的情妇。

两个证人不禁打了个哆嗦，国王激动得脸都涨红了[illegible]

“您一个人去的吗？”他问。

“不，陛下，和王后陛下一起去的。”

普罗旺斯先生和克罗斯纳先生吃惊地走近了几步。

“是陛下同意王后去的，”朗巴尔夫人说道，“至少，王后陛下是这么对我说的。”

“王后陛下说得对，我的表姐……现在……我似乎感到轻松了，因为朗巴尔夫人从来不说谎。”

“从来不，陛下。”亲王夫人温柔地说。

“夫人，”警察总监说道，“请费心对国王说说您和王后陛下在麦斯麦家里干了些什么，首先说说王后陛下的穿戴。”

“王后陛下穿一件珍珠色的塔夫绸裙衣，一件绣花的平纹细布披风，一只白鼬皮的手笼，一顶配有黑色宽饰带的玫瑰红天鹅绒的帽子。”

这些衣着特征和奥利瓦的正好截然相反。

克里斯纳先生显得非常惊奇，普罗旺斯伯爵咬着嘴唇。

国王搓着双手。

“王后进去的时候干了什么？”他问。

“陛下，您说她进去的时候，这样说很对，因为，正当我们进去的时候……”

“一起进去的吗？”

“是的，陛下，一起进去的。就在我们走进第一个房间的时候，这个房间里没有人可能发现我们，当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些神秘的磁力现象，这时候有一个女人走近王后陛下，献给她一只面具，并恳求她别再向前走了。”

“于是你们就停住了？”普罗旺斯伯爵急忙问。

“是的，先生。”

“那末你们没有跨进第一个房间的门槛?”克罗斯纳先生问。

“没有,先生。”

“因此结论是……”普罗旺斯先生说。

“因此结论是,大人,我手下人搞错了。”

“您是认真这样说的吗?”普罗旺斯像刚才一样地哆哆嗦嗦地问。

“是完全认真的,大人,我的手下搞错了。王后陛下的行为就跟朗巴尔夫人刚才说的一样。至于那个办报人,如果我也被亲王夫人的真凭实据折服了,我相信这个无赖也该如此。我要马上下令逮捕他。”

朗巴尔夫人沉着地向这个看看,向那个望望,纯真无邪的脸上,既不好奇,也没有惧怕的意思。

“等等,”国王说,“等等,要吊死办报人总来得及的。您讲到过有一个女人,她在入口处拦住了王后。亲王夫人,请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是谁。”

“那是拉莫特·瓦卢亚夫人。”

“这个阴谋家!”国王气恼地大声说道。

“这个女叫花子!”伯爵说,“见鬼!见鬼!要讯问她可不太容易,她可机灵了。”

“我们可以和她一样机灵,”克罗斯纳先生说,“而且,在朗巴尔夫人把事情讲清楚以后,这里也没有什么机灵不机灵的问题。因此,只要国王说一句话……”

“不,不,”路易十六沮丧地说,“我不想再看到这些坏蛋围着王后转了。王后的心地太好,只要用生活贫困为藉口,所以那些可疑的、与王室有细微牵连的人都可以汇拢到她身边来。”

“拉莫特夫人的确是瓦卢亚家的后裔。”朗巴尔夫人说。

“管她是什么人,我的表姐,我不愿意她的脚踏进宫里。王后能

被洗刷干净，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喜从天降，可是我宁愿放弃这种快乐，是的，我宁愿失去这种快乐，也不愿意当面看到这个女人。”

“可是，您会看到她的。”王后大声说道，她打开了国王办公室的门走了进来，气得脸色发白。

“是的，陛下，”王后接着说，“问题不在于说一声我喜欢见或者怕见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个证人，在她身上，以那些控告我的人的才智……”

“夫人，”国王急忙说，“您当然不会同意派人去找拉莫特夫人人，给她这份荣誉，让她作出有利于您或者不利于您的申诉。我不能把您的荣誉和这个女人的诚实同样对待。”

“不必派人去找拉莫特夫人，陛下，因为她就在这儿。”

“这儿！”国王叫道，他像踩到了一条蛇一样突然回过头来，“在这儿！”

“怎么样！陛下，那一天，我把一张肖像、一只小盒子遗忘在拉莫特夫人家里。今天她给我送来了，她就在外边。”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路易十六说，“可是我有些预感。我，出于本能，我觉得这个女人将给我的一生带来不幸和麻烦……这就够了。”

“哦！陛下，这是迷信！快去找她来。”王后对朗巴尔亲王夫人说。

五分钟以后，雅纳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国王的办公室，她从打扮到举止都显得很朴实、拘谨，显得气度不凡。

路易十六难于克制自己的厌恶，把脸转向了门口。他的两只手肘搁在他的办公桌上，双手抚着头，在这些在场的人中间，仿佛是个外人一样。

普罗旺斯伯爵一次又一次地审视着雅纳，这种目光真会叫人感到坐立不安。如果雅纳真像她表现的那样朴实的话，这个女人也

许会被吓呆，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是要使雅纳失去常态，光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夫人，”王后把她带到国王的身后对她说，“能不能请您谈谈我那天去麦斯麦家里参观的情形，请详详细细地说。”

雅纳没有吭声。

“不要有保留，用不着顾忌什么。讲事实就行，把您有突出印象的事情讲出来，您怎么记得的就怎么讲。”

说完王后就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以免她的目光对证人有所影响。

“陛下，”她说，“我出于好奇到了麦斯麦先生的家里，就像所有的巴黎人都去了一样。我觉得那里的景象似乎比较粗俗了些，我就从里面出来。突然我在门口发现了王后陛下，她就是我在前一天晚上有幸看到过而又没有认出来的。我从王后陛下的善良仁慈中看出了她的身份。当我看到了她那使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庄严的容貌时，我似乎觉得王后陛下出现在那里也许是不合时宜的，在那里有那么许多横七竖八、不太雅观的病人和正在进行治疗的人，我谦卑地恳求王后陛下宽恕我竟然敢对她的行动妄加猜测，可是这是一个女人的一瞬间的、出于本能的念头。如果我对王后陛下即使是最小的行动有任何不恭的话，我跪请恕罪。”

“好吧！”王后说，“陛下，您听到了吗？”

国王没有动。他说：

“我并不需要这位夫人的证词。”

“王后要我讲，我就得服从。”雅纳怯生生地说道。

“够了！”路易十六生硬地说，“王后说什么，是用不着证人来核对的。只要王后得到我的同意，她就用不着找什么人来佐证，她说什么，我也会相信。”

他一面说着一面站了起来。这几句话说得普罗旺斯先生抬不

起头来。

王后也决不放过机会，向他补上了一个轻蔑的微笑。

国王回头背向他的兄弟，走去吻了吻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朗巴尔夫人的手。

他辞退了朗巴尔夫人，并对她说，为了这么点儿小事，打扰了她，请她原谅。

朗巴尔夫人第一个走出国王办公室，随后是被王后推在前面走的拉莫特夫人，最后是王后。她最后和国王交换了一个可以说是抚慰的眼色。不一会儿，走廊里响起三个女人逐渐远去的窃窃私语声。

“我的兄弟，”这时路易十六对普罗旺斯伯爵说，“我不留您了。我和警察总监还有工作没有谈完。克罗斯纳先生，现在我们两个来谈谈，请您坐在那儿，请。”

普罗旺斯伯爵行了礼，脸上始终带着笑容。当他不再听到这几位夫人的交谈声，并且估计不会再遭到白眼或挖苦时，他也从国王办公室退了出来。

36 在王后的房间里

王后从路易十六的办公室里出来以后，对她刚才所遇到的危险的严重性作了一番估计。

她很赏识雅纳在她的即兴的证词中所表现的细腻和含蓄之处，另外还欣赏她掌握得极有分寸。但是，虽然取得了成功，她本人仍是一个不可解的谜。

的确，雅纳简直是走了红运，一下子就接触到了宫廷内部的秘事。这些秘密，即使最最精明能干的朝臣花上十年时间也是打听不到的。其次，她肯定，她在王后的一个关键性的日子里起了重要作用，可是她丝毫不为此沾沾自喜，煞有介事。那些傲慢而敏感的大人物是善于从下属脸上捕捉这些微小变化的。

王后对雅纳向她行礼、请求告退的意思没有应允，而是对她亲切地笑了笑，留住她说：

“伯爵夫人，您对国王的回话很好。眼下，我来过问一下您的事吧。嗨，您的事情进行得怎样了？您准备什么时候要求承认您的权利？亲王夫人，有没有什么人……”

米塞里夫人进来了。

“王后陛下是不是愿意接见塔韦尔奈小姐？”内

房侍从夫人问。

“是她！当然可以。喔！真是太讲究礼节了！她是从来也不失礼的。安德烈！安德烈！来吧。”

“陛下对我真是太好了。”安德烈姿态优美地边行礼边说道。

她看到了雅纳，雅纳也认出了这位慈善机关的第二位德国夫人，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并装出羞怯的样子为自己帮衬。

朗巴尔夫人见王后来了女伴，就脱身回到住在索城[1] 的她公公庞蒂埃弗尔公爵那里去了。

安德烈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身旁坐下，她用安详和探询的目光注视着拉莫特夫人。

“您知道不知道，”王后对她说，“别人在国王面前说了我些什么？”

“哦，我已经知道了，”安德烈说，“普罗旺斯伯爵刚才已经把这些事讲出去了，我有一个女朋友听到了。”

“说明真相后还散布谣言，”王后气冲冲地说，“这个办法可不错。我们不管它。我正要伯爵夫人说说她的境遇。谁是您的保护人，伯爵夫人？”

“罗昂红衣主教。”

王后突然向雅纳做了个手势。

“我的对头！”她微笑着说。

“他，陛下的对头！红衣主教！”雅纳叫道，“哦！夫人。”

“王后还有对头，您也许觉得奇怪吧，伯爵夫人。可见您没有在宫廷里生活过！”

“可是，夫人，红衣主教在王后陛下面前至少总是抱着一片敬爱之心，我相信是这样的。而且，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对国王陛

---

[1] 索城，巴黎以南六公里的一个地方。

下至高无上的配偶是既尊敬又忠诚的。”

“哦！我相信您，伯爵夫人。”玛丽一安托瓦内特带着她一贯的乐观开朗的情绪接着说，“我有点儿信您。是的，是这样，红衣主教很敬爱我。”

在讲这几句话的时候，她爽朗地笑了一下，转向了安德烈·塔韦尔奈。

“那末，伯爵夫人，是的，主教先生敬爱我，就因为这个他才是我的对头。”

雅纳·德·拉莫特装出外省女人的一副惊愕的神气。

“啊！您是受红衣主教路易·德·罗昂亲王保护的。”王后接着说，“让我们继续往下讲吧，伯爵夫人。”

“夫人，”她神态严肃地用一种深沉的声音说，“我有幸向王后陛下肯定，罗昂先生……”

“好，好，”王后打断伯爵夫人的话说，“既然您对他这么热心……既然您是他的朋友……”

“哦！夫人。”雅纳面带羞赧、虔诚而又娇滴滴地说道。

“好呀，可爱的小伙子，好啊，”王后温柔地笑了一笑说，“您倒是问问他，他叫一个理发师从我这儿偷去的一束头发，他拿去干什么用了。这个理发师开这次玩笑的代价可不小，我把他撵走了。”

“什么！王后陛下的话真是出乎我意外，”雅纳说，“罗昂先生会干出这样的事吗？”

“哦！是的！……敬爱，老是敬爱。在维也纳的时候他嫌恶我，后来又使尽一切方法来破坏我和国王的议亲计划。有一天他终于发现，我已经成了国王的妻子，成了他的王后了。这位伟大的外交家，觉得自己走错了一步棋，他也许跟我永远也好不了啦。这位亲爱的亲王，他对前途顾虑重重。他像干他那个行当的所有的人一样，对他最怕的人奉承得最起劲。由于他知道我还年轻，他以为我

很笨，很爱虚荣，他就扮起赛拉东[①]的角色来了。先是长吁短叹，一脸愁云，后来就像你说的那样，抱着一片敬爱之心。安德烈，他很敬爱我吧，是不是？”

“夫人！”安德烈躬身答道。

雅纳是一个庸俗而堕落的女人，她把王后对罗昂红衣主教愠怒的表示，当成是一种极大的仇恨。她想起了在宫中流传的谣言，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谣言，从宫中的圆顶大厅一直传到巴黎的远郊，引起了很大的哄动。

谈话就这样继续着。王后始终是那么亲切和蔼。雅纳却焦虑不安，窘态百出。她看到王后如果不打发她走，她就不可能退出；刚才，他还可以像个局外人一样轻易地告辞的。突然，隔壁房间里有一个活泼的青年人在嚷嚷。

“阿尔图瓦伯爵！”王后说。

安德烈倏地站了起来。雅纳准备离开，可是亲王骤然之间就进入了王后的房间，要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不过拉莫特夫人还是走了个台步准备告退——戏剧中称为下场。

亲王看到这位漂亮人物就站定了，并向她躬身致意。

“拉莫特伯爵夫人。”王后把雅纳介绍给亲王说。

“哦！哦！”阿尔图瓦伯爵说，“希望我不是在撵您走，伯爵夫人。”

王后向安德烈做了个手势，安德烈留住了雅纳。

这个手势的意思是，“我对拉莫特夫人有所赏赐，我没有时间，我们以后再说吧。”

“您大概是打狼刚回来吧。”王后把胳膊伸给他的小叔子说，这种英国式的礼节已经很流行了。

---

① 赛拉东，奥诺雷·杜尔费小说中一个腼腆而忠实的情人。

“是的，我的嫂子，我打猎打得不错，我打死了七只，真不少呢。”亲王回答说。

“哦！”王后说，“这件事情您已经知道了吗？”

“是普罗旺斯伯爵讲给我听的。”

“他大概也把这个事件讲给您听了吧？”

“办报人的事！是的，我的嫂子。亏了他，王后陛下和这件事总算断了瓜葛。人们甚至会说，是不是有人在做文字游戏，就像比埃弗尔先生每天在干的那样；小木桶事件已经澄清了。”

“哦！真是可怕的文字游戏。”

“好吧！您还怪运气不好，那是不公正的，”伯爵在原地转了一个身子，走去倒在王后身旁的一张沙发上，“因为，总之，您逃过了那次有名的惊马事件……”

“一件。”王后用手指计着数。

“逃过了小木桶事件。”

“好吧，我也算上。两件，还有呢？”

“逃过了舞会事件。”他附在她耳边说。

“什么舞会？”

“歌剧院舞会。”

“什么？”

“我说的是歌剧院舞会，我的嫂子。”

“我不懂您说的话。”

他笑了起来。

“我是在那儿看到您的。”

“我！我！”

“您！您！”

“这可太过分了。”

“我就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您不说，您还跟我讲过话呢？这不更有趣了么！”

“是啊！我是要去跟您讲话的，突然来了一群戴面具的人把我们冲散了。”

“现在您的话可不能再缩回去了吧，”王后继续说，“请拿出证据，拿出证据……”

“是这样的，”亲王说，“我和黎塞留元帅，还有卡洛纳先生，还有……唉！还有一些人在一起。您的化装面具掉了下来。”

“我的化装面具！”

“我正要去跟您说：‘这可太不谨慎啦，我的嫂子’，可是您突然就消失了，被挽着您胳膊的骑士带走了。”

“骑士！哦！我的天啊！您真要把我逼疯了。”

“一个穿蓝色化装服的人。”亲王说。

王后伸手摸了摸额头。

“哪一天？”她问。

“星期六，我去打猎的前一天。早上当我动身的时候，您还睡着，所以我没有对您说起我刚才对您说的话。”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您是几点钟看到我的？”

“大概是两三点钟。”

“可是……”

“别这么难受……别人什么也不知道……我曾以为是您跟国王两个人，可是那个人说的是一口德语，而王上只会说英语。”

“德国人……一个德国人。哦！我有一个证据，我的兄弟。星期六我是十一点睡的。”

伯爵满腹狐疑地弯了弯腰，笑了笑。

王后拉铃。

“让米赛里夫人对您说。”她说。

伯爵笑了起来。

"如果您不这么火，我也许会相信您的；可是用这种办法不行！如果我对您说'是'，那末别人来了之后，将会对您说，'不是'。"

"别人？什么别人？"

"是啊！那些像我一样看见您的人。"

"哦！真是太奇怪了，嗨！有几个人看到我。那末，请告诉我是谁。"

"马上就说……菲利普·德·塔韦尔奈在场！"

"我的天啊！"安德烈咕哝道。

"什么！"王后说。

"叫我的哥哥作证。"

"是的，是的，我要他作证。"

王后叫人。手下人跑来，又去菲利普的父亲那里去找他。

他在半路上被人找到了，别人把王后的命令告诉他，他就急忙跑来了。

玛丽—安托瓦内特忙不迭地迎上前去，面对面地对他说：

"喂，先生，"她说，"您能讲真话吗？"

"当然能，夫人，我不会说谎。"他说。

"那末，您说……坦率地说……八天以前您曾经在一个公共场合看到过我吗？"

"看到过的，夫人。"菲利普回答说。

在王后房间里，几乎可以听到每个人心脏的跳动声了。

"您在哪儿看到我的？"王后问，她的声音可怕极了。

菲利普不吭声。

"哦！一点也别照顾我，先生。我的小叔子，他就在这儿，他已经说了，他在歌剧院的舞会上看见过我。您呢，您在哪儿看到我的？"

"跟阿尔图瓦伯爵大人一样，也是在歌剧院舞会上，夫人。"

王后像遭到了雷击一样，瘫倒在沙发上。

随后，她又像一头受伤的豹子一样迅速地站了起来。

“您使我想起了一件事，”阿尔图瓦说，“就在我看见您的那会儿，也就是我发现穿蓝色化装衣的人不是国王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可能是絮夫朗先生的侄子……这个在军旗事件中立功的勇敢的军官，您是怎样称呼他的？那天，您接待他时非常亲切，我以为他是您的荣誉骑士。”

菲利普脸色变得铁青。

“夏尔尼！是这样，”阿尔图瓦伯爵继续说，“菲利普先生，那个穿蓝色化装服的人的模样跟夏尔尼先生不是有些像吗？是不是？”

“我没有注意，大人。”菲利普说，他气也透不过来了。

“可是，”阿尔图瓦伯爵接着说，“我很快就发现是我搞错了，因为夏尔尼先生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就在那里，靠着黎塞留先生，面对着您，我的嫂子，就在那个时候，您的面具掉下来了。”

“那末他也看见我啦？”王后不顾一切地大声问道。

“除非他是个瞎子。”亲王说。

王后做了一个绝望的姿势，又拉了拉铃。

“您要干吗？”亲王问。

“我也要问问夏尔尼先生，把这杯苦酒喝完。”

37 一个不在场的证据

夏尔尼先生进来了，他脸色苍白，但站得笔挺，看不出有明显不舒服的样子。

看到几个显赫的人在场，他做出了像上流社会人物以及像士兵那样恭敬肃立的姿势。

“当心，我的嫂子，”阿尔图瓦伯爵低声对王后说，“我觉得您问的人太多了。”

“我的兄弟，我把所有的人都问遍，一直问到有一个人对我说是您搞错了。”

这时候，夏尔尼已经看到了菲利普，并向他优雅地行了礼。

“夏尔尼先生，”她说，“这几位先生说，您也去过歌剧院舞会？”

“是的，陛下。”夏尔尼躬身回答道。

“请告诉我们您看到些什么。”

“陛下是问我在那里看到了什么东西，还是看到了什么人？”

“明确地说……是您在那儿看到了什么人，坦率地说，夏尔尼先生，不必有顾虑。”

“夫人，一定要全都讲出来吗？”

王后的脸又发白了，从早上到现在，她的脸色从躁红变为苍白，反复已不下十来次了。

"从最尊贵的人讲起，根据我所尊敬的人的先后次序……"夏尔尼说。

"好，您看到我了？"

"是的，陛下，就在王后的面具不幸掉下来的时候。"

玛丽—安托瓦内特用她痉挛的双手用力地搓揉着她围巾上的花边。

"大家都这样认为！大家都这样认为！"王后怒不可遏地呼喊着。接着，她沮丧地倒在一张扶手椅上，用她的手指偷偷地擦去眼边一颗骄傲的泪珠。她陡然又站了起来。

"我的嫂子！我的嫂子！请原谅我。"阿尔图瓦柔声说，"在您周围都是您忠顺的朋友，这个您过于害怕的秘密只有我们知道，这个秘密将永远关闭在我们心里，一直到死，没有任何人能叫我们说出来。"

"秘密！秘密！"王后大声说道，"啃！我不愿意这样。"

"夫人，"安德烈说，"有人来了。"

"夫人，"菲利普缓慢地说，"国王来了。"

"国王到。"前厅里的卫兵叫道。

"国王！太好了。哦！国王是我唯一的朋友。国王，他，即使他以为我犯了错误，他也不会认为我是有罪的，国王来可太好了。"

国王进来了。他的目光和房间里的一片混乱，以及和王后身旁一张张惊慌失措的脸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陛下！"王后大声说道，"您来得正好。陛下，又是一次诬蔑，又要对付一次诽谤。"

"什么事啊？"路易十六走上前来问道。

"先生，一个谣言，一个无耻的谣言就要传开去了。请帮助我，

请帮助我，陛下，因为这次已不再是我的敌人在指控我，而是我的朋友。”

“您的朋友？”

“这几位先生，我的兄弟，对不起！阿尔图瓦伯爵先生，塔韦尔奈先生，夏尔尼先生，他们断言，他们向我断言，他们曾经在歌剧院的舞会上看到我。”

“在歌剧院的舞会上！”国王皱着眉头大声叫道。

“是的，陛下。”

一片可怕的沉默压在每个人的心上。

这时国王焦虑地说：

“在歌剧院的舞会上？是谁说的？普罗旺斯伯爵知道这件事吗？”

“可是这不是真的，”王后像一个绝望的无辜者那样大声说道，“这不是真的。阿尔图瓦伯爵搞错了，塔韦尔奈先生搞错了。您也搞错了，夏尔尼先生。总之，人总是有搞错的时候。”

所有的人全躬身致礼。

“喂！”王后叫道，“叫人把我的随从们都叫来，所有的人，问问他们！那是星期六的舞会，是不是？”

突然，国王走了过来，他眼中含笑，面露喜色，双手向前伸着。

“星期六，”他说，“先生们，是不是星期六。”

“是的，陛下。”

“好吧！不过，”他继续说，他显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高兴了，“这用不着问别人，应该问你内房侍女玛丽就得了。她也许会记得那天我是在几点钟到您房里去的。我想，那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左右吧。”

“喔！”王后喜出望外地叫道，“是的，陛下。”

她扑进了他的怀里，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觉得很害臊，脸

涨得通红，她把头埋在国王的怀里，国王温柔地吻着她美丽的头发。

“那末！”惊喜交集的阿尔图瓦伯爵迟疑地说，“我真要去买副眼镜了。可是，老天爷！这一场戏不止值一百万哪！先生们，是不是？”

“查理，我和您一起走。”国王最后一次吻了吻王后说。

菲利普没有动身子。

“塔韦尔奈先生，”王后严肃地说，“您不陪阿尔图瓦伯爵先生去吗？”

菲利普猛地站了起来。热血冲上他的脑门和他的眼睛，他差点没晕过去。他勉强地行了礼，向安德烈瞧瞧，向夏尔尼丢去一个可怕的眼光，强行抑制着使他痛苦得发疯的感情。他走了出去。

王后把安德烈和夏尔尼留在身边。

安德烈夹在她的哥哥和王后之间，处在她的友谊和嫉妒的双重感情之中。我们不能不放慢这场因国王的到来而圆满收场的悲剧的进程来简略地谈谈安德烈的心理状态。

然而，除了这个少女的痛苦以外，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她感到菲利普为了不让王后和夏尔尼单独相处，会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她承认，如果她按着她应该做的那样，追随着菲利普去安慰他，那末她就要让夏尔尼单独一人留下跟拉莫特夫人和王后自由相处，也就是说，比与王后单独在一起更自然，那末她也许会感到心也要碎了。因为她从雅纳既谦逊又亲切的神态中，可以料想到有雅纳作陪衬时夏尔尼和王后那亲切的劲儿的。

她的这种感受，如何对自己解释呢？

是由于爱情的缘故吗？哦！爱情，她心里想，在宫廷里冷冰冰的气氛中，爱情不会这么快产生和成长的。爱情，这种稀有的植物，喜欢在宽厚、纯朴、贞洁的心中开花。它不会在一颗充满着亵渎神

明的回忆中，在一块多少年来被纷飞的泪水冰冻住的土地上生根。不，塔韦尔奈小姐对夏尔尼先生的感情不是爱情。她尽力丢开这样的念头，因为她曾发誓永远不爱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可是为什么当夏尔尼对王后讲了几句表示恭敬和忠顺的话以后她会感到如此痛苦呢？当然罗，这肯定是嫉妒。

是的，安德烈承认她是在嫉妒，但并不是嫉妒一个男人爱了别的女人而没有爱她，而是嫉妒这个能够引起、接受、允许这种爱情的女人。

当她在那个严寒之夜遇到夏尔尼，看到这个年轻人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她，并慢慢地用一张感情的网罩住她的时候，她再也看不到她的追求者在她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拘谨、笨拙的举止了。

因此，塔韦尔奈小姐突然之间对这个刚才使她感到了生命的活力的救命恩人产生了爱情。她感到能看看这个年轻人是一种幸福。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她不是一个不解之谜。当她想到有另一个女人将要剪去她轻雾般幻想的翅膀，破灭她刚从金门中飞出的美梦时，她感到非常不幸和痛苦。

请大家原谅我们就这样解释了安德烈为什么没有随着菲利普走出王后的房间。虽然她听到了对她哥哥的责备感到痛苦，虽然她的哥哥对她来说是一个偶像，一种信仰，几乎是一种爱情。

塔韦尔奈小姐不愿意让王后和夏尔尼单独相处，在他哥哥走了以后，她也不再想参加这场谈话了。

如坐在壁炉旁边，几乎是背对着围坐在王后周围的几个人。夏尔尼站着，身子微弯着。拉莫特夫人直挺挺地站在窗洞里，那是她假装胆怯而找到的一个隐蔽地点。实际上，她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极为有利的观察哨。

王后有几分钟没有讲话，她不知道刚才国王作了这次微妙的解释之后应如何接下新的话题。

夏尔尼似乎有什么不舒服，可是他的举止并没有引起王后的讨厌。

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打破了沉默，同时道出了她自己的和别人的想法。

“这证明了，”她突然说道，“我们有不少敌人。先生，在法国宫廷中发生这样可耻的事情能叫人相信吗？能叫人相信吗？”

安德烈不安地等待着年轻人的回答。她非常害怕夏尔尼报之以深情的安慰，似乎这就是王后期待着的。

可是恰恰相反，夏尔尼脸色发白，用手帕擦了擦自己的额头，靠在一把扶手椅的椅背上寻求支撑。

王后瞧瞧他说：

“这儿太热了吧？”

“不是这么回事，”夏尔尼回答说，“不过我两点钟有个任务，除非王后命令我留着……”

“不，先生，”王后说，“我们知道命令是怎么回事，安德烈，是吗？”

随后她转身向夏尔尼，嗔怪地说：

“您自由了，先生。”

她做了个手势让年轻的军官走了。

夏尔尼像个有要事在身的人一样行了个礼，消失在帷幔后面。

几秒钟以后，人们听到前厅里似乎有人轻轻地呻吟了一声，还有几个人急速走动的声音。

玛丽·安托瓦内特紧蹙着眉头，想着心事，走去坐在她的扶手椅里。经过这次剧烈的情绪波动以后，她深深地陷入了忧郁之中。几乎可以说她已经忘记了她身旁还有旁人存在。

安德烈虽然还是靠墙站着，也和王后一样走了神。

一阵静默。

“这真是怪事。”王后突然高声说道，这句话来得太突然，使她两个同伴吓了一跳，“我感到夏尔尼先生还在怀疑什么……”

“怀疑什么？夫人。”安德烈问道。

“就是怀疑开舞会那个晚上我在不在宫里呗。”

“哦，夫人。”

“可是，总而言之，”她大声说，“如果他看到了，为什么他要相信呢？阿尔图瓦伯爵也看见了，菲利普先生也看见了，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大家都看见了，必须要国王说话了大家才相信，或者是装作相信。哦！这里面有文章。既然没有人想到这些，就应由我来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安德烈，必须由我来查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不是？”

她想了想，突然激烈地大声说道：

“哦！我知道真相所在了。”

“真相？”伯爵夫人结结巴巴地问。

“哦，那太好了！”安德烈说。

“派人去请克罗斯纳先生来。”王后没等安德烈说完，看见米塞里夫人走进来，就高兴地说道。

38 克罗斯纳先生

克罗斯纳先生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在国王和王后作了说明以后，处境极为尴尬。

要完全知道一个女人所有的秘密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更何况这个女人还是王后，他还负有维护王国利益、关心王国声誉的任务。

他平静地走了进来，嘴上挂着微笑。

她，王后，没有笑。

“喂，克罗斯纳先生，”她说，“现在轮到我们来说说清楚了。”

“悉听陛下吩咐。”

“警察总监先生，您应该知道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原因吧！”

“差不多是这样，”司法长官说，“我认识各种人物，也知道各种已经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陛下所谈到的这些事的原因。”

“那末我要很不愉快地告诉您，”王后说，她对警察总监这种若无其事的态度感到气愤，“是这样的，我把这件事情的起因——您是这么称呼的——这种让我感到苦恼的事情的起因，归之于一个与我极为

相象的人的恶劣行径。只要她出场露面你们就以为看到了我，您，先生，或者是您的手下。”

“一个和您相象的人！”克罗斯纳叫了起来，他一心在想抵挡王后的攻击，因此没有注意到雅纳一时间的紧张和安德烈的惊呼。

“您是不是以为这样的设想是不可能的，警察总监先生？是不是您宁可以为是我弄错了，或是我在骗您？”

“夫人，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无论陛下和哪一个女人有什么相似之处，总会有不同的地方，一个有经验的人是不会看错的。”

“会受骗的，先生，因为已经受骗了。”

“我可以向陛下提供一个例证。”安德烈说。

“噢！……”

“我们和父亲住在塔韦尔奈红屋封地时，我们有过一个使女，她，真是非常奇怪……”

“像我！”

“哦！陛下，简直真假难分。”

“而这个姑娘，后来她怎么样呢？”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陛下如此宽厚、高尚和有教养，我父亲怕王后不喜欢有这样和她相象的人，因此，当我们到了特丽阿农以后，我们把她藏了起来，不让宫里的任何人看见。”

“您看见了吧，克罗斯纳先生，哦！哦！您对这个感兴趣吗？”

“非常感兴趣，夫人。”

“后来呢，我亲爱的安德烈。”

“是这样的，夫人！这个姑娘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有野心，她不能忍受软禁的生活，大概结识了一个坏蛋。于是，有一天晚上，在我上床的时候，突然发现她已经不在了。我们去找她，没有找到。她跑得无影无踪了。”

“那末，先生，这一切您都一无所知罗？”王后问道。

“不知道，夫人。”

“那就是说，现在存在着一个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女人，而您竟不知道！那就是说，在这个王国里发生了一件这样重要的事，并且还引起了严重的混乱，而您竟然不是第一个知情者！喂，承认吧，先生，警署的工作做得很差呢。”

“夫人，当陛下没有在自己的房间里过夜时，我知道了。我的警署工作得好吗？好的，是不是？那一天，陛下到马雷区圣克洛德街这位夫人家里去。这件事与我无关。当您和朗巴尔夫人出现在麦斯麦的小木桶旁边，我相信，您一定是去过的。我的警署工作得也不错，因为警员看见您了。当您去歌剧院……”

王后突然抬起头来。

“请让我说，夫人。我说的您，和阿尔图瓦伯爵说的您是一个人吧。如果小叔子也看错了他嫂嫂的面容，那末更何况一个一天只赚一个埃居的警员呢，他当然更有理由看错罗。警员以为看到的是您，他就说了。那一天我的警署的工作还是好的。夫人，难道您也能说我的手下没有很好地追查办报人勒多的事情吗？他被夏尔尼先生痛打了一顿。”

“被夏尔尼先生！”安德烈和王后同时叫出了声。

“这件事我只不过是听受到种种非难的警署说的，夫人，这个警察署也非得有点儿头脑，才会发现这个事件发生以后，跟着还有一场决斗，这点您也会向我承认吧。”

“夏尔尼先生的一场决斗！夏尔尼先生参加了决斗！”王后大声说道。

接着王后又说了：

“先生，夏尔尼先生是跟谁、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决斗的？”

“跟一个世家子弟，他……可是，我的天啊！夫人，现在讲这个根本没有必要了……这两个对手眼下相处得好极了，既然不久前

他们还在陛下面前一起交谈过。”

“在我面前……这儿?”

“就在这儿……得胜的人先从这儿走出去,也许才不过二十分钟光景吧。”

“我的哥哥!”安德烈喃喃地说,她自责只顾了自己,以致没有把一切都搞清楚。

“我相信,”克罗斯纳先生说,“跟夏尔尼先生决斗的人的确是菲利普·德·塔韦尔奈先生。”

王后重重地用这一只手拍着另一只手,这说明她已经恼火极了。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她说,“什么!把美洲的风气带到凡尔赛来了……哦!不,我,我可受不了。”

安德烈低下了头,克罗斯纳也垂下了脑袋。

“原来如此,因为跟拉斐特先生和华盛顿,”王后装着用法国腔调说着这个名字,“一起奔走过,因此就要把我的宫廷变成一个十六世纪的竞技场。不行,再说一次,不行。安德烈,您该知道您哥哥参加决斗了吧。”

“我刚知道,夫人。”她回答说。

玛丽—安托瓦内特强制自己保持镇定,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必须竭尽全力,而她是能做到这一点的。

她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了一圈,装着向镜子里看看,又在一只涂漆的书架上拿起一本书,浏览了七八行,随后又把书丢开了。

“谢谢,克罗斯纳先生,”她对司法官员说,“您说得对,我相信您的话,我脑子里有那么许多报告和设想,简直把我搞糊涂了。是的,警署的工作很出色。先生,不过,我和您说起的那个和我酷似的人,我请您多考虑考虑她吧。先生,好不好?再见。”

她优雅地向他伸过手去,克罗斯纳得到了丰富的情报,满心喜

悦地离开了。

安德烈听到了“再见”这个词的弦外之音，她也行了一个庄严隆重的屈膝礼。

雅纳仿佛在一座神圣的祭坛面前那样弯腰行礼，她也准备告退了。

米塞里夫人走进来。

“夫人，”她对王后说，“陛下是不是约见过鲍埃梅和鲍桑热先生？”

“哦！真的，我的好米塞里，真的，让他们进来。拉莫特夫人，请别走，我想让国王跟您完全和解。”

39 诱惑者

拉莫特夫人又占好了位置，她像一个谦逊的女人那样站在一边，又像个被允许留下听人讲话的女人那样神情专注。

鲍埃梅和鲍桑热先生，穿着礼服来觐见王后陛下。他们行礼不迭，一直行到玛丽—安托瓦内特扶手椅跟前。

"珠宝商，"她突然说，"到这儿总是谈珠宝罗。你们运气不好啊，两位先生。"

鲍埃梅先生开口说话，他是他们两个的发言人。

"是关于陛下不屑收下的那串漂亮的钻石项链。"

"哦！好……项链……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啦！"玛丽—安托瓦内特笑着大声说道。

鲍埃梅的态度仍然严肃认真。

"项链的确漂亮，鲍埃梅先生。"王后接嘴说。

"漂亮极了，夫人，"鲍桑热怯生生地说，"因此只有陛下才配得上戴它。"

"使我感到安慰的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说，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这声叹息也没有逃过拉莫特夫

人的耳朵，“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这串项链价值……一百五十万，是吗？鲍埃梅先生。”

“是的，陛下。”

“并且，”王后继续说道，“在我们生活的可爱的时代，当老百姓的心像上帝的太阳一样冷下来的时候，不再会有一个君主能买一串价值一百五十万利弗尔的项链。”

“陛下正是在这点上搞错了，”鲍埃梅说，“这也说明了我们到陛下这儿来要完成的这个任务的重要性：项链已经卖掉了。”

“卖给谁啦？”王后接着问。

“是葡萄牙大使先生，”鲍埃梅压低了声音说，仿佛这样就至少能不让拉莫特夫人听到这个秘密了。

这几个字说得明白无误，王后听了顿时不笑了。

“一位葡萄牙大使！”她说，“这儿没有啊，鲍埃梅。”

“特地来了一位，夫人。”

“谁呢？”

“苏扎先生。”

王后不再吭声了，她摆了摆脑袋。随后，她像个已打定了主意的女人那样说道：

“好吧！”她说，“算是葡萄牙女王陛下运气，那些钻石是很漂亮的，这件事我们也别再谈了。”

“夫人，我们恰恰想谈；请陛下允许我谈谈这件事……”

“伯爵夫人，您知道这些钻石吗？”王后瞧了瞧雅纳，大声问道。

“不知道，夫人。”

“真是漂亮的钻石！……这两位先生没有带来可真是遗憾。”

“在这儿！”鲍桑热赶忙回答。

他从掖在胳膊下面的帽子里面取出了盛着这件首饰的一只扁平的小盒子。

“请看吧，请看吧，伯爵夫人，您是女人，您会感兴趣的。”王后说。

鲍埃梅巧妙地把这串项链摊开在塞夫勒产的独脚小圆桌上，让阳光直射在钻石上面，使上面无数的刻面反射出像火焰般夺目的光彩。王后稍许离开了点这张圆桌。

雅纳惊叹了一声。的确，这实在是太美了，简直像一条火舌，有时闪出绿光，有时闪出红光，有时又像日光那样白得耀眼。鲍埃梅把首饰盒翻来侧去，更使这串项链光辉灿烂，使人眼花缭乱。

“在我们没有向陛下陈述我们全部的苦衷之前，夫人，我们不该让这串项链离开法国。这是一件现在已蜚声全欧，大家都在争购的首饰。在您，夫人，只有在您再一次、最后一次断然拒绝之后，我们才能让别国王后在法国王后放弃的前提下戴上这件首饰，这是我们的民族荣誉感要求我们这样做的。”

“我已经公开拒绝了，”王后回答说，“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为了这件事大家这么称颂我，我怎么还能反悔呢。”

伯爵夫人听到这句话，觉得机会来了。

王后在惋惜，那末就是说她曾经有过要得到它的欲望。她过去想要，可是没有得到满足，那末现在她肯定还是想要的。这是雅纳的思想方法，这样说不会有多大出入，接下去她说道：

“一百五十万利弗尔，夫人，戴在您的脖子上，会使所有的女人嫉妒得发疯，不论她们是克娄巴特拉女王也罢，是维纳斯也罢。”

说着，雅纳从首饰盒里拿起了这串豪华的项链，灵巧地、简直像变魔术似地把它套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缎子般柔滑的脖子上，并把搭扣扣住了。一眨眼间王后沐浴在一片彩色缤纷的耀眼的光芒之中。

“啃！王后陛下真是仙女下凡，超群绝伦。”雅纳说。

玛丽—安托瓦内特赶忙走近一面镜子，她感到头晕目眩。

她的脖子和雅纳·格莱的一样纤细柔软，她娇嫩的脖子像百合花的花茎，又像维吉尔[①]歌颂的、命中注定要断于刀下[②]的花朵，这根脖子和她那些金黄发卷优美地耸立在一团飘忽游移的闪光之中。

玛丽一安托瓦内特自我陶醉，竟然忘乎所以了。

随后，她猛然一惊，想把项链从肩上扯下来。

“够了，”她说，“够了。”

“陛下已经接触了这串项链，”鲍埃梅大声说道，“别人再也配不上啦。”

“这是不可能的，”王后坚定地回答道，“先生们，我稍许试了试这些钻石，可是要再试下去，那就不应该了。”

“陛下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考虑这个问题，”鲍埃梅向王后提了一下，“我们明天再来。”

“拿去！拿去！”王后大声说道，“快把钻石放在首饰盒里，快！快！”

鲍埃梅和鲍桑热故意磨磨蹭蹭，把他们的钻石收拢，锁在首饰盒里。但他们白白地花了一刻钟时间，王后不为所动。

从王后不自然的默默无言的神色中，可以看出她的感受极为强烈，内心斗争是痛苦的。

她伸出双手抓过一本书来，翻了几页，也没有去读它。她在烦恼的时候，常是这样做的。

两位珠宝商告辞说：

“陛下拒绝了？”

---

① 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主要著作有《牧歌集》、《农事诗集》、《伊尼特》等。

② 暗喻王后日后将死于断头台上。

"是的……是啊。"王后叹道。这一次她是为大家在惋惜。

他们出去了。

突然,王后站了起来,在她的房间里绕了一圈,然后停在雅纳面前,雅纳的眼光把王后吸引住了。

"伯爵夫人,"她有些生硬地说,"国王似乎不会来了。我们到下一次召见时再提出我们这个小小的请求吧。"

雅纳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一直退到门口。

"不过我会惦着您的。"王后好心地说。

雅纳把她的嘴唇贴在王后的手上,仿佛是把她的心都放在上面了。随后,她走了出去,留下了抑郁不振、昏昏沉沉的玛丽—安托瓦内特。

"忧郁是因为自己无能,烦恼是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雅纳心里想,"而她是王后!哦!不!她是女人!"

伯爵夫人走远了。

40 两个被看作是一对情人的野心家

雅纳也是个女人，可是不是王后。

结果是她一登上她的马车，就在脑中把这漂亮的凡尔赛宫，这富丽堂皇的家具陈设和她圣吉尔街的五层楼相比，把这些穿着华丽的侍役和她家里的老仆妇相比。

因此雅纳是嘴上挂着微笑、喜气洋洋地回到家里的。时间还早，她拿过纸、笔、墨水，写了几行字，把信插在一只优质的、有香味的信封里，写上了地址。她拉了拉铃。

铃声未绝，门就打开了，一个仆役伫立在门口等待着。

"我想得不错，"雅纳喃喃地说道，"王后也不过如此。"

随后她伸出手去：

"把这封信送给罗昂红衣主教大人。"她说。

五分钟还没有过去，响起了扣门声。

"请进。"拉莫特夫人说。

刚才那个仆人又出现在门口。

"什么事！"拉莫特夫人问，她看到他还没照她吩

咐的去做，不禁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

“就在我出门去执行伯爵夫人的命令时，”仆役说道，“大人正在叫门。我对他说我正要去他府邸，他接过伯爵夫人的信，看过以后就跳下车来，一面进门一面说：‘好吧，替我通报一声。’”

“后来呢？”

“大人还在那儿，他等着夫人什么时候乐意让他进来。”

伯爵夫人嘴上掠过一丝笑意，停了两秒钟没有说话。

“请他进来。”她终于说道，语气显得很得意。

亲王出现在门口。

在回家的时候，在派人去找红衣主教时，在知道红衣主教来到，内心又极其高兴的时候，雅纳心里已经有了打算了吗？

从凡尔赛到巴黎这条路是漫长的，当您和坐在身旁的贪婪的魔鬼一起赶这条路时，魔鬼是有足够的时间把最最大胆的设想在您耳边叨咕的。

雅纳觉得自己已陶醉在这一百五十万利弗尔的数字里面了。一想到鲍埃梅和鲍桑热两位先生首饰盒里的白缎子上的钻石就有些昏昏然。

一百五十万利弗尔！这简直是一个亲王的全部财富，而对一个月以前还在向大人物摇尾乞怜的一个可怜的女乞丐来说，不更是如此吗？

因此，无数泛泛的想法，这些诗人阿里斯托芬[①] 所说的、轮廓不清的、奇形怪状的、在它们激动时会和人类同化的幽灵，无数的欲望，无数的疯狂的占有欲，从巴黎到凡尔赛的一路上，对雅纳来说，统统变成了狼、狐狸和长有翅膀的蛇怪。

红衣主教大概能帮助实现她的梦想。他的突然出现满足了拉

---

① 阿里斯托芬(约前446—约前385)，古希腊诗人，早期喜剧代表作家。

莫特夫人想看到他的愿望，同时也打断了她的幻想。

红衣主教也有自己的梦想，也有自己的野心，他把这些隐藏在他的虚情假意、故作多情的外衣之中。

“哦！亲爱的雅纳，”他说，“是您啊。真的，您现在变得对我是多么需要，以致我整天都在想着您，您离我那么远，我心里有多么难受。您从凡尔赛来，至少身体还好吧？”

“就像您看到的一样，大人。”

“那末王后接见您了吗？”

“我在王后陛下的办公室度过了将近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红衣主教笑着又说了一遍，“像您这样一个聪明女人，三个小时可以讲多少事情啊！”

“哦！我向您保证，大人，我没有浪费时间。”

“我可以打赌，在这三小时里面，”红衣主教壮着胆子说，“您连一分钟也没有想到我，是吗？”

“我还不只是想到您呢。”

“您干了什么？”

“我还谈起您了。”

“哦！”他说，“喂，亲爱的伯爵夫人，请把这些事讲给我听听吧。说真的，我对您遇到的事情太感兴趣了，因此我不愿意您对我疏漏一个最小的细节。”

雅纳微微一笑，她知道使红衣主教感兴趣的究竟是什么，她同他本人一样清楚。

可是因为这个详细的故事预先在她的脑子里已经想好了，即使红衣主教不请求她讲，她也会主动讲的。她慢慢地开始讲了起来，吞吞吐吐地让对方感到是一字一字地往外挤。她讲了全部接见过程，全部谈话。她让每一个字都成为一个证据，证明她由于交上了一个可以使一个朝臣平步青云那样的好运。她到凡尔赛时正好

遇上了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况，这些情况在一天里面把一个陌生人变成了一个对自己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朋友。事实确实如此，雅纳·德·拉莫特在一天之内知道了王后的所有不幸，以及国王的所有弱点。

在这个故事里面，罗昂先生似乎只记住了王后对雅纳说的话。

雅纳在讲的时候，专门突出了王后说的关于罗昂先生的话。

故事刚刚讲完，刚才那个仆役进来通知说晚饭准备好了。

雅纳使了一个眼色，向红衣主教发出了邀请，红衣主教示意接受。

他把胳膊伸给女主人，她挽着主教走向餐厅。她早就习惯这样做来赏他的脸。

晚餐结束后，高级教士在这个女巫断断续续、说说停停的诉说中细细地品味了他的希望与爱情，最后他不得不对这个女人重视起来，因为她对大人物的心事了如指掌。

因此，红衣主教，屈从了她这种优势。他自己虽然是个上层人物，但根本不想跟她较量了。

“伯爵夫人，”他握住她的手说，“您身上有两个女人。”

“这话怎么说？”伯爵夫人问道。

“一个是昨天的，一个是今天的。”

“阁下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我不知道。不过，今天晚上这一个是一个阿尔米德①、一个西尔赛②，是不可抗拒的。”

“大人，尽管您是个亲王，我希望您也别抗拒她吧。”

亲王从他的椅子上滑了下来，跪倒在拉莫特夫人的膝下。

---

① 意大利诗人塔索的叙事诗《耶路撒冷的得救》中的一个妖艳的女主角。

②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专门引诱男子的女人。

"您要求布施吗？"她问。

"我等您施舍。"

"在这施舍的日子，"雅纳回答说，"瓦卢亚伯爵夫人取得了她的地位，她是一个宫廷中的一个女人；过不多久她将成为凡尔赛宫中最最高傲的女人中的一个。因此她可以把手张开伸给她喜欢的人。"

"会伸给一个亲王吗？"罗昂先生问。

"会伸给一个红衣主教。"雅纳回答说。

红衣主教在这只机灵的美丽的小手上印下了一个热烈的长吻。接着，他用眼睛探询伯爵夫人的眼光和笑容之后，站了起来。在他走过前厅时，他对他的跟班说了两句话。

两分钟以后，传来了马车逐渐远去的声响。

11 真相初露

本无话可说了，然而又滔滔不绝地闲聊着，这是情人们享有的特权。在品尝了无言以对的幸福或是情欲得到满足以后，啊唷唷，最大的幸福无疑是天南地北地谈呀谈呀，没完没了地谈。

红衣主教在把他的车子打发走后两个小时，他和伯爵夫人所处的正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情况。伯爵夫人让步了，红衣主教得胜了。不过，红衣主教成了奴隶，伯爵夫人是胜利者。

"她是很慷慨的，"他说，"对她所爱的人，她什么都舍得拿出来。她这种想法是很出众的：给很多人一点点东西，给一点点朋友很多东西。"

"那么您以为她很有钱吗？"拉莫特夫人问。

"她会搞到钱的，只要一句话、一个姿势、一个微笑。从来没有一个大臣，也许杜尔哥① 除外，敢于拒绝她所要求的东西。"

"那么，我呀，"拉莫特夫人说，"我看她不像您所说的那么有钱，可怜的王后，还不如说她是个可怜的

① 杜尔哥（1727—1781），法国政治家，曾任财政总监。

女人呐！”

“怎么回事？”

“您想想看吧，这位不幸的王后心里有两个极大的苦恼。”

“两个苦恼！哪两个，嗯？”

“好吧！王后有一个她不能满足的欲望。”

“好吧，对什么东西呢？”

“对一串钻石项链。”

“请等等，我知道这件事。您是说鲍埃梅和鲍桑热的钻石吧？”

“正是。”

“那么说，亲爱的伯爵夫人，这是您想错了。王后要喜欢的话，这些钻石，她可以得到过五六次了，不过王后总是拒绝。”

“哦！”

“我对您说，国王曾经把项链献给她，可是她从国王的手里拒绝了。”

于是红衣主教把有关军舰的故事讲了一遍。

“我不反对您的说法。不过，我还是认为她很想在颈脖上挂几颗钻石。”

“哦！伯爵夫人，拿出证据来。”

“没有再容易的事了。我刚才看到过项链。”

“在哪里？”

“还是在凡尔赛呗。”

“在凡尔赛？”

“是的，珠宝商把项链拿来了，想最后诱惑一下王后。”

“项链漂亮吗？”

“真是太美了。”

“那末，您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您知道女人对这串项链是怎么想的。”

“我知道女人会为此而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

红衣主教又瞧了瞧雅纳。

“您肯定没有错吗，”他问，“王后真有这种欲望？”

“简直太强烈了。听着，亲爱的亲王，您是不是有一次对我讲过，或者是我曾经听别人说过，有一天，您如能当上大臣是不会感到不高兴的？”

“我很可能说过这句话，伯爵夫人。”

“那末，我们来打个赌，我亲爱的亲王……”

“打什么赌？”

“如果有谁能在一星期内把这串项链放在她的梳妆台上，王后就会让这个人做大臣。”

“哦！伯爵夫人。”

红衣主教陷入了沉思。

接着，这位风流的红衣主教又讨好地吻了她一下。

“喂，我们别再谈这些事情了。”他说。

“好吧，”雅纳悄悄地自言自语地说，“可是我相信鱼已经上钩了。”

可是红衣主教一面在说“我们别谈这些事情了”，一面又接着说：

“您相信旧事重提的是鲍埃梅吗？”他说。

“是的，他是跟鲍桑热一起来的。”拉莫特夫人脱口而出。

“鲍桑热……等等，”红衣主教说，他似乎在想什么，“鲍桑热，不是他的合伙人吗？”

“是的，一个瘦高个儿。”

“真是他。”

“他住在……”

“他应该住在弗拉伊码头或者爱高乐码头附近的一个地方。我

知道得不太清楚，但无论如何，总是在新桥附近。”

“新桥，您说得对，我坐车经过时，在门上看到过这两个名字。”

“好，好，”雅纳咕哝着说，“鱼上钩了，咬得越来越牢啦。”

雅纳说得对，鱼钩已经被牢牢地咬住了。

因此，当红衣主教第二天从圣安托万郊区的小别墅里出来以后就径直去了鲍埃梅的家里。

他本来不想暴露身份，可是鲍埃梅和鲍桑热是宫廷首饰商，他刚一开口，这两个人就称呼他为大人。

“我来是为了买你们给王后看过的那串钻石项链的。”

“说真的，我们感到很遗憾；因为大人来迟了。”

“什么意思？”

“项链已经卖掉了。”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昨天你们还拿去给王后看过。”

“她又拒绝了，大人，因此原来这笔生意继续有效。”

“我原来以为，先生，”红衣主教继续说道，“一个法国御前珠宝商应该乐于把这些美丽的宝石卖在法国，而你们偏爱葡萄牙，随您的便，鲍埃梅先生。”

“大人全知道了！”珠宝商大声说道。

“那末，您对此感到奇怪吗？”

“大人，能允许我和您随便谈谈吗？”

“请谈吧。”

“是这样的，王后很想要我们的项链。”

“哦，那末她为什么不买下来呢？”

“因为她曾拒绝过国王，这个决定使她备受颂扬，如果她改变了主意，这就会显得她反复无常。”

“先生，”他说，“如果王后想要您的项链，不知道您是否乐意。”

“这样一切都改观了，老爷。如果是把优先权给王后，我可以把

所有的生意都回绝。”

“这串项链您卖多少钱?”

“一百五十万利弗尔。”

“怎样付款呢?”

“葡萄牙人先付我一部分,于是我自己把项链送到里斯本,他们当面付给我钱。”

“这种付款方法对我们不合适,鲍埃梅先生,预付部分如果合理的话,是可以给您的。”

“十万利弗尔。”

“这可以搞到,其余部分呢?”

“主教阁下需要时间吗?”鲍埃梅说,“有了主教阁下的担保,一切都可解决。不过,延迟付款会带来损失,请注意这一点,大人:在这样一件大买卖里,数目字本身会自动膨胀的。一百五十万利弗尔的利息,以五厘计算,是七万五千法郎,而这五厘的利息对一个商人来说却是灾难性的,百分之十的利率是可接受的最低限度了。”

“根据您的算法,那就是十五万利弗尔罗。”

“嗯,是的,大人。”

“就算您把项链按一百六十万利弗尔出卖,鲍埃梅先生,再扣除预付的十万,那就是一百五十万利弗尔,在一年之内分三次付清,行不行?”

“大人,这样一笔交易我们要损失五万利弗尔。”

罗昂先生打断了鲍埃梅的话。

“讲了这么许多,”他说,“我,我还没有看到这串项链呢。”

“真是的,大人,就在这儿。”

鲍埃梅,在采取了种种惯常的预防措施后,把这件珍贵首饰展现出来了。

“真是漂亮!”红衣主教大声说道,他深情地摩挲着项链的扣

环，这个扣环大概曾经在王后的脖子上留下过印痕。

他贪婪地一次又一次地抚摸着这些钻石，一双眼睛在上面追逐着那些他可能会永远不会忘记的诱人的光芒。当他终于欣赏完毕后，他问：

"生意算是做定了吗？"

"是的，大人，我这就去大使馆取消前约。"

"我不相信眼下葡萄牙有大使在巴黎。"

"可是事实上，大人，苏扎先生现在在大使馆，他是悄悄来的，没有公开身份。"

"为了来谈生意？"红衣主教笑着问。

"是的，大人。"

罗昂先生要告辞了，鲍埃梅留住他。

"十万利弗尔呢？"

"明天我带到这儿来。"

"好的，大人，那么票据呢？"

"我明天到这儿来签字。"

"这样再好没有了，大人。"

"鲍埃梅先生，您要牢记您现在手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既然您是一个能保守秘密的人。"

"大人，我感觉到了，我不会辜负您的信任的，就像不会辜负王后陛下的信任一样。"最后他这么说了一句。

翌日，鲍埃梅神色俨然地向葡萄牙大使馆走去。

就在他要敲门的时候，首席秘书博西尔先生正在听取大使馆主事迪科尔诺的汇报，而唐·玛诺埃尔·伊·苏扎大使正在向他的合伙人兼随身侍从解释着一个新的行动计划。

自从上次鲍埃梅先生到朱西埃纳街拜访以来，大使馆官邸已有了很大变化。

全部人马，就像我们看见的那样，分乘两辆邮车抵达了大使馆。根据需要，得到了安顿，并在新任大使的官邸里，各自领受了他们该完成的任务。

迪科尔诺对这些仆役的才智非常满意，同时也非常欣赏大使先生，他很少考虑到民族偏见，不仅接受了一幢完全法国式的房子，而且从首席秘书直到最低贱的仆役完全用的是法国人。

因此，在迪科尔诺先生和博西尔先生点数款项时，他对大使馆的首脑在这一点上赞不绝口。

“哦！您把我们说得太好了，亲爱的主事。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搞的是哲学政治，这是华而不实，很难行得通的。现在我们别谈这些了吧。您说，小金库里有十万八千利弗尔，是吗？”

“是的，秘书先生，十万八千利弗尔。”

“没有债务？”

“一个子儿的债也没有。”

“简直是个模范，请把细帐给我吧。”

“这就是。秘书先生，什么时候移交？我要对您说，在这个地区里，这是一件引人注意的，引起大家各种议论的事情，我几乎要说是一件引起大家不安的事情。”

“哦！哦！”

“是的，有人经常看到官邸周围有些人在逡巡，他们最好希望大使馆的门是玻璃做的。”

“有些人！……”博西尔说，“附近的人吗？”

“还有别的人。哦！既然大使的任务是保密的，您当然会想到警署很快会来打听原由的。”

“我也是跟您一样想的。”博西尔说，他感到相当不安。

“瞧，秘书先生，”迪科尔诺一面说，一面把博西尔领到窗口的铁栅栏前，这扇窗开在官邸一个小阁上的一个隅角的斜面上，“瞧，

街上这个穿显眼的灰褐色衣服的人，您看到了吗？”

“嗯，我看到他了。”

“您看到他这副打量的神气吗，嗯？”

“果然，这个人，您以为他是谁呢？”

“我，我怎么知道……也许是克罗斯纳先生的一个密探吧。”

铃响了。

“大使在叫人。”博西尔急忙说。这时候，谈话已经开始使他有些为难了。

在他用力开门的时候，这道门的两扇门扉推开了他的两个合伙人。他们一个耳朵上夹着一枝羽毛笔，另一个手里拿着一把扫帚；一个是末等职员，另一个是当差。他们觉得房间里的谈话时间太长了，因此也想参加进来，即使能听听也好。

博西尔认为自己已受到怀疑，暗暗告诫自己要加倍警惕。

他在一个阴暗角落里和他的两个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朋友握了握手，便上楼到大使房间里去了。

12 迪科尔诺先生一无所知

唐·玛诺埃尔·伊·苏扎的脸色不像平时那么黄，也就是说他的脸色有点儿红。他刚才和骑士兼随身侍从作了一次艰难的解释。

这次解释还没有结束。

当博西尔来到的时候，这两只公鸡还在拉扯着最后几根鸡毛。

“喂，博西尔先生，”骑士说，“替我们调解一下。”

“什么事，”秘书说，他先和大使先生，他的天然盟友交换了一个眼色，摆出了一副公正人的神气。

“您知道，”随身侍从说，“鲍埃梅先生今天应该来签定这笔项链买卖。”

“我知道。”

“我们就得数十万利弗尔给他。”

“我也知道。”

“十万利弗尔是集体的财产，是吗？”

“谁说不是呢？”

“哦！博西尔先生说我有理。”骑士转身向玛诺埃尔说。

“等等，等等。”葡萄牙人做了个手势要大家耐

心。

“我只是在这一点上说您是对的，”博西尔说，“就是说，十万利弗尔是属于所有的合伙人的。”

“就是这样嘛，我也没有更多的要求。”

“好，那末，放钱的金库就不应该安置在大使先生房间隔壁的大使馆唯一的办公室里。”

“为什么这样呢？”博西尔问。

“而且，大使先生，”骑士接着说，“应该给我们每一个人一把金库钥匙。”

“不行。”葡萄牙人说。

“您有什么理由？”

“哦，是啊，您有什么理由？”博西尔问道。

“大家不相信我，”葡萄牙人摸了摸他新长出来的胡子说，“为什么我就不能不相信别人呢？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被指责偷集体的，我当然也可以怀疑集体想偷我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彼此彼此的。”

“同意，”随身侍从说，“可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同等的权利。”

“鲍埃梅先生到！”楼下的门卫叫道。

“哦！好吧，这样一切都解决了，亲爱的骑士。”博西尔一面说，一面在他的敌手颈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我们对这十万利弗尔不会有什么争执了，因为这十万利弗尔将被鲍埃梅先生带走。嗨，装得像样些，随身侍从先生！”

骑士低声抱怨着走了出去，然后他又装出一副恭顺的模样，礼貌周到地把皇家珠宝商带了进来。

鲍埃梅比较灵活主动，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首先开始讲话。

他解释了由于一些极为重要的政治原因使他不能不中断过去已经开始的谈判。

玛诺埃尔大叫了起来。

博西尔"嗯!"了一声。

鲍埃梅越来越局促不安了。

唐·玛诺埃尔提醒他,这笔交易已经讲定,预付的款子也已经准备好了。

鲍埃梅坚持自己的意见。

博西尔一句话就把他问住了:

"您是找到了一个出钱更多的买主了吧?"

博西尔看到他这一下打中了要害,既然他急于要把这笔他认为可以使他发财致富的买卖做成,他装作用葡萄牙语又问了问大使的意见。

"两位先生,"接着他对两位珠宝商说,"我们再给你们一些利润,这是很自然的,这说明了那些钻石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好吧!葡萄牙女王不想在这次交易中占便宜,让一些老实的商人吃亏。再加你们五万利弗尔怎么样?"

"不行,秘书先生,"他们对博西尔说,"请别费心再诱惑我们了,这笔买卖算是完了,我们只能把这串项链卖给自己的国家,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您大概也懂得了。请原谅我们,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做这笔交易,请别责怪我们。有一个比我们、比您都强有力的人不同意。"

博西尔和玛诺埃尔无话可说了,相反他们还是称赞了两位珠宝商一番,并且尽量装出不在乎的样子。

他们全神贯注地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没有看到前厅里的骑士兼随身侍从正在门口窃听,他想知道别人把他排除在外的这笔交易进行得究竟怎样了。

可是这位可敬的合作者是个笨手笨脚的人,因为在他俯身门外的时候,脚底一滑,跌倒在壁板上,发出了声音。

博西尔冲向前厅，看到这个惊慌失措的倒楣鬼。“混蛋，你在这儿干什么？”博西尔大声问道。

“先生，”骑士回答说，“我把今天上午的信件送来。”

“好！”博西尔说，“走吧！”

说着，他取过电报，把骑士打发走了。

一听到有电报，两位珠宝商站了起来，就像一些人在一次令人难堪的接见以后，得到了可以离开的命令一样，松了一口气。

主人让他们走了，并吩咐随身侍从把他们一直送到院子里。

侍从刚一走下楼梯，唐·玛诺埃尔和博西尔就交换了几个眼色，并很快就付之行动。他们两个相互靠拢。

“喂！”唐·玛诺埃尔说，“事情吹了。”

“无法挽回了。”博西尔说。

“偷它十万利弗尔，做笔小生意，我们每人可分八千四百利弗尔。”

“不必如此。”博西尔说。

“是吗？就在这儿，在这个小金库里面……”

他指指那个骑士垂涎三尺的小金库。

“那儿，小金库里，有十万八千法郎。”

“每人五万四千法郎。”

“好！一言为定。”唐·玛诺埃尔说，“我们来分。”

“行，可是骑士现在知道这次买卖做不成了，他就会盯住我们不放的。”

“我去想个办法。”玛诺埃尔说。他的神情很古怪。

“而我呢，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叫骑士来，就装作要告诉他一个秘密，接下去，让我来办吧。”

“我好像猜到您的心思了，”唐·玛诺埃尔说，“您去叫他来吧。”

果然，博西尔从窗口高声呼唤骑士先生，骑士先生已经准备和门卫谈话了。

骑士看到叫他，就走上楼来。

他看到他的两个头头呆在小金库隔壁的房间里。

博西尔笑眯眯地对他说：

“我们可以打赌，”他说，“我知道您在对门卫说些什么。”

“我？”

“是的，您告诉他和鲍埃梅的买卖吹了。”

“噢！不是这么回事。”

“您撒谎。”

“我向您起誓不是这么回事。”

“那太好了。如果您已经讲了，那您就是干了一件大傻事，您就失去了一大笔钱。”

“怎么会呢？”骑士惊奇地问道，“什么钱？”

“您不是不知道，现在只有我们三人知道这个秘密。”

“是这样的。”

“因此，这十万八千利弗尔也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因为大家都以为鲍埃梅和鲍桑热把钱带走了。”

“该死的！”骑士喜出望外地大声说道，“真是这样！”

“好的，”博西尔说，“您同意了？”

“还说我同意不同意！”随身侍从搓着手说道，“我想这样做不错，太好了，说定了。”

“说定了！您这个坏蛋！”博西尔用雷鸣似的嗓门说道，“我对您说您只不过是个骗子。喂，唐·玛诺埃尔，您身强力壮，把这个混蛋抓住，把他交出去，交给我们的会友们处理。”

“饶命！饶命！”这个坏蛋哇哇直叫，“我不过想开开玩笑。”

“去！去！”博西尔继续说，“到黑房间里去，这样对您处分更合理些。”

“饶命！”骑士还在叫着。

“当心些，”博西尔对唐·玛诺埃尔说，他正抓着这个不讲信义的骑士，“当心别让迪科尔诺先生听到！”

“如果你们不放了我，”骑士说，“我把你们全告发了！”

“而我呢，我要把你掐死！”玛诺埃尔怒冲冲地说，一面把这个随身侍从推到隔壁的盥洗室里去。

“把迪科尔诺先生打发走。”玛诺埃尔咬着博西尔的耳朵说。

博西尔用不着他再说第二遍，就迅速地走进了和大使办公室相毗邻的房间里去了；而玛诺埃尔则把骑士关进了有厚厚的隔音墙壁的禁闭室里去。

过了一分钟，博西尔没有回来。

唐·玛诺埃尔的脑子里生出了一个念头，他感到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而小金库离他只有十步远。把小金库打开，把里面的十万八千利弗尔纸币[①]拿出来，再带着钱从窗口跳出去，穿过花园逃掉，这样做，任何一个有条理的窃贼只需要两分钟就够了。

他猛地窜向小金库房间的门，这扇门里面被闩上了。唐·玛诺埃尔身材健壮，也很机灵，他能用一把给怀表上发条当作钥匙打开一扇城门。

他用他的剑挑开了门闩。

他冲到金库那儿，发出了一声惊呼。小金库张着大嘴，里面空空如也，在那深深的大窟窿里什么也没有！

博西尔另外有一把钥匙，他已从另一扇门进来，把钱偷了个精

---

① 上文原为硬币，此处原文如此。

光。

唐·玛诺埃尔像个疯子似的一直奔到门卫室，他看到门卫在唱歌。

博西尔抢先了五分钟。

葡萄牙人一面叫嚷，一面诉苦，官邸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发生了这个意外情况。为了找个证人，他把骑士放了出来，可是别人都不相信他，向他大发脾气。

大家指责他曾经和博西尔一起策划了这次阴谋，而博西尔比他先走一步，带走了一半赃款。

大家撕下了面具，用不着再遮遮掩掩的了。老实的迪科尔诺先生闹不清他在跟些什么人打交道。

当他看到这些外交家准备把听人摆布的唐·玛诺埃尔吊死在一个货棚下面时，他几乎要昏过去……

这时候，门上不紧不慢地响起了三下。会友们都吓了一大跳。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门上又响了三下。

接着，有一个尖声尖气的人用葡萄牙语叫道：

"开门！以葡萄牙大使的名义！"

"大使！"所有这些坏蛋都叽咕了一声，同时从官邸里四散逃窜。几分钟以内，有的从花园，有的从侧墙，有的从屋顶，乱七八糟，一哄而散。

真正的大使果然刚才到达。他只能依靠警察局的帮忙才回到大使馆府邸里面。警察们在一大群人前面把门撞开了，这些人都是被这个奇怪的场面吸引来的。

门打开后，大家到处顺手牵羊。迪科尔诺先生被逮捕了，他被

带进了夏德莱[1]，并在那里过夜。

假葡萄牙大使的故事就这样收场了。

---

① 巴黎要塞名，分大小夏德莱，位于塞纳河左右两岸。大革命前，为巴黎皇家法院所在地，附设监狱。

13 幻想和现实

如果大使馆门卫能像唐·玛诺埃尔命令他的那样，去追赶博西尔的话，我们得承认他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博西尔一出这是非之地，一路小跑到了贝壳街，紧接着又狂奔到了圣奥诺雷街。

他总是怀疑有人在追他，因此他沿着围绕小麦市场的毫无规律的、阡陌纵横的街道穿来插去地乱跑一阵，几分钟以后，他几乎已经肯定没有任何人能跟上他了；他同时也肯定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即使是一匹打猎用的好马也不能比他有更大的作为了。

博西尔坐在围绕着市场的维阿尔姆街上的一袋麦子上。他坐在那儿假装全神贯注地在观察那根美第奇[①]柱子，那是过去巴肖蒙[②]为了从拆毁建筑物的人手中抢救出来而买下来送给当时的市政府的。

“哦！”博西尔思忖着，“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我

① 美第奇，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著名家族，后成为欧洲最大银行家之一，十三世纪末叶起参加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这个家族以提倡文艺粉饰其专制统治。

② 巴肖蒙(1624—1702)，法国作家。

发财了。”

他仍在喘气。

“我要,”他继续他那无声的独白,“把奥利瓦变成一个体面的女人,就像我将成为一个体面的男人一样。她长得很美,她的情趣很高雅。”

“尼科尔心地善良,她只有两个缺点:懒惰和骄傲。”

“我,大家信不过的博西尔,我将容忍她这两个缺点,为我自己来造就一个完美的女人。”

他没有再想下去,他的呼吸已恢复正常了。

他擦了擦前额,确信十万法郎还在自己的袋子里,肉体和精神上都为之一轻,他想考虑问题了。

人们也许不会在维阿尔姆街找他,可是还是要找他的,大使馆里的先生们不是那些肯甘心情愿丢掉他们那份赃物的人。

因此他们将分成几批,他们也许会从搜查贼窝开始。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此。在那个住所里面住着奥利瓦。有人会把事情告诉她,也许还会折磨她。谁知道呢?他们甚至也许会残酷到把她当作人质的地步。

博西尔在这两个致命的危险边缘差点儿发疯了。

爱情使他发狂了。

他不愿任何人碰到他的情人。他像箭一样地奔向了王妃街那座房子。

而且,他还窜进了一辆出租马车,向车夫露了露一枚六利弗尔的埃居,一面对他说:

“去新桥。”

马儿不像在跑,简直在飞。

夜幕降临了。

博西尔被拉到了亨利四世塑像后面的桥坡上。这时候的人们

都是乘车到这里来的，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可是也是常用的约会地点。

他发现在王妃街那边的桥坡上有两个人，一前一后，他们正伸长着头颈从这条街上望去，像是在观察那儿有什么动静。

这两个人是暗探。在新桥上看到有暗探，这不是什么希罕事，因为当时有句谚语说，不论任何时候，如果想看到一位高级教士，一个婊子和一匹白马，只要到新桥去走一遭就行。

不过，白马、教士服和婊子始终是警察的目标。

博西尔只是受到了些阻碍，有点儿不方便。他装得像个驼背，一瘸一拐地走着，掩饰自己原有的步态，他穿过人群走上了王妃街。

没有什么迹象使他惧怕。他已经看到了那座房子，在那座房子的窗口上经常显露着他的星星、美丽的奥利瓦的倩影。

突然，博西尔似乎在对面一条小路上看到了一个穿制服的巡逻兵。

而且，他又看见了另一个出现在小客厅的窗口里。

他浑身冒汗了，冒的是冷汗，冷汗可是有碍健康的。他现在已经有进无退了，必须从这幢房子前面的路上经过。

博西尔有这份胆量，他走过了这幢房子，还向它望了望。

博西尔心里想：克罗斯纳先生，不管他是用什么方法或者通过谁，反正他已经知道了，他想派人逮捕博西尔，可是只找到了奥利瓦。Inde iroe[①].

因此，他感到心情沮丧。当然，如果博西尔处于一般情况之下，如果他袋里没有装着十万利弗尔，他会一头向那些警探冲去，一面

---

① 拉丁文：因此他生气了

像尼苏斯[1]那样叫道，“我在这儿！我在这儿！这一切全是我干的！”

可是一想到这些人要摸到他的十万利弗尔，让他们一生都把这件事作为笑料，想到他博西尔胆大心细，干了这么一手，到头来却只是让警察总监手下的人捞到了便宜，想到这些，他所有的疑虑全打消了，可以这么说，他在爱情上的愁思也被一扫而尽了。

“从逻辑上说……”他想，“如果我让他们给抓住了……那末我就是把十万法郎让他们拿走了，我就帮不了奥利瓦……自己也破产了……我要向她证明我像一个疯子似的爱她……可是实际上她真该对我说：‘您是个大笨蛋，用不着这么爱我，而应该救我。’要下决心，辛苦辛苦两条腿，把钱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自由、幸福、哲理，这一切都离不开钱。”

想完，博西尔把保险柜里的那些银票贴在心口，又撒腿奔向卢森堡公园。

尼科尔的情人刚在圣日耳曼—戴—泼莱街口拐弯，就差点儿被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撞倒，拉车的几匹马正耀武扬威地向王妃街奔去。

于是博西尔向一旁窜去，可就在他挺起身来时，他看到奥利瓦在马车里和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子在热烈地交谈着。

他轻轻地叫唤了一声，可这一声使马跑得更快了。他本可以随着马车跑去，可是马车却是驶向王妃街的，这是眼下在巴黎博西尔唯一不愿意去的一条街。

而且，不管坐在马车里的奥利瓦的外表怎么样，是幽灵，还是幻觉，他的视觉可没有模糊，相反还看得一清二楚，他确确实实看见了奥利瓦。

---

① 尼苏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史诗《伊尼特》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年轻的特洛伊战士，为了对欧里阿勒的友谊而牺牲了自己。

然而在理智上还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说奥利瓦不在马车里，因为警察已经在王妃街她的家里把她抓走了。

可怜的博西尔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感到走投无路了，他向亲王先生壕沟街奔去，到了卢森堡公园，穿过了已经人迹稀少的街区，终于跑出了关卡，躲在一家小酒店的小房子里。这家酒店的女主人对他另眼相看，关怀备至。

他就安顿在这家小酒店里，把他的银票放在房间里的一块方砖的下面，再把床脚支在这块方砖上面，然后他汗水淋漓地躺下了，嘴里不三不四地对墨丘利① 又是谢来又是骂。他心情烦躁，不时从嘴里呕吐出浸桂皮的甜酒。这是一种专门用来加强皮肤发散作用和增强信心的饮料。

他深信警探找不到他了，没有人能把他的钱夺走了。

他深信尼科尔没犯下任何罪，即使被逮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且毫无根据的监禁，时间再长，也总会过去的。

最后他还深信，有了十万利弗尔，他甚至可以把他不可分离的伴侣奥利瓦从监狱里救出来，如果她被监禁的话。

剩下的是大使馆里的那些伙伴们，跟他们的帐可有点儿难算清。

可是博西尔已预料到他们会来找他的麻烦的，只要奥利瓦小姐一获得自由，他就把他们全扔在法国，自己动身去瑞士，那是一个自由的礼仪之邦。

人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这就是以为看到了他实际上并未看到的东西；可是以为没有看到实际上他已经真正看到的东西，那么这个错误就更严重了。

我们就来向读者解释一下这个评注。

---

① 墨丘利：罗马神话中主管盗贼之神。

11 奥利瓦开始考虑别人在打她什么主意

事实上，他在那辆华丽的四轮马车里看到的，坐在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身旁的就是奥利瓦小姐。那个男人因为他只看了一眼，所以没有认出是谁。如果他再看他一次，也许就会认出来了。那天上午，奥利瓦像平时一样，到卢森堡花园去散步，不过她没有在两点钟回家用晚餐，而是在路上遇见了在歌剧院开舞会那天结识的那个古怪的朋友，她上前和他攀谈，并问了他一些问题。

事实上，就在她付坐椅费[①]准备回家，并向她常去的公园里的咖啡馆的老板微笑致意的时候，卡格里奥斯特罗从一条小路上冒了出来，向奥利瓦小姐跑去，并挽住了她的胳膊。

她轻轻地叫了一声。

“您去哪儿?”他问。

“嗯，王妃街，我家里。”

① 当时公园中的坐椅是出租的，要收费。

“那末，那些在那里等您的人正求之不得呢。”陌生的老爷说道。

“您真使我感到吃惊！”

“如果我让您去王妃街，我就要使您更加吃惊了。”

“为什么？”

“因为您将在那里被逮捕，我亲爱的。”

“逮捕，我？”

“当然罗，那十二位在等您的先生是克罗斯纳先生派来的警探。”

奥利瓦打了一个寒噤，某些人良心不安，总是疑神疑鬼的。

可是，在内心作了些比较深入的反省以后，她又硬起来了。

“我什么也没有干过，”她说，“为什么要逮捕我？”

“为什么要逮捕一个女人？为了一些男女私情，为了一些无聊的小事。”

“我根本没有什么男女私情。”

“总之，也许他们抓错您了；可是他们在设法抓您，这却是事实。我们还是去王妃街吗？”

奥利瓦脸色煞白，不知所措，她站住了。

“您像在逗一只可怜的耗子的猫似的在耍我，”她说，“喂，如果您知道什么事，就告诉我。是不是他们想抓博西尔。”

她用哀求的目光盯着卡格里奥斯特罗看。

“别说下去了，再说，您要说蠢话了。时间是宝贵的，因为克罗斯纳的手下看到您没有回家，很可能到这儿来找您。”

在说这些话时，他已经把奥利瓦带到了地狱街的栅栏那儿。四轮马车迎了上来，接走了这一对，把卡格里奥斯特罗和奥利瓦送到王妃街上刚才博西尔发现他们两人的那个地方。

说真的，如果他那时大声叫她，如果他跟着马车跑，奥利瓦会

不顾一切地来接近他。如果他被追捕，她就会救他。如果他是自由的，她就和他一起逃走。

可是卡格里奥斯特罗看到了这个不幸的人，他把已经围集在巡逻兵四周的看热闹的人群指给奥利瓦看，转移了她的注意力。

就在奥利瓦看到了警探和她的已被人占据了的房子以后，她绝望地投入了她保护人的怀抱。这种感情可以使任何男人的心软下来，除非这个人心如铁石。

“救救我！救救我！”可怜的姑娘这时不断地哀求道。

“我答应救您。”他说。

“可是，既然您说这些警探无事不晓，他们迟早会找到我的。”

“不会的，不会的，在您将去的地方，没有任何人会发现您，虽然他们会到您家里去抓您，可是他们不会到我家里来抓您的。”

“哦！”她害怕地说，“您的家……我们去您的家里！”

他把奥利瓦带到了新圣吉尔街上我们已经看到他接待过菲利普·塔韦尔奈的那幢房子里。当他把奥利瓦安置在三楼一个远离仆人的、不会受人监视的小套房里后，他说：“问题是您要比来到这里以前更幸福些。”

他的保护人在离开她时又对她说：

“我决不想断绝您的经济来源，来使您就范，亲爱的孩子。如果您要见我，拉铃叫我，如果我在家，我马上就会来的；如果我出去了，我一回家就会来看您的。”

他吻了吻她的手以后就离开了她。

“哦！”她喊道，“特别要替我打听打听博西尔的消息。”

“这当然是最紧要的罗。”伯爵回答她说。

于是他把她关在房间里自己走了。

15 空 屋

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独个儿来到了圣克洛德街这座老房子里，我们的读者大概还没有完全忘记它吧。当他站在这座房子门前时，夜幕已经降临，大街上行人稀少。

在一座修道院的小围墙里有一只狗在吠，更确切地说是在嚎。一阵暖风一直吹到圣克洛德街，圣保罗教堂的大钟发出凄凉的三刻 钟的报时声。

时间是九点差一刻。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伯爵走到了大院门口，从他的宽袖长外套下面拿出了一个大钥匙，为了把钥匙插进锁孔，他先用钥匙把几年以来被风吹进锁孔的厚厚一层积尘残屑掏了一掏。

卡格里奥斯特罗感到门推不开，于是就用上了拳头、臂肘，然后是肩膀，所有这些障碍终于随着刺耳的格格声一个接一个地被撞破了。

门打开后，出现在卡格里奥斯特罗眼前的是一个荒凉的院子，到处长满了苔藓，像一块无人照管的墓地一样。

他把身后的门关上，他的脚踩在已经蔓延到石

板面上的茂密坚韧的狗牙草上，并留下了脚印。

刚才没有人看到他进来，现在也没有人看到他正置身于这四周的高墙包围之中。因此他可以在院子里伫立一会儿，他的思想慢慢地回到他过去的生活中，就像他刚才回到他的家里一样。

他过去的生活是辛酸和空虚的，他的家是冷落而残破不堪的。

卡格里奥斯特罗踏上了台阶，台阶在他脚下摇摇晃晃。他用第二把钥匙，开门走进了一间巨大的前厅。

卡格里奥斯特罗点燃起灯笼，继续往前走。

在饭厅里，四角已经霉烂的食柜失去了它们原来的形状，粘糊糊的石板已经支承不住食柜的四脚了。房间里面所有的门都打开着，让思想和视线都能自由自在地进入那曾经让死亡通过的阴森可怖的深处。

伯爵觉得身上似乎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因为在大厅的尽头，在过去上楼梯的地方，传来了声音。

卡格里奥斯特罗蹙着眉头，屏着呼吸，手心冰凉地向那座希腊神祇阿尔波克拉脱塑像走去，过去那扇暗门和弹簧机关就在那座塑像旁边，那扇暗门是一个神秘的、难以觉察的纽带，它把现在这座房子和那座秘密的房子联系起来。

弹簧机关顺利地起了作用，不过周围被虫蛀蚀了的细木护壁板被震得索索发抖。可是正当伯爵一脚踏上暗梯时，这个奇怪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卡格里奥斯特罗将手里的提灯伸向前去，想看看是什么原因。他看到一条粗大的游蛇，正慢慢地从楼梯上游下来，蛇尾拍打着楼梯的踏级发出响亮的声音。

这条爬行动物不慌不忙地用它漆黑的眼睛朝卡格里奥斯特罗望了望，然后游进了护壁板上最近的一个窟窿里，消失了。

这大概是寂寞的守护神。

伯爵继续往楼上走。

在他登楼时，始终有一个回忆跟着他，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个阴影伴随着他。当提灯的光线在板壁上投射出一个活动着的投影时，伯爵哆嗦了一下，他想到他自己的黑影是一个怪异的黑影，现在苏醒过来了，也想来拜访一下这神秘的住所。

他就这样一面沉思默想，一面走着，一直走到了壁炉的门板那儿，壁炉是沟通巴尔萨摩的武器室和洛朗查·费莉西阿妮香味扑鼻的隐蔽所的出入口。

墙上光秃秃的，房间里空荡荡的，在那仍然张着大嘴的炉膛中，有大堆灰烬，灰堆中闪烁着点点金银碎块。

他弯下腰去，看到在地板的沟槽里，有一支小小的银箭半埋在灰烬里面，它仿佛是刚从一个女人的头发上掉下来似的。

这是当时的夫人小姐们喜欢用来压住发卷的一种意大利别针，它蒙上了一层白粉以后，变得相当沉重了。他捡起了这只别针，放到唇边，接着，在确信别人不可能看到他时，他让一滴眼泪涌上了自己的眼睛，轻声呼唤着：

“洛朗查！”

他热情地吻过这个神圣的遗物以后，打开窗子，把胳膊伸到铁栅栏之外，把这微小的金属片扔到了隔壁修道院的围墙里去，扔在树丛中、空气中、尘埃中，反正不知扔到何处去了。

他就这样惩罚了自己的脉脉温情。

“房子就这样被亵渎了！那末为了某种利益就让它亵渎个够！

“一个女人又将穿过这个院子，一个女人的脚将站在这个楼梯上，一个女人也许将在这个仍然回响着洛朗查咽气声的拱顶下歌唱！

“行了。可是发生所有这些亵渎行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我的事业服务。如果上帝在这个事业中失败了，那末撒旦必然取得胜利。”

他把他的提灯放在楼梯上。

他匆匆忙忙在他的记事本上写下了下面几行字：

致我的建筑师勒努瓦先生：

冲洗院子和门厅，重建车库和马棚，拆毁房内小屋，把宅邸改小成三层楼房。一星期完成。

“现在”，他说，“看看能不能从这里看到小伯爵夫人的窗子。”

他走近这座房子三层楼的一扇窗子。

从这里可以越过大院门看到圣克洛德街对面所有房子的正面。

对面，至多有六十尺远的地方，可以看到雅纳·德·拉莫特住的房间。

“错不了，这两个女人会相互看见的，”卡格里奥斯特罗说，“好。”

他又拿起他的提灯走下楼梯。

足足一小时过去了，他回到他家里，并把他的工程要求送到了建筑师那里。

应该说明，从第二天开始，五十个工人进入了这座房子，到处响起了锤子声、锯子声和十字镐声，一大堆一大堆青草被聚拢在院子内的一角开始燃烧。到了晚上，那个每天都要来观察一番的行人在回家的时候，看到院子里一群杂务工、泥瓦工围着一只铁框，铁框下面吊着一只大耗子的爪子，他们都在嘲笑着它那花白的髭须和它油光光、福笃笃的身躯。

那个路人替它做了这首悼词：

这一位享了十年清福！

Sic transit gloria mundi [①].

根据卡格里奥斯特罗吩咐建筑师的那样，这座房子在一星期以内重建完工了。

① 拉丁文：尘世之荣华富贵从此休矣。

16 保护人雅纳

红衣主教罗昂先生，在拜访了鲍埃梅两天以后，收到了一封便函，内容如下：

红衣主教罗昂先生阁下一定知道他今晚在何处用餐。

“是小伯爵夫人写来的。”红衣主教嗅着信纸说道，“我要去。”

拉莫特夫人就是以这样的口气要求和红衣主教会晤的。

在主教阁下给她支配的五个仆役之中，她看中了其中的一个，这个人有着乌黑的头发、褐色的眼睛，红朴朴的脸上，肝火旺旺的。

她把那个人叫来，在一刻钟之内，她凭借仆役的驯良和乖巧，终于知道了她想从他身上知道的一切。

这个人跟踪了红衣主教，并告知她说他看到主教阁下两天之内到鲍埃梅先生和鲍桑热先生家里去了两次。

鲍埃梅的项链卖掉了。

买主是罗昂先生！而罗昂先生对他的亲信，对他的情妇竟然一字不提！

这种征兆是严重的。雅纳皱眉蹙额，咬着她薄薄的嘴唇，接着就给红衣主教写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封便函。

罗昂先生晚上来了。他预先还送来了一篮子托盖酒，还有一些不多见的佳肴，完全像是他要到拉吉马尔① 或者是要到当热维尔小姐②家里去赴晚宴似的。

这种微妙的差异，就像过去许多别的迹象一样，没有逃过雅纳的眼睛。但她故作姿态，一点也没有请人动用红衣主教送来的东西。当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她开始和他谈话，语气还颇为亲切。

“说真的，大人，”她说，“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非常痛苦。”

“哦！伯爵夫人，什么事？”罗昂先生问，他装出迷惑不解的神色，但又不反映出他是真的不理解。

“是这样的！大人，使我闷闷不乐的原因，那是因为我看到了，您不仅是不再爱我了，而是您从来没有爱过我……”

“哦，伯爵夫人！”红衣主教说。

“请别不高兴，大人，这对我是无所谓的。”

“您是指我爱不爱您，对您都无所谓吗？”

“是的。”

“为什么这对您无所谓呢？”

“那是因为我并不爱您，我。”

“伯爵夫人，您总知道您费心对我说的这些话并不是很客气的。”

“喂，大人，我们相互是比较尊重的，应该说真话嘛。”

“真话，什么是真话？”

---

① ② 拉吉马尔和当热维尔均为法国当时有名的演员。

“我们之间有一种大大超过于爱情的关系。”

“是什么？”

“私利。”

“好，那末，嗨，伯爵夫人，就算我们都是谋求私利的，那末我在哪些方面才能为您的私利效劳，您又在哪些方面才能为我的利益效劳呢？”

“您对我缺少信任，也就是说，不够尊重。”

“我！我倒要请您说说看，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吗？您巧妙地从我嘴里套去了详细经过，其实我早就一心想告诉您了，您能否认……”

“伯爵夫人，关于什么事？”

“关于某个贵妇人对某样东西的爱好，而您正在设法满足这个爱好，却又对我一字不提。”

“伯爵夫人！”红衣主教喃喃地说着，他的脸色煞白，身体有些摇晃不稳了。

雅纳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

“喂，”她说，“为什么那么可怕地瞅着我，您难道昨天没有和爱高乐码头的珠宝商做过交易吗？”

一个名叫罗昂的人是不会说谎的，即使对一个女人也是如此。红衣主教哑口无言。

他感到脸上发烧，正要泛红，这是一种不愉快的反应，一个男人是永远也不会原谅造成这种起因的女人的。这时，雅纳赶忙抓住了他的手。

雅纳向红衣主教靠了过去，手还是留在他的手里。

“您很想做我的情妇，做我的朋友，可是又不爱我，这是您刚才自己对我这么说的。”罗昂先生接着说。

“而我还要对您这样说。”拉莫特夫人答道。

“伯爵夫人，跟您在一起，用不着费心动脑筋，讲话也完全是多余的。您为您的朋友思想，为他们说话，是的，我是想做首相。一切都对此有利：出身，工作经验，各国宫廷对我表示的某种好意，法国人民对我抱着极大的好感。”

“总之一切都有了，”雅纳说，“除了一件事。”

“您是想说，除了有一个人对我表示厌恶，是吗？”

“是的，这个人就是王后，而这种厌恶，是一种真正的阻碍。王后，她所爱的，国王最后一定也会爱上的；她所恨的，国王恨得比她还早。”

“而她恨我？”

“那末，大人，王后不喜欢您。”

“那末，我完了！项链也无能为力。”

“在这一点上您也许搞错了，亲王。”

“项链已经买下了！”

“至少王后会看到，尽管她不喜欢您，而您却是喜欢她的，您。”

“哦！伯爵夫人！”

“您知道，大人，我们是约好了要直言不讳的。”

“行。那末您说，您对我有一天能当上首相并不失望。”

“这我可以肯定。”

“我真不应该不问问您，您的抱负究竟是什么？”

“当您有办法满足这种抱负时，亲王，我会对您说的。”

“一言为定，到那一天，我等您。”

雅纳站起身来，把亲王带到前厅。亲王在那里站住了，低声问：

“伯爵夫人，接下来怎么办？”

“什么也别干。等着我。”

“您去哪儿？”

“去凡尔赛。”

“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答复?”

“很快。”

“好吧,我的保护人,我一切都托付给您啦。”

“请让我来办好啦。”

讲完这句话,她就回到房里,躺到床上,茫然地观察着那等待着狄安娜的英俊的恩底米翁大理石像。

“当然罗,一个人自由自在更好一些。”她喃喃地说。

17 被保护的人雅纳

雅纳手里掌握着这样一件秘密，前景是如此光辉灿烂，还有这样两个坚强的后台撑腰，她觉得自己简直可以叱咤风云、扭转乾坤了。

她给自己半个月的期限来紧紧咬住命运悬挂在他头顶上的那一大串使她垂涎欲滴的珍宝。

她出现在宫中的身份不再是一个乞求恩赐的女人，也不再是布兰维利埃夫人收养的一个可怜的女叫化子，而是瓦卢亚家族的一个后裔，有十万利弗尔的年俸，丈夫是公爵和重臣。她把自己称作是王后的宠信，而在这充满着阴谋和风暴的时代，玛丽—安托瓦内特控制着国王，从而也统治了政府。这些就是展现在拉莫特伯爵夫人无穷无尽的想象前面的概貌。

日子一到，她一蹦一跳到了凡尔赛，她没有召见通知书，可是她对自己的命运极有信心，深信宫中礼节在她的愿望前也会屈就。

她想得不无道理。

宫中所有这些军官，都争先恐后地看主子的脸色行事，他们早已注意到，玛丽—安托瓦内特和美丽的伯爵夫人在一起时，心情是多么愉快。

这样就够了。因此，当伯爵夫人到来的时候，一个聪明的守门官，急于早一点儿讨好王后，就去站在王后从小教堂回来的那条路上，就在那儿，他像巧合似的，向一个值日侍从贵族讲了下面几句话：

"先生，德·拉莫特·瓦卢亚伯爵夫人没有召见通知书，这件事怎么办？"

王后正在与朗巴尔夫人低声讲话。她听见这个守门官自然而然地吐露出雅纳这个名字，便停止了谈话。

她回过头来。

"是不是在说，"她问，"德·拉莫特·瓦卢亚来了？"

"我想是的，陛下。"值日侍从贵族答道。

"德·拉莫特·瓦卢亚夫人，我要接见的。"王后一面说，一面向前走去。

接着，她在离开的时候说：

"您把她带到浴室来。"

说着，她便走了。

雅纳很快就到了女王陛下的面前。

玛丽—安托瓦内特很严肃，看上去心情不太好，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她才大大地厚待了雅纳，出乎意料地接见了她。

"事实上，"罗昂先生的女朋友想想，"王后也许以为我又来乞求赏赐了……我说不上二十句话，她就会眉开眼笑，要不就是把我撵走。"

于是王后把雅纳带到了浴室里，她的侍女都在那里等她。

伯爵夫人看到王后周围所有这些人，没有启口。

王后进了浴池，把她的侍女们打发走了。

"夫人，"雅纳说，"陛下看到我很为难吧。"

"为什么呢？我不是对您说了嘛，要您说。"

“是这样的，夫人，主教阁下前天屈驾来拜访我。”

“噢！”

“那是为了我在办的一件善事。”

“太好了，伯爵夫人，太好了。我也要为您的善事出些力……”

“我告诉红衣主教先生，王后陛下一旦知道有什么不幸的人时，心中就充满了极为强烈的怜悯心，再加上王后陛下慷慨大方和乐善好施，总是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钱施舍一空。”

“好！好！”

“我说，夫人，王后陛下几天以前给了我一大笔钱，而在两年里面这样的事，王后少说也遇到过上千次了。要是王后不那么好心，不那么慷慨，那末她的小金库里也许已积下了两百万。有了这笔款子，没有任何考虑可以妨碍她得到这串美丽的钻石项链。而您现在克己奉公，果断地舍弃了这串项链，可是，请允许我这样说，夫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

“是啊，”她说，“项链是美丽的，它的确美，我要这么说，而且我很高兴，有一个有审美能力的女人对我退掉这串项链表示赞赏。”

“哦，夫人，”雅纳叫道，她恰到好处地打断了王后的话，“譬如说 A 爱 B，而只有在别人关心 B 的时候，最终才能看出 A 的感情是否真诚。”

“您想说什么啊？”

“我想说，夫人，在知道了您无私地牺牲了这串项链时，我看到罗昂先生脸色发白了。”

“脸色发白！”

“有一个时候他的眼睛还饱含着泪水。我不知道，夫人，罗昂先生是不是真像好多人所声称的那样，是个美男子和一个十足的贵族，我所知道的是，在那个时候，他的脸庞被他的灵魂之火照亮，并且被您的大公无私的精神感动得满脸泪迹斑斑，这张脸的形象将

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王后停了一会儿，让浸在她大理石浴池里的镀金天鹅嘴里的水流下来。

“那末，伯爵夫人，”她说，“既然您把罗昂先生看得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么漂亮，那么完美无缺，我不勉强您看清他的真面目。他是一个风流的高级教士，一个牧羊人[①]，他牧羊既是为了上帝，也是为了他自己。”

“那末。夫人，”雅纳由于王后对她说话随便，并且越来越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不再感到拘束了，“我不知道红衣主教先生在狂热地谈论陛下的德行时是否想到了虔诚的信徒。不过我所知道的，就是他美丽的双手不是伸向空中，而是按在他的心口上。”

王后勉强地笑着摇了摇头。

雅纳不吭声。

“您和罗昂先生的友谊非同寻常，伯爵夫人，在您面前我不再攻击他啦。”

说完，王后笑了起来。

“夫人，”雅纳回答说，“我宁愿您发脾气也别嘲弄人。红衣主教罗昂先生对您是极为崇敬的。我可以肯定，如果他看到王后嘲笑他，他会死的。”

“哦！哦！那么说他大变样了。”

“可是，有一天我曾有幸听陛下跟我讲过，已经有十年了，罗昂先生总是热情地……”

“我那是在开玩笑，伯爵夫人。”王后严肃地说。

雅纳不讲下去了。王后以为她已经认输，不再斗争了。可是玛丽一安托瓦内特完全搞错了，对于这些像老虎一般凶猛，像蛇一样

① 在基督教中，牧羊人指教士，羊指教徒。

阴毒的女人，她们的暂时退缩总是攻击的前奏，为了在猛冲前积蓄力量。

“您讲到了这些钻石，”王后不在意地说，“您得承认您老挂在心上。”

“简直是朝思暮想，夫人，”雅纳高兴得像一个将军看到了他的敌人在战场上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一样，“这些钻石真美，陛下戴上可太相配啦！”

“是吗？”

“是的，夫人，是的，跟陛下相配。”

“可是钻石已经卖掉了！”

“是的，已经卖掉了。”

“那末卖给谁了？”

“罗昂先生把钻石买下来了。”

王后跳了一下，顿时又冷静下来。

“哦！”她说。

“是这样的，夫人，”雅纳狂热而冲动地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罗昂先生的行动是崇高的，他决定这样做是高尚的，善良的，这个行动是伟大的。像陛下那样的心灵是不可能不和所有美好感人的东西发生共鸣的。罗昂先生一从我这儿知道了——我承认这是我说给他听的——陛下暂时手头不宽裕的情况后，就大声说：

“‘什么！法国的王后竟会不接受即使一个普通的农妇也不会拒绝的东西？什么！王后能听任自己看到内克夫人有一天戴上这些钻石吗？’

“罗昂先生还不知道葡萄牙大使已经在接洽这笔生意了，我告诉了他，他更光火了，他说：

“‘这已经不是一个讨好王后的问题了，这关系到王室的荣誉问题……我知道各国宫廷里的想法，这些人虚荣、自负，他们会在

那里嘲笑法国王后的，笑她没有钱来满足一个正当的愿望。而我，我可不能容忍别人嘲笑法国王后，不，万万不能！"

"于是，他突然地离开了我。一个小时以后，我知道他已经把钻石买下了。"

"一百五十万利弗尔吗？"

"一百六十万利弗尔。"

"那末他买那些钻石的目的何在呢？"

"他的目的是，既然陛下不能拥有这些钻石，那末它们至少也不能属于另一个女人。"

"罗昂先生这件事做得很好，"她说，"这是一个高尚的行为，是十分细腻的忠诚的表现。"

雅纳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些话。

"另外请您再跟他说，罗昂先生已经向我表明了他的友谊，而我，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就如叶卡特琳娜所说的那样，我以对等回报为条件，接受所有友谊的表示。因此，我接受的不是罗昂先生的赠与……"

"那末是什么呢？"

"是他的贷款……罗昂先生为了使我高兴，情愿借钱给我，或是替我预支。我要还给他的，我想，鲍埃梅曾要求付一些现款的，是吗？"

"是的，夫人。"

"要多少，二十万利弗尔吗？"

"二十五万利弗尔。"

"这等于是王上每季度给我的俸禄。今天上午他们给我送来，是预付的，我知道，可是总之是给我送来了。"

王后马上拉铃叫人，她的侍女们先替她裹上了一件烤热了的细麻布衣，然后替她穿戴起来。

王后又被安置在她的卧室内，和雅纳单独在一起。她对伯爵夫人说：

“请您把这只抽屉拉开。”

“第一只吗？”

“不，第二只，您看到一只钱包吗？”

“这就是，夫人。”

“钱包里装着二十五万利弗尔，您数数。”

雅纳照办了。

“把这些钱带给红衣主教，另外再谢谢他，告诉他，我每个月都会想办法按这个数目付给他。利息以后再算。这样办，我就能得到那串我非常喜欢的项链了，即使我付款有些困难，我至少决不会为难王上了。”

她沉思了一分钟。

“伯爵夫人，请您告诉罗昂先生，欢迎他到凡尔赛来，我要谢谢他。”

雅纳急步走出了王后的房间，她高兴万分，得意忘形，决不是陶醉两字所能形容的了。

她攥紧了身边的银票，像一只猛禽抓住了一只在飞的猎物一样。

18 王后的钱包

当拉莫特夫人赶到红衣主教家里，走进他宅邸和他手下人中间时，主教还没有出去。

她叫人通报她的来访，一套礼节比刚才见王后还要烦琐。

“您从凡尔赛来？”他问。

“是的，大人。”

“怎么样呢？”他问。

“您希望我见到王后，是吗？”

“是的。”

“……我竟然敢对王后提到了项链……”

“您竟然敢提到我想……”

“为她买下项链，是这样。”

“哦！伯爵夫人，这太妙啦！那末她听进去了？”

“是的。”

“您跟她说了，我要把这些钻石献给她？”

“她断然拒绝。”

“我完了。”

“拒绝接受赠与，是的，可是借款……”

“借款！……您这么巧妙地就把奉献改为借款？”

“巧妙得她居然接受了。”

红衣主教站起来，随后又坐下。他又走到雅纳身边，捧住她的双手：

“别骗我，”他说，“请想想，只要您一句话，您就可以把我从天上摔到地下。”

“我不拿人的感情开玩笑，大人。有什么滑稽可笑的事开开玩笑是可以的，而有您这样地位和身份的人是永远不会有什么滑稽可笑之处的。”

“哦，事实就是如此，我的喜悦，我的感激……永远……”

“您把这两方面都夸大了，借一百五十万给一个王后，您要做的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红衣主教叹了一口气。

“白金汉[①]在把他的珍珠洒落在王宫房间的地板上后，也许会对奥地利安娜要求其它的东西，大人。”

“白金汉所得到的东西，伯爵夫人，我即使在睡梦中也不敢妄想。”

“这些，您以后跟王后交换意见吧，大人，因为她命令我通知您，她乐于在凡尔赛见到您。”

这些冒失的话还没有说完，红衣主教就像一个第一次与情人接吻的小伙子一样脸色煞白。

罗昂先生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喜悦是一时冲动，不是慢性疾病，再说他是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他认为最好跟雅纳谈谈生意经，好让她忘了他刚才讲到了爱情。

她听任罗昂摆布。

---

① 英王查理一世之权臣，与路易十三的王后奥地利安娜有暧昧关系。大仲马另一部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叙述了他们的故事。

“我的朋友，”他搂住雅纳说，“您向王后建议的这笔借款，王后说以后怎么办呢？”

“您问我这个，是因为您以为王后一文不名吗？”

“完全正确。”

“是这样的！她声称她要像付给鲍埃梅一样付您钱，所不同的是，如果她向鲍埃梅买，全巴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自从那句关于兵舰的话传出去后，这样做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她让王上撅嘴生气，全法国的人都会做鬼脸的。王后想慢慢地得到这些钻石，也就是分期付款。而您给了她这个机会。对她来说，您是一个严守秘密的出纳员，在她感到为难的时候，您又是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出纳员，仅此而已。她是高兴的，她会付钱的，别再多问了。”

雅纳平静地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王后的钱包。

“这是什么？”罗昂先生问。

“一只钱包，里面装着二十五万利弗尔银票。”

“嗯。”

“这些是王后给您的，另外还对您表示深切的谢意。”

“哦！”

“请拿去吧。”

“伯爵夫人！”红衣主教笑逐颜开地大声说道，“您是最可贵的朋友，最聪明，最……”

“好吧，好吧。”

“这事只有我们两人知道。”

“生死与共！大家都是这样说的。不，我只做了一件好事。”

“什么事？”

“非常积极，也非常幸运地替您做了这些事情。”

“如果您只有这点儿幸运，我的朋友，我要说我几乎和您一样，因为在您去凡尔赛的时候，我亲爱的可怜人，我也在为您尽力。”

雅纳惊愕地瞧着红衣主教。

“是的，一件小事，”他说，“来了一个人，是我的银行代理人，他建议我买一些股票，那是关于什么排干、开发沼泽地的一笔生意，我也闹不清。”

“哦！”

“和我打交道的银行家给了我两百股，我为您拿了四分之一，是最后的五十股了。”

“哦！大人。”

“请让我说下去。两个小时以后他回来了。仅仅是这一天，投资这些股票这件事本身就使股票价格上涨了百分之百，他给了我十万利弗尔。”

“真是绝妙的投机。”

“这是您的一份，亲爱的伯爵夫人，我要说亲爱的朋友。”

于是他从王后给的二十五万利弗尔那一扎银票里面，取出了二万五千利弗尔放到雅纳的手里。

“很好，大人，有来有往。最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您想到了我。”

说完她就走了，走前给了红衣主教一张王后选定的分期付款的单子，其中第一笔是在一个月以后付，数目是五十万利弗尔。

19 路易医生出场

我们的读者在回忆起我们把夏尔尼先生留在多么尴尬的境地中时，也许会感谢我们又把他们带回到了凡尔赛各小套房外的前厅里面。因为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的海员怕在这三位妇女——王后、安德烈、拉莫特夫人——面前晕倒而逃到那儿去了。

夏尔尼一走到前厅中间以后，他完全明白他已经不可能再往远处走了。他踉踉跄跄地伸出了双臂。有人发现他已经无力支持自己，就跑来救护他。

这时候国王来了，他从他的小套房里出来向平台上走去，他想在召开会议之前看看他的狩猎班子，他觉得他这些扈从近来有些懈怠。

国王带着几名侍从军官走到前厅时，他站住了，他看到一个人倒在窗台上，他的模样使两个卫兵吃了一惊，他们过去救护他，他们还很少见到过有军官莫名其妙地昏过去的。

国王看他一声不响，知道他病情严重，就加快了步子走过来。

"是啊，"他说，"是的，这个人失去知觉了。"

一听到国王的声音，两个卫兵回过头来，他们本

能地松开了夏尔尼。夏尔尼本来就是在用最后一点力气勉强地支撑着，这时呻吟了一声就摔倒在、或者还不如说是听任自己摔倒在石板地上。

“哦！他，”国王认出了这位年轻的军官，“这不是夏尔尼先生吗？”

“夏尔尼先生？”旁边的人也都叫了起来。

“是的，絮夫朗先生的侄子。”

这几句话起了奇妙的作用。夏尔尼一时之间被浑身洒满了香水，不多不少，就像他处身在十个女人之中。一位医生被请来了，他迅速地查看病人。

医生首先注意到的是解开年轻人的外套和衬衣，让他的胸脯接触空气，可是在完成这个动作时，他发现了他根本没有想去寻找的东西。

“一个伤口！”国王说，他越来越感到兴趣了，他走近一步，想亲眼看看。

“是的，是的，”夏尔尼先生咕噜着说，一面试着想站起来，一面用他黯然无神的眼睛扫视着四周，“一个老伤又裂了口。没有关系……没有……”

就在此时，他发现并认出了国王。他把他外套的扣子扣了起来，让这么一位声名显赫的旁观者看到他的软弱，他似乎感到羞耻。

“国王！”他说。

“是的，夏尔尼先生，是的，是我，感谢上天让我到这儿来给您带来一点儿安慰。”

“一点小伤，陛下，”夏尔尼结结巴巴地说，“一个老伤，陛下，就是这么回事。”

“不管老伤还是新伤，”路易十六说，“我从伤口中看到了您的

血，一位勇敢的世家子弟的宝贵的鲜血。”

“只要在床上睡上两个小时就会好的，”夏尔尼接着说。他还想站起来，但是他没有估计到他的力量。他脑子有些糊涂，两腿发软，他刚站起来又马上瘫倒在椅子上。

国王是个厚道人，他已经猜到了夏尔尼想瞒着什么事，而这个秘密对他来说是神圣的。换了任何别人都可以从医生的嘴里套出这个秘密的，医生也必然会欣然告诉他的。可是路易十六宁愿让这个秘密留给它的主人。

“我不想，”他说，“让夏尔尼先生在回家的路上冒任何危险。让他在凡尔赛进行治疗。快去叫他的叔叔絮夫朗先生来。在这位医生治疗过后，谢谢他（他指了指这位半官方的医生），再去找我的内房外科医生，路易大夫，我想，他就在附近。”

絮夫朗先生被召唤来了，路易大夫被叫来替代这位临时帮忙的医生。

医生已经俯身在他的病人前面了，在他后面絮夫朗特使急急忙忙地赶来了，他刚才接到了一个信使送去的消息。

这位杰出的海员根本不知道他侄子突然身体不舒服和昏过去的事。

他拿起夏尔尼的手，并瞧了瞧他失神的眼睛。

“真是怪事！”他说，“真是怪事！您知道吗，大夫，我侄子从来也没有生过病。”

“那是因为那道伤口的缘故。”一名在场的军官说道。

“他有伤口！”海军上将叫道，“奥利维埃一生中从来没有受过伤。”

“哦！对不起，”那位军官指着那染红了的细麻布上衣说，“可是我以为……”

絮夫朗先生看到了血。

"大夫，很危险吗？"他问道，激动得不能自持。

"跟剃刀在下巴颏上划一下差不多。"

"好，请谢谢王上，先生们。奥利维埃①，我以后再来看你。"

医生把所有的人都打发走了。

奥利维埃果真睡着了，睡着之前，他为他遇到的所有的事情，更确切地说，他为他居然能顺利地闯过了这一关而默默地感谢上天。

他开始发起烧来。当发着高热的奥利维埃反复思考了他跟菲利普、王后、国王之间发生的一幕幕情景以后，他奔突沸腾的热血仿佛在他的智慧上撒下了一张网兜，他的思想似乎被可怕地紧箍在其中了。他说起胡话来了。

三个小时以后，人们可以从几名卫兵巡回着的走廊里听到他的谵言妄语声。医生发觉了这一点，他把他的跟班叫来，吩咐他把奥利维埃抱在怀里。奥利维埃痛苦地呻吟了几声。

"各位先生，"医生大叫着说，他想盖过夏尔尼的嗓门，"你们一定理解我不能每小时跑一里路来看这个国王托付给我的病人。你们的走廊像在天涯海角一样远。"

"那末，您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呢？"

"带到我房间里去，因为我懒得走动。你们知道，我在这儿有两个房间，我让他睡在其中的一间里面。到了后天，如果没有人管他的事了，我会把他的情况告诉你们的。"

"可是，大夫，"军官说，"我向您保证病人在这儿很好，我们都很爱戴絮夫朗先生，而且……"

"知道，知道，这种伙伴之间的关心我懂得很。受伤的人渴了，旁人对他好就给他喝水，他就会死去的。让这些卫兵先生的关心见

---

① 夏尔尼的爱称。

鬼去吧！我已经有十个病人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了。”

这位好心的医生像个分秒必争的人那样迅速地下了决心，在病人的脸上洒了些凉水，把病人放在床上，不让他有可能碰伤或摔死。他在百叶窗上挂上一把小锁，把房间门关上，锁了两圈，随后他把钥匙揣在怀里，在门口听了听，确信在房门外听不到或听不清奥利维埃的叫声以后，就到王后那里去了。

他正好在自己的房门口遇到了米塞里夫人，王后派她来打听病人的消息。

米塞里夫人坚持要进房间里去。

“走吧，走吧，夫人，”他说，“我要出去了。”

“可是，大夫，王后在等着。”

“我就是到王后那儿去，夫人。”

他说走就走，迫使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侍从夫人拔腿小跑起来，以便和他同时到达。

50 Ægri somnia[①]

王后在等待米塞里夫人的回话，她并没有在等医生。

医生像他平时一样毫不拘束地走了进来。

“夫人，”他声音响亮地说，“国王和王后陛下关心的病人的情况就像一个正在发烧的病人一样。”

她想像夏尔尼似乎有点儿做作。能干的女人总是善于发现能干的男人的弱点。

“可怜的孩子！发烧厉害吗？”

“厉害得可怕。”

“我亲爱的路易，听着，您吓着我了。您平时那么自信，我真不知道今天晚上您怎么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哦！瞧您说的！您转来转去，东张张西望望的，好像是有一个重大秘密要告诉我似的。”

“哦！谁说不是呢！”

“那末您说，是一个关于发烧的秘密？”

“正是。”

---

① 拉丁文：梦呓症。

“快说，什么事？你知道我是很好奇的。喂，从头说起。”

“好吧，夫人……”

“好吧！我刚才已经问过您，夏尔尼先生发烧得怎么样了？”

“夏尔尼先生只要一发烧，他就马上说胡话。”

“哦！”王后合起双手说。

“而且，”路易一面向王后靠近一面说，“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一说起胡话来，就会说出许许多多的事情，这给国王的卫士先生或其他任何人听到了都是非常微妙的。”

“夏尔尼先生是由人推荐给我的，”她说，“他是絮夫朗先生的侄子，我们的英雄。他曾经为我效劳，我想对他多加关照，就像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一样。请把真情告诉我，我应该知道，也愿意知道。”

“可是，我，我却不能告诉您，”路易大夫说，“既然王后陛下一定要知道，我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请陛下自己去听。这样，如果这位青年讲错了什么话，王后既不会怪罪泄漏秘密的冒失鬼，也不会怨恨忽略了这个秘密的粗心人。”

“我喜欢您的诚恳，”王后大声说道，“而且我现在相信夏尔尼先生在说胡话的时候说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一些急需王后听了作出评价的事情。”好心的医生说。

医生说着，轻轻地握着王后颤抖不已的一只手。

“不过首先，请注意，”王后大声说道，“我在这儿每走一步路都不可能没有一个好心肠的密探跟在我后面。”

“今天晚上，只有我跟在您后面。我那条过道一头只有一扇门，经过那条过道时，我把我们进去的那扇门锁上，我们身边就不会再有人了，夫人。”

“我就指望我亲爱的大夫了。”王后说道。

王后挽起路易的胳膊，悄悄地走出了她的套房，既紧张又好奇，心儿怦怦地乱跳。

医生关上了第一扇门，走近了第二扇，并把耳朵贴在上面听着。

果然，传来了一些含含糊糊的呻吟声。

“他在哼哼，他不舒服哩，大夫。”

“不是的，不是的。他根本不是在哼哼。他在夸夸其谈呢。好，我去把这扇门打开。”

“可是我可不愿进去靠近他。”王后一面大声说，一面向后退。

“我也没有建议您去接近他，”医生说，“我不过是对您说，要您到第一个房间里面去，在那儿，您既用不着怕被人看见，也用不着怕看见别人，您会听到在病人房间里所有的说话声。”

“事情有这么神秘，防范这么周到，真使我感到害怕。”王后喃喃自语道。

“当您听到了他讲的话以后，就不是害怕的问题了。”医生说。

说完，医生只身走进了夏尔尼的房间，来到他的身边。

他额头上挂着像珍珠似的滚烫的汗，脑门上粘着一圈圈松开的头发。

夏尔尼正在对自己复述着在出租马车中与德国夫人的会晤，就是他从巴黎到凡尔赛的途中遇见的那位。

“德国女人！德国女人！”他反复嘀咕着。

“是啊，德国女人，我们已经知道了。”医生说，“在去凡尔赛的路上。”

“法国王后。”他突然叫道。

“唉！”路易瞧着王后的房间说，“就这一些，您看怎么样！”

“这些事真可怕啊，”夏尔尼喃喃地说，“爱上一个天使，一个女人，发疯地爱她，为她献出生命，当走近她时，面前什么也没有，仅剩下一个穿戴着天鹅绒和金首饰的王后，一块金属，一块布帛，没有心肝。”

"哦!"医生勉强地笑着说。

夏尔尼对别人的插嘴并不在意。

"我还是喜欢,"他说,"一个已婚的女人,我还是喜欢以这种使人忘记一切的原始的爱来爱她。好吧……我要对这个女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剩下有好几天美好的时光,那些在爱情之外等待着我们的人,值得利用这几天也来感受感受!来吧,我亲爱的,只要今后你爱我,我也爱你,那就是使人向往的生活。以后!嗯!以后,那将是死亡,也就是我们眼下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得到这次爱情的好处。"

"对一个发烧的人来说,这些话还应算是相当有条理的,"医生自言自语地说,"虽然这种论理的逻辑不够严密。"

"可是她的孩子呢!……"夏尔尼突然怒冲冲地叫了起来,"她不能把两个孩子留下。"

他发出一个可怕的叫声。

"一个国王的孩子,那有多么重啊,顶得上世界的半边天哪。"

路易医生离开了他的病人,向王后走去。

他看到王后站着,浑身冰凉,发着抖,他握住她的手,她的手也在哆嗦。

"他平静下来了。听,他现在在祈祷。"

果然,夏尔尼坐了起来并合着双手,他睁着大大的眼睛惊奇地望着空间和虚幻的远方。

"玛丽,"他说,声音颤抖着,但非常温柔,"我完全能感到您是爱着我的。哦!我什么也不会说的。您的脚,玛丽,在马车里靠近了我的脚,而我感觉到我死了。您的手移下来放在我的手里……哦……哦……我什么也不会说的,这是我一生都应保守的秘密。我伤口的血白流了,玛丽,秘密不会随着血流走的。"

"哦!哦!"医生说,"现在已经不再是发烧了,看,他是多么安静

……这是……”

“这是……”王后提心吊胆地说。

“不过要是国王想看看他的被保护人又怎么办呢?”

“哦！是的,哦！那可太不幸了。”

“我怎么说呢?”

王后没有回答,她走了。

51 心理分析比生理解剖更难

医生看着王后离去，沉思着什么。

这时候，夏尔尼的发作已经过去，医生把他仍然茫然张着的眼睛闭上，用水和醋洒在他的脑门上让他凉爽一些，并在他身边百般照料，使发着高烧的病人感到周围变成了舒适宜人的乐土。

突然他哆嗦了一下，转过半身，耳眼并用地倾听着。

“嗯，谁还在这儿？”他咕噜着说。

的确如此，他刚才听到了在小走廊的一头飘来了轻轻的喃喃声和裙衣的窸窣声。

“这不可能是王后，”他低声说，“她看上去很坚决，她不会来的。去看看。”

于是他走过去轻轻地打开了另一扇也是朝着小走廊的门，悄悄地探出头去。他看到十步之外有一个女人，她穿着打着褶裥的长袍，像一尊冰凉死硬的雕像一样绝望地站在那儿。

医生轻轻地走回房里，从这扇门走到另一扇门前，随后悄悄地猛然打开了另一扇门，这个女人就躲在门后。

她惊呼一声，伸出了两只手，正好碰到了路易医生的双手。

“谁在这儿？”他问道，声音里的怜悯多于威胁，因为他从这个纹丝不动的身影中，猜到了她几乎不是在用耳朵听，而是在用心灵探索。

“是的，医生，是我。”一个温柔而悲切的声音回答说。医生不能说不熟悉这个声音，但这个声音是那么颤弱无力，只能在他的思想里勾起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回忆。

“我，安德烈·德·塔韦尔奈，医生。”

“哦！我的天啊！发生什么事了？”医生大声说道，“是不是她不舒服了？”

“她！”安德烈叫道，“她！她究竟是谁？”医生觉得他刚才说漏了嘴。

“请原谅，可是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女人走开去。也许这就是您吧？”

“哦，是啊，”安德烈说，“在我之前来过一个女人，是吗？”

“哎！谁对您说没有人来过？”

“米塞里夫人？”

“大概是吧。”

“来的真是她吗？”

“见鬼！如果是别人，我为什么又不跟您讲呢？”

安德烈不安地望着他。

“是不是她觉得更不舒服了吗？”他问。

“谁？”

“真是的，王后呗。”

“王后！”

“是啊，王后，米塞里夫人刚才就是为了王后来找我的。王后觉得气闷，心悸，真是可悲的病哪，我亲爱的小姐，这是治不好的。如

果您是王后派来的，那末请把她的情况告诉我，我们再一起回到她那儿去。”

说完，路易医生做了一个动作，似乎想离开他原来的位置。但是安德烈轻轻地挽住他，她的呼吸越来越自然了。

“不，亲爱的大夫，我根本不是王后派来的，我甚至还不知道她不舒服。可怜的王后！如果我早知道……唷，请原谅我，大夫，可是我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了。”

“我看得很清楚。”

“不仅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甚至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哦！您在干什么，我，我知道：您不舒服。”

果然，安德烈松开了医生的胳膊，她冰凉的手又沿着身子垂落下来。她脸色发青，浑身发冷地弯下腰来。

医生又把她扶起来，播弄她，使她恢复过来。

“那末您为什么走到这一团漆黑中来呢？既然谁也没有派您来，既然您到这儿来也没有任何事情，是谁逼您来的呢？”

“我没有说没有任何事情，大夫，我说的是没有人派我来。”

“哦！哦！有些小事情，我亲爱的病人，我们在这儿可不大好解决。我们到别处去吧，如果解决这些事情要很长时间的话，更得换个地方。”

“大夫，您以为在那儿没有人能听到我们的谈话吗？”安德烈恐惧地问道。

“没有人能听到。”

“那里面的病人也听不到吗？”她用同样的语气问，一面向医生指着她一直在注视着的被一种淡蓝色的反光照亮着的那个房间。

“听不到的，”医生说，“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是听不到的，而且我还要说，即使有人听到，也肯定不会是这一位。”

安德烈合起了双手。

“哦，我的天啊！那末他的病非常严重吗？”她问。

“他的确病得不轻。可是我们快谈谈您是为什么来的吧，快些讲，我的孩子，您知道，王后在等我。”

“就是他，大夫，我就是来问他的情况的。”

路易医生在听到这些他本应在预料之中的话时沉默了下来，这种沉默是淡漠的表示。事实上，医生这时候正在把安德烈的行为和王后的行为作比较。他看到这两个女人正在被同一种情感驱使着，而从她们的各种表现形式来看，他相信他已经看出来了，这种情感就是强烈的爱情。

安德烈并不知道王后来过，她也不知道医生全部的善良、慈悲、惋惜和怜悯的心理，她把医生的沉默当作是一种责备，认为这样的表达形式也许过于生硬了些。虽然这种压力是无声的，但她还是习惯的站了起来。

“我这样做，我以为您是会原谅我的，大夫，”她说，“因为夏尔尼先生是在决斗中受伤而生病的，而使他受伤的是我的哥哥。”

“您的哥哥！”路易医生叫道，“是菲利普先生伤了夏尔尼先生吗？”

“当然罗。”

“哦！可是我对这个情况一无所知。”

“贵族之间的决斗平常得很，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的。”

“唯有一件事可以使得这场决斗显得非同寻常，那就是我们这两位青年是为了一个女人而决斗的。”

“大夫，为了一个女人吗？”

“是的，比如说，为了您。”

“为了我！”安德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不，大夫，夏尔尼先生不是为了我而决斗的。”

“那末，”他说，“我懂了，是您哥哥派您来打听受伤者病情的确

切情况。”

“是啊！是我的哥哥！是啊，大夫。”安德烈大声说道。

“是这样的……一次决斗，即使在今天，国王也并不喜欢。国王不再对人强调遵守法令，这是事实，可是如果决斗引起了什么丑闻，国王陛下就要把参加决斗的人驱逐出境或者送进监狱。”

“是这样，大夫。”

“如果不幸死了人，哦！那末，国王是毫不留情的，因此，劝您哥哥躲起来一段时间吧。”

“大夫，”安德烈大声说道，“大夫，那么说夏尔尼的情况很严重吗？”

“听着，亲爱的小姐，我已经答应告诉您真情了，是这样的：您看得很清楚，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睡在那儿，更可以说，他在那个房间里直哼哼，是吗？”

“大夫，是的。”安德烈哽咽地说，“怎么样呢……”

“怎么样！如果他到明天的这个时候还没有得救，如果他体内刚升起的并正在吞噬他的高热不退下去，夏尔尼先生，明天的现在，他将是一个死人。”

安德烈表现得像一个刚毅的斯巴达人一样。

“我的哥哥，”她说，“他不会逃跑的，他是作为一个勇敢的人和夏尔尼决斗的。如果我哥哥不幸击中了他，这也是他出于无奈，如果我哥哥杀了他，那就让上帝审判他。”

“她不是为她自己来的，”医生心里想，“那末她是为了王后来的罗。看看王后会不会轻率到如此地步。”

他问道：“王后对这次决斗是怎么看的？”

“王后？我不知道，”安德烈说，“这跟王后有什么关系？”

路易的两个假设都被否定了，他不想再较量下去了。

“小姐，您知道了您想知道的事。您让塔韦尔奈先生逃走也罢，

不让他逃走也罢，这是您的事。至于我，我今晚的职责是尽力抢救病人……否则死神将会顺利地继续干它的工作，它也许会在二十四小时以后把病人从我手里抢走，再见。”

说完，他走了出去，并且轻轻地、但也干净利落地把门带上了。

安德烈用她一只颤抖的手擦了擦额头，看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着这可怕的现实。

吹来一阵风，似同幽灵出现似的，把安德烈的四肢都冻僵了，她吓得一直逃到她的套房里，把钥匙转了三圈，把自己锁在里面，随后双膝跪倒在她床前的地毯上。

“我的上帝！”她热泪纵横地尽情地大声说道，“我的上帝！您不是不公正的，您不是不讲道理的，您不是残酷无情的，我的上帝！您无所不能，您不会让这个年轻人死去的，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受人爱的。”

安德烈觉得她的眼睛看不见了，她的肌肉收缩了，她失去了知觉，披头散发地倒了下来，像一具尸体似的横倒在地板上。

当她从睡眠中冻醒时，幽灵和痛苦又出现了，她又想起了一切。

“我的上帝！”她有气无力地喃喃自语道，“您并不慈悲，您惩罚了我，我爱他！……哦，是的，我爱他！这够了吧，是吗？……现在，您要杀死我吗？”

52 谵 语

上帝也许听到了安德烈的祈祷，夏尔尼先生没有死于高烧。

一星期以后，安德烈已经完全放心了。路易也已经熟知了他病人发作时所有的表现，认为最好让夏尔尼搬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他要让这个患谵妄症的人换换环境。

可是，当夏尔尼一知道别人有这个企图，就进行抗争。他目光炯炯、怒气冲冲地盯着医生，对他说自己现在正在国王的家里，任何人没有权利赶走一个国王陛下亲自提供住所的人。

医生对脾气不好的康复病人是没有耐心的，他坚决果断地叫来四个仆役，命令他们把受伤的人抬走。

可是夏尔尼死死地抓住床上的木架子，狠狠地殴打其中一个人，并像在本代之围时期的查理十二① 一样，气势汹汹地威胁其他人。

---

① 查理十二(1682—1718)，瑞典国王，爱好武功，曾于1713年在俄国城市本代附近抗击土耳其士兵的包围。

路易医生想说服他，夏尔尼开始还讲道理，可是因为几个仆役拼命拉他，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挣扎，以致创口又开裂了，一出血他的理智又消失了。他又满口谵语，发作得比第一次还要厉害。

在一天里，病情就严重恶化，以致路易医生想到要采取果断措施。病人不但糟蹋自己，他还糟蹋王后。由于他说个不停，免不了时而大叫起来，由于不断地回忆，免不了他又开始臆造虚构。最糟糕的是，在他意识清楚的时候比他在发作的时候更疯，而他清醒的时间是很多的。

路易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找到玛丽—安托瓦内特时，她在想着心事，脸上喜气洋洋的，因为她料想医生将会把他病人的好消息告诉她。

可是她非常奇怪，因为当她一开始提问，路易就生硬地回答说病人病得很严重。

“什么！”王后大声说道，“昨天他身体还非常好。”

“对他来说，危险还要比别人少一些，夫人。”

“从这儿开始我就听不懂了，大夫，”王后不耐烦地说，“请您解释一下。”

“这可不容易，夫人，”医生回答说，“只要让您知道夏尔尼伯爵的病痛完全是精神上的就够了。创伤只不过是他这些痛苦的陪衬，是他说谵语的借口。”

王后轻轻地耸了耸肩，意思似乎是说：“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夫人，您以为这样就能医好一个创伤了吗？”医生接着说，“不，病情每况愈下，夏尔尼先生从一时发作的谵妄症将过渡到致命的偏执狂。这样的话……”

“大夫，这样的话……怎么样？”

“您将失去这位青年，夫人。”

“那末说说您的意见吧，既然您是医生。”王后说，口气稍许温

和了些。

“药方在这儿。年轻人要末被香膏、要末被铁条治愈，他不时呼叫着名字的那个女人不是杀了他就是救了他。”

“可是，嗨，先说说看，是不是跟我有关？”

“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不过是再次对您讲，夏尔尼先生是一个有理性的疯子，理性可以使他发疯，也可以杀了他，但发疯却可以使他恢复理性、治愈他。因此，如果您想不让他在这个宫廷里乱嚷嚷、胡思乱想、丢丑的话，您可以想个办法。”

“什么办法？”

“啊，就是啊，什么办法啊？我，我只开药方，不过我不出主意。”

“我懂得您的意思，您讲得很坦率，大夫，必须让那个使夏尔尼先生失去理智的女人来恢复他的理智，不管她愿不愿意。”

“太好了！就是这样。”

“派人去通知一个人，比如说，塔韦尔奈小姐。”

“塔韦尔奈小姐？”医生问。

王后叹息了一声，跟着老医生走了，她没有能找到安德烈。

时间是上午十一点钟，夏尔尼在经过一个夜晚可怕的骚动以后，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正睡在一把扶手椅上。房间里的百叶窗都被细心地关上了，只有一丝微弱的日光反射进屋里。为了这个病人，一切都经过精心安排，使之不刺激他的容易激动的神经，那是他痛苦的首要原因。

王后穿着一件晨衣，头发潇洒而高雅地披散着，突然闯进了通向夏尔尼房间的小走廊。医生曾嘱咐她要毫不犹豫、毫不迟疑、坚定果敢地突然出现，这是为了产生一个强烈的效果。

她把前厅第一扇门的雕花门把猛地一转，速度之快，使一个贴在夏尔尼房间门口的人刚来得及竖起身子，摆出自然的样子。那是一个披着一件披风的女人，她的面容失色，双手微颤，显得非常紧

张。

“安德烈！”王后惊奇地叫道，“……您，在这里？”

“我！”脸色苍白、心情紊乱的安德烈说，“我！是的，陛下。我！可是陛下自己不也在这儿吗？”

“哦！哦！真够复杂的。”医生自言自语道。

“我刚才到处找您，”王后说，“您到哪儿去了？”

王后讲这几句话的语气不像她平时那么和善，这有点儿像一次询问前的开场白，这是怀疑的征兆。

“在这儿呗，您不是看到了嘛。”

“当然罗，可是怎么会在这儿的呢？”

“夫人，”她说，“我听说王后陛下叫人找我，我就来了。”

王后还没有完全消除疑虑，她接着再问：

“您怎么会猜到我上哪儿去的呢？”

“这很容易，夫人，刚才路易大夫在您那儿，另外，又有人看到您经过了几个小套房。从那以后，您除了到这座小楼里来，不会到其他地方去了。”

“猜得真妙啊，”王后说，她还没有完全相信，但语气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生硬了，“猜得真妙啊。”

王后觉得她也许需要对人宽容，因为她需要有知心人，而且，由于她的灵魂不像一些平凡女人那样是由献媚和多疑所构成的，她信任自己的友谊，知道自己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因此，玛丽—安托瓦内特很快就忘记了塔韦尔奈小姐在夏尔尼先生房门口给她留下的印象。她搀住安德烈的手，要她转动这扇门上的钥匙，然后迅速地抢前一步，进入了病人的房间，让医生和安德烈待在外面。

王后刚刚在安德烈面前消失，安德烈就把她那饱含怒火和痛苦的目光移向天上，她的表情就像是一个愤怒的在祈神降祸的人。

好心的医生挽住她的胳膊，和她一起在小走廊里踱着步子，对她说：

“您以为她能成功吗？”

“我的天啊，成功，成功什么？”安德烈问。

“把这个可怜的疯子移到别处去，因为如果他的高烧不退，他就会死在这儿。”

“到别处去，他病就会好了吗？”安德烈大声问道。

医生惊奇不安地瞅着她。

“我想会好的。”他说。

“哦！那末希望她能成功！”可怜的姑娘说道。

53 康　复

王后一直朝着夏尔尼的扶手椅走去。

夏尔尼听到高跟拖鞋在地板上发出的声音，抬起头来。

“王后！”他轻轻地说，试着想站起来。

“王后，是的，先生。”玛丽—安托瓦内特赶快答道，“我就是不论您在梦中，还是在清醒时，都在冒犯的王后，就是关心她自己的荣誉和您的安全的王后！就是因为这些，她才来到您这儿，先生，因为您不应该这样接待她。”

夏尔尼已经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已经狂乱得不能自持了，在听到王后的最后几句话时，他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他被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压垮了，像个罪人似的弯下了腰，他既不想、也不可能再站起来了。

“这是可能的吗，”王后继续说道，她被这种默默无言的尊敬感动了，“过去曾是在最最忠诚的人中间享有盛名的一位世家子弟，竟然像一个敌人一样，和一个女人的声誉纠缠不清，这是可能的吗？因为，请注意这样一点，夏尔尼先生，因为从我们第一次会面

起，您看到的以及我让您看到的，并不是王后，而是一个女人，而且是您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女人。”

“如果您作出了背叛的榜样的话，”她说，“我那些敌人将会干出些什么事来呢？”

“背叛……”夏尔尼结结巴巴地说。

“您知不知道您对我犯下的错误，我与您对国王犯下的……罪？”

“我的天啊！”这个不幸的人咕噜着。

“因为，你们太健忘了，贵族先生，你们大家抬头看她并侮辱的这个女人是国王的配偶，而国王是你们将来的主子、我的王储的父亲。国王是一个比你们大家都要伟大、都要高尚的人，一个我所尊敬的、爱戴的人。”

“哦！”夏尔尼咕哝着，发出了一声悲叹，他为了使自己坚持住，不得不用一只手按在地板上。

王后既温柔，心肠又软，她看到了这个脸如死灰，软弱无力的罪人时吓坏了，几乎要叫救命。

可是她又考虑到，医生和安德烈也许会误会了病人昏厥的原因，于是就用双手把他扶起来。

“我们谈谈，”她说，“我以王后的身份，您以一个男子汉的身份大家谈谈。路易大夫在设法把您治好。这个伤口本身不值一提，可是因为您脑子里一些荒谬的念头而恶化了。这个伤口，它什么时候能痊愈呢？什么时候您可以不像疯子一样再向这个好心的医生大吵大闹，使他感到不安呢？什么时候您才能离开宫廷呢？”

“夫人，”夏尔尼结结巴巴地说，“王后陛下撵我走……我就走，就走。”

他剧烈地动了一下，想离开这儿，因而失去了平衡，他摇摇晃晃地跌入了拦着他不让他走的王后的怀里。

王后自己也因为这样接触了一下而感到浑身发烫。她见他这样软弱，意志动摇了。她来不及把这个没有活力的身体推向他的扶手椅上去，她想逃走，可是夏尔尼的脑袋已经向后仰去，打在椅子的木架上。他口中的白沫微微地染上了一点粉红色，一滴温热鲜红的血从他的额头上坠落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手上。

“哦！太好了，”他喃喃地说，“太好了！我死在您的手里。”

王后忘记了一切。她又回过头来，把夏尔尼搂在怀里，扶起他来，把他无力的脑袋压在自己的胸口上，再把她一只冰凉的手压在年轻人的心窝上。

爱情产生了奇迹。夏尔尼复苏了。他张开眼睛，幻觉消失了。王后吓坏了，她原来以为这是作最后的诀别，想不到却留下了一个这样的回忆。

她向门口跑了几步，速度之快，夏尔尼仅仅来得及抓住她裙衣的下摆。他大声说道：

“夫人，我以对上帝尊敬的名义发誓，这种尊敬还及不上我对您的尊敬……”

“夏尔尼先生，”王后既激动又愤怒地哆嗦着说，“如果您不是最卑贱的人，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您不是死去，就得离开宫廷。”

王后已经打开了门，以便能尽快地逃避危险。

安德烈从这次谈话开始，就虎视眈眈地盯着这扇门。这时她看到了这个匍伏在地上的年轻人，和那精疲力竭的王后。她看到了年轻人眼中闪耀着希望和骄傲的火花，而王后失神的眼睛垂向地面。

安德烈痛心、绝望，胸中充满了仇恨和蔑视，她不再低下脑袋。

“他将怎么办？”医生问。

“他将离开这儿。”王后低声说。

接着，她既没有注意紧锁着眉头的安德烈，也没有关心搓着双手的路易，就快步穿过长廊里的小走廊，木然地披上了她的绣着蜂

窝状褶裥饰边的披风，回到她的套房里去了。

安德烈握了握正要跑去看病人的医生的手，随后，她低着头，眼睛发直，脑中空空的，迈着像一个幽灵似的沉重的步子回到她自己的住所去。

夏尔尼又回到了路易的照料之下，他似乎和昨天已经是判若两人了。

“王后，”他说，“她在使我感到羞耻时使我的病有了好转，这比您的医道和灵丹妙药更有效，亲爱的大夫，用自尊心来使我就范，您看到了吧，就像用嚼子制服一匹马一样地制服了我。”

“太好了，太好了。”医生低声说道，“作为新生活的开始，那末您准备离开这儿了？”

“随您高兴。马上可以走。”

“您要去很远吗？”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天涯海角。”

当晚，那四个在他们第一次想抬走他时被他粗暴撵走的仆役，把夏尔尼抬到了边门门口等着他的四轮马车上。

国王打了一天猎，刚刚用完晚餐睡下了。夏尔尼急于要走未能告辞。医生叫他千万放心，答应为他的不告而别求得宽恕，说明这是为了改变环境的需要。

夏尔尼在登上他的马车以前，又最后望了望王后套房的窗口，让自己得到一些痛苦的满足。没有人会看见他。一个仆役举着火把照路，没有照到他的面容。

安德烈的窗口漆黑无光，在锦缎帷帘的褶裥后面躲着一个心事重重的女人，她心情激动地偷偷地看着病人和陪伴着他的一群人的一举一动。

四轮马车终于离开了，驶得非常之慢，可以听到每一只马蹄铁落地的响声。

“如果他不属于我，”安德烈自言自语道，“那末至少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了。”

夏尔尼平安无事地回到他自己家里。医生当夜就去看他，见他情况极为良好，因此马上就宣称以后不再来看他了。

病人晚餐时吃了一块鸡脯肉和一小匙奥尔良果酱。

他已经能起床，并在他的花园里散步。

一星期以后，他已经能慢慢溜着马走动了，他的体力又恢复了。

由于他的家庭多少还需有人照看，他就向他叔父的医生要求同意他动身去他自己的田庄。此外，他也派人去告诉路易医生，请求批准。

路易放心地回答说，活动身体是治疗外伤的最后过程，夏尔尼先生有一辆好马车，去庇卡底的大路又像镜子一样平坦，一个人有可能做一次美好愉快的旅行却待在凡尔赛，那兴许是发疯了。

夏尔尼装了一大车行李。他向国王辞行，国王对他表示了殷切的问候之意。他请絮夫朗先生向那天晚上有病不接见臣下的王后表示了敬意。随后，他就在王宫的门口登上了他的马车，动身向以杜穆斯蒂埃早期诗歌闻名的小城市——维莱科特雷赶去，随后再去离维莱科特雷一里之遥的布尔索纳堡。

54 两颗淌血的心

就在安德烈突然看到夏尔尼跪在王后面前，王后逃离他的第二天，塔韦尔奈小姐按照她的习惯，在做弥撒之前王后刚开始梳洗的时候走进了王后的房间。

王后还没有开始接见。她刚才看过了拉莫特夫人的一封便函，心情很愉快。

安德烈的脸色比前一天还要苍白，神态严肃、冷漠、持重，引人注意，即使最了不起的人物看见最渺小的人带着这副神情，也不得不留意三分。

王后把头微微掉转了一下，仅仅让别人听得见她那亲切的问候。

"你好，小姑娘。"

安德烈等着王后给她一个讲话的机会。她等着，她完全相信她这样一声不吭，直愣愣地待着终将会引起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注意。

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王后看见对方除了行一个深深的屈膝礼以外，什么表示也没有，就侧过头来，发现了一张痛苦和刻板的脸庞。

"我的天啊！安德烈，怎么啦？"王后说，她的身体

完全转过来了，“你遇到不幸了吗？”

“是的，一个极大的不幸，夫人。”少女回答道。

“什么事呢？”

“我要离开陛下了。”

“我不太了解您，”她说，“昨天，我还觉得您很高兴，是吗？”

“不，夫人，”安德烈坚定地说，“昨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天。”

“哦！”王后说，她似乎在回忆什么。接着，她又加了一句，“您解释一下好吗？”

“我决不能说一些王后陛下不屑一听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来麻烦她。我在家里没有任何愉快，在田庄上，我不期望得到什么收成，因此我来向陛下请假去关心我自己的前程。”

“请便，”王后不无辛酸地说，“我对您相当信赖，您对我也可以如此。可是对一个不愿意讲话的人，疯子才要求他讲呢。小姐，守住您的秘密吧，愿您在别处比在这里更幸福。您仍将是我的一个朋友。现在，安德烈，去吧，您自由了。”

安德烈行了一个宫廷的屈膝礼后向外走去。走到门口，王后又叫住了她。

“安德烈，您去哪儿呢？”

“去圣德尼修道院，夫人。”塔韦尔奈小姐回答道。

安德烈果然回到了她父亲的家里，正如她所期待的，她看到菲利普在花园里。哥哥在沉思，妹妹在行动。

看到安德烈，菲利普想到这个时间她本应该在宫中侍候的，不禁感到有些奇怪，几乎有点儿惊慌，他向安德烈迎上前去。

安德烈告诉他说她刚才已辞去了王后身边的职务，她的要求已经被接受，她就要进修道院。

菲利普用力拍手，就像一个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打击的人一样。

“我们家庭跟波旁王朝这种关系真是该诅咒的吗？”他高声说道，“您以为非要进修道院发愿不可吗？您！您在情趣和思想上本来就信教，您是最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女子，又是最不可能永远服从禁欲主义法规的女人！说说看，您有什么可以责备王后的？”

“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责备王后，菲利普，”少女冷冷地说，“过去您是那么指望着宫廷的恩典，您又是比任何人更应该受到这种恩典，可是为什么您没有能待下去呢？为什么您连三天也留不住？而我，我却待了三年！”

“王后有时候有点儿任性，安德烈。”

“如果真是这样，菲利普，您，您是个男人，您可以忍受，而我，一个女人，我可不能忍受，也不愿忍受。如果她要任性，好吧！她有仆人侍候着。”

“这个代价似乎太高了，安德烈。在您这样的年纪，又有您这样一副容貌，是不应该离弃红尘的。要当心，亲爱的朋友，您年轻时离开它，到年老时您就会觉得懊悔，而当您再回来时，已经时不我与了，得罪了所有在您一时冲动下离开了的朋友。”

“我不愿意，”她回答说，“您把我当作一个没有心肝的女孩子，我是不是一个温柔的妹妹，您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想毁掉我身上固有的本能的同情心。在我出生时，上帝像给所有的人一样，给了我一个灵魂和一个身体。任何人，为了自己的幸福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在另一个世界上支配他自己的灵魂和身体。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巴尔萨摩，取得了我的灵魂；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而且他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人，吉尔贝，取得了我的身体。——我再向您说一遍，要做一个虔诚的好姑娘，我只缺少一个父亲。我们现在来谈谈您，您是爱着这些大人物的，我们来看看，为这个世界上的大人物效劳给您带来了什么。”

菲利普低下了脑袋。

“请饶了我吧，”他说，“对我来说，世界上的大人物只不过是些与我相似的人，我是爱他们的，上帝要我们互亲互爱。”

“哦！菲利普，”她说，“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心心相印的事；我们选中的人总是其他人。”

菲利普抬起他苍白的脸，对他的妹妹凝视了很长时间，他的表情仅仅表现出惊奇。

安德烈走近菲利普，捧起他的手。

“这个问题讲得够多的了，我亲爱的哥哥。我是来请求您带我到一个修道院去的，我选中了圣德尼修道院，我不想在那里许愿，您放心好了。如果需要的话，以后会许愿的。”

“我会把这个原因叫做难以医治的悲伤，我的妹妹。”菲利普像个不幸的人那样既温和又庄严地说。

“那太好了，菲利普，这是一个对我很合适的字眼，我可以接受。行了，就是因为有一个难以医治的悲伤要我去过孤独的生活。”

“您打算什么日子，什么时候走？”他问。

“明天，今天也可以，如果时间还来得及的话。”

安德烈做了这些初步的准备工作以后回到了她自己的房间里，在那里她收到了菲利普的这张便条：

> 您可以在今晚五时来看看我们的父亲。告别是必不可少的。塔韦尔奈先生也许会抱怨您这样做是抛弃了他，是不孝行为。

她回信说：

> 五点钟我将穿着旅行服装到塔韦尔奈先生房里去。七点钟我们就可以到达圣德尼修道院。您能把您今晚的时间让给

我吗？

菲利普在离安德烈套房相当近的一扇窗门口叫了一声作为回答，为的是能同时让安德烈可以听见。

“五点钟把马套上车子。”

55 一位财政大臣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王后在接见安德烈之前，看到了拉莫特夫人的一封便函，她还微微笑了笑。

这张便条上除了所有可能表示敬意的客套话以外，只有这几句话：

“……陛下可以放心，他将给予信贷，商品将预先提交。”

因此，王后笑了，并把雅纳这封便函烧了。

她和塔韦尔奈小姐打过交道后，正有点儿闷闷不乐，这时米塞里夫人来禀告说卡洛纳先生求见，他正在等候王后的恩宠。

卡洛纳先生很有才智，甚至可以说还是一个才智出众的人。他懂得生意经，经常出入宫廷。对所有以才智、财富和美貌而显耀的女人的一切偏爱，他都一味逢迎，加以扶植，就像蜜蜂对有香味和液汁的植物顶礼膜拜一样。

内克先生考虑周到，老谋深算，他的财政报告能使人对整个法国一览无遗。卡洛纳研究了这份报告的所有方面，最后终于使这份报告在即使最惧怕它的人的眼里也成了笑料。听了“财政报告”这几个字

就会发抖的王后和国王早先在听到它被一个温文尔雅的政治家所嘲弄，总免不了要瑟缩发抖。这位政治家面对这么多的财政赤字，总是用一句话就打发掉了：

“根本说不清的一笔糊涂帐，又有什么必要去说清？”

实际上，内克只是证明了一件事：他不可能再继续管理财政了。卡洛纳先生却把这个工作当作举手之劳的事情接受下来了，可是刚一开始别人就可以说他力不胜任了。

卡洛纳先生走进了王后的房间。

他容貌俊美、个子高大、举止优雅，他懂得如何使王后笑，如何使情妇哭 。他确信玛丽一安托瓦内特召见他肯定有急需，于是嘴角上挂着笑来了，其他人来的时候，肯定都是愁眉苦脸的，这样，就更可以使接下来的允诺难能可贵了！

王后显得很殷勤，她请大臣坐下，开始先天南地北地闲扯了一通。

后来她说，“我亲爱的卡洛纳先生，我们有钱吗？”

“钱吗？”卡洛纳先生大声说道，“当然，夫人，我们当然有钱，我们从来就是有钱的。”

“那真是太妙了，”王后接着说，“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对申请要钱的回答像您这样干脆，您真是一位举世无双的财政官。”

“陛下需要多少数目？”卡洛纳问。

“哦！也许太多了。”

卡洛纳微微笑了一下，鼓励王后说下去。

“五十万利弗尔。”她说。

“哦！夫人，”他叫道，“陛下真是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要一大笔钱呢。”

“这笔款子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陛下哪天需要？”

“到下个月五日就要。”

“预算将在二日拨款，您三日可以拿到钱，夫人。”

“卡洛纳先生，谢谢。”

“我最大的幸福是使陛下感到愉快。我恳求陛下永远也不要为我的金库感到为难。这对陛下的财务总管将是一个完全与自尊心有关的乐趣。”

他站立起来，优雅地行了礼，王后伸手给他吻。

他行过礼后就走了出去。

56 重现的幻想——失去的秘密

卡洛纳先生正穿过长廊回家，王后小客厅的门上响起了手指甲急促的剥啄声。

雅纳进来了。

“夫人，”她说，“他来了。”

“红衣主教吗？”王后问，她对这个“他”字稍感奇怪，这个字从一个女人的嘴里说出来意义无穷。

她话还没有讲完，雅纳已经把罗昂先生带了进来，还偷偷地握了握被保护的保护人的手。接着就告退了。

亲王一个人面对着离他只有三步远的王后，他恭恭敬敬，按照礼仪向王后行了礼。

王后看到他这样有分寸，这样持重，被感动了。她把手伸给还没有抬头看她的红衣主教。

“夫人，”红衣主教躬身说道，“我要把这串项链奉献给王后。”

同时，他从口袋里掏出首饰盒奉献给王后。

她甚至望都没有望一眼，这反而显露了她内心非常想看的欲望。她高兴得抖抖索索地把首饰盒放在一只针线柜上面，不过她还用手按着。

她心不在焉地把手伸给了红衣主教，他心荡神驰地吻了吻。接下，他便告辞了。

雅纳在离关卡前面一百步地方的他的四轮马车里等着他，他信誓旦旦地对她倾吐那至死不渝的友谊。

“那末！”在他开始热情洋溢地感谢了一阵之后，她说，“您将要成为黎塞留或者马萨林[①] 了吗？那张奥地利嘴有没有用雄心和柔情来鼓励您？您有没有投身政治或者介入了阴谋活动？”

“请别取笑，亲爱的伯爵夫人，”亲王说，“我高兴得发疯了。”

“这么快！”

“帮我一把，三个星期以后我就可以掌管一个部门，做大臣了。”

“您做两个月大臣，就会把您所有的帐都付清。”

“哦！伯爵夫人……”

“请别不高兴。如果您不干的话，您那些堂表兄弟会干的。”

“您说得对，您现在去哪儿？”

“再去找王后，打听一下您去了以后有什么反应。”

“太好了，我呢，我回巴黎去。”

“为什么？今天晚上您要回来继续打交道，这是出于一种高明的战术，别放弃有利形势了吧。”

“不幸我有一个约会必须要去，这是我上午动身以前知道的。”

“一次约会？”

“我从别人给我的便函的内容来看，事情很重要。请看……”

“男人的笔迹！”伯爵夫人说。

接着她念道。

---

① 马萨林（1602—1661），法国首相、红衣主教，原籍意大利。任内继续执行前首相黎塞留的政策。

大人，有人想跟您谈谈收回一笔重要款子的事情。这个人今晚将到您巴黎的寓所去求得您的接见。

“伯爵夫人，希望能再次看见您。”

“呃，大人，有两件事。”

“哪两件？”

“如果万一意外地您收回了一笔巨款呢？”

“我懂得您的意思了，精灵鬼，两人对分，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大人……”

“您给我带来了幸福，伯爵夫人，为什么我不因此而谢谢您呢？就这么办。现在说说另一件是什么事？”

“是这么回事，别动用那五十万利弗尔。”

“哦！您一点也不用担心。”

说完，他们分手了。随后红衣主教在一种飘飘欲仙的状态下回到了巴黎。

当他回到巴黎以后，他就自以为已经在开始干他的事业了。他一下子烧掉一箱情书，叫他的总管来，下令进行改革，叫一个秘书削一些羽毛笔来写一些有关英国政治的回忆录，他对此是十分了解的。工作了一个小时以后，他的情绪又恢复了常态，突然有一声铃响，告诉他一位重要的来访者来到他的办公室里。

一名看门人出现了。

“谁来了？”高级教士问道。

“就是早上写信给大人的那个人。”

“没有签名的那位？”

“是的，大人。”

“可是这位先生是有名字的，问问他叫什么名字。”

看门人过了一会又回来了。

"是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他说。

亲王打了一个寒噤。

"请他进来。"

伯爵进来了，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伟大的上帝！"红衣主教大声说道，"我看见了什么啊？"

"大人，"卡格里奥斯特罗微笑着说，"我变化不大吧？"

"这怎么可能……"罗昂先生低语道，"约瑟夫·巴尔萨摩活着，别人说他在这场大火里烧死了。约瑟夫·巴尔萨摩……"

"费尼克斯伯爵，活着，是的，大人，比任何时候都活得更有精神。"

"可是，先生，您刚才用的是什么名字啊……为什么没有保留过去的名字？"

"大人，就因为这是过去的名字，它首先会在我心中，其次也会在其他人心中，唤醒太多痛苦的或使人难堪的回忆。我现在只是谈您，大人，告诉我，您本来不会把巴尔萨摩拒之门外的吧？"

"我，决不，先生，不会的。"

"您看是不是，大人，"巴尔萨摩插嘴说，"我还是这把年纪，我是检验我的长寿药水是否灵验的活标本。"

"我完全承认，先生，可是您不是凡人，您可以随意地向所有的人施舍金子和健康。"

"健康，我不反对，大人，可是金子……不，哦！不行了……"

"您不炼金子了吗？"

"不，大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丢失了最后一块不可缺少的配料，那是我的老师，哲人阿尔托塔斯离开埃及后给我的，那是我唯一自己没有的配方。"

"您怎么没有延长这个人的生命呢，这位不可缺少的秘方的唯

一的占有者。而您，据您自己所说，您不是已经活了好几个世纪，而且始终是那么年轻么？”

“因为我虽然可以对付任何疾病、任何伤口，可是对于没有预先告诉我的意外事故而引起的死亡我却毫无办法。”

“这么说，夺去阿尔托塔斯生命的是一个意外事故罗！”

“这件事，您大概已经知道了吧，既然您已经知道我已经死了。”

“圣克洛德街的这场大火，您就是在这场火灾中失踪的。”

“这场火只不过烧死了阿尔托塔斯一个人，或者说就是那个哲人，他对生活感到厌倦，想一死了之。”

“哦！”红衣主教像个刚苏醒过来的人似的喃喃地说，“所有我感到奇怪的事情又都重新出现了。先生，您又使我回到了那个时期了，那个时候您神奇的话语和魔法般的行为使我大开眼界，加强了我的各种能力，并提高了在我眼中的人的价值。您又使我勾忆起我年轻时代的两个梦想。您知道，您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是在十年以前。”

“我知道，嗨！我们两个都大不如前了。大人，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哲人，而是一个学者；而您，您已经不再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而是一个漂亮的亲王。大人，那天，还是在我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现在已挂起了壁毯，焕然一新了——我曾经向您打过保票，您将会得到一个女人的爱情，这是我的女预言家从她那金黄色的头发上判断出来的，您还记得吗？”

红衣主教脸色发白了，突然之间又涨得通红。随着他剧烈的心跳，他起先是感到恐惧，继而又兴奋起来了。

“这个您梦想中的爱人，这个金黄头发的女孩子，她在哪儿？她在干什么？哦！天啊！我看到她了，是的……而您自己今天还看到过她。还有呢，您刚从她那儿来。”

红衣主教把他一只冰冷的手按在他怦怦乱跳的心窝上。

“先生，”他说，声音轻得卡格里奥斯特罗几乎听不见，“行行好吧……”

57 债务人和债权人

红衣主教几乎是用一种目瞪口呆的神气看着他客人的一举一动。

"好吧!"他的客人说道,"现在我们又重新认识了,大人,如果您愿意,我们就谈谈吧。"

"好的,"高级教士逐渐恢复了镇静,他说,"好的,我们来谈谈这个收回款子的事,就是……就是……"

"不,大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一个事实,我向您保证,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实。这笔款子是值得收回的,因为这是一笔关系到五十万利弗尔的款子,而五十万利弗尔可以称得上是一笔款子了。"

"我有一时还以为,"他勉强笑着说,"还以为约瑟夫·巴尔萨摩,这个超自然的人已经把他的债权带到坟墓里去了,就好比他把我的收条扔到了火里一样。"

"大人,"伯爵庄严地回答说,"约瑟夫·巴尔萨摩的生命是不可摧毁的,就像这张您以为已经烧毁了的纸是毁不了的一样。"

说着,他就把一张折着的纸递给亲王,亲王甚至

还没有把纸展开就叫道：

“我的收据！”

“是的，大人，您的收据。”卡格里奥斯特罗淡然一笑，回答说，笑容中还夹杂着一种冷冰冰的敬意。

“可是，总之，先生，”红衣主教继续说，“您怎么会把这么一笔款子搁了十年之久也没有来向我收回呢？”

“因为我知道，大人，这笔款子存放在哪一位的家里。各种重大事件，诸如赌博、盗贼先后把我所有的财富剥夺一空。可是当我想到我有这笔钱存放在安全的地方，我就安心了，一直等到最后时刻。”

“因此您向我要钱？”

“是的，大人。”

红衣主教沉默了一会儿，静寂中充满了绝望和沮丧。随后，他开口说，声音都变了：

“伯爵先生，尘世间不幸的亲王是不可能像你们魔术家一样转眼之间就变出钱财来的，你们是能呼风唤雨的。”

“哦，大人，”卡格里奥斯特罗说，“如果我预先不知道您有这笔钱，请相信，我是不会向您要的。”

“我有五十万利弗尔？我！”红衣主教大声说道。

“三万利弗尔金币，十万利弗尔银币，其余是银票。”

红衣主教脸色发白了。

“哦！今天我实不相瞒，”亲王大声说，“您一定要我归还的这笔款子……因为您一定要的，是吗……”

“唉！大人。”

“那末，这却使我感到非常为难。”

卡格里奥斯特罗的脑袋和肩膀微微动了一动，意思是说：“有什么办法呢，大人，事情就是这样，不可能有别的法子了。”

“我很清楚，”红衣主教接着说，他好不容易才聚集起来的这笔款子，在一分钟以内就要丧失殆尽，这使他心痛如绞，“我知道，先生，这张纸只不过承认有借款，但没有规定还款期限。”

“请主教阁下原谅，”伯爵说，“我可以依据这张收据上的附言，上面清楚地写着：

> 我承认收到约瑟夫·巴尔萨摩先生的五十万利弗尔，只要他一提出要求，我当即付还给他。
>
> 签名：路易·德·罗昂

红衣主教全身都在哆嗦。他不但早把债款一事忘得一干二净，更不记得在确认这笔借款时所写的那些措辞。

“您看，大人，”巴尔萨摩继续说道，“我，我的要求并不过分。您没有办法，那就算了。主教阁下似乎忘记了这笔款子是约瑟夫·巴尔萨摩在一个非常的时刻主动拿出来的。对这点，我颇为遗憾。这都是为了罗昂先生，而他本人却不知道这回事。大贵族的方法、手段总是很多的。我觉得这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像罗昂先生这样一个无可非议的大贵族，在归还债务方面倒是很可以模仿一番的。可是您却认定您是不可能这样做的，那我们就别再谈下去了。我收回我的条子，再见，大人。”

于是卡格里奥斯特罗冷冰冰地又折起纸条，准备再把它放回袋里。

红衣主教拦住他说：

“伯爵先生，一个姓罗昂的人不能容忍世界上有任何人来教他学会如何宽宏大量。再说，在这儿，这可能不仅仅是个为人是否正直的问题。先生，我请求您把这张条子给我，让我来付钱。”

罗昂先生受到这致命的一击，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他走向卡格里奥斯特罗刚才指过的柜子，抽出一束河泊森林管理处的银票，随后，他指指几袋银币，并抽出一只装满金币的抽屉。

"伯爵先生，"他说，"这儿是您的五十万利弗尔，不过，我眼下还另外欠您二十五万利弗尔的利息，如果以复利计算，这个数目就更可观了，姑且认为您拒绝以复利计算的方法吧。我要去叫我的总管算一算，并给予您付款的保证，同时，我请您在时间上能惠予宽限。"

"大人，"卡格里奥斯特罗回答说，"我借给罗昂先生五十万利弗尔，罗昂先生欠我五十万利弗尔，仅此而已。如果我想要利息，我早就会在收据里写明的。我，约瑟夫·巴尔萨摩的代理人或者继承人，随您怎么说吧，因为约瑟夫·巴尔萨摩真的已经死了，我只能接受借据上写明的这些钱。您付给我，我接受了，并谢谢您，并请求您接受我诚挚的敬意。这么说，我就将银票带走，大人，因为我今天迫切需要全部款子。我将派人来取金币和银币，请您替我准备好。"

听了这些话，红衣主教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卡格里奥斯特罗讲完以后就把这束银票放在口袋里，彬彬有礼地向亲王行了礼，把借据留在亲王的手里后，便走了出去。

"这个不幸总算仅仅降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在卡格里奥斯特罗离去以后，罗昂先生叹息着说，"因为王后有办法付款。而且，对她来说，至少不会有一个意料不到的约瑟夫·巴尔萨摩来索讨一笔五十万利弗尔的欠款。"

58 家 务 帐

这是发生在王后指定的第一次付款日期前两天的事情。卡洛纳先生的诺言还没有兑现。他的预算报告国王还没有批下来。

突然，从财政大臣那儿来了一封便函。信上写道：

今天晚上，王后陛下恩宠托付给我的事情将在御前会议上签署，明天上午，现金将送呈王后。

玛丽—安托瓦内特喜形于色，她什么也不想了，甚至连事关重大的次日也置之度外了。

有人甚至看到她在散步时，寻觅最隐幽的小径。她这样做似乎是为了把她的思想与物质的和世俗的任何联系隔离开来。

她还是在跟朗巴尔夫人和阿尔图瓦伯爵一起散步，他们两人是在国王用过午餐去参加御前会议以后来陪伴着她的。

国王的怪癖就是在开御前会议时画图。路易十六生性腼腆，不喜欢对着看人，手里有枝笔心里就踏

实些，举止也自然了。就在他弄姿作态的时候，发言的大臣高谈阔论，尽情发挥。国王不时地向这儿或那儿偷偷瞟上一眼。那怯生生的眼光只是闪了一下，正够得上他在思考别人论点时看看是谁在发言。

卡洛纳先生刚刚打开一本有关下一年度计划借款的帐目。

国王开始恼怒地划着晕线。

“总是借钱，”他说，“也不知道怎样还，这可真是个问题哪，卡洛纳先生。”

卡洛纳先生递给他一份清单，上面有年金、赏赐、奖励、赠与和俸禄。

这个工作虽说烦琐，但并不费功夫。国王一张张地翻过去，一直浏览到总数这一项。

“差一点点就是一百一十万利弗尔！这是怎么搞的？”

说着，他停笔不画了。

“请看，陛下，请看，请注意在这一百一十万利弗尔中，有一项就占了五十万利弗尔。”

“这一项是什么啊？总管先生。”

“给王后陛下的预支款，陛下。”

“不，不！”国王叫道，他感到有需要表示一下他的节俭精神，并为王后去歌剧院时赢得些掌声，“王后不会要这些钱的，卡洛纳先生。王后对我说过，一只兵舰远比金银珠宝要好。王后在想，如果国家要借钱来养活它的穷苦百姓，我们，我们这些有钱人就应该借钱给国家。因此，如果王后需要这些钱，她再等一等将更会受到人们的尊敬，而我，我向您保证，她会等着的。”

“陛下，王后会怪罪我为她办事不太热心。”

“我会在王后面前说话的。”

“陛下，这笔经费您删去了？”灰心丧气的卡洛纳先生问。

"我删去了，"路易十六庄严地回答说，"而且，在这儿，我似乎听到了王后厚道地在感谢我，说我对她的心猜得这样透彻。"

接着，他画了一匹漂亮的斑马，在斑马四周还画了好多圈圈，又说道：

"今天晚上我赚了五十万利弗尔，真是国王的一个好日子。卡洛纳，您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后，您会看到，您就会看到她会怎么样。"

说完，他就尽快地从走廊里溜走了。

国王笑逐颜开地自信地向玛丽—安托瓦内特迎上去，她搂着阿尔图瓦伯爵的胳膊在前厅里唱歌。

"夫人，"国王说，"您作了一次很好的散步，是吗？"

"太好了，陛下。您呢，您工作得好吗？"

"您想想看，"路易十六接着说，"卡洛纳替您提出了五十万的拨款。"

"啊！"玛丽—安托瓦内特微笑着说。

"可是我……我删去了。大笔一挥就赚了五十万。"

"什么，删去了？"王后问，脸色变得苍白。

"毫不含糊，这会给您带来巨大的好处。晚安，夫人，晚安。"

"陛下！陛下！"

"我很饿，我要回房间里去了，我不是把我的晚餐赚到了吗？"

"陛下！请听我说。"

可是路易十六跳跳蹦蹦地跑掉了，他对自己说的一句玩笑话，得意得春风满面，却留下了一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王后。

正在这时候，有人给王后送来了财政大臣的一封便函，内容如下：

陛下将会知悉国王已经拒绝这一拨款，这是不可理解的，

夫人，我因稍有不适，已经离开了会议室，内心深感苦恼。

“派人去替我把拉莫特夫人找来，”王后沉思良久后对米塞里夫人说，“到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去找她，马上去。”

59 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愧为王后 雅纳·德·拉莫特毕竟是女人

被派到巴黎找拉莫特夫人去的信差在罗昂红衣主教的家里找到了、也可以说没有找到伯爵夫人。

雅纳去拜访主教阁下了，她在主教家里用过了午餐，现在正在用晚餐。她正在和他谈着这件旧债重提的倒楣事，突然信差来问伯爵夫人在不在罗昂先生府上。

门卫是个机灵人，他回答说主教阁下出去了，拉莫特夫人不在府邸里面，并说王后派信使来干什么让他转告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因为拉莫特夫人晚上也许要来主教府上。

“请她尽快到凡尔赛去。”信使说。

伯爵夫人接到通知后，知道必须立即到宫里去。一个小时以后，她就到了凡尔赛宫的前面。

有人在等她，并毫不迟缓地把她带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跟前。

“哦！”王后大声说道，“您来了，太好了，有一个消息……伯爵夫人。”

“夫人，是好消息吗？”

“请您判断吧。国王拒绝拿出五十万利弗尔。”

“我的天啊！”伯爵夫人喃喃地说。

“简直难以置信，是吗？伯爵夫人。拒绝签名，删去已经写好的拨款命令。总之，过去的事我们就不去谈它了。您马上回巴黎去。”

“是，夫人。”

“去对红衣主教说，既然他对我这么忠诚，要让我高兴，那末我就接受他五十万利弗尔，到下次发季度金时还他。这是我的一个自私的想法，伯爵夫人，可是必须如此……我是有些过分了。”

“哦！夫人，”雅纳嗫嚅着说，“我们完了，主教先生没有钱了。”

王后跳了起来，仿佛她刚才被打伤了或者是被侮辱了。

“没有……钱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夫人，罗昂先生过去有一笔债务，他早忘了，想不到又旧事重提了。这笔债有关他的声誉，他还清了。”

王后愕然了，她被这个不幸的打击搞得晕头转向了。

“一定得想个办法。”她说。

“王后怎么办呢？”雅纳心里想。

“您看到了吧，伯爵夫人，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瞒着国王做了一件平凡庸俗的傻事，既虚荣又无聊，我受到惩罚了。我根本不需要这串项链，您认为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夫人。可是如果一位王后只考虑她的需要和爱好的话……”

“我首先要考虑我内心的平静和我家庭的幸福。用不着别的，单单这第一次打击就足以向我证明我这样做将会遇到麻烦事，我原先选择的前进的道路上将会出现多少灾难，我不走下去了。还是光明磊落，自由自在，老老实实地做人吧。”

随后，她又叹了一口气，低声说：

“哦！这串项链可真美。”

“它始终是美的，夫人，而且这实际上就是现款，这串项链。”

“从现在开始，它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堆石子了。人们玩石子的时候，就像孩子们在玩造房子游戏一样，玩过了，把石子扔了，也就忘了。”

“王后，这是什么意思？”

“亲爱的伯爵夫人，王后的意思是，您把……罗昂先生……带来的首饰盒再拿回去交给鲍埃梅和鲍桑热两位珠宝商。”

“可是，夫人，陛下已经付了二十五万利弗尔的定金了。”

“这样的话我又赚了二十五万利弗尔，伯爵夫人，这样我跟国王的算法就完全一致了。”

“夫人！夫人！”伯爵夫人大声说道，“这样一来就要损失二十五万！因为珠宝商归还定金不会这么痛快的，他们也许已经派了用场了。”

“我已经考虑到了，只要这次交易能解除，我就放弃定金，给他们算了。自从我有了这个朦胧的想法以后，我感到轻松些了。得了这串项链，跟着来的就是忧虑、不安、恐惧和猜疑 。这些钻石永远也不会放出足够的火焰来烤干压在我身上的像云雾似的眼泪。伯爵夫人，马上替我把这只首饰盒带走。首饰商做了一笔好买卖。二十五万利弗尔的小费，这可是个赚头，这是他们从我身上赚去的，而且，项链还是他们的。我想他们不会抱怨的，而且别人谁也不会知道。

“红衣主教只是为了讨好我才这么干的。您去对他说，我的兴趣不再是得到这串项链了。如果他是个聪明人，他会理解我的，如果他是个好教士，他会赞成并支持我作出的这种牺牲。”

在说这些话时，王后把那只关着的首饰盒递给雅纳。雅纳轻轻地推回去。

“夫人，”她说，“为什么不想法子再得到一次延期的机会？”

“请求吗？……不！”

“我是说得到，夫人。”

“没有人会知道的。我什么也不欠这两位珠宝商了，我不再接见他们了。他们拿了我二十五万利弗尔，至少得把嘴闭闭紧吧，而我那些敌人，他们不会说我花了一百五十万买些钻石，而只会说我不会做生意，乱花钱，这比较起来还不怎么难听。拿走吧，伯爵夫人，拿走吧，请好好谢谢罗昂先生，谢谢他的一番深情厚意。”

王后断然地把首饰盒塞给了雅纳，后者手中感到这个盒子的重量时，心中不无感慨。

“您不能再浪费时间了，”王后接着说，“珠宝商早些放心，我们的秘密就更有保证，快走吧，别让任何人看到首饰盒。您先回自己家里，因为如果此刻到鲍埃梅家里去拜访有引起警署怀疑的危险，警署肯定在关心别人在我这儿的行动的。接着，当您回到家里甩掉了密探以后，您就可以去珠宝商家里，再把他们的收据带回给我。”

“是，夫人，既然您要这样，那就这么办吧。”

她把首饰盒夹紧在她的短披风里面，并注意不让盒子的轮廓显露出来。接着，她便带着作为这件绝密行动的同谋所需要的虔诚神气登上了四轮马车。

首先，她听从了王后的话，让马车把自己送回家里。

她的贴身女仆迅速地替她穿好了衣服。

雅纳真的没有想到她的装扮，她听凭自己让侍女换衣服，她的脑子里偶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她心里想，不问问罗昂先生的意见就根据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意见行事，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合伙的首要义务？红衣主教是不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呢？他是不是宁愿把自己卖了也不能让王后失去一件她朝思暮想的东西呢？

“我没有别的办法，”雅纳想道，“只能去问问红衣主教的意见。”

于是，她突然转身向她的贴身侍女说：

“请您出去，萝斯。”

贴身侍女出去了，拉莫特夫人继续她内心的独白。

“多大一笔款子！多大一份财产啊！多么美好的生活啊！这样一笔款子能赢得的所有的荣华富贵完全都体现在这条钻石小蛇上了，它正在这只首饰盒里闪闪发光哩。”

她打开首饰盒，一看到这一串串火焰般的光芒就觉得眼花缭乱。她从首饰盒子缎垫上拿起了项链，合拢在她那双纤手里面，一面说：

“真是天意使然，命中注定。卑贱下等、以乞讨为生的小雅纳·德·瓦卢亚的手竟能握到一位举世无双的王后的手，竟能用她这一双手，拿着一百四十万利弗尔达一小时之久，虽说仅仅是一小时。”

“可是我这要想到哪里去了？”她突然说道，“快点拿主意吧，要么去找红衣主教，要么就像王后叫我去干的那样，把项链还给鲍埃梅。”

她站起身来，手里始终握着这些被手温热的、灿烂夺目的钻石。

“这些钻石就要回到那冷冰冰的珠宝商手里去了，他又要赏玩它们，用他的刷子擦拭它们了。这些钻石本来是可能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胸脯上闪光的……开始，鲍埃梅将会大喊大叫的，然后他想到有利可图，并可收回钻石，就会安静下来。哦！我倒忘记了！我要叫珠宝商写的那张收据应该用什么格式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是的，写这张收据要注意很多微妙的细节。在这张字条上决不能牵涉到鲍埃梅、王后、红衣主教，也不能牵涉到我。

“我从来也没有单独写过这样一份文件。我需要有人出出主意。

“红衣主教……哦！不。如果红衣主教更爱我些，或者如果他更有钱些，如果他能把这些钻石给我的话……”

突然，她的眼睛又变得比较沉静，比较稳定，比较长久地停留在一个单一的幻景上了。她没有发现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在她身上，所有一切都变得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了。这就像那些把脚踩进了江河淤泥里的游泳的人一样，他们想挣脱，每一下动作却使他们陷得更深。

随后，她又慢慢地站起来，脸色苍白得就像一个受到神灵启示的女祭司，她拉铃叫贴身女仆进来。

时间是深夜两点。

“请替我找一辆出租马车来，”她说，“如果没有马车，找一辆手推两轮车也行。”

十分钟以后，马车停在写抨击文章的勒多·德·维莱特的门口。

60 鲍埃梅的收据和王后的借据

这次夜访抨击文章作者勒多·德·维莱特的结果要到第二天才显示出来，显示的方式如下：

早上七点钟，拉莫特夫人叫人送了一封附着珠宝商收据的信给王后，这张事关重大的纸上是这样写的：

我们——下面的签名人，我们承认已经收回了最初以一百六十万利弗尔的价格卖给王后的钻石项链。由于钻石不受王后陛下喜欢，王后陛下以放弃一笔已经交到我们手里的二十五万款子作为对我们一切损失的赔偿。

签名人：鲍埃梅、鲍桑热

可是，出现了一件与这张收据完全矛盾的奇怪的事情。两天以后，鲍埃梅和鲍桑热接受了罗昂红衣主教的拜访，罗昂主教对珠宝商和王后之间达成的第一次付款协议稍有不安。

罗昂先生在爱高乐码头上的鲍埃梅家里见到了他。这一天是第一次付款的日期，如果出现了有拒付

或是延期付款的情况，那末大清早在珠宝商的寓所里就应该呈现出一片惊慌气氛。

可是情况完全相反，鲍埃梅家中一片平静，罗昂先生高兴地看到仆役们满脸带笑，看家狗弓着背，挥动着尾巴。鲍埃梅喜气洋洋地迎接贵宾临门。

“喂！”红衣主教说，“今天是付款日期，那末王后已经付钱了吗？”

“大人，没有，”鲍埃梅回答说，“陛下不能付款，您知道卡洛纳先生的要求被国王拒绝了。这件事大家都在讲。”

“是的，大家都在讲，鲍埃梅，我就是知道了这件事才来的。”

“可是，”珠宝商继续说，“王后陛下真是古道热肠。虽然她付不出钱，她对欠款提出了保证，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哦！那太好了，”红衣主教大声说道：“您是说，保证归还欠款？那太好了，可是……这件事怎么样……”

“付款方式非常简单，也非常慎重，”珠宝商说，“方式也不失王族家风。”

“也许，是这位非常聪明的伯爵夫人从中斡旋的吧？”

“大人可以判断一下，王后陛下对我们多么关怀，多么好。关于国王拒绝五十万利弗尔拨款的消息传开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写信给拉莫特夫人。”

“什么时候？”

“昨天，大人。”

“她怎么回答？”

“噢！大人，拉莫特夫人回答了一个词‘等待’！”

“写在纸上的吗？”

“不，大人，是口头上说的。我们在信上请拉莫特夫人转请您接见我们，并转告王后说，付款期就要到了。”

“‘等待’这个词含意是很广泛的。”红衣主教说。

“因此我们就等着，大人。昨天晚上，我们从一位非常神秘的信差手里收到了王后的一封信。”

“一封信？鲍埃梅先生，是给您的吗？”

“也可以说是一张形式漂亮的借据，大人。”

“看看吧！”红衣主教说。

“哦！如果我们，我的合作者和我，没有发过誓不让任何人看的话，我是会拿给您看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这是王后亲自要求一定要这样办的，大人，请想想看，王后陛下要求我们守住秘密。”

“噢！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们太幸福了，你们两位珠宝商先生，你们有王后的亲笔信。”

“为了一百三十五万利弗尔，大人，”珠宝商傻笑着说，“可以有……”

“一千万、一亿也买不到某些东西，先生，”高级教士严肃地说，“总之，你们有了充分保证了吗？”

“非常充分，大人。”

“王后确认了欠款？”

“完全正式地确认了。”

“并且准备付款……”

“三个月以后付五十万利弗尔，其余部分在半年之内付清。”

“还有……利息呢？”

“哦！大人，王后陛下一句话就是保证：‘这件事，’陛下好心地说，‘这件事在我们之间进行。’——在我们之间，主教阁下一定很理解这一句叮嘱的含意吧。接下她又写了：‘你们不会有什么可后悔的事情’。她签名了！从现在开始，您看呢，大人，不论对我的合

伙人还是对我来说，这都是一件涉及荣誉的买卖。”

“那末我跟你们没事了，鲍埃梅先生，”红衣主教高兴地说，“下次有生意再见。”

“好吧，如果我们还能有幸得到主教阁下信任的话。”

“不过在这件事里面还要注意到这位可爱的伯爵夫人的功劳……”

“我们对拉莫特夫人深怀感激之情，大人，我们，鲍桑热先生和我，我们一致同意，当钻石的钱完全付清，我们拿到现款以后，将会感谢她的好心帮助。”

“嘘！嘘！”红衣主教说，“您没有听懂我的话。”

于是，他又回到他的四轮马车上，这幢房子里的所有的人都护送着他，对他表示深切的敬意。

现在可以说明真相了，没有人还会受蒙蔽了。雅纳·德·拉莫特所做的危害她恩人的事，任何人看到了她借用抨击文章作者勒多·德·维莱特的笔就一清二楚了。珠宝商心安理得，王后高枕无忧，红衣主教疑虑冰释，这样就给了这次盗窃犯罪活动三个月的作案时间，在这三个月后，不祥的果子将相当成熟，以便让罪恶的手去采摘。

雅纳又回到了罗昂先生家里，罗昂主教问她，王后是用的什么法子才使珠宝商降低条件的。

拉莫特夫人回答说，王后把这件事向珠宝商和盘托出，她已经把秘密告诉他们了。王后付钱已经很需要保密了，而当她要欠债时，那就更非保密不可了。

红衣主教认为她说得有理，同时他又问起王后是否还记得他的一片好心。

雅纳把王后的感激心情着力地描绘了一番，使罗昂先生欣喜若狂，他那高兴的样子与其说像一个臣下，不如说更像一个情郎。

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出于他的忠诚，不如说是出于他的虚荣。

雅纳在使这次谈话达到她的目的的同时，已经决定要安安静静地回到自己的家里，再和一个钻石商接洽，卖掉十万埃居的钻石，随后到英国或者俄国这些自由国家中去。在那些国家中，她有了这笔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上五六年，在这以后，她就可以不必提心吊胆了，她就可以开始把余下的钻石零星出售，卖个好价钱。

可是一切都和她的愿望相反。她刚把第一批钻石让两个行家看时，这两位慧眼独具的珠宝商表现出来的惊奇和矜持神色，吓坏了她这位钻石出售者。其中一个开了一个不值一提的价钱，另一个站在这些钻石前出神，他说他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有与此类似的钻石，除了在鲍埃梅的项链上看到过的以外。

雅纳不敢再活动了，再走一步，她就会暴露。她懂得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不小心就要完蛋。所谓完蛋就是绑在柱子上示众和终生监禁。她紧紧地抓着钻石躲在她最隐蔽的藏身处，决定为自己配备牢固的防御性武器和锐利的进攻性武器，只要一有战争，那些参加交战的人将必败无疑。

红衣主教总是在寻根刨底，设法打听这件事的底细，王后总是在夸口她已经回绝了这件买卖。要在红衣主教的愿望和王后的失误之间迂回而行，简直是千钧一发，危若累卵。只要王后和红衣主教之间交换一句话，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红衣主教正在爱慕着王后，他像所有的情人一样，额头上都扎着一根蒙眼布条，因此只要所用的计策带上一点爱情的色彩，他就很容易落入任何陷阱。想到这里，雅纳精神又振作了起来。

可是这个陷阱必须有一只灵巧的手来设置，以便把两个有关的人都抓住。要做到即使王后发现了这次偷窃，她也不敢声张，不敢申诉；即使红衣主教发现了骗局，他也只会觉得自己完了。这是一个对付两个敌手的绝招。

雅纳决不退缩，她是那种具有把好事做坏、把坏事做绝的不屈不挠精神的人。这时候，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让红衣主教和王后晤面。

“可是，”她又反过来思忖着，“红衣主教是想再去见王后的，他会想办法去的。”

“不能等着他去想办法，”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说，“要让他脑子里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他想去看她，要求去看她，那末他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就会影响自己的名誉。”

“是的，可是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的名誉受影响呢？”

想到这里，她又忧心忡忡、不知所措了。

如果只有红衣主教一个人的名誉受影响，那末王后就有办法了。王后，王后说话响亮、盛气凌人，她完全知道如何揭穿骗局！

怎么办呢？要让王后申诉无门，就一定不能让她开口；要不让这张高贵的大无畏的嘴讲话，就必须先发制人，首先提出控告，使她无从启齿。

一个有可能被自己的奴仆证明犯过一件与偷窃同样有损名誉的罪过的人，是不敢在法座上指控他的奴仆偷东西的。如果有损罗昂先生名誉的事件与王后有关，那末几乎可以肯定，一牵涉到罗昂先生，王后的名誉也将受到影响。

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偶然的机缘使这两个有关的人碰面，否则就要泄露天机。

雅纳一开始遇到悬在她头顶这块硕大无朋的危石时不禁退却了。她就这样战战兢兢、心惊肉跳地生活在如临深渊的威胁之中。

是的，可是如何摆脱这种苦恼呢？逃跑！逃亡！把王后项链上的钻石转移到外国去。

逃之夭夭，那是很容易的。在一辆理想的马车上坐上十个小时就行了。

可是这是一件多大的丑闻啊！多么可耻啊！尽管是自由了，从此她将从地球上消失；尽管她逃亡了，从此她却要把自己禁锢起来，雅纳从此就不再是一个上流女人，她是一个贼，一个被法律指定的缺席被告，虽说法律对她也无可奈何，刽子手的烙铁也鞭长莫及，碰不到她身上，可是公众舆论将对她骂声不绝、恨之入骨。

雅纳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留下不走。某一天，王后和红衣主教清醒过来了，发觉偷窃案确实是在他俩的私下交往时发生的，而她又隐约地看到有可能把他俩吓住，叫他们有口难开，想到这点，她留下不走的决心就更大了。

“永远不能让红衣主教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发生联系。

“最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此。因为罗昂先生爱着王后，他是亲王，他有每年几次进入王后陛下房间的权利，而王后是很喜欢卖俏的，又渴望受奉承，而且她心里对红衣主教还有点感激之情，如果主教去找她，她是不会避而不见的。

“使这两个煊赫的人物分离的办法，将视事态的发展而随机应变，我只要因势利导就行了。”

没有比刺激王后对自己贞洁的自尊心更巧妙，更有效的办法了。只要红衣主教的殷勤稍许过了点分，就会损伤这个细心的女人极为敏感的自尊心，这点没有人会怀疑。像王后这一类性格的女人喜欢别人的奉承，可是很怕别人得寸进尺，有失体统，果然如此，她一定会顶回去的。

是的，这个方法肯定奏效。只要劝劝罗昂先生尽情倾诉他的衷肠，那就会使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他产生一种厌恶和反感，这种感情会永远使他们疏远，不是亲王和公主式的疏远，而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疏远，是异性之间的疏远。

必须要有的，就是一个不利于罗昂、同样也不利于王后的证据，就像是一把左右开口的双刃剑，两面都能伤人。

必须要有的，就是一个可以使王后脸色发白，使红衣主教脸色发红的指控。这个指控如果传播开了，就能消除掉对这两个主要罪人的亲信——雅纳身上的所有离奇古怪的种种臆测。必须要有的，就是一个计策，在需要的时间和场合，雅纳可以躲在它后面说："别控告我，否则我就控告你们；别毁了我，否则我就毁了你们。把这笔财富留给我，我就把荣誉留给你们。"

果然，拉莫特夫人坐下来，陷进柔软的椅垫里面，移近她房间的窗口，沐浴在温煦的阳光下，面对着上帝，借着上帝的火把，思索着、探寻着。

61 女 囚 徒

就在伯爵夫人思绪奔腾、做着黄粱美梦的时候，在圣克洛德街雅纳住的房子对面，正在进行着另一种性质的活动。

大家还记得，这时候，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已经把正在被克罗斯纳先生的警署通缉的在逃犯——奥利瓦安置在巴尔萨摩的老房子里了。

惊魂不定的奥利瓦小姐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既可逃过警署、又可躲开博西尔的好机会。她就这样胆战心惊地藏匿在这个神秘的住所里过日子了。

对奥利瓦小姐而言，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这个曾经征服过博西尔、战胜过警探的人是一个救世主，也是一个非常钟情的情人，既然他尊敬她。

奥利瓦的自尊心不允许她有另外的想法，她一心以为卡格里奥斯脱罗有朝一日要把她当作情妇。

于是，奥利瓦在圣克洛德街她的宅邸的深处做起美梦来了。必须承认，在这些荒诞不经的美梦里面，博西尔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一清早，她就用卡格里奥斯特罗用来点缀他的梳洗室的装饰品打扮起来，她学着贵妇人，在细细地

捉摸赛利梅纳[1] 的角色。她一天之中只有这一段时间才有点儿生气。卡格里奥斯特罗每星期来两次问她生活得是否习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不幸的是，在这种幸福的组成成份中，缺少一个使幸福持久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奥利瓦很幸福，可是她感到无聊。

我们眼下要讲到的是一个阴沉沉的使人心绪不定的日子，奥利瓦在这些日子里与外界隔绝，成了孤家寡人。两星期以后，她进入了最最痛苦的烦闷阶段。

奥利瓦既不敢出现在窗口，也不敢出门，精神几乎崩溃了。她开始食欲不振，但她的想象力却并非如此，相反，她越是吃不下东西，想象力越是丰富。

就在这天，当她精神上极度烦躁不安的时候，卡格里奥斯特罗出其不意地来访问她了。

一听到卡格里奥斯特罗的信号，奥利瓦迫不及待地打开她的百叶窗，说明她急切地需要和伯爵谈谈。

奥利瓦像一个巴黎的风流女工一样敏捷地冲向高贵的“狱卒”，抚爱他，并用含嗔的、刺耳的声音急剧地大声说道：

“先生，您要知道，我太无聊啦！”

卡格里奥斯特罗看看她，微微点了点头。

“我在这里憋得难受，我要死在这里的。”

“好啦！好啦！”伯爵说，像安慰一只西班牙种长毛猎犬似地安慰她说，“如果您在我这儿过得不舒服，请别怨我。您要把您所有的怨气向警察总监先生去发，他才是您的敌人。”

“我告诉您，您这样对待我是很不应该的，您忘了我深情地、热

---

① 莫里哀剧作《愤世者》中的女主角。

烈地爱着一个人。”

“博西尔先生吗?”

“是的,博西尔,我告诉您,我爱他。我想,我从来也没有对您隐瞒过,您总不至于以为我会忘记我亲爱的博西尔吧?”

“我几乎没有这种想法,小姐,因此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四处去打听他的消息,而现在我给您带来了。”

“喔!”奥利瓦说。

“我还不那么老,不那么丑,也不那么傻,不那么穷,因此不想受人的拒绝或者是遭到失败的厄运。小姐。您也许会自己自始至终偏爱博西尔先生而不喜欢我的,我感觉到了,因此我就作了决定。”

“哦!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卖俏的女人说,“不是这么回事!您向我提出的我们所谓的合作,您很清楚。把胳膊伸给我。您为自己获得可以大大方方、不失体面地奉承我、看望我的权利,这些不都说明您还存在着一点希望吗?”

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用她那长期闲置着的火辣辣的眼睛盯着那个自投罗网的来访者。

“我们再回到博西尔身上来吧,”她说,她被伯爵的无动于衷的态度惹火了,“这位亲爱的朋友,他在干什么? 他在哪儿?”

这时,卡格里奥斯特罗有点过意不去地望着她说:

“我说我原本想让您跟他重新团聚的。”

“不,您原来不是这么说的,”她轻蔑地低声说道,“可是既然您对我这么说,我就当作是这么说过的吧。请您再说下去,为什么您不把他给我带来,那才是一片好心哪。他是自由的,他……”

“因为,”卡格里奥斯特罗回答说,他对奥利瓦的讽刺并不感到诧异,“博西尔先生,他和您一样,非常聪明,他跟警署也有点儿小纠纷。”

“他干了什么呢？……”少女结巴着问道。

“一次有趣的恶作剧，一次极为巧妙的花招。我把这叫做寻开心，可是那些死板的没有幽默感的人，比如克罗斯纳先生，您知道他是多么举足轻重，这位克罗斯纳先生，他们把这个称为偷窃。”

“先生……先生……他被逮捕了么？”

“没有，可是他已经被告发了。”

“您可以向我保证，他决没有被逮捕，没有任何危险吗？”

“我完全可以向您保证，他决没有被逮捕，可是，说到第二点，我可不能向您保证。我亲爱的孩子，您完全清楚，一个人一被告发时，他就会被追捕，或者至少是被搜查的。博西尔先生的脸、他的姿态以及他所有的特征都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一旦他出现的时候，他就马上会被密探发现。因此，就请您稍许想想吧，如果发生这个情况，克罗斯纳先生一下子就可以一网打尽了，通过博西尔先生逮住您，或者通过您逮住博西尔先生。”

“哦！是的，是的，他必须躲起来！可怜的孩子！我也要躲着。让我逃出法国吧，先生。请想法子帮帮我的忙吧！因为在这儿，您看到了吧，我被关着，憋得透不过气来，我总有一天会忍不住要做出冒失的事来的。”

于是这位刚才还卖弄风骚的女人，吓得抖抖地走过去，用胳膊勾住了卡格里奥斯特罗的脖子。

“哦，先生！您的心肠有多好，您是多么宽宏大量啊！”

说着，奥利瓦又把另一条胳膊搁到了卡格里奥斯特罗的肩膀上。

可是卡格里奥斯特罗仍像往常那样平静地看着她。

“您看，奥利瓦，”他说，“现在您要把您的爱情献给我了，我……”

“怎么样呢！”她绯红着脸说。

“即使您把您可爱的身子献给我，我也会拒绝的。我仅仅是喜欢激起您真正的、纯洁的、摒弃任何物质利益的感情。您原来以为我是在谋求私利，您就受了我的支配。您以为自己已经尽到责任了，我却以为您还要更知道感恩一些，而不是是像现在这样敏感；更要觉得提心吊胆些，而不是这么情意绵绵。我们还是保持原来的关系吧。在这方面我要完成您的愿望。对您所有的盛情好意，我早就心中有数了。”

随后，他向尼科尔走近去说：

“从今晚开始，您住到这座宅邸的最高一层去，那是一套有三个房间的套房，从那里可以观察到林荫大道和圣克洛德街。窗口朝着梅尼尔蒙唐和贝勒维尔。有几个人会在那儿看到您，他们都有些安分守己的善良的邻居，用不着怕他们。他们没有什么交际来往，也不会对您说三道四。您就让他们看您好了，可是您也别过份暴露，特别是决不要让行人看到，因为有时候圣克洛德街上会有克罗斯纳先生的密探在查访。在那儿，至少您能晒到太阳。”

奥利瓦高兴地拍起手来。

伯爵在前厅里拿起一只提灯，亲自打开了几扇门，爬上一层楼梯，奥利瓦跟在他后面，他们一起走进了四层楼上的他刚才讲到的那套房间里。

“这儿您什么也不会缺少的。一刻钟以后，您的贴身女仆就会到您身边来了。晚安，小姐。”

说完，他带着宽厚的微笑，深深地鞠了一躬，就走掉了。可怜的女囚徒精疲力竭了。她十分沮丧地跌坐在一张被褥齐全的床上，这张床放置在一间华丽的凹室内。

“我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简直不能理解。”她目送着这个她真正不可理解的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62 观察室

奥利瓦看到卡格里奥斯特罗给她安排的贴身女仆走开后，就上床睡了。

她睡得不香，自她和伯爵交谈后，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的浮想杂感，使她思绪纷繁，烦躁不安。当人们经历了赤贫或动荡的生活后，陡然又享受起过于富有或是过于清静的生活，这样的幸福是不会持久的。

天大亮了，她还是懒洋洋地躺在那花团锦簇的卧室里，尽情地享受着，让自己沐浴在初升太阳绯红的光辉之中，看着雀儿在她的窗台上欢蹦跳跃，看着它们用翅翼拂打着玫瑰花的枝叶和西班牙茉莉花的花朵，发出悦耳动人的声响。

她身披阳光，侧耳谛听着稀稀落落的滚动在大街上的四轮马车传来的辚辚声。在两小时之内，她感到非常幸福。午餐时分，她甚至吃了她的贴身女仆送上来的巧克力，并读了一份报纸。她还没想到去望街呢。

望街是一件有危险的娱乐啊。

克罗斯纳先生的密探，这些追踪时鼻子朝天的

人犬，是会看见她的。入睡时香香甜甜的，醒来时却又是一片阴森恐怖！

尼科尔即使再强行克制，老这样平躺着总维持不长久的，她撑起了一条胳膊肘。

这时，她看见了梅尼尔蒙唐的胡桃树，坟场里面高大的树丛，色彩斑驳、鳞次栉比的房屋，它们建造在从夏洛纳一直到肖蒙的绵延起伏的山岗上，淹没在绿色葱茏的树林里，或是耸立在覆盖着荆棘丛和多刺的野生植物的悬崖峭壁的石膏质断面上。

在奥利瓦的视野内，她只能看见三幢房子，她发现这几幢房子的窗户要不就是关着的，要不就是令人望而生厌。这边，四层楼的公寓里住着一些靠年金为生的老家伙，他们在外面拎着鸟笼子，在家里喂养着猫。那边，在五层楼的公寓里，一个奥弗涅人住在顶层，只有他一个人时而露面，其他的住客似乎都不在，可能到哪里乡下去了。最后，在稍靠左首的第三幢房子，窗子上挂着黄绸缎做的窗帘，窗台上养着花，还有，仿佛是为了使这舒适的环境更臻于完美似的，在窗户旁边还摆着一张软绵绵的单人沙发，像是在等待着它的想象力丰富的男主人或是女主人去坐。

在这间房屋里，阳光把黑色的阴影反衬得更显眼了。奥利瓦仿佛发现有一个游动的黑影在来回有规律地活动着。

奥利瓦始终没弄清楚那间挂着黄色丝绸窗帘的晦冥的房间的主人的来龙去脉，那活动的影子和那张沙发对她也是一个谜。

奥利瓦虽然没有能这样预先了解一下她的女邻居，至少，她暗忖能直接来认识她。她把她那个谨慎有余的女仆打发开，以便在没有旁观者的情况下，自个儿来揭开这个秘密。

时机很快就来了。左邻右舍先后都打开了门，接着饭后午休，然后又换装去皇家广场或是林荫路散步了。

奥利瓦数着，他们一共是六个人，各种人物都有，就像一些适

合于选圣克洛德街作为他们居住处的人一样。

奥利瓦着实花了一些时间来观察他们的举止，研究他们的举止，研究他们的习惯。她把他们都逐一审视过了，就是没看清那个活动的影子。这个人深深地埋在窗户旁边的单人沙发椅里面静心深思，从不露面。

这是一个妇人，她把自己的头交给了她的女理发师足足有一个半小时，这位女理发师就在她的脑袋上、鬓角上造起了一座巴比伦式的巨大的建筑，在这座建筑物里有矿物、植物，并且，假如莱奥纳昂[1] 也肯助一臂之力的话，假如那个时代的一个女人同意把自己的头变成一条载着当时居民的挪亚方舟[2] 的话，动物也会跑进去的。

理完发，这个戴上头饰的女人又重新坐到她的小沙发上。

这个女人一动也不动，活像一尊尊坐在木垫子上的印度神。她的眼珠定着神，因为专注地在想着一件事，痴呆呆地在眼眶里滚动着。鉴于身体的需要和精神上的愿望，这只眼睛既像哨兵，又像活泼殷勤的仆人，单个儿地为它的附着在身的偶像服务。

饰着美丽的发髻的夫人沉浸在她的沉思之中。奥利瓦心里想，这个美人儿这样痴呆呆地想着，莫不是在思念那早已消逝的爱情吧。

她俩年龄相仿，姿色相当，又都孤单寂寞，心事重重，有许多根线可以把这两颗心相互牵连起来。也许多亏命运那神秘的、不可抗拒的、无以言状的撮合的愿望，她俩的灵魂正在相互寻觅着呢。

然而，发髻高耸的夫人还是没有动，她似乎坐在那儿打盹了。

---

① 指达·芬奇。

② 据《旧约·创世纪》：上帝因世人行恶，降洪水灭世，命义人挪亚造方舟，挪亚全家及一切留种动物避入，使他们躲过洪水之灾。

两个小时过去了，她纹丝未动。

她已经无心恋战了。满腔的柔情变成了一肚子的怨气，她把百叶窗开了十次又关了十次，她把鸟儿驱赶到树丛中也有十次了。她肆无忌惮地做着明显的手势，就是克罗斯纳先生手下最迟钝的工具这时如果走过大街，或是走过圣克洛德街的街头，也不会不瞥见，不会不前来关心的。

最后，尼科尔自信，梳着漂亮发髻的夫人早已看清她的手势了，也理解了她的全部含义了，但是她不把她放在眼里。她不是个自视清高的人就是一个呆子。一个呆子！她的眼睛是那么聪慧，她的脚是那么好动，她的手是那么灵敏，她会是一个呆子？不可能！

尼科尔没有想到，这个所谓高傲的夫人就是雅纳·德·瓦卢亚，拉莫特伯爵夫人。她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在思索着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如何不让玛丽—安托瓦内特和罗昂红衣主教见面。

计划中更重要的一环，是如何使红衣主教虽然不能再看到王后本人，却坚信始终在看着她。结果是，由于他对自己的幻觉感到满意，也就不再要求真正看见她了。

这就是在死气沉沉的整整两小时之内，心事重重的年轻的女人为什么连头都不动一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了。

倘若尼科尔知悉这一切，她也不会怒气冲冲地退藏到花丛中去了。

而且，倘若她悉知这一切，她也不会在走向花丛时，将一个种着白藓的花盆从阳台上碰跌下去，花盆摔在冷冷清清的街上，发出一声响亮的炸裂声。

奥利瓦吓坏了，急忙飞了一眼，想看看她闯了什么祸。

正在沉思的夫人听到声响，惊醒过来，看见了摔在石子路面上

的瓦盆，于是便寻根溯源，把目光从路面转到了对面楼房的平台上。

于是她看见了奥利瓦。

她一看见她，就发出了一声粗野、恐怖的叫声，接着那很长时间以来已经麻木僵直了的身子便剧烈地抖动了一下。

奥利瓦和这位夫人终于四目相视了，她们的目光在互相渗透着，探问着。

雅纳首先大声说道：

"王后！"

接着，她突然把手合起来，皱起眉头，一动也不动，就怕把这个奇异的幻觉放跑了。

"啊！"她喃喃自语道，"我正在想办法，现在有了！"

这时，奥利瓦听到在她身后有声响，赶忙转过身子去。

伯爵已经待在她的闺房里了，他看见了她俩互换的眼光了。

"她俩见面了！"他说。

奥利瓦猛然离开了阳台。

63 两位女邻居

两位夫人交换了目光之后，奥利瓦已经为女邻居的顾盼所倾倒，不再装着蔑视她了，对对方投来的微笑，也报以一笑，接着便稳步向花坛转过身去。

卡格里奥斯特罗来看她时，免不了要谆谆劝告她一切要谨慎从事。

“特别是，”他说，“别与邻居往来。”

这个阴险的女人回答她的保护人说，她是处处小心，生怕违背了他的意愿，她是不会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的。但是，他刚一出门，就奔向阳台，竭力去吸引女邻居的注意。

不难想象，这位女邻居对此真是求之不得，因为她对对方作出的最初的表示，已经又是点头又是用手指飞吻，报以热烈的响应了。

这样的关系，必然会很快地带来实际的接触。

事情是这样的：

两天后，卡格里奥斯特罗来看奥利瓦时，抱怨说有一个陌生女人试图来这儿访问。

奥利瓦并不害怕，她很快就鉴别出来人正是她的女邻居。她的殷勤与关怀使她非常高兴，决心力所

能及地通过各种途径来感谢她。对伯爵，她当然就讳莫如深了。

“哦！伯爵先生，”奥利瓦说，“我怎么会害怕呢？倘若有人看见过我——我虽然并不这么想——她再也不会看见我啦。此外，就算有人又看见了我，也只能在远处看到我，因为这房子是进不来的，是吗？”

“进不来的，可以这么说。”伯爵回答说，“因为除非爬墙，这件事并非轻而易举的，或是用我这把钥匙打开小门，这同样也并非十分方便的，因为钥匙我始终带在身边……”

他说着，拿出了一把开小门的钥匙。

次日，大清早六点钟，她就来到了阳台，贪婪地吸着从附近山丘上吹来的新鲜空气，眯起一只眼睛，不断地瞟向她那位谦恭有礼的女朋友家里那紧闭着的窗户。

这一位朋友通常要到十一点钟才醒，但这一次，一俟奥利瓦露面，她就出来了，好像她本人也一直在窗帘后面窥伺着让对方看见自己的机会似的。

于是，她便用双手套着嘴做了一个喇叭筒的样子，对奥利瓦说起话来。她的颤栗的连续不断的声音虽然不像是在大喊大叫，但比破嗓子大叫传得还要远些。

“我想来看您，夫人。”

“小声些！”奥利瓦说，她不由得惊恐地退缩了一步。

说着，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她的嘴上。

“这么说，我不能来看您了？”她又问。

“唉！”奥利瓦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

“请等等，”雅纳又说，“我可以给您写信吗？”

“啊！不！”奥利瓦惊恐地大声说。

雅纳沉思了一会儿。

两个小时以后，雅纳又转回来了。骄阳似火，街上的小石子如

同被烤在火上的西班牙的沙粒。

奥利瓦看见她的女邻居带着一把弹弓又出现在她的窗口上。雅纳笑嘻嘻的，示意奥利瓦让开。

奥利瓦像她的女伴那样，也笑嘻嘻的照着去做了，把身子靠紧了百叶窗，躲在一旁。

雅纳仔细地瞄准，射出了一颗铅丸子。不巧，铅丸子没有飞进阳台，却打着了一根铁栏杆，弹落到街上去了。

奥利瓦失望地叫了一声。雅纳恼怒地耸了耸双肩，眼睛搜索着落在街上的弹丸，接着，便消失了几分钟。

奥利瓦弯着身子，在阳台上向下望着。一个像捡破烂的人走过，忽左忽右地在寻找着什么。他究竟是看见还是没有看见这颗迷失方向的流弹？奥利瓦对此一无所知。她躲了起来，生怕自己被人看见。

雅纳的第二次努力运气较佳。

她的弹弓射出的第二颗弹丸，准确地穿过阳台，落到尼科尔的闺房里。弹丸的外面包了一张纸，纸上是这样写的：

美貌非凡的夫人啊，我是多么想望您哪。只要看看您，我就觉得您是多么动人，多么可爱哪。难道您是一个女囚犯吗？我想来看您，结果却没看成，您知道吗？难道看守着您的那个巫师会永远不让我接近您，让我永远也无法告诉您，我对一个男人的专制下的可怜的牺牲品是何等的同情吗？

倘若玩弹弓太危险，会给别人发现，那就用一个更为简单的联系办法吧。请您在黄昏时，在您的阳台上吊下一个线团，把您的纸条系在上面，我也会在上面系上我的纸条，您再把它提起来，没有人会看见的。

倘若您的眼睛流露出来的是真心实意的话，请相信我，我

领会了您赋予我的一些友谊之情。我们两人同心协力，就能战胜一切。

您的朋友

又及：您看见有谁捡到我的第一张纸条了吗？

雅纳非但没有署名，而且完全伪造了自己的笔迹。

奥利瓦在收到纸条时，欣喜若狂。她回了以下的几行话：

我像您爱我一样爱着您。确实如此，我是一个凶恶的男人的牺牲品。但把我留在这儿的是一个保护人，而不是一个暴君。他每天秘密地来看我一次。以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的。我比较喜欢用线把纸条吊上来，而不是用弹弓。

啊，不！我出不来，我的门被反锁着，但这是为了我好。啊，倘若我有幸和您交谈，我有多少事情要向您倾吐啊！有许多详情用笔是写不尽的！

您的第一张纸条没有被谁捡到，或者至多被一个路过的下流的捡破烂的捡到了，但是这些人是不识字的，对他们来说，铅球只是铅球而已。

您的朋友

奥利瓦·勒盖

奥利瓦用足力气签了名。

她示意伯爵夫人放线。不一会儿，夜色来临，她把线团下放到街上。

雅纳在阳台下面等着，抓住线，拿走纸条。这些动作，她的联络人通过导线都感觉到了。伯爵夫人回到自己的家读了起来。

半小时以后，她又在这根大派用场的绳子上系上了一张纸条，内容如下：

事在人为。既然我看见您是一个人住着，说明您并不是时时刻刻被监视着的。因此，按理说，您是完全有自由接待客人的，或者说，自己出门。您的家门是怎么关上的？常锁吗？钥匙在谁的手上？就是在来看您的那个人的手里，对吗？难道他把这把钥匙守得那么紧，您竟然没法偷或是取下模印来吗？倘若您真的下决心了，这甚至涉及到您的彻底的解放。我们首次会面时，我们还将详细地谈这件事。

奥利瓦贪婪地读着这张纸条，她预感到能独立了，脸颊上泛起了红光，内心也感觉到吃了一种"禁果"[1] 以后的快感。

她发现，伯爵每次走进她的房间，总是给她带来一本书或是一件首饰，并把带灯罩的手提灯放在一只针线柜上，再把钥匙放在手提灯上。

奥利瓦提前准备了一块方方整整的蜡，卡格里奥斯特罗一来，她就把他的钥匙印下来了。

伯爵走了，奥利瓦把放着钥匙印模的盒子放下去，并附了一张小条子，雅纳都收到了。

次日正午时分，她又使用弹弓。和发电报比用马捎信来得快一样，弹弓比吊绳快多了。这是一个特殊的、简便的方法。弹弓射出的一张字条上是这样写的：

① 《旧约·创世纪》载，上帝将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置于伊甸园中，禁止他们吃一颗"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夏娃受蛇引诱，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

我的最亲爱的，今晚十一点，当您那个醋坛子走了，您就下来，拉开门栓，您便会投身在一个自认为是您的亲密的女朋友的怀抱里了。

奥利瓦高兴得颤栗起来了，即使是她在和吉尔贝热恋，收到他约她幽会的充满柔情蜜意的字条时，也没有这样激动过。

她没有引起伯爵任何疑心，在十一点钟走下去了。她在下面找到了雅纳，后者爱抚地紧紧搂着她，扶她登上了一辆停在大路上的华丽的四轮马车。

奥利瓦早就和盘托出了，博西尔、警察局，她全都告诉了她。

雅纳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有身份的姑娘，瞒着自己的家庭，和情人生活在一起。

总之，一个是掌握了一切，另一个却还蒙在鼓里，这就是这两个女人所谓的莫逆之交。

从这天开始，她俩既不需要弹弓，也不需要绳子了。雅纳也有了把钥匙。她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叫奥利瓦下楼来。

61 约　会

夏尔尼先生刚回到他的庄园，巡视了一番，把自己关进家中，医生就命令他不得会客，要待在房子里。他严格地遵守了这项命令，以致本地区的任何居民再也看不见这位海上英雄了。由于他名扬整个法国，英勇无比，又英俊漂亮，所有少女都想一睹风采。

然而，夏尔尼的身体并不像别人讲的病得那么厉害。他的病只是在心头上，在脑袋瓜里。

夏尔尼先生没能坚持住三天。他眼看着自己的梦想被严峻的现实磨蚀得失去了光彩，并因和爱人天各一方而黯然失色，心里狂躁不安。他叫人把我们刚才说的医生的规定在当地传得家喻户晓，接着，他叫一个信得过的仆人守着门，自己骑着一匹驯顺的快马，离开了他的庄园。八个小时后，他就到了凡尔赛，通过一个贴身男仆的周旋，在凡尔赛花园后面租了一座小房子。

这所房子家具齐全，有两扇门，一扇开在人迹罕至的街上，另一扇对着门外花园里一条环形小径。窗子是南方式的，夏尔尼一跃就可以跳到夏尔米小街上，因为底层较矮，谁要是想跳进王宫的御花园，只

需把遮着葡萄藤和带着长春藤的百叶打开，窗户实际上就是一道道过路的门了。

一俟他安顿下来，事情都安排妥当，他的仆人对周围环境也不再好奇之后，他就被人遗忘了——就如他也忘掉了以往的一切一样——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不到半个月，他已经谙熟王宫的饮食起居习惯和门卫制度。他知道了鸟儿飞到池塘里饮水和黄鹿伸着疑惧的脑袋穿过这儿的时间。他也知道了什么时候是寥寂无声的，什么时候王后和她的侍从夫人在散步，什么时候要巡查。总之，他远远地和在特里亚农王宫——他荒诞的爱情的向往的殿堂——里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了。

不久，仅仅守着窗口不能使他满足了，这毕竟离声响和亮光太远了。在他确信没有狗，也没有守卫的时候，他便从他的房间里跳到草坪上，怀着美滋滋的、铤而走险的快感一直走到矮丛林边。这儿正是黑黝黝的浓荫和皎洁的月光的分界线，他在那儿看着王后的白色窗帘后面隐隐约约来回走动的灰黑色的人影，猜测着。

就这样，他每天都可以看见她，而不为她所知。

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又在窗口上待了两个小时。当星星洒落下来的露水开始在常青藤上凝聚成白色的珍珠时，他就向他那幻想中的影子告别，离开窗口去上床时，忽然他听见有人在轻轻地扭门锁。于是他又回到了他的观察哨，侧耳倾听起来。

夜已经很深了，午夜的钟声仍在凡尔赛最偏远的几个教堂里震响，夏尔尼在这时候听见这不寻常的声音，感到十分惊诧。

这把难开的锁就是花园的小门上的那一把。这道门离奥利维埃的家只有二三十步远，除了在盛大的狩猎的日子里，为了让装载被捕获的禽兽的笼子过路开一开外，平时是从来不开的。

夏尔尼在夜色中只能模糊地看见她们的轮廓，只是根据飘动的裙裾的窸窣声，他才认出是两个女人，她们身上披着的丝绸披肩

一路擦着枝桠在抖动着。

这两个女人，在夏尔尼窗对面的一条长长的小径上拐了一个弯，便完全置身于月光的清辉之下了。奥利维埃差一点兴奋得叫出声来，因为他认出了玛丽一安托瓦内特的装束和发式，并且，虽说帽沿投下了阴影，他还是能看清她那月光照射下的脸的下半部。她的手上还拿着一枝美丽的玫瑰花。

夏尔尼的心在剧烈跳动着，他从自己的窗口上，向下滑到了花园里。他在草坪上跑过去，以免发出声响，然后又躲在一棵最粗壮的大树后面，目光紧随着这两位夫人，她们渐渐地放慢了脚步。

他正情思缱绻，想入非非时，这两位夜游人陡地停下来了，其中一个个子稍矮的女人向她的女伴耳语了几句就离开了她。

王后一个人待着，只看见另一位夫人加快了步伐向一个目标走去，究竟是何处，夏尔尼还没猜得出来。王后用她的小脚踩踏着沙粒，背靠着一棵树，全身紧紧地裹在一件披风里，以至风帽几乎把整个脑袋都包起来了。刚才，这顶风帽还在她的肩上徐徐舒展着它那宽大的、柔软光滑的褶裥。

不一刻工夫，王后的女伴又走了回来，并且还不是一个人来。

夏尔尼看见在她的身后两步远的地方，走着一个男人。此人身材高大，戴着一顶宽大的帽子，藏身在一件宽大的披风里面。

夏尔尼先生一看见这个人，不禁妒火中烧，切齿痛恨。然而，这个男人却并不是昂首阔步地在走，而是拖着迟疑的步伐，一摇三晃，像是摸着黑在向前走，仿佛在他的身边并没有王后的女伴作向导，也没有想到在大树下有一个皮肤洁白、婷婷玉立的王后在等着他似的。

夏尔尼几乎神志迷糊了。然而，他还是想起了，王后幕后也在参政，她和德国的几个小朝廷有些秘密联系，这种关系国王是犯忌的，并已三令五申禁止这种关系存在。

也许，这个神秘的骑士是一个申布龙[①]或是柏林派来的信使，某个肩负着秘密使命的贵族，德国的某个头面人物吧。自从约瑟夫皇帝二世[②]贸然到法国来，应他的内弟，虔诚的基督徒国王的需要，开一门哲学与政治评论课以后，路易十六就不再愿意在凡尔赛宫接见这些人了。

夏尔尼没有很多时间把这些想法深究下去。那个跟在后面的女人挪动了身子，打断了他们的交谈。骑士动了一下，仿佛是想行下跪礼，无疑，在会见后，他已经被准许离开了。

正在这时，他仿佛看见一样什么色彩鲜艳的东西，沿着王后的披风滑落下来，这个贵族 迅速地弯下了腰，头几乎碰着了草地，接着又恭恭敬敬地直起了身子，一溜烟地走了。如果不这样写，就几乎不可能对他的告别时动作之敏捷有更精确的描述了。

但是，他没跑了几步就被王后的女伴轻轻一唤，叫住了，他刚收住脚步，她就压低嗓门说：

“等一下。”

这真是一个俯首贴耳的骑士，因为他立即就停下来，等着。

这时，夏尔尼看见这两位夫人臂挽着臂，在离他身边几步远的地方走过去了。王后裾袍拂动的空气，把几乎就在夏尔尼手下的草茎都拂动了。

紧跟着几分钟后，陌生的男人走过来了，那人正怀着激情，发疯似地在吻着一朵鲜艳喷香的玫瑰花。这朵玫瑰花，无疑就是王后走进花园时，夏尔尼注意到的、觉得非常美丽的那一朵，也就是方才他看见从他的女君主手上掉下来的那一朵。

夏尔尼几乎神经失常了。他简直就要扑到这个男人的身上，把

---

① 今奥地利维也纳一地区。

② 约瑟夫皇帝二世(1741— 1790)，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长兄。

他手上的这朵花夺过来。这时，王后的女伴又回来了，大声说：

“来吧，王爷。”

夏尔尼这才相信，他面前的这个人是王室里的某个亲王，他不由得靠在一颗树上支撑着，不让自己昏倒在草坪上。

陌生人向声音传过来的方向奔过去，和那位夫人一块儿消失了。

65 王后的手

夏尔尼被这可怕的一击打得太惨了，当他回到自己的住所后，再也无力来向他袭来的新的不幸挑战了。

不用再怀疑了，在这样的场合下，在花园里会见的这个人就是她新的情夫。夏尔尼整整一夜因绝望而狂躁不安，胡思乱想。他试图让自己相信，那个收受玫瑰花的人是一个大使，这朵玫瑰花只是一件秘密协议的信物，以取代一封容易坏事的信而已，但他始终说服不了自己。

现在，他的窗口已经变成了他的唯一的归宿之地，他的生命的不可逾越的框框了。可怜的夏尔尼是带着多么焦急的心情又去趴在他的窗口上啊！他担心让人看出他这所房子是有人居住的，因此在百叶窗上开了几个洞眼。

夜晚来到了，给我们焦虑的窥伺者带来了邪恶的愿望和疯狂的想法。

路灯一盏接着一盏熄灭了，宁静的御花园，万籁俱寂，晚风习习。莫不是在白天为了使游人赏心悦目而争妍斗艳的树儿、花儿感到累了，趁夜晚不再为人

所看见、所触摸时，正在暗暗恢复和积聚它们的色泽、香味和婀娜的姿态？说真的，树木和植物和我们一样睡着了。

夏尔尼把王后幽会的时间记得挺准，午夜的钟声响了。

林子里还是一片静寂。

突然，门闩响了，接着，小门开了。

当奥利维埃看见和上一天晚上的穿着相同的两个女人时，他顿时面如土色。

“王后真的爱上了！”他喃喃地说道。

两位夫人的举止和前一天一模一样，她们加快了脚步，在夏尔尼的窗口下匆匆走过。

当她们一走远，再也听不见他发出的声音时，像昨天一样，他就纵身跳到地上。他以一棵棵躯干较粗大的树作掩蔽物，一步步向前推进，暗自发誓要谨慎从事，要自我克制，镇定自若。他内心还发誓，自己须臾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臣民，而她是一个王后；他是一个男人，也就是说，必须要庄重些；而她是一个女人，也就是说，有权要求别人另眼看待。

由于他对自己激烈的火爆性子也信不过，他就把他的剑扔到围着一棵栗树的一簇锦葵的后面去了。

这时，两位夫人走到和昨晚相同的地方。也和昨晚一样，夏尔尼认出了王后，她用车篷式风帽把前额包住了，而那位殷勤的女友就走到隐蔽处去找那个她称之为王爷的陌生人。

这个隐蔽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夏尔尼琢磨着这个问题。顺着这位热心的女人走的方向，确有一间阿波罗浴室，在它四周围着高高的绿篱和一根根大理石的壁柱。但是外来人又怎样能躲到那儿去的呢？他究竟从哪儿进去的呢？

夏尔尼又想起来了，在花园的这一边，有一扇小门，和两位夫人赴约时打开的这扇门相像。陌生人无疑握有这道门的钥匙。他

就是从那儿一直溜到了阿波罗浴室的柱廊下，并在那儿等着别人去找他。

他们的行动就是这样安排的。在和王后密谈后，王爷是通过同一道小门溜掉的。

几分钟后，夏尔尼瞧见了他昨晚已看见过的大衣和帽子。

这一回，陌生人并没有像昨天那样，怀着尊敬谦恭的神情向王后走去，而是大步大步地走着，没敢起步跑，但是，再走得快一些，和跑步也就差不离了。

王后背靠着一棵大树，坐在这位新的哈莱夫① 为她铺下的披风上。她那位保持着戒备心的女朋友像昨晚一样充当放哨的角色。热恋着的王爷则跪在苔藓上，喋喋不休地在激动地说着什么。

王后始终一言不发。

陡然，从王后的嘴里吐出了几个字。至少，得相信她确是说了些什么。但这几个字，是只能说给陌生人一个人听的，因此说得很轻，连一丝余音也没有。然而，陌生人才听到她说了这么一点儿，就兴奋异常，便高声地自言自语地说道：

“谢谢，呵，谢谢，我的可爱的君主！这么说，明儿见。”

王后把已经半遮掩着的脸，更是遮得密不透风了。

夏尔尼只觉得有一阵冷汗，一阵致命的冷汗慢慢地顺着他的鬓角沉重地一滴一滴地滴落下来。

陌生人看到王后的双手向他伸去，他把这双手紧握在自己的双手里，并在上面印下了一个长长的、温柔的吻。在他吻她这双手的当儿，夏尔尼却经受了残忍的人类从最卑下的野蛮行径中剽窃过来的所有酷刑的痛苦。

王后接受了这一个吻后，便迅速地站起来，抓住了她的女伴的

① 哈莱夫（1554—1618），英国大臣兼作家，曾著《世界史》。

胳膊。

像昨晚一样，两位夫人在夏尔尼的身旁一擦而过，溜走了。

陌生人从另一面也溜走了。夏尔尼被这无可言状的痛苦折磨得沮丧万分，不得动弹，没能挪动脚步，只是隐约地同时听见了两扇门的关闭声。

夏尔尼又变成像通常那样头脑清醒、体格健壮的人了。他神经失常似的奔跑时，不断地冲撞着树，现在他不再跑了，挺着胸膛，一声不响地走在这条留着两位夫人和陌生人的脚印的小径上。

他这就要去察看王后刚才坐着的位置。那失去了新鲜色泽的青苔向夏尔尼显示了他本人的不幸和另一位的幸福。奥利维埃不再呻吟，不再让怒火再次冲昏自己的头脑，他开始认真地思索这隐秘的爱情的实质以及引起这种爱情的那个人的身份来了。

他去探索这位王爷的踪迹，其冷静专注的神情，只有他在追踪一头野兽的足迹时才会有。他一直追到了阿波罗浴室后面的那一道门。当攀上墙上的盖顶时，他看见了马的足印和草地被蹂躏的许多痕迹。

“他从这儿来的！他不是从凡尔赛，而是从巴黎来的。”奥利维埃心里想，“他一个人来的，明天，他还会来，不是他和她说过：‘明儿见’吗！”

“一直到明天，我将要默默地吞咽的，不再是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的泪水，而是从我的心脏里涌出来的鲜血。

“明天是我的生命的最后一天，否则，我就是一个懦夫，我等于从未爱过人。

“行了，行了。”他一面说着，一面轻轻地叩着他的心脏，就如骑士在拍打着他的狂怒的乘骑的颈脖子一样，“行了，冷静些，拿出力量来，考验还没结束呢。”

说着，夏尔尼一面把手指甲掐到肉里，一面又稳步地朝着去他

家的那条路上走去。

“他们说：‘明儿见’，”他越过小平台后又自言自语地说，“是嘛，明儿见！……大家明儿见，因为明儿，我们将是四个人一起赴约，夫人！”

66 女人和王后

第二天的情形和以往两天相仿，午夜的钟敲响了最后一下以后，门开启了，两个女人出现了。

夏尔尼已经下定决心，就在今天晚上，他想认出受到王后恩宠的那个幸运的人。

他按照他那刚养成的习惯，还是用树干作掩护向前移动。但当他走到了接连两天这对情人会面的地方时，他们却不在那里。

王后的女伴把王后陛下带到阿波罗浴室去了。

王后满面春风，嘴里喃喃低语着什么，向那幽暗的浴室走去。那个陌生的王爷正张开双臂在等着她。

她也伸出双臂迎了上去。在她身后，栅栏门又重新关上了。

那个女同谋者待在门外，坐在一张落满败叶的、坐下去软绵绵的、已破裂的石碑上。

他绝望地叹息了一声，倒在绿苔上了。这一声叹息刹那间引起了守候在阿波罗浴室门前的女放哨人的警觉。

他胸口的伤疤开裂了，内出血使他晕了过去，他奄奄一息了。

冰冷的露珠，湿润的土地，内心的剧痛使他又恢复了知觉。

他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认出了周围的环境，自己的处境，想起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四周张望着。

放哨的人不见了，四周万籁俱寂。凡尔赛宫里钟敲两点，他这才知道，他已昏过去不少时候了。

夏尔尼度过了难熬的漫漫长夜后，直到次日清晨，心里还没有平静下来。

将近十点钟的样子，他心情抑郁，沉默不语，忍受着心上的剧痛，向特里亚农的宫堡走去，那里的门岗刚刚撤去。

王后刚刚望完弥撒，从小教堂里走出来。

蓦地，她瞥见夏尔尼站在篱芭墙的一端，脸上泛泛地红了一下，惊讶地叫出了声。

夏尔尼没有低头，仍然看着这位王后。王后从他的目光里，看出他遭遇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便向他走去。

“我还以为您在自己的庄园里呢，夏尔尼先生。”她神色庄重地说。

“我从那儿回来，夫人。”他说，口气干巴巴的，几乎有些无礼了。

她陡然停住了，惊呆了。任何细小的地方从来没有逃脱过她的眼睛。

他们交换了目光和几乎是敌视的几句话以后，她掉转身子，向女人堆里走去。

“您好，伯爵夫人。”她亲切地向拉莫特夫人说。

说着，她向她亲热地眨了眨眼睛。

夏尔尼哆嗦了一下。他看得更专心了。

雅纳被他看得心绪不宁，把头转了过去。

夏尔尼像疯子那样紧跟着她，一直跟到又和她照了一次面。

王后左右不停地打着招呼，但始终注意着这一对有心人在玩的把戏。

“他晕头了吗？”她心里想，“可怜的孩子啊。”

想着想着，她又向他走去。

“您好吗，夏尔尼先生？”她以悠扬悦耳的声调说。

“很好，夫人，但是，多谢上帝，比陛下还差一些。”

说完，他向她致了意，模样比刚才使王后吃惊时更难看。

“总有些什么事情。”雅纳若有所思地说。

“那末您眼下在哪儿下榻？”王后又问道。

“在凡尔赛，夫人。”奥利维埃说。

“住了多久了？”

“三个晚上。”年轻人在说这句话时，目光、手势、口吻都带有某些特殊的含义。

王后无动于衷，雅纳哆嗦了一下。

“您真没有什么事要和我说吗？”王后问夏尔尼，语气是那么委婉温柔，像个天使。

“啊，夫人，”夏尔尼答道，“我要向王后陛下讲的事情太多啦。”

“那末来吧！”她干脆地说。

“要盯住。”雅纳暗忖着。

王后大踏步地向她的寝宫走去。夏尔尼跟在后面，心情和她一样激动。使拉莫特夫人感到值得庆幸的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为了避免和他单独在一起遭人闲话，让几个人跟着她一块儿去。

雅纳也混在随从的行列之中。

王后走进寝宫，把米塞里夫人以及她的侍仆都支开去了。

跟着她来的随从们慢慢理解了王后的意思，她想单个儿待着，于是便都走开了。

夏尔尼心里窝着一肚子的火，急躁不安地用双手搓着帽子。

“说吧！说吧！”王后说，“您似乎心乱如麻，先生。”

“叫我如何讲起呢？”夏尔尼说，同时他又自言自语着，“我又怎么敢指控名誉、信念和王后陛下呢？”

“什么？”玛丽—安托瓦内特飞快地把身子转过来，目光炯炯地看了他一眼。

“但是，我将不会说出我看见了什么的。”夏尔尼继续自言自语。

王后站了起来。

“先生，”她冷冰冰地说，“大清早又不能说您是醉了，然而您的态度又不像一个没有喝过酒的有身份的世家子弟。”

她以为经她这轻蔑的斥责后，他一定会神色沮丧，但是，他还是不动声色。

“事实上，”他说，“王后是什么呢，一个女人。而我呢，我又是什么？一个男人，一个臣下。”

“先生！”

“夫人，我心里有气，冲动起来，可能要和您说一些蠢话，您可别介意。我想，我已经向您证明了我对王室的尊严是相当尊敬的，但我担心，我已经对王后本人，确实曾经怀有过荒唐的爱慕之心。这样的话，就请您作出抉择吧：您希望这个崇拜者指责王后本人，还是把她作为普通女人，来指责她的耻辱和不忠诚的行为呢？”

“夏尔尼先生，”王后变得面无血色，一面向年轻人走去，一面大声说，“假如您不出去，我就要叫卫士来把您撵出去。”

“在被赶出去之前，我会告诉您，为什么您不配做王后，为什么您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夏尔尼激愤得忘乎所以，高声说道，“我已经整整三个晚上在花园里跟踪您啦！”

夏尔尼狠狠地来这一下子，满以为王后会吓得跳起来，但他失望了。他只看见王后抬起了头，向他走近来。

“我是看见您了！看见了！”他冷冰冰地重复说道，“当您给一个男人玫瑰花时，我看见您和他在一起。当他吻您的手时，我也看见您了。当你们走进阿波罗浴室时，我也看见你俩了。”

王后把一只手摸摸自己的额头，仿佛是为了让自己相信确实是没有在做梦。

“好吧，”她说，“您请坐，因为倘若我不扶住您，您就要跌倒了，我再说一遍，您请坐。”

夏尔尼真的就势倒在一张扶手椅上，王后在他身旁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来。随后，她抓起了他的双手，双目注视着他，仿佛要把他的灵魂看穿似的。

“放心吧，”她说，“让内心和思想平静下来，并且请再重复一遍您刚才和我说的话。”

“啊！您是要把我气死吧！”不幸的人喃喃自语道。

“那就别说了，让我来问您吧。您在什么时候从您的庄园里回来的？”

“有半个月了。”

“您现在住在哪儿？”

“住在捕狼人的房子里，我是特意租来的。”

“您是说您看到有一个人和我在一起吗？”

“我先是说，我看见您了。”

“在哪儿？”

“在御花园里。”

“几点钟？哪一天？”

“第一次是星期二，在午夜。”

“您看见我了吗？”

“就像我现在看见您那么清楚，我还看见了陪伴您的那个女人了。”

“还有人陪着我？您看见她，还能认出她来吗？”

“刚才，我好像看见她在这儿来着，但是我不敢肯定，只是举止有些像，至于脸盘儿，要犯罪的人总是躲躲闪闪的。”

“好吧！”王后镇静地说，“您没有认出我的女伴，但是我……”

“啊！您，夫人，我看清您来着……听着，难道我现在没看清您吗？”

她不安地用脚蹬着地。

“嗯……这个男的，”她说，“我给他玫瑰花的这个人……因为您看见我给人一枝玫瑰花嘛。”

“对啊，这个骑士，我始终没有跟上他。”

“但是，您总还认得他吧？”

“他被称作‘王爷’，我知道的就这些。”

王后气愤得直打着自己的脑门。

“说下去。”她说，“礼拜二，我给人一枝玫瑰花……那末礼拜三呢？……”

“礼拜三，您献出一双手给他吻。”

“啊！”她咬着自己的手低声说，“那末，还有礼拜四，昨天呢？……”

“昨天，您在阿波罗浴室里和他待了一个半小时，您的女伴让你们单独待在那里。”

王后庄严肃穆地站了起来。

“啊……您……看见我了吗？”她一字一顿地说。

夏尔尼向天上举起一只手赌起咒来了。

“啊！……”王后生气地说，这回她也气得克制不住了，“他还赌咒呢！”

“神经错乱！”王后又补了一句，使劲地晃动着他的手。接着，她把他从平台上拖到卧室里。

“指控一个无辜的、无可指摘的女人，这真是一种少有的快感，污辱一个王后，这真是无上的光荣……但当我向你说，你看见的不是我时，你相信我吗？当我用基督的名义向你发誓，接连三天，在午后四时，我从未出过门，你相信我吗？你希望我去叫我的侍女和亲眼看见我在这里的国王来向你证明我不会在其它地方吗？不……不……他不相信我，他还是不会相信我的。”

“我看见了！”夏尔尼木然地回答说。

王后绝望地向空中伸出了一双僵直了的胳膊，两行热泪从她的脸颊一直淌到她的胸口上。

“我的上帝啊！”她说，“快给我一个办法救救我吧。我不愿意这个人蔑视我，呵，上帝哟。”

夏尔尼听见这简单而悲壮的祈祷，内心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把双手遮住眼睛。

王后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想了想，又说：

“先生，您得给我恢复名誉。我要您做一件事。接连三晚，您在我的花园里看见我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然而，您也知道，有人已经利用过外形相似的特点。有一个女人，我不知道是谁，在脸盘和举止动作上和我有相似之处。我啊，一个不幸的王后。但是，既然更愿意相信是我在夜晚这样瞎跑，既然您坚持说是我，那末在同样的时候，再到花园里去吧，和我一块儿到那里去吧。既然我在您的身边，您就肯定不再会看见我啦。倘若这是另外一个女人，那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共赏呢？还有，假如我们看见她了……啊！先生，您会因为刚才使我如此难受而有所后悔吗？”

夏尔尼一声不吭跪了一跪，走出去了。

67 女人和魔鬼

雅纳已经看出夏尔尼内心纷乱，王后异常的激动，以及他俩急于要交谈的心情。

对于像雅纳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这些情况就足以使她猜出个大概。大家已经理解的事情，我们就不必赘述了。

在卡格里奥斯特罗安排拉莫特夫人和奥利瓦会面以后，最近三个晚上演出的这幕喜剧就无需再加说明了。

雅纳回到王后身边以后，耳朵伸得长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试图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表情来验证她的猜疑是否正确。

但是，一些时候以来，王后已经惯于对谁都存有三分戒心。她不动声色。雅纳不得不自己胡猜乱想。

她已经命令自己的一个仆人去跟踪夏尔尼先生。仆人回来告诉她，伯爵已在御花园尽头、绿色小径旁边的一所房子里消失了。

“真相大白了，”雅纳心想，“这是一个求爱者，他全都看见了。”

“事情搞乱了，”她说，“去巴黎吧！我的事得重新

安排。”

主意下定，她马上便离开了凡尔赛。

雅纳乘车到红衣主教家里，她发现他有点虚胖，但神采奕奕，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

红衣主教大人听见随身侍从禀告后，脱口说道：

“亲爱的伯爵夫人！”

说着，他就向她迎去。

“您从凡尔赛来吗？”他劲头十足地问道。

“是的。”

“您……看见她了？”

“我……从她那儿来。”

“她……没说什么吗？”

“哟，您想要她说什么呢？”

“请原谅，这不再是因为好奇才问的，这是因为激动。”

“一个聪明人和一对情人，大人，也防止不了别人在树林子里偷看啊。”

“给人看见了！”罗昂先生大吃一惊，大声说。

“我这样想，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末……就算有人看见了，他认出来了吗？”

“啊，这一点嘛，大人，您大可不必这么想。倘若被人认出来了，假若有人掌握了这桩秘密，雅纳·德·瓦卢亚大概已经到了天涯海角去了，而您呢，您大概已经死了。”

“那么怎么办呢？”

“别再去凡尔赛了。”

红衣主教惊跳了一下。

“是白天不去吧？”他含笑问。

“白天别去，晚上也别去。”

德·罗昂先生打了一个哆嗦，松开了伯爵夫人的手。

“不可能。”他说。

“现在轮到我来问问您，”她回答说，“我想，您方才说了‘不可能’，请说说看，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在我心中的爱只能和我的生命一齐消逝。”

“我看出来了，”她用嘲讽的口吻打断他的话说，“您就是为了尽快地得到这个结局，您才坚持要再去御花园的吧？好嘛，假如您到那儿去，您的爱只能是和您的生命一起消亡，这两者一下子便结束了。”

“她呢，她会来吧。”

“您错了，她不会来了。”

“她不愿意再见我了？”

“一辈子也不愿意了，而且是我劝她这样做的。”

“伯爵夫人！伯爵夫人！我宁愿去死。”

“这是您的事，随您的便。”

红衣主教抓住了伯爵夫人，像说呓语似地对她说：

“承认吧，她并没有真的向您说这些话！”他大声说，“并且，她是不会这样背弃我的。”

“我是以她的名义向您说的。”

“她想过一个时间再说吧？”

“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请遵照她的命令去做。”

红衣主教嗖地站了起来。

“怎么办呢？”他问。

“以沉默来安慰她。”

“伯爵夫人，发发慈悲吧。我绝望了。”高级神父发出内心的呼喊。

“那好！”雅纳带着决定做断肢手术的外科医生那种气昂昂的

神情说，“假如您绝望了，德·罗昂先生，您也不必让自己去玩那种比炸药、鼠疫和死亡更危险的儿戏。如果您这么喜爱这个女人，你就别毁了她，要保住她。假如您还存有一丝良心和记忆的话，可别冒险把曾向您伸出过友谊之手的人们拖进您的灾难里去。我么，我可不想玩火。您能向我发誓，以后不再想方设法去看王后了吗？我说的仅仅是从现在起半个月之内不再去看她，而不是说不和她说话，听清楚了吗？您能保证这样做吗？我留下来，我还可以为您效劳。您是否已下定决心，不顾一切来损害我和她的利益呢？这样的话，我总归会知道的，那末十分钟后，我就走！您有能耐，您就自己去摆脱困境吧！”

“请留下来吧，伯爵夫人。请给我找一帖镇静剂来。我的伤口太疼了。”

“您发誓服从我吗？”

“以罗昂的名义！”

红衣主教狂吻着雅纳的手，并且一个劲儿地称她是他的守护天使。

盘踞在伯爵夫人心里的恶魔大概会窃窃私笑的。

68 夜晚

说话的当天，当一个骑着马的男人停在花园尽头的阿波罗浴室后面时，正好是下午四点钟。

一个像希波吕托斯[①]那样英俊和若有所思的骑士挽着他的坐骑颈脖子上的缰绳，悠然漫步着。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他在罗昂先生三天来下马的地方停了下来。在这块地方，土地被铁蹄践踏过了，紧围着橡树的一圈矮树丛的叶子都被拴在这棵树干上的马啃噬一光。

骑士跳到地上。

“啊！再简单不过啦。在深夜的灌木丛里，一个人躲着是不会被发现的；相反，他倒可以在隐蔽处看到来了什么人。今天晚上，我就躲在灌木丛里吧。”

骑士又抓起他马头上的缰绳，慢吞吞地跨上了马鞍，不紧不慢地遛着马，在墙角边消失了。

说到夏尔尼，他遵循着王后的意愿，把自己关在家里，等着从她那儿发出的信息。

---

① 希波吕托斯，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约前480—约前406)悲剧中的人物。

夜晚到了，什么也没出现。夏尔尼并没有在窥看那座楼房的面向花园的那扇窗户，而是在监视着那所楼房中朝向小街的那扇窗。

他探究着黑沉沉的夜，每一分钟都急切地希望听到马蹄的奔驰声或是信使匆匆而来的脚步声。

十点半敲过了，仍然毫无动静。他心想：王后把他夏尔尼骗了。在惊慌中，她本能地提出了一个让步的条件，她羞愧得无地自容，因此就答应下来明晓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她晓得自己不能遵守诺言，却答应下来，这真是一件连想都不敢去想的事情啊。

他正怒气冲冲地在想着这些伤心事时，突然有谁在另外一扇窗的玻璃上扔了一把沙子，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促使他朝花园的那一面奔过去。

这时，他看见在花园的绿篱笆下面，站着一个女人，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他看见她向自己抬起头来，脸色苍白，露出惊慌不安的神色。

他悲喜交集，忍不住叫出了声。那个在等着他，在叫唤着他的女人，就是王后！

他从窗口一跃而下，奔过去跌倒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脚下。

“啊！您来了，先生，好极啦！”王后激动地轻声说，“您刚才做什么来着？”

“是您！是您！夫人！……是您本人！这可能吗？”夏尔尼双膝跪在地上回答说。

“您就是像现在这样等待着的吗？”

“我是在临街的那头等着的，夫人。”

“别待在这儿吧，”她说，“这儿月光挺亮。您带剑了吗？”

“带了。”

“好吧……您说说看，您看见过的那些人从哪儿进来的呢？”

“从这道门来的。”

“几点钟？”

“每次都在午夜时分。”

“那末他们今夜也没什么理由不来。您没向谁谈起这件事吧？”

“对谁也没有谈起过。”

“我们走进矮树林里去等着吧。”

“啊！王后陛下……”

“去看看吧，这儿有什么人没有。”王后说，想把她的陪伴人打发去。

夏尔尼顺从了。他越过矮丛林，一直跑到墙跟前。

“什么人也没有。”他走回来说。

“您向我说的那件事发生在哪儿？”

“夫人，就在方才我探察回来的时候，我的心像是被刀子狠狠地扎了一下子，我看见您站在上几夜我看见的……假法国王后待着的同一个地方。”

“在这儿！”王后大声说，一面厌恶地离开了她待着的地方。

“是的，在这棵栗树下面，夫人。”

“那末，先生，”玛丽—安托瓦内特说，“我们别待在这儿吧，因为假如说他们来过这儿，那末他们还会来的。”

夏尔尼跟着王后踏上另一条小径。他的心狂跳着，他担心因此而听不见即将开门的声音。

她默不作声，但充满了自信，盼着人证出现，刷清自己的不白之冤。

午夜的钟声响了。门还是没有开。

王后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带到了他们刚才歇脚的栗树下面。

“您说，”她轻声地说，“您是在这儿看见他们的。”

“就是在这儿，夫人。”

“在这儿，那个女人把一朵玫瑰花献给了一个男人。”

"是的，王后陛下。"

王后在这湿漉漉的花园里待的时间过长，已经筋疲力竭，不由得把身子靠在树干上，头垂到了胸脯上。

她的双腿也不知不觉地软了下来，夏尔尼没伸出胳膊去搀她，于是她与其说是坐下来，还不如说是跌在青草的苔藓上了。

他呢，还是一动不动地，忧郁地待在一旁。

她把双手掩着脸，夏尔尼没能看到，一颗泪珠顺着王后细长而白皙的指缝往下淌。

她猛地抬起了头说：

"先生，您说得对，我是有罪的。我本想今天证实是您污蔑了我，但上帝不愿意，我只得认命了。"

"夫人……"夏尔尼喃喃地叫唤着。

她抓起他的手，出神地把他拉向自己。

"您看见了！……您听见了……这千真万确是我，是吗？"她哽咽着说，"……啊，这是我啊，别去找其他的吧。好吧！假如在同一个地方，就在这同一棵栗树下面，我就像当时那样坐着，您就像那人那样跪在我的脚下，假如我握紧您的手，假如我把您压紧在我的胸膛，假如我搂抱着您，假如我说：夏尔尼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以前、现在、以至将来只爱一个人……那就是您！……我的天！我的天啊！为了说服您，在我流着历代女王的血液的心中，燃烧着像这样一种爱情的情火的话，这一切表现对您够不够啊？"

夏尔尼在像濒临死亡的人那样哀叹了一声。王后在向他说话时，用自己的呼吸已经把他吹得醺醺欲醉，他只是感觉到她在说话，她的手灼热着他的肩膀，她的酥胸燃烧着他的心，而她的呼吸把他的双唇都整个儿吸进去了。

"让我感激上帝吧。"他喃喃地说，"啊！假如我不想到上帝的话，我会把您想疯啦。"

她慢慢地站起来，双眼注视着他，眼中的泪花淹没了燃烧着的烈火。

"您要我的生命吗？"他失魂落魄地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把胳膊交给我吧，"她说，"把我带到所有他们去过的地方去。首先在这儿——在这儿，那人献出了一朵玫瑰花……"

她从她的裙子里取出一朵玫瑰花，她胸中燃烧着的爱火把这朵花灼得暖和和的。

"拿着吧。"她说。

他吸着花儿的芬芳，把它贴紧在自己的心上。

"这儿，"她又接着说，"另一个人把一只手伸出来给他吻？"

"一双手！"夏尔尼说。当他的脸被王后灼热的双手捧住他时，几乎是魂飞魄散，不能自持了。

"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王后高兴地微笑着说，"下一步，他们不是同去过阿波罗浴室吗？"

夏尔尼呆痴痴地停了下来，显出半死不活的神情，就仿佛天塌了下来那样。

"这个地方啊，"王后轻松愉快地说，"我一直是大白天才进去的。我们一块儿去看看王后的这个情人溜走时经过的那道门吧。"

她高高兴兴地吊在受着上帝祝福的最幸福的人的胳膊上，快步穿过了矮树丛和围墙之间的一块草坪。就这样，他们来到了这道门前，在这道门的后面，马蹄印还是清晰可辨。

"就在这儿，在外面。"夏尔尼说。

"我什么钥匙都有。"王后说道，"请把门打开，夏尔尼先生，我们进去吧。"

他们走出来了，相互倾身探视着。月亮从一片云里钻出来，似乎是为了帮助他俩传递着脉脉的温情。

王后把脸枕在夏尔尼的胳膊上，同时倾听着，看着周围的矮丛林，柔和似水的皎洁的月光在她秀美的脸盘上荡漾着。

当她感到满意以后，就轻轻地把伯爵向自己一拉，示意他回去。

他俩走出去后，门又关上了。

两点钟打响了。

“再见。”她说，“您回家吧。明天见。”

她握了握他的手，没再说一句话，沿着林荫小道，向宫堡的方向急速地走去。

在他们刚关上门的那边，一个男人在荆棘丛中站了起来，并且消失在大路旁的树林里。

这个人走时，也同时带走了王后的秘密。

69 告　辞

次日，王后出门去望弥撒时，满面春风，光彩夺目。

她的侍卫得到了允许公众和她自由接触的命令。这天是礼拜日，王后陛下一睁开眼睛时就曾说过：

“真是个好天气，可得美美地过一天。”

她仿佛比通常更醉心于嗅着她宠爱的花朵的芳香，她比平日更慷慨大方，更急于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上帝。

当她虔诚地做祈祷时，和往常的礼拜天一样，人群聚集在从各套房到小教堂的过道上，甚至连一级一级的台阶上也挤满了贵族和贵族夫人。

在贵族夫人之中，拉莫特夫人穿着华丽，彬彬有礼地侍候着。

在由贵族筑成的夹道的两堵人墙中间，人们看见夏尔尼先生站在右首的人群中，他的朋友们正围着他问长道短，恭维他身体康复，重返宫廷，特别是他的容光焕发。

他像不折不扣的幸运儿那样，和颜悦色地接受着大家对他的恭贺。左首一排人，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和友谊，都向右首拥来，于是奥利维埃不得不向在他周围急剧散开去的人们扫了一眼，突然，他瞥见了在他的正对面有一个熟悉的面孔，他脸上那灰白、呆滞的神色使他在陶醉的状态中的精神为之一惊。

他认出了那是菲利普·德·塔韦尔奈，他穿着紧身的制服，手握着剑柄。

自从他们决斗后，菲利普在他对手的候见厅里曾作过礼节性访问，后来，路易大夫又把夏尔尼监禁了起来，从此，这两个情敌之间就没有任何联系了。

“塔韦尔奈先生，”他比上一次更恭敬地向他边行礼边说道，“我早该感谢您对我的健康关心备至，可是我昨天才刚刚到。”

菲利普红了红脸，端详着他，接着垂下了眼睛。

“假如我明天开始就能来拜访您，先生，”夏尔尼继续说，“我将感到十分荣幸，我希望您对我不再怀恨。”

“没有的事，先生。”菲利普回答说。

当夏尔尼正要伸出手去想和菲利普握手时，鼓声骤起，宣布王后的到来。

“王后来了，先生。”菲利普慢条斯理地说，并未回敬夏尔尼友善的问候。

他怀着敬意，强调了上述的这句话，语气中忧郁胜于冷峻。

夏尔尼微微地吃了一惊，匆忙挤进右首队列中去找他的朋友。

菲利普待在原地未动，仿佛他一直在站岗。

王后看见了菲利普，她发现自己置身于这两个男人之间，本能地吃了一惊，这使她可能责备自己太偏爱了一方而冷落了另一方。

“是您！塔韦尔奈先生，”她打起精神大声说，“您对我有什么要请求吗？啊！说吧。”

“在王后陛下方便的时候，望能觐见十分钟。”菲利普起身说道，苍白的脸上仍然带着严峻的神色。

“现在就可以，先生。”王后回答说，一面急速地朝夏尔尼瞟了一眼，她看见他距离他过去的对手那么近，不由得惴惴不安，“跟我来吧。”

她听见菲利普紧跟着她的脚步声后，便更加紧了步伐，把夏尔尼留在原地。

不过，她一面走，一面还是继续接受着一路上呈递上来的信件、请愿书和折子，不时下几道命令，便回到了寝宫。

“夫人，我荣幸地可以向陛下肯定一点·这一次，我是给她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菲利普谦恭地说道。

“夫人，”菲利普又严肃地接着说，“我只需说两句话就会使王后陛下完全放心。她那无与伦比的高贵的容颜非但眼下在塔韦尔奈家的一个人面前不会减色，并且今后也不会因为红屋塔韦尔奈家中的一员的错误而满布愁云。从今天开始，夫人，王后陛下不吝垂恩的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即将离去，再也不会回到法国宫廷里来了。”

王后早先做出轻松愉快的样子是为了掩饰这次会面给她带来的不吉祥的预感的，这时，她突然变了脸色，大声说：

“您要走！”

“是的，陛下。”

“您……也走！”

“夫人，我的妹妹已经不无憾意地离开了陛下，”他说，“我么，我这个角色对王后也同样毫无所用，我还是走的好。”

王后坐了下来，想着安德烈也是在路易大夫家里，她和夏尔尼先生会面时，给了他一个最初的同情的表示后的次日辞别的，思想上不禁迷糊起来。

“怪事！”她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道，接着便不吭声了。

菲利普像一尊大理石塑像那样挺立着，等着王后示意他出去。

王后猛地从沉思中觉醒过来，问：

“您上哪儿去？”

“我想去找拉佩罗斯先生。”菲利普说。

她站了起来，走近年轻人，把两只雪白的胳膊交叉在胸前对他说：

“为什么您要走？”

“因为我对旅行非常感兴趣。”他轻声回答说。

“但是您已经周游世界了啊。”王后又说，一时被他表现出来的英勇的坦然神气迷惑住了。

“周游了新的世界，是的，夫人，”菲利普继续说道，“但没有做过一次横贯新旧世界的旅行。”

“我所知道的，”她说，“就是我一直爱着安德烈，而她离开了我，我看重您，而您也离开了我。对我个人来说，看见两个如此完美的人离开了我的家，我是感到有失面子的，我决不是在开玩笑，先生。”

“什么也损害不了像您这样的高尚的人物的尊严，”塔韦尔奈说。

“我认真地在想，”王后接着说，“是什么事伤害您的心了。”

“什么也没伤害我，夫人。”菲利普马上回答说。

“您的官阶已经确认了，您的事业也兴旺发达，我选中您……”

“我向王后陛下再重复一遍，我对宫廷里什么都不感兴趣。”

“那末假如我要您留下……假如我命令您留下来呢？……”

“我将会痛苦地向陛下表示拒绝。”

“可能在这儿有谁使您不高兴吧？您看上去满脸愁云。”她说着，明亮的目光向菲利普投了一瞥。

“没有人让我不高兴。”

“我原以为您……和一个贵族……夏尔尼先生……关系不好……您在决斗中把他刺伤了……”王后说着，越来越激动了，“远离自己不喜欢的人是再容易理解不过的事情了，自从您看见夏尔尼先生回来后，您就打算离开宫廷了。”

王后对这个忠心耿耿，英勇非凡的年轻人确实估计错了，她以为她只是在和一个通常的醋坛子打交道。于是她就毫不留情地追问下去了。

她继续说：“您只是在今天才知道夏尔尼先生回来了。我说的是今天！因为您是今天才来向我告辞的，是吗？”

菲利普的脸上由白转青了。他经受了这样一击，人格受到蹂躏，便强忍着痛楚又挺身起来。

“夫人，”他说，“我只是在今天才知道夏尔尼先生回来了，这是真的。不过，我和夏尔尼会见的时间要比王后陛下想象的更早一些，因为早在清晨两点，我已经在通向阿波罗浴室的那个花园门口见过夏尔尼先生了。”

这一回轮到王后的脸变白了。她最后以赞赏夹杂着恐惧的目光看了看在盛怒中仍然表现出优美高雅风度的这位世家子弟后，压低了声音，喃喃地说：

“好吧！走吧，先生，我不再留您了。”

70 红衣主教的嫉妒

这时，红衣主教接连度过了三个夜晚，这三个夜晚与不断在他的想象中重现的那几个晚上迥然不同。

红衣主教早先还存有一线希望，希望他的情人，他那位毕竟是一个女人的王后大概是想了解一下他对她的爱究竟是真是假，先想考验他一下，再看看自己是否喜欢他。这种情感只有男子才会产生，而一旦物质化了以后，就会变成一把锋利双刃的尖刀，当这把刀子掉转过来对付红衣主教自己时，就会伤害他，使他痛苦万分。

在半天之内，他往拉莫特夫人的住宅和凡尔赛各送了十次信。

第十个信使终于把雅纳给他带来了，她在那儿正监视着夏尔尼和王后的举动，内心对红衣主教的焦急心情拍手叫好，因为她不久将会利用这种心情达到自己的目的。

红衣主教看见她就嚷嚷起来。

"怎么啦，"他说，"您还自在得很哪！……怎么，您明明知道我在受罪，而您自称是我的朋友，却让我

受罪一直到死啊!”

“啊,大人,”雅纳回答说,“请您忍着点儿好不好。我远离您,在凡尔赛做的事情,比起您在这儿急如星火似地找我要有用得多哩。”

“这句话倒中听,为此,我很感谢您,但是……”

“但是什么?”

“证据!”

“啊!我的老天!”雅纳大声说,“您在说什么啊,大人!证据!这句话什么意思?证据!……您的神志清醒吗,大人,竟然去问一个女人不慎失足的证据?”

“我不是要一份起诉书,伯爵夫人,我是要爱情的保证。”

她装着认真地看了看主教阁下,说:“我觉得您变得太苛刻了,假如不说是变得太健忘的话。”

“您自己想一些话来说吧,不要责备我疯疯癫癫的。帮助我吧,不要折磨我。”

“我帮不了忙的地方,也是爱莫能助啊。”

“您爱莫能助吗?”红衣主教加强语气说。

“是的。”

实际上,她在红衣主教的嫉妒中看到了一个缺口,可以 她从当时所处的境遇中摆脱出来。

“向我直说吧,”红衣主教继续说道,在感情冲动之下,他也顾不得深思熟虑了。“我求求您,照直说吧,王后拒绝再见我了吧?”

“我可没这样说,大人。”

“那末,伯爵夫人,请向我证明……”

“啊!大人,假如您重复这个字眼,我认为对我是一种辱骂。”

“又来了!……她还多少爱着我吗?”

“这不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吗,大人,”雅纳向红衣主教指

着他的书桌和写信所需要的其他物品回答说，“您坐到那儿去，亲自问问她不就成了呗。”

红衣主教激动地握着雅纳的手说：

“您把这张纸条交给她吗？”

“假如不是我交，这件事谁来做？”

“啊！太好啦，现在我是多么爱您啊，伯爵夫人。”

“真的吗？”她嫣然一笑，问道。

他坐了下来，拿起笔，开始写信。罗昂先生才思敏捷，下笔有神。然而，他撕了十张信纸，还没能使自己满意。

他真的写了。他的这封信爱火炽烈，情意真切，字里行间充满了如诉似泣的哀怨和害人害己的表白。雅纳从他准备写信，一直到他写完签字的全过程都看得一清二楚。等他写完了，心里不禁想：

“他刚才写的这些话，如果要我口述给他写下来，我都不敢。”

红衣主教又读了一遍，向雅纳说：

“这样写好吗？”

“如果她爱您，”阴险的女人回答说，“您明天就会看出来了。眼下，您就安心吧。”

她拿起盖上封印的信，让大人吻了一下眼睛，傍晚时分，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在家里，她脱了衣服，清醒了一些，又开始思考起来。

整个局势从一开始就按照她设想的步骤在发展。

再向前走两步，她就要达到目的了。

作为盾牌，他俩之中选哪一位更合适呢？王后还是红衣主教？

当她逼迫红衣主教为她还清项链的巨款的那一天来到，他的这封信会把他自己束缚住，决不敢去控告拉莫特夫人的。

就算红衣主教和王后见了面，重归于好了，他们又怎么敢把掌握着一件丑不可闻的秘密的拉莫特夫人抛出去呢？

王后是不会声张的，还以为红衣主教在怨恨她；红衣主教会以为王后在撒娇。如果事情真被暴露的话，开始大概也会秘而不宣的，拉莫特夫人这时只是仅仅受怀疑而已，她完全可以找这个借口逃往国外，去取得这笔一百五十万的巨款。

红衣主教会明白是雅纳窃取了这些钻石，王后也会猜出来的。但是这件事和御花园，以及阿波罗浴室的事情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把它公开出去，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不过，光凭一封信作为辩白的全部物证是不够的。红衣主教反正能写，他完全可以再写上七八封。

至于王后，谁又能知道此时此刻她是否已经在和夏尔尼先生商定口径来对付雅纳·德·拉莫特呢！

前途曲折多险，即使作最坏的估计，也可以一走了之。雅纳已经抢先在设想这一步步的走法了。

一开始，付款期限到了，珠宝商把事情揭露出来，王后就径直去找罗昂先生。

结果又如何呢？

事情必须由雅纳来安排。雅纳预先告诉红衣主教，让他去付款。假如他拒绝，就威胁他要把信公开出去，他就不得不付了。

一旦付了款，前途就平坦无阻了。至于公众的诘问，只需把他俩之间私通的情节掩饰过去就行了。在这一点上，一定会称心如意的。用一百五十万把一个王后和教会的一个亲王的名誉买下来，这个价格再便宜也没有啦。雅纳自以为只要她愿意，得到三百万也十拿九稳。

那末，为什么雅纳就肯定她能成功地把男女间幽会的事掩饰过去呢？

这是因为红衣主教坚信接连三个晚上在凡尔赛的小树林子里，他看见过王后，并且，在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力量会让红衣主教

确信他是看错人了。这是因为在这个骗局中只存在唯一的一个证据，一个活生生的证人，而这个人，雅纳马上就要把她从这个舞台上清除出去了。

想到这里，她走近窗口，看见奥利瓦正站在她的阳台上，她局促不安，探头探脑的。

"就剩下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了。"雅纳心里想，一面温情地向她的同谋表示了一下敬意。

伯爵夫人向奥利瓦打了一个暗号，示意她晚上下楼来。

奥利瓦正式和雅纳接上头后，高兴极了，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雅纳又开始深思起来。

当一个工具不再起作用了，把它毁掉，这是搞阴谋诡计的人惯常的做法。不过，大部分情况下，这是要失败的。不是因为在消灭工具时，不慎让它呻吟了一下，从而暴露了秘密；就是在消灭工具时，做得不够干净利落，却又让它为别人利用了。

雅纳想，小奥利瓦活下去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不会像她希望的那样，一声不吭就让别人把自己干掉的。

对她，必须编造出一个童话故事来，促使她决定逃跑，再编造出另一个来让她心甘情愿地逃跑。

雅纳把自己的一整套想法琢磨透彻了，决定机会一到便付诸实现。

她总结了一下，决定在和尼科尔交谈时，主要内容还是向她指出为什么非要让她——在凡尔赛花园里设下的罪恶的骗局中的证人——溜走不可。

夜晚降临了，奥利瓦走下楼来。雅纳在门口等着她。

"啊！我是多么烦闷啊！"奥利瓦大声说，"我一直在找您，我祈求能看到您。"

"我的朋友，不可能来看您呀，真要来，我本人以及您都会担当

相当大的风险。”

“怎么会呢?”尼科尔惊讶地问。

“您也知道,我曾经向您说起过一个脾气暴烈的军官,有点傻乎乎的,但人却挺好,他爱上了与您有些相像的王后了。”

“是的,我知道这件事。”

“是我不好,让您平白无故地去演了一场戏,把小伙子耍了一通,让他以为是王后在和他闹着玩。”

“唉——”奥利瓦叹了一口气。

“这两个晚上,您的角色扮演得真好,让我们的情人信以为真了。”

“也许这样做不太好。”奥利瓦低声说,“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骗了他,而他是不该受到愚弄的,这是一个多么好的骑士啊。”

“那末请等一等,问题还不止这些。您给了他一朵玫瑰花,您让他叫您陛下,把双手递给他吻,这些都是恶作剧啊……但是……我的小奥利瓦啊,似乎问题还不止这些呢。”

“什么?”

“他仿佛喝醉了,说话晕头转向,没头没脑的。他居然吹嘘说,从王后那儿得到了彼此相爱的不容置疑的表示了。这个可怜的家伙真的疯了。”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奥利瓦喃喃地说。

可怕的女人继续说:“您,您爱着博西尔先生,您把我看成是您的伴侣,您虽受到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先生的宠爱,但您拒绝他的关心,您居然随随便便地给这个疯子权利……去说?……不,他昏头了,我还是这样想的。”

“归根结底,”尼科尔大声说,“什么危险?说说看嘛!”

“危险就在于此。我们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也就是说,同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打交道。假使问题只局限在给一朵玫瑰

花，吻一下手，当然就没文章好作了。一个王后嘛，花园里总种着玫瑰花，她的手，只要是臣下，谁都能吻。但是，假使在你们第三次会面时那件事是真的……啊！我亲爱的孩子哪，自从我的脑子里闪现出这个想法后，我可笑不出来啦。”

奥利瓦吓得感到牙齿在咯咯作响。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的好朋友？”她问道。

“首先，您会被发现，您并不是王后，至少，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才晓得的。”

“不是。”

“并且，盗用了王后陛下的身份，干出了一件这样轻率的事情……”

“那又怎样？”

“又怎样，这就叫做犯了亵渎君主罪。犯了这个罪，判得可就重了。”

奥利瓦把双手掩着自己的脸。

“而我呢，我呢，”她说，“我永远也不得安宁了！啊！这个疯子！啊！魔鬼！您看看，我是鬼迷心窍了。不幸连着不幸，真是祸不单行啊。”

“别绝望嘛，只要想办法别声张出去就行了。”

“我在庇卡底省的边远地区有一隅之地和一个庄园。”雅纳接着说，“假如您在事情闹开之前偷偷地到那儿去，说不定还存有一线希望。”

“但是这个痴子，他认识您，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

“啊！一旦您出去了，躲藏起来，别人找不到了，我就不会怕这个痴子了。我将会向他大声说：‘您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神经不正常了，拿出证据来’，这在他是不可能的，然后，我将会向他低声说：您是一个胆小鬼。”

“我什么时候走，听您的便吧。”奥利瓦说。

“我想这是明智的做法。”雅纳答道。

“应该马上就出发吗？”

“不，等我把所有的事情准备停当再说。您先躲起来，别露面，甚至也别让我看到。您还可以照着自己的镜子化装一下。”

“好的，好的，相信我吧，亲爱的朋友。”

“那末，我们就先各自回去吧。眼下，我们没什么可再说的了。”

“回去吧。您需要多少时间作准备呢？”

“我不知道。但请注意一件事情：从现在直到您出发的那天，我不会再在我的窗口上露面了。假如您哪天看见我在窗口上，那您就认为就在这天出发，您去作准备吧。”

“好的，谢谢，我的好朋友。”

她俩缓步向圣克洛德街走去。奥利瓦再也不敢向雅纳说什么了。而雅纳想得太多，也顾不及和奥利瓦说话了。

“我是女人，”拉莫特夫人滥用拉丁诗人的诗句说，“因此女人的任何弱点，我都是一清二楚的。”

71 逃 跑

奥利瓦允诺过的事情，她是不会反悔的。

谈话的次日，尼科尔就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谁也不会再揣测到，她还住在圣克洛德街的这座房子里。

她始终躲在帷帘或是屏风的后面活动。阳光调皮地往窗缝里钻，她毫不怜惜地把窗户堵得严严实实的。

在雅纳这一头呢，她知道第二天就是第一期五十万利弗尔付款的日子，也在作准备。雅纳要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以便在事情败露的时候，不留下任何把柄。

这可怕的最后时刻正是她反复思考的关键所在。

她明智地合计过是不是就一走了之。逃走并非难事，但这一逃，岂不是等于不打自招了。

留下来，像决斗的人那样在对手的打击下巍然不动，留下来顶住是有可能倒下来的，但也有希望把对手杀死。这就是伯爵夫人的最后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在她与奥利瓦谈话的次日，她在

两点钟就出现在自家的窗口上，向那个假王后交待，当晚就该溜了。

雅纳发出信号后，就从她的家里走出来，去寻找马车。尼科尔小姐的命运将来就要托付给这辆马车了。

在车座上，一个披着披风的男人向马车夫指点着地址。

雅纳扯了扯这个人的大衣贴边，让他停在金王街的拐角处。那人过来和女主人说话。

“让车子停在这里吧，我亲爱的勒多先生。”雅纳说，“只需半小时就够了。我把要乘这辆车的人带到这儿来，您付双倍的价钱，让车夫把这个人带到我在亚眠的寓所里去。”

“遵命，伯爵夫人。”

“到那儿，您把这个人交给我的佃农封丹，他知道该做什么的。”

“遵命，夫人。”

“这儿是一百个金路易。在法国，我也许不会再见到您了，因为您这就去圣瓦莱里，并且立即登船赴美国，这样做谨慎些。”

“请放心吧。”

“我嘛，我这就去把夫人叫来交给您。”

勒多钻进马车厢，坐在雅纳的位子上，雅纳迈着轻捷的步伐踏上圣克洛德街，上楼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这个木然无知的街区已经睡熟了。雅纳亲自点燃了蜡烛，把它举在阳台上，作为叫奥利瓦下楼的信号。

“她真是一个谨慎小心的姑娘。”伯爵夫人一面看着阴暗的窗户，一面心里想。

雅纳又把蜡烛上下摆动了三次。

门还是没开。毫无疑问，奥利瓦因为几件行李太重或是碍手碍脚而耽搁了时间吧。

雅纳退到大街上，想从远处看看奥利瓦的窗户里是否还亮着灯。

她透过百叶窗的间隙，透过双层窗帘，似乎看见有一线微弱的光在游移着。

“她在干什么，我的天哪！这个小家伙，她在干什么？她大概没看见我发出的信号吧。走，别怕，再上楼去。”

说完，她真的上楼回到自己家里，又用蜡烛发出联络信号。

对她的信号，没有任何响应的表示。

“大概，”雅纳发疯似的用力揉着她的袖口，心里想，“大概这个女孩子疯了，动弹不得了吧。啊！这又有什么关系？是死是活，今晚得走。”

她像一个被追逐着的母狮那样，又匆匆忙忙地步下了楼梯。她手上拿着钥匙，有多少次，这把钥匙给奥利瓦提供了晚上的自由啊。

她转动了沉重的大锁的锁舌，门开启了。

没有声音，没有烛光，什么人也没有。

就这样，她走到了尼科尔寓所的那层楼道上。

在那儿，她看见一条光线透过下面的门缝射了出来。就在那儿，在门后面，她听见有人在不安地踱着步。

雅纳轻轻地用指甲搔着门板。

“奥利瓦！奥利瓦！”她说，“朋友！小朋友！……”

有人踏着地毯走过来。

“请开门！请开门！”雅纳急急忙忙地说。

门开了，烛光四射，照得眼花缭乱。她看见一个男人站在她的对面，手上拿着三枝烛的烛台。她恐怖地叫喊了一声，把脸藏在双手里。

“奥利瓦！”那男人说，“难道不是您么？”说着，他轻轻地掀起了

伯爵夫人的披风。

“拉莫特伯爵夫人!”这回轮到他大叫起来,惊讶的声调显得极其自然。

“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雅纳喃喃地说,她的神情恍惚,几乎要晕倒了。

雅纳把所有的危险都估计到了,但这一个危险却从来没有在伯爵夫人的脑子里出现过。见面的刹那间,她并没有表现出过分惧怕的样子,但冷下来想一想,又注视了一下这个古怪的男人阴沉沉的不可捉摸的神色之后,她感到十分可怕了。

卡格里奥斯特罗彬彬有礼地向她伸出了手,请她坐下来。

“我怎么能得到夫人光临舍下的荣幸?”他镇定地说。

“我来,”雅纳说,“是想请教您,关于……”

“关于什么?”卡格里奥斯特罗略带着嘲讽的口吻问。

“先生,请别性急嘛。您并非不知道,罗昂先生对我有好感,然而,我想要搞清楚我可以相信他到什么程度……总之,先生,正如人们常说的,您能看到人们内心最深处隐藏着的秘密。”

“再说得明白些吧,夫人,”伯爵说,“以便我能更好地了解到深藏在您内心的秘密。”

“先生,听人说,大人另有所爱,大人在上层有心上人……甚至听人说……”

雅纳说到这里,差一点没仰面倒下,因为卡格里奥斯特罗目光炯炯地盯了她一眼。

“夫人,”他说,“我确是在您心灵的最深处探索着,但为了看得更清楚,我需要得到帮助。请您回答:

“您是怎么会到这儿来找我的? 我并不住在这里。”

雅纳颤栗了。

“您是怎么进来的?在这个寓所里,既没有喝醉酒的门房,也没

有仆人。

“而且，假如您不是来找我的，那末您来这儿找谁？

“您怎么不回答呀？”他对惶恐不安的伯爵夫人说，“那末让我来帮助您回答吧。

“您带着一把钥匙进来的，我感觉到，钥匙就在您的口袋里，就在这儿。

“您来这儿是为了找一个年轻的女人，我是纯粹出于好心，把她藏在我家里的。”

雅纳像一株连根拔起的树在晃荡着。

“那末……就算是这样又怎么啦？我又犯了什么罪呢？难道一个女人就不能来看看另一个女人了吗？请把她叫来吧，她会告诉您，我与她的友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夫人，”卡格里奥斯特罗打断她的话说，“您和我说这些，因为您明明知道她已经不在这儿了。”

“她不在这儿了！……”雅纳惊恐地大声说，“奥利瓦不在这里了吗？”

“啊！”卡格里奥斯特 罗说，“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走了，而这是在您的协助下，她才被人抢走的啊！”

“请拿出证据来！”伯爵夫人恬不知耻地说。

卡格里奥斯特罗在桌子上拿起一张纸，递给她看。

这张纸条是写给卡格里奥斯特罗的，上面这样写着：

先生，我慷慨的保护人，我离开您，敬请原谅。但是，我爱博西尔先生胜于一切；他来了，并把我带走了，我跟他去了。再见吧，请接受我深深的谢意。

“博西尔！……”雅纳说，她惊得呆若木鸡了，“博西尔……他可

不知道奥利瓦的住址！”

“啊！完全知道，夫人，”卡格里奥斯特罗回答说，同时，从口袋里掏出第二张纸条递给她看，“听着，有一次，我像每天做的那样，来这儿拜访时，在楼梯上捡到了这张纸条。这张纸条是从博西尔先生的口袋里掉下来的。”

伯爵夫人一面哆嗦着一面读着：

> 博西尔先生在大路的拐角，圣克洛德街上会找到奥利瓦小姐，他将找到她，并立即把她带走。这是一个真诚的女朋友劝告他这样做的，是时候了。

“啊！”伯爵夫人揉着纸条叫出了声。

“是他把她带走了。”卡格里奥斯特罗冷冰冰地说。

“但他又是怎样走进来的呢？”雅纳大声问道，狂怒地看着她这个毫无表情的对话者。

“难道带着您的钥匙还进不来吗？”卡格里奥斯特罗问雅纳。

“既然我有了，博西尔就不会有了。”

“有一把钥匙的人，就会有两把。”卡格里奥斯特罗盯着她的脸回答说。

说完了这些话，他微微地摆了摆手，示意她可以走了。

她下楼了。但当她沿着刚才走上来的阴暗、寂寞的楼梯再往下走时，一路上她看见二十枝蜡烛和二十个仆人分散站着，卡格里奥斯特罗当着他们的面高声地，反复地呼唤着她的名字：拉莫特伯爵夫人。

出了门，她像喷吐着毒焰的蛇怪那样，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烈火，呼啸而去。

72 信和收据

翌日，是王后本人亲自向珠宝商鲍埃梅和鲍桑热确定的付款的最后期限。

既然王后陛下的信件给他俩规定了期限，他们就静等着别人把五十万利弗尔送来了。

对所有的商人，不管他们如何有钱，一笔五十万利弗尔的进款总是一件大事，他们让铺子里字写得最好的人写了一张收据。

对这两位珠宝商，这天夜晚真是难熬之极，他们等着等着，把送款的来者几乎当成是幻觉中的人了。然而，他们还是想，王后的想法总是奇特古怪的，她需要瞒着人，她的信使可能要半夜过后才到。

次日曙光初露的时候，鲍埃梅和鲍桑热才从胡思乱想中清醒过来。鲍桑热下了决心，乘了一辆四轮马车到了凡尔赛，他的同行在车厢里等着他。

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夏尔尼会面后，虽没成为他的情妇，但也做了他的恋人了。一路上，想起这次会面，她还是激动不已，心里甜蜜蜜、美滋滋的。忽然，她看见了鲍埃梅的一副虔敬的尴尬面孔。

她对他微笑了一下，他受宠若惊，于是便壮着胆

请求王后接见，王后答应在午后两点钟接见他。

两点钟敲过了，珠宝商准时到达，侍从把他带进王后陛下的小客厅里。

“还有什么事，鲍埃梅，”王后远远地看见他就问，“您是不是还想来和我谈项链的事？您运气不好，知道么？”

珠宝商笑容可掬地走近了一步。

“我想和王后陛下说，昨天，王后忘了给我们……”他说着，露出了一排有些发黄，但还不太难看的牙齿。

“忘了！什么事？”王后吃惊地问。

“就是昨天……到期……”

“到期！……什么期限？”

“昨天是项链的第一次付款期限。”鲍埃梅怯生生地说。

“您已经把项链卖了？”王后问。

“对不起？……”珠宝商吃吃地说，就像一个傻乎乎的旅游者在烈日当空下，神志恍惚了，“刚才王后陛下不吝恩宠，和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我可怜的鲍埃梅呀，假如有十个顾客像我那样把项链还给您，又给了您二十五万利弗尔的小费的话，那末除了项链之外，您还可以到手二百万。”

“王后陛下……”鲍埃梅大声说，他已经是汗流浃背了，“王后陛下是想说，她已经把项链还给我了？”

“是啊，我是这样说的，”王后安详地回答说，“您怎么啦？”

“可是，”鲍埃梅四肢瑟缩发抖，又接着说，“似乎我确确实实听见王后陛下亲口说……她已经还了我，王后陛下亲口说，把钻石项链还我了。”

王后交叉着双手，望着鲍埃梅。

她说：“幸而我手中还有一样东西可以使您的头脑清醒清醒，看来您是一个健忘的人，鲍埃梅先生，假如不说您是一个令人十分讨厌的人的话。”

她径直向她的小针线柜走去，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纸，打开，扫了一眼，慢慢地把它递给了不幸的鲍埃梅。

“写得还是很清楚的，我认为。”她说，顺势坐下来，以便在珠宝商看纸条时，更好地注视着他。

开始，这个珠宝商的脸上的表情是疑虑重重，接着，渐渐地变得惊恐万状。

“好吧！”王后说，“您已经认出这张收据来了，完全合乎规定格式，证明了您已经取回了项链，除非您把自己叫鲍埃梅这个名字也忘了……”

“但是，夫人，”鲍埃梅又气愤又惧怕，哽咽着大声说，“我可没在这张收据上签名。”

王后后退了一步，她的一双眼睛燃烧着火焰，气势汹汹地盯着这个人。

“您否认！”她说。

“绝对否认……哪怕我在这儿失去了自由，送了命，我还是要说，我从来未收到过项链，我从来没有在这张收据上签过名。即使断头砧板摆在这儿，刽子手站在那儿，我还是坚持说：‘不，王后陛下，这张收据不是我写的。’”

“那末，先生，”王后说，她的脸色微微变白了，“这么说，我，是我偷了您的项链？这么说，您的项链在我这儿了？”

鲍埃梅在他的钱包里搜寻着，从里面掏出了一封信，这回，轮到他把这封信递给了王后……

“可是，”王后大声说，“这张条子上写的是什么？我嘛，我可从来没写过这玩意儿！上面是我的手迹吗？”

“这是签上名的。”鲍埃梅说，他心都碎了。

“‘法国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您是疯了！我，我难道是普通的法国人吗？难道我不是奥地利的公主吗？我写这个东西，难道

不是荒谬绝伦的吗?算了吧,鲍埃梅先生,这个当上大了,您去找您的伪造者算帐去吧。"

"找我的伪造者……"珠宝商结结巴巴地说,听见这句话后,差一点没昏过去,"王后陛下对我有怀疑,我,鲍埃梅?"

"您怀疑起我来了,我,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高傲地说。

"但是这封信又说明什么?"他又反问道,同时指着始终拿在手上的这张纸。

"那末这张收据呢?"她向他指着纸条,也反问道,她的目光须臾也没有在上面挪开过。

说完,她从鲍埃梅手中抢过了收据,又把纸条向他扔去,接着便转过身子,走进旁边的一间屋子,把不幸的人孤零零地凉在那里。

几分钟后,他终于清醒过来了,冒冒失失地冲出小客厅,又找到了鲍桑热,把刚才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说话时神情反常,模样古怪,反倒引起了他同行的疑心。

但是,他不断地重复着这几句话,说得鲍桑热揪着自己的假发来,而鲍埃梅则揪着自己的真发。这个场面使任何向马车里张望的过路人都会感到既悲惨又可笑。

不论如何,总不能整天待在马车里,并且,把头发或者假发揪完,剩下光秃秃的脑袋瓜。在脑袋瓜里,有,或者说,应该有主意。这两个珠宝商想到一块儿去了,只要有可能,他们要齐心协力去叩王后家的门,企望能得到类似解释性的某种谈话。

于是,他俩便匆匆忙忙向宫堡跑去,其模样真让人看了心酸。突然,在半路上,他们碰见了王后的一个侍卫军官,他正要把他们中的一个召去。他们的高兴劲儿和急于从命的心情是不用说的了。

他俩立即被引进宫里了。

73 罗昂亲王家的一幕

王后似乎等得不耐烦了，因此，一俟她看见这两个珠宝商后，就马上开口说：

“先生们，”王后说，“眼下，我很镇定，并且，我也不会再发火了。此外，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改变了我对你们的看法。毫无疑问，在这件事情里，你们和我，我们都闷在葫芦里了……但这对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

“那末，王后陛下怀疑到哪个人了吗？”

“请回答我的问题。你们说，你们身边没有钻石了。”

“我们没有了。”两位珠宝商异口同声地说。

“要知道我委托谁把钻石交给你们的，对你们无关紧要，但却与我有关。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德·拉莫特伯爵夫人？”

“请原谅，夫人，我们看见过她了……”

“那末，她没有代表我，交给你们任何东西吗？”

“没有，夫人。伯爵夫人仅仅向我们说：‘请等一等。’”

“但是我的这封信，是谁交给你们的？”

“这封信？”鲍埃梅回答说，“王后陛下在手中的这封信吗？这封信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信使在夜里送到我们家里来的。”

说着，他就把这封伪造的信拿了出来。

“啊！啊！”王后惊呼道，“好吧，你们可以看出来，这封信不是直接从我这儿来的。”

她按了铃，一个侍仆走进来。

“请把德·拉莫特伯爵夫人召来。”王后镇静地说。接着，她还是用平静的口吻说：“你们没有看见任何人，你们没有看见罗昂先生吗？”

“罗昂先生，看见的，夫人，他来看我们来着，并且询问了……”

“很好！”王后回答说，“别扯得太远了，只要红衣主教——罗昂先生跟这件事有关，你们就没有理由绝望。我是这样猜想的，拉莫特夫人向你们说：请等一等。她是想……不，我什么也没猜着，而且，我什么也不愿猜了……只要去找红衣主教先生，并且把刚才你们告诉我的话再向他说一遍。别浪费时间了，向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了。”

两个珠宝商心中又燃起了一簇希望的火花，精神好多了，互相交换了一个略为放心的眼色。

她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俩刚一出门，她就在极度焦虑的心情下，一封接一封地给拉莫特夫人写信。

红衣主教待在自己的家中，带着难以描述的狂热劲儿，读着拉莫特夫人刚刚给他送来的一封短信。她说，这封信是从凡尔赛宫来的。信中的口气生硬，使红衣主教失去了任何希望。她在信中规劝他别再想入非非了，并禁止他再在凡尔赛宫里随随便便地进进出出。她希望他忠诚正直，别再想重新恢复那变得毫无可能的联系了。

读到这几句话时，亲王跳了起来。他逐字逐句地辨认着信中的

每一个字母。他仿佛要同信笺算帐似的，一只怎样残忍的手，竟然在纸上写下如此冷酷的字句。

“轻佻，任性，薄情。”他绝望地大声说，“啊！我要报仇的。”

正在这时，两个珠宝商来到了他的寓所。

他看见他们不顾他的禁令，坚持要进来，感到相当震惊。他已经三次把他的贴身侍仆打发走了，但他第四次还是来代为请求，说鲍埃梅和鲍桑热已经宣称，除非用武力把他们赶走，否则他们是不会回去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红衣主教心想，“让他们进来吧。”

“那末先说说看，”红衣主教看见他们就咆哮如雷地说，“珠宝商先生们，这样莽撞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这儿欠了你们什么不成？”

开头几句话的口气就使两个同行吓呆了。

“大人，”绝望的鲍埃梅说，每个音节之间都伴随着一声叹息，“您是正义和慈善的化身，请您别让我们发疯吧，别强迫我们对最伟大、最杰出的亲王失礼吧。”

“先生们，假如你们没有疯，那末我们就把你们从窗口扔出去，”红衣主教说，“或者你们真的是疯了，那末也干脆，就把你们赶出去。请选择吧。”

“大人，我们不是疯子，我们被人偷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罗昂先生又说，“我又不是警察总监。”

“但是您曾经拥有过项链，大人，”鲍埃梅哽咽着说，“您要上法庭出证，大人，您要去……”

“我有过项链？”亲王问，“就是这串项链被人偷去了！”

“项链不是从王后那儿偷去的。”

“那末是从谁那儿偷去的呢？我的上帝！”

“王后否认她曾经拥有过这串项链。”

“什么，她否认！”红衣主教犹豫不决地说，“你们不是有她的收

据吗？”

“王后说，收据是假的。”

“王后否认了，”红衣主教说，“因为你们和她说话时，有什么人在她的家里？”

“没有任何人，大人。但是还不止这些呢。”

“还有什么？”

“王后不仅否认，不仅声称凭证是假的，她还向我们拿出了一张收据，向我们证明，我们已经取回了项链。”

“你们的一张收据，”红衣主教说，“那末这张收据呢？”

“像那一张一样，是假的呀，红衣主教先生，您知道得很清楚的。”

“嗯，嗯，”红衣主教把一只手放在额头上说，“我觉得，事情严重了。好好谈谈吧。我先把事情和你们顺一顺。”

“好的，大人。”

“首先，我为王后陛下买了一串项链，为此，我付了你们二十五万利弗尔。”

“不错，大人。”

“接着，由王后本人签署了付款期限，至少是你们亲口向我这样说的，由她确定了付款期限，并由她签名担保，是吗？”

“签名……您说，是王后的签字，是吗，大人？”

“请把她的签字给我看。”

“在这儿。”

珠宝商从他们的钱包里抽出了信。红衣主教在上面瞟了一眼。

“啊呀呀！”他大声说，“你们简直是些孩子……法国的玛丽—安托瓦内特……难道王后不是奥地利王室的一个公主吗？你们的东西被人骗去了，字迹和签名都是假的！”

“但是，”两个珠宝商悲愤达到了极点，不约而同地大声说，“拉

莫特夫人应该认出伪造品和骗子的，对吗？”

这个论断是千真万确的，红衣主教顿时吃了一惊。

“把拉莫特夫人召来吧。”他迷惑不解地说。

说完，就像王后做的那样，按了按铃。

他的手下纷纷出发去追寻雅纳，她的四轮马车大概还不会走出多远。

“拉莫特夫人！伯爵夫人！”鲍埃梅和鲍桑热大声叫喊着，因为绝望，喉咙都嘶哑了，“就是她把我们毁了。”

“拉莫特夫人是绝对诚实的，我不许你们对她有什么怀疑，否则，要在我的官邸挨揍的。”

“最后，大人，以上天的名义，还得请您解释一下。”

“等我自己弄清楚了就告诉你们。”

“但是，大人，怎样向王后回话呢，因为王后陛下和我们想法不同，叫得比我们还凶。”

“她说什么？”

“她说，项链不是在您手上就是在拉莫特夫人手上，而不在她那里。”

“那末好！”红衣主教说，因羞愧和气愤，脸都发白了，“去和王后说……不，什么也别向她说，这样，太丢丑了。明天……明天，听见吗，我要在凡尔赛宫的教堂里举行祭礼，你们来吧，你们会看见我走近王后，向她说话，并且问问她，项链是不是不在她手里，你们会听到她是怎么回答的，假如当我的面她否认……那末，先生们，我名叫罗昂，我付款！”

“那末明天见。”鲍埃梅咕咕哝哝说：“大人，是吗？”

“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在凡尔赛宫的教堂里见。”红衣主教回答说。

74 剑术和外交

次日，将近十点钟，一辆印着布勒特叶先生纹章的马车驶进了凡尔赛宫。

本书读者中的一些人，如果对巴尔萨摩和吉尔贝的故事记忆犹新的话，是不会忘记布勒特叶先生是罗昂先生的情敌和宿敌，长久以来，他就在窥伺着，一有机会便要给他的对手致命的一击。

布勒特叶先生在一小时之前，已经叫人去请求觐见国王。他看见陛下时，陛下正在换衣服准备去望弥撒。

"天高气爽，风和日丽呀。"路易十六一看见外交家走进他的内室，就高高兴兴地说，"真是圣母升天的日子，看看吧，天上万里无云啊！"

"向您启口我很为难，陛下，尤其是因为首先，这不是我的部门权限范围里的事情，这涉及到一次盗窃案，而这与警察总监有关。"

"一次盗窃！"国王说，"您是掌玺大臣，而盗贼迟早总是要走上法庭的。这与掌玺大臣先生有关，您就是，说吧。"

"那好吧，陛下，事情是这样的，陛下听说过一串

钻石项链的事情吗？”

“鲍埃梅先生的那串？”

“是的，陛下。”

“王后回绝的那一串吗？”

“正是那一串。”

“她这一回绝，我就有了《絮夫朗号》这艘漂亮的战舰。”国王搓着双手说。

“那好吧！陛下，”布勒特叶男爵不顾一切后果地说，“这串项链被窃了。”

“啊！糟透了，糟透了。”国王说，“这可贵哪，但钻石是认得出来的。要是把钻石再分割开，变成别的形状，窃贼就吃了大亏；要是原封不动，警方会找到钻石的。”

“陛下，有人居然说，王后把项链收下了。”

“什么，收下了？她是当着我的面拒收项链的，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一眼。这是无中生有、荒谬绝伦的话，男爵，王后没有收下项链。”

“陛下，我刚才没有用一个确切的字眼。对于君主，人们总是喜欢胡言乱语地恶意中伤，这些话对国王来说是不堪入耳的。刚才‘收下了’这个词……”

“啊！啊！布勒特叶先生，”国王微笑着说，“我想，总没有人说，是王后偷了钻石项链吧。”

“陛下，”布勒特叶先生激动地说，“有人说，王后私下又重做了在您面前她自己放弃了的这笔交易。有人说……说到这里，我想就不必再向陛下罗嗦，出于对王后的尊敬和忠诚，我对这些卑鄙无耻的滥言是不屑一顾的。有人说，珠宝商从王后陛下那里得到了一张收据，证实她把项链收下了。”

国王的脸刷地变白了。

“那末，”他说，“您说的盗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刚才您似

乎说到了盗窃，是吗？……如果发生了偷窃事件，项链就不会在王后的手上了。讲话要有逻辑性么。”

“我将有幸向陛下禀告的正是这一点。两个月前，王后让卡洛纳先生请求提取五十万利弗尔，而陛下拒绝签字。”

“一点儿也不错。”

“那好！陛下，有人说，这笔钱是用来支付第一期购买项链的费用的。王后没拿到这笔钱，就拒绝付款了。”

“说下去！”国王说。他越来越感兴趣了，就像有些人对一件事开始疑疑惑惑，别人一讲，就有三分相信。

“那好吧，陛下，故事就打这里开始吧，我热切地要把它叙述给陛下听。”

“什么！您说故事打这儿开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我的上帝！”国王大声说。从这时开始，男爵占了上风，在他眼里，国王的内心困惑已经昭然若揭了。

“陛下，有人说，王后为了要钱，和某个人打过交道。”

“什么！王后又可能向谁要钱呢？”

“陛下，我不敢……”

“您真叫我莫名其妙，先生。”国王抬起了头，又以俨然不可一世的口吻说道，“请您快说吧，把借款人的名字告诉我。”

“罗昂先生，陛下。”

“罗昂先生！”国王喃喃地说，“但这怎么可能呢？……红衣主教就甘心让人说闲话？……”

“陛下，您将会相信，罗昂先生确实曾和珠宝商鲍埃梅和鲍桑热谈过。这笔交易是由他做成的，是他拟定的付款条件。”

国王于是便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踱着。

“这件事真可怕。”他反复说着，“是啊，但在这里面，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盗窃行为。”

“陛下，珠宝商有一张签了名的收据，据他们说，是王后签的所以项链应该在王后那儿。”

“啊！”国王大声说，脑中突然又闪现了希望，“她不是否认了么！您很清楚，她否认了，布勒特叶。”

“啊！陛下，我难道有什么地方会让陛下想到，我竟然不知道王后的纯洁无瑕么？国王居然看不出，我内心对女性中最纯洁的女人充满了尊敬和爱戴！我真是太可怜了！”

“您仅仅指控罗昂先生，但是……”

“这个指控将导致一次调查，调查是必不可少的。请想想吧，陛下，王后声明没拿到项链，但珠宝商又宣称已经把项链卖给了王后，现在项链又不翼而飞了，‘盗窃’这个字眼在公众中广为流传，说这件事不是罗昂先生就是圣洁的王后干的。”

“一点不错，不错。”国王心烦意乱地说，“您说得对，布勒特叶，这件事非搞清楚不可。”

“绝对必要，陛下。”

“我的老天！谁在那边的走廊上走过？是不是罗昂先生去教堂了？”

“还没有呢，陛下。罗昂先生不会到教堂去，十一点还没到。何况，罗昂先生今天主持祭礼，要穿主教的教袍，肯定走过去的不是他。陛下还有半小时可以支配。”

“唉，男爵，您坐在那儿，毫不保留，毫无掩饰地照直告诉我每个细节，每个想法。”

“在这个卷宗里，我都仔细分析过了，并且证据确凿。”

“那末，谈正经的吧。请等等，让我把我的房间的门关上。今天早上，我有两次接见，都延期吧。”

国王下了命令后，又重新坐下，向窗外瞟了一眼。

“这一次呀，”他说，“这下真是红衣主教来了，请看看。”

布勒特叶站起来，走近窗口，从窗帘后面窥见了罗昂先生。他穿着红衣主教和大主教的盛服，向他每次在凡尔赛宫庄严地主持祭礼的那所房子走去。

“他终于来了。”国王站起来大声说。

他不耐烦地听布勒特叶介绍了刻把钟也未得要领，难受极了。突然，在隔壁的长廊上传来了叫喊声。

一个侍卫官跑来叩内房的门。

“什么事情？”国王问。自从布勒特叶先生把这消息告诉他后，他的每根神经都处在紧张状态。

侍卫官走了进来。

“陛下，王后陛下请求陛下到她那儿去一次。”

“又有新的情况。”国王说，脸刷地变白了。

“有可能。”布勒特叶说。

“我到王后那儿去了。”国王大声说，“请在这儿等我们，布勒特叶先生。”

“好的，事情就要搞清楚了。”掌玺大臣轻声说。

75 世家子弟、红衣主教和王后

在布勒特叶先生走进国王住所时，夏尔尼先生面色苍白、神情激动地叫人去请求王后召见他一次。

王后正在换衣服，她从面向平台的小客厅的窗户里看见了夏尔尼，他在纠缠不休地要别人引进。

还没等他向仆人禀告完毕，她就命令侍从把他带进来。

夏尔尼走进来，抖索索地吻了吻王后递给他的手，呜咽着说：

“啊！夫人，大难临头了！”

“请把一切都说出来，我什么都不怕。”她的一只手按着自己的心口回答说。

“夫人，有人说，您在鲍埃梅和鲍桑热那儿买了一串项链。”

“我已经退还了。”她紧跟着回答说。

“请听着呀，有人说，您当初退还项链的事是一个骗局，您原以为能付这笔钱，但国王拒绝在卡洛纳先生的提款单上签字，不让您取款，于是您便求助于另一个人，想搞到这笔钱，而这个人是……您的情人。”

“您!”王后大声说，做了一个具有充分信心的高贵的手势，“您！先生，嗯！让他们去说吧，从今以后对于我们俩，朋友这个称呼又真实，又亲切，而情人这个称呼从他们的嘴里出来，却是一声咒骂，远没有那么亲切。”

“夫人，请您耐心地听我说下去，情况是很严重的。昨天，我和我的叔叔——絮夫朗先生到皇家珠宝商鲍埃梅和鲍桑热家里去。我的叔叔从印度带回来一些钻石，他想让他们估估价。大家无所不谈。两位珠宝商向特使先生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王后陛下的仇人又在里面添油加醋了。夫人，我真绝望了。您买下了项链，请向我直说，您没付款，也请向我直说，但千万可别让我相信罗昂先生为您付清了这笔款子。”

“罗昂先生!”王后高声说。

“是的，罗昂先生，就是那个被人看做王后情人的人，就是王后向他借款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名叫夏尔尼的可怜人在凡尔赛宫看见他向王后微笑、匍伏在王后膝下、吻着王后的手的那个人，这个人……”

“您疯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生气地说。

“我没有疯，夫人，而您却是不幸的人，您完了。我本人在花园里亲眼看见您……我可以向您说，我没有看错。今天，那可怕的、致命的事实终于被揭开了……罗昂先生可能在自吹自擂吧……”

王后抓住了夏尔尼的胳膊。

“疯子！疯子!”她极度地烦躁不安，反复地说道，“您尽管保持仇恨，看见阴影，把不可能的事信以为真，但是，看在老天的面上！在我向您说了以后，请不要再相信我是有罪的……有罪!这个字眼能叫我跳进炽烈的炭火中去。有罪……和谁……我呀，我每次想到您时，都祈求上帝原谅我称之为罪孽的这个念头!啊，夏尔尼先生，假如您不想我在今天毁了，或是明天死去，就永远也不要和我说您

对我有所怀疑，要不，您跑得远远的吧，不要在我死去的时候，听见我倒地的声音。”

奥利维埃痛苦地扭曲着自己的双手。

“啊！在死亡面前，我说话已无所顾忌了。我老实向您说，假如您不听从我的，我们今晚两个都将死去，您死于耻辱，我因为看见您死了，也要死。向敌人冲刺吧，夫人！我们如在战场上那样！向危险挑战！向死亡挑战！听着，夫人，把我当作是一个兄弟吧……您需要……付项链的……钱吗？”

“我？”

“请别说您没有项链吧。”

“我向您起誓……”

“倘若您希望我仍然爱您，别起誓吧。”

“奥利维埃！”

“您还有一个办法，既能挽救您的名誉，又能挽救您的爱情。项链值一百六十万利弗尔，您已经付过二十五万了。这儿是一百五十万，请拿去吧。”

“这是什么？”

“别看，拿去吧，付款吧。”

“您破产了，您的田庄为我变卖出去，并结了帐了。奥利维埃！您为我一无所有了！您是一个善良而高尚的人，对这样的爱情，我不再需要考验了。奥利维埃，我爱您！”

“请接受吧。”

“我不接受，但是我爱您！”

“那末您将怎么办？”

“应该是把别人对我的议论，一字不差地告诉我听。说说看，罗昂先生是怎么想的？”

“他认为您是他的情妇。”

"说说看，珠宝商是怎么想的？"

"他们说王后付不出款子，罗昂先生会为她付的。"

"说说看，关于项链一事，公众是怎么想的？"

"他们说，项链在您这儿，您把它藏起来了，您只有当别人替您付清这笔款子后才会承认，或是由红衣主教付，他是出于对您的爱情；或是由国王付，他是为了保全面子。"

王后抹了抹从鬓角上淌下来的汗珠。

"红衣主教，法国伟大的神父，路易主教到！"在走廊上，一个掌门官大声嚷道。

"是他！"夏尔尼咕噜着说。

"对您来说，他可来得正是时候。"王后说。

"但是，我……"

"您走进我的小客厅去，把门虚掩着，可以听得清楚些。"

"夫人！"

"快去吧，红衣主教来了。"

她把夏尔尼先生推进她刚才向他指出的那个房间，把门虚掩起来，再叫人把红衣主教引进来。

罗昂先生出现在房间的门槛上。他穿着主教的教袍，光采夺目。在他后面，远远地站着一群随从，一个个也都像他们的主子那样，穿戴着华美的服饰。

在这些毕恭毕敬的人群中，可以看到鲍埃梅和鲍桑热两位，他们穿着豪华的礼服，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红衣主教向小客厅瞟了一眼。

"我是单独和王后陛下在一起吗？"他低声说，"我有权畅所欲言吗？"

"放心讲吧，红衣主教先生，别拘束，没有外人。"

她那坚定有力的嗓门仿佛是像有意说给躲藏在隔壁房间里的

这位年轻贵族听的。她自豪地陶醉在自己的勇敢和夏尔尼即将产生的信任之中了。他无疑在仔细听着，谈不了几句话，他便会疑团顿释。

“国王不会来吗?”罗昂先生问。

“既不要怕国王，也不要怕任何人。”玛丽—安托瓦内特很快地答道。

红衣主教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仿佛想在房间里呼吸得更畅快些。最后，他恢复了镇静，开始说了起来……

76 说明真相

我们刚才说过了，王后和红衣主教终于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夏尔尼待在隔壁房间里，两个对话者的讲话他可以听得十分真切，而双方都等待已久的说明真相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夫人，”红衣主教弯了弯腰说，“关于项链的一场风波，您略有所闻吗？”

“不，先生，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将非常高兴能从您那儿得知一二。”

“为什么陛下这样长时间以来只允许我通过一个中间人与她取得联系？倘使她对我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为什么她不当面向我说清楚呢？”

“我不懂您想说些什么，红衣主教先生，而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怨恨您，但是，我想，我们交谈的目的不在这里。关于这串多事的项链，您是否能向我介绍一些确实的情况，首先，拉莫特夫人在哪儿？”

“这个问题，我正想问王后陛下呢！”

“对不起。假如有谁知道拉莫特夫人在哪儿的话，我想，只有您了。”

“我吗，夫人，何以见得？”

"啊！我在这儿可不是为了听取您的忏悔，红衣主教先生，我需要谈谈拉莫特夫人。我派人去叫她来，到她家去找她已经不下十次了，连回音也没有。她的失踪颇为奇特，这您总得向我承认吧。"

"我也一样，夫人，我对她的失踪也好生奇怪，因为早先我就请拉莫特夫人来看我了，她对我，也像是对王后陛下一样，不给音讯。"

"先生，我求求您。我还给珠宝商的项链现在在哪儿呢？"

"您还给珠宝商的项链！"罗昂先生大声问。

"是的，您把它拿到哪儿去了？"

"我！但我一点也不明白，夫人。"

"您瞧，事情不是很简单么：拉莫特夫人拿了项链，并以我的名义还掉了；珠宝商却声称他们没有拿到。我手头有一张证据，证明事实完全相反。珠宝商说，收据是伪造的。拉莫特夫人只需讲一句话，一切便会水落石出……她不见了，这下可好了！请让我作一些最坏的设想吧：拉莫特夫人是想把项链还掉的，而您呢，虽说是出于好心，但总像是着了魔似的要让我买下这串项链，您把项链带给我，并提出为我付这笔款子，提出……"

"王后陛下不是断然拒绝了吗。"红衣主教叹了一口气说。

"那好吧！嗯，您有个固执的想法，就是项链一定要归我所有，因此，您没把项链还给珠宝商，以便我随时再把它取回。拉莫特夫人很软弱，她知道我对此事是反感的，也无力付这笔款子，并且知道，我没有钱是决不会要这串项链的。于是，拉莫特夫人出于对我的忠诚，就和您合伙捣鬼，而现在，她怕我动怒，就隐身匿迹了。是这样吗？"

王后在说这几句话时，情绪激昂，声音铿锵有力，使红衣主教根本就不敢、也无法打断她的话。但是，一当她说完，他就唉声叹气地说：

“夫人，对您所有这些设想，我将逐一回答。不，我并没有固执己见，认为您非要这串项链不可，因为我已经肯定，项链已经在您的手中了。关于项链的事，不，我从没有和拉莫特夫人合伙搞什么阴谋。项链既不在珠宝商那儿，也不在我这儿，就如您自己说的，它不在您那儿一样。”

“完全不可能，”王后恐惧地大声说，“项链真的不在您那儿？”

“不，夫人。”

“您没有劝告拉莫特夫人把自己置身于这件事之外？”

“没有，夫人。”

“项链不是您藏起来的？”

“不是，夫人。”

“您不知道项链到哪儿去了？”

“和您一样，不知道，夫人。”

“那末，您又如何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夫人，我不得不承认，我解释不了。何况，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向王后诉苦，说她没理解我。”

“什么时候的事，先生？我记不起来了。”

“行行好吧，夫人，”红衣主教说，“请再看一下我的信吧。”

“您的信。”王后惊讶地说，“您给我写信了，您？”

“啊，夫人，为什么拉莫特夫人不在这儿？她，她是我们的朋友，她会帮助我唤起王后陛下的记忆，假如不是说情感的话。”

“我们的朋友？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简直像堕入五里雾中了。”

“啊，夫人！”红衣主教听了王后尖锐刻薄的话也激动起来了，“我请求您饶了我吧。您不再爱我也随您，但请别侮辱人。”

“啊，我的上帝！”王后脸色变了，大声说道，“啊，我的上帝！……这个男人在胡扯些什么啊？”

“很好！”罗昂先生的胸中升起了怒火，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了，他继续说道，“很好嘛！夫人，为了使您好好地对待我，我想我刚才表现得也够谨慎，够含蓄的了。何况，我也只是仅仅埋怨您过于随便了些而已。我不应该旧事重提的。我早就应该知道，当一个王后说：‘我不愿意了’，就像一个普通女人说：‘我愿意’一样，是说一不二的王法！”

王后尖叫了一声，抓住红衣主教的花边袖口。

“您一步步地逗我，使我爱您爱得发疯。您让我满怀希望，却又让我希望落空。”

“希望！我的上帝！我是一个疯子吗？他是一个无赖吗？”

“您在晚上和我相会了几次，难道我胆敢主动要求您这样去做吗？”

王后狂叫了一声，与之呼应的，是发自隔壁小客厅里的一声长长的叹息。

“假如不是您派拉莫特夫人到我这儿来，”罗昂先生继续说，“难道我胆敢单身走进凡尔赛宫的御花园里！”

“我的上帝！”

“难道我胆敢去偷那把打开捕狼人住的那扇门的钥匙？”

“我的上帝！”

“难道我胆敢向您请求送我这一朵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可诅咒的玫瑰花！在我的热吻中，它干枯了，烧焦了！”

“我的上帝！”

“难道是我强迫您第二天走下来，并把那香气馥郁，引得我如痴若狂的双手交给我的吗？您是有充分理由可以责备我的。”

“啊！够了！够了！”

“最后，难道我，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胆敢梦想还有第三个晚上，可以在广袤的天穹下，在静静的黑夜中去干那偷情的勾当吗？”

“先生！先生！”王后面对着红衣主教一面往后缩，一面叫着说，“您在亵渎神明！”

“但是，我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确实看见您了，是拉莫特夫人带我去的。”

“这么说，您将要在国王的法庭上受审，既然您否认良心的法庭。”

王后狠狠地按了按铃，她的几个侍女同时跑了进来。

“请禀告国王陛下，”她擦拭着嘴唇说，“我请求陛下赐恩，到我这儿来。”

一个侍卫官跑去执行命令。红衣主教已把一切置之度外，果敢地待在房间的一隅。

这可怕的场面持续还没到十分钟，国王的手插在他的镶花边的口袋里，出现在门口了。

在他随从队伍的最后，总是可以看见鲍埃梅和鲍桑热两位，他们神色惊惶，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77 逮 捕

国王刚刚踏上内房的门槛，王后脱口就说了下面一连串话。

“陛下，”她说，“红衣主教罗昂先生在这儿说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话，我请求您让他再说一遍。”

红衣主教听到这意想不到的话，和她突如其来的斥责，脸色陡地变白了。确实也是如此，他的处境实在奇特，使得这个高级神父也稀里糊涂了。

然而，国王已经转身面向这个陷入沉思的红衣主教，说：

“是关系一串什么项链的事吗，先生？您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话要对我说，我呢，我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要听，是吗？那末说吧，我听着。”

“是的，关于项链的事儿，陛下。”他轻轻地答道。

“但是，先生，”国王说，“您是不是买下了这串项链？”

红衣主教望着王后，一言不语。

“既然罗昂先生不愿意回答，您回答吧，夫人。”国王说，“您应当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的。您买了项链了吗，买了还是没买？”

“没买!”王后坚定地说。

罗昂先生哆嗦了一下。

“这句话是王后说的!”国王庄严地大声说,“请注意了,红衣主教先生。”

罗昂先生的嘴角上,泛起了一个轻蔑的微笑。

“您没话可说吗?”国王问。

“人们指控我什么? 陛下。”

“珠宝商说,他们不是向您就是向王后出让了项链。他们拿出了王后陛下签署的一张收据。”

“收据是假的!”王后说。

“珠宝商说,”国王接着说,“就是没有王后的收据,他们也有您作的诺言作担保,红衣主教先生。”

“我不拒绝付款,陛下,”罗昂先生说,“这应该说是实情,既然王后要听实情嘛。”

“红衣主教先生,”国王又接着说,“并不因为您这样说,在这件事情里,伪造法国王后签名的假收据就不存在了。”

“还有一张伪造的字据,”王后大声说,“这一张可以归罪于一位贵族,上面说,珠宝商已取回了项链。”

“王后把两张假字据归咎于我,”罗昂先生仍然不动声色地说,“我悉听尊便。伪造了一张假的,或是伪造了两张,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王后气得差一点发作起来了,国王做了一个手势制止了她。

“陛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件事,”红衣主教又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项链不在我的手上。我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拥有这些钻石的那个人应该自报尊姓大名。但他不愿意。这样,我就不得不送他《圣经》里的一句话:‘恶有恶报’。”

听完这句话，王后走去挽着国王的胳膊。国王对她说："问题涉及到您和他两个人，夫人。我最后再问一遍，项链在您这儿吗？"

"不在，以我的母亲的荣誉，以我的儿子的生命起誓！"王后回答说。

国王听了这个誓言后，喜出望外，转身面向红衣主教说：

"这么说，这就是法庭和您之间的事情了，先生，除非您求助于我的宽恕。"

"国王的宽恕是针对罪人的，"红衣主教回答说，"我宁愿求助于人的正义。"

"您什么也不想承认？"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但不论如何，先生，"王后大声说，"您这样不声不响影响了我的名誉。"

红衣主教没有回答。

"那好吧！我嘛，我不会沉默的，"王后继续说，"这种沉默叫我心里难受，它表示了一种慷慨大度，而我却不愿意。陛下，要知道，红衣主教先生的罪孽不在于项链是买的还是偷的上面。"

罗昂先生抬起头来，脸色变得苍白。

"还有什么要说的？"国王不安地问。

"夫人！……"红衣主教害怕了，喃喃地说。

"啊！您开始发抖了。我早就猜对了，搞阴谋的人总是偷偷摸摸的，而我却喜欢光明正大！陛下，请您命令红衣主教向您再说一遍他刚才就在这儿，在原地向我说的话。"

"夫人！夫人！"罗昂先生叫道，"请留心点儿，您超出限度了。"

"请再说一遍？"国王高傲地问，"谁以这样的口气向王后说话；我想，这不是我吧？"

红衣主教把手放在他那挂满汗珠的冰冷的额头上，仿佛是在

问上帝，它怎能创造出这样大胆、这样无耻的女人。然而，他还是保持着沉默。

“啊！事情还不止于此，”王后看见他巍然不动，更加激动不安了，继续说，“红衣主教先生还赴了约会。”

“夫人，发发慈悲吧！”国王说。

“照顾起码的面子吧！”红衣主教说。

“您别罪上加罪了，”王后继续说道，“您，您别让我蒙受一个又一个的耻辱。在这件事里，您有一个帮手，一个同谋，一个证人，把他或者是她的名字说出来吧。”

“那末是谁？”国王大声问。

“拉莫特夫人，陛下。”王后说。

“啊！”国王看见自己对雅纳的预见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带着胜利的口吻叫着说，“看见了吧！那末好吧！让我们看看她吧，这个女人，我们去审问她。”

“啊，说得倒好，”王后大声说，“她不见啦。请问问这位先生把她藏到哪儿去了吧。他不让她牵连到这件事情中来，因为这与他的关系太大啦。”

红衣主教回答道：“那末就是其他关系比我更大的人让她逃走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找不着她的原因。”

“但是，先生，既然您是无辜的，那末就请您帮助我们缉拿罪犯吧。”王后气愤地说。

然而，罗昂红衣主教又向她瞥了一眼后，便转过身子，叉起了两只胳膊。

“先生！”受了冒犯的国王说，“您这是想去巴士底狱吧。”

“您过分早地让一个主教去受罪是不公正的，还有，没经过起诉程序就判刑，也是不合法的。”

“必须如此。”国王说着就去打开房门，看看是否有人可以传达

他的命令。

布勒特叶先生在场，他那对贪婪的眼睛从王后极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中，从国王的激动和红衣主教的态度中，已经猜出他的对头完蛋了。

还没等国王向他轻声说完话，掌玺大臣就已经越俎代庖，代替侍卫官，用响亮的嗓门叫了起来。他的声音一直传到了走廊的另一头：

“逮捕红衣主教先生。”

一个侍卫队长畏畏缩缩地走上前来，仿佛是请求红衣主教本人确认一下他刚听到的命令似的。

“是的，先生，”罗昂先生向他说，“是的，是我被逮捕了。”

“您先把先生带到他的住所去，我在望弥撒时就要作出决定，您等着就是了。”国王在死一般的静寂中说道。

国王单身待在王后的住处，门敞开着。红衣主教顺着走廊慢慢走远了。侍卫队长手上拿着帽子，走在前面领路。

“谢天谢地！”王后激动地抓着国王的双手大声说，“您选择了一个为我伸冤雪耻的唯一的方法。”

“您感谢我吗？”

“全心全意地感谢您。您做得就像国王那样光明磊落。我呢，无愧于王后的称号。您相信好啦。”

他吻了吻王后的额头，回到了自己的宫里。

这时，在走廊的另一头，罗昂先生碰到了鲍埃梅和鲍桑热，他俩互相搀扶着，处于半昏迷状态之中。

接着，在几步远的地方，红衣主教又看见了他的当差。当差被这个场面吓得不知所措，偷偷地瞟着他的主子。

“先生，”红衣主教向在他前面引路的队长说，“我一整天待在这儿，要使全家人着急的。我能不能叫人通知一下我家里，告诉他

们我被捕了呢?”

“啊,大人,只要没人看见就行。”年轻的队长说。

红衣主教致了谢,接着便用德语向他的当差说了些什么,在弥撒经本上撕下一页,写了几个字。

队长东张西望地就怕被人发现,红衣主教在他身后把这张纸搓成一团,扔在地上。

“请走吧,我跟着您,先生。”他向队长说。

他俩就这样消失了。

当差像猛禽扑食那样扑向这个纸团,飞快地跑出宫堡,骑上马,向巴黎方向一溜烟地奔去。

78 讯问笔录

国王刚刚高高兴兴地回到他的住处，签署了把罗昂先生送进巴士底狱的命令，普罗旺斯伯爵先生就一面向布勒特叶先生做着手势，一面走进房间。布勒特叶先生虽然对他很是崇敬，也弄不明白他那手势的含意何在。

但是，亲王的这些手势并不是做给掌玺官看的，他这样一个劲儿地做着手势，其目的是想引起国王的注意，他正照着镜子，在起草命令。这做形作状的样子终于达到了目的，国王发现了这些动作，便把布勒特叶先生支开，向他的兄弟说：

"为什么您向布勒特叶打手势？"

"陛下，这是因为我方才得知红衣主教罗昂先生被抓起来了。"

"好嘛！我的兄弟，这个消息又怎能使您如此激动？难道您不认为罗昂先生有罪吗？我向强者开刀难道错了？"

"错了？一点也没有，我的陛下。您没有错。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这么说，我让红衣主教蒙受耻辱，对由此而产

生的诉讼，您和我一起感到庆幸了？公众的议论将会使所有的恶意诽谤宣告破产。这些恶意中伤，人们本来都不敢用来攻击宫廷里的一个普通侍女，而现在每个人都敢于传来传去。大家说，王后是与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毫无关联的。您会和我一起对这些议论感到庆幸了！”

“啊，是呀，我的哥哥，是呀，我再次说，有关项链的这件事，您讲得完全正确。”

“那末！”国王惊讶地说，“难道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不成？”

“但是，陛下……王后应该向您说过了呀……”

“向我说过……究竟是什么呀？”

“陛下……”

“啊！罗昂先生或者是自吹自擂，或者是言而不详，是不是他所谓的信件往来？”

“不是，陛下，不是。”

“那末又是什么？是为了所说的项链一事，王后给了罗昂先生几次会面的机会吗？”

“不是，陛下，不是指这个。”

“我所知道的，”国王又说，“就是我对王后绝对信任，她本性高贵，也受之无愧。对王后陛下来说，所发生的一切，她当然会缄口不语。对她来说，自己付款或是让别人付款，自己付，或让别人去说闲话，都是毫无所谓的，所以王后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那好吧！”普罗旺斯伯爵回答说，他显得比通常在这种场合下应该表现出的情绪要自在一些，因为他感到国王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固执己见，“您看，您还在怀疑我对王后——我的嫂子的友谊和尊敬，我是站在王后这一面的，王后的解释已经让您明白了事实真相，证明我的嫂子是无辜的。那末，为什么您又不愿意别人在您的眼前端出其它的事实，以能更充分地表明王后的清白无辜呢？”

“这是因为……”国王面带难色地说，“我的兄弟，您说话一开始总是那么转弯抹角的，说得我莫名其妙。”

“我的上帝呀！陛下，我什么都不知道，又什么都知道。我们先明确一下王后向您说些什么来着？”

“王后告诉我，项链不在她那儿。”

“嗯。”

“她告诉我，她没有在珠宝商的收据上签过名。”

“喔！”

“她告诉我，和罗昂先生有关的一切安排全是她的敌人在造谣中伤。”

“这么说，陛下，既然红衣主教什么也没反驳，这就是说他承认自己是个说谎者，并且，经他这一默认，就增强了其它流言蜚语的可靠性，有人说，王后还偏爱其他人。”

“啵我的上帝！还有什么？”国王沮丧地说。

“您就要晓得的，尽是些荒诞不经的事情。自从罗昂先生确实不再和王后散步以后……”

“什么！”国王大声说，“有人说罗昂先生和王后散步？”

“这件事王后本人已完全驳斥了，罗昂先生也否认了。但是，既然这件事被确认是谣传之后，您也可以理解，大家就去研究——当然其中也免不了带有三分恶意——王后怎么可能夜晚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散步的。”

“夜晚，在凡尔赛宫花园！王后！……”

“她还和某人一起散步。”普罗旺斯伯爵不动声色地接着说。

“什么，先生！有人说王后在夜晚在某人陪伴下散步……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

“不是陪伴，陛下，是会晤……啊！假如人们说的仅仅是陪伴的话，事情就不会严重到引起我们需要注意的程度了。”

国王突然发作了，他说："请您证实一下您重复的话，为此，请证实一下别人风传的话。"

"啊，简单，太简单啦。"普罗旺斯先生回答说，"有四个证人，第一个是我的狩猎队长，他接连两天，或者说，接连两个夜晚，看见王后通过捕狼人小屋的那扇门，从凡尔赛宫的花园里出来。这儿是一份报告，有他的签名，请读。"

国王抖索索地拿起了这些纸，读完，又还给他的兄弟。

"陛下，接下的一个人是看管特丽阿农花园的守夜人。他说：花园里很安静，只有一天，王后陛下挽着一个贵族的胳膊在散步。请看，书面报告上写得一清二楚。"

国王又读了起来，颤抖着，双臂垂落了下来。

"第三个证人，"普罗旺斯伯爵先生铁面无情地继续说，"是东门的门卫。当王后从捕狼人小屋那扇门出来时，他看见并且认出了王后。他在上面还附加了一件怪事，就是王后出来这件事是不能有疑问的，因为王后陛下还有她的朋友，拉莫特夫人陪着。"

"王后的朋友！"国王愤怒地说，"是的，有过这么回事，王后的朋友。"

"最后 一个证人，"普罗旺斯伯爵继续说，"在我看来是四个人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人了。他就是管钥匙的锁匠，在宵禁后专门检查所有的门是否都关起来了。这个人，陛下是认识的，他认定看见了王后和一个贵族走过了阿波罗浴室。"

国王脸色苍白，强制住感情的冲动，从伯爵的手中把纸抢了过来读着。

不过在他读报告时，普罗旺斯先生还是继续在讲下去：

"拉莫特夫人在门外二十步远的地方待着，在浴室里，王后待了一小时左右。这是千真万确的。"

"那个贵族叫什么名字？"国王大声地问道

“陛下，在报告中，是不会指名道姓的，要知道的话，陛下只需要再在这最后一份证明材料上溜一眼就行了。这是一个看林子的人写的，他潜伏在阿波罗浴室附近的一垛围墙的后面。”

“是观察现场的次日写的。”国王说。

“是的，陛下，他看见王后从小门走出了花园，并且朝外面张望，她挽住了夏尔尼先生的胳膊。”

“夏尔尼先生！……”国王又气又羞，神经质地大声叫着说，“行……行……请您在这儿等我，伯爵，我们就会知道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完，国王就冲出了他的御书房。

79 最后的指控

当国王离开王后的内室后，王后就奔进了夏尔尼先生能听清一切的那间小客厅里去了。

她打开小客厅的门，又走回去亲自关上她的内室的门，接着，她倒在一张安乐椅上，仿佛她太虚弱了，承受不了如此的打击。她悄悄地等着她的最可畏的评判员，夏尔尼先生对她的裁决。

可是她没等待很久，伯爵从小客厅里走出来，比先前更忧郁，脸色更苍白了。

“怎么说？”她说。

“夫人，”他答道，“您看出来了，一切都在反对使我们成为朋友。从此以后，伤您心的假如不是我的信念的话，那就是公众舆论。今天的事情传出去，我不得安宁，您也没完没了。您第一次受伤以后，敌人将会更加疯狂，会扑到您的身上，来喝您的血，就如苍蝇叮着受伤的羚羊……”

王后忧心忡忡地说：“您好长时间都在搜索枯肠，想说几句心里话，但您始终没找出来。”

“我应该说，夫人，罗昂先生既不是如您谴责他的那样，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也不是如大家可能

想象他的那样，是一个懦弱的人。这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他过去爱着您，现在还爱您，他眼下是一件错事的牺牲者，这个错误将会导致他本人毁灭，而导致您……”

“我？”

“您，夫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您名誉扫地。”

“我的上帝！”

“在我面前，升起了一个可怕的幽灵，拉莫特夫人，这个可恶的女人。她出场作证可以澄清一切迷雾，让我们恢复安宁、尊严，安定及美好的未来。但就在这当儿，她却不翼而飞了。这个女人是您本人的劫数，她是宫廷的祸患。这个女人呀，您还冒冒失失地把私事告诉她，并且有可能，哎呀呀！把您的隐衷……”

“我的私事，我的隐衷，啊！先生，我求求您。”王后大声说。

“夫人，红衣主教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您，并且很明确地向您表明，您曾和他合谋买下了项链。”

“啊！……您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了，夏尔尼先生。”王后红着脸说。

夏尔尼深深地弯下了腰，以至王后足以认出这位忠诚的臣下知过补过，已显得恭敬谦卑了。

“我早就劝过您，”她突然说，“待在您的庄园里，这是一个理智的做法。离宫廷远远的，您的习惯，耿直的脾气，缺乏人生经验等，都和宫廷生活不相适应。”

“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向您形容，夫人，”夏尔尼十分激动地回答道，“王后陛下的质朴使我多么难过。我可以忘记，您曾经是我的王后，但是请替我说句公道话吧，我从未忘记过，您是值得我尊敬的……女人之中的第一个女人。”

“别说下去了，我决不向别人乞求什么。是的，我说过，您必须去避避风头，有一些迹象告诉我，您最终将会被牵连到这件事里去

的。”

“夫人，这不可能！”

“您说，这不可能！啊！那末请想一想，六个月以来，拿我的名誉，我的生命押宝进行赌博的那些人的能力吧！制造假象驾轻就熟的那些人，如要发现事物真相，同样易如反掌。情况紧急，事不宜迟，快回到自己的庄园去吧，对我起诉以后，会传说纷纭，您就去避避风头。我不希望自己的命运连累了您，我不希望您毁掉了自己的前程。您的叔叔在瑟堡和南特有两艘战舰准备起航，您挑选一艘吧。不管怎样，离我远远的，我是不幸的化身，离我远远的吧。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惦念着一件事情，既然我得不到，我就感到我反正完了。”

说完这些话，王后猛地站了起来，仿佛向夏尔尼表示，接见结束了，他可以走了。

他也庄重地向她走去，但比她走得更快些。

“王后陛下，”他说，声音都变了，“刚刚指出了我应该怎么去做。危险不存在我的庄园里，也不在法国之外。您被怀疑的地方是在凡尔赛，您被审理的地方是在巴黎。夫人，现在的关键在于任何猜疑都应该得到澄清，任何判决都应该是正义的伸张。既然您身边没有一个比我更加忠诚的证人，一个比我更加坚决的支持者，我就留下来。悉知内情的那些人，不会不把事情说出来的，夫人。因此，对于有良心的人来说，我们至少可以有无上的幸福来看清站在面前的敌人究竟是谁。让那些人在一个清白无辜的王后的尊严面前发抖吧，在一个比他们高尚的人的勇敢面前发抖吧。”

“随您的便吧。”她说，“但……您是理解我的，您永远不应该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一个轻佻的女人，夏尔尼先生，她怎么想，就怎么说，她怎么说，就怎么想，这是一个真正的王后的特权，我就是这样的。今天，情况就不同了，我的想法和以往不一样了，您的心灵和

我的不再息息相通。我直言不讳地把这点告诉您，望我们能相互谅解。”

“好嘛，夫人，”夏尔尼打断她的话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您会选中我，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啊！夫人，我克制不了把您毁掉的想法。夫人，我嫉妒得发疯，害怕得发狂。夫人，想到您的心不属于我，我的痛苦真不堪忍受。这颗心是属于我的，您已经把它交给了我，任何人只能连同我的生命一块儿把它夺走。”

‘什么！”她惊呼道，声音急促而激动，“这个可诅咒的王后，这个堕落的王后，这是最高法院将要审判的、公众将要谴责的王后，这个可能就要被国王——她的丈夫驱逐出门的王后，这个女人居然还找到了一个爱她的人！”

“是一个崇拜她的仆人，这个人将向她献出全部的热血，换取她方才洒下的一滴眼泪。”

夏尔尼扑通跪倒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脚下，在宗教般的爱情冲动下，狂吻着她的双脚。

这时，秘密过道的门开启了，国王站在门口愣住了，他浑身上下颤抖着，仿佛是被雷电击中，钉死在门槛上那样。

他刚才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膝下攫住的人，正是普罗旺斯先生指控的那个人。

80 求 婚

王后和夏尔尼交换了一个目光，目光中充满了惊惶和恐怖，这时，即使最残忍的敌人看见了，也会怜悯他们的。

夏尔尼慢慢地站了起来，深深地向国王行了一个礼。

路易十六的心，在他的饰着花边的外套里面剧烈地跳动着。

“啊！”他闷声闷气地说：“……夏尔尼先生！”

伯爵又鞠了一躬作为回答。

国王以不可想象的超然的气度接下去说：

“夏尔尼先生，对一个贵族而言，行窃时当场被抓住，是很丢人的事情。”

“行窃！”夏尔尼轻声地说。

“行窃！”王后重复道，她仿佛仍然听到有关项链的那些可怕的指控，并且心想，伯爵像她一样，将为此受到玷污了。

“是的。”国王接着说，“跪在另一个人的妻子的膝下，这是行窃的一种，何况，当这个女人是一位王后的话，先生，这个罪行就会被认为是犯了欺君大罪

了。我将会让我的掌玺大臣向您宣布这一条罪状的，夏尔尼先生。”

伯爵正要开口为自己的无辜申辩时，王后压抑不住自己见义勇为的激情，不愿意痛苦地看见她所爱的人被指控为下流之徒，就来帮他解围。

“陛下，”她赶忙说，“您似乎是误会了，瞎猜疑起来了，这些猜测，这些偏见都是毫无根据的，我明确地向您指出这一点。我看得出来，出于对您的尊敬，伯爵难于启齿，但我呢，我了解他的内心，我不能让他受了诬告而不为他辩护。”

“您是否想告诉我，”路易十六已经从国王的角色下降到惴惴不安的丈夫的角色了，回答说，“我没有看见夏尔尼先生跪在那儿，在您，夫人的前面？不过，要是老跪着没有被扶起来，那就应该是……”

“应该是，先生，”王后严峻地说，“应该是法国王后的一个臣子向她请求一个恩典……这个，我想，在宫廷里是司空见惯的。”

“向您请求一个恩典！”国王大声说。

“一个我不能给予的恩典。”王后继续说道，“不然，我可以向您保证，夏尔尼先生也不会老这样跪着不起来，而我也会很快地搀扶他起来，并为能满足一位我另眼相看的贵族的愿望而感到高兴。”

夏尔尼松了一口气。国王的目光变得游移不定起来。他因刚才和他们蓦然相遇而在他脸上呈现出来的一脸凶相慢慢地消褪了。

玛丽一安托瓦内特等待着，全神贯注地等着国王开口说话，问题终于被突然提出来了。

“喔，夫人！请您告诉我，使得夏尔尼先生跪在您的面前，恳求您赐给，而您又没有给他的恩典究竟是什么呢？”

“跪着请求的事儿能是什么事呢？……”王后心里想，“他苦苦哀求，而我又不能给予的事儿能是什么事呢？……老天啊！老天！”

“我等着呢。”国王说。

“陛下，这是因为……夏尔尼先生的请求是一件家庭里的秘密。”

“对国王没有秘密可言，他是一国之君，一家之长，要对他的臣下，他的孩子的荣誉和安全负责。”说着，国王又以令人不寒而栗的威严加了一句，“即使当这些数典忘祖的孩子在损害他们父亲的荣誉和安全时也是如此。”

在这最后一个吓人的威胁之下，王后跳了起来。

“夏尔尼先生，”她的脑子昏沉沉的，手在发着抖，大声说道，“夏尔尼先生想得到我的……”

“什么？夫人。”

“恩准他结婚。”

“真的！”国王大声说道，他略微有些放下心来。

接着，他又重新因嫉妒而不安起来。

“那么！”他说道，“那么！让夏尔尼先生结婚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难道他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贵族子弟？难道他没有一份殷实的财产？难道他还不够勇敢、漂亮？说真的，一个女人，如果不想和他结亲，或是拒绝他的要求，只能是王室的公主，或者已经有了丈夫的宫廷贵夫人了，要说不可能，我认为只能是这两种人。因此，夫人，请您把夏尔尼先生想娶的这个女人的名字告诉我，而且，倘若她不是属于上述的这两种人的话，我向您保证，我要设法排除困难……为了使您高兴。”

王后说谎开了头就得继续说下去，也顾不得风险越冒越大，鼓足勇气回答说：

“不，先生，不，有些困难，您是战胜不了的。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这一类困难。”

“那末我就更有理由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事连国王也不可能解

决。”路易十六憋着一肚子气说。

陡然，她的思想豁然开朗了。

她抬起了头向国王说：

“先生，夏尔尼先生想娶的这个女人在修道院里。”

“啊！”国王大声说，“这倒是一个理由，确实如此，剥夺上帝所有的东西赠与凡人，倒真是不太容易。夏尔尼先生，您爱的这个女人是谁？请告诉我，我请求您。”

王后感到内心像针扎似的痛楚。她将要听见从奥利维埃的嘴里说出一个名字来，她将要忍受谎言的残酷的报应了。那末谁又能知道夏尔尼先生会不会说出一个勾起他过去痛苦的回忆的、以前曾经爱过的人的名字？谁又能知道夏尔尼会不会道出一个使他对未来产生朦胧的希望的那个初恋者的名字？为了避免这可怕的打击，玛丽一安托瓦内特抢先了一步，她出其不意地大声说：

“啊！陛下，您认识夏尔尼先生向她求婚的那个女人，她是……安德烈·德·塔韦尔奈小姐。”

夏尔尼叫出了声，赶紧把脸藏在自己的双手里。

王后手按住心口，怅然若失地走去倒在安乐椅上。

“塔韦尔奈小姐！”国王重复说着这个名字，“就是那个隐居在圣德尼修道院的塔韦尔奈小姐吗？”

“是的，陛下。”王后轻声地一字一顿地说。

夏尔尼直愣愣地看着王后，一句话也不说。

“好吧！”国王说，他认为不开口就是默认，“这么说，塔韦尔奈小姐大概也爱着夏尔尼先生罗？我将给塔韦尔奈小姐五十万利弗尔的陪嫁，这笔钱，那天我是拒绝卡洛纳先生为您付出的。夏尔尼先生，谢谢王后吧，谢谢她愿意把这件事告诉给我听，并确保了你们生活的幸福。”

夏尔尼先生向前迈了一步，像上帝在一时间奇迹般地赋予了

生命的一尊灰白色的雕像。

王后抖索了一下，本能地向年轻人伸出了双手。他在她面前跪了下去，并在她那冰凉而美丽的双手上印下了一个吻，他希望上帝让他在这一吻中倾注下他的全部感情。

“行了，”国王说，“现在让夫人来安排您的婚事。来吧，先生，请过来。”

说着，他就飞快地向前走，这样，夏尔尼就有机会在出门时回过头来。他看见王后的眼神在向他表示永别时表现出来的难以形容的痛苦。

在他俩之间，一道门——仿佛是一道从此对这对纯洁的恋人变得不可逾越的一道壁垒——关上了。

81 圣德尼修道院

王后绝望地、孤单地待在屋里。她一下子受了那么多的打击，连自己都不明白，哪一方面的打击使她最感痛苦。

说实在的，在国王面前，安德烈这个名字拯救了一切。但谁又能替这个任性、倔强又桀骜不驯的别人称为塔韦尔奈小姐的这个姑娘作代言人呢？谁又能相信，这个高傲的姑娘会牺牲她的自由、前程来为一个几天前分手时她视同仇人的王后效劳呢。

那末，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安德烈会拒绝吗？这十分有可能，这样，整个骗局就拆穿了，王后变成了一个好要阴谋诡计的小市民，夏尔尼变成了一个低级的侍从骑士，一个能说会道的骗子手。诽谤连着控告一齐轰来，将会一口咬定他俩犯了通奸罪。

想到这儿，玛丽—安托瓦内特感到无路可走了，她几乎对这种可能出现的结局帖耳俯首了，她把滚烫的脑袋捧在双手里，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能相信谁呢？谁是王后的朋友？朗巴尔夫人？啊！她只是一个纯理性的人，一个冷冰冰的、毫无感情的人！

这样，仅剩下塔韦尔奈小姐本人了。她有着一颗钻石般的心，它的棱边可以划开玻璃，但是只有它本身的不可战胜的坚定性，它那无比深邃的纯洁性，才能和一位王后的伟大的痛苦相一致。

这样，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可能要去找安德烈。她会向她诉说她的苦痛，并哀求她作出自我牺牲。安德烈无疑会拒绝，因为她不是那种受人播弄的人。但是，她会渐渐地被她的祈求所感动，最后将会应允。此外，谁又能预料，她得不到一段间隙时间呢！假如国王的一阵冲动过去以后，看见这一对未婚的年轻人表面上已经同意了，心情就会平静下去，难道就不会把这一切都忘了？……这么说，只要有一次旅行就会把一切安排就绪的。

这样，塔韦尔奈小姐的自由就不会受到损害，而夏尔尼的自由也不会丧失，王后也就不会为自己牺牲这两个年轻人来维护自己的荣誉的自私做法而终日悔恨交加了。

以上就是她的想法。

当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切准备就绪后，她就决定出发了。她原想告诫夏尔尼决不能走错一步，但她又想到奸细无疑在监视着他，并且在这关键时刻，她的一切都可能被错误地理解的，于是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何况，她对奥利维埃的忠诚和决心有相当的体会，因此坚信，该怎么做的问题，她的判断和他是会不谋而合的。

三点钟到了，照例是一套午餐时的繁文缛节，觐见，察访。王后接见众人时神情安详，和蔼中不失平日的尊严。她甚至对认定是自己的敌人的那些人，也表现出正气凛然的气概，通常，这在真正的罪犯身上是很少见的。

接着，一切都宣告结束了。她去换了装束，戴了一顶饰有飘带和蓝花的灰色帽子，套上一条灰砖色丝织连衣裙，不带卫士，仅和一位夫人在一起登上了四轮马车，叫车夫把她带到圣德尼修道院去。

这正是修女们在膳厅刚悄悄地用完餐，回到她们各自的课室，进行晚祷前的默祷的时刻。

王后叫人把安德烈·德·塔韦尔奈小姐召到会客室来。

安德烈跪在那儿，穿了一件白羊毛罩服，透过窗户，望着月亮在巨大的椴树树干后面升起。在这诗意般的夜晚降临的时候，她发现为了安慰自己的灵魂，而向上帝送去的所有虔诚、热忱的祷告的主题。

她大口大口地啜饮着遁入空门的无可比拟的苦痛。这种剧痛只有坚强的人才能体会到，它既包含了痛苦，也包含了快乐。对心中苦恼的人来说，它和所有一般的苦痛没有两样。最终达到了一种快感，只有那些为自尊而牺牲幸福的人才能感觉得到。

我们刚才说了，在圣路易节[①] 的晚上，王后来到圣德尼修道院来找安德烈，她在安德烈的课室里看见她在沉思默想。

真的有人走去向安德烈说：王后刚到，教士在会客厅迎驾，王后在寒暄过后，提出是否可以和塔韦尔奈小姐说话。

多么意想不到的事啊！安德烈的心早已被这种爱软化了，恨不得三脚两步地跳到从凡尔赛宫来找她的芬芳的美人儿面前。她昨天还在诅咒她，但当她离她越远，她就越显得珍贵；当一切都升华，成为过眼烟云，她就更加珍贵，像爱情一样的珍贵。

“王后！”安德烈喃喃地说，“王后到圣德尼来了！王后在召唤我！”

“快，快点儿吧。”别人催促她说。

她真的手忙脚乱了，她在肩上披了一件修女的长坎肩，在飘拂的裙子外面系了一根纯毛腰带，都没来得及在她的小镜子里照上

① 圣路易节，即路易九世，是十三世纪中叶的法兰西国王，他的节日是八月二十五日。

一眼，就跟着来找她的修女走了。

但是，她还没有走出多远，就因自己太兴奋而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屈辱。

她心里说："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样快？法国王后参观圣德尼修道院，要你安德烈·德·塔韦尔奈激动什么？我此时还有自尊心吗？王后不是为了我到这里来的。这有什么幸福可言？我不爱王后了。

"算了吧！冷静点儿，坏修女。你既不属于上帝，又不属于世俗，至少，你得成为你自己的主宰。"

几个杂务修女忙忙碌碌地在会客厅里加点吊灯和蜡烛。当安德烈走到贵宾会客厅的祭坛后面时，她已经脸色苍白，神情冷漠了。

当她听见带她进来的引见修女通报她的姓名时，当她一眼看见玛丽一安托瓦内特坐在修道院的安乐椅上，在她身旁，修道院最显赫的人物有的在躬身侍立，有的在张罗忙乱时，安德烈的心又狂跳起来，刹那间她呆了。

"啊！走近点吧，让我同您说话，小姐。"王后笑着说。

安德烈走上前去，低着头。

"您请便吧，夫人。"王后转身向院长说。

院长行了个礼，在所有其他的修女簇拥下，离开了会客厅。

王后坐着，安德烈站着，只有她俩待在一起了。

82 一颗死去的心

按照规矩，王后先启口了。

“您终于来啦，小姐。”她说着，微微笑了一下，“您知道吗，您这修女的模样给了我一个奇异的感觉。”

安德烈默不作声。

“在我们其他人还活着的世界上，”王后接着说，“来看一个已在那儿消失的旧日的侣伴，这就如坟墓给我们的一个严肃的启示一样。您同意我的看法吗，小姐？”

“夫人，”安德烈回答说，“谁又能冒昧给王后陛下什么启示呢？死神只有等它把她带走的那一天，才有什么话要告知王后的。说实在的，不这样，它又能怎样做呢？”

王后惊讶地动了一下。

“况且这是一种权利。”安德烈赶紧补充说，“对王后而言，他人，意味着是下属的总称；下臣的财产、尊严和生命全属于他们的君主。因此，生命、尊严、财产，道德上的或精神上的一切，都是王后们的私人财产。”

“这些理论真新奇。”玛丽—安托瓦内特慢悠悠地说，“在这个国家里，您把一个女君主当成神话中掠夺平民百姓的财富和幸福的三头六臂的妖怪了。我是这样的女人吗，安德烈？说实在的，当您在宫廷里时，您有什么要埋怨我的么？”

“当我离开王后陛下时，她已经好心好意地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了。”安德烈回答说，“我那时像今天一样回答：没有，夫人。”

听着安德烈说了这么些话而不发作，这需要相当的耐心和友情，这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愤世嫉俗的女人的心。

“王后陛下知道得很清楚，”她慢声细语地说，“塔韦尔奈家的人决不会是她的敌人。”

王后看出来了，她为驯服塞伯拉斯①，越是添加蜜糖，自己就越是被人疑神疑鬼。她顿住不再作这方面的努力了。

王后说：“我来圣德尼修道院和夫人②谈谈，是想来看您，并让你相信，不论您在不在我身边，我始终是您的朋友。”

安德烈感觉到她的语气在变化，她担心这回轮到自己冒犯这个前来慰藉她的人了，她更担心在一个女人的炯炯目光之下，暴露自己心中的隐痛。

“王后陛下真使我喜出望外，不胜荣幸。”她悲伤地说。

“快别这么说，安德烈。”王后握着她的手说，“您让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啦！难道一个不幸的王后就不能有一个女朋友，不能有一个心腹知己？”

“我向您保证，夫人，”安德烈说，她被这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感动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不会比以前爱王后陛下那样爱得更真切了。”

---

① 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之门的三头犬。

② 当时对有地位的未婚女子亦尊称为夫人。

说这些话时，她的脸不觉涨红了，垂下了头。

“您……以前……曾经爱过我！”王后大声说，她一下子抓住了这几句话，“那末您现在不爱我了吗？”

“别责怪我的心吧，”安德烈迅速地说，“它死了。”

“您的心死了！您，安德烈，既年轻，又美貌，而您说，您的心死了！啊！别拿这些伤心的字眼来开玩笑吧。谁带着这个动人的微笑，还是那么美貌非凡，谁的心就没有死。别说这样的话了，安德烈。”

“我陶醉在独身生活中。”

“在这儿，不存在任何东西能使您想起人世间的欢乐？”

“没有。”

“我的上帝！”王后不安地想，“难道我将要失败不成？”

想着，她打了一阵寒战。

“安德烈，”玛丽一安托瓦内特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接着说，“您刚才说的话，表达了您的满足的心情，这使我原来对您的希望化为泡影了。”

“什么希望，夫人？”

“您看，让我讲下去是多余的了。让上帝为我作证，我一时还以为成全了您呢。”

“我？”

“是呀，您，寡义薄情的人呀，您还要责怪我！但眼下，您既然另有所好，您当然比我更懂得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所在。我放弃……”

“不过，夫人，请费心告诉我是什么事吧。”

“啊！再简单也没有了，我原想把您带回宫廷。”

“啊！”安德烈嘴角上挂着苦笑大声说，“我，回到宫廷？……我的上帝！……不！不！夫人，永远也不！……虽然这样我违反了王后陛下的命令。”

王后颤栗了。她的心充满了无以言状的痛苦。她像一艘坚固的船，触礁下沉了。

“您拒绝了！”她轻声细气地问。

“唉，”她说，“我整日愁眉不展，平庸无能，我既贫穷又遭人嫌。我太悲伤了，对女人，我激发不了任何醋意，对男人，我引不起任何欲望。每个人见了我都退而避之，您要在宫廷里把我变成什么模样呢？……啊！夫人，亲爱的女主人，撇下这个修女吧，让我留下来吧。”

“啊！”王后抬起眼睛说，“我刚才向您提出的这件事，可以洗刷掉您诉说的委屈和耻辱。我所说的这门婚事可以使您一跃而变成法国最高贵的夫人之一。”

“一门……婚姻！”安德烈愣住了，吃吃地说。

“您拒绝了。”王后说，越来越泄气了。

“我拒绝，夫人，我拒绝。”

这时，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心都揪起来了，她准备开始哀求了。正当她恍恍惚惚，失魂落魄，浑身抖索地站起，说不出一句话来时，安德烈扑上前去挡住了她。

“至少，夫人，”她以为她就要走，揪住了她的长裙的一角说，“请开恩说出那个同意我作他的妻子的那个男人的名字吧。在生活中，我备受凌辱，痛苦万分，这个慷慨的人的名字……”

说着，她凄惨地，自嘲似的微笑了一下。

王后犹豫了一会儿，她认为还是需要把话讲完。

“夏尔尼先生。”她说，口气悲凉而冷漠。

“那末……他同意么？”

“他向您求婚。”

“啊！我同意，我同意，”安德烈说，激动得有些不能自持了，“这么说，他爱的是我！……他爱的是我，正如我曾爱他那样！”

王后脸色铁青，全身哆嗦，轻轻地呻吟了一声，向后退去。她走去跌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这时，发了疯的安德烈只知道一个劲地吻着她的双膝、衣裙，泪水沾湿了她的双手，并在上面盖满了她的热吻。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她说道。她终于从哽咽中和缓过来，换了一口气，可以说话了。

“来吧。”王后喃喃地说，她感到生命在消逝，她想在死前挽救她的名誉。

她站起来，依偎在安德烈身上，这时，安德烈的滚烫的嘴唇凑向她那冰冷的双颊。

83 男爵为何发福

当王后在圣德尼修道院决定了塔韦尔奈小姐一生的命运的时候，菲利普因为得知了一切，发觉了一切，伤心得心都快碎了，正在催促着替他的出发做准备。

当一切都准备停当后，他叫人去告知老塔韦尔奈先生，说他有话要和他讲。

小老头得意地摆动着支撑着他的圆滚滚的大肚子的一双瘦弱的小腿，从凡尔赛回来了。这三、四个月以来，男爵发福了，假如人们想到，对于他来说，肥胖是他的得意的标志的话，他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是不难理解的。

晚上，他已把次日惹是生非的计划都提前作了准备。他挑动布勒特叶先生和罗昂先生斗；挑动普罗旺斯先生和王后斗；反过来又挑动阿尔图瓦先生和普罗旺斯先生斗；他挑动这一百个人和另外一百个人去斗。总之是唯恐天下不乱。他居心不良，用心险恶。每当他满载而归时，他真是乐得心花怒放。

当他的仆人告诉他，他的儿子想和他说话时，他等不及菲利普来，自己穿过整个楼梯平台，亲自去找

这个即将远行的人。

菲利普并没有料到他父亲在知道他的决定后会恋恋不舍，但他也没有料到他会完全无动于衷。说实在的，安德烈早就离开了父亲的家了，这在他的生活中又少了一件烦恼事儿。老男爵应该感到寂寞了，而在他的寂寞生活中，又增添了他的儿子——最后一个牺牲者——的出走。男爵大概会像那些自己的狗和雀儿被人夺走的孩子们那样，哪怕出于自私的原因，也会假惺惺地哭一通的吧。

但是，当菲利普听到男爵又是狂笑又是嚷嚷之后，他真有点儿感到迷惑不解了。男爵说：

"啊！我的上帝！他走了，终于走了……"

菲利普站定了，痴呆呆地望着他的父亲。

"我早就料到了，"男爵继续说道，"我早就为这一天打赌了。干得好，菲利普，干得漂亮。"

"您说什么，先生？"年轻人问，"谁干得漂亮，再说一遍行么？"

老头双手搁在肚子两侧，抬起一条腿边跳边哼起来了。

他一边哼一边向菲利普不停地挤眉弄眼，示意他把随身侍从打发开。

这个要求，菲利普领会了，也听从了。男爵把尚帕涅推到门外，跟着便关上了门。接着他又走到他的儿子身旁轻声说：

"了不起，真了不起啊！"

"是因为我要走了，您可以把我摆脱掉了，才如此高兴的吧。"

"哈！哈！哈！……"老男爵又换了一个腔调笑着说，"嗨，嗨，在我面前别拘束么，完全不必要，你也清楚，你是骗不了我的……哈！哈！哈！"

菲利普叉起双臂，心里想，这个老家伙的脑袋瓜里是否有几根脑神经坏了，变疯了。

"是啊，我能猜到这点，也是相当不简单的，有什么办法呢，菲

利普，没有人比我更好奇的了。我对一件事感到好奇时，我就要追根究底，当我追根究底，终于搞出个水落石出时，没有人比我更幸福啦。因而，我发觉，你要走是摆摆样子的，为此我祝贺你。”

“摆摆样子？”菲利普莫名其妙，大叫着说。

老头走近一步，用他那瘦得皮包骨的手指点着年轻人的胸膛，显得越来越神秘地说：

“凭良心说，不采用这权宜之计，我可以肯定一切都会暴露出来了。你做得正是时候。听着，明天，就可能来不及了。快走吧，我的孩子，快走吧。”

“先生，”菲利普冷峻地说，“我向您起誓，您不吝赐告我的一切，我一句话也没有听懂。”

“你把你的马藏到哪儿去？”老头不作正面回答，继续问道，“你有一匹马很惹人注目，留神别让人看见它在这儿，因为他们还以为你在……哦，对了，你想装作到哪儿去？”

“我到塔韦尔奈的‘红屋’去，先生。”

“好……太好了……你装着要去‘红屋’的样子……没有人会发现有什么问题的……啊哈！嗯，很好嘛……但是要谨慎啊，注意着你们两个的人可多着哪。”

“我们两个！……谁？”

“她好冲动，知道么，”老头继续说，“她冲动起来能把一切都毁掉。可要当心哪？你要比她理智些……”

“啊！这个！但是说真的，”菲利普愤懑地大声说，“我在想，先生，您是拿我开玩笑吧，我向您起誓，这可不与人为善了，这可不好，因为我已经够愁够烦的了，您还要逼得我对您有失尊敬。”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你更清白，更谨慎的家伙了。”老头儿带着不屑的口吻大声说，“我可没有见过一个人这样守口如瓶，使人生气的。你总不会担心我背叛你吧？果然如此，那真是太可笑

了！”

“先生！”菲利普怒不可遏地说。

“行！行！你就把心头的秘密深藏起来吧；把租下过去捕狼人的小房子这件秘密埋在心里吧。”

“我租下了捕狼人的小房子，我？”

“你把在夜里和两个美人儿散步这件事深埋在心里吧。”

“我！……我散步了。”菲利普轻声地说，脸色转白了。

“你把在露水和花丛中那甜得像蜜一样的亲吻深埋在心里吧。”

“先生！”菲利普妒恨交加地咆哮着说，“先生，您不能少说几句吗？”

实际情况确是如此，这个人揭开他的伤疤，并且还不满足于把这些伤疤暴露在外，还把它撕开，发疯似地把它扩大。这个人把另一个人的幸福强加在他身上，自以为在恭维他，实际上是在用一个情敌的幸福来鞭笞他。不幸的菲利普对这样的人真是厌恶透顶，又惊又怕。

男爵所得知的一切，猜想的一切，对罗昂先生的飞短流长也罢，对夏尔尼的可靠的传闻也罢，他，作父亲的，都把这些搭在他儿子身上。对他来说，王后所爱的是菲利普，并且把他从不起眼的地位一步步推到了受到她专宠的顶峰。一个礼拜以来，塔韦尔奈先生为此心满意足，肚子也就日渐大起来了。

当菲利普发觉了这个卑鄙下流的泥淖时，已为时过晚，陷入其中了。

“你看，”他对儿子说，“这件事，你做得漂亮极了，你把大家都甩掉了。今天晚上，五十只眼睛会告诉我：这是罗昂。另外一百只眼睛会告诉我：这是夏尔尼。还有两百只眼睛会告诉我：这既是罗昂，又是夏尔尼！但不会有任何人，听见没有，不会有任何人会说：

这是塔韦尔奈。不论对你还是对她，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我亲爱的。对她而言，因为她选中了你；而对你来说，因为你逮住了她。”

最后一句话把菲利普惹火了，他用预示有暴风雨来临的狂怒了的眼光横扫了这个冷酷的老头一眼。正在这时，在府邸的院落里，响起了四轮马车的辚辚声，在外面还有一些含混不清的嘈杂声和带有一种异样感觉的来来去去的脚步声。

尚帕涅大声说道：

“小姐！小姐来了！”

“我的妹妹！”菲利普着实吃了一惊，喃喃地说，因为安德烈借着守门人擎着的蜡台的烛光从马车上走下来时，他认出她来了。

“您的妹妹！”老头接着又说了一句，“安德烈？……这难道可能么？”

说着，尚帕涅已经走上前来，证实了菲利普所说的话。他对菲利普说：

“先生，塔韦尔奈小姐在大客厅旁的小客厅里，她等着先生，要和他讲话。”

“我们一块儿去她那儿吧。”男爵大声说。

“她想找的是我。”菲利普向老头鞠了一躬说，“我先走一步，对不起。”

与此同时，第二辆四轮马车隆隆地驶进院子里。

“活见鬼！又来一辆？”男爵咕哝着说，“……这真是个多事之夜哪。”

“奥利维埃·德·夏尔尼伯爵先生！”守门人向内房侍仆呼唤着。

“把伯爵先生引进客厅。”菲利普对尚帕涅说，“男爵先生将接待他，——我本人，我要去小客厅和我的妹妹谈话。”

这两个人同时缓步走下楼梯。

81 父亲和未婚妻

府邸的客厅设在底层的正屋。在它的左首是夫人用的小客厅，有一个门通向楼梯，楼梯直通到安德烈的内室。

在它的右首，是另一间小客厅，通过这个小客厅，可以走进大客厅。

菲利普捷足先登，到了夫人用的小客厅，他的妹妹已在那里等着他了。他刚走进前厅，就已经加快了步伐，以便极早地投入他钟爱的既是妹妹、又是好友的怀抱。

"老天发慈悲了！你遇到了什么事啊？"年轻人问安德烈。

"高兴事！啊！真是高兴事啊！我的哥哥。"

"小点儿声，好妹妹，小点儿声。"菲利普说，"这所房子的护壁板对欢声笑语已经不大习惯了，此外，在隔壁的客厅里，就要进去一个人，他会听见你说话的。"

"一个人，"安德烈说，"是谁呀？"

"你听。"菲利普回答说。

"夏尔尼伯爵先生！"侍从一面把奥利维埃从小

客厅引入大客厅，一面大声禀报说。

“他！他！”安德烈大声说，更加搂紧了她的哥哥，“啊！我明白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去吧。”

“我亲爱的安德烈呀，您说这些话是不是当真？”

“听着，听着，菲利普，你让我上楼到我自己的房间里去吧。王后把我带来时太匆忙了，我要把修道院的便服脱下来，换一件新娘……的服装。”

她轻声地一字一字地向菲利普说出了“新娘”两个字，还伴随着一个快快活活的吻。说完后，安德烈轻捷地、激动地、一溜烟地从通向她的内室的楼梯那儿跑掉了。

菲利普一个人待着，把脸颊贴在小客厅和大客厅之间的门上倾听着。

老塔韦尔奈先生走了进来，尽管是满心的不情愿，还是矫揉造作地向伯爵鞠了一躬，并终于开口说：

“伯爵先生，这不宣而至的来访使我荣幸之至。请问有什么事？不管如何，请相信，您的来访使我喜不自胜。”

“我十分荣幸地向您提出，”夏尔尼压抑着感情的冲动接着说，“我要向您的女儿、安德烈·德·塔韦尔奈小姐求婚。”

男爵在他的安乐椅上惊跳了一下。他把他的两只亮闪闪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要把夏尔尼伯爵刚才说的每一句话吞下去似的。

“啊呀呀！”老头心想，“莫非是菲利普得宠一事已经众所周知，以至他的一个情敌居然想娶他的妹妹，也来沾上一点光彩？真是的！玩得不坏呀，夏尔尼先生。”

接着，他含笑大声说道：

“这门婚事对我家来说真是十分的光彩，就我而言，我是欣然同意的。我觉得您在这儿还是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带回去为好，我

这就叫人把这件事告知我的女儿。”

“先生，”伯爵冷冰冰地打断他的话说，“我想，您这个做法是多余的。关于这一点，王后已经征询过塔韦尔奈小姐的意见了，您的女儿的答复对我是有利的。”

“啊！”男爵惊呼道，越来越兴奋了，“是王后……”

“是的，先生，她亲自到圣德尼去了一趟。”

男爵起身说：

“伯爵先生，接下来的事情，是我必须把有关塔韦尔奈小姐的一些情况告诉给您听。我楼上有她的母亲遗留下来的财产凭证。您娶的不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伯爵先生，因此在没有达成协议之前……”

他刚说完这句话，小客厅的门打开了，菲利普走进来，他的脸色苍白，神志恍惚，一只手插在上衣里，另一只手痉挛地捏成拳头。

夏尔尼彬彬有礼地向他致敬，他也得到了同样的回敬。

“先生，”菲利普说，“我的父亲从全家的角度出发，建议同您谈一次是十分正确的，我俩都有些地方要向您说清楚。在男爵先生上楼回到自己房间寻找他刚才向您说到的文件证书时，我有幸和您更具体地探讨这个问题。”

说完，菲利普以不容置疑的，威严的目光逼视着男爵，要他离开，后者预感到有什么麻烦事要发生，悻悻地走了。

“夏尔尼先生，”他在伯爵面前交叉着臂膀说，“您怎么居然敢贸然前来向我的妹妹求婚？”

奥利维埃退了一步，脸刷地红了。

菲利普继续问：

“难道这是为了更好地把您和您正在追求的、热恋着的那个女人之间的爱情隐蔽起来么？难道这是为了让大家看见您结婚了，就不会说您有一个情妇？”

"先生,您说得太过分了。"

"也可能,不过我是这么想的。"菲利普一面走近夏尔尼,一面继续说,"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我一旦成了您的内兄后,我就不会把我所知道的您的旧情重提了。"

"您所知道的!"夏尔尼惊恐地大声说,"当心点儿,当心点儿!"

"是的,"菲利普情绪越来越激动了,说:"您租下的捕狼人的那所房子,您在凡尔赛的御花园里的幽会……夜里……您被抓紧的双手,您的叹息,特别是在花园的小门口,你们含情脉脉地交换着目光……"

夏尔尼像一个被击中快死的人那样要在周围找一个支撑物似的向前踉跄了两步。

菲利普默不作声地、凶狠地看着他。他让他自个儿去受精神的折磨,让他用暂时的苦痛去赎清他刚才谴责他的那几个甜美的,不可忘却的几个小时的罪过。

夏尔尼又从消沉中振作起精神。

"那好! 先生,"他向菲利普说,"即使您刚才向我说了这些,我也要向您,向您本人提出,我要向塔韦尔奈小姐求婚。假如我只是一个卑鄙的,耍鬼点子的人,正如您已经刚才假设的那样,假如我是为了自己才结的婚,那么我真是足够可怜的了,因此我惧怕那个握有我的以及王后的秘密的人。但是,王后应该得救,先生,必须如此。"

"王后有失身份,"菲利普说,"就因为塔韦尔奈先生看见她紧靠在夏尔尼先生的胳膊上,并看见她向天上抬起了她那双因幸福而濡湿的眼睛? 王后有失身份,就因为我知道她爱您? 啊! 这不是把我的妹妹作牺牲的理由,先生,况且,我也不会让她去作牺牲。"

"先生,"奥利维埃回答说,"您知道,为什么假如这门婚事不成功,王后会有失身份吗? 这是因为就在今天早上,当罗昂先生被捕

时，国王发现我跪在王后的膝下。”

“我的老天。”

“王后，在嫉妒的国王的询问下，回答说，我跪着是为了请求她同意我向您的妹妹求婚。这就是为什么，先生，假如我不娶您的妹妹，王后就完了。现在，您理解了吗？”

一声喊叫和一声叹息，这两种声音同时打断了奥利维埃的讲话，叫喊声是从夫人的专用小客厅里发出的，叹息声是从小客厅里发出的。

奥利维埃向叹息声传来的方向跑去，他在小客厅里看见安德烈·德·塔韦尔奈穿了一身雪白的衣服，像一个未出嫁的新娘一样。她一切都听见了，刚刚晕过去

菲利普向传来喊叫声的小客厅奔去。他看见了塔韦尔奈男爵，因王后对夏尔尼爱的表露使他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一家伙把他打瘫在地上了。

男爵中风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卡格里奥斯特罗的预言实现了。

菲利普的内心沸腾着，双眼瞪得大大的，狠狠心肠，开口对夏尔尼先生说：

“塔韦尔奈男爵先生刚刚去世。他死后，我就是一家之主了。假如塔韦尔奈小姐能救活，我答应把她嫁给您。”

85 龙去蛇来

奥利瓦落入雅纳的圈套，正准备要逃，突然间，博西尔从一个匿名人那儿得到了消息，因指望能重新得到尼科尔而心慌意乱，径直扑到了奥利瓦的怀里，把她从卡格里奥斯特罗的家里抢走，而这时，勒多·德·维莱特先生还在玺王街的一头苦巴巴地等着呢。

拉莫特夫人感到受愚弄了，为了找到克罗斯纳先生也兴趣十足地在寻找的这两位幸运的情人，她动员了手下所有的心腹。

就在这时，她在她的隐蔽处收到了一道道要她去见王后的命令，并且要她去说明她经手的项链的情况。

趁着夜色，她戴着面纱，出发去奥布河畔的巴尔，在那儿她有一块宅地。她借道小路，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那里，开始花时间认真地思考她那现实的处境了。

在得知了红衣主教已锒铛入狱和玛丽一安托瓦内特已经把这件事公开出来之后，她冷静地合计着：

“王后已破釜沉舟，要她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

了。她拒绝再和红衣主教妥协，又拒绝付给珠宝商钱，实际上，她是孤注一掷了。这就证明了她并没有考虑到我，她并没有想到我有多大的力量。”

雅纳正把这些片段的想法犹如一块块铁片连接起来，制成了这件自己的护身铠甲。突然，一个有点像骑兵队长，又有点像信使的人出现在她的面前，向她宣布，他的使命是把她带到宫里。

负有把她带回宫里的使命的这个信使想直接把她带去见国王，但是雅纳以她那惯有的机灵说：

“先生，您也爱王后，是吗？”

“您对此有怀疑吗，伯爵夫人？”信使反问道。

“那么好！看在您对王后忠诚的爱和尊敬的份上，我恳请您先把我带去见王后吧。”

军官想表示异议。

“您肯定知道得比我更清楚这涉及到什么事情。”伯爵夫人接着又说，“因此您也会理解，王后和我之间进行一次密谈是必不可少的。”

几个月以来，毒化了凡尔赛宫空气的各种造谣中伤，恶意诽谤，不绝于耳，把这个信使闹糊涂了。此刻，他真以为把拉莫特夫人引见给国王以前，先把她带去见王后，是真的在为王后效劳。

无比的轻蔑，克制不住的愤怒，女人之间的仇恨，无可比拟的地位的优越感，这就是交战的双方各自携带的武器。王后低垂着眼睛，双唇紧抿着，带着庄严、稳重的神色，先让人把手下的两个侍女叫进来作为见证人。心里藏了无数桩秘密，脑子里千头万绪，寄希望于背水一战，这就是王后的对手的精神状态。拉莫特夫人一看见这两个女人，就说：

“好吧！这两个见证人，待会儿要把她们打发走的。”

“啊！您终于来啦！夫人。”王后大声说，“我们总算找到您了！”

雅纳又一次地弯了弯腰。

“您躲起来了吗？”王后不耐烦地问。

“换句话说，我离开了巴黎，是这样的，夫人。”

“这还没完呢。”王后突然说，“罗昂先生已经进了巴士底狱，您知道吗？”

“已经有人对我说过了，夫人。”

“您猜是为什么吗？”

雅纳注视着王后，又转身面向另外两个女人，似乎她们在场碍着她似的。她回答说：

“这我不知道，夫人。”

“但是，您曾经和我谈起过一串项链的事，这点您是清楚的，不是吗？”

“一串钻石项链，是的，夫人。”

“您代表红衣主教，曾向我提出了一个项链付款的解决办法？”

“一点儿也不错，夫人。”

“我接受了，还是拒绝了这个建议？”

“王后陛下拒绝了。”

“啊！”王后又惊又喜，叫出了声。

“王后陛下还付了二十五万利弗尔作为定洋呢。”雅纳补充说。

“嗯……后来呢？”

“后来，因为卡洛纳先生不能付款，王后无力偿还，把首饰盒子送还了鲍埃梅和鲍桑热先生了。”

“通过谁还去的？”

“通过我。”

“那末您呢，您怎么做的？”

“我么，”雅纳慢吞吞地说，她感到她将要说出口的话是关系重大的，“我么，我把钻石还给红衣主教先生了。”

“还给红衣主教先生！”王后大声说，“那末，对不起，请说说为什么您不把它交给珠宝商？”

“因为，夫人，罗昂先生对这件事感兴趣，而这件事又能取悦王后陛下，假如我不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交给他，我会伤他的心的。”

“但是，您怎么又能从珠宝商那儿得到一张收据呢？”

“因为是罗昂先生把收据交给我的。”

“但是您交给珠宝商这张纸条似乎是从我这儿拿到的，这又是怎么回事？”

“罗昂先生请我转交的。”

“我想说，我交给您的或是叫人送给您的那张珠宝商的收据是假的！”

“假的！”雅纳傻乎乎地说，“啊！夫人！”

“我想说，据说由我签名的那张所谓确认收到项链的纸条是假的！”

“啊！”雅纳大声说，装得比第一次更为吃惊的样子。

“最后我想说，”王后接着说下去，“您有必要和罗昂先生对质一下，以便让我们澄清这件事实。”

“啊！既然如此，夫人，那末我也请求对质。”

“会对质的，夫人，不用担心。这么说，您否认知道项链在哪儿了？”

“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您否认帮助过红衣主教先生合伙搞某些阴谋？……”

“王后陛下要疏远我，悉听尊便，但是要侮辱我，没有那样的权利。我是瓦卢亚家族的一员，夫人。”

“红衣主教声称写过信给我。”

雅纳注视着王后，一言不发。

"您听见了我说的话了么?"王后问。

"在这儿,我不会作出其他的回答,夫人。"

说着,雅纳又一次地看了看另外两个女人。

王后理解了她的意思,但她并不打算让步。

"罗昂先生就是想说得过多而被送进了巴士底狱,"玛丽—安托瓦内特说,"请您注意,夫人,别因为拒不开口而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雅纳十指交叉,指甲几乎都要嵌进肉里去了,但她还是微笑着说:

"对一个问心无愧的人来说,迫害又算得了什么?巴士底狱就能让我去承认一件我没犯下的罪行?"

王后以挑战的目光看着雅纳。

"您不想说吗?"她问。

雅纳挺了挺胸脯。

"别再说下去了,"她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您好。"

"卑鄙无耻!"

"我恭敬地忍受着王后的辱骂。"雅纳面不改色地说。

"拉莫特夫人,您今晚就在巴士底狱下榻吧。"

"行,夫人。但是我按照我的习惯,在我就寝前,我得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保住王后陛下的荣誉和欢乐。"被告反唇相讥道。

王后气愤地站起来,狠狠地推开一道道的门,来到了隔壁的房间里。

"战胜了龙之后,"她说,"我一定要消灭毒蛇!"

"她那一套我熟悉得很。"雅纳心里想,"我相信我赢了。"

86 博西尔捕野兔子，不知克罗斯纳先生的密探在后

正如王后所希望的那样，拉莫特夫人被监禁起来了。

罗昂先生自从被监禁起来以后，他固执地要求和拉莫特夫人对质。他终于得到了满足。在巴士底狱，亲王租了一处房子，像一个大老爷似的生活着。除了自由以外，他有求必应。

本案的案情性质，从开始就不上大雅，但审理的被告，却是些有身份的人。因此，大家感到奇怪，怎么罗昂家族的一员会被控告犯了盗窃罪。因此，巴士底狱的狱吏以及典狱长都对不幸的红衣主教抱着尊敬和同情的态度。对他们来说，他不是一个被告，而是一个失宠的朝臣。

当消息传出来，说罗昂先生只是宫廷阴谋的牺牲品时，公众就更加愤愤不平了。这时，公众对亲王就不止是同情，而是崇敬了。

他和拉莫特夫人的会谈又节外生枝了。伯爵夫人受命说，每当涉及到王后时，说话要注意场合。于

是，她就顺势对红衣主教说：

“把其他人支开，我就会把您想知道的都告诉您。”

这样，罗昂先生就希望单独待着，并希望轻声地向她提出问题。

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但是当局允许他的顾问和伯爵夫人一起谈谈。

说到项链，她回答说，项链她很可能是收到了，但她也不清楚它在何方。

这个女人的狂妄使顾问茫然不知所措，当他大叫大嚷起来时，她便问他，她给王后及红衣主教效的劳值不值一百万利弗尔。

律师把此话传给了红衣主教，后者听见后，脸色发白，低下了头，猜到自己已经陷入了这个阴险狠毒的女人的圈套里了。

雅纳打定主意，她决不主动去控告王后，也不去控告红衣主教。但是，假如有人坚持要在项链一事上追究她的刑事责任，她就不得不这样做了，也就是说，她将证实，王后和红衣主教指责她说谎是与他们的个人利害有关。

当她把这些想法告诉红衣主教时，亲王对那个谈到要把他牺牲掉的女人表示极大的轻蔑。他补充说，对雅纳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他理解了，但他还完全不明白王后的意图。

这些话添油加醋地传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耳边，把她激怒了，她暴跳了起来。她希望对这个案子的神秘莫测的部分进行特别审讯。这时，公众对半夜幽会议论纷纷，还被造谣诽谤者和新闻制造者绘声绘色地着力夸大了一番。

这样，不幸的王后就处在危机四伏的境况中。雅纳对站在王后一边的人一口咬定说，外面谣传的事她一无所知，但当着红衣主教一派的人，她就不那么滴水不漏，总是说道：

“让我安静点儿好不好，否则，我要一古脑儿搬出来了。”

她这种引而不发，欲语又止的态度抬高了自己的身份，把案情大大复杂化了，以致最高明的办案人，读了卷宗后，也望而生畏，没有一个检察官敢对伯爵夫人深究下去。

人们在想，王后是否找着了热心的辩护人，罗昂先生是否找到了忠诚的捍卫者。

问题不再是：王后偷没偷钻石项链？

光这个问题已经够卑劣的了，然而这还不够。现在的问题是：

王后是否不得不听任某个人把项链偷去？因为此人洞悉她的奸情。

这就解释了拉莫特夫人是如何成功地化险为夷的，这就解释了王后是怎么会置身到一条除了身败名裂之外别无出路的死胡同里去了。

她是不甘束手就擒的，她决心斗争到底，国王支持她。

王后同意对她的奸情的指控进行辩论，同时，却强烈地指控雅纳犯了偷盗的罪行。

一切都对伯爵夫人不利，她过去的经历，她的悲惨的童年生活，她那奇特的成长过程；贵族圈子不接受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贵族夫人，庶民不愿意承认她，因为他们本能上就憎恨冒险家，即使这些冒险家成功了，他们也不能原谅。

情况发展到这一步，突然又节外生枝，改变了原来的格局。

博西尔先生和奥利瓦小姐正在乡间的一所隐蔽的房子里过着宽绰而优闲的日子。有一天，这位先生把情妇留在住所里，自己去打猎，不慎被克罗斯纳先生手下的两个密探盯上了。克罗斯纳先生为了把这件案子搞个水落石出，在整个法国撒下了天罗地网。

密探中的一个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当他认定这是博西尔以后，并不马上把他逮捕，因为这样对他毫无好处。

于是，他们就像博西尔先生那样打起竹鸡、野兔子来了。猎物

是野兔子，就把狗放出去，要打竹鸡，就在苜蓿丛中扑打搜寻。总之，他们对他们的对象寸步不离。

博西尔看见陌生人参与他打猎，起初很吃惊，接着便火了起来。他像任何一个小财东一样，对自己的猎物是不容别人染指的，但是，他又对陌生人疑心重重。因此，他自己不上前去问这两个萍水相逢的追随者，却径直向一个他在平原上看见的护林人走去，托他去问问这两位先生，为什么他们在这片田野里狩猎。

护林人回答说，这两位先生不像是本地人，并说他并不希望他们再继续打猎。他去干预了，但这两个陌生人回答说，那边的先生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是和他一块打猎的。

说着，他们就指着博西尔。护林人也不顾这个打猎的绅士愿不愿意和他们直接打交道，把他俩领到他面前来了。

"兰维尔先生，"他说，"这两位先生说，他们是和您在一起打猎的。"

"和我！"博西尔生气地大声说道，"啊！活见鬼！"

"什么！"其中一个密探低声对他说，"您改名叫兰维尔先生了，我亲爱的博西尔先生？"

博西尔抖索了一下，在本地，他的真名是没有人知道的。

他惊慌失措地看看说话探子，又望望他的同伙，觉得这两副面孔似曾相识。为了不把事情搞糟了，他把这两位先生打猎的事情拉到自己身上，打发护林人走开。

"那么您是认识他们的？"护林人问。

"是的，我们刚刚认出来。"两个探子之中的一个回答说。

这时，博西尔就和这两个猎手待在一起了，他觉得很尴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怕说漏了嘴。

"请我们吃一顿午饭吧，博西尔。"两个探子中较机警的一个说，"到您的家去。"

“到我的家！可是……”博西尔大声说。

“您不会对我们不讲礼貌的，博西尔。”

博西尔晕头转向了，与其说他是在领着他们走，还不如说他是在跟着往前走。

两个探子一看见博西尔那幢小房子，就像两个行家那样，称赞起房子美观，地点适宜，树木葱茏，环境优美来了。事实也是如此，博西尔选中了这块优美的地方，是想在里面筑起一座爱情的小窝。

“躲在这里面真不错呀！”一个探子以赞赏的口吻对他说。

这句玩笑话，使博西尔不寒而栗，他在院子里几条狗的吠叫声中，首先走进了屋子。

两个探子礼貌周到地跟着他走了进去。

87 一对年轻的情侣被送进了牢笼

走进院子的门时，博西尔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他想故意把声音搞响些，引起奥利瓦的警觉。

他这样做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那个年轻的女人原来躺在她的小客厅里在读一本无聊的小说，听见了狗吠声，朝院子望了望，看见博西尔带了陌生人走进来，她就没有再像往日那样迎着他扑上去。

不幸，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并未能逃出秃鹫的利爪。当要吩咐准备午餐时，一个傻头傻脑的仆人——乡下人毕竟不是弗隆坦① ——问了两三次，是否要去听听夫人的意见。

这句话使两个警探的耳朵竖了起来。他们就高高兴兴地拿这位不露面的夫人和博西尔开玩笑，对一位隐居的人来说，有个女人作伴，等于是在清静和金钱带来的所有乐趣上再锦上添花。

博西尔让他们取笑，就是不让奥利瓦出来。

午餐很丰盛，这两个探子饱餐了一顿。他们狂饮着，还常为未上餐桌的夫人的健康干杯。

① 勒萨日所作的戏剧《杜卡莱特》中一个机智的仆人。

到用点心时，大家已经酒酣耳热。这两位警署来的先生心想，再让他们的主人蒙在鼓里是不道德的，于是他们巧妙地改变了话题，说对有感情的人来说，老友重逢都如何高兴云云。

“我们嘛，”这两人之中的一个说，“是您和几个人一起参与的葡萄牙大使馆事件中的一个同伙的朋友。”

博西尔的脸刷地变白了。当谈话涉及这类事情时，当事人总感到自己的领带上又系上了一根绳索。

“啊！确有此事，”他说着，窘迫得直打哆嗦，“而你们来是代你们的朋友来找我的……”

“总之，这倒是一个好主意。”警探对他的同伙说，“这样的开场白还是比较真诚的，替一个不在场的朋友要回他那一份，这是天经地义的。”

“怎么说？……”他接着问。

“怎么说，亲爱的博西尔先生，假如您能把我朋友的一份还给我们其中的一个，我们将十分庆幸。我想，数目在一万利弗尔左右吧。”

“先生们，”博西尔回答说，他被对方提要求时坚决的口气吓得气都透不过来了，“在乡下，家里哪会有一万利弗尔。”

“这倒是可以理解的，亲爱的先生，我们也不会苛求。您马上能拿出多少钱？”

“我有五、六十个路易，多了没有。”

“我们先把这些拿走吧，并感谢您这样彬彬有礼。”

“我这就把钱给你们。”主人大声说，他看到这两个客人酒后胡言乱语，感到害怕了。

说着，他就想去拿钱。

但是这两位先生早已养成了狗腿子的一套习惯，这种习惯一旦生成，就根深蒂固，要丢掉也不容易。这两位先生一旦捕获了猎

物，就不会松手，正如一条好的猎狗，只有把受伤的竹鸡衔给猎手后，才会松口。

“别离开我们，求求您。”他们边说边客气地捺着他坐下来。

“假如你们不让我上楼，我怎么能把钱给你们呢？”

“我们陪您去吧。”讲究实利的人软中有硬地说。

“但是……这是我老婆的卧室。”博西尔回答说。

他原想把这句话作为谢绝拜访的挡箭牌，但对这两个打手来说，却成了引爆炸药的火苗。

“就是嘛！”其中一个探子说，“您为什么把您的老婆藏起来？”

“是呀，难道我们见不得人？”另外一个人说。

“啊，这个！你们的话说得很好听啊，先生们。”博西尔说。

“我们想见您的老婆。”那个讲究实利的探子说。

“我吗，我向你们声明，我想要把你们赶出去。”博西尔见他们已经醉了，不用再怕他们了，便吼叫着说。

他们对他报以一阵狂笑，这笑声本该让他收敛些的，但他没注意到，还是继续说下去。

“现在，”他说，“甚至连我答应给你们的钱也不给了，走你们的吧。”

他俩笑得比刚才更可怕了。

博西尔以为吓唬一下让他们害怕了，便急急忙忙奔向楼梯，看他的样子，不像去拿钱，倒像是个怒气冲天的人去找武器。

两个探子从餐桌前站了起来，他们克尽职守，紧追着博西尔，两双巨手把他按住了。

他大声喊叫起来，这时门开了，一个女人站在二楼内室的门槛上，惶惶不安地惊呆了。

这两个人一看见她，便放下了博西尔，叫出了声，但这是兴奋的、胜利的、出自内心的赞叹声。

他俩刚刚才认出这个女人，她和法国的王后是多么相像啊。

讲实利的探子走近奥利瓦小姐，看到她酷像王后，他恍然大悟，以近乎粗野的口气说：

“啊！啊！我要逮捕您。”

“逮捕她！”博西尔大叫着说，“这是为什么？”

“因为克罗斯纳先生给我们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另一个探子接着说，“而我们是为克罗斯纳先生服务的。”

对这对情人来说，雷打下来也没有这句话更使他们吃惊的了。

博西尔双手捧住他那颗发热的脑袋，他甚至没注意到，他的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在楼梯脚下，正侧耳倾听着在楼梯当中发生的这一场希奇古怪的戏。

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主意，觉得有点儿希望，顿时冷静了下来。

“你们是来逮捕我的吗，是我吗？”他向两个密探说。

“不是的，是偶然碰上您的。”他们老老实实地答道。

“不管怎么说吧，你们可以逮捕我，我出六十个路易，你们又可以放了我。”

“啊，不！我们的想法是另加六十路易。”

“我们说一不二，”另一个人继续说，“也就是说，您出一百二十个路易，我们就放了您。”

“但……夫人呢？”博西尔抖索着问。

“啊！夫人，这是另一回事了。”讲究实利的人回答说。

“夫人值二百个路易是吗？”博西尔赶忙接着问。

这两个探子又狂笑起来，唉！这次，博西尔终于明白了。

“三百……”他说，“四百……一千路易！只要让她自由。”

“这个女人，你很爱她吗？”讲究实利的探子问道。

这下子，挨到博西尔笑了，这一下苦笑是笑得那么怕人，充分

体现了在他这颗枯萎的心对爱情的绝望。这倒把这两个密探吓了一跳，他们在博西尔恍惚不定的眼神中看到了他的绝望情绪，决定先发制人，以免闹出事情来。

他们每人从口袋里掏出两把手枪，同时顶在博西尔的胸膛上。

“给十万个埃居，”他们之中的一个说，“我们也不会把这个女人放了。罗昂先生为她能付给我们五十万埃居，而王后会出一百万。”

博西尔向苍天抬起了眼睛，目光是那么凄惨悲戚，恐怕除了警探，再残忍的野兽也会被感动了。

“我们走吧。”讲实利的探子说，“您在这儿好歹有一辆马车、或什么能滚动的东西吧，替夫人把马车套上马吧，这是您该为她做的事情。”

博西尔仅仅说了一句：

“她上哪儿，我就去哪儿。在这个世界上，我永远不离开她了。”

“哦！在另一个世界也不分开！”吓得浑身冰冷的奥利瓦又加了一句。

“那好吧，再好也没有啦。”讲实惠的探子打断他的话说，“带给克罗斯纳先生的犯人越多，他越开心。”

一刻钟后，博西尔的马车带着一对被逮住的情人和两个守卫，从他们的住地出发了。

88 王后的图书室

克罗斯纳先生看到这两个人被抓住了，其高兴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说到警察总监，他满意地搓了一番手之后，就跳进一辆四轮马车直奔凡尔赛宫。在这辆马车的后面，还跟着另一辆四轮马车，门窗紧闭，并且上了锁。

这件事发生在讲实惠的探子和他的朋友把尼科尔交给警察总监的次日。

他早先已经派人请王后在特丽阿农堡接见他一次，现在他便叫人通报王后，并得到了允准。

检察官吻了她的手之后说：

"夫人，王后陛下在特丽阿农堡是否有一间客厅，在那里，她能看到外面发生的事而不被人看见？"

"我有个图书室，"王后回答说，"在一排壁橱的后面，我曾叫人在我的点心室开了几个窗孔，有时，我在用点心时，我就和朗巴尔夫人或者塔韦尔奈小姐——当她还在我身边时——高高兴兴地偷看凡尔蒙神父滑稽尴尬的脸色，那是因为他突然看到了一本涉及到他的小册子。"

"太好啦，夫人，"克罗斯纳先生回答说，"现在，

我在下边有一辆马车，我想让它驶进宫邸，马车里的人，除了王后陛下，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王后按了铃，有人来接受命令。

“请让克罗斯纳先生将指给您看的马车驰进来，”她说，“把两道门关上，别让光线透进来，别让任何人在我之前先看到克罗斯纳先生带给我的那个奇怪的玩意儿。”

命令被执行了。人们懂得顺从王后的任性比执行她的命令更为重要。华丽的四轮马车驶进窗门，停在守卫营房的旁边，把车厢里的东西都卸在阴暗的过道上。

“现在，夫人，”克罗斯纳先生说，“请陛下和我一块儿到您的点心室里去，并请下令让我的助手和他带来的货一起进入图书室。”

十分钟后，王后的心怦怦地跳着，在她的书架后面窥视着。

她看见一个蒙面的人形走进了图书室，助手把她的面纱揭去，王后看清了她后，惊恐地叫出了声。她就是奥利瓦，穿着玛丽一安托瓦内特平时最爱穿的一件衣服。

王后真以为是在对着镜子看自己，她眼睛睁得大大的，贪婪地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人。

“王后陛下对此有何感想呢？”这时，克罗斯纳先生问，对他引起的王后的反应颇为得意。

“我想说……我想说……先生……”王后茫然若失地结结巴巴地说，“啊，奥利维埃，为什么您现在不在这儿？”

“王后陛下想说什么？”

“啊！谢谢，克罗斯纳先生，谢谢。现在怎么处理这个女人呢？”

“所有已经发生的事难道不是这个女人做出来的吗？”克罗斯纳先生问。

“您大概掌握这个阴谋的线索了？”

“差不离，夫人。”

"那末罗昂先生呢?"

"罗昂先生还蒙在鼓里。"

"呵!"王后把脸藏在双手里说,"这个女人,先生,我懂了,是红衣主教的全部误会所在!"

"是这样的,夫人,但是假如这是罗昂先生的误会的话,这就是另外一个人的罪孽了。"

"拉莫特夫人怎样了?"

"她不知道我已经找到了这个姑娘。她指控是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挑逗了红衣主教,以致使他丧失理智的。"

"那末卡格里奥斯特罗又怎么说?"

"我叫人询问了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他答应今天上午来看我。"

"这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夫人,我是这样想的,拉莫特夫人在圣克洛德街住过。……"

"我知道,我知道。"王后红着脸说。

"而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正巧住在她的对面。"

"而您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假如这两个邻舍之间的一个有一件秘密的话,他俩谁也瞒不了谁。——啊,对不起,夫人,我在巴黎约见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的时间快到了,不论如何,我需要及时得到他的解释……"

"去吧,先生,去吧,我再说一遍,请接受我真挚的谢意。"

她边淌眼泪,边大声说:"克罗斯纳先生出发的时刻,就是我沉冤大白的开始。我将会在所有的人的脸上,看到我胜利的反应。除了一个人,对他,我一定要证明我是清白无辜的,但只有他,我却看不见了。"

这时,克罗斯纳先生风驰电掣地向巴黎进发,回到了自己的府邸。卡格里奥斯特罗已在那儿等他了。

卡格里奥斯特罗在昨晚就得悉了一切。他知道博西尔隐居在乡间，正在往他住所走，想敦促他离开法国。突然，在大路上，他看见他坐在一辆马车上，被夹在两个警探中间。奥利瓦满面羞惭，哭哭啼啼地躲在马车车厢的最里面。

博西尔看见伯爵坐着驿站的马车和他们交臂而过，他认出了他。他想到，这个神秘而强有力的老爷说不定对他还有用处，这使他改变了原有的与奥利瓦永不分离的想法。

他向两个探子重新提起了他们向他提出的让他逃跑的建议。这两个人把他身上仅有的一百路易拿去了，在尼科尔的哭哭啼啼声中，把他放了。

这时，博西尔一面吻着他的情妇，一面对她说：

"要有信心，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

说完，他就向卡格里奥斯特罗走的那条路大踏步地走去。

不管怎么说，卡格里奥斯特罗早已停下不再往前走了，既然博西尔回过来，他也就不必要再去找他了。

博西尔看见驿站马车停下了，高兴得叫出了声，就像溺水者摸到了一块木板那样。

"我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伯爵说着，把他拉上了车。

博西尔一五一十地叙述起他那段悲惨的经历，卡格里奥斯特罗默不作声地听着。

"她完了。"他听完后对他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博西尔大声问道。

卡格里奥斯特罗把他尚不知道的，有关在圣克洛德街和凡尔赛宫发生的一幕告诉他。

博西尔差点晕过去。

"救救她，救救她吧。"他说着，在马车里双膝跪了下来，"假如您还是爱她，我把她给您。"

“我很想试试看，但这一切将由您来决定，博西尔。”

“您要我的命，我也在所不惜。”

“我不需要这样大的代价。您只要和我一起回到巴黎去，假如您真能逐条地遵照我的指示去办，我们有可能救出您的情妇。为此，我只提出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先生?”

“等我们回到巴黎我的寓所时，我会告诉您的。”

“啊！我现在就同意。但是我要再见她！要再见她!”

“这正是我在想的事情，在两小时之内，您将会再重见她。”

“我还能吻她吗?”

“我想可以！不仅如此，您还要和她说我将告诉给您听的话。”

卡格里奥斯特罗和博西尔重又继续向巴黎赶去。

两个小时后，天黑了，他们又赶上了那辆蹩脚马车。

又过了一个小时，博西尔花了五十个路易，得到了两个探子的允许，拥抱了尼科尔，并把伯爵的嘱咐偷偷地告诉了她。

但是博西尔不再露面了，卡格里奥斯特罗的轻便马车飞快地把他带向巴黎，在那儿，有多少事都在酝酿着，准备着呀。

现在，我们可以把他引进警察总监的办公室里来了。

89 警察总监的办公室

克罗斯纳先生对卡格里奥斯特罗所了解的一切，如同一个精明能干的警察总监对一个居住在法国的人所了解的一切一样，这也不算少了。他了解卡格里奥斯特罗过去所有用过的名字，所有他的炼金术、磁气术和占卜术的秘密，他了解他有使人长生不老、起死回生的能耐。他看待他就像看待一个有影响的江湖医生一样。

克罗斯纳先生感到自己占着上风，准备利用这个优势。卡格里奥斯特罗感到了自己处境不利，打算从里面摆脱出来。

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这盘棋有一笔赌注，这两个赌徒中的一个对此心里是清楚的。这个赌徒，应该承认，不是克罗斯纳先生。

克罗斯纳先生等着卡格里奥斯特罗对项链、对拉莫特的非法勾当提供一些线索。这正是他的弱点所在。不过，他毕竟有讯问、监禁的权利，这又是他的优势。

他作为一个既知道自己的份量，又不愿对任何人失礼、甚至对一个怪人失礼的人接见了伯爵。

卡格里奥斯特罗警觉着。他只想让自己以一个懵懵懂懂的大老爷的形象出现，他希望让人捉摸不透，这是他唯一的弱点。

“先生，”警察总监对他说，“您要求见我一次。我从凡尔赛宫来就是专门为了和您见面的。”

“先生，我早就想过，您会有兴趣对发生的一些事情向我提出询问，我是作为一个对您的全部品质，以及对您的职务的重要性有所认识的人来找您的。我说来就来了。”

“您找到项链了吗？”克罗斯纳先生问道，口气中几乎包含着讥讽。

“没有。”伯爵郑重地说，“但是，即使我没有找到项链，至少，我知道拉莫特夫人住在圣克洛德街上。”

“住在您家的对面，先生，这个我也早知道了。”执法官说。

“啊！在这件事中，只有涉及到小奥利瓦的事才有点儿意思。”卡格里奥斯特罗说，“既然您对拉莫特夫人了如指掌，我大概无可奉告了。”

他说到奥利瓦的名字时，克罗斯纳先生战栗了一下。

“您说什么奥利瓦不奥利瓦的？”他问道，“这个奥利瓦是什么人？”

“这您不知道吗？啊，先生，这件奇闻要轮到我来告诉您，我感到奇怪。您想想看吧，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子，身材……长着一对蓝眼睛，一张无瑕可击的瓜子脸，总之，一个美人儿，有点像王后陛下的模样。”

“啊！啊！”克罗斯纳先生说，“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这个姑娘境遇不佳，这使我内心不安。从前，她给我的一个老朋友，塔韦尔奈先生当过仆人……”

“她境遇不佳，正如我有幸告诉您的那样。她和她的情夫，一个古怪的人一起生活，日子相当清苦，这个男人还打她，骗她的钱用。

此人是您一个最普通的在缉犯，先生，一个诈骗犯，大概您还不认识……”

“大概是一个名叫博西尔的人，是吗？”执法官说，因为显得自己消息灵通，有点儿洋洋得意的样子。

“啊！您认识他，真是出人意外。”卡格里奥斯特罗用赞赏的口吻说，“好极了！先生，您比我还强，真是料事如神。然而有一天，博西尔对这个女孩子又打又抢她的钱用，比通常更凶了，她就跑到我身边躲了起来，请求我保护她。我是个软心肠，我就在我的一个寓所里，给了她一隅栖身之地……”

“在您的家里！……她在您家里住过？”执法官吃惊地大叫起来。

“当然啦。”卡格里奥斯特罗这回也装成惊讶的样子回答说，“我是单身，为什么我就不能把她藏在我的家里？”

说完，他舒心畅怀地哈哈大笑，这时克罗斯纳先生却完完全全给骗住了。

“在您的家里！”他又说了一遍，“所以我手下的人到处找也找不到。”

“什么，找她！”卡格里奥斯特罗说，“你们找过这个小姑娘？她难道背着我干了什么坏事？……”

“不是，先生，不是的。说下去吧，我恳求您。”

“啊！我的老天！我说完了。我把她安排住在我家，就这些。”

“还不止这些，伯爵先生……您说拉莫特夫人和奥利瓦小姐是邻居可不是随便讲讲的。”

“您把她找到了？……？

“还有博西尔先生……”

“好嘛，我早猜到了。”卡格里奥斯特罗大声说，“她和博西尔在一起？啊！太好啦！得向拉莫特夫人赔礼道歉啦。”

“什么！您在说什么？”克罗斯纳先生赶忙问道。

“我的上帝呀！这些胡言乱语您也有耐心听吗？那好吧！您得知道，我是关心道德教育的，先生，在我满怀希望改造奥利瓦，并想让她在工作和自尊中改邪归正的时候，有人来把她从我手上夺走了。”

“谁把她从您身边夺走了！从您的家里把她夺走？”

“从我的家里。”

克罗斯纳先生向卡格里奥斯特罗越加靠近了。

“说说看吧，”他说，“请说得详细点。”

“啊？先生，眼下您已经找到了奥利瓦和博西尔，我就不再想到拉莫特夫人了，也不再去想她为什么献殷勤、打暗号和传递纸条了。”

“和奥利瓦”

“是呀。”

“拉莫特夫人和奥利瓦曾相处得很不错？”

“好极了。”

“她们常见面？”

“拉莫特夫人想出了办法，每天夜里让奥利瓦出来。”

“啊！先生，您现在和我说的这些话，每个字我都能付一千利弗尔。我真是幸运，您是炼金子的[1]！”

“我现在不炼了，先生，成本太高。”

“但您是罗昂先生的朋友，是吗？”

“我想是的。”

“那么您大概知道，能把这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拉莫特夫人，和她干的丑事联系起来，这该值多少钱？”

---

① 意思是我用不着花钱买你提供的情况，因为你有的是金子。

“不知道，我不想知道。”

“最后，我再想有幸地问您一件事，”克罗斯纳先生激动地说，“拉莫特夫人和奥利瓦有通信往来，您有证据吗？”

“上百件。”

“什么证据？”

“拉莫特夫人用弹弓把纸团射到奥利瓦的房间里。这只弹弓，你们肯定会在她的寓所里找到的。包在一块铅块上的纸条，有些没有达到目的地。纸团落在街上，我的仆人或者我本人，也捡到好几个。”

“先生，您会把这些纸条呈交给法庭吗？”

“哦！先生，纸条上写的都是些毫无所谓的事情，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而且，即使我这样做了，我也不认为拉莫特夫人会谴责我什么。”

“还有……她俩串通和会晤的证据有吗？”

“上千个。”

“只要一件，我请您说说看。”

“我说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件证据。拉莫特夫人似乎毫不费事地就径自走进我的家来会奥利瓦，在这个年轻的女人失踪的当天，我在家里亲自看见她来着。”

“当天吗？”

“我的所有的仆人和我一样，都看见她了。”

“啊！……假如奥利瓦已经失踪了，她又来干什么呢！……”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而我自己也解释不了。我看见拉莫特夫人从停在金王街上的一辆出租马车上走下来。我的仆人看见这辆马车早已停在那儿了，我承认，那时我的想法是拉莫特夫人想引诱奥利瓦。”

“啊！”克罗斯纳先生沉思着说，“奥利瓦小姐在您家里住过？”

“是的，先生。”

“啊！奥利瓦小姐和拉莫特夫人相互认识，经常见面，并且一起出去？”

“是的，先生。”

“啊！在奥利瓦被抢走的那天，拉莫特夫人在您的家露面了？”

“是的，先生。”

“啊！您想过，伯爵夫人想引诱这个姑娘？”

“不这样想又如何解释？”

“但当拉莫特夫人在您家里没有找到奥利瓦时，她是怎么说的呢？”

“我觉得她显得不知所措的样子。”

“您想是博西尔把她抢走了？”

“我这样想，仅仅因为您告诉我，确实是他把她抢走的，否则，我也想不到这上面去。这个男人本不知道奥利瓦的住所。谁又会把这个地址告诉他呢？”

“奥利瓦本人。”

“我不这样想。因为她不是在我家里被他抢走的，而是自己从我家逃走，主动到他家里去的。并且，我请您相信，假如拉莫特夫人没叫人把钥匙给他，他是进不了我的家的。”

“她有一把钥匙？”

“这一点不用怀疑。”

“请您再说说，她是在哪一天被抢走的？”卡格里奥斯特罗极其巧妙地伸出了火把，克罗斯纳先生顿时眼明心亮，问道。

“啊！先生，这个，我是不会搞错的，那是在圣路易节的前夕。”

“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证据，我能够笔录下来备用吗？”他问。

“先生，在一切问题上，我绝对服从法庭的吩咐。”

“好吧！先生，我记住您说的话。愿我们再次会面。”

说完，他就向卡格里奥斯特罗道别。后者在出门时说：

“啊！伯爵夫人！啊！毒蛇，你还想控告我，我想，你的牙是啃在钢锉上了，当心你的牙齿吧！”

90 审 讯

当克罗斯纳先生在和卡格里奥斯特罗交谈时，布勒特叶先生代表国王，来到巴士底狱提审罗昂先生。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布勒特叶先生知道罗昂先生高傲自负，他这次报仇已经够狠的了，表面上却以礼相待，甚至到了卑恭毕敬的程度。罗昂先生始终对他的提问置之不理。

布勒特叶先生在被告不可动摇的意志下，只好退了出来。

他派人把正在忙于撰写备忘录的拉莫特夫人召进他的家。她急急忙忙地去了。

布勒特叶先生向她清楚地摆了摆她的处境，这点，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回答说，她有证明她无辜的证据，在需要时，她会提供的。布勒特叶先生向她指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迫切的了。

雅纳把她自己编造的神话故事，滔滔不绝地说了出来，内容无非是含沙射影地攻击所有的人，并且一再肯定，对她的谴责是无中生有的，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她也宣称，最高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不当着红衣主教先生的面，她是绝对不会说真话的，并且提供事实的多少，要看他把多少罪责归咎于她而定。

于是，布勒特叶先生向她宣称，红衣主教将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她的身上。

“一切？”雅纳问，“包括盗窃一事？”

“包括盗窃罪。”

“请您派人转告红衣主教先生，”雅纳冷冰冰地说，“我担保他那套不值一驳的辩词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要当心呀，”他对她说，“您什么也不说，就等于控告了王后，假如您坚持这样做，要当心啊，您将会被定为亵渎君主罪，这是奇耻大辱，要上绞刑架的！”

“我不控告王后，”雅纳说，“但为什么别人要控告我？”

她诡计多端，咬紧牙关，不露口风，这样，她和掌玺大臣之间的第一次会谈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但是，谣诼四起，说是证据有了，钻石已经被卖到英国，在那儿，维莱特先生被韦尔热纳[①] 先生的手下逮捕了云云。

雅纳挨的第一棒是够沉重可怕的。她以为勒多是她至死不渝的同盟者，但当她和他对质时，她惊恐地听见他低声下气地承认自己是一个伪造者，他伪造过一份钻石收据，王后的一封信，同时假冒过珠宝商和王后陛下的签字。

当他被问及他犯罪的原因时，他回答说，这是按拉莫特夫人的要求去办的。

正在这时，她又沉重地挨了两下子，两个证人的证词把她压垮了。

---

① 韦尔热纳伯爵（1719—1787），法国政治家，1774 年后任法国外交部长。

第一个是公共马车夫的证词，他是被克罗斯纳先生找来的，他声明，在勒多所说的日期和时间，他确实曾把一位穿着怎样怎样服装的夫人带到过蒙马特尔街的。

说到这两个同谋的关系时，一个证人说，在圣路易节的前夕，他根据勒多·德·维莱特先生易于辩认的苍白的脸色和他脸上不安的神情，明白无误地看清了他坐在一辆公共马车上，而拉莫特夫人就是从这辆马车上跳下来的。

这个证人就是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的随身仆人中的一个。

听到卡格里奥斯特罗这个名字，雅纳暴跳如雷，并使她走上了极端。她对卡格里奥斯特罗罗织罪名，横加指责，她说他运用他的妖术和魔法，引诱了罗昂先生，促使他对王室的尊严产生了罪恶的念头。

这就涉及到通奸案的第一个环节。

罗昂先生为卡格里奥斯特罗辩护，也就为自己辩护。他一个劲地否认，逼得雅纳濒于绝望，她第一次向红衣主教提出了控告，指责他对王后在感情上有非分之想。

卡格里奥斯特罗先生立即要求，并得到批准被暂时监禁起来，以向公众证明他的无辜。

这时，不幸的王后为了让大家了解到她是决心要把案子搞个水落石出的，让人公布了她呈交给国王的、关于黑夜里幽会的报告，又把克罗斯纳先生叫来，命令他把他侦查到的事情公布于众。

经过充分酝酿，现在已瓜熟蒂落的这一下打击，落到了雅纳的头上，差一点把她永远消灭了。

审讯人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命令罗昂先生把他所知道的、在凡尔赛御花园里的幽会一事作出交待。

红衣主教回答说，他不会撒谎，他需要得到拉莫特夫人的旁证。

拉莫特夫人对她参与、合谋的幽会一事，断然否认。

她宣称，揭露她陪着王后，或是陪着红衣主教在花园里出现的笔录和报道都是诬陷不实之词。

假如真的能相信被指控犯了伪造罪和偷盗罪的一个女人的证词的话，雅纳这个声明倒可以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开释出来了。但是，这个辩解词出自这个女人的口中，仿佛像是故意献媚取悦王后似的，王后不能接受用这种方法证明自己无罪。

因此，正当雅纳声嘶力竭地在叫喊她在夜晚从来没有去过凡尔赛宫的御花园，她从未看见，也不知道有关王后和红衣主教的私事时，奥利瓦出来作证，这个活证人哗的一下改变了公众的舆论，把伯爵夫人用谎言堆积起来的大厦，一下子摧毁了。

奥利瓦要和红衣主教对质，这是多么可怕的打击啊！罗昂先生终于发现被人卑鄙无耻地耍了一通！这个人本性正直，感情崇高，猛地发现一个女流氓伙同了一个女骗子，居然成功地诱使他去大声凌辱法国的王后，一个他所爱的、清白无辜的女人，想想看，他的心里有多难受吧！

当罗昂先生看见了奥利瓦，这个马路上的王后，当他又想起玫瑰花，被紧紧握住的手，以及阿波罗浴室时，他的脸色刷地变白了。假如这时，他看见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这个假王后的身旁的话，他会在她的膝下，肝脑涂地地来求得她的饶恕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安慰对他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他不能既承认奥利瓦和王后相像，又否认爱着真正的王后；因为如果他承认自己是误会了，本身就是对自己提出了指控，就是一件秽行。于是，他听任雅纳矢口否认，自己始终保持沉默。

但当布勒特叶和克罗斯纳先生要强迫雅纳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些时，她说：

“证明王后在夜晚没有在御花园里散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

一个和王后酷像、又声称自己曾在花园里待过的女人推出来。你们这样做了，好嘛。”

这句含沙射影的话，够阴险毒辣的了，居然奏效了。她又一次歪曲了事实真相。

奥利瓦缺少经验，吓得什么似的。她把所有的细节，所有的证据都交待出来了。她说得真实，和盘托出，让人听来比伯爵夫人说的更真实可信。雅纳只能横下一条心，孤注一掷了，她来个彻底承认。

她承认她曾把红衣主教带到凡尔赛宫，她承认主教大人不惜一切想见王后，想向她倾吐衷肠。她承认，因为她感到，如果她一味否认，她将得不到任何好处了。她承认了，因为她想，在指控王后的同时，就能把王后的所有的敌人拉向自己的一边，为自己说话，而这些人为数不少。

这样，在这个污七八糟的案件里，角色又第二次发生了变化。红衣主教扮演了受骗人的角色，奥利瓦则扮演着一个感情上麻木不仁、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女的角色，雅纳挑不到更好的角色，只得甘愿扮演一个女阴谋家了。

但是，为了使自己的卑鄙的计划得逞，应该让王后也领一个角色去，于是她就给了她一个对王座的尊严来说是最丑恶、最下流、最不堪入目的角色，也就是让她扮演一个轻浮的妙龄女郎，一个鬼鬼祟祟的女工。

雅纳声称，这些幽会是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默许下进行的。其时，她躲在一片绿篱笆的后面，一面听着罗昂先生激昂的爱情表白，一面笑得死去活来。

对这最后的指控，王后抵挡不住了，因为她无法证实这不是事实。她无法否认，因为狗急跳墙的雅纳宣称，她将公布罗昂先生写给王后所有的情书，而且事实上，她也确实掌握出于这荒谬的情感

而写的措词狂热的信件。

总而言之，王后无法证实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因为把这些无耻的谎言当成事实的感兴趣的人委实太多了。

91 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按照雅纳的说法来分析案情，显然是不可能揭示出事实真相来的。

有二十个值得信赖的人作证，雅纳深知，她侵吞钻石的罪名，是无论如何也翻不过来的。不过，她原先还不想让人把她当作普通的小偷，她需要以他人的罪过的多少来掩饰一点自己的耻辱。她相信，喧闹一时的凡尔赛丑闻，将会把她——拉莫特伯爵夫人的罪行盖过，即使要判刑，王后将首当其冲。

但她这个打算也失败了。王后光明磊落地接受了这个双重案件的挑战，红衣主教勇敢地经受住了对他的讯问、审判和侮辱。这两个人的行为把他们的敌人用虚伪的闪烁其词的手段来为自己的脸上贴金的企图给彻底挫败了。

因此，她就在宁静的监狱中，开始掂掇起她的力量和她的出路来了。

想到布勒特叶先生的地位和权势，雅纳就劝说自己要保护王后，毫不留情地向红衣主教进攻。

想到红衣主教的所有关系，显赫的出身，对庶民不公的法官，左右逢源的教士集团，拉莫特夫人又教

促自己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揭露宫廷的阴谋，把事情闹大，直闹得王室成员晕头转向，束手无策。

主教这一派将不择手段恐吓雅纳，他们把她心里很明白的事再告诉她，说法官中的多数倾向红衣主教，她如不顺着他们的意，在斗争中将会被碾得粉碎，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还补充说，她既然输局已定，不如让自己在项链一事上被定罪，也不要再把亵渎君主的罪名套在自己的头上。

公众的情绪表现为一边倒，同情红衣主教。男人们赞赏他的容忍，女人们则钦佩他的审慎。男人们因为他被人可耻地欺骗了而愤愤不平，女人则根本不相信真有这么一回事。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活生生的奥利瓦，她那和王后酷像的容貌，以及她的证词仿佛就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者说，即便有这么回事，这也是王后为了应付局面特意安排出来的。

雅纳想到了这一切。她决定抛出最后一张王牌，让她的法官忧虑不安，让红衣主教的朋友提心吊胆，并在公众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怒火上再加上一桶油。

她的做法大致是这样的：

在宫廷方面，她想让人相信，她一直是在保着王后，倘若她被逼得太甚，她就把一切都抖出来。

在红衣主教方面，她想让人相信，她保持沉默只是效法主教的审慎，但是，如果主教一旦开口了，她就有例可援，也就要摊牌了，那末，他们两个在表明他们是清白无辜的同时，也就揭示了事实的真相。

她向王后写了一信，仅看措词便可窥见此信的性质和含意了。

夫人：

我的处境尽管艰难、危险，我可从未抱怨过一次。人们施

展了一切手腕想逼使我吐露真情，但这只能增强我永远不连累我的王后的决心。

长期的囚禁生活、没完没了的对质、耻辱和绝望地看到自己在一个案件中被无辜地受审，这些都削弱了我的勇气，我成了众矢之的，当我想到我对陛下的一片忠诚之心将不得不屈从时，我真是不寒而栗。

夫人只需要说一句话，就能通过布勒特叶先生从中调解，来结束这个不幸的案子。他很聪明，会在大臣（暗指国王）的眼前，在夫人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受连累的前提下，给夫人一个应付的办法的。我有被逼交待出一切的可能。出于这种担忧，我目前才这样去做，我相信，夫人将会考虑到迫使我这样去做的那些人的动机，并会下达命令让我摆脱目前我所处的为难境地。

我是夫人的十分卑微、十分驯顺的女仆，我向夫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瓦卢亚·德·拉莫特伯爵夫人

显然，雅纳想得是相当周全的，后果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这封信被送到王后手中，她被信中拐弯抹角的言语和柔中带刚的措词吓破了胆，这时，王后可能疲于斗争，既然关押雅纳并对她起诉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她就决定赦免她，以了结这个案子；

另一种更可能些，并由这封信的最终命运证实了。这就是雅纳对这封信从来就没有抱过什么希望。这一点是不难发现的：王后在这个案子里已经陷得很深了，她如想中止这个案子，让它半途而废的话，就是承认自己犯了罪。显而易见，雅纳从来就没有认为，信会落到王后的手中。

她在写信给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同时，又给红衣主教起草了一封：

> 大人，我不能设想，您会执拗到底。而不把话说清楚。我觉得，对您最可取的办法，就是给予我们的法官以无限的信任，我们的命运将由此会变得更理想些。至于我，假若您不想助我一臂之力的话，我决定沉默到底。但是您又为什么不说呢？请您告诉我这件神秘案件的所有的情况，而我向您保证，您说什么，我就跟着您说什么。请好好想想吧，红衣主教先生，假如我不得不首先开口，而您又否认我要说的话，我就完了，而您也逃脱不了想把我们作为牺牲品的那个女人的报复。
>
> 又及：我也写一封信给她，我希望，这封信如果不促使她说出事实真相的话，至少，也得让她不再逼迫我们。我们对自己没有什么罪过可谴责，除了我们的差错，或者是我们的沉默。

这封信是她在巴士底狱的会客室和红衣主教最后一次对质时，交给他的。

说到给王后的那封信，伯爵夫人写完就交给勒凯尔神父，他是巴士底狱的一个指导神父，就是他陪伴红衣主教到会客室来的。他对罗昂家的人是俯首帖耳的。

指导神父拒绝了。

"那末好吧！"雅纳暗自庆幸自己的计谋得逞，故意绝望地说。但她又想用恫吓的方法来胁迫红衣主教，接着便说："请转告罗昂先生，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我是无辜的，这就是让他重看一次他写给王后的信。这个方法，我是很不愿意用的，但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别无选择。"

她看见指导神父被这些威胁性的话吓住了，就试图最后一次把她那封写给王后的可怕的信交到他的手中。

然而，勒凯尔神父刚把信接到手上，就好像这封信在灼烧他似的，马上就又还给了雅纳。

“请您注意，”她说，“您这是在逼着我抛出罗昂先生的信件了。”

“行！”神父接着说，“您就抛吧，夫人。”

“但是，”雅纳气得发抖，又接着说，“我向您宣布，红衣主教和王后的秘密通信往来，会使他本人上断头台的，您却说‘行’，您就说吧！我可预先通知您了。”

这时，门打开了，相貌不凡的红衣主教怒气冲冲地出现在门口。

“叫一个罗昂家的人上断头台，请便吧，夫人。”他回答道，“巴士底狱出现这个场面，也不是第一次。但是，既然事到如今，我，我就向您宣布：只要我看见您作为贼和伪造者而在断头台上送命，我就对那架使我脑袋搬家的断头台毫无怨言！走吧，神父，走吧！”

92 小博西尔的洗礼

拉莫特夫人的每个主意都失算了，而卡格里奥斯特罗却料事如神，毫无差错。

刚到巴士底狱，他就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公开推翻封建王朝的借口。多年来，他用天启论和玄学，一直在暗中挖着这个王朝的墙基。

他坚信自己是不会被人抓到辫子的，并且又是作为最符合他心愿的结案方式的受害者的面貌出现的，因此他就有条件向大家虔诚地遵守自己的诺言。

他在伦敦就为一封著名的信件准备了材料，在这封信中，卡格里奥斯特罗攻击了国王、王后、红衣主教和公开的投机分子之后，又攻击了专制内阁的化身——布勒特叶先生。

卡格里奥斯特罗对奥利瓦也是信守诺言。反过来，奥利瓦对他也是忠心耿耿。有损她保护人的话，她是一句不说的。她的可致人于死地的供词只是针对拉莫特夫人的，她以明确的，令人信服的方式，谈到了她参加那神秘的幽会是无辜的，按她的说法，别人指定她会见的那个人是叫什么路易的，是一个她素不相识的贵族。

在在押人受审的这段时间，奥利瓦没有再看见过她亲爱的博西尔，然而，她没有完全被他抛弃。

1786年5月的一天，在圣安托万街的圣保罗门的台阶上，有一个男人混在贫苦的人群中等着。他气喘吁吁，忐忑不安，眼睛始终盯着巴士底狱的方向看。

一个长着长胡须的男人走到他的面前，他是卡格里奥斯特罗的一个德国仆人，也是巴尔萨摩安排在圣克洛德街上的旧房子里、在他秘密会见来宾时作为随身侍从的。

这个人制住了博西尔那烦躁不安的情绪，对他低声说：

“等一等，等一等，他们会来的。”

“啊！”正在着急的人大声说，“是您哪！”

“小声点儿。母亲和孩子身体都好。”

“啊！啊！”博西尔高兴得无以言状。大声说道，“她分娩了！她得救了！”

“是的，先生。我请您朝旁边挪几步。”

“生了一个女儿？”

“不是的，先生，一个男孩。”

“啊！我问您，为什么刚才您大声说：他们就会来的？请说说，谁要来了？”

“我想说的是替奥利瓦小姐接生的巴士底狱的外科医生和助产士肖潘太太。”

“他们就要来这儿？为什么？”

“要替孩子洗礼。”

“我就要看见我的孩子了！”博西尔就像痉挛病人那样跳了起来大声说，“您是说，我待会儿就要看见奥利瓦的儿子了？……”

“待会儿，在这里，但我求求您，请克制点自己，否则，我想，混在这些要饭花子里的克罗斯纳先生的两三个探子就会发现您，并

会猜测您和巴士底狱的犯人一直有什么联系。您这样毁了自己不说，还会连累我的主人。”

“她在那儿还舒服吗？”他合着手问道。

“舒服极啦。”那人回答说，“啊，一辆出租马车来了。”

“对，对。”

说着，博西尔不得不依傍着一个柱子，使自己站稳。突然，他看见助产士、外科医生和一个狱卒从马车里走出来，他们是在这次会见中作为见证人的。

在这一行三人走过去时，乞丐骚动起来了，发出嗡嗡的乞讨声。

这时，怪事发生了，人们看见教父和教母一面用臂肘推撞着这些穷人，一面走，而另外一个陌生人却一面高兴地淌着眼泪，一面向他们分发着零钱和整个的埃居。

接着，这小小的队伍走进了教堂，博西尔跟着也走了进去，并随着教士和那些紧跟着进来看热闹的人一起到即将行洗礼的圣器室找一个好座位。

这时，圣器室的门关上了，神父手上拿着羽笔，开始在他的登记册上写下施行圣事的语句，正式登记入册。

当他问及到孩子的姓名时，外科医生回答说：

“是一个男孩，我知道的就这些。”

等他说完，笑声四起，在博西尔看来，这笑声不是很尊重人的。

“他总得有个名字，哪怕是一下神的名字。”神父又说。

“是的，小姐想叫他杜姗①。”

“那好吧！”神父说，“有这样一个名字，有所有的神作庇护人，父亲也可以免了。我们就写：今天，一个男性婴儿来到这里，昨天出

---

① 杜姗是法语 Toussaint 的音译，意为天主教的诸圣瞻礼节。

生在巴士底狱，是尼科尔—奥利瓦·勒盖的儿子，……没有父亲。”

博西尔愤怒地窜到神父身旁，使劲抓住他的手腕，大声说道：

“杜姗有一个父亲，正如他有一个母亲一样！他有一个好心的父亲，他决不否认和她的血统关系。我求求您，请您写上：杜姗，昨天为尼科尔—奥利瓦—勒盖所生，是让—巴普蒂斯特·杜姗·德·博西尔的儿子，他现在就在这儿。”

请大家想象一下神父、教父和教母的惊愕程度吧。羽笔从神父的手上滑下来，孩子差一点儿从助产士的怀中掉下来。

博西尔把孩子接过来捧着，贪婪地吻着他，在可怜的婴儿的额上留下了第一次洗礼，这是仅次于上帝的、在这个世界上最神圣的洗礼，是父亲的眼泪组成的洗礼。

这时，博西尔看出了困难所在，他在圣水缸上搁了三个金路易，路易究竟比他的眼泪值钱，他的父亲的地位确定了，他的诚意得到了赞扬。

神父致了意，捡起了七十二个利弗尔，把他刚才带着嘲笑在登记簿上写下的两句话删掉了。

“不过，先生，”他说，“由于巴士底狱的外科医生和肖潘夫人的话是正式声明，那末您就自己来写吧，并确认，您是自己宣称是这个孩子的父亲的。”

“我吗！”博西尔高兴极了，大声说，“我真想用我的血来写呢！”

说完，他兴致勃勃地抓起了羽笔。

“请注意，”狱卒居荣轻声对他说，他一直没忘了自己的角色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我想，我亲爱的先生，您的名声在某些地方可不佳，在公开的登记本上写上这个名字和日期怕有危险，因为日期同时表明您来到这儿的事实，并且证明了您和被告人之间的默契关系。”

“谢谢您的关照，朋友。”博西尔自豪地回答说，“我的名字代表

一个正直的人，并且值我送给您两个路易；然而，要我不认我的老婆和孩子……”

“她是您的老婆？”外科医生大声问道。

“合法的老婆！”神父大声说道 。

“愿上帝让她自由吧。”博西尔说，高兴地颤栗着，“明天，尼科尔·勒盖就要叫博西尔，像她的儿子以及像我一样。”

“假如有人出卖了我，”博西尔带着勇于牺牲的人的激情的口吻继续说，“我宁愿去受车轮刑①，只要能得到认领我的儿子的安慰。”

博西尔用冠冕堂皇的词藻写上了他的声明，就是略微罗唆了一些，就像作者引以为荣的那些记叙功绩的文体。

他又读了一遍，点上标点，画上押，又叫在场的四个人画上押。

接着，等他读完，又复查过后，他拥抱了正式接受洗礼的儿子，在他的洗礼布下放了十几个路易，并在他的颈脖上挂上了一个戒指，这是给产妇的礼物。然后，他得意得就像赛诺封② 在他那著名的大撤退时表现的那样，打开了圣器室的门。

至于那些洗礼的见证人，他们也退了出去，回到了他们的马车上，一个个为这次意外的事件而喜气洋洋。

博西尔在圣卡特琳文化街的街角上瞅着他们，看着他们登上马车，向他的儿子激情地飞了两三个吻。当马车在他的眼前消失，他感到心满意足之后，他想，他既不应该和上帝，也不应该和警署挑战，于是便回到了只有他本人、卡格里奥斯特罗和克罗斯纳先生晓得的安身之地。

这也就是说，克罗斯纳先生也一样，他对卡格里奥斯特罗言而

---

① 当时的一种酷刑，把犯人打断四肢置于车轮上任其死去。

② 赛诺封（前 427—前 355），雅典将军，在一次大撤退中著名。

有信，并没有派人去惊动博西尔。

当孩子到了巴士底狱，肖潘太太把这激动人心的经过告诉了奥利瓦时，她把戒指套在她的最粗的一只手指上，哭了起来，接着，她又抱吻了她的孩子。

93 被告坐的小凳子

经过了长时间的辩论之后，由总检察长在最高法院作宣判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被告中除了罗昂先生，早已被迁移到离法庭比较远的附属监狱。法庭每天上午七时开庭。

在以首席法官阿里格领导的一排法官面前，被告的态度还是像在预审时那样。

奥利瓦表现得直率而胆怯；卡格里奥斯特罗则是安详、超脱，面部流露着神秘的光彩，并为此而洋洋得意；

维莱特感到羞耻、低下，哭丧着脸；

雅纳还是目空一切，眼睛亮闪闪的，气焰嚣张，凶相毕露；

红衣主教显得很坦然，神色迷惘，痴呆呆的。

案子的全部内容就在于决定这两个人之间谁是贼。

法国人的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在审案期间，这种想法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从而又引出案子的另一个实质性的内容。

这就是想知道：王后叫人逮捕红衣主教，并指控

他肆无忌惮、粗野无礼是否有根据。

在法国，任何关心政治的人都认为，本案的附属部分倒是诉讼的关键。罗昂先生真的以为他敢于向王后说出他以前向她说过的话，敢于以自己的名义做出他以前做过的事情来吗？他真的是玛丽一安托瓦内特的密探，而当事情败露以后，又马上成了她不信任的人了吗？

总而言之，在这件节外生枝的案件里，被告罗昂作为王后的贴心人，是否真的对她的态度表里一致，真心实意呢？

这就是案情发展的经过，总检察官将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和既定的目标，来对本案作出初审判决了。

总检察官宣判了。

他是法庭的灵魂，他以王座的尊严受到歪曲、受到侮辱的名义宣判，他以王座不容侵犯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进行辩护。

因此，他坚定地作出以下判决：

维莱特服苦役；

雅纳·德·拉莫特身上打烙印，鞭笞，在收容所结束一生；

卡格里奥斯特罗无罪开释；

奥利瓦遣送回原籍；

按供词，红衣主教犯了欺君罪，驱逐出宫，剥夺其职务及其爵号。

总检察官的这份公诉状使最高法院一时不知所措，使被告惊恐万状。王权的意志在这份公诉状中表现得如此强烈，即使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那时最高法院已开始动摇了封建的枷锁并已提出独立行使其权力的正当要求，国王的检察官的这些判决也使那些对王座统治一切的原则顶礼膜拜的法官们接受不了。

然而，只有十四个推事毫无保留地赞同总检察官的判决。这时，法庭里分成两派。

接着进行最后审讯，这个程序对这样的被告几乎是无意义的，因为最后审讯的目的只是在宣判前再次迫使被告招供，像连珠炮似的对那些为自己竭力辩护的被告进行审讯。这样做，与其说是被告在要求宽赦，不如说他们在认罪。

按惯例，被告出庭时要坐在他的法官们的对面。他坐的一张木凳又矮又小，这是一张卑下而可耻的凳子，由于很多被告都坐了这凳子再赴断头台，因此它显得更加有失体面。

伪造者维莱特走上前来坐在这张凳子上，他请求宽赦时声泪俱下。

他把大家都已知道的事情又陈述了一遍，也就是说，他伪造证明是有罪的的，和雅纳·德·拉莫特合伙是有罪的。

没有人对他感兴趣，在大家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坏蛋。他被法警带走了，哭哭啼啼地回到了附设监狱的牢房里。

在他之后，拉莫特夫人在书记官弗莱曼的带引下，出现在法庭的门口。

开始，法庭上的闷热，嘈杂的交谈声，到处晃动着的人头使她头晕目眩，她的目光游移不定了一阵子，似乎先要适应一下这光怪陆离的场面。

这时，牵着她的手的那个书记官很快地把她带到位于半圆形会场的中央的一张小凳子前面，这张不吉祥的小凳子，如果不是设在审讯厅，而是放在断头台上的话，人们就会叫它砧板。

雅纳因为自己有瓦卢亚的姓氏，手上又握有法国王后的命运，还是很自以为是的，现在她看见别人指定给她坐的这张侮辱性的凳子，脸色刷地变白了。她强抑住心头的怒火，稳稳地坐了下来，不表现出似乎像瘫倒在小凳子上的样子。

在审讯中，人们发现，她在回答时总是闪烁其词，王后的对手总是可能从中得到一些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立场。她除了对自己无

罪这一点肯定之外，什么也不给予明确的答复，并且逼着主审法官向她提出到底有没有她提起过的关于红衣主教给王后的信以及王后可能写给红衣主教的信。

毒蛇的毒汁将漫溢在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

雅纳一开始就表示自己不想连累王后的愿望，她补充说，没有人比红衣主教更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了。她说：

“把他叫来出示这些信件或副本，让他再当众宣读一下，满足你们的好奇心。至于我，我是不会肯定这些信是红衣主教给王后的呢，还是王后给红衣主教的。我觉得这些信如果是一个君主给臣子的话，信中的口气显得太随便，太亲切了些；而如果是一个臣子给王后的话，这些信又显得太不庄重。”

在她这一番进攻性的发言之后，便是一阵深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静。她离开小木凳时带着一线希望，心想，红衣主教大概也会像她一样坐在这张凳子上。可以说，能这样报复一下子对她也就足够了。当她转过身去想最后再看一眼这张她强迫罗昂家族的一员在她之后也坐上去的可耻的凳子时，她发现这张凳子不在那儿了。按照法庭的命令，守门人已经把凳子拿走，换上了一把安乐椅。

从她的胸膛里爆发出一阵怒吼，她发疯似地咬着自己的手，三脚两步跳出了法庭。

现在，红衣主教缓步走上前来。他刚从华丽的四轮马车上跳下来，法庭的大门为他敞开着。

在他进门时，从法庭的四座上发出了同情和尊敬的絮语声。在门外，强烈的欢呼声与此相呼应。这是庶民大众在向被告致敬，并目送他走进法庭。

路易亲王面色苍白，非常激动。他穿着一件长长的礼服。作为被告，他甘心情愿地接受并乞求着法官们的审判。他带着对法官们尊敬和屈就的情感出场了。

当他发言时，他那不时被叹息声所打断的颤抖的声音，他那局促不安的目光，他那谦恭的神态深深地激发了听众的同情心。他慢慢地陈述着，与其说是为自己开脱，莫如说是自己在反省，祈求多于论证。

接着，奥利瓦出庭了。可怜的女孩子又碰上了这张木凳子。不少人看见王后的生动的形象坐在雅纳·德·拉莫特刚才坐过的凳子上，都禁不住打了个哆嗦。

在奥利瓦之后，被告中最轻松的人，卡格里奥斯特罗走了进来。虽说在凳子旁边仍放着那把安乐椅，他没有被嘱咐坐下来。

法庭惧怕卡格里奥斯特罗出庭作证。按照程序，审讯人假惺惺地提了几个问题，首席法官阿里格不时地用“很好！”打断了他的问话，草草收了场。

这时，法庭正式宣布：辩论结束了，审议开始了。人群慢慢地散去，有的走向街头，有的走向码头，想着入夜时分还要转回来听取宣判，据说宣判不会延期。

94 一道铁栅栏和一个神父

在审讯造成的哄动和小凳子引起的激动后，法庭的辩论结束了，当夜，所有的犯人都被安置在看守所里。

傍晚，人们三五成群，克制着内心的激动，静悄悄地汇集到王宫广场，来听取即将宣布的判决的最新消息。

天气很热。6月的行云，一层层地在天空中迟缓地浮游着，像一缕浓厚的烟。摇摇欲坠的夕阳，吐出苍白的光，照亮着地平线的一角。

红衣主教得到特别优待，可以在连着主堡的平台上散步，他正在和卡格里奥斯特罗交谈着，期望着由于他们相互辩护而可能带来的成功。奥利瓦在她的小牢房里把婴儿搂在怀中轻轻地摇晃着，爱抚着。勒多待在他的住所，目光呆滞，咬着手指甲，脑子里在盘算着克罗斯纳先生答应给他的埃居，并且估量着所有这些钱与最高法院将监禁他的期限是否价值相当。正当这个时候，雅纳退回到了看守所的牢房里，而于贝尔太太看到她焦虑不安，不时地发出点声响，做些小动作，想散散心。

自从拉莫特夫人被幽禁在看守所里以后，她在

女看守、她的儿子和她的丈夫的陪伴下，日日夜夜就生活在这间大厅里。她的思想敏捷，性情温柔，她天生就是讨这些人喜欢的。她总有办法向他们证明，王后才是一个大罪人。这一天总会到来的，那时，在这间大房间里，另外一个女看守也会同情另一个女犯人的不幸的，她看见女犯人又谦和，又善良，会认为她也是无辜的，而这个女犯人，可能就是王后。

拉莫特夫人自己都情不自禁地说，与这个女看守和她的亲人相处，她简直会把这些烦恼伤心事忘个精光，别人对她的殷勤好意她也能以笑脸相迎了。那一天，就是法庭休庭的那一天，当雅纳回到了这些好心人的身边时，她发现他们心事重重，很不自然。

这一天，雅纳在壁炉的边上看见了一个神父，他是这家人的常客。他原是普罗旺斯伯爵先生的家庭教师的秘书，举止随便，说话尖刻但有分寸，很懂得处世之道。本来他跟于贝尔夫人家已疏远好久，自从拉莫特夫人来到看守所之后，他又经常登门了。

她高高兴兴地主动攀谈起来。

“我深信，”她说，“在上面，人们谈论得比在这儿热闹得多了。”

看守人和他的老婆低声附和了一声，这是对她的试探性发言的唯一的回答。

“在上面？”神父佯装不知，故意问道，“在哪儿，伯爵夫人？”

“在那些法官讨论的那间大厅里。”雅纳回答说。

“啊！是的，是的。”神父说。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然而，”神父又补充说，“假如国王……”

“那又怎么啦！国王，他要干什么？”雅纳振振有词地问。

“嗨！夫人，别人提的相反意见，国王可以不听嘛。”

“这么说，他就要处罚罗昂先生了，这不可能。”

“这的确很难。”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

“不过，”雅纳赶忙加了一句，“在这件案子里，谁说到罗昂先生，就等于说我。”

“不对，不对，”神父接着说，“您在异想天开了，夫人。有一个人会免去处分的……我嘛，我想可能是您，我甚至是这样希望的。但是总得有一个人，总得有一个人对国王负罪，否则，王后怎么办？”

“说得对。”雅纳低沉地回答说。她刚才是装做还抱有一线希望才这样说的，即便这样，她听到别人与她的意思不合，内心也被刺痛了。她说：“对国王，总得有一个人负罪。那好！这么说，在这件事上，罗昂先生和我一样，都是候选人了。”

伯爵夫人感到，当她说完这些话后，接下来的是死一般的寂静。

神父首先打破了冷场。

“夫人，”他说，“国王是不记仇的，他一阵气消了之后，就不再会对过去的事耿耿于怀了。”

“但是您说的‘气消了’是指什么？”雅纳用讥讽的口吻问道，“尼禄[①] 有尼禄的脾气，蒂图斯[②] 有蒂图斯的脾气，差别大着哪。”

“不论……是什么惩罚，”神父赶忙补充说，“这都是为了消气。”

“不论！……先生，”雅纳大声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太冷了……不论是什么惩罚，这就是说什么都可能。”

“啊！我只是说囚禁在修道院。”神父冷冰冰地回答说，“根据传闻，对于您，国王是最倾向这个想法了。”

雅纳恐怖地看着这个人，接着便气愤地激动起来。

---

① 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以暴虐、挥霍、放荡出名，曾杀死其母亲、妻子和老师。

② 指蒂图斯·弗拉维乌斯·韦斯巴芗(9—79)，古罗马皇帝。尼禄死后，被军队拥立为帝，政治比尼禄开明。

“囚禁在修道院！”她说，“也就是说像刀剜似的可耻地、慢慢地死去，要这样的话，死于非命似乎反倒显得仁慈些！……”

说完，她既不听别人的陈述，也不听祈祷，不顾别人的劝阻，推开看守，推倒神父，撇开于贝尔太太，径自跑向餐具柜找刀子。

这三个人终于把她拉了回来。她接着又像被猎人驱赶着、但并没有因此而丧胆的一头豹子那样，使劲地，不太自然地大声怒吼着，又冲向隔壁的一间屋子。在那儿，她举起一只巨大的种着一棵黄白相间的玫瑰花的瓷花盆，往自己的头上砸了几下。

花盆碎了，一块碎片仍然留在这个女疯子的手里，血从她的磕破了的额头的皮肤裂口里淌出来。女看守哭着倒在她的怀里。大家把她安置在一把安乐椅上，并洒了她一身的香水和醋。她痉挛了一阵之后，就晕死过去了。

当她清醒过来时，神父想，她会感到气闷的。

“您看，这铁栅把光线和空气都挡住了，有可能让这位可怜的女人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吗？”

这时，于贝尔太太把一切都置之脑后，奔到壁炉旁边的一个柜子旁边，从里面拿出一把钥匙，打开铁栅，立刻，新鲜空气涌进房间里，气氛也随之活跃起来了。

“啊！”神父说，“我还不知道用一把钥匙就能把铁栅打开 呢。我的天哪，这么谨慎干什么？”

“这是命令。”看守人回答道。

“嗯，我懂。”神父以强调的口气补充说，“这扇窗户离地面差不多只有七尺高，向着码头。假如犯人通过您的这间房子从看守所逃跑，他们连一个守门人、一个卫兵都不会遇到，就可以跑掉了。”

“一点儿也不错。”女看守说。

神父用眼角瞟见拉莫特夫人听见了并理解了他说的话，他甚至看见她还哆嗦了一下子，他还发现，她刚听完他说的话，就向女

看守取铁栅钥匙的柜子看了一眼，柜子上只有一个铜搭襻扣着。

他觉得这就够了，他再待着，意义也不大了，便起身告辞。

"我们回到自己屋里去吧。"好心的看守向他的老婆说，"如果夫人不想上床去睡，我们就让她坐在这把椅子上吧。"

只剩下雅纳一个人时，她睁开了眼睛。

"神父暗示我逃跑，"她想，"告诉我必须逃，并把逃跑方法告诉我，还能有比这个暗示更清楚的吗！在法官宣判前，以判刑对我相威胁，这是出于一个希望我获得自由的朋友的盛情厚意，这肯定不是野蛮人有意要羞辱我。

"要逃跑，我只是举手之劳，先打开柜子，再打开铁栅，我就到了冷清清的码头上啦。"

她冲向柜子，抓到了钥匙。她已经窜到了铁栅的锁边上了。

突然，她仿佛看见在桥旁的黑黝黝的桥栏杆边上，有一个黑影子，显得较突出。

"一个男人在那儿，在黑暗中。"她说，"也可能是神父，他替我放哨，他等着我好帮我一把。是的，但是假如这是一个圈套呢……假如我跳到码头上，被当场抓住，说我是越狱逃跑呢？……越狱，这就等于招认自己有罪，至少招认自己胆怯！谁逃跑就是认输……这个人又是从哪儿来的？……他似乎和普罗旺斯先生有关……谁告诉我说，他不会是王后或是罗昂家的一个密使？……在这方面，我走错一步，代价可就大了……是的，有人在那儿监视着！………"

想到这里，雅纳坚信她刚才识破了一个圈套。她会心地笑了，重新抬起了她那机智、大胆的脑袋瓜，迈着坚定的步子转身回到壁炉旁边的小柜子旁，把铁栅钥匙重新放了进去。

接着，她又在灯和窗户之间的安乐椅上坐下来，佯装在睡觉，偷看着远处的人影。这个人在窥视着，大概是等得累了，终于站起来，在凌晨两点半钟第一线曙光中消失了。

95 宣　判

次日，当各种喧闹声又响了起来，巴黎又醒过来，或是在昨天的链环里又套上了新的一环时，伯爵夫人希望，她被开释的新闻，将随着她的朋友的欢乐和祝贺一齐涌进她的牢房。

这摩肩接踵的人群，一个个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她原以为他们会走进看守人于贝尔的大厅里来贺喜的，可是他们没有进来。

雅纳的性格本来自信、坚强、等着别人来帮助，现在她完全变了，变得极度的不安和烦躁。

这时，雅纳听到的不是喧哗的人声，而是一种真正的像爆炸般的声音：欢呼声，叫喊声，顿足声，总之是一些使她胆战心惊的巨响。她自己都不相信，别人对她会如此同情。

这种喧闹的欢呼声响了两次之后，又变成了另一种声响了。

她觉得这也是一种欢呼声，但要平稳得多，但又骤然中止了。

不一会功夫，仿佛广场上的一堆堆的人瓦解了，一个个散开了，码头上的行人多了起来。

“对红衣主教是关键的一天。”一个教会的文书之类的人在靠桥拱的石板上跳跃着说。

“对红衣主教！”雅纳重复了一句，“这么说，真有开释红衣主教的消息？”

一颗苦涩的冷汗从雅纳的额头上落下来。

她急急忙忙地走回大房间里。

“太太，太太。”她问于贝尔太太，“我听见什么‘红衣主教多走运啊’，走运些什么？请您说说。”

“我可不清楚。”那个女人答道。

“那么这些行人刚才在说什么呢？”她问，“这样重要的事情是不会听错的。他们肯定在说这个案子。”

“有可能吧，”老好人于贝尔说，“他们想说，假如罗昂先生被宣告无罪，今天对他是个美好的日子。就这些。”

“那末我呢？……”

“啊！您，夫人……您和他一样，为什么您不会被宣告无罪？”

“这样的设想可真怪！”雅纳喃喃地说。

说着，她又向玻璃窗外看。

一个女人和她的几个女朋友走过来，她的头上戴着过节戴的无檐帽，手中拿着一大束花。玫瑰花香如同珍贵的香脂味直冲雅纳而来，她贪婪地闻着。

“我把花献给他，”这个女人叫着说，“他还会得到其他很多人献的花呢。啊，假如我能够，我就拥抱他。”

“我也是。”她的一个同伴说。

“我吗，我要他来亲我。”第三个人说。

“这是因为他是个美男子，你胃口倒不坏。”最后一个人向她的女同伴们说。

说着，这一行人走了过去。

“又是红衣主教！老是他！”雅纳自言自语地说，“他被宣告无罪？宣告无罪！”

她说这句话时，神情沮丧，又深信不疑。一对看守夫妻看在眼里，决心不让昨天发疯的一出戏重演，便异口同声地对她说：

“唉！夫人，您为什么就不愿意让可怜的犯人免于处分，无罪释放呢？”

“你们什么也不告诉我吗？”她发觉自己失着了，大声问道。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接着说，声音更低了。

这时，命令传来，要于贝尔出去。女看守单独和雅纳在一起，试着想让她散散心，但无济于事，女囚犯的所有感官，所有的念头都被外界传来的声音和气息吸引住了，她集中了全部精力，极其敏感地分辨着，谛听着。

突然，广场上爆发了一阵巨响，一阵骚动。人群又向桥边涌去，一直涌到码头。他们一个个使劲地叫着，叫声此起彼落。雅纳在窗前听了吓得直发抖。

在旭日的光照下，繁花似雨，纷纷落下，千百只手高举着，组成一面盖顶似的绿叶枝条，挥动着。在这个背影下，伯爵夫人认出了这两个被热情的群众尽情欢呼着的男人。

其中一个因为胜利激动得脸色发白，看见群众如此拥护他，有些吃惊，显得神色庄重，微微抖索着不知所措。女人们踩上车轮的轮缘，拉他的手狂吻着，争着抢他袖口上的花边，并把最鲜艳、最珍贵的花献给他作为报偿。

这个受人崇敬的男人就是罗昂红衣主教。

对他的年轻、活泼、神采奕奕的同伴，人们虽然没有如此热烈地欢迎，他们要在这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区别，但气氛也够亲切的。人们也用欢呼声、喝彩声来迎接他。女人们在争着红衣主教，男人们则叫喊着：“卡格里奥斯特罗万岁！”

“什么！他们已经自由了！对他俩，法律手续办完了，而我，我还一无所知。为什么他们不找我，什么也不对我说？”

她感到一阵哆嗦。

她感觉到于贝尔太太站在她的身旁。她默不作声，注意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大概心中早有数了，但什么也不说。

当雅纳正想逼着她非讲不可的时候，从买卖桥方向突然又传来一阵声音，引起了她的注意。

一辆公共马车，由人群包围着，也向着桥坡攀登上来。

雅纳认出，坐在马车上的是奥利瓦。她微笑着，把她的孩子显示给大家看。她也获得自由了。公众对这个俊美、丰满的姑娘放任地开着玩笑，送着热吻，把她乐得不知所措。

在桥的正中位置，停着一辆出租马车。博西尔先生待在里面，躲在他的一个敢于在激动的公众面前露面的朋友后面。他向奥利瓦做了一个手势，她在多少变得有点像喝倒彩的叫喊声中走下了马车。

奥利瓦登上了出租马车，投进了博西尔的怀抱。他像捕获到什么猎物似地紧紧地搂着她，在整整一里路以内，没有放开她，几乎没把她闷死。

这时，雅纳看见所有这些人都自由自在、高高兴兴地被人欢迎着，不禁嘀咕起来：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消息全无呢？

“还有我！我！”她大声疾呼，“出于什么狠毒的动机，他们不把对我的判决书宣读？”

“请镇静些，夫人。”于贝尔走进来说，“请镇静些。”

“假如您不是一个残酷的人，就把这一切告诉我吧，您没看见我在痛苦吗？”

“当然，我答应您，我向您起誓，说吧！”

“那好吧！红衣主教先生免于处分。”

“我知道了。”

“卡格里奥斯特罗免于起诉。”

“我知道，知道了！”

“奥利瓦小姐被赦免了。”

“还有呢？还有呢？……”

“勒多·德·维莱特先生被判处……”

雅纳发抖了。

“服苦役！……”

‘我呢！我呢！”她发疯似的直跺脚，大声叫着问道。

“流放。”看守把眼睛掉转过去，轻声地说。

伯爵夫人的眼睛顿时闪现了一道兴奋的光芒，但又即刻熄灭了。

接着，她大叫一声，装着昏死过去，倒在她的两个看守人的胳膊中。

“假如我把实情告诉她，”于贝尔凑着他妻子的耳朵轻声地说，“会发生什么事呢？”

“流放，”雅纳装着痉挛了一下，心里想：“这就等于是获得自由，等于是发财，等于是报复，我梦寐以求的就是它……我赢了！”

96 刑　场

雅纳始终在等着看守人所说的那个书记走来向她宣读对她的判决书。

实际上，她虽不再因疑神疑鬼而不安，但因出于骄傲，还是在为判决的不公平而有些怏怏不乐，她转念想道：

“我以为我自己还是很坚强的，那末他们认为罗昂先生的罪过没有我大，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难道别人真的认为错全在我身上么？不是的。假如我真被大家正式承认是瓦卢亚家的人，假如我能像红衣主教先生那样，手下也有一群亲王和公爵，他们带着哭丧妇，剑柄上挂着黑纱，按身份，毕恭毕敬地分列在法官们的过道上苦苦哀求的话，我认为，他们对可怜的拉莫特伯爵夫人也不会拒绝什么的，而且可以肯定，考虑到这份妇孺皆知的请愿书，他们很可能会赦免瓦卢亚家族的一个女后裔，不让她在被告席上丢丑受辱的。

“流放！我被流放了！这就是说，我有权把我箱

子里的百万巨款带走，在塞维利亚[1] 和阿格里琴托[2] 的柑桔树下过冬，在德国或英国避暑。这就是说，我既然是一个年轻、美貌、赫赫有名的人物，又可以任意解释案情，那末什么也影响不了我去随心所欲地生活。如果我的丈夫和我一样也被流放，并且我知道他是自由的话，就和他一块过，或是和朋友们一块过。我生活幸福，又风华正茂，还怕没有朋友！”

雅纳越想越起劲，她又想道：

“眼下，他们将用什么方法把判决书的内容告诉我，并且把我赶出宫廷呢？他们会在一个女人身上发泄私仇，迫使她遵照刑法的严格规定按章办事吗？他们会把我交给军士，让他们把我押到边境去吗？他们会向我声色俱厉地说：‘不要脸的，国王把您从宫廷里赶出去了！’这样的话吗？不会的，我的主子都是些敦厚善良的人。”她微笑着想道，“他们不会再怨恨我，而只会怨恨那些在他们的阳台下面高呼‘红衣主教先生万岁！’‘卡格里奥斯特罗万岁！’‘最高法院万岁！’的那些讨厌的巴黎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老百姓。”

雅纳想到这里，一面打着如意算盘，一面在思想上开始作准备了。她已经想到把钻石安放在哪儿，在伦敦的住所（时值夏季）。当她念头一闪，想到勒多·德·维莱特时，她的心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带着奸笑想道：

“可怜的孩子！他才是众人的替罪羊。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总得要推出一个低贱的人来抵罪，而每次有这种需要的时候，总会有替罪羊从地里冒出来代人受过。

“可怜的勒多！他身体孱弱，一生潦倒，今天，他因出小册子攻击王后，用羽笔搞肮脏活动而付出了代价。”

---

① 西班牙城市。

② 意大利城市。

雅纳就用这些切合实际的，冠冕堂皇的辞令，把她的同谋勒多葬送了，并且决定询问一下将要关押这个不幸的人的苦役犯监牢在何处，以防她在旅途中偶然闯入，让这个不幸的人看到他的老相识生活幸福而感到委屈。雅纳还真有良心！

她和两个看守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餐饭，而这对夫妇却完全失去了原来乐天的性格，他们也不再想掩饰自己的不安了。雅纳认为他们提不起精神是因为她刚被宣判定罪。她向他们指出了这点。他们回答说，对他们，最痛苦的事情是看见犯人听到宣判后的表情。

在上点心时，于贝尔说话了。他的口气与往常不一样，严肃中还带点生硬，这使她非常惊诧。"夫人"他说，"我们有命令在身，对最高法院定罪的那些人，我们不再把他们留在临时看守所了。"

"好啊，"雅纳心里想，"他倒先替我想到了。"

她站了起来。

"我不愿意让您去违法乱纪，"她回答说，"如果这样，我就有负于你们对我的好心了……我这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可是，"伯爵夫人补充道，"他们在哪儿向我宣读判决书啊？他们什么时候来？"

"可能他们等着夫人回自己的房间里去吧。"于贝尔赶紧说了一句。

"肯定说，他想离开我。"雅纳心里想。

接着，她不安地哆嗦了一下，但这种情绪如同它在思想上产生的疑虑那样，瞬息间便烟消云散了。

从看守人的住房到法院的过道有一个三级的台阶，雅纳跨了上去。

伯爵夫人刚走上过道，就看见行刑队的八个军士已经等在那儿。他们在等什么？雅纳看见他们时，心里在想。这时，看守的门已经关上了。监牢里的一个常见的狱卒——就是他每天晚上把伯

爵夫人带回到她房间里去的——面前站着八个军士。

这个人走到雅纳前面，似乎要给她领路似的。

“我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吗?”伯爵夫人问道，口气就像一个迟疑不决的女人。

“是的，夫人。”看守回答道。

雅纳抓住铁栏杆，跟在这个男人后面往上走。她听见几个军士在几步远的地方咕噜些什么，但他们还是留在原地。

她镇定自若地让人把自己的房门关上，甚至还热情地向看守道了谢。那个人走了出去。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雅纳立即感到自己独身自处，自由极了。她在看守人屋子里待了那么久，一直虚伪地在自己的脸上罩上假面具来压制自己兴奋的心情，这下，她毫无顾忌地发泄出来了。看守所的这间屋子，这就是她的家，她是一时被人拴住的一头猛兽，而爱开玩笑的上帝马上又要把它放到自由的天地中去了。

突然，她听到过道里有走动声，她听见看守的钥匙圈上钥匙哨哨的撞击声，她听见有人在开大锁。

“他们要我干什么?”她想着，悄悄地，警觉地直起了身子。看守走了进来。

“什么事?”雅纳温和地，不动声色地问道。

“夫人跟我走一趟好吗?”他问。

“到哪儿?”

“下面，夫人。”

“为什么到下面去? ……”

“到文书室去。”

“为什么，请向我说明好吗?”

“夫人……”

雅纳向那个犹豫不决的人走去，在过道的另一头，她又看见了

刚才在下面碰到的行刑队的军士。

“行了吧，”她激动地大声说，“请您告诉我，叫我到文书室去干什么？”

“夫人，这位是杜瓦洛先生，您的辩护人，他想和您谈谈。”

“在文书室？为什么不在这儿？他不是好几次被获准来这儿的吗？”

“夫人，这是因为杜瓦洛先生收到了凡尔赛来的公函，他想把内容让您知道。”

雅纳丝毫也没注意到，这样的回答是多么不合逻辑。只有一句话使她震动了一下：凡尔赛的公函。当然是宫廷里来的公文，是由辩护人本人带来的。

“请您等一等，”雅纳说，“您没看见我已脱了衣服想休息一会儿，几天来，我累坏啦。”

“我等着，夫人，但我求求您，请想着点，杜瓦洛先生是很忙的。”

雅纳关上了门，穿上一件颜色稍淡的长裙，拿了一件斗篷，很快地理了理头发。她花了近五分钟把这一切做完了。雅纳一厢情愿地想着，在看守后面越走越快，简直要飞起来了。看守让她从一座小楼梯上走下去，上次她就是走过这座楼梯被带到法庭上去的。但这次，狱卒不是去法庭，也不是向左拐走向文书室，而是转身走向右边的一扇小门。

“您往哪儿走？”雅纳问道，“文书室在这儿。”

“来吧，来吧，夫人。”狱卒哄着她说，“杜瓦洛先生就在这儿等您。”

他先走了进去，再把女犯人拖了进去，她听见身后这扇大门外的锁咣铛一声锁上了。

雅纳有些迷惑，在暗中一下子也看不见谁，也不敢多问她的看

守了。

她走了两三步，又站住了。一缕淡蓝的光线射了进来，她待在里面就像待在一座坟墓里一样。

一道亮光从旧时的铁丝网上射进来，通过蜘蛛网和厚厚的积尘，只有几束苍白的光线映现在厚墙上。

“先生，”她问道，她终于控制住自己，不再怕得颤栗了，“我们俩待在这儿干什么？杜瓦洛先生在哪儿？您刚才不是要我来见他的吗？”

狱卒毫不理会，他转过身去，似乎想看看他们刚走进来时经过的那道门是否关严实了。

“我的朋友，您要干什么？您莫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一个女犯人要被释放时，时间是相当宝贵的。您似乎想，要和我单独会一会？”

挂钥匙的男人一声不吭，因为他根本就没听懂。他在矮矮的壁炉的那一头角落里坐下，等着。

“唉，”雅纳又问，“我再向您重复一遍，我们这是在干什么？”说着，她真的害怕是在向一个疯子打交道了。

她刚说完这句话，突然，一扇她没注意到的门在她面前打开了。

实际上，在这道门的后面，有一条过道，过道上有一级级台阶向下延伸。过道的照明很差，阴森森的穿堂风呼呼地在吹着，在过道的尽头，雅纳用脚踮起来向下张望时，瞬间，仅仅是像闪电般的瞬间，她看见了一个巴掌大的空地，在这块空地上，簇拥着男人和女人，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在闪闪发光。

然而我们再重复一次，对雅纳来说，与其说是瞥见，还不如说是一个幻觉。她还没来得及意识到，在比那块空地离她近得多的面前，出现了三个人，他们登上了最后一道石级。

在这几个人的后面，也就是稍往下几级上，又出现了四柄雪亮、锋利的刺刀，仿佛就像四枝不吉祥的大蜡烛，想把这个场面照亮似的。

这时，圆形活门又关上了，只有这三个人走进了雅纳待着的囚牢里。

她越来越感到诧异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她的心情由不安转为恐怖了。

雅纳刚想开口，就被叫住了。

叫她的是三个人之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全身上下穿着黑衣服，头上顶着帽子，手里捏着一卷纸，像古代的斯巴达人卷在棍子上的秘密公文一样。

另外两个人，模仿着狱卒的姿势，悄悄地退到牢房最阴暗的地方去了。

“夫人，”这个陌生人说，“您是雅纳·圣雷米·德·瓦卢亚，拉莫特，伯爵玛丽—安托万—尼哥拉的配偶吧。”

“是的，先生。”雅纳答道。

“1756 年 7 月 22 日，您出生在封丹特，是吗”

“是的，先生。”

“您是住在巴黎的新圣吉尔街吗？”

“是的，先生……不过，您问我这些问题干什么？”

“夫人，您不认识我，这使我很遗憾。我是法院的书记官，并为此感到光荣。”

“我认识您。”

“夫人，您刚才承认了我的身份，那末我可以以这个身份来尽职吗？”

“请等一会儿，先生。请您说说看，您的职责是什么？”

“向您宣读，夫人，在 1786 年 5 月 31 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关于

您的判决书。”

雅纳颤栗了。她向周围环视了一圈，目光中充满了焦虑和疑惧。

“您是书记官勃勒东，”她说，“然而这两位先生，您的伙伴又是谁呢？”

文书正要接话，那个狱卒已经猜出他要说什么，冲到他的面前，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充满了恐惧，或者说是极富有同情心的话：

“别对她说！”

雅纳听见了，她更专注地看着这两个人，直到现在，她还从未这样认真看过他们。她看见一个人穿着铁灰色的衣服，钮扣是铁做的，另一个人穿着上装，戴着毛皮高帽。她感到很奇怪。罩在后一个人胸口上的罩衫，引起了雅纳的注意，这件罩衫似乎有几处灼烧过的痕迹，还有血斑和油斑。

书记官走近对她说：

“请跪下，夫人。”

“下跪！”雅纳大声说道，“下跪！我！……我吗！瓦卢亚家的一个后裔，下跪！”

“这是命令，夫人。”文书躬身说道。

“但是，先生，”雅纳狞笑着反驳道，“您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应该由我来教您法律。假如不是当众认罪[①] 的话，是不应下跪的。”

“那又怎样，夫人？”

“那又怎样！先生，只是在判处加辱刑以后，才当众认罪。据我所知，在法国的法律中，流放不是加辱刑。”

“我并没有向您说过，夫人，您被判处流放。”书记官面带愁容，

---

① 法国旧时的一种羞辱性处罚。

阴沉沉地说。

“好吧！”雅纳厉声说道，“那末判处我什么？”

“您听了判决书就知道了，夫人。在宣读前，请您先跪下来。”

“决不，我告诉您，决不！”

书记官卷起了他的公文，从他的大口袋里抽出了一张厚厚的纸，他带着，就是以防出现这样的情况。

接着，他就宣读了总检察官给法警签署的命令，命令中说，要对违抗命令的被告强迫下跪以维持法律的尊严。

书记官向我们介绍过的那两个人使了一个眼色，这两个粗短、结实的汉子就悄悄地走上前来，好像在包围时，人们用来攻破城墙的两尊大炮。

他们每人抓着雅纳的一只胳膊，不顾她如何喊叫，咆哮，把她拖到牢房的当中。

书记官不动声色地坐下，等着。

雅纳自己也没发觉，她被人这样拖着走，事实上，她已经下跪了四分之三了。文书说了一句话，这才使她领悟过来。

“好嘛，就像这样。”他说。

“请允许我站着听吧，我会安静地听下去的。”雅纳气喘吁吁地说。

“不管怎么说，一个罪人被处以鞭刑，”文书说，“就是加辱刑，必然要屈膝下跪。”

“鞭刑！“雅纳吼叫着说，“鞭刑！啊！真不要脸！您说的是鞭刑吗？”

说着，她辱骂得越来越难听了，把狱卒、文书、两个帮手都搞得束手无策，这些人都一时昏了头，像喝醉了酒的人那样，只得以牙还牙地来对付她。

于是，他们便向雅纳扑上去，把她翻倒在地，但她不屈地反抗

着。他们想弯下她的膝盖，她把肌肉绷得紧紧的，像钢刃那样。

她在几个男人的手中，悬在空中，她不住地挥着手臂，蹬着脚，想把他们打伤。

他们便分工了：一个像虎钳那样夹住她的双脚，另外两个每人抓着她的一只手腕，他们齐声向书记官叫着说：

“读吧，读她的判决书吧，书记官先生。您不读，我们和这个女疯子真是闹得没完没了的了。”

“我永远也不会让人宣读判处我当众认罪的判决书的。”雅纳一面喊着，一面以超人的力量挣扎着。她说到做到，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盖住了书记官的声音，以致她都没有听见他读的每一个字。

他读完后，把纸折起来，放进口袋里。

雅纳也以为他读完了，安静下来，试图再使劲去和那几个男人对抗。接着，她又更加凄厉地狂笑了一阵子。

“公告，”文书呆板地念到了判决书的公式化的最后一句，“判决将在最高法院正义厅的执法场执行。”

“当众执行！……”不幸的女人吼叫着说，“啊……”

“巴黎先生，我把这个女人交给您了。”书记官最后向穿着皮罩衣的男人说。

“这个男人是谁？”雅纳问，她的恐怖和愤怒已经达到极点了。

“刽子手！”书记官整了整袖口，欠了欠身子回答道。

书记官刚说完这句话，两个执法人便扑向雅纳，把她提起，带到她先前看见的走廊的那一边。

在小门外，士兵们已集中起来维持秩序。那个所说的正义厅的小广场突然出现在眼前。两三千个观众，自从开始搭建行刑台以来，便都好奇地汇集到这里来了。

在一个将近八尺高的平台上，竖立着一根黑柱子，上面系着铁

环，柱顶上有一块告示牌，书记官大概是遵照命令，故意没把字写得很清楚。

这个平台四周没有坡板，用一架梯子走上去，梯子也没有栏杆。平台四周唯一的遮拦物，便是军士们林立的刺刀。这一排排的刺刀，就像尖端亮铮铮的篱笆墙，阻挡观众靠近。

围观者看见最高法院的门打开了，执法委员拿着小木棍走上前来，书记官手上拿着判决书走着，便像大海的波涛那样开始晃动起来。

“她来了！她来了！”的叫喊声响彻云霄，喊声中还带着对女犯人很不尊重的外号，间或，也从某个地方传来对法官们颇为苛刻的议论。

当她出现在小广场上时，这些人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打倒拉莫特！”“喔，女骗子！”这愤怒的叫声形成了主流。

也有一些人原想对雅纳表示同情的，或者对判处她的判决书表示不满的，但他们被菜市场上的妇女当成是红衣主教的敌人，被警探当成是王后的敌人。总之，他们受到支持对女犯人处以辱刑的这男女两部分人的双重的攻击。雅纳的力量虽说使完了，但气势不减。即使她叫得再响，也被广场上的打闹叫骂的声音盖住，她就干脆不叫了。但是，在她以她那清晰、激动、铿锵有力的嗓门说几句话时，所有乱哄哄的声音却像魔术般地骤然中止了。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她说道，“你们知道我是你们历代国王的后裔吗？你们知道，我不是作为一个罪人，而是作为一个对手，不仅仅是一个对手，而是一个同谋才遭到别人打击的吗？”

说到这里，克罗斯纳先生手下最聪明的几个助手及时地乱嚷嚷喝倒彩，把她的声音压下去了。

“是的，”她又说道，“一个同谋！因为我知道某人的秘密，所以才被惩罚……”

"当心点！"书记官凑着她的耳朵对她说。

她转过身去，刽子手的手上拿着一根鞭子 。

"开恩吧！ 开恩吧！"她撕心裂肺般地呼叫着。

她的哀求声被一片嘲骂声盖住了。雅纳头晕目眩，趴倒在刽子手的膝下，终于抓住了他的手。

但是他又举起了另一只胳膊，把鞭子轻轻地落在伯爵夫人的肩膀上。

突然间，她退缩了。这个男人手上拿着一块烧红的烙铁，他刚从炽烈的炭火中取出来。我们说，他举起了这块烙铁，烙铁上发出的灼人的热浪使雅纳恐怖地吼叫了一声，她不由得向后一跳。

"烙印！"她大声说，"烙印！"

所有观众对她的喊声报以怒吼。

"是的！ 是的！"三千张嘴齐声吼叫着说。

"救命啊！ 救命啊！"雅纳丧魂失魄地说，想把刚才被捆绑起来的双手上的绳子挣断。

与此同时，刽子手因为无法解开她的连衣裙，就把它撕碎了。他一只手把衣料撕成碎片片，另一只手想从他的助手手上接过烧红的烙铁。

这时雅纳向这个人扑过去，逼使他不断后退，他不敢碰她。

"快动手吧！"从人群的前排爆发出一个声音说。

刽子手大概听清了这命令式的口吻出自谁人之口，只见他猛的一下子把雅纳翻倒在地，把她折成两截，用左手把她的头强捺下去。

她比威胁着她的烙铁更厉害，又直起了身子，并以压倒广场上的嚷嚷声以及笨拙的刽子手的诅咒声，叫着说：

"是呀，我有错，"雅纳还是弯着腰继续说道，"因为如果我早说……"

“住嘴！”书记官、警官和刽子手齐声呵斥道。

“如果我把王后的一切尽早说出来，那可好！……我大概会被吊死，也不会受耻辱之苦了。”

她还想说下去，但是警官已经带着几个警员冲上行刑台。警员们堵住了可怜的女人的嘴，把这个颤抖不已，伤痕累累，脸上浮肿、发青，淌着血的女人交给了两个刽子手；这两个人之中的一个又把这个牺牲者的身子按下去，同时，他接住了他的助手递给他的烙铁。

这时，雅纳像水蛇似的利用了揪住她的颈脖的这只手力量不足，最后一次蹦了起来，脸上带着狞笑，神经质似地侧转了身子，对着刽子手的脸，一面用挑衅性的目光看着他，一面向他亮出了她的胸脯。这样一来，正向她的肩膀落下来的这块命中注定的烙铁，击中了她右边的乳房，在活生生的皮肉上，划开了一道冒着烟的沟，与此同时，受刑人虽说嘴被堵住了，还是发出了一声嗥叫，声音之惨烈，在人所能发出的声音中，没有任何一种能与它比拟。

雅纳在痛苦和耻辱中倒下来了，她被征服了。从她的嘴里，再也发不出任何声响来，她的四肢不再颤栗，这次，她真的昏死过去了。

刽子手把她扛在肩上，迈着不稳的步子，走下了蒙受耻辱的梯子，她的身子被带走了。

至于围观者，他们也都默不作声，兴许是他们在高兴，兴许是他们在难过。总之，当他们看见雅纳被背进去，看守所的几扇门都关上了，看到行刑台上的木板一块块地被拆卸下来，并且确信，最高法院刚才给他们演出的一场可怕的悲剧不会有结束语时，便向四面八方散开去了。

97 婚　礼

上刑的当天中午，国王从他在凡尔赛宫的公事房里走出来，有人听到他在送走普罗旺斯先生时，粗声粗气地说了下面这几句话：

“先生，我今天将出席一次婚礼弥撒。我请您别向我谈家务事，特别是倒霉的家务事，因为这可能对新婚夫妇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而我爱这对夫妇，要永远保护他们。”

普罗旺斯伯爵一面皱着眉头，一面微笑着，向他的兄弟深深地鞠了一躬，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就这样，他走进了方形大厅，王后已梳妆打扮停当，被她的一群侍从夫人和贵族包围着。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气色在脂粉下显得有些苍白，她正装得特别认真的样子在听着朗巴尔夫人和卡洛纳先生温文尔雅地询问她的健康状况。

但是，她不时地向门口瞟上几眼，像急于想看见什么、又怕见到那样，一会儿注视着，一会儿又转过身去。

“国王驾到！”内室的一个仆人大声宣呼道。接着，她看见在一群衣服上有刺绣并饰有花边的、以及

手上擎着烛台的人们的前呼后拥下，路易十六走了进来。国王刚进大厅时的第一眼就落在她的身上。

玛丽—安托瓦内特站了起来，向国王迎去，国王优雅地吻了吻她的手。

“今天您多美呀，不可思议的美，夫人！”他说。

她凄然地笑了一下，然后又怅然若失似地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正如我们刚才说过的，她一直在寻找着。

“我们年轻的夫妇还没来吗？”国王问道，“我好像觉得正午的钟声快响了。”

“陛下，”王后回答说，她使尽了力气迸出了这么一句话，以致脸颊上的脂粉都开裂了，星星点点落了下来，“夏尔尼先生一个人先到了，他在走廊上等着陛下命令他进来。”

“夏尔尼！……”国王说道，并没有发觉在王后说话以后在大厅里出现的异常的寂静，“夏尔尼在哪儿？让他来！让他来！”

几个贵族走出去找夏尔尼先生。

王后神经质地把手按在她的心口上，背向门重新坐下。

“真的呢，已经是正午了，”国王又说道，“新娘应该到了。”

国王说话时，夏尔尼先生已经出现在大厅门口。他听见了国王说的最后一句话，立即回答道：

“请国王陛下原谅塔韦尔奈小姐，她也是不得已才迟到的。自从她的父亲逝世以后，她就没离开过床。今天她才第一次起来，假如她不是刚晕过去的话，她肯定已经遵国王之命来到了。”

“这个可爱的孩子如此爱她的父亲哪！”国王高声说，“但是她既然已找到了一个好丈夫，我们希望她能想开一些。”

这时，在走廊的另一头，塔韦尔奈小姐牵着她的哥哥菲利普·德·塔韦尔奈的手露面了。她穿着一身像新娘服装一样的白衣服，脸却苍白得像死人一般。

安德烈的目光迷惘，胸脯起伏着，快步向前走来。她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她的哥哥的手给了她力量、勇气，并为她领着路。

大臣们带着微笑看着新娘走过去。所有的女人待在王后的后面，所有的男人排列在国王的后面。

絮夫朗特使牵着奥利维埃·德·夏尔尼的手，向安德烈和她的哥哥迎去，向他们致敬，并加入到至亲好友的圈圈里去了。

菲利普还是往前走，目光没和奥利维埃的目光相遇，也没用手指暗示安德烈抬起头来。

他一直走到国王的面前，才紧握了一下他的妹妹的手，后者像一个面无血色的死人那样，睁开了眼睛，看见了正和善地向她笑着的路易十六。

她在对她的容貌赞不绝口的一群人的低语声中行了个屈膝礼。

“小姐，”国王牵着她的手说，“您大概是在等着服丧期结束后再和夏尔尼先生结婚的。假如不是我催您赶快定婚的话，您的未来的丈夫尽管急不可耐，很可能会允许您再延期一个月的。听人说，您非常痛苦，我为此也很难过。但是，像夏尔尼先生那样忠心耿耿为我效劳的优秀的贵族，我有责任使他们得到幸福。倘如您今天不与他结婚，我明天将与王后出发周游法国，我就不能出席您的婚礼了。因此，我今天能签署你们的结婚证书并看见你们在我的小教堂里结婚，我将是非常高兴的。小姐，向王后致敬吧，并谢谢她，因为王后陛下对您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的了。”

说着，他亲自把安德烈带到玛丽—安托瓦内特身前。

王后直挺挺地站着，两膝发抖，双手冰凉。她不敢把眼睛抬起来，仅仅只看见有个什么白色的东西向她走近来，在她面前弯了下身子。

她看见的是安德烈的结婚礼服。

国王马上把新娘的手交给菲利普，把自己的手给了玛丽—安托瓦内特，高声说道：

"到教堂去吧，先生们。"

所有人都静悄悄地跟在他们的国王和王后的后面去找座位。

弥撒立即开始了。王后在她的跪凳上弯着身子听着，双手遮着自己的脸。她以整个身心，用全部力量祈祷着。她向上天祈求的心愿是如此的炽烈，从她双唇里吐出来的气息把泪痕都烤干了。

夏尔尼先生的脸色苍白，仪表堂堂，他感觉到了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他就如以前在英国机枪的呼啸声和火花之中，屹立在船头上那样，还是那么沉着和勇敢。不过，他现在要比那时难受多了。

菲利普目不转睛地看着在颤抖、在摇晃的妹妹，仿佛准备随时向她说一句安慰的、或是亲切的话语来支持她，或是扶她一把。

然而安德烈坚持住了，她把头高高昂起，每一分钟都在吸着她放嗅盐的瓶子。她神情恍惚，气息奄奄，像一支残烛的烛光，但是她靠着坚强的意志，还是挺立着，顽强地活下来了。

她没向上天作任何祈祷，她对未来没有任何祈愿，她没有任何可希望、可害怕的。她既不属于人，也不属于上帝。

这时，主祭的声音传到了她的耳边。他问：

"雅克·奥利维埃·德·夏尔尼，您愿意娶玛丽—安德烈·德·塔韦尔奈为妻子吗？"

"是的。"奥利维埃坚定地答道。

"您呢，玛丽—安德烈·德·塔韦尔奈，您愿意嫁给雅克·奥利维埃·德·夏尔尼，称他为自己的丈夫吗？"

"是的！……"安德烈答道，口气很生硬，使王后哆嗦了一下。教堂里感到震惊的女人还不止一个。

于是，夏尔尼把金环戴在他的妻子的手指上。当这只戒指套进去时，安德烈甚至都没感觉到帮她戴戒指的这只手的存在。

不一会儿，国王站起来，弥撒结束了。在走廊上，所有朝臣都来向新婚夫妇致意。

絮夫朗先生在回来时，牵住了他的侄媳的手，他以奥利维埃的名义，向她保证要给她受之无愧的幸福。

安德烈感谢特使的好意，脸上始终没露出一丝笑容，她只是请求她的叔叔尽快地把她带到国王身边，她要谢谢他，因为她感到十分虚弱了。

这时候，她脸上变得一片惨白。

夏尔尼远远地看见了她，但不敢接近她。

特使带着安德烈穿过大厅去见国王，国王吻着她的前额，向她说：

“伯爵夫人，请到王后那里去吧，王后陛下想向您赠送结婚的礼品。”

国王觉得这几句话已经充分表现出君主对臣下的慈爱和恩宠了，便在满朝大臣的簇拥下，走了出去，把心乱如麻、濒于绝境的新娘留在菲利普的怀中。

“啊！”她轻声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菲利普！不过，我觉得已经受够了！……”

“坚强些。”菲利普低声说道，“还有一次考验，我的妹妹。”

“不，不。”安德烈回答说，“我不行了。一个女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别人要我去做的事，我会去做的，但是，请想想吧，菲利普，假如她和我说话，假如她来恭维我，我就受不了，要死啦！”

“如果需要，您就去死吧，我亲爱的妹妹啊，”年轻人说，“这样，您将比我幸福，因为我也想死！”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是那么忧伤和痛苦，安德烈听了仿佛感觉

到像刀剜似的难受。她猛地冲上前去，跑到王后那儿去了。

奥利维埃看见她走过去，他在挂毯的一旁伫立着，以免在她走过时，碰着她的长裙。

他单独和菲利普待在大厅里，和他的内兄一样低着头，等待着王后和安德烈谈话的结果。

安德烈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大书房里找到了她。

虽说时值6月，王后还是叫人生起了火。她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头向后仰着，双眼紧闭，双手交叉着，像一个死人一样。

她在索索发抖。

米塞里夫人把安德烈引进来之后，拉上了门帘，关上了门，走出书房。

安德烈站着，因为激动和愤怒，又因身体虚弱而在颤栗着，她低垂着眼睛，等着一句刺心的话。她等着王后说话，就如一个囚犯在等着结束他生命的斧头砍下来。

王后把双手撑着安乐椅的两只扶手，终于站了起来，在茶几上拿起了一张纸条。她那打着哆嗦的手好几次都没把纸拿稳。

接着，她像幽灵似的向前走去，除了她的衣裙与地毯接触时发出的沙沙声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她伸着手走向安德烈，一句话也不说，把纸条交给她。

王后写道：

安德烈，您救了我。我的荣誉是您给的，我的生命属于您。我的荣誉让您花的代价太大了，我以这个名义向您起誓，您能够叫我姐姐。说吧，您不会看见我脸红的。

我把这一张纸交到您的手中，这是我对您感激的信物，这是我给您的嫁妆。

您的心是人世间最高尚的，请接受我献给您的礼物吧。

奥地利洛昂区

玛丽—安托瓦内特签字

这下，轮到安德烈抬起眼睛望着王后了。她看见王后的眼睛被泪水濡湿了，看见她的头沉甸甸的，在等着她的答复。

安德烈缓慢地穿过房间，把王后的纸条放在行将熄灭的火苗上烧掉，她无声无息地向王后深深地鞠了一躬，走出了房间。

玛丽—安托瓦内特迈了一步想挽住她，想随她而去，然而意志坚毅的伯爵夫人没把门关上，就径自走到隔壁的客厅里找他的哥哥去了。

菲利普把夏尔尼叫过来，提起他的手，把它放在安德烈的手中。这时，在书房的门槛上，在王后用胳膊推开了的房门的后面，王后看见了这痛苦的一幕。

夏尔尼像地狱里的新郎一样，由他的脸色发青的新娘领着走去了。他走时，还向后面回顾了一眼，他看见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苍白的脸。她目送着他一步步地走远。他再也不回来了。

至少，她是这样想的。

在宫邸的门口，两辆旅行马车在等着。安德烈登上了第一辆。当夏尔尼准备也登上这辆车时……

“先生，”刚刚成了伯爵夫人的少女说，“我想，您是去庇卡底吧？”

“是的，夫人。”夏尔尼答道。

“而我呢，我出发到我母亲去世的地方去，伯爵先生。永别了。”

夏尔尼一句话不说，弯了弯腰。马儿把安德烈一个人带走了。

“您留下来和我在一起，想向我宣布您是我的敌人吗？”这时奥利维埃对菲利普说。

“不，伯爵先生，”菲利普回答说，“您不是我的敌人，因为您是

我的内弟。”

奥利维埃向他伸出手去，登上第二辆马车，走了。

菲利普一个人待着，因绝望而不安地拧了拧自己的胳膊，压抑住自己的感情。

他向天穹看了一眼，眼光中没有仇恨，却带有信念发生动摇的基督教徒的温和的谴责。然而，他像安德烈、像夏尔尼一样，消失在刚把一切荣誉和爱情碾碎、动摇了王座基础的暴风雨的最后一次旋风之中[①]。

① 指王座摇摇欲坠，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已迫在眉睫。

译 后 记

十八世纪末法国路易十六时期曾发生过一件有名的宫廷丑闻——项链事件，法国历史百科全书中关于这一事件是这么记载的：

斯特拉斯堡的红衣主教罗昂想和与他有宿怨的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言归于好(也许他对王后还有爱慕之情)。这件事被当时的一个女骗子拉莫特夫人知道了。拉莫特夫人是亨利二世的一个私生子的后裔，她靠身上几滴王室的血液在宫廷里招摇撞骗。她一方面与当时一个有名的巫医兼星相学家卡格里奥斯特罗勾结，撺掇罗昂主教买下两名首饰商的一串价值一百六十万法郎的钻石项链献给王后，以博得她的欢心；另一方面又叫人模仿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笔迹写了一封信交给主教，安排他夜晚在凡尔赛宫的一个小树林里与一个酷似王后的侍女幽会，让罗昂主教错把她当成王后。红衣主教在拉莫特夫人的诱惑下赊买了这串项链，并请一个自称是王后随身侍从的人转交给王后，事实上，此人是拉莫特夫人的一个情夫。拉莫特夫人把项链拆散后在伦敦零星售出，尽情挥霍。后来由于红衣主教无力履行分期付款的诺言，两个珠宝商直接去找王后，于是真相大白。路易十六摒弃

了“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立即下令逮捕了罗昂红衣主教以及他的“同谋”。此案在预审和诉讼时反映强烈，然而公众的愤慨情绪却转而发泄到宫廷及统治者身上。在这个案件中，罗昂红衣主教完全是受骗上当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虽说是无辜的，但她的隐私以及她穷奢极侈的宫廷生活也因此多少被披露出来，使她的名誉蒙垢。1786年5月31日，法庭作出判决：对罗昂红衣主教免于处分（但是路易十六还是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并把他放逐到拉歇兹·蒂安）；把卡格里奥斯特罗逐出法国；判处拉莫特夫人笞刑，并在她身上打下烙印，随后终生囚禁（不久后她又越狱逃走）。

本书即是根据这一历史事实写的。

这件事发生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此时宫廷腐败，国家财政经济拮据，以国王和王后为代表的贵族阶级以及教会人士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而下层百姓却因天灾人祸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对当权者强烈不满。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局势动荡，充满了火药味。本书在艺术地、形象地再现了“项链事件”的同时，也把这个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法国王朝各个阶层的情况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当然，大仲马毕竟是个小说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写的历史是为小说服务的。他的宗旨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发挥丰富的想象力，编写出曲折离奇的故事来吸引读者。因此，我们不能把他的小说当成历史来看。比如小说中把后来上了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都描绘成善良正直、关心老百姓疾苦的贤明君主，就完全歪曲

了历史事实。应该说，他们作为欺压人民、违反历史潮流的法国君主制度的末代统治者，是不值得同情的，他们最终的结局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

大仲马一共写了五百多部小说，除脍炙人口的《基督山伯爵》外，大部分是历史小说。他的最著名的历史小说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写路易十三时代法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宫廷斗争，即《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和《布拉日隆子爵》；第二部分描写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时代的宫闱秘史，即《玛戈王后》、《蒙梭罗夫人》和《四十五卫士》；第三部分描写法国君主政体腐败和衰亡的过程，即《约瑟夫·巴尔萨摩》、《王后的项链》、《红屋骑士》、《昂热·皮都》和《夏尔尼伯爵夫人》。

本书是第三部分中的第二本，也是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一本。

大仲马的作品大都是情节生动，变幻莫测的，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让读者看了犹如身临其境，欲罢不能，因此成了一个世界著名的小说家。

1982 年 3 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王后的项链
作者=[法]大仲马著
页数=604
SS号=12218118
出版日期=1994.12